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ZB81/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八二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年譜補遺一卷義莊規矩一卷

年譜〔宋〕樓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一

呂忠穆公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鈔呂忠穆公年譜附

.....三九

呂忠穆公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鈔本

.....四三

尹和靖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洪珠刻和靖尹先生文集本

.....四六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一卷

〔宋〕度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附

.....五五

二梅公年譜六卷

〔明〕梅一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七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大觀堂刻宋三大臣彙志本

.....一二七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陳貽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二五三

范文正公遺跡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二五九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四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二六三

道命錄十卷

〔宋〕李心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二八四

許魯齋考歲畧一卷

〔元〕耶律有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等刻魯齋遺書本

三四〇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元〕蘇天爵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三四七

思賢錄四卷續錄二卷

〔元〕謝應芳輯 續錄卷二〔明〕鄒暹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詠梅軒刻本

三五—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

〔明〕危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年方中等刻臨川吳文正公集附

四二四

褒賢集一卷褒賢祠記二卷諸賢贊頌論疏一卷諸賢詩頌一卷

諸賢論頌一卷祭文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四三五

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一卷 敕賜滁陽王廟碑一卷

敕賜滁陽王廟碑〔明〕張來儀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四八二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十卷

〔明〕崔子璣輯 崔曉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三年唐胄等刻本

四八六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 附李江州遺墨一卷

〔明〕丁元吉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鈔本

五六九

張乖崖事文錄四卷

〔明〕顏端 徐瀚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邢表等刻本

五九〇

唐李衛公通纂四卷

〔明〕王承裕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弘道書院刻清道光十八年重修本

六一六

朱子實紀十二卷

〔明〕戴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八年鮑雄刻本

六四七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年譜補

遺一卷義莊規矩一卷

年譜〔宋〕樓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正年

譜一卷補遺一卷附義莊規矩

一卷》提要

范文正公年譜

後學時兆文校正

後學黃姬水校正

後學李鳳翔校正

十五世孫孫又同校

十六世孫惟元同校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丞相

嘗登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

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

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

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任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

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吳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秘書

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璠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

度掌書記武寧軍節度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

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

再適滿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長白山僧

舍脩學隱泉寺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

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

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

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親始許焉至天

禧元年為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

位益顯... 諸子第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國... 親踈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因無... 安得不郵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 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郵宗族異日何... 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等... 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 無間親踈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為... 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 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 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 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

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 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 里間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 事仕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 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三卷奏... 議十七卷韓琦作序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 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籍... 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眾... 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為安次... 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拒宗謚忠宣御書... 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

禮字彞... 更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 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巳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 書記官舍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 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也... 大年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公諱郭郊友人王錫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哀憐... 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 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 之風大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得請監終... 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 藻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郭杜之... 間

二年巳酉年二十歲讀書長白山醴泉是歲政科舉... 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 究嘗同眾客見善諫議導連素以剛嚴著名與人... 款曲眾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 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威名於世... 衆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 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 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薑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 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  
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  
朱兄弟不樂曰我自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  
致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  
氏公感憤自立決欲自樹立門戶佩琴劍徑趨南都  
謝夫人嗾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  
迎親

二十甲寅年二十六有唯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  
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  
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  
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  
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

八年譜

四十一

明

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况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  
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威儀後日豈能啗此粥  
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  
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饋粥不充日  
與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脩  
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  
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  
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  
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  
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

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  
威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  
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  
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  
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城志亳州  
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  
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事最為親  
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亳州祭龍圖楊給事

文曰余歲三十方從事于譙獨樓難安方孤桓易搖

八年譜

五

明

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大  
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為譙之從事秋八  
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秘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杜

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嘗官于此

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人以二公詩故

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朱欄歲久益茂為西

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十二  
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言冠

準被誣事除興化今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

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初冠識公

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已服膺自是

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

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

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論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

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

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

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

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

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

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與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

夫散走旋濤而死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

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

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

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通泰

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

備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

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

八年譜

六

明

今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

利興化之民徃徃以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

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留守遂請

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

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

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

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

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

下之憂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

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

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學有

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

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

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

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

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

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為學不啻晝夜行復

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

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

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絳殿院赴

關詩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

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論

八年譜

七

明

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  
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  
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衷不虞  
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局  
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典  
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  
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  
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庶參  
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誅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  
以公為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  
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

年譜

八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  
上幸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  
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  
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願  
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  
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  
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  
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  
誤也當以紫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  
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  
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  
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

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綠屬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已羞  
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  
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  
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  
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  
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故非職田  
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  
弊天下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  
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窶曩時士負尚  
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創闕即日差除復  
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無職田自可優

年譜

九

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  
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  
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  
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論太后復辟其  
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  
秋已感膺指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  
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  
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宮等  
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  
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  
意也宜罷修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  
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駉推官書七月十二日有與歐  
靜書上疏言減郿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  
密吏役至繁奪其歲時遺彼地利是以墾墾或窘民  
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  
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上戶四千不  
至通垣河西縣上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  
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  
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  
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  
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  
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

留全  
本年譜

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  
財可阜也有上資政安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  
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  
下第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道人遊  
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  
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開一  
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  
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  
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  
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  
曰富脩謹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臯為婿後改名即

富公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  
年富臯中制科然  
陳州舊舉求婿之事詳在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  
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  
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  
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  
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卹臣孤獨憫臣  
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  
遊學之初遠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  
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  
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  
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

留全

本年譜

十一

信

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闢有  
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  
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  
內降之弊引章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詔以楊太妃  
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  
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剛去參決等語  
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

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母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諫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開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味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

八年請

主

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為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聞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常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爭妃玉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中丞孔道輔舉知諫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太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上堯舜之資而公願勸之效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

八年請

主

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說為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少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齋之害稍息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其所能蓋師門之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

二從事俱而文能琴風宵為會交迭唱和為郡之樂  
有如此者必君親之恩知已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  
瀟酒桐廬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  
桐廬郡齋晉事一首依韻酬周駿太傅同年詩建嚴  
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  
十像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為公鄉郡  
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跡五河導積水入海有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詔自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  
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  
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其至新定  
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  
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  
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  
之為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  
與晏尚書書云其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  
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  
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  
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  
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  
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踴  
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  
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堂或以公太僕公曰  
吾恐異時心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廷選自奉

四

全書

十四

擇

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縣即學拜公像親  
學之敝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東南五  
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  
文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  
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  
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除吏部員  
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  
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待臣事余  
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  
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卸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  
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  
希文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問文應置毒  
公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  
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三月  
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  
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絕無  
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為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  
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  
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  
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  
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選  
都事訪諸表簡表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之又

四

全書

五

擇

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析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

六年

去

賢者質何敢忘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議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某分疎猶以朋黨

洙為

節度掌書記監鄂州酒稅節閣校勘歐陽脩

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正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亭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前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

六年

去

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初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向日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許意逐之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許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逆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選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非謂之非幸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逆意逐賢人所不知也今有司召脩戒諭脩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

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  
洙信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請張中  
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未叔若千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上非輕報天無所臣  
出自賦詠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王畿之政  
至庶難立屢請弗帶恭寵既澤補報宜異必將危墜  
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  
則無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為郡陳優優布政之  
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  
饒之山水大幸秀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  
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數湖水脉  
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

四賢

八年譜

大

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常有魁天  
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  
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關  
之句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  
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  
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為立祠頌春堂天慶  
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  
感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下  
具禮祝有滕公夫人才氏墓誌銘有靈鳥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都陽酬  
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贊似  
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諭  
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  
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辭舌不  
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  
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  
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政陳琳辯其不然公  
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  
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  
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  
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四賢

八年譜

九

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記立碑至郡謁  
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  
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必可能屈節  
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  
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書請先示音  
為幸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  
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  
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儻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  
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以非如良止之  
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  
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



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按公文集有刻唐相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其序係元年知越州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嘗考是冬元昊僭號元昊性凶鷲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綬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

全譜

千

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黜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赦告鄜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勝公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已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賢道中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詩有與李奉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

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陝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若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

全譜

三一

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况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已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餘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軍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

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  
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誰也是歲橫渠先生  
張載來勸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  
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謂  
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青澗城  
復承平承平廢若神道云云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  
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營田復承平承平廢寨屬  
羌歸業者數萬戶有舉子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  
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立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備什  
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雙  
四百八十  
人饑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則作日  
元昊謂國家太平志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  
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  
然臣恐情意阻絕僂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  
圖舉兵先取緩者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  
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  
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  
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問之朝廷  
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  
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  
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趙三日公徐  
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  
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  
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  
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  
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  
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  
元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  
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  
又略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  
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  
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  
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公辯上悟乃薄其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  
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  
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五月壬申公  
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  
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伯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  
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  
九月辛酉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司  
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歲有  
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爲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患邊上公謂種世衡素得屬羌

全譜

五

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内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書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

使有讓表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之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公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八年譜

五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公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爲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實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  
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  
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  
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彼肯赴關至二十  
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  
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欲歸何  
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  
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請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  
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  
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  
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  
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  
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  
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請蔡襄咸言公有  
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  
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  
拜甲申以公為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  
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脩  
任師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  
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  
况為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略云其近蒙恩  
擢武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

全譜

主

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  
利害已得旨依議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  
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與詞訟必奏乞深  
行請指揮兒姪知委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宜撫  
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尋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  
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  
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  
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  
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先是公  
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賊恐乘忿  
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  
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  
辰命同修中書時政記有述實諫議陰德錄祭石曼  
卿學士文祭吳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  
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  
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  
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  
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  
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  
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公與弼  
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日明黜陟二曰抑僥  
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  
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

全譜

主

今上方信智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  
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  
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  
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張海橫行數路  
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  
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  
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為參政欲宥之爭  
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  
醜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  
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

賢介

不詳

天

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  
情醜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  
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  
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威德之  
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  
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  
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  
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寤床嘆曰范六丈  
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  
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

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  
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  
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冒言  
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為郡縣設備吏敢以  
治城隍閱兵卒為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  
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  
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  
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公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  
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為罷  
之

四原全

年譜

三五

明

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  
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  
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  
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  
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  
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  
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  
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  
以照常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為  
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

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  
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  
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  
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  
致太平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使使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  
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  
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  
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  
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  
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

留字

一年譜

三十一

有是命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  
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  
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  
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  
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  
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  
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  
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  
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  
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  
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  
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片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  
頌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  
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  
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秘閣寓書籍上  
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  
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  
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  
其事又檄借築大壘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  
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并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  
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

留字

一年譜

三十一

三十一

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  
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  
有祭環州种染院文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  
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  
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  
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  
表則是挾詐安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  
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  
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  
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  
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

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其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既廢事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十一月詔以還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以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官安撫其實譏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在鄧是年鄧人曹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

也二月有祭謝希深令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合提刑張大傳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大傳詩神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歿見托至五

日而啟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凡時却耳首

矣不設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詰驛着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

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特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

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

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濯

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

學士云不怛化別韓侂胄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

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

云已去安州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

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

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

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

之速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

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有十六羅漢因

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

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

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

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兩見寄詩和沈書

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

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過之無  
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  
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  
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  
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  
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  
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  
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  
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  
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  
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  
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  
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  
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  
乘間請治弟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  
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  
且無幾乃謀治弟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  
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  
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  
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  
吾言毋以爲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  
欲爲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  
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墾及他人  
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四書

全書

五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慕表兵部員外郎王  
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  
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  
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民喜競渡  
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  
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論以饑歲工價至  
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主作鼎興又新舍厥吏舍  
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致嬉遊不節及公  
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  
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  
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  
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  
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困之  
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  
觀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觀能研精經  
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威禮  
千載一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  
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者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  
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  
更表進故朱家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月有兄中  
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州充  
淄濰等州安撫使有貴州謝上表正月八日有續家  
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其上巳日方至青社

四書

全書

五



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  
流民尚在村落因湏救濟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  
云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與賦博州置納場青  
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納鈔與之  
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資巨  
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  
也至則留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  
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  
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  
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穎毫  
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寓黃素伯夷頌寄京西  
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

買十

五末

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  
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  
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  
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為守宰  
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  
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  
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  
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  
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穎州夏五月二  
十日至徐州罷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穎州  
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

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  
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  
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追封楚  
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  
山下初公病上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  
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  
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賜西京褒賢顯忠禪  
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為  
政忠厚所至有恩鄉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  
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為舉哀佛寺哭之如父  
三日而去

全書

五七

宣和五年慶帥宇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  
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  
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詔褒贈近世名臣  
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某  
可特追封魏國公

北文正公年譜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為江淮安撫勘會真芝泗州有發運司轉殿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糶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除糶人民二麥并賒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糶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定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贖又體問得諸軍州自來和糶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糶不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糶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

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令請領十月奏為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罷配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苗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牒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遷移拋下稅產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者官中令結稅存濟不得又遷業者亦許歸業以此放稅科十二月奏乞免

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逐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蠲食用其容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張弁並公廩文雅為眾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瘞仍乞指揮今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以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繫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

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令鄜延路分孽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稅戶朱大成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却產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間

迴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為駐  
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  
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上不致有損○二  
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饑餓若秦深無田可耕  
別思作過或虜劫漢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  
憂事乞與併廢寨御前劄子付夏詣仰一面與范仲  
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取又  
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商議邊事十二  
日奏乞相度禁放首盜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答  
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  
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  
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

四頁三

八年請補遺

三

中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後有  
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  
四日牒張元修豐林城及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  
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  
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  
○三月初一日牒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珩等  
接此春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  
內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  
空閑地上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  
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  
兵馬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  
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

指揮二人令持重小須身自開敵○四月五日差周  
美揚麟陳末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已畢  
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  
衡郭延珩等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  
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  
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  
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揀選  
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汚田况充經略判  
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八月一日舉劉  
牧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  
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  
缺少糧食公奏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蕪知延

四頁五

八年請補遺

四

附

州張存母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  
乞別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問即令臣知延州所貴  
依得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  
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  
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  
據左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寨門寨權兵軍  
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為奏聞朝  
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  
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城廢  
○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  
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坂至多及巡歷  
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

平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鄜州尚更兩鋪所有隨  
 行軍馬已各疲乏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  
 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蕪是山居無可收買遂牒  
 延州將軍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  
 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驛即  
 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  
 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元斬軍不當  
 罪名是月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  
 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  
 周張宗永賚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  
 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  
 目更可使入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

掩襲以分賊勢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審  
 議奏乞令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邠州曹司  
 馬勳張武黃貴減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  
 兵士多是饑寒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邠州  
 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般運糧草  
 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醬菜錢是  
 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  
 利率百出如官負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  
 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  
 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  
 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  
 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  
 之深患清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軫應  
 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却乞盡底  
 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獲生口鞍馬畜  
 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保安軍奏乞早降  
 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  
 襄州軍人戶秋稅內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  
 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入  
 戶田土則各逃散公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  
 近襄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  
 公遂壁畫只將邠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  
 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世寧到盧  
 千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

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朔首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內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不致闕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奔長行于與斫到人頭作自己功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與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負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

八年諸事

之

信

軍州每年夏稅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襄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疎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月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沿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負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鈴束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家是辛苦磨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糲乾糧並盡

八年諸事

八

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城郡隋為僖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為軍令建營房倉廩厩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給熟巨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絲內有功勞異於眾者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

仍與別立約束今遣相鈐轄準備其時聖旨令  
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  
滅歲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馬纔得宣頭便令人  
於熟戶及百姓公人之家覘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  
起動熟戶取奉虧債強買邊上新舊官負各稱准宣  
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  
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瑋琦等所  
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  
暴露偏使賊乘之必有所為願朝廷存此一路未  
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  
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

四年

九

信

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推場用疋帛等博  
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  
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  
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  
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  
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  
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  
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  
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  
初元吳隆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  
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  
賜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

四年

十

信

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督軍馬  
在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  
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之利特加贈典其  
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體量使  
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  
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瑋畫  
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負盡  
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瑋畫合行事件指  
揮逐路主兵官負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  
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  
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與  
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  
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十二月初七日  
奏乞改移張明郝緒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練使  
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支奪賞賜銀梳  
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襪等物那與繫官房舍居住  
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  
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  
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  
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  
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  
蕃部賊罰添助公用去訖所費不破省錢是月公到  
邠州排練新兵據人戶王招瑋等陳告官中隨營

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  
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  
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  
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充還既無官地即合回  
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  
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  
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  
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却牒邠  
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  
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  
淹等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軍輪差弓箭手  
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聖旨  
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  
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戶三丁內  
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  
踊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纏必於本家骨  
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產伏  
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  
閉之時山城未曾修築微有墻壘未能禦捍惟劉平  
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  
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  
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  
官又言計用章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籍

八年許道

十一

籍

詳趙河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  
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復攻擊二十五日  
公言將有勇怯師有眾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  
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遂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  
體量將之強弱敵之眾寡地勢險易天時晦晦臨事  
處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  
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日  
月今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  
箭手兵士等寅夜與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  
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  
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了見分孽街  
巷脩蓋軍營倉草場解署及城上置敵樓般運糧儲  
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瑞高良夫楊畋○寧  
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電雷  
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稗草四千餘束  
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銳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  
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勅指揮只令陪納入官  
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  
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負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  
釋免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肅遠馬領支邊安和  
安塞等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墻低下濠塹  
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  
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中梁家族蕃官屈都等

八年許道

三

籍

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讐其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棧綵綉走馬往本鎮體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吳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感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探掠稗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

今詳補遺

支與口食并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圍三五日間亦借與稗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昏中蕃賊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安川寨公牒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安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鈐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驛往涇原路為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彥博對

今詳補遺

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支諸寨官負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拋離本營裝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治邊招討使命韓公與公及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

今詳補遺

今詳補遺

入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泰與當路鈐轄李丕諒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奇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勢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眾心又與都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為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安軍狀申邠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



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負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藉辛未擢元江淮兩浙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

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

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若將來

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

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冠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鼎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為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五條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開奏付中書樞密院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

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王拱臣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聘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

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罪從公奏請也

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閣門詆候是月勸會河東

邊上所關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

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速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鉄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負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名不得名往北界界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撥陝西兵三萬來赴江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奭張燾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等五

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戶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人戶并劄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負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

八年諸補遺

十七

良

並與放免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燕近南郊恐成羣黨驚劫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閭門祇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戶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逃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修○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伴作

八年諸補遺

十八

貫過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轉運司俵與崑崙等三處博羅軍儲急止銅錢出界之弊二十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崑崙軍等處有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件地土擘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墻院防備盜賊○十一月初五日知原州將借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須藉土兵守禦公劄與潭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畧司管勾何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

四日去

八年諸禮通

一九

卷

孝道時蔣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仲世衛領環州蕃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獎諸將功勞是月劄付陝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分鄰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劄付與河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稅時昇丹與元昊戰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控劄恐其下離叛即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月明鑄奏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鑄所奏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密從長指揮又奏相

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崑崙軍次日有鈴轄孟元并崑崙軍使米元濬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顏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顏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誣告亦且決配况未曾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聞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柰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衆於邊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

四日去

八年諸禮通

二一

卷

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今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都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真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賊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

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類等陳狀為老小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類等如有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遍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為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篳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

閏金

一年諸禮遺

主

之類非可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內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脅家間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

閏金

一年諸禮遺

主

種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內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探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得鄜州路前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戶為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軍虜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戶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將借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篤疾廢疾

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與貸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營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逐相扇搖別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勒膽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

用舉員充慶州駐泊都監。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景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州取覆囊霄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為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奉舉李顯授閣閣祇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蕪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與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蕃情怨望蕪大段隔却與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與販川貨則一路糴草少入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瑄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糴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推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稅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四日奏乞於麟州朔州推場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

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隨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來各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纏錢三百文所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却知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不切閱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分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德順軍界靖邊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脩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且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過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須入壕裏回避免在遭虜掠。

按舊年譜竄聞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

鄭公所作墓誌按閩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鄆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埃考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八全譜補遺

五

六

建立義莊規矩

范忠宣公奏

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切念臣父仲淹

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

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

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亦逐旋

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

州縣既無

勅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飢寒無

依伏望

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

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

勅旨右奉

聖旨

八義莊規矩

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

勅付蘇州准此

治平元年四月十一日

文正位

勅會

先文正公於平江府興置義莊賜給宗族德澤至厚其

始定規矩雖有版勝不足久傳及有治平元年所得朝

旨亦未揭示族人兼有後來接續指置可為永式者未

曾刊定深慮歲久漸至墮廢今盡以編類刻石置于天

平山白雲寺先公祠堂之側子子孫孫遵承勿替今具

如後

正公初定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糧米則臨時加折支糧米每斗折白米八升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掌管人處批

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內

轉簿頭錄諸房口數為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

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八義定規矩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下並有規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

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納并吉凶

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墓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墓事又支一

十五貫次長五貫墓事支十貫平幼十九歲以

下喪墓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

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

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內

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一月文給逐日欲

并冬衣納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年一年即熟椿

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

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墓次及嫁娶如更

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眾議

分數均勻支給或又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

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

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

餘羨數目不得求償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

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債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 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續定規矩 押

一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兩

下皆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即已

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

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若遇米價每石及一

貫文雖不曾得解預貢而文行為眾所知者亦

聽選仍諸位共議本位無子者入若生徒不及

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諸

功東

功東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並申

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

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

一半已上並令諸位保明後支若不可保明各

具不可保明實狀申 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

如支米及一石即至納米足日全給更不支

有情與者申官決斷

一全義莊規程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縮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眾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謂

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

未親給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夫莊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

不得侵擾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堂  
管人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

文正位

右三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倉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勿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在初五日以前取諸位

保明請實聽給當月米

一義宅有疎漏惟聽居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

之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地內自添修

者聽之本位實資天無力修完而屋舍疎漏

支正位量支錢完補

一全義莊規程

一諸位請米曆子各令諸位簽字圓備方許給給

請人親書交領即去失曆子者住給勒令根尋

候及一年許諸位及掌管人保明申

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曆頭起支

一積留月米併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於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 文正位指

揮與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子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縮錢助贍眾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

行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

訖註籍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為口數



米

一遇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

保明同申 文正位位有妨礙雖已申而未

得 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字施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 日

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問報義莊事雖尊長並於文書內著名仍不

得竹紙及色牋違者義莊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三右丞相指揮修定

一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

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三自三 一義莊規矩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為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

位覺察報義莊義莊不為受理許諸位徑申

文正位公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其大觀元年七月

給米者不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

五侍郎及 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子弟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

位覺察勿給即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

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允賃質當

右一項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者

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年中

書劄子所坐

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委

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太清宮范

續定規矩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奏臣不避

清憲公奏

誅夷輒瀝誠悃仰干

天聽伏念臣五世祖故參知政事謚文正臣仲淹奮身

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難欲為傳遠之計自慶曆

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立義莊贍同

姓創定規矩刻之板榜以貽後人已而臣高叔祖故尚

書右僕射謚忠宣臣純仁於治平元年知開封府襄邑

縣日慮板榜不足又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

州縣既無

物條本家難為伸理必將漸致廢壞即嘗具奏乞降聖

旨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繼蒙朝廷依所奏施行遂得

憑藉保守伏自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

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慶元初臣與兄

弟始協謀同力盡復故基漸還舊觀恭定約束加備於前固嘗經本州鑲給板榜揭示義宅然非更得朝廷行下本州申明受理元降指揮恐無以善後懷此日久無路自伸今臣幸蒙公朝軫念故家擢綴班列若不於此時控告君父則何以副先人屬望子孫之意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俯鑒微衷特頒降旨劄下平江府令將續添規約常切照應治平元年已降指揮受理庶幾足以勸厲來者增固舊規臣與閩族實均戴天地施生之造所有治平元年指揮并慶元二年續添條約謹繳連在前瀆犯宸嚴臣無任惶懼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前連治平元年已降規約指揮十一月五日奉

聖旨依

右併錄連送范司諫

嘉定三年十一月七日

一文正公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父周國公墳塋並在天平山坐落間有族人輒敢於上牧羊及偷斫林木柴薪近雖行下義莊專一責令墓客看守外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諸房覺察申文正位罰全房月米一年全房謂照本房請米曆內此數並行住罰下皆准此義莊輒令墓客充他役者罰掌莊子弟本名月米一季

一天平功德寺乃

文正公奏請追福祖先之地為子孫者所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今則不然多有疎遠不肖

子弟請過義米歸己却返齋舍於寺中至有欺詐住持逼逐僧行借舟船役使人僕亞托私酒食代林米柴薪并占常住田地布種或作田園不還租米以致常住空虛住持數易日漸敗壞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俸兩月欺詐住持及占種田地者罰全房月米一年詐過錢物經官乞行根究從條施行田地退還常住為業畢日申

文正位候回報起支雖已退業而故作阻障不容常住耕種者亦行罰

一義莊及白雲功德寺並後分應下非泛科敷並蒙官司蠲免近來縣道胥吏多因乞覓不從故意

全義莊規矩

九

搔擾今後如有似此之人許從本家經府陳理嚴行斷理

一舊規諸房不得租種義莊田土詭名者同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及有損捺義莊田涓涇浜車漕種麥不容租戶車水上下者為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

一義莊租戶所當優卹使之安業聞有無賴族人將物債高價亞賣願屬不便今後輒有違犯罰全房月米兩月仍經官陳理

一舊規義莊事務惟聽掌莊子弟自行處置雖是尊長不得侵擾干預緣違犯者未嘗有罰是以近

來多有族人專為債賂不顧義莊利害或為攬戶地納苗米必要多增貼耗或主張不逞之徒充應脚力及墓客之類甚至鼓誘外郡族人挾長前來擅開倉廩妄用米斛恣行侵擾意在破壞今後如有違犯許掌莊指實申 文正位自行體訪知覺罰全房月米一年外仍經官乞行根究徵治內有乞覓過錢物之人即合從條施行

一舊規掌莊子弟侵欺徑行申官理斷勒令陪填近自移建倉宇遴選主計此弊稍革深慮日久玩習合行閱諸房今後掌莊子弟如有違犯許諸房覺察申 文正位委請公當子弟對眾點算

一舊規

取見實侵數目以全房月米填還足日起支仍控告官府乞行徵治以為掌莊侵欺者之戒諸房子弟即不得專擅與詞索煩官府

一諸房間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姦盜賭博圖毆良之類若戶門不則皆非除籍之後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 文正位當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之戒

一舊規諸位輒取異姓以為己子月請月米者勿給今乃有將己子與人破蕩他人家業却欲歸宗請米如有似此之人仰掌莊申

文正位不得支行

一義宅地基久為外人占據今來復業甚為艱難宜體 文正公之意專為聚族之地即不許族人占造私宅等用如有違罰全房月米一年仍勒還元地

一舊規諸房子弟得貢大比者義莊支畏足錢十千今物價翔貴難拘此數如有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一伯千其錢於諸房月米內依時直均尅其免舉人及補入太學者支官會五十千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勵一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輒請肄業餘時不得於內飲宴安泊如違罰全房月米一月

一舊規

義莊規矩終

范文正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義莊規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年譜一卷宋樓鑰撰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叅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諡宣獻事迹具宋史本傳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作前有自識一條謂取舊譜所未載者見之各年之下所摭前譜闕遺頗多亦足以互相考証元天曆三年仲淹八世孫國備與文正奏議同刊行之其義莊規矩一卷則仲淹嘗買田置義莊於蘇州以贍其族創立規矩刻之版榜後其法漸墮治平中其子純仁知襄邑縣奏乞降指揮下本州許官司受理遂得不廢南渡後其五世孫左司諫之柔復爲整理續添規式其本爲范氏後人所錄凡皇祐二年仲淹初定規矩十條又熙寧元豐紹聖元祐崇寧大觀間純仁兄弟續增規矩二十八條其慶元二年十二條則之柔所增定書中稱二相公者謂純仁三右丞者謂純禮五侍郎者謂純粹皆其子孫之詞也

# 呂忠穆公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

鈔呂忠穆公年譜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呂忠穆公

遺事一卷》提要

丞相呂穆公遺事

建炎三年車駕倉卒渡江公以孤軍扼京口躬探甲冑盡在奮力以遏金虜劇寇卒能保障江浙等路自建康倡義復辟時次于撫守官錢塘公無所顧恤得撫書報二賊叛逆之狀公執書慟哭即日起兵乞建炎皇帝亟復帝位公輔佐真主方虜騎犯會稽公獨建航海避狄之策朝廷臣所論皆不合又衛士鼓譟欲生變公力排群議頌聖意確然下移大駕還幸浙西士氣復振公扈駕登海舟早晚朝奏事因一日奏事畢已出御舟門上復召回議事步稍亟遂墜海中

卷之三

聖上大呼衛士急救相公當有重賞公即時得出建炎皇帝命衛士以官是日春寒賜衣服湯劑公並無所苦亦未嘗在告公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李成進擬江筠二州公提兵親冒矢石雖疾病亦馭軍破賊公憤群盜乘艱危之時並起為患乃建言今天下之勢當先平內寇遂招張遇斬賽薛慶裴湖趙廷壽崔邦弼張守忠張琪崔增李捧劉超邵清韓世清馬友曹成范汝為等巨寇皆聽命公履蹈危機必忘身殉國公再拜左揆兼領都督擁兵北代師次京口病瘖疾踰月日以北向爭中原為謀公病未愈上遣中

使召還公處心甚公留意人才雖有仇怨亦未嘗報復及再秉政除趙承相鼎知平江帥江西秦師相檜被逐之日公拜于榻前力為保特卒不至貶竄樞密盧益路允迪二公頃貶英梅公營救之皆除淮東西制置使後盧公除同知三省樞密院扈衛降祐太后于慶州公末年力疾赴召以病劇不能任事乃竭忠罄以陝西机事條奏扶輿東歸還家三日而薨公任燕山河北西路都轉運使日丁母憂自雄州扶護歸濟南晝夜哀泣終日徒步不下二三十里殆起後命下哭于墓側連日不食而行鄉人重之公自除同簽

卷之三

二

書樞密院拜右相遷左揆凡轉廳拜罷並不請合得錫賜銀絹等物公初拜左揆上章力陳故事辭免金紫光祿大夫以下七官祇帶通議大夫罷公相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累上章力辭使弼改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公除少保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累上章力辭亞保乞致仕不允公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五上章力辭亞保仍乞休致遂依舊以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國公任便居住公任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總師控扼大江依主兵戰守之官合請真俸是年米價翔貴遂月祇計口請俸米十三石五斗餘皆不請以助軍用公天性簡約自奉至薄自布衣至宰相勤儉不少加損公居第卑陋東閣退老堂以竹為椽粗能庇風雨公生平不治產業雖出入將相十餘年而身後無餘資葬事追奉之外諸子貧無所有公出入將相提師總戎未嘗以私喜怒誅戮一人公剛明而怒每云欲成大事不可山不忍公為主師深得軍情能與士卒同甘苦公為監司師守所至有惠愛公控扼大江濟渡軍民凡招平諸

卷之三

三

路巨寇賑濟飢民全活生靈不可勝計公之用心人有患難喪死赴之如不及人之有恩子已終身不忘賑孤恤貧無所吝惜公凡有所按刺人無冤濫不妄起獄公天賦氣直胷中洞達無所隱蓄公性嚴重剛果無所屈撓凡人陳述利害有不中理者輒面折之然必用其所長公在政府不薦臺諫官公不交通臺諫官公不與中貴人交結伺門宮禁問事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易其心公判意名節難進易退公為監司帥守出入將相僚吏畏服繇是少有按諳者公不復仇不報怨不災害士類公在政府不植黨與

動搖同列公踐更中外政事精明統臨之內罔不信服公奉上接下推心誠慤公出入將相素有威望凡有施設令出必行公凡指大寇必單騎素隊入賊軍雖十數萬眾莫不聽命解甲公為帥守每有祈禱即日感應公喜鞍馬弓劍慕裴度李德裕之為人公才雄志大曠以胡虜未滅國步多難每憂憤不平嘗以平定中原盡復境土為心勤勞百為遍歷艱險中興之基公寶啓之公主兵任將臨机料敵與古兵法合公又在西北邊而能料虜情公每用兵必親冒矢石臨陣督戰自大將韓世忠以下咸畏服云公以艱難

卷之三

四

之時修練軍政謀求武備搜文武賢能堪任將帥適時應變之才以承帝意公持權謀大事定大策決大疑毅然剛果處之甚易公謀國馭軍憂深慮遠號令精審人莫敢犯公所至政事嚴肅官吏不敢犯法公詞賦登科平生喜讀書一覽輒記博識警敏晚年益覺明對賓客誦古文舊學輿鹽不絕公長於古文門下侍郎李清臣一見公之文大奇之公詩賦句法雄偉似其為人公自拜相以來表章奏劄多親製之晚年尤好吟詠如諸公賦退老堂詩亦多有屬和者公雄辯該洽深知歷代典故公平日不專事章句自布

求已屬意天下事每為文議論以忠恕康濟為主公平昔訓諸子及弟姪必曰居官以公廉為政以勤謹為本公秉性至孝頃登第後仕宦凡居官所請俸給並納之于其母唐國夫人養膳族人婚嫁弟妹本房並無所蓄必奉父母以歡心然亦未嘗少有倦意由是誘族中類公存拊者甚眾公自擢陞從列荐登輔弼每遇郊祀所得蔭補恩澤時其子已長必先數之族人曰某未授命率先與之凡弟姪輩皆緣公而得尚祿公居家甚簡儉而每月養育親族撫恤周至惟

卷之三

五

恐其不及公雖居官及間居治事之餘書意隱几諸經子史嘗少釋手訓誘後進必曰士夫守職宜盡心于公家間居則留意于書史公每于弟侄及使人必教以忠議謂此語不虧人神明必祐之公嘗語諸親舊云赴國家之急不宜以劇易辭如僕用心若泰山之自雲霓中下令僕承接亦不辭難雖糜碎而不悔一切以誠實處之故四明決航海之議非公忠誠許國則孰能如是耶公初見門下侍郎李清臣謂公曰公眉目有宰相氣像他日必貴為一品則公之貴已先為李所知矣豈可移乎

呂忠穆公遺事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亦不云誰

作所記呂頤浩言行每條必曰公於某事云云蓋其後人所述也



# 呂忠穆公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呂忠穆公

年譜一卷》提要

## 呂忠穆公年譜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公生是年哲宗皇帝紹聖元年甲戌公二十四歲畢漸靡登科調北京城安尉及第後道中燈不讀書有詩云他年若遂平生志肯為長檠棄短檠紹聖二年乙亥紹聖三年丙子公鄉居家貧自此凡數年不調官紹聖四年丁丑元符元年戊寅元符二年己卯元符三年庚辰初赴密州司戶參軍有呈張智周仲英詩云官塗忽忽六周呈萬事于今一未成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崇寧元年壬午崇寧二年癸未就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 卷之一

一

崇寧三年甲申避親改邠州教授崇寧四年乙酉崇寧五年丙戌大觀元年丁亥邠州教授再任大觀二年戊子大觀三年己丑大觀四年庚寅改宣教郎代還除周王宮崇子博士有貽謝任伯詩政和元年辛卯政和二年壬辰通判延安府政和三年癸巳就除西浙路提舉常平等事行至鄜州改差充提舉蔡河撥發措置糴買政和四年甲午政和五年乙未政和六年丙申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等事政和七年丁酉政和八年戊戌修北京城及被旨行常平賑濟法特轉兩官除直秘閣重和元年己亥改宣

和元年宣和二年庚子除河北路轉運判官未幾召對除太府少卿繼除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副使借紫謝表云舜陞堯庭方遠趨朝之路朔風塞雪蓋深戀闕之心宣和三年辛丑以職事修舉特轉朝奉大天除右文殿修撰賜金帶宣和四年壬寅除徽猷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宣和五年癸卯緣上書諫開邊之失徽宗皇帝震怒落徽猶閣待制依舊為河北路都轉運使兼經制燕山有河北京東路財賦後金人需求不已徽宗皇帝感悟公前日之言遂復公職進徽猶閣直學士宣和六年甲辰被旨起復還任宣

卷之二

二

和七年乙巳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公以病乞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元年丁未光克壽聖太上皇帝即位于南京召赴行在方就道差知揚州未幾聖駕幸揚州召對進職徽猶閣學士繼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建炎二年戊申進戶部尚書依舊知揚州未幾除吏部尚書建炎二年己酉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緣送臣苗傅劉正彥作亂遂侶義統率諸將勤王復明辟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御營使未幾除金紫光祿大夫進尚書右僕射公力陳

故事納七官止帶通議大夫建炎四年庚戌罷相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寓居台州未幾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紹興元年辛亥召赴行在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固辭少保授特進是年春公屯兵左蠡有寄晁守詩云玉帳夢回烽燧曉水鄉春夏銜衣寒紹興二年壬子除衣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領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請軍事紹興三年癸丑公以病召還是年罷相除特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先是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先是有乞宮祠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庭萬分

卷之三

三

無一紹興四年甲寅食洞霄宮祿寓居台州旋營小園于東郊起居教掾榜曰退老堂自號退老居士一時名士皆有篇什公亦有局和者和張全真詩云天台山下柴荆路白首棲遲學灌園紹興五年乙卯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依前提學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未幾除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紹興六年丙辰紹興七年丁巳除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未幾進除少保兼行宮留守是年明堂大禮進封成國公紹興八年戊午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力具辭免改除水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任便居住緣固辭少傅  
 兩鎮節鉞續降制依前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  
 使成國公任便居住紹興九年己未召赴行在以病  
 還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是年公薨享年六十九  
 贈太傅後以郊祀恩追封太師秦國公謚忠穆淳熙  
 十五年戊申蒙恩配饗高宗廟庭

卷之二

四

呂忠穆公年譜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頗載頤浩詩句與他家年譜體  
 例小異

尹和靖年譜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洪珠刻和靖尹

先生文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尹和靖年

譜一卷》提要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

年譜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

是歲七月

辛未日戊戌時

先生生于河南府河南

縣嘉善坊之第祖河內先生諱源字子漸

叔祖河南先生諱洙字師魯皆有文集行

于世考虞部員外郎諱林妣陳氏澗上陳

公廩字叔易之女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八歲丁虞部憂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

八年乙丑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十六

二年丁卯

和靖先生文集卷之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

先生年十七為舉子時教授蘇炳季明一見大奇之謂先生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何所謂學乎先生疑一日蘇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舉先生遂往見伊川先生

三年戊辰

伊川先生授先生以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

四年己巳

五年庚午

先生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

卷一

先生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下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為養先生歸白陳夫人曰焯昨應舉策問如此焯不忍答而出焯將不復應舉矣恐無以為養夫人曰汝以仕可為善耶汝以學可為善耶先生曰皆為善爾夫人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

六年辛未

先生學易於伊川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二十二娶張氏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四月十二日改元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伊川先生謫涪州

元符元年戊寅六月一日改元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卷一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三十一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

五年丙戌

伊川先生以易傳授先生

大觀元年丁亥

先生年三十七新學日興諫官范致虛上言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羽翼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四年庚寅

致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八年戊戌

重和元年

二年己亥

宣和元年三月一日改元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七年乙巳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是歲九月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

京畿河北東路宣撫使种師道上表薦先

生乞召真經筵劉子云臣竊惟陛下自臨

才凡為公論所與者無不收用况於中外

之選苟有其人理不可遺伏見河南府布

衣尹焞故尹源之孫尹洙之姪孫學專師

古行足屬俗蓄心允蹈論三十年西都學

致者皆稱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

皇懼之至取進止勝有旨召赴闕令河南府

以禮津遣先生辭曰欲寡過而未能安足

以上副此遣河南府守臣王襄引孔子不

俟駕之語促行先生曰焞草萊之臣不敢

當君命不俟駕此孔子當位時事若不在

其位則不然也王襄曰先生辯矣再有旨

促召先生不得已至闕又謝不敢朝上知

不能留也十月詔賜和靖處士放還山

告云勒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馬朕

不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槩爾能行學操

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

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類俗爾其以行義教

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舍人劉正

行戶部尚書梅公執禮兵部尚書孫公傳

御史中丞呂公好問戶部侍郎邵公溥中

書舍人胡公安國諫議大夫徐公秉哲又

同奏乞特加職擢奏曰臣等伏見河南布

任大本言動惟時皆不足盡知然近來招延

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

津遣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翰藏

伏望聖慈特加職擢以慰天下士大夫之

望謹錄奏聞

二年丙午金人陷洛陽

先生闔門遇害張夫人與子均俱死于賊

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潛載以逃尋訪尹氏

遺族遇先生之弟武功府君燭及武功夫

人全氏携姪塙逃匿民舍時亂兵間尹氏

僅存者先生與燭塙三人耳塙時甫八歲後以先生葬

恩補州判先生傷重不能行家人輿

昇匿山谷間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年五十七在長水山中

二年戊申

先生在長水山中長安陷劉豫僭號使其

偽師趙斌卑詞厚禮儀從甚盛以兵劫先

生于山中先生抗罵不屈夜徒步渡渭携

卷一

六

塙及邢氏女潛匿蜀水谷中

三年己酉

先生在蜀水

四年庚戌

先生自秦中至永興軍黃蕒谷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年六十一

二年壬子

先生隨楊彥中入蜀至閬州時張公浚宣

撫川陝門人呂禧中為計議官延請館先

生于閬中遂至遂寧復往瀘南子婿邢純

官所又過戎淑七月二十五日有題伊川

易傳後語

三年癸丑

先生往來至巴中廣安軍弟燭武功府君

率于廣安

四年甲寅

七月二十三日邢純監涪陵酒稅復迎侍

先生以往先生寓館於涪州千福院十二

月望日門人馮忠恕來有題馮聖先墓銘

卷一

七

跋語

五年乙卯

先生寓涪扁一室曰六有齋名所居曰習

堂六月十五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

善堂翊善范冲舉先生自代有旨尹焞召

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九月

十二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

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善堂翊

善臣范冲再奏蜀道雖通然行旅艱難自

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緣起發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赴行在所十月初三日宣司發省劄至涪州時涪守李瞻備禮至千福院津遣先生申宣司辭免二十八日宣司再牒涪州備坐聖旨指揮差撥人船以禮津遣先生再申宣司乞備錄奏免時上謂侍臣曰昔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十一月六日遂降旨尹焯特授左宣教郎除崇政殿說書仍令川陝宣撫

卷一

八

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津遣赴行在所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司准入內侍省御前金字牌并御前實封劄子付下左宣教郎說書告并差幹辦官蔣世雄來涪州尋訪先生居處催促起發涪守李瞻申尹處士獨處一室嘉遜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非有司文移可致

六年丙辰

正月宣司差官委夔路運副韓固運判王肇知涪州李瞻詣先生之廬備禮再三勸

勉起發十三日先生以告繳納涪州軍資庫再申宣司辭免三月六日蒙降旨促召四月六日又准省劄催促五月七日宣司再得旨催促及又差使臣史誠等解袍笏等來先生不受仍以繳納涪州軍資庫八月十八日有跋馮聖先墓銘後序自五月以來宣司所差官日夕候門不敢去至九月十七日先生迫不得已登舟啓行又申制司以病不敢受誥乞於前路聽候指揮先是伊川先生有祠在涪之北巖九月二

卷一

九

十五日先生以文告于伊川之祠面行其云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云云先生既行蜀人又於北巖立先生之祠焉十月至夔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又降劄促令疾速兼程前來仍不許再有辭免

七年丁巳

正月十三日先生至荆南朝廷再降劄促召二十一日至鄂州二十三日又准尚書省及御前實封劄子促召先生又以疾乞自便將理二月十九日至江州二十五日



及三月十七日又連准省劄催促二十一  
日又申江州乞具奏辭免四月四日至五  
月五日凡三劄催促五月二十日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張浚又上疏力薦乞更加禮津遣五  
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五月二十  
九日巳時御前金字牌備張公浚劄子又  
加促召先生又繳申江州乞自便尋醫六  
月二十四日又准省劄促召先生又以疾  
辭八月又得旨令江州守臣以禮津遣九

卷一

十一

月先生至建康府界先是左司諫陳公輔  
上言請禁伊川學至是先生因併引以辭  
涪州所差隨行軍員何伸以本州所繳崇  
政殿說書告乞袍笏等繳納行在激賞庫  
何伸狀云九月十一日朝廷又以官告袍  
笏等劄下責付先生家屬交領又辭上曰  
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十數上而未  
止候疾痊安即召對又降旨遣宰相趙鼎  
及參知政事秦檜出國門存問慰勞仍先  
賜御府金帛藥等先生再力以疾辭官九

月十三日又降旨體劄下事理疾速祇受  
告命仍具知委文狀申尚書省先生又列  
前後所上二十狀繳連乞收還恩命十月  
八日又劄下今候痊安日令閣門引見上  
殿先生以病未敢受告命十月一日又劄  
下訪聞本官今已痊安所有告命即疾速  
祇受閏月初八日奉聖旨尹焞除祕書郎  
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又辭十一日奉聖旨  
不允今先次朝見赴講筵供職十二日先  
生始入見力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

卷一

十一

知卿從程願學侯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  
先生遜謝辭不獲命遂供職講筵承續講  
衛靈公之末章稱旨遂給筆札解論語以  
進時先生又力辭祕書之命十五日奉聖  
旨不允先生既再辭不允又乞致仕左僕  
射趙鼎奏曰尹焞有山林之志不樂留  
此願以禮留之上遂再加錫賚

八年戊午

二月車駕還錢塘先生以病從百司先行  
二十七日除祕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

先生又凡五辭三月病少愈力疾赴講筵先生每當赴講之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又安得不敬十三日詔促解論語四月九日乞免史館并修日曆職事從之十四日再乞歸田里十七日又於經筵留身求去且曰士大夫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上曰

卷一

七

待與卿在內宮觀先生力辭翌日上以諭參知政事劉公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為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十八日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無崇政殿說書凡三辭不允又乞致仕又不允二十日進呈所解論語五月四日詔賜緋衣銀魚後被旨解孟子上曰楊時物故胡安國朱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甚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為焞八

月十三日詔先生講尚書及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二十三日除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先生力辭不允十一月十六日先生以疾在告十九日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時先生再已乞官觀不允二十一日又除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方主和議金虜遣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通古在館浹旬朝議未定人情洶洶先生在病中力

卷一

七

疾上疏極諫以為不可墮虜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反復千餘言又以書切責秦檜檜大怒書疏並見文集

九年己未

正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仍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而寵祿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我何功德以當之上表力陳當去之義有五檜見而益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負天下重望凡所奏陳乞付中書詳酌行之先生又力辭乞歸田里遂差

提舉江川太平觀待制如故十五日先生  
既得祠即離國門仍乞追還待制職名不  
允二十日至平江寓居虎丘西庵扁上方  
所居之室曰三畏齋時門人呂稽中呂堅  
中祁寬蔡仍蔡迨黃循聖徐正夫侍十月  
十七日有書伊川修襖帖跋語

十年庚申

先生年七十正月十七日有題蘭亭碑軸  
後語先生曰吾無功而為從臣吾去而不  
能復辭七十而老尚矣遂上章乞致仕二

卷一

古

十二日得旨遷一官依所乞致仕時先生  
子壻程暉為桐廬令九月十五日先生自  
平江往桐廬館于縣齋二十五日有題桐  
廬縣齋詩十月初十日有題雜後語十二  
月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遂迎侍先生往  
會稽時門人呂稽中取中虞仲琳祁寬從  
行

十一年辛酉

先生寓居會稽

十二年壬戌

三月晦日有題溫公莊子節帖六月二十  
六日有答謝用休書十月先生病十一月  
初四日先生病革初五日先生卒年七十  
三上聞而悼惜之命特贈四官自奉議郎  
贈朝請郎徽猷閣待制依條與致仕遺表  
恩澤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  
護其喪塋于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官山之

原

卷一

古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一

尹和靖年譜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和靖尹焞諡也據書中稱謂蓋其  
門人所編焞講學以存養爲先著述無多又立朝  
不久亦無所表見故是譜所記事跡殊甚寥寥又  
不及涪陵紀善錄矣

#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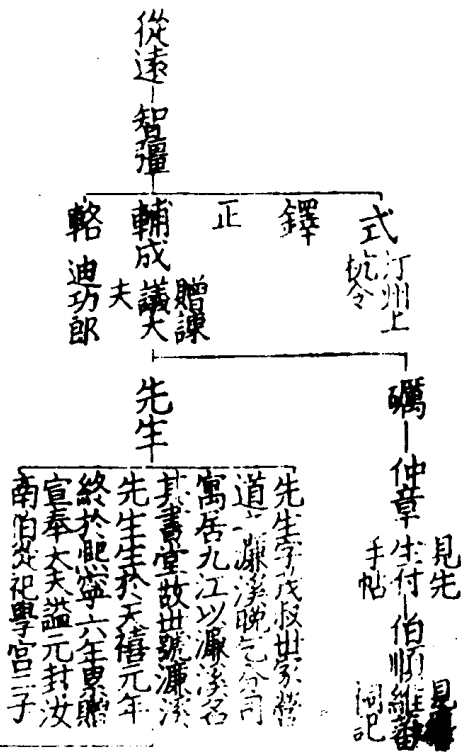
〔宋〕度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子年譜

一卷》提要

## 濂溪先生周元公世系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真宗

天禧元年丁巳年盡五某月某日

濂溪先生周子生先生之生所係甚大當書其月日地而史

失其傳今存其日而關之以俟博考先生初諱惇實字茂

叔後避

英宗舊諱改惇頤維周氏之先自帝譽

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後遂以為氏漢

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明道行狀

稱汝南周茂叔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

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別本出家青州遠祖

崇昌唐永泰中為廉白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

虞賓中子諱從遠始徙家營道焉從遠即先生曾大父也生智強即先生大父

智強五子長識別本作式天聖五年王堯臣

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

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別本作輅舉進

士該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即先生

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

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

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

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

卒左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

朝因留于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

為諫議公繼室是生先生善夫朱文公

於江州祠記論之曰

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異

人問出孔孟已絕之緒於是而復續焉

蓋實錄也可謂極本窮原之論矣謹按

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

川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

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蓋春陵溪泉之名

大率多從水如洄溪泚泉淳泉之類濂

溪亦然耳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  
時人乃專指清濂為義若先生名之以  
自况者不知何也先生既愛廬山之勝  
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其故鄉之名  
築室其上為濂溪書堂學者宗之號  
濂溪先生云

乾興元年壬戌

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 盡九年

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  
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弄風月  
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直學

士鄭向 向南省元大中祥符元年  
年號擘榜第三人及第 令先生

母兄盧溥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君

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 按石刻家  
譜以溥文

為先生弟非也溥文乃盧郎子子鄭夫  
人先適盧郎中盧卒桂嶺公以為繼室  
而先生同母之兄也

先生同母之兄也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

先生時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 盡四年

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

圖公名子皆以溥字因以溥名先生奏

補試將作監主簿故盧氏子亦名溥文

景祐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縣

太君鄭氏卒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園公

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二年

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

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蓋八年

年表

五

五

五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

自言慶曆初為分寧主簿當是此年赴

上時分寧縣有獄不決先生至一訊立

辨士大夫交口稱之脩川志先生初仕分寧縣有疑獄久

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嘗被臺檄攝

袁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表之進士來

講學於公齋者甚眾

慶曆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為才奏舉

南安軍司理參軍脩川志分寧簿廳舊在縣西七十步燔於

兵火紹興初移在縣治西周其西有虛直堂晦菴朱文公為清江劉外之名取

通書中靜虛動直之義分寧舊祠先生于學難以諸賢頗不專後遂持祠

慶曆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

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

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

年表

六

六

六

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

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

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六大理寺丞知慶州興國

縣程公珣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

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

之及為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



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道

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

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

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極

圖授之別本按程氏家傳頤知安州與

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儻智高

亂陷冀州按國史皇祐二年有事于明

堂其明年智高叛則頤以轉運使王逵

薦移郴州郴縣令長沙王民極云先生

首修縣學有修學記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為郴縣令知州事職

方負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

之嘗聞先生論學而嘆曰吾欲讀書如

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其請得為一言

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

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盡五年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

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

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為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

績諸公文薦之別本云此後至丙申載

若更當以

至和元年甲午二年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

丞制詞王珪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

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

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

夜始甦潘興嗣視其衣服御之物止一  
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元年丙申 盡八年

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署合州

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游峽至秭歸聞

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

遊焉蔣記之事見秭歸集十一月至合

州十日視事有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

九年表

君慶牒牒見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

別本云按先生序詔推官詩石刻在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是時繫街猶云承奉

即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

公事周其檄又傳者嘉祐二年冬作先生書尚緝為官舍則轉殿中丞賜五品服疑不在元年

嘉祐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

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稱

為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為誰氏子當是

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

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傳者伯成少

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

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為先生言傳

之為人先生致書於傳傳答書云執事

以濟眾為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

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

聞之弗勝喜躑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

九年表

後書又云遠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

論回多餘意行思坐誦嘿有所得不遂

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傳已來合陽

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說始意遠而

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

孰為元孰為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

密如軻之文鄭夫人前適盧郎中次山

必郎中族黨之知學者味其言尤為知

先生耳是歲傳和先生席上酬孟翺太

博詩詩見附錄

嘉祐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傳伯成請策題先生

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

君有書寄傳且託買皂紗作夏衫并襦

蒲綾袴段二箇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

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鄩何涉之來在

公未年表十一

先生前李鄩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

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

州為宗式無疑耳

嘉祐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蜀

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

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

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九日先生解職

東歸時呂給事陶為銅梁令有送先生

序并詩今載集中先生初娶職方郎中

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傳

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

君雅候甚平復當是素抱疾故門人書

問及之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

年表十二

賀其弄璋未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

太常丞蒲師道女是為左丞宗孟之

妹左丞二姊五妹其別黎郎十娘詩云

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乃是我手娉

不見五六春是也先生在合士之從之

者衆矣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各其

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之以聖學之要

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一郡之人

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更不敢決苟

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正

少時猶及見之南禪濱滄江為大水所漂今不存淳熙八年簽

判何預祠之官舍紹熙二年正請於潛

臺祠之郡學其後郡侯任逢重加修葺

姓自并割田以備釋菜之用今大帥曹

叔遠又做書院之意增廣其田以備延

請堂長及養按劔門集有先生詩先生

在合陽無因過劔門或是嘗過閬中蒲

氏聞劔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時

王荆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

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詳見是歲趙清獻公抃以言

事切直出知虔州別本先生是年沿外

書與將仕郎赤水縣令費琦遊龍多山

有唱和詩八首正月刻石又東歸時十

月二十一日與余從周五人

相會于江州東林寺有題名

嘉祐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傳蒼筤相遇

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

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傳弟三月十

二日手謁是歲二月辛未御崇政殿試

禮部進士三月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

一百三十九人及第傳弟二十八十二

日則唱名之三日耳遷國子博士通判

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諧之清獻清獻

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

釋至是熟試先生所為執其手嘆曰幾

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雲都邀餘杭

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

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

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追贈父桂嶺

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是歲處州民  
家失火焚千餘間朝廷行遣差替時先  
生季黥外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魯公  
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吳下  
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時知洪州以詩送  
行詩見附錄

英宗

治平元年甲辰 盡四年

先生時年四十八

治平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有同宋  
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詩復古名  
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  
臨才元詩謁先生于濂溪云簷前翠靄  
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指江州之濂  
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

治平元年甲辰

五

續

之清獻公自成都寄詩云君向濂溪湖

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

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月視事所

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

于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

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

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別本所寄詩有對雲寄長

延之等作今皆不存矣或曰觀大林詩并李才元詩及蒲詩有云濂流方營

業濂溪旋結廬疑先生往來廬山定居九江在此一二年間

治平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

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

耕之以灑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

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携二子歸春陵展

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數人同遊含

輝洞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

之言也 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

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

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

香茶詣墳前告闡先公諫議是也其帖

後歸張敬夫今刻之道州桂林學官先

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

為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別本作胡寅明仲

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

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

發遞以改定同人說寄傳伯成傳時知

嘉州平羌縣明年傳復書云蒙寄貺同

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

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

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

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

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

三十五 九 年表 十七 欽

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

熙寧元年戊申盡十年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

延之為先生作邵學記書曰治平五年

正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

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 神宗即位

改治平五年為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

到故學記及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

人徇尋常利便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

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

為詳其事而記之曰正獻公公著在侍

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

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

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

日之雅

五 年表 十八 欽

熙寧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

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

刑獄職事治在韶州至潮州有題大顛

堂詩至春州有詩至惠州有題羅浮山詩時虞部郎中杜

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

後

年表

十九

北

號為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為

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

為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

者自以為不寬俄得疾聞水齧儂居縣

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

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清

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

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綏耶上南康印分

司南京

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祿悉以

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

不給曠然不以為意酷愛廬阜至是遂

居于書堂正過九江必借馬距州城十

里堂之左即先生之祠乃

塑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乎方床

之上又左則為光風霽月亭自州城來

者先至焉右則愛蓮亭拙堂後為一室

室之前刻愛蓮說拙賦及太極圖通書

藝禍祠記圖書皆附晦翁解釋於其下

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門

外數步即發源蓮花峯下先生寓名以

為濂溪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廬山正

嘗留詩今夔潛王忠甫嘗為德化縣近

因書道舊云好事者重修書堂前詩不

復存矣  
熙寧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再尹成都聞

先生之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

七日卒二子壽憲時皆太廟齋郎以十

後

年表

六

北

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輿嗣為墓銘左丞蒲宗孟為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為文以祭之曰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傳自視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

主事

年表

六一

朱

輩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造物以形容之也黃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以為言亦安能曲盡其妙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

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為得之或謂陳搏傳種放傳穆脩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為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為此圖者

主事

年表

六一

朱

不能為此說非為此說者不能為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為之說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之為得之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為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



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灑近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為宗文恭立朝

論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商立為宋宋火德大夏為并并為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其教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

夫之實為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者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洪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襄洪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襄洪者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先

生既沒之後春陵人祠之學官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官者遵故事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郡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詳云云見錄今刻祠中壽字李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

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即先生母黨堯  
 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  
 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壽字通老一字  
 次元蒲所生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  
 三年李長寧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  
 議大夫徽猷閣待制二子既顯累贈宣  
 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  
 程為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  
 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  
 師聖尹彥明為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  
 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  
 生下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  
 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翁相  
 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  
 生於學官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  
 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繆明其心法

以示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  
 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  
 學而能孔孟之學絕而復續豈誣也哉  
 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嘿識然後為能  
 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  
 明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  
 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  
 溪先生幸仕弊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  
 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既  
 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  
 之請  
 上即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覆議  
 久之議上賜謚曰元實嘉祐十三年六  
 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  
 聖朝褒崇儒學以風勵學者如此其至  
 學者其可不勉之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于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說姤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又又得其手

年表

年表

年表

年表

書手謁一帖其後過梯歸得梯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清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余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

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為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為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為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

年表

年表

年表

年表

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為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有九日後

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其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子弟執筆從傍書之書至買平紋紗衫材擣蒲綾袴段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緞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

曰夫

曰夫

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併令記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終

周子年譜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度正撰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乃嘉定十四年正官於蜀時所作自云於周子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此本前有像贊後附行錄誌銘及宋史本傳蓋後人又有所增入非正原本矣明張元禎嘗與朱子年譜合刻之

二梅公年譜六卷

〔明〕梅一科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梅公年

譜二卷》提要

刻二梅公年譜序  
 宣城阻山帶江產多才賢二  
 梅公接迹起咸平嘉祐間名  
 聲狀垂世矣余讀屈士  
 康見歐陽文忠志二梅公詳  
 又每至悼慨若謂一時官位  
 不究二梅公才用噫魁壘特  
 傑之士淪沒艸間者代有之  
 即其名建身後猶稱之人則  
 視彼對勳庸當世者足相當  
 也二梅曰又奚忝哉文肅公  
 少以英儻受上知時期政府  
 可致諍出靈州之議請以身  
 往一何壯也真宗又從之數

訪時事陳西陲方略者累牘  
頓切舉刺自知迴翔州郡訖  
老不得窺三省堂署論者謂  
時宰側目枝柱其間竟弗果  
柄用豈君子不為天下愛才  
耶迄天聖朝號稱名文歐蘇  
曾王輩兢以文章衣被海內

稍經剪拂便獲軒者乃聖俞  
公誣名籍甚最為歐陽所知  
酬贈簡寄集中並可考見聞  
其卧疾委巷身燾香至驚里  
中卒之日縉紳奔哭屬路丞  
相以下咸賻賻之可以卜多  
情矣願其仕止都官郎而

共惜焉夫公瑋文之士而反  
窮於名文之朝此又何耶豈  
國運之隆替士類之通塞抑  
皆有數耶否耶嗟乎士之遇  
不遇夫固有數也非女也晉  
晁賈志弘經國李杜藻發揆  
天終以薄仕痺秩詘於當時

所幸者嘉穀華間不能抑之  
後世二梅公迭殊類之以故  
卯百年所名炯不少衰諺曰  
力田不如逢年夫偶獲之利  
孰與所自致者有孔雋哉梅  
氏之族蕃衍於宣城二梅公  
後代有顯者不逮二梅公之

著至嘉靖間衆政宛豁公文  
望碩霄光乃前烈始與二梅  
先後糶相映宛豁亡送子一  
科少領鄉薦有顯庸亡漸又  
相似二梅公踵起之速于是  
益徵二梅亡澤世未斬也其  
夾有無窮亡間哉余曩叨校

士得一科者簡亡知梅氏有  
後一科乃不忘二梅亡世休  
亡懿出其家藏年譜推正亡  
將梓以傳以揚二梅公平生  
所得名亡實志可嘉矣間謁  
余請為亡序因論次歸亡  
皆嘉靖癸亥孟冬亡吉

賜進士第中議大夫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前奉  
勅提督南畿學校姚江周如  
斗擢

年譜叙

夫千將莫邪沉蝕土中其光  
隱隱上灼斗牛之墟不可  
遏抑迺若五侯七貴勢嘗  
焯赫矣一旦淪謝遂就澌  
滅如泡沤然蓋造化陶冶萬  
品莫不有真精妙理保合  
而凝是故形色之肖精完而  
理具維物亦神也神則可  
以不朽而常新不則徒張  
大子形色飾焉耳已外雖  
隆隆中寔浹浹謂之虛物  
奚足語神又奚論于得失  
之故哉然則吾宣二梅公之

風流韻澤更數百年如一  
日其中之所存詎微眇耶爰  
稽許昌公自少穎異秀拔  
不羣登第躋臚蹇諤論  
事邊防圖計之重大琅琅  
明若觀火時遇投艱輒挺  
然自任有鞠躬盡瘁之志

雖卒老州郡勲庸未究厥  
施而忠謹之奮盡誠經濟之  
行謨也都官即性情冲澹思  
致雋永其稱詩不事靡麗雕  
刻獨脩然塵壺之表要之充  
養既邃含咀悉醇振藻吐  
葩宣靈闡蘊而自得乎風



雅之趣庶幾握一世之奇珍  
揚前代之絕響而非可以英  
華聲調淺近窺之嗟乎若  
二公者其人往其神固存也  
又觀許昌公之在當時春倚  
于天子信嚮于士林教應  
建明所至動色都官郎與  
歐陽文忠知己莫逆迨後文  
山諸偉人志皆景行仰止稱  
頌嘖嘖是必有真精妙理  
融渙于其間而其光賈之穹  
窿將與天壤俱故不誣矣且  
千將莫耶之劍之神賞鑒  
于博物君子猶然多方採

取不使其終于輜伏矧為二  
公之神之所寄也寧能已于  
慕而愛愛而傳哉噫子賢氏  
亟梓二公年譜意不在藉與  
萬曆二年甲戌秋孟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按  
察司副使前吏部驗封司郎

中邑里後學唐汝迪撰

編許昌梅公年譜序

鄉先正許昌梅公以文章事功名天下久矣至今猶不忘誠江左之偉人予嘗慕其人而因論其世乃知勿能取敬於里翁杜能見竒於天子治郡謂能興譽立朝謂能敢言此皆大過於人而使人人可述以傳諸後者願不偉哉顧不偉哉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嗚若公者遇明主歷顯宦不可謂不富貴也而名不磨又曰鄙淺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嗚若公者詩文紀諸誌傳奏議紀諸史官

文彩翩翩與天壤相敵其名盛可述矣當時親炙者誠為有幸惟聞風而繼來者與其泛然而稱泛然而慕何若以詳以悉開卷一覽儼乎升公之堂而拜公之影也為可乎是故竊為據其出處推其源流叙其始終著其言行具次於歲月之下而題曰許昌梅公年譜嗚呼九原可起公與天麟否乎

皆

淳熙丁巳三月朔集英殿脩撰同邑陳天麟書



許昌梅公年譜卷之一

郡人陳天麟編次

公諱詢字昌言宣城人祖諱超父諱邁皆不仕

父以公贈刑部侍郎母李氏贈隴西郡夫人

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 南唐後主四年

二月壬寅朔公生於州城之東門津宮之西街第先是母李方推公時玉夢有鳳來集其肩既而置室見一異禽類鶴而大具五色尾長數尺飛止於中庭之脊雖雖然

鳴十餘聲而去遂誕公吟鼓遠聞舉視則眉目秀豁額額暫然而風骨迥殊於凡子也是雖彰其家之積善致祥抑以吾

宣山川之降靈風氣之開淑故爾

開寶元年戊辰 唐主李煜七年

四年辛未 唐主李煜十年

公時年七齡穎敏秀發以父侍郎公命就傳啓蒙於里塾執能日記數百言漸知對偶一日里翁入戲試之云汝知敬老乎即欽襟應曰予樂親賢也翁愕然詰盛謂侍即曰賢即仲峻志不早於科第先若家門戶耶其凡愛於鄉閭類如此

九年丙子 是年唐亡

春正月南唐主李煜以國降由是宣之士宇人民悉歸于宋公時猶童子嘗逐諸少游城中陽坡道見朝廷遣使來詔諭因日占小詩曰宋禪周天下神兵燄四夷况茲荒爾國敢不率先歸自是人知公才之捷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公入郡齋補弟子員時年十三矣聞上親試舉人擢呂蒙正狀元一榜五百餘人盡賜進士及第皆綠袍鞵笏鈔宴千開寶寺御製詩二章賜之公聞之喜謂群彦曰臣

輩幸際聖主在位得為盛世士曷不相率振作以副求治之具乎遂下帷講習孜孜靡倦慨然有用世之志矣

七年壬午

時公年十八 領秋闈鄉薦

八年癸未

春試下第歸讀書郡城東乾明寺僧舍有賦寺松古風一篇寓志厥後兄子聖俞嘗有詩云昔年吾叔讀書處夜半聚螢暗復明意若懷感云爾

雍熙元年甲申

二年乙酉

入京應春試以彭城郡公劉繼元弟繼明奉朝請一見公於國門深器之遂妻以女時公年二十一夫人方踰笄公子五人皆其所出焉

四年丁亥

長子鼎臣生

端拱元年戊子

二年己丑

年二十五登陳堯叟榜進士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五月子得臣生官至殿中丞得臣生子宰嘉祐二年章衡榜進士調涇縣令元豐中通判大名府後官朝散大夫呂好問有詩贈宰子成和紹興二年登張九成榜進士第筮仕鄂州江夏縣尉賑饑平江寇有功調授舒州太湖宰興學易俗嘗取唐人父慈子孝兄弟義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明臣忠合於十義者悉為繪像刻名刊印數千萬紙頒賜閭里下民以示化高宗聞其名不欲令在外特詔召入臺省為侍從幼時大母卞乃舍章之女孫

也每以先世許昌公而下諸公事業教勉踵之且指以語人曰此兒性質不凡吾家之千里駒他日必獲充大梅門也至是人咸賢其義方之教而服其識會之明云

淳化元年庚寅

二年辛卯

擢將作監丞三月子寶臣生幼穎拔好讀書善屬文領鄉薦早卒

三年壬辰

出宰臨安仁和縣境有白樂天遊覽勝跡題詠石刻公治邑政尚簡靜多休暇遊樂徜徉吟詠不減樂天風致焉

至道元年乙未

三年丁酉

以治有能聲召入為監察御史二月以帝不豫決事便殿百司皆得入內祇奉公以為非宜乃上疏曰臣不佞荷憑光寵具位風憲每值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廷糾察不如儀者奏劾之因獲仰瞻陛下天威霽慈宥容侍臣論政紛音往返極涉煩勞至於有司職官承意將順文書叢脞悉以上聞豈惟狎瀆聖躬實有輕紊國體况帝王舊

典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紀之布在汗  
青用為世法不可不慎也至乃當今急務  
顧在契丹未滅烽火猶熾氣候未節賦稅  
猶虧厚德未歸澆風猶在王澤未洽流民  
猶多刑政未平禁網猶密墜典未舉封祀  
猶虛此皆今日所急者焉仰乞陛下自今  
以始萬機之概聽一得之言專意樞機大  
臣與之商確俾沃心造膝精一論思則治  
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嘗幼讀唐書記貞觀  
初年特開崇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  
聽朝之暇則引入內殿顧問訓謨商確時  
政或日宴未休或宵分方息紀諸史官垂  
為不朽矧陛下前後左右皆善士正人幸  
願端拱凝旒旋旋觀回聽去尋常之細務養

### 真宗咸平元年戊戌

### 二年己亥

浩然之元氣深詔近侍發揮直風上為藝  
祖張無彊之休光下為翼子定不拔之大  
業則三王高致不獨專美於昔時二帝無  
為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凡區區較量金穀  
剖析毫釐以有限之精神任無端之  
細務者安可與之同歸哉帝嘉納之

春二月以御史與考進士於崇政殿會帝  
臨軒試士過殿廡一見以為奇才遂注意  
焉是時天子以公為天授公以天子為知  
己君臣相遇殆猶唐文皇之馬周也是時

舉人集都下者計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二  
人詔勅吏部尚書陳恕禮部尚書溫仲舒  
同知貢舉舉學士董龜年黃涉同考試官取  
中格者依太宗初年呂蒙正榜例奏額五  
百六人以王曾為狀元帝以恕等取額大  
多仲舒因請覆試時公受詔為御試官侍  
御考校及唱名曾復得第一於是中外翕  
然以公為得人上亦甚悅焉八月子輔臣  
生後官將作監丞是年  
有御製詩賜復有詔諭

### 三年庚子

春正月扈從駕幸涼州還京詔試中  
書待制直集賢院學士賜緋衣銀魚

### 四年辛丑

初帝以公人物脩偉文才穎拔論宰相欲  
用掌知制誥以寵異之向敏中請如諭出  
制李沆以為進用太驟不可因遂改制以  
左司諫楊億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  
梁鼎並受命而公  
仍直集賢院學士

### 五年壬寅

春三月趙保吉寇陷靈州時裴濟知州事  
州城被圍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不  
至城遂陷濟死之初保吉兵眾日盛有圍  
朔方之意靈州孤危帝詔群臣議棄守之

宜揚億奏以為北虜方點其財猶豐未可  
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  
以計困之爾帝又訪打左右朝臣公奏曰  
靈武晁西北關隘之區戰兵控扼之處尤  
為重地若一旦遞輕委之則是自撤藩障  
之所他日戎馬侵軼雖我有百萬甲兵亦  
莫能當臣竊以為棄之非便而眾亦咸以  
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絲邊諸州  
城寨亦不可保由是帝頗然之獨宰相李  
沆奏如億議以公等所奏為不可然公奏  
雖寢議者竟謂公言為是而以沆億之言  
為非也又先是契丹數寇河北李維遠急  
攻靈州公乃上封事曰河北河西沿邊將  
帥未甚得人乞精選材官代州猶不可輕

授夏州次為緣代州近雲應而夏州近靈  
武皆道途平坦今昔最為艱難控扼之場  
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業歿以今宰  
相前給事中張齊賢繼守之而夏州則委  
智將尹憲以專制其慎重用人乃如此自  
後兩邊稍寧然亦用武臣中有才略者今  
朝廷委任非人必恐敗事貽當守憂且西  
北二寇已相連盟蓋欲合兵協勢以圖我  
朔方而為中國莫夫之患也以今觀之業  
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察於未萌而預為  
國家意外之遠慮則可今天下不患乏人  
患在不能用人用人之道不必別文武之  
科拘崇卑之秩限貴賤之分汗潔之名  
在其材之何如耳如其材雖劫囚奴虜苟

推誠信結恩寵亦未為不可也但當考以  
應敵制勝之略策以安遠禦眾之宜觀其  
辭氣之瑰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任之則  
用人之要無過於此臣又念契丹先國家  
而起久與我為敵國今無如之何矣惟河  
西事體與彼不同保吉新叛殺害我官吏  
寇掠我州城朝廷累行招諭及進兵攻討  
至今猖獗益甚况地據要害境接敵界兼  
開北虜屯兵界上以防隄為名則我靈夏  
諸軍可不急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預備  
侵軼之患乎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若  
用兵進取則鋒銳難降勒招諭則狼心  
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患難測此誠  
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

之欲乞聖鑒於近臣中選擇素有才辨可  
任者令齎密詔徑往西蕃以朔方節度使  
授六國首領潘羅夫其靈州西面都巡檢  
使以授其部將慶香結以深恩推以大信  
自然德我而警彼使自攻取在兵法是謂  
以夷攻夷也昔唐之中葉安史首叛河非  
朝廷累命出師未能收復乃因吐蕃回紇  
僕固懷恩等以進討未久而安史敗亡河  
北朔方竟平此乃前事之明驗若但虛詔  
遙授此輩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之恩渥  
適致其張虛聲馳實績苟延日月而靡有  
成功且將別生他慮事體不小在陛下不  
可不深計也以臣熟慮不若恤臣之言而  
速行之則事必可濟而於理亦便也惟陛

六年癸卯

下留神省察書奏帝深然之問誰可使者  
因請自行帝方眷注之不欲使蹈兵間公  
跪拜謝舉手起對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  
此係天下百萬生靈大事詢一人何足惜  
耶帝曰壯哉固知卿之才畧議論也遂命  
中書省出書授之因遣行且謂曰俟卿還  
當居卿兩府公拜辭曰國難效忠自是臣  
子分內事爾敢受賞乎既上道馳驅促行  
未至西涼而靈州被賊陷沒矣帝手勅召  
還擬拜知制誥宰相李沆固止之遂改命  
遷太常丞明年遷三司戶部判官是年十  
月季子清臣生官衛尉寺丞後遷尚書司  
中

時公雖不得遷兩制猶得留佐三司未離  
侍從之列帝眷以加數訪以時事公於是  
佛言西北事宜以思報稱時邊將皆守境  
不能出兵遠圖收復公廷議請大臣自臨  
遣督戰募游兵以擊賊則威靈氣焰自舒  
而敵當悔禍可平也又嘗極論邊將傳潛  
揚瓊敗績當誅而田紹彬王榮等可責立  
效以贖其過凡數十條其言甚壯帝益建  
之春二月遣羅夫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  
方物且奏言威朝廷恩信已集騎兵六萬  
於界上乞會王師收復靈州詔許之遂如  
公前議加羅夫以朔方節度使夏四月趙

景德元年甲辰

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欺之又陷西涼  
府羅夫集六國蕃部兵合擊之保吉為流  
矢所中而死其子德明立上表請降帝降  
詔釋其罪西河平噫其事果如公所料也  
公之才智如此宜  
見奇於天子哉

公在三司為戶部判官先是三司使陳恕  
以疾固求罷去詔以冠準代準以公多才  
辨屬為檢尋恕所前後改革興立之事以  
為範公執析然領意極力為之網挈條陳  
纖悉備具類冊呈準準因喜曰有寮如此  
何患政不脩乎二月帝念去年趙保吉為

潘羅夫所墮以公嘗力主其謀卒有成功  
手詔出飛龍廐馬一疋鍍金鞍轡一副人  
皆榮之後公致以此馬遺其猶子堯臣馬  
老死堯臣以詩傷之云附記公為人修潔  
起入朝必焚香兩廂以香燭為供從  
雲朝野金時亦有日盛之概至令獨香  
詩求野金時亦有日盛之概至令獨香  
以詩求野金時亦有日盛之概至令獨香  
報時西寇雖平而北虜尚熾因上封事論  
北虜機宜以為臣伏見近來事勢西賊雖  
稱納款北虜復為獨振顧北虜先因西賊  
背叛以來侵軼未見少止其機謀可揣臣  
訪問中官俸所給太薄軍餉所與太微  
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生南牧之心  
所未及行者特制於其主耳非其甲兵之

不辱利部落之不和睦其力固為有餘其  
算固為有優也所以然者能我中國之財  
尤富土尤大無以無譽之可乘亦知加兵  
不祥不欲曲在彼耳非能存仁義行德讓  
也其貪而好利之心如老狼忍而好殺之  
心如乳虎強而驕傲如鷹揚之冲天弱而  
卑順如燕雀之投人夷狄之常性也故先  
王以禽獸畜之來則羈而縻之去則備而  
守之然無世不為中國之患議者或以四  
夷為肢體瘡癘之疾且肢體膿血雖瘻之  
漸甚未有不傳於心腹者苟肢體疾痛未  
瘳則心腹安能無害自今左右言事有以  
虜中無事以安聖心謂不必過為隄防萬  
無一失而為是說者臣恐大誤於陛下信

矣兵家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况迩來  
地震并代之境此蓋陰盛之象夷狄者中  
國之陰又震於純陰之地上天示戒豈無  
故哉必有潛謀耀兵之志尤不可不深慮  
也臣嘗行邊竊見延邊諸將所任皆非其  
人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收况河朔地方千  
有餘里列郡數十與虜界接連深入之患  
甚可畏也郡無良將營無勝兵猝有來如  
掣電奔如脫兔緩急之際何以當之臣每  
興言及此則毛髮灑淅觀今之事勢乃深  
入必然之兆乞陛下速召執政大臣與總  
戎將帥預為措置庶幾無敢來城下之警  
不然恐貽陛下宵旰無涯之憂書奏不省

冬十二月扈從大駕幸瀘州持苦寒在道  
左右輔臣朝夕見帝因目公曰卿本書生  
何料敵之神也惜朕連言狼狽至此今復  
柰何公愧謝且對曰臣雖百輩無能為者  
承相寇準在軍雄畧不允當宣扶日行天  
之力展挽河先甲之才矣陛下不必過虞  
但祈勉強進輦駐蹕行宮張帳惟飲少待  
須臾以觀其折蠶捷敵之成功然後徐命  
班師推牛犒士笑聽壯士長歌入大都正  
在此時爾帝始莞然笑是月帝以曹利用定  
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  
歸人知為寇公專決之大利而不知公在  
其中與力亦多

### 二年乙巳

南北弭兵天下太平公優游侍從之間王  
欽若等以公與楊大年輔贊寇公心甚惡  
之每於上前交擠因遂見疎不用

### 三年丙午

坐斷田訟失實請杭州  
通判未幾徙知蘇州

### 四年丁未

授兩浙轉運使陳文惠公  
以詩送之是年有初褒諭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判三司門折司遷太常博士冬十月帝以西北寇平海內無事天書屢降而醴泉出蒼龍現遂為薦功盛舉東封泰山南禪祀首時公以文章見用常扈從奏歌其間是月大赦用封禪恩遷為祠部員外郎十一月扈駕如曲阜祀孔子命分奠七十二弟子遂京師

三年庚戌

坐事出知濠州先是公扈從封禪集禧宿齋宮公嘗夙戒作詞投泰山神祈夢夜夢入一公衙廳宇明敞前廷有三石牛俄而吏白有宰相入謁公迺至則乃一美少年姿儀豐偉紫衣金魚相與握手如平生交因喜極遂寤公時未知何占至是公被誦政府方授任處時文正王公旦在相住素愛公才欲任以要地公預知八請欲得濠州王曰濠僻在幽處何欲往焉公曰正欲往彼温故耳曰必欲往吾當送一好伴讀與矣未幾王公以進士呂夷簡多才故授以推官令往與公俱既入濠所見悉如夢中三石牛者古時以州有水患故作此於廷以壓之呂某佐州乃專以謀讀為事至此觀之人生出處得喪豈偶然哉

四年辛亥

夏四月以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遷公刑部員外郎

五年壬子

冬閏十月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

六年癸丑

二月請賑給百姓畧曰臣蒙推授荆湖北路轉運使以去年冬到任迄今從事近半年訪知轄下諸軍州綠去秋亢旱田禾災傷故今米價湧貴民食甚艱不速救濟必

八年乙卯

至流亡強壯者必將起為盜賊而老羸者不免轉死溝渠因此作孽貽患非輕各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准備竊見李迪所請起義倉所在見儲米數稍多州縣未敢專輒夫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建乞下州縣勘會災傷去處如委人戶缺食即約日將義倉米速行賑濟免致流亡及結成群黨如允臣所奏即乞早賜指揮六月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級通判襄州

徙知鄂州

九年丙辰

徙知蘇州

天禧元年丁巳

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秋八月上封事言臣伏見陝西一路連年災異天久旱枯竊惟彌災消禍要在朝廷自備此年費用修廣倉庫出納不溢內中採辦既多有司憑文上供然亦無綠鈎較虛實臣敢請凡乘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取太祖太宗朝以為準况今宿師要害力戰重傷所獲功賞計惟燕薄何為內官醫官樂官畧無功勛反享厚賜故天下目以為三官亦或指以為三害願少裁損無厚資予惟專以勵戰功則寇虜不足平也奏入不報

三年己未

時靈州廢棄已久公為總翰在關中遂與秦州大將曹瑋尋得萌蘆河一路平坦無沙可以出兵趨靈州因上封事請移曹瑋居環慶以圖出師討賊其畧曰臣以庸懦之職荷總翰之任才性責重不能稱職違還顛越莫知所措伏自明城納款以來西鄙無警十七年守備之具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軍復多驕惰若不

摧將擇才一旦緩急用人以庸常之將總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兵何所施哉况虜終有機詐作怪百端不可謂降表懾服定盟亦無背德往年之事足為明驗人亦有言寧我乘人母為人所乘寧我勝人母為人所勝而兵法亦以先登者無敵也若邊鎮將領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則內懷外畏庶幾可成收復河朔之大功臣前待罪侍從未嘗不論列及此今叨國翰邊餉之寄安敢循然而不顧竭愚慮

國所以為報哉臣竊見秦州大將曹瑋沉勇有謀善撫士卒綏安邊人夷夏畏懷自少捍禦西陲熟察羗戎之情周知河朔之事屢出奇計所向大捷行有父風動增士氣伏望解其秦州之輕任授以環慶之重符則得以經營措置方可何憊而疾掩乘便而深入即成收復不難矣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莫為中制銳意而預圖之天下幸甚書奏會朝廷詔瑋入為宣徽使而止

四年庚申

春正月遷工部郎中是年巡檢朱能反於咸陽兵勢甚張朝廷以公知兵詔往捕之為元戎不戒坐兵敗貶為懷州團練副使未幾公復以計捕斬之朝廷責其在前者玩愒再貶池州在州有遊崇教院詩云鳳剗營荒掛斷霓雲沮如暗窳靡江風曉

定釣人出山月  
夜隨禪客歸

### 乾興元年壬戌

###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事本州橫山在  
州西五里許有廣德王張公祠唐天寶中  
封桐山山之上有一臺曰集仙亭曰琴蘿皆  
公所建公後在朝送王元出守廣德詩  
云家山東畔古桃州往歲分符作懿遊碧  
瓦萬家烟樹密清溪一道瀑泉流簾軟郎  
埠水生枕茶煮鷓鴣山雪滿頭我有  
集仙經始在帶君一到為重脩

### 二年甲子

公長子鼎臣是年登宋郊榜進士官至殿  
中丞遷翰林侍讀學士飛白書墨莊二字  
以賜之曰美卿世居文翰之地  
也故其族世稱為墨莊梅氏

### 四年丙寅

遷兵部員外  
郎知壽州

### 五年丁卯

知陝  
府

### 六年戊辰

復直集賢院遷工部郎中夏五月奏乞罷  
崖珠玉匠云臣近者伏見傳降聖旨差崖  
玉工珠匠微臣踈賤固知內造服用然職  
在監管苟有愚見不敢崇伏無言恭惟陛  
下自陟元以來聲律身度日謹一日迹無  
貪好之玩遠無追索之勞雖古之聖帝明  
王未易能過唯今水旱相仍公私俱困北  
有契丹之抗敵西有德明之寇背尤宜恭  
儉齊紀律厲眾明惜國用以豐實制兵威  
而震難羅臣愚以為不急之服玩實亡國之  
妖媒近奢之器物誠喪邦之恠孽宜悉屏  
絕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

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伏願陛下視珍奇  
為棄物以奢侈為覆車則天下幸甚疏上史  
帝納之勅罷  
珠玉局工匠

### 八年庚午

改直昭文  
館學士

### 九年辛未

夏六月契丹主隆緒死太子真宗立冊其  
母蕭耨斤為太后秋七月詔遣公等如契  
丹王隨致祭王駿與公弔慰范諷賀即位  
孔道輔賀其太后冊禮道出真定府時曹

瑋為真定總管公等過之瑋出郊迎入館  
握公手謂曰西北事宜公獨與吾嘗任之  
索為人沮未獲成功惜哉又謂曰君  
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曰何以教之  
曰吾嘗遣人覘之明賊之于元吳形貌異  
常他日必為邊患毅不以其言為然後瑋  
以老病去國毅果入樞府大用元吳反叛  
兵勢孔熾帝數訪以邊事毅不能對始嘆  
明謹

明道元年壬申

知荆南  
府事

二年癸酉

有勅追贈父邈為刑部侍郎  
郎母錢氏為臨安郡夫人

景祐元年甲戌

秋九月召為龍圖閣侍制  
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

三年丙子

改龍圖直學士知并州未行加權兵部尚  
書以往黃覺贈以詩云交龍旂外豎紅旗  
學士新聞掌六師出去暫開籠虎幕歸來  
須占鳳凰池裴公不係兵家子杜預當原

桂籍兒莫訝儒林增壯  
氣往年天子亦稱奇

四年丁丑

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  
內銓二月進劄子論帝王為學之本其畧  
曰臣竊仰觀自古才哲之君固有務學以  
為先者然而學非其本則失所以為學而  
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高致也先儒揚子雲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  
武汲汲夫堯舜禹湯文武是為二帝三王  
皆萬世所仰以為帝王之師者也尚汲汲  
於學而不敢怠為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  
恭惟陛下天資聖神群臣莫及方且收召  
名儒入侍講讀咨訪謹論用廣聰明固已  
卓然知所務矣惟所以為學更望深恩察  
焉雖處深宮之中常若對越天神則知人  
安民自如帝堯能察迩言自如帝舜身為  
法度自如大禹不途聲色自如成湯卑服  
即田功康功自如文王端拱而天下治自  
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至博  
哉陛下不以臣愚而廢其言則不勝幸甚  
帝嘉  
納焉

寶元元年戊寅

改翰林侍讀學  
士無群牧使

二年巳知

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二月上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公對曰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桃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增於前矣詔三司及編脩檢閱以開於是編脩院上歷代戶口之數謂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帝喜曰庶矣哉公復奏曰前代戶口之數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蚩蚩生聚蕃息衰耗皆由時政之所陶冶故明

主知其然也必為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餒三者無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天札之傷無征役之苦此由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益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當無減於二帝之時矣上然之秋七月朝廷以夏鍊知涇川兼涇原秦鳳經畧安撫使公作詩以送其行而警句有曰亞夫金鼓從天下韓信旌旗背水陳好事者為刻於同安石壁云十一月以老疾求外任上書曰臣以老羸擢朽之質過叨甄擢猥參近侍仍預諫垣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陛下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奇逢也然形表無神垂垂已老足中有思進危難前上則

康定元年庚辰

有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有妨諸賢進用之路且忠良在下既不能進不肯居中又不能退官局非養老之堂諫垣非迎醫之地公議日迫無所逃責久茲忝冒實不遑寧伏望陛下恤以老癯矜手不逮寬其罪謹賜以保全禪出領於單麾庶少闕於薄願激切之至書奏得請出知許州

二年辛巳

復改慶曆元年

公在許州以足疾轉劇每因撫摩而嘆曰足中有鬼不能令我至兩府豈非命也哉

六月初十日以疾卒於許之官廨年七十有八州以開仁宗悼惜久之遣使贈賻封謚詔以前翰林侍讀學士權兵部尚書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燕管堤愜橋道勸農使梅詢可如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謚文肅仍給錢幣備葬祭以明年秋八月二十九日莫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峰山之原大叅政歐陽公撰墓誌銘丞相王荆公述神道碑考之公為人嚴毅脩潔而才辨明敏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為君臣不世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或至宰相公斲或至燕仕矣故其視時輩常以先生長

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及在許李繼遷孫元昊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性喜為詩有許昌集五平甫為之序又別有文集二十卷歐陽公稱其勇義敢為且謂識昌言雖晚其詞氣尚足以動人也

許昌梅公詩畧

全集九二百九十篇今散逸莫致檢家歲獲其什一若或有不

容泯者存之為梅氏餼耳博古君子幸念諸不肖一科識

過陰陵懷古

霸王西失利東來向此行遂却長安道在尔重瞳暗高皇奮天鉞烏騅具郊牲楚歌聲徹夜溪月色將明始閉若猶豫再聞乃大驚縱有拔山力無奈虞姬情帳中流淚別眼前厲階成覆臂斬閔出冒矢突圍征天亡非力弊漢興以蹶生自此天下定一作定無從二龍争

送夏子喬招討西夏

丹墀曾獨繹綵綸御札親題第一人驚喜上

遷張筆力馬諳西討仗威靈亞夫金鼓從天仍許上麒麟

登金陵吳故城懷古

炎靈靡重光雲暗龍闕野當天缺真人霸國忘久假龍蟠鍾山高虎踞石城閣誰令印金刀碎分躍于冶錫鑄若天成隅峙為三級顧雖漢室英畏長上短下襟帶限天慙謀謀任儒雅雲長阿蒙周赤堊周郎諸一戰勅敵進四顧無來者服冕即郊裡玉璫莫灌竿文物桓三吳聲名震中夏黃屋眼前軒赤符手中把直欲千樵王不圖屋遠杜天命難忱斯一統歸司馬雄圖悵若茲王氣在何也  
奉使入契丹界道中偶成

旌節張皇鼓吹鳴遼軍道上宋官行和戎利  
益三儀宴遣使交通兩國盟酣寢驛亭紅線  
辟胃行沙漢白題迎旋車言邁過歸日不辱  
欽茲答聖明

扈從東駕東封

郊裡早已薦戎功復此東勤泰岱封璞玉篆  
文析壽永泥金作表待年豐四夷入賀威靈  
顯萬國追陪禮貌隆天監聖明親有道千秋  
萬歲樂無窮  
登封泰時禪雲亭聖主多儀百辟刑天下太  
平開白道宮中長樂誦黃庭山呼萬歲天顏  
喜王權三靈帝德馨事訖請從車駕轉丹墀  
舞蹈佩玎玎  
齊宮集

太平時世享無為功薦天神與地祇榮望臭  
升隆漢制金聲玉振滿唐儀常羞武帝開空  
藏不効明皇浪費賞大抵舉行巡狩典特來  
假此一條施

魏巍喬岳與天齊聖德神功許並兮具冕珠  
旒恭矯頰金根玉輅速登躋扇開鸞雙花  
翅策進麒麟五隻蹄沐浴齋宮端風戒萬年  
壽享萬年祺

挽張丞相知白

挺生名世一高標聲滿華夷壯本朝龍虎榜  
中同及第陳堉拱二年公與同登鳳凰池上獨  
昂霄紫微踐履星辰順黃道行扶日月招無  
可奈何天速奪百察號慟淚珠跳  
濠邱與呂倅夷簡

小作山州又水州州中山水正清幽黃埃迫  
絕銜如洗綠野寬平駕可遊齋寂官閒擬百  
覽庭空訟簡卧三牛勞君伴讀良多益請築  
書臺讀大猷

哭寇萊公

相君文美武英兼壁立岩岩眾具瞻正論回  
天天子式明謀懾虜虜師潛雷陽竹活威靈  
顯日毅駮扶氣焰炎大命惜終南海極禍機  
近起拂髭髯  
哭王文正公旦

斷斷猜天一个臣好賢愛士滿腔春不將富  
貴凌寒峻唯事謙恭恭接縉紳深虜懸懸西北  
虜先憂切切求南民茲遂造化乘雲去慟哭  
誰憐廡下賓被公補注梅附天書云未刊

中秋月

海蟾湧上太玄宮萬里清光一鑑空舉子偷  
香丹桂窟婦娥煽艷廣寒宮望僊人物水壺  
裏如浸樓臺水國中假使三郎環子在玉容  
花影惜匆匆

遊齊山寺守他州日

鳳利岩荒掛斷霓鳧雲沮洳持臆靡江風曉  
定釣人出山月夜高禪客歸塔外蔓藤移過  
密院中杉子落來稀老僧獨坐蒲團穩自在  
晴簷補衲衣

濠州四望亭閒記

南北舟行互擲梭長淮混混接天河石梁景  
絕虹垂渚桐栢春深雪作波四望空明無俗  
翳殺聲欸乃有漁歌誰言此地珠幽僻自我

今來風味多

真廟挽詞

愁烟暗出湖龍馭入清都陟降紅雲陞陪歌  
赤帝零亮陰真聖嗣遺詔盡嘉謨尚鑒孤臣  
泣蒙知直殿廬

陰陵

龍虎相馳逐干戈事戰爭千重漢圍合一夜  
楚歌聲空竭烏鵲力速成白馬盟淒涼七十  
戰漫散八千兵失道欺田父窮途遇灌嬰天  
亡終不悟覽古亦傷情

江樓晚眺

潮落蚌拼洲霞天雨盡收月來山寺候雲駐  
海門秋野鷺馴舟遠江魚逐餌遊欣然乘此  
興呼酒醉高樓

春夜贈別

剪燭散輕烟催花閣綺筵嘯歌延永夜離別  
定西川莫我畱華月愁人報曉天臨行一長  
揖馬着祖生鞭

西湖

吳越江城外烟霞隔斷塵鐘聲諸寺曉花艷  
六橋春地有桃源景人猶闋苑賓太平遊賞  
樂忘却宦途身

吳興道中

野闊多桑柘湖平祭沃田採蓮花樣女載酒  
葉兒知黃犢青山下綠揚古道邊行行頻北  
望戀闕意慙慙

聖旦早朝應制

拜祝列千官山呼各竭丹龍顏天上喜歡舞

殿前歡壽酒吞瓊液仙桃獻玉盤太平多聖  
制恩賜近臣看

明妃曲

絕色如花壓漢宮萬枝綠裏一枝紅可憐出  
塞和戎去悔不當初賂畫工

舟回江上夜興

滿天明月滿江風誰笑歸船一任空明月清  
風隨受用一場富貴一時雄

蕭相樓

樓中九華峰天削米蒼玉賓主何參差來雲  
自聯續我相唐蕭家八人居宰錄朱欄幾興  
廢下視寒江曲吳侯來居邦事見窘束休  
日一鳳臨風月咏觴足安得附黃鵠一舉遺  
塵俗

香山寺避暑

有客乘新霽雲林共扣扁輕舟過下渡遠水  
漲前汀原隰舍幽靄峰嵐入杳冥誰知得真  
趣獨坐石苔青

題竹山寺

亂山幽藹隔招提杖許相邀入剎逢山樹風  
泉為誰響春城一夜到鳴雞

壘嶂樓

謝公城上謝公樓百尺闌干掛斗牛碧瓦萬  
家烟樹密蒼崖一檻瀑泉流波光灑灑前溪  
滿利影亭亭古寺幽此地近除新太守綠窓  
明月為君畱

許昌梅公詩畧

畢



附錄

許昌梅公詩集序

王安國

志有動乎氣則言出于不得已而可以制後世之法者此詩之所以訓也先王沐浴天下以德而無不能言者則推之於君臣父子之際而情有不盡者乎故曰可以怨又曰止怒莫若詩陵夷乎後世羈臣逐妾仁人君子勢絀身危失國窮處方傍徨瞻顧之時仰而視星辰日月風雨霜露所以為四時之相代俯而視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所以為萬物之相生其感於外者得其理于中遇千人者安其命于天是以怨出于性而不悖于理怒同于人而卒復以命盛哉餘澤之入人也澤竭而

人自為言雖然不繫乎時之治亂因其言亦可以見其志矣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許昌梅公任於景德咸平之時始以文章見用方海內無事真宗皇帝薦功天地東封泰山預扈從賡歌太平君臣之間自為知己公又嘗慨然論朝廷之事逆策西人之變欲以身蹈不測之虜而指日以就功名不能如其志而播從萬里江湖淮海之上後雖入帷幄而公已白首無所施為故其褒揚人主盛德之餘而寫元元權忻之意被之絃歌所以為一時之樂而中自放于山崖水濱隱約之觀遊以去國愛君之思寓之翰墨所以為一身之憂者見之二百九十篇矣宜其聲昭于時而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及焉餘尚何足以為公之

重哉公子清臣見屬以叙故為之書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歐陽脩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余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余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耶惟世用不用爾故余記其始終至於咸平景德之

除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壯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科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勸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仁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于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兵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請自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教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邊將皆守境

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游兵擊賊  
論傳潛揚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  
責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  
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夫所困而朝廷以兩  
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  
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  
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  
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圻  
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  
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  
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  
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  
復為刑部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

奉州曹瑋得胡盧河路無沙可出兵趨靈州  
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  
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  
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  
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  
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  
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  
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  
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  
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  
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喜為詩為人嚴毅脩潔而材辯敏明  
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

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復直於  
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羨時所考進士  
或至宰相或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  
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  
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  
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  
伯世久而諱不明公之皇曾祖諱遠皇祖諱  
超皆不仕父諱逸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  
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殿中丞次曰寶  
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  
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葬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  
八月某日墓公宣州之宣城縣長安鄉峯山  
之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藹無時備與梅公人主之知勇  
無不敗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一歛一失  
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  
考福祿之隆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  
州軍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  
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  
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  
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得臣寶臣輔臣  
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  
後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銘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

銅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已詔曰試我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饋守丁強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寔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璽書授之往詔爾謀至疆勒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盡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晤合阻夷神者公尸點之倅州用獄一青去抗而蘇列國來屏漕輸浙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條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於漢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禪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鄒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輪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胡盧秦有將瑤詔公與俱會瑤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難弗祭後捕而誅自環祖池再副戎車仁宗新涉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殖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堂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銜乘傳臨并超從部秩進直樞密起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點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千中出守于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公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浹日子州西山卜祔而吉公有五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李氏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王介甫所製神道碑  
風歎翰林老埋王峰山陽中天飛白日下土  
開玄堂野花空向笑長夜迥無光慘松悲喚  
鶴高梧慘孤風荆闕遠艸徑山刺牽人裳下  
馬為公拜拂石觀銘章伊誰當作者大手筆  
荆王  
政服齋居閭郡乘見有王前輩經梅翰林  
墓詩遂和  
宋興堯舜理五星羅聚奎兆為人大瑞黼黻  
太平提賢哲蓄叢出立朝如拔薦揚梅翰林  
傑帝祇以天鷄采色天鷄具大名二子齊梅  
公遠承龍象仰天際霓天子奇封謂至今好  
品題峰陽埋玉處想見草萋萋  
奉和昌言眷宿翰林夜涼漫興韻  
絲綸閣下掌王言鳳翥蛟騰勢捷翻入仕莫  
過為學士居身何幸在詞垣地如蓬島多清  
雅人似神仙少俗煩天付才華均我輩故常

者直侍金門

同前

劉筠

肅聽綸音草玉言縱橫筆勢若風翻自矜顯  
官依黃屋誰信精光近紫垣恒願傾陽忠竭  
盡不勝補家寵類煩玉堂直宿清無限曾有  
威風到北門

戴酒肩隨不用提尋幽忘却醉魂迷襟襟一

謝方叔州守

覺進僊夢驚起聞啼山下鷄

醉魂迷襟襟一

奉和梅侍讀送王屯田守廣德縣

方回

占好山川第一州幾年亭想幸來遊院中春  
鶴閣風吹墻下飛花下水流僻處孤吟貯錦  
囊公餘衆賞勸金甌集仙壯觀勞先哲舊賢

堪仍豈必脩元注集仙靈名在州治西五里  
為桐山許有嶺德玉張公何天符中封  
聖湖太守林上侍讀臺日集梅公詢所建後至  
元管已同尹而為廣德路士梅公詢所建後至

許昌梅公附錄

宛陵先生年譜序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學發而為詩變晚唐卑陋之習啓盛宋和平之音有功於斯文甚大歐陽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題其詩稟文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孫子又銘其墓而哀之以文蓋文忠公之知先生猶子房謂沛公為殆天授者是豈容贊一辭哉然昔之君子以言語文字為天下後世所貴重者必其出處語默之際無或少悖於理而後能垂世而行遠此年譜之所為作也張君師曾叔與世為宛陵人著宛陵先生

年譜余得而讀之愛其詞約而事  
備論覈而理明其多以歐陽子之書  
為據依已為詩書之體至於辨魏  
恭邵博之厚誣使先生可作亦  
自喜後之人為能知己者且尤有  
補於世教也抑又考之宋嘉祐  
二年詔脩取士法務求平澹典要  
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為試  
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  
豐魯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  
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  
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然則謂  
為文忠公與先生之功非耶吾鄉  
周丞相定著文忠公年譜學者賴

之此書當與之並行宛陵文獻於是  
足徵矣叔興以余誦習歐陽子之  
書屬叙而刻之不獲辭謝為識卷  
末云  
至元二年丁丑八月既望廬陵劉  
性序

編宛陵先生年譜引

宋御史虛谷方萬里評宛陵先生詩為宋室詩人第一今攷其出處端靜蹈履高淳及乃父兄師友傳授淵源又非魏晉隋唐詩人所能並也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信之况潛珠蘊玉在昔賢實有定論邪僕生也晚幸與先生同里仰瞻切切恒以不得親炙為恨雖然於文獻足徵猶得為聞其風者也輒敢採摭集傳訪咨故老手錄其年譜一帙以遺後之懷賢君子與厥家之紹業仍孫云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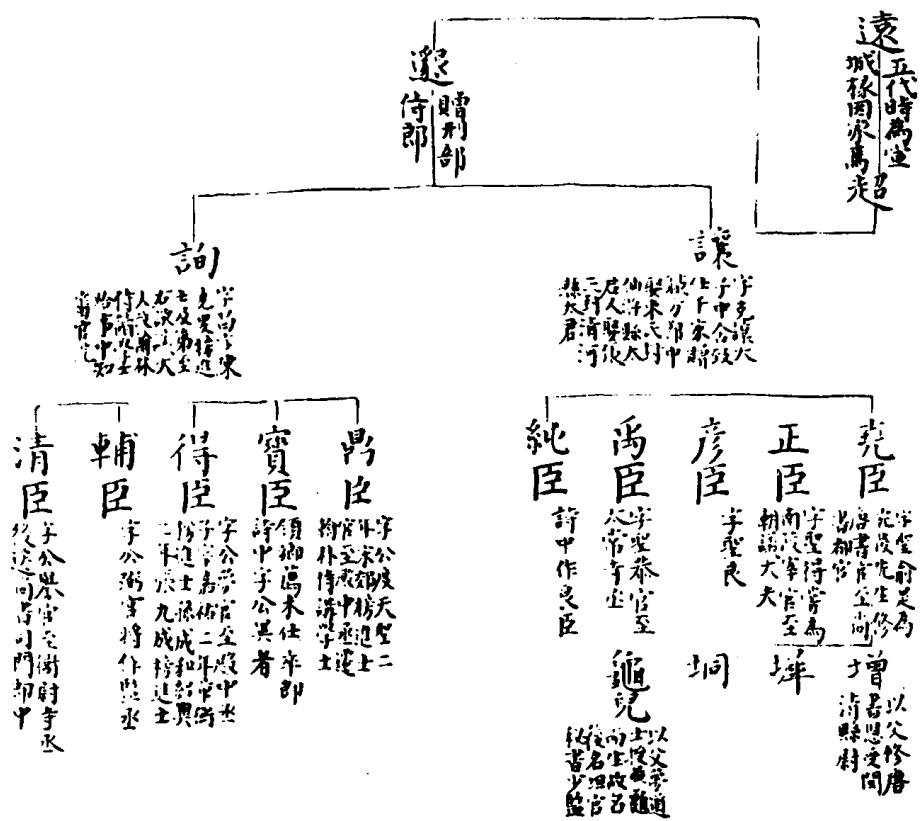
至元元年三月之吉里人張師

曾書

宛陵先生年譜家世

郡後學張師曾述

惟梅氏之先世遠而譜不明在  
 殷紂時有封梅伯者以國為氏  
 後遂泯泯至漢將軍銷南昌尉  
 福始克振於時又久而宋有詢  
 用大臣顯真宗朝於先生為叔  
 父及慶曆嘉祐中天下之言詩  
 者以先生為宗梅氏遂稱著姓  
 矣今頗次其家世如左



宛陵先生年譜卷之二

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

先生以是歲生居宛陵雙溪之間地勢夷  
行即謝宣城所謂平楚正蒼然者也先生  
有手植鴨脚子樹參天百尺蔭地教畝美  
猶及見之後有伐為杏梁者君子惜焉先  
生曾寄鴨脚子都下親友詩云後園有佳  
果速贈當鯉魚正謂此也劉原父題先生  
所居云浚都足賢臣梁園多長者風流先  
慷慨慕意先儒雅子懷無遠近子語抱滿  
漉何不其門稍令容駟馬今其地為郡學  
之南諸孫猶居焉

六年癸卯

景德元年甲辰

三年丙午

祥符元年戊申

三年庚戌

先生十歲宛陵集序云幼習於詩自為重  
子出語已驚其長尤到貢父詩話云梅聖  
俞初戲謝師直詩云古錦裁詩句班衣戲  
坐隔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字

二年乙巳

四年丁未

二年己酉

四年辛亥

錦衣奴至十  
歲讀之方悟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

先生十五歲慶曆四年歸自湖州登疊嶂  
樓詩云伊我去閣里爾來三十秋即謂此  
年也蓋先生發歲侍從父給事公宦游四  
方累舉進士蔭補齋即因而歷仕故云然

天禧元年丁巳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先生二十歲序云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  
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  
之人徒知其詩而已東坡與陳得道書云  
知傳道日謀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材非甚  
習不能工梅聖俞法也蒼溪漁隱云聖俞  
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聖俞詩名滿世身  
試做多  
之效爾

仁宗乾興元年壬戌



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先生二十六歲娶謝氏夫人迺太子賓客  
氏墓誌云布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  
謝氏生子感族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  
器血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肯其衣無故  
新而滌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  
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  
止必怡以和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子曰

增曰塤第四子龜兒生歐陽文忠公作洗  
兒歌賀云月暈五色如虹電深山猛虎夜  
生兒虎兒可愛充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  
詩翁雜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  
之精烏紫氣嘆山生玉水生岸兒翁不比  
他人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才高位下衆所  
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倍常喜不  
惜金錢散閣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  
煌梅氏子范文正公次韻云遙望瑞氣縈  
彩霓上天誕降麒麟兒瑞物等長離  
也事蒼鷹乳虎威聖俞次第五兒育此  
兒良擬馬白眉眉宇秀整頭角聳容光一  
脈通天岸今朝抱洗蘭盆中英物試啼螿  
占知世家學業有源安聖俞才學家得之

我朝文盛殊堪喜才學楊梅動帝里此兒  
而家千里駒當復見奇於天子富鄭公云  
都人引領望雲霓誰識慶雲兆此兒此兒  
初與母腹離視有神光動有威蓋是聖俞  
家積善天齋英物令揚眉不然何以夢羽  
士親授黃龜價倍犀製棚翠彩洗三朝報  
我同官諸友知盤羅玉果列香案夙供我  
輩來賀之雲擁高軒過來喜笑達宛陵舊  
關里此兒李賀真後身但愧我輩非韓子  
公和答云夜夢有人衣校蛻水遙授我黃  
龜兒避場麟龜一夕婦仰看星宿正離離王  
魁東指生斗威明朝我婦忽在蓍乃生男  
子寶秀眉自磨丹砂調白密辟惡辟邪無  
寶犀我慚暮年又舉息不可不令朋友知

開封大尹憐最厚持酒作歌來賀之畫盆  
香水洗且喜老駒未必能千里虛全一生  
常困窮亦有  
添丁是其子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八年庚午

先生由齋即改祠城主簿至明年官河南  
始與歐陽永叔諸名卿定交宛陵集又起  
于此時其事頗與歐集互見故自河南  
以前從仕歲月所賦篇詠不可詳考云

九年辛未

先生三十歲為河南主簿邵氏聞見錄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  
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  
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又  
歐公在洛時賦七交篇謂張推官堯夫尹  
書記師魯楊戶曹子聰梅主簿聖俞張判  
官太素王秀才幾道與歐公為七人其詠  
先生詩云聖俞翹楚才迥是東南秀玉山  
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香草詩人識  
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  
賢寧久滯奔走交友之情于此可見矣魏  
泰東軒筆錄云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  
文雅樂善出于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  
京官屬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

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  
後歐公哭先生詩云昔逢詩老伊水頭又  
云三十年間如轉轂正謂是年也有陪錢  
相公遊嵩山七章并留守相公新初雙桂  
樓太尉公池亭宴會和謝希深會聖宮遊  
龍門過寶應精舍午橋石瀨中得雙鯢魚  
陪希深遊大字院同希深昆仲遊龍門香  
出趙韓王故宅與諸友普明院納涼司永  
叔遊近郊諸詩○今按唐之詩由元和長  
慶以降氣格寢衰流而為晚唐變而為西  
崑先生承其靡麗雕刻之餘遂大振頽風  
獨進古作此王文康二百年之嘆所以興  
也為呼詩至于先生文至于歐陽  
一時復古世稱為歐梅有以哉

明道元年壬申

二月陪太尉錢相公遊嵩山有巖山子晉  
祠少林寺少姨廟天封觀會善寺啟母石  
鞞轅道諸詩是秋調河陽主簿既之官以  
吏事來洛陽歐公送以序云至寶潛乎山  
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于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乎泥玉潛乎璞不與夫蜃  
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揮燄  
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  
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  
美之光氣亦有粹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  
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  
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

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  
驛摺神仕宦雖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  
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于梅君聖俞其  
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  
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于眾人中初為  
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  
士游故因吏事而至于此余嘗與之徜徉  
于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  
必相與吟哦其間始則惺然以相得終則  
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  
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思  
夫潛乎下邑混于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  
而貴于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充氣之輝然  
者豈能掩之哉先生自為詩序云余將北

歸河陽友人歐陽永叔與二三君具觴豆  
選勝絕欲極一時之雅以為別於得普  
明精廬醜酒竹林間是時秋初分得高樹  
早涼歸為韻賦詩五絕九月適判謝希深  
彼詔奉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因與歐陽永  
叔揚子聰尹師魯王幾道遊嵩山見峭壁  
有神清之洞四子希深於足貽書先生述  
其遊覽之勝先生因取其書意論而韻之  
希深又以書答之云忽得五百言詩觀進  
之美如指諸掌則知足下於雅頌為深吾  
徒將不足遊其藩况敢與與降也當時先  
生之詩為諸公所推如此先是先生夢與  
永叔遊嵩邈雨于峻極院賦詩云風雨幽  
林靜雲烟古寺深俄而有自洛來者言永

叔諸公陪希深祠嶽因足成夢中之詩蓋  
其交友契合故精神感通如此云

二年癸酉

是秋先主除德興令因歸宛陵歐公貽書  
云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甚慰又知  
公府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  
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  
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  
誰與敵哉又聞先生除德興戲書云君家  
小謝城為客洛陽裝綠髮方少年青衫喜  
為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  
鴻江南老芳菲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  
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

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陪青驄尾歲月  
倏何忘行樂方未已忽爾聞蘭書翻炎浩  
歸思江山故園近風物饒陽美楚岫烟中  
黃吳蕩波上紫雲邇鄰問里邑上堂多慶喜  
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先生歸途初見  
淮山詩云遊宦久去國扁舟今始還朝來  
汴口望淮忽值秋風惡自是至長蘆江入  
金陵於采石懷古至  
宛陵有遊響山諸詩

景祐元年甲戌

先生德興蓋去冬已之官故燕湖口留  
別弟信臣詩云少也遠辭親俱為異鄉客

昨日偶同歸今朝復南適南道畏簡書叨  
茲六百石觀此則留宛陵非久也永叔答  
先生書云販舟船至得書甚慰僕來京師  
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  
聊賴憶洛中為感况爾南北一異維艸鬱  
復誰道耶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此  
比得書甚畧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  
疑情與頓損也今以先生詩集考之於德  
興絕不見所作此  
歐公所以訝爾

二年乙亥

是春先生以德興令知建德縣先是縣麻  
護以藩籬不營版築吏得戶率為松先生

始作新墻有詩又有春陰春晴對月五日  
登北山望競渡姑蘇謝學士寄水蘭堂官  
醞九月見梅花卷陳五  
進士遺山水枕屏諸詩

三年丙子

先生三十五歲是年立春在元日有詩時  
天章閣待制范仲淹權尹京邑以直道自  
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  
五月斥守饒州司諫高若訥不救言歐陽  
永叔貽書責之若訥以其書聞生敗映州  
夷陵令余安道尹師春繼上書直仲淹後  
被逐常時天下以四賢稱之先生有寄饒  
州范侍制開致陽永叔謫夷陵開尹師春  
誦富水及四禽言諸詩按于後志歐陽公  
之誦以八月癸丑過蕪湖甲寅乘風晝夜  
行丙辰已至江州先生遂不果見後改公  
移乾德先生寄詩云始謫夷陵日當居建  
德年一書寬逸客四詠繼桐賢自謂臨江  
激相逢莫我先安知貪桂席不肯暫迴船  
謂此  
時也

四年丁丑

范仲淹徙潤州約先生遊廬山以事不往  
作詩謝之仲淹過池陽於其坐中賦河豚  
策力雄贖遂為古今絕唱又  
有和詩前遊齊山寺諸詩

寶元元年戊寅

是春先生解建德宰徐元與遊至峰山溪  
上同遊以詩留別李君而歸未幾赴京與  
馬秘書約同行遂離蕪湖至觀頭橋有寄  
建德徐元與云才子方為邑千峰對縣門  
則知與先生交承者元與也夏至汴中  
廟子灣有白籠憑險為波潮以驚其上  
作辭以道之九月至都下有對雪寄永叔  
師魯和劉敞秀才諸詩十一月天子朝  
太廟先生上裕禮頌聖詩賜以獎諭勅  
梅堯臣省所進裕禮頌聖詩具悉兩學優  
粹行懿而淳以詩自名為眾所服矧乃詠  
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

二年己卯

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  
嘉政茲獎諭想宜知悉  
歐公與書云今春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  
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聖俞久滯州縣  
今而奉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不知聖俞  
美任何處又云見邸報有襄城之命當與  
謝公偕行耳先生自叙云己卯三月紫微  
謝公守南陽時余得知汝州襄城縣而未  
及代期遂從謝公以行五月永叔自乾德  
謁告來會留旬日而還有南陽謝公祈雨  
紫微坐中賦安筵山送永叔歸乾德寄政  
陽永叔四十韻諸詩九月方之官有送別

康定元年庚辰

子思宰巫山襄城對雪挽南陽謝紫微諸  
詩是冬歎公自南陽至襄城先生郊迎訪  
及謝公相與流涕焉後歐公書云見與謝  
家書甚詳云買洪氏庄與卜墓市崖業又  
云減俸為助此符聖俞患于力弱不能厚  
報知已而發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  
損爾幸思之也洪氏庄極佳不須聖俞獨  
囊索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自可以辨爾  
望聖俞竭力幹之  
祭文乾詩極佳

是歲七月汝水暴至溢岸先生親率縣徒  
以土塞郭門居者知其勢危皆結庵于木

末作詩自欲詔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  
為箭手用備不虞上下愁怨天雨靈靈作  
田家語再點弓兵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  
死者石餘人作汝墳貧女詩又有卧羊山  
昆陽城老牛坡葉公廟和李君讀余注孫  
子諸詩政公書云孫書註說日夕渴見已  
經奏御敢借示否後歐公作先生注孫子  
序其畧云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  
柱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吾友聖俞常評  
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  
之師司馬九代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  
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  
有法而注者汨之乃自為注吾知此書當  
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

慶曆元年辛巳

聖俞多為又呂原明記胡先生環在仁宗  
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  
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  
子監直講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  
復以下皆明經者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  
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  
知仁義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  
之術于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三二百  
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  
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先生四十歲六月從父翰林侍讀學士給  
事公卒于許州先生遂解襄城宰頃之往

鄧州墓謝希深未幾得官吳興秋晚南還  
歐公贈詩云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  
無二三吾交蒙俊天下選誰得蘇美如君  
兼詩工饒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  
編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蒙夷變嗟余貧  
賤不敢薦為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  
亦好往和玉瑄如英威先生醉別永叔云  
到君宮舍欲取別君惜成去頻增喜江湖  
秋老鱖鱸美歸奉甘旨誠其宜道經壽春  
為宋廣平賦望儋亭詩過揚州宋諫議庠  
道白鷺作詩謝之次次洲值海沙初落因  
借小舟遊金山寺僧乞詩又有瓜洲對雪  
金山並芝二僧  
揚若見訪詩

二年壬午

歲日旅泊家人為壽詩云舟中逢獻歲風  
雨送餘寒滿人相慶拜共坐列材雙至京  
口裴如晦刁純臣二君雨中來訪相與唱  
和又有甘露寺舟中對雪諸詩自是發丹  
陽寄徐元與云別君忽五年相望非一日  
謂解建德宰時也三月監湖州鹽稅時胡  
宿為太守遺先生牡丹以詩謝之自此與  
武平數相唱和又冬雷詩云我今來江南  
歲曆惟建午和陶元之聽月上人彈離騷  
云粵教祥之陽月兮客鼓琴吾與聽皆謂  
也此年

三年癸未

是春先生之兄公度以先生嘗語洛中花  
品而吳興之人不敢以花為言值風雨經  
時花期又過有云去年三月來吳中欲擬  
看花無與從今年二月花偏發於洛陽多不  
雨與風前日清明要尋賞謂齊洛陽多不  
容吳也武平解官湖州述其作新塘建興  
梁之美以送之又和其別後見寄詩  
自武平之去先生之詩和者寡矣

四年甲申

先生賦牡丹云洛陽牡丹名品多自謂天  
下無能過及來江南花亦好絳紫淺紅如

舞城所以解去春之嘲耳又云明年更開  
余已去風雨摧殘可奈何又惜春云此身  
不及深溪水隨得殘紅出武陵則有賦歸  
之意矣四月解官歸宛陵有早夏陪知府  
登臺嶂樓詩云新篁未掃籜又云春餘眾  
芳欲謂初夏也未久赴京師至邵伯堰王  
君王邀先生同餞王仲儀赴渭州經略於  
席上賦詩送之句甚雄傑七月七日次高  
郵三溝謝夫人沒于舟中先生悼七詩云  
結髮為夫婦于今十七年八月過睢陽謁  
雙廟迺至汴都蔡君謨以右正言出知福  
州送以古劍篇蘇子美坐鸞故紙賽神得  
罪賦雜興寓意又按謝夫人沒後政公為  
墓誌其略曰慶曆四年秋子反宛陵梅聖

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  
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且曰吾窮於  
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  
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  
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  
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能  
盡商確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  
有調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  
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則悅否  
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  
之耶惟以道德為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  
飲而惟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  
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于江淮  
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

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  
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  
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其文字可以  
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沒  
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  
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  
享年三十七二男一女梅氏世墓宛陵以  
貧不能歸也墓于潤州之某原今先生墓  
塋中有三塚又自潤而還歟

### 五年乙酉

歐公寄先生詩云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  
傳車催去闕是時漸秋嫩正肥恨不一醉

### 六年丙戌

與君別又云到今年來三十九怕見新花  
修白髮是歲簽署許州忠武軍節度判官  
自序云乙酉六月二十一日予應辟許昌  
京師內外之親則有刁氏昆弟蔡氏子反  
人則胥平叔宋中道裴如晦各務教酒送  
我於王氏之園盡性而去又云延平任君  
適往者登進士科入許帳後二年子被太  
原公辟與君為代有荅裴如晦送序意開  
封阻淺六月二十九日夢登河漢日強  
通判桃花廳送內弟滁州謝判官諸詩

先生四十五歲是歲暫入京寓安上門外  
與裴如晦胥平叔輩相見時刁經臣將歸

### 七年丁亥

南徐許先生尋謝夫人墓地親朋以先生  
兒女幼穉共勉妻刁氏為夫人有新婚詩  
迴許時晏元獻守汝陰先生見之將行公  
置酒韻河上因言古人一句中全用平聲  
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及  
字詩先生既引舟遂作五反體寄公五月  
二十二日晝寢夢謝氏和資政侍郎湖  
亭雜詠詞花啼鳥諸詩今按宣城誌錢醇  
老文云刁氏金陵人父渭都官員外郎適  
與歸聖俞聖俞所與遊皆世備人歐陽公  
調滋味以稱其君子之心聖俞過諸公飲  
已夜乃歸刁氏迎俛屏問恐不及聖俞卒  
哭三日水漿不入口過飲食誦佛書領諸  
獄廬墓側以終其喪隨其子增官閱清及  
其夫遠日輒蔬食如居喪之初逾月諸子  
泣諫乃止初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二  
男曰惻曰道兒歸田錄云聖俞以詩知名  
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勅修唐書  
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惻惻入布  
袋矣刁氏對曰君之仕宦何異  
鮎魚上竹竿聞者皆以為善對

是歲歐公於滁州作豐樂亭致書云因飲  
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數百步  
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而高峰  
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

八年戊子

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  
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  
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  
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  
紀已作一記木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  
寄去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其寄  
題豐樂亭詩為此而作也又有寄題蘇子  
美滄浪亭與道損仲文子華陪泛西湖諸  
詩先生又自叙云九月十六日自許昌解  
官迴至京師胥平叔來中道送於郊外有  
云今日至國門二子來迎我在京有送王  
宗說寺丞歸南京對雪憶  
往歲西湖訪林逋等詩

先生為國子博士賜緋魚有云陸陀四十  
七腰間始懸魚苗袍雖可貴髮短齒已疎  
是時蓋欲以君賜榮親且以刁氏歸親遂  
買舟南還刁景純期於水門再別先生以  
風雨不克往遂行有夜泊虹縣同施景仁  
太博河上納涼書事又與景仁詠泗州普  
照王寺古檜舟次山陽與王宗說寺丞相  
見寶應道中賦詩甚衆五月過高郵三溝  
有云甲申七月七未明至三溝先妻南陽  
君奄化向行舟戊子夏再過感昔涕交流  
時歐公守維揚萬宿進道堂論文又詠永  
叔文石硯屏別去過長蘆至金陵懷古早

皇祐元年己丑

發慈姥磯詠望夫石又過福山磯入港至  
宛陵謁昭亭廟有云眷予來故鄉潔齋陳  
奠筭先生父中舍君墓誌云堯臣來歸朱  
衣象笏侍君倚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  
正謂此時也初先生嘗許佐陳州晏相公  
幕未幾復行與親舊別昭亭潭上有云吾  
與丞相約安得不顧期是也舟次姑孰江  
口知刁景純歸逸與相見至揚州復與歐  
公會晤時近中秋邀許發運具先生說月  
且云仍約多為詩雅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歐公既命來嵩嵩其真又令畫先生像相  
對其交情之厚如此自是別去宿邵伯埭  
八月二十二日又迴過三溝為之惆悵二  
淮陽韓信廟賦哀王孫自濠梁過荆塗二

山九日次壽州有云登臨不學孟參軍帽  
墜山風賞嘲紙又自勻陵入潁州十月簽  
署陳州鎮安軍節度判官有詩  
晏相公花園小飲及諸唱和詩

先生丁中舍君憂歸宛陵歐公墓誌云故  
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  
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  
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耻榮祿易欲行  
其志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  
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媿於心者吾  
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  
朋友以信守吾坟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



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  
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  
子六人曰亮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  
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亮臣有  
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  
為太子中舍亮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  
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  
朝夕以輔吾老願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  
為吾榮若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  
享年九十一康強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  
朔卒于家今墓在宛陵之南十里松林之  
原而先生之弟正臣嘗為南陵宰其時先  
生以詩送云新買紫驕馬言歸清江是  
也是歲有記歲詩云買臣四十八猶苦行

負薪我免以樵給貧居年與均八月十五  
夜有懷云緬懷去年秋是夜客廣陵今來  
宛溪上聊以故歲徵又冬至感懷云御  
哀想慈顏感物哀不平皆宣城所作也

### 二年庚寅

先是歐公有卜居清穎之志屢形於賦詠  
至是約先生買田於穎而後來居穎之時  
宜不能久也蓋先生官於四方沒于京師  
而又歸葬於宣城故其子孫之在穎者不  
可復考矣是歲有寄題歐公蒙泉亭云吾  
年將五十尚未暇請易與諸弟及李少府  
訪廣教寺文鑿師因尋古石盆寺其菊裝  
休井存焉賦詩記其事又十月二十一日

### 三年辛卯

得許昌晏相公書云哀憂向二年羽舊誰  
與書致忘大丞相尺書俾我廢又得餘于  
李尉書錄示唐人于越亭詩  
因以寄題今塞迹歲于梅氏

先生五十歲是春先生服除聽若訥上人  
彈琴云祥哀已逾月遇子彈為琴鬻別乾  
明寺僧云自余對哀歸不與人事故兩至  
此飯僧華宇何曠曠今我將還朝方丈一  
登臨別施八評事云三歲守唐次兩迴來  
澗邊拜壇經田家云今我還朝固不遠紫  
宸已夢瞻珠旒將行賽昭亭祠喜雨云莫  
言春作遲但念寒灘阻願來溪沅深洶沛

隨徽俎二月十三日發昭亭又云我無農  
畝勤千里事行役寄謝昭亭神果不吝深  
澤蒼遠觀禪師贈別云今年輒五十所向  
唯直誠近因喪已除偶得存餘生強欲活  
婁子勉為事但征五月至京師與王正仲  
飲云我來自楚君自吳相與泛波御舳艫  
時大廷屢薦先生宜在館閣仁宗曰能賦  
一見天顏萬人喜却迴宮路樂聲長者手  
召試學士院九月庚申賜同進士出身仍  
改太常博士胡武平以詩贈先生且序其  
事云聖俞太博與張陸二學士同昌試於  
禁林綱日二君帖校理之職聖俞登俊造  
之科議者有不得非道山之恨聖俞恬淡  
獨喜所得因占長句以廣美意賦就甘泉

客薦桓獨攀詵桂向秋風抽毫同豫三英  
坐換骨裁爭一轉功瞥見靈籀居水許  
人閑倦犬在雲中歲十御史唐介英州  
別駕月宮因是歲十月御史唐介英州  
張元節今世後九女載未一此小人  
先聖知佐聖遠河宣陽幾世有本誠  
使先聖知佐聖遠河宣陽幾世有本誠  
時而改命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之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後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中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不中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時不中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人時不中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之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後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時不中及聖相官事遂相相也何堂使有本誠

四年壬辰

生肌七月十六日赴庾直亦云何似長征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衆豪輪糧來萬國積庾下千艘又云曾非  
先生監永濟倉有神武立四極收兵銷  
先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雀與鼠何彼太倉為子年過五十度寢冰

五年癸巳

人沙塵聽刀斗是也足歲有觀何君寶揚  
郡即中知潭州李審言遺  
酒江鄰幾避暑采茨諸詩  
是歲歐公貽書云開中不曾作文字祇整  
頓了五代史成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  
思吾兄一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奸人  
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奸人  
不見其雅重先生若此有垂拱殿起居閣  
南捷京師逢青梅花江隣幾邀觀三館書  
畫諸詩是秋先生之母張氏沒于京師按  
先生墓誌云母曰際游縣太君東次又云

至和元年甲午

清河縣太君張氏沒則張氏者先生之繼  
母也是時中舍君沒已五年先生既為長  
子後七年而亦卒其為繼母明矣但東氏  
之沒與葬蓋在先生官河南之前故於詩  
無所考而先生事繼母至孝有云身許就  
遠祥况復奉阿嫗又云予生五十二再解  
官居憂頓李廷老劉原父諸君賜贈經營  
甚至裝如晦為墓誌楊元明蒙蓋於足買  
舟護喪歸宛陵其見於寧陵阻風雨之詩  
途中又有新霜感雪中發江寧浦至采石  
阻風宿大信口泊昭亭山下諸詩寧陵詩  
云小子雖不令長養息冒鼎為繼母可見

張氏太君之墓在今宛陵城南之柏山其地始名雙羊山所謂風雪雙羊路是也先生詩序云去臘憶靜山僧寄樵樹子十四本栢樹子十四本種於新校有云樵相移皆活風霜不變青又云東邊夾路少更致倘能令後隱靜懷賢自携栢栽二十餘本種與會慶堂即今之僧寺中也故新開坡路詩云欲為蘭若處松栢屬吾家蓋居僧以守莖後遂為寺栢山之名實原於此又嘗種碧映山紅於新校亦有詩今先生之墓又在其傍昔人題詩云白雲憐有母芳草瘞何涼言栢山梅氏之墓非一所也是歲有十六日會靈火夢與蔡紫微同食櫻桃萬松亭虎窺泉與王仲屯田遊

廣教寺九日陪馬殿院會登嶂樓馬御史酒闌一夕而西因以寄之有莫打鴨送郭公甫還青山諸詩

### 二年乙未

是秋先生母張氏服闋赴京和丁元琮見寄云我從江南來挂席江上正又云道路何遲迴季秋越孟春是也

###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五十五歲是春淮上遇風杜挺之先至洪澤道人來迎遂宿洪澤會泗守朱表

臣同遊樊氏園行至七里灣表臣送芍藥及櫻桃阻淺王平甫來飲與劉原父相遇晴唱至京謝永叔內翰詩云昨朝喜我未得謁帝明光宮尋除國子監直講翰林學士趙栗吸歐陽脩十餘人列言於朝曰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谷在蔽賢伏見大常博士梅堯臣性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賂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切見國家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望依殊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誅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故有是命說者

謂歐文忠公與先生交友三十年雖深服其詩曾不力為薦引使窮老不振為後世所疑余觀文忠嘗云嗟子身賤不敢薦又云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正謂此年也其可見者如此是歲有和承叔感興五首送石昌言使匈奴和中道觀車駕朝謁景靈宮賦閣門水朝堂宿齋當世家觀畫永叔白兔桃花源諸詩

### 二年丁酉

是歲歐陽永叔與韓子華王禹玉范景仁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先生為參詳官時承叔疾時文之說異銳意欲有以救之適先生得蘇子瞻刑賞忠厚之至論愛之

三年戊戌

臣以視求叔求叔大喜欲以冠多士疑門  
 下曾子回所為乃真第二後子晤謝先生  
 書云執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  
 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  
 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辭想見其為人  
 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今  
 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  
 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  
 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  
 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而取焉向  
 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  
 知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  
 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淳樸而無怨

言此必有樂乎斯道也執願聞焉先生以  
 書示永叔答之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  
 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吾徒  
 為天下所慕如執所言奈何動輒踰月不  
 相見執所言樂乃脩所得深者耳不意後  
 生達斯理也子瞻山是始有名矣有禮部  
 唱和及送曾子固蘇軾七月九日大雨寄  
 永叔哭孫明復挽程文簡公諸詩晁氏客  
 語云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  
 壁云不上樓來經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  
 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非聖俞不能先  
 生既日課一詩凡若此類必散逸多矣

四年己亥

吳歲歐公與韓忠獻書云竊見國子監直  
 講梅某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  
 善宜不待脩言固已知之久矣中外士大  
 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  
 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  
 舉一美事也脩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  
 言之雖公而不敢淺公賜擇焉冬禘于太  
 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  
 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不報有元日  
 閣門拜表過雪呈水叔王樂道立春早朝  
 錢君倚日本刀月蝕送李若錫使契丹吊  
 慰送朱純臣使契丹奠祭送次道學士知  
 太平州送江陰僉判晁太祝送楚北  
 田知秩溝送王即中知江陰諸詩

先生同修唐書次韻王景彞喜予赴修書  
 云荏苒十五載探討日已精如何力引我  
 我本學專經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慶曆  
 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又命編修  
 官六人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領百  
 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書成聖俞先一月餘  
 卒詔官其一子於是長子增授開清尉後  
 奉繼母刁氏之官是歲有歲旦呈永叔送  
 韓玉汝知洋州門人歐陽秀才還江西答  
 來上人春日即事和范景仁殿中雜題諸  
 詩

五年庚子

先生五十九歲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按墓誌云嘉祐五年四月乙亥聖俞得疾  
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  
疾者駟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  
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  
臣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上大夫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  
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  
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瓜  
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  
城今墓在城南栢山章友直篆墓表山東  
有寺以奉瀝掃嘉祐六年歐公賦感二子

詩云黃河一十年一清岐山鳳鳥不再鳴  
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然收雷聲蘇謂  
舜欽也王荆公哭先生詩云詩行於世先  
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文辭感激多所憂  
律呂尚可諧嗚球先王澤濁士已偷紛紛  
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  
施再流萬生梅公應時求誦歌文武功業  
優經奇緯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  
獨辛苦不能休惜無來者人名道貴人憐  
公青兩眸吹嘘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  
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  
樓樓孔孟墓魯鄒後始卓落稱判丘聖賢  
與命相存才勢欲強達仍無由詩人况又  
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公窺窮厄以身

授坎珂坐老當誰尤嗟吁豈非善謀虎  
豹雖死皮終鬻飄然再喪下陰溝粉書軸  
輜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  
聲詎司馬溫公亦有詩云我得聖俞詩於  
身亦何有名字紀文編他年知不朽我得  
聖俞詩於身果何如留為子孫寶勝有千  
金珠後慶元下已南郡滕珂彥可為宣城  
丞嘗訪栢山感今懷昔慷慨賦詩其一曰  
百年詩老卧空山猶憶當時語帶酸贏得  
兒童喚夫子可憐名位抵都官手編新史  
唐文備骨立殘碑漢攜漫落日牛羊上丘  
壠草埋翁仲獨我冠其二曰宛陵城南栢  
山寺行到西廂見舊祠人物欲觀嘉祐老  
銘文空有醉翁辭銀章粉墨誰舒卷金燕

琳琅自陸離每見河豚起春岸永懷風致  
細哦詩至嘉定己巳南城周伯熊教授宛  
陵明年始率在學之士於暮春之初致祭  
于墓乃繪像更祠又明年復祭如初於是  
刻石紀蹟其言曰自此遂為故事庶幾古  
之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余聞之長  
老由周君以來祀事遂盛太守躬率其屬  
與教官諸生及梅氏諸孫至墓下祝與興  
拜既事相與觴詠題名而退當時名卿大  
夫懷賢起敬如此丞相文公天祥尤深致  
其意祭文有云大江西南東實倡古文西  
歐陽東則先生上追韓孟下啓蘇曾先生  
在天斯文有靈僕生也晚實蘇曾先生  
有命來守公邦感時改火爰薦苾芳詩云

蒼蒼宛水陽鬱鬱都官墳喬松拱道周緣  
 瑩茁芳蓀古時北却嘆白楊邀游魂大雅  
 獨不墜脩名巽乾坤再拜墳上土躡履  
 諸孫握手慨以慷而有與刑存淫注生騏  
 騶荆山產璵璠悠哉清渭流春言保其源  
 實咸淳庚午也又通判翁逢龍詩云樵牧  
 指空墳荒山老栢根白雲隣有母青草瘞  
 何孫身受一窮厄詩清千古魂年三月  
 墓鄉杜時芳樽邑丞尹煥詩云開闢宋文  
 章歐梅日月充詩魂杏何在儂骨朽猶香  
 野寺花仍發空山栢自蒼禽言至今苦亦  
 自嘆妻涼教後趙與卸詩云陰廊鍾鼓畫  
 沉沉苔把殘碑寸寸深桑落杏花三月路  
 菽芽揚絮九原心宛陵風景多非昔夫子  
 詩名直到今回首故山霜露感夕陽馬上  
 一沾襟增教曾士俾詩云南豐曾出公門  
 下今日親陪過宛祠二百年來無此作四  
 千里外亦相師邦人能說梅家譜天下事  
 傳春雪詩况有文忠題品在無窮生意發  
 孫枝如邦人周紫芝郡守別朔齋教授文  
 天祐暨元朝右丞燕公楠承旨閻復憲使  
 盧摯祭酒鄧文原御史王德潤諸鉅公皆  
 有題詠先君敏中父亦嘗為郡學祭文云  
 惟先生詩人之名著於天下夫子之名美  
 於鄉邦斯名也豈直以詩而已哉自洙泗  
 而下得之者幾何人而先生得之必有以  
 也歐陽氏謂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  
 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

其詩而已嗚呼茲其所以為夫子歟然則  
 先生之名既不獨以詩而大先生之詩亦  
 豈待後人贊美而傳姑載其一  
 二以見夫高山仰止之思云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八世孫奕芳校正  
 八世孫致和繕寫

宛陵先生年譜卷之二 畢

宛陵先生文集拾遺

手書題于越亭送君石秘校二章諸名公賞鑿不一

讀會慶堂記愛親之心惻怛獨至養盛神完宜若至今存也不肖一科識

得餘于李尉錄示唐人于越亭詩因以寄

題

餘水之干越之鄙築基相對琵琶尾琵琶日  
日有秋聲鴈過洞庭風入蒨南斗憂湖波不  
起長刀刻峰碧耳耳嫖城夜出在寒谿青銅  
瑩磨光幾里朝因吳客愒蒲輕滿紙如蠶書  
可喜

送君石秘校尉河內

古縣太行下老槐三四株以言新作吏不似  
舊為儒黃綬心猶壯青雲志豈無漢朝吾遠

祖不道此宮麓

雙羊山會慶堂記

余以附城之也勢勝神靈所栖故建閣曰寶  
章以嚴帝書為堂曰會慶以安吾先君先叔  
畫像有僧澄展願歲時奉香火澄展先叔於  
其有思雖然抑之不欲背本堂之前許其置  
佛俾報恩奉佛兩得焉况吾之親域在其右  
欲因以固護初余一發意吾鄉孝子義士咸  
助以資噫愛人之愛親者知其有親也不愛  
人之愛親者知其不有親也不有親則孟  
子所謂慕少艾慕妻子慕君者歟余老矣慕  
親而不可得見噴傍之草樹不敢慢常若  
吾親髣髴在其下唯恐今傷一草樹切切焉  
不忍去欲常居此則業為上官欲致為臣又

無以自給僧能專事藉以守之守之必精潔  
其宇無令棄俗趣而樂處之余之存心者此  
耳堂之經畫始終由吾里人張景崇景崇力  
為之者愛吾有其心以吾貧不能自為也眾  
人亦由景崇然後從而愛之愛他人之愛親  
者於其親可知矣吾不得書以示後人知  
吾卿之多禮義又書其姓于石陰至和二年  
八月初吉宛陵梅堯臣記

拾遺畢

附錄

宛陵先生詩集序

余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  
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  
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巖  
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  
徃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  
怨利以道窮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  
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  
者而後工也余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  
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因於州縣凡十餘年  
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  
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

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  
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于世之人  
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  
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  
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  
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  
其幸得用于朝廷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  
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尚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  
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知其  
工不和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  
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  
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

作次為六十卷余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  
得之適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  
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  
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所藏擬  
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卷嗚呼吾於  
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慶曆六年三月  
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事廬陵歐陽脩叙

注孫子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汪  
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  
注者尤多武之書本于兵兵之術非一而以  
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  
短長其設施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  
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法皞最優其說時時

攻牧之短牧亦慨然喜論兵欲試而不得  
者其學能通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  
世善用兵稱曹公嘗與董呂諸掾角其力而  
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  
兵千里每坐計勝敗以成笑諸將用之十  
不矢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  
以新書從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  
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  
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  
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伯諸侯夫使  
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  
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  
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  
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



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代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第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挾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其說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趣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廬陵歐陽脩謨

上梅直講書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謨  
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

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

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問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而聞之人執事爰其文以為有古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客非親舊為之請薦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退而思之賢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饒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

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題宛陵書院

程敏政新學士

自從刪述來詩道幾更變騷些無遺聲漢魏起邵彥謝鮑及宋沈入眼已葱菁穎波日東馳李杜出而殿當時多渾成豈必事精鍊云胡倡唐音趨者若郵傳坐令詩道衰花月動相眩千載宛陵翁惟我獨欲羨翁辭氣古雅翁才亦豐擅一代吟壇申張上力不倦遂使天地間留此中興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耦善紛紜較唐宋甄取失良賤無乃久浸淫曾靡得真見渺渺歲將夕南來宛陵縣頃首升公堂松竹猶春春感慨撫陳跡江水一再奠

我心風景仰我學誠機線上想三百篇斯境  
復誰薦

重刊宛陵集序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容謂余曰  
郡學請鐫板印書公爾意否乎乃問其目曰  
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  
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  
棠不與言但以瓊一本水一盃置戶屏前抱  
兒伏於戶下恭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板瓊  
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  
行之漢陽大治余殿北邦之初學官諸生以  
學校為言今客又以聖俞公詩集為言客  
其吾之任棠也欵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實

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  
文以為論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亮敢  
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  
董其事錢板既成請序於余余豈敢辭聖俞  
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涇泳  
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陽  
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叙鏤板之  
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  
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  
千一百戶汪伯彥後序

題宛陵集後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  
六十卷今宣城太守袁旭廷輔所重刻也何

為刺之表先賢以儀後進者太守職也始宣  
城郡政久弛袁君至殫志竭慮藉森滌穢暮  
歲之間橫民以嚴良民以安修舉學政爰興  
教化表章先賢風勵多士於是修都官之墳  
率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  
莫或知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  
傳聖俞當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  
詩名特盛於時最初王文康公睹覽之歎曰  
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歐公尤深相與充  
審時有擬歐梅於韓孟者非宣城山川靈秀  
之所鍾歟今天下學士君子皆知聖俞為宣  
之傑出顧宣之人有不能知此袁君之心所  
不容已也聖俞平生所著又有唐載二十六  
卷詩小傳二十卷注孫子十三篇又嘗編修

唐書此亦後來宣之人所當知也因併及之

正統己未冬十一月乙巳朔光祿大夫少師  
兵部尚書兼

莘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題

宛陵先生梅聖俞祠亭記  
改作梅聖俞祠亭記  
不可得而見得見其象者斯可矣余治宣之  
明年政舉仕優欲得表章先賢以勵後進為  
學政倡求不負為守臣職也仰思間適梅氏  
子孫以事見因訪其所始知先生有祠亭  
在栢山依於其隴非明目肅楮帶往瞥見亭  
柱如槎四壁斗立而中存斑剝之畫像者三  
俯拾莽中敗木主視鏤曰先考太子中舍贈  
職方郎中梅公諱諱曰先仲父行論事中正

奉大夫梅公諱詢此二座者蓋先生存日為  
奉先思孝而立歟其一識為先生之遺像既  
視行展謁禮甫畢且詣墓而式之仍環視其  
址慨然嘆其荒涼莫有表者何由歎動後進  
而宣教化耶震孫决為經營於改作模繪舊  
像於中以使若家之子孫有蒸嘗之所若邦  
之士類有景仰之標兩用其極庶無疎吾之  
職云時大宋寶祐甲寅秋九月十有三日渤  
海劉震孫記

重修會慶堂記

栢山有會慶堂為吾梅先生奉其父叔之祠  
也故中室置二畫像在後先生歿其家人亦  
奉其神而合祀于堂蓋堂作于至和二年時  
仁皇之御極也今天下所奉已更咸淳之五

朔顧于甲子計過三匝矣為風雨所穿漏其  
棟宇生菌者殆半於此所幸未盡傾乎奚可  
以昭事先生者殆半於此所幸未盡傾乎奚可  
大德垂大名而不得大用至於死而制廟血  
食曾弗與僅偃然於歿教於其父叔之祠  
而其祠又若此是可不哀也已天祥自志學時  
切慕先生之大名恨不得一見其象者可以  
崇之矣今幸叨守先生之御土既得吊於墓  
下又常拜於祠中夙願諧也亦有表崇而作  
興之是近誣先生之神為是不恤清議亟所  
官中之冗屋易其堂而更新之急猶有未足  
仍捐俸買材木築大門於外而中翼以兩廡  
以處其子孫之族莫食者凡此非直為美  
觀也不如是不足以稱先生奉先之心於地

下不如此不足以白子表崇之誠於今日既  
成刻石於堂書以告諸後之人當有嗣焉孝  
咸淳五年三月朔知寧國軍府事廬陵文天  
祥記

范吉駭始人

復梅氏會慶堂記  
舍公暨叔父翰林侍讀學士公畫像也僧有  
素德學士公曰澄辰者請唐其備而司守奉  
先生以其絕俗慕義必克專事遂委之且聽  
像其教於堂左以弗違其志其地舊名雙羊  
山巖切郡城據形勝之巖而其二親東氏張  
氏墓亦在焉先生親親為孝之心深且切矣  
堂翔於宋至和間侵尋歲月人非世改事往  
言埋附寄者反見宗而先生家舊物亦皆翔

之壯同去矣噫惜哉幸有三先生兄弟父  
子間聞望昭晰在人耳目至宋季文山先生  
為吾道振墜追想夙聲尋索舊址復作斯堂  
而故事一新人心翕然交會胡元渾夏而後  
俗鄙風漓趨向賢而其餘地又漸奪於佛者  
流行道相指策問騎遊以遊者皆惟曰栢山  
寺也堂之名遂派矣茲在再百餘年至國朝  
正統間郡守袁公旭嘗事修舉而堂終不復  
子以弘治改元承乏守此早夜究心志在復  
訪古今賢人君子持表慕之使郡之人皆知  
所瞻仰而自奮焉卓卓乎照耀千古誠可以  
覆齊之文章德業卓卓乎照耀千古誠可以  
模範後學而振作志士者乃詢其崇祠之所  
而宛陵之裔孫淑奉其家譜以進讀先生會

慶堂記文然後人知先生愛親之念至誠惻  
怛而一時人心鼓舞向慕先生亦且自慶得  
人心之同然詎謂致有奇偶時有明晦而或  
振或湮不可常者有如此若是載據郡志詢  
諸故老言皆如之遂之柏山巖故地復作會  
慶堂題其門加梅氏二字於中舍學士二公  
之次加附先生又釋源地構一小亭榜之曰  
景梅以舒予企仰之意而二公之生氣尚凜  
凜射人宛陵先生篤孝之念感激乎人心之  
同然者如此且予因謗薄無似不能步驟選  
踏萬一尚惟郡之士廣聞風興起將駕慕有  
歸造請有則而他岐不能為之惑矣既訖上  
可免馬逐不辭而為之書淑在諸生循循有

造日緒曰慎曰黃皆可進而其父兄宗族龐  
眉皓首衣冠縉紳彬彬乎不下數百楮梅氏  
之澤亦可謂遠且感哉若三先生之茂才盛  
德有文忠政陽公雄文在是為記  
復景梅亭記  
亭故在城薰化門外西南一里許雙羊山下  
郡守天台范公栢軒創于大明弘治庚戌以  
宋尚書都官梅先生聖俞會慶堂墓域所在  
創斯亭所仰也歲久傾圮太守黃州楊公  
鳳以屬之通判蒲陽林公康嘆曰亭與墓祠  
蔽於佛宇僧寮若不相屬然過者知有寺而  
已不知寺為梅守墓而設也遺墜不振何以  
別正妄與廢之宜為是亞捐俸買木石往營  
之作亭一區下楹棟強半翼以扶欄四向軒

豁丹聖甃蓋煥然一新仍獨范公景梅亭區  
于楮築甬壁以節觀者浚舊溝引水相映帶  
架石梁以便涉芟剔蔽虧通道亭西磬折而  
南祠亭始相聯屬綵以周垣為門三座使有  
鍵鑰閱徇間遠埃墟不到誠足安靈而揭度  
也工迄嘗一往謁果禮坐亭下于時春和景  
明山水澄瑩草樹秀發魚鳥翔鳴烟雲幻化  
四時景象殊無甚歲一偉觀也林公茲亭之  
建始于丁丑四月落成于戊寅正月相之者  
今守蘄州俞公志貳守建寧魏公浚通判貴  
州安公忠孝推官晉賢萬公潮知縣堂廢復建  
公萃也表墓有碑政陽文忠公脩堂廢復建  
文山先生天祥樂安袁公旭而復堂有記范  
栢軒吉通判新昌何公宇也梅先生文章道

德照權今昔諸公相繼有此修葺景先哲激  
後進諸公不在其官之崇卑也非梅先生之  
賢則諸公無此舉非諸公之賢視皆鞠為美  
田野草亦或不暇計也若又不能葺護而復  
撓蝕焉非斯人所可與同群者矣因併記之  
以示勸  
梅公亭記  
吳師道  
士君子游宦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風  
烈而不忘至於崇表而章顯之是雖好德之  
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為末俗之勸者豈  
小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員外郎國于  
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為知縣事集中詩幾  
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宦况之大畧  
可考見也後人嘗於即官舍西偏為梅公堂

以祝之既廢而前令柴夢規重建於縣園之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為梅公亭以識其舊未幾亦化為荒墟師道之來也按行遺址見大礎在茆草中覓兒牧豎躑躅其上老樹三數株錯立蒼然為之倚踏太息自是嘗構之念往來于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為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周垣鍵以外扁飛簷虛檻高亢既明既與邑人慰其景仰之思而溪山屋室深統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澹之作一變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人而盛推尊之若已弗及又以仁厚樂易澁恭謹質稱其人一時諸公交口論薦雖任不大顯而文學行義足以儀當時而表後世則建德肇邑自唐令長

凡幾何人而公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勢力致哉使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被其賜於無窮不然皆公之罪人也師道於公無能為雖然不可謂無志于自勵者斯亭之作既自為之經營而衆來致以乃命邑人陶起東董其事不以煩民庶幾可久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其或遷吾之為漫不顧者任其圯壞泯滅亦獨何心哉亭成當至元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己亥明年某月日記

范吉

四百年來會慶堂是誰教占作僧房我今論

為斯文得梅氏兒孫看求昌

兩餘醉倚景梅亭楚楚雙羊山更青一曲樵

歌何處起時暘時雨又豐登

前人

景梅亭上一登臨竹外幽禽遊好音一代豪  
華稱自昔百年祠宇復于今池涵曲檻驚游  
鯉樹棟巡簷失遠林自是先生詩派盛彬彬  
才子總能吟

和

吳宗周

拱木蕭森屬寵臨人賢曠世值知音文章嘉  
祐傳來古祠宇

皇

明復自今奕葉蒸嘗歸子姓歲時香火祀禪

林應將企仰山高意寄與池亭共越吟

和

徐冊

徑擁雙羊試一臨喜陪皂蓋聽餘音祠隨亭  
合運恢方名遂詩高直到今魚破碧流分窅

藻鳥歌青嶂隔深林堯臣已去英雄遠四百  
年來有此吟

和

曹瓚

皂蓋翩翾遠肯臨池亭幽處駐車音烟收雨  
霽昭天日水秀山明亘古今幾隊遊魚依淨  
藻駭聲啼鳥隔芳林都官已去詩名在景仰  
高風一慨吟

和

梅叔

文山去後更誰臨始見朱補車馬音會慶堂  
新恢自古景梅亭創扁于今百年詩老棲僧  
寺一代文豪振士林我幸追隨慙不肖分巖  
貂尾續瓜吟

聖俞墓誌銘

歐陽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

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  
騎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發行者不  
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  
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  
大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  
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  
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與其從南歸  
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城雙羊山聖俞字  
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  
世顯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  
開自武夫貴咸重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雜  
妄愚人之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  
能得之用以自吟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  
遂行天下其所喜為清麗間肆筆落久則涵

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力餘華  
老以勁其應于人多故辭非一體至若他  
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  
狹陋也聖俞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  
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笑用  
以為醜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  
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  
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  
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  
餘人列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修明願得留  
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為雅頌以歌詠聖  
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禘于太廟御史  
中丞薛稷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  
祖考惟梅堯臣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

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二縣主簿  
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著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  
倉國子監直講崇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  
奏其所撰唐書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  
乃命編修唐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  
九曾祖諱超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  
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儂游縣太君東氏  
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  
君再娶刁氏封渤海縣君改恩平縣君子男  
五人曰增曰晸曰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  
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  
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  
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墮于艱不履于傾養  
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乎隍衆聽以驚以揚  
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前  
黃河一十年一清岐山鳳鳥不再鳴自從蘇  
梅二子死天地寂然收雷聲百蟲解語喧  
鰲島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語喧  
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  
適情及其放筆聘豪俊筆下萬物生光采古  
人謂此規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昔時李杜  
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  
須待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

原沒戰爭英雄白肯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  
輕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呼嘯賢  
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蘇謂并飲也

哀宛陵先生詩

前人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山白馬渡伊沅灘聲八  
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秋一飲百杯不言  
休酒酣思逸語更過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  
日載梅與鄒我年昆少力方復明珠白璧相  
報投詩成希深攤鼻詎帥魯卷古藏戈矛三  
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立凋零所餘  
身百憂晚登王城侍珠旒詩尤壘壘太學愁  
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領鬚已  
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強間屢  
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甑

過午無饋留良時易失不早收篋積瓦礫遺  
琳瑯薦賢轉石占所无此事有賦非吾羞命  
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嗣歟素疏  
歸一再送子有淚流如溝

祭墓文

文天祥

視我虛陵夫子歐陽彰韓癖昆孕蘇育黃公  
於其間以詩名世絕韜韜拳芳育蘇挹袂故醉  
翁於公之德則曰衣冠儒者也於公之詩則  
曰英華而雅也翁既與韓而始於公亦與翁  
而上下公任于何如鮑上竹生過昭陵官同  
鄭谷使詩遂窮人則三百篇之作者將其身  
之俱不叔咸淳六年庚午三月  
弟宋都官聖俞墓  
遭時蔭補位都官窮困方成藻句寬精力上

迨宵雅易苦心下變楚騷難古墳寂寞風烟  
淡英氣孤高草木寒遺德千年應不泯歐陽  
銘刻燦琅玕

又

野烟衰草柏山卷荒塚濕濕玉一函遂有文  
章射牛斗更無詩話對瞿曇高名已得生前  
墓遺稿无今死後談叨守宛陵慙我陋懷賢  
走吊到禪龕  
賀復會慶堂  
曹頌  
祠堂復舊賴賢侯肯許山僧久占幽梅比蒸  
嘗遂得所都官才行木難倚龍頭松栢風霜  
古階前芝蘭雨露桐天佑斯文知有在雲仍  
俱可繼弓裘  
王鑑之

老梅鐵骨閱幽馨尚有餘香襲敬亭愛酒從  
人呼請節送窮無計遣奴星生因學杜形先  
瘦死去逢歐眼倍青擊破玄堂呼不鹿都官  
何處駕雲軒

栢山

栢山都官梅聖俞先生拙作一首用

齋居曾讀宛陵詩落款如聞大雅時薦疏不  
逢仁廟用明珠還看有醉翁知夢寐三代此機  
杼唱嗚晚唐多路歧我亦健吟愛冲澹栢山  
風物益凄其  
弘治癸亥歲春二月上浣巡按監察御史羅  
山石門居士劉淮東之稿  
請宛陵詩集  
吳宗周  
澤矣梅夫子丰標與世殊才名比韓孟事業

友歐蘇瑞世呈麟鳳祥淵炫寶珠醉翁辭尚  
在十載契裏區

公餘閑宛陵集偶成 杜範  
詩法將誰踵四詩杜陵宜也 宛陵宜兩家古

淡兼醇雅作者還當遵守之  
弔梅都官墓 前人

盛宋風流有聖俞政公愛重勝明珠琴中咸  
里稱三謝明下英才榜二蘇史學兵等皆所

具文章道德米何孤雙羊山下都官碣弔祭  
恭傾酒一壺

題宛陵集後 方回  
二百年來無此作王文康以好香饋資元有

詔專推獎嘉定無由賴中傷秘苑刊字銅印  
板外夷織佩錦弓囊顧瞻古道誰容與李杜

陶韋足抵當 董傑 蘇軾 蘇軾 蘇軾

才美無驕吝駁駁可入聖吾鄉顧有誰梅聖  
俞堪敬當宋全盛時所交皆名勝非徒文學

優兼有高德行千古夫子名昭如日月並常  
哉范栢軒景仰方寸既為復崇祠貞珉勒

無豐再開水上亭脫屣神仙境稍扁題景極  
賦詩來藻興諸公唱和繁韶護雲成併事堂

由偶然生窮死連命斯人久云亡鎖骨山中  
殯老成無文詩解羞上釘

謝公去已久誰為栢山愁白髮詩十首蒼烟  
晚春溪水自流

謝公去已久誰為栢山愁白髮詩十首蒼烟  
晚春溪水自流

謝公去已久誰為栢山愁白髮詩十首蒼烟  
晚春溪水自流

又 一上高齋憶謝公雲間江樹有無中詩家政  
有都官宅腸斷荒山落葉風

朱有梅夫子靈鳳朝陽鳴文章炳星日當時  
照東京歐陽期並轡朋輩俱名鄉事業何顯

若滿腹儲太平思之不得見但恨過我生陵  
谷變遷後薄宦來宣城備素謁御里雲仍亦

賢英幸因休澣日下馬拜荒墓栢山得其高  
雙溪得其清二者能永久延公千古名

昔聞夫子名今始拜其墓栢山寺古碑斷橫  
三尺荒墳儼如故稻溝流水聲且哀老樹號

風悲更怒詩儂已去二百載壤垣空走狸與  
兔嗚呼再奠一杯酒潸然回首西山暮

又 嘉祐微言絕重經二百年殘詩斷石荒壠  
入平田山鶴夜應怨河豚春又鮮邠人詭天

子寒食寺門前 祭宛陵先生文  
朝散大夫顯謨閣行制知寧國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王遂  
惟宋文章曰歐與蘇有梅夫子歐蘇之徒在

漢去誕於唐葉說八百餘年掃去朽枯如斷  
元氣變化百殊廢曆之盛上踏周虞顛倒奔

走溢沒之相空餘翰墨一世楷模相厥寒泉  
在彼坤隅文氣貫天落日平蕪遂生雅晚此

意中乎肅肅官僚陳其吸舖斯人遠矣不可

意中乎肅肅官僚陳其吸舖斯人遠矣不可

意中乎肅肅官僚陳其吸舖斯人遠矣不可

意中乎肅肅官僚陳其吸舖斯人遠矣不可



叫呼文猶未墜其在茲乎淳祐二年士英

又

劉震孫

嗚呼名位之不可兼得也久矣然得位者榮  
身一時得名者流芳千載以公之文學行義  
雖仕不稱德而自嘉祐至今踰二百年矣天  
下之言詩人者必曰聖俞國人之誦所尊故  
者必曰宛陵先生是則天之所以厚公者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震孫少嘗誦公之詩今  
幸守公之邦式公之墓悲其亭之久廢而蒸  
嘗無所乃即故址而改作焉表以石刻繚以  
垣甍而封植其亭木道茲考成乃率僚采醑  
酒一酌庶幾懷賢尚德之意精爽如在尚歎  
顧之

題于越亭送君石叔校二詩後

南昌一尉老西都文采風流接聖俞詩好見  
稱歐永叔書工不減蔡君謨洞庭爲過風生  
葦干越峰青斗曼湖細讀粉箋當日詠終篇  
無字不靈珠

閻復

又

張新立

宛陵梅夫子才名冠當世歐蘇與並驅時稱  
天下士哲人去已久于洋見英氣可蒸不可  
禁悠悠千古意行我嘗減孫流芳垂後裔今  
過叔章君箕裘元不墜

貢奎

張伯淳

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  
論歐永叔退之猶自媿郊寒

張伯淳

聖俞先生宣城裏經行修明教胃子不特詩  
名滿世間紀載精詳繼前史當時梅叔誦其  
文曰二百年末有此先生泰山北斗然管窺  
蠡測難爲言我從聞孫見手澤定知家學有  
根源爾紙可腐石可泐世美自有不朽存

又

劉必大

先生文章在青史先生勳名揭白日註謂二  
百有餘年得見兩詩親翰筆花箋松煤色尚  
鮮元祐偉人如再出名器時來或可求家瑤  
世傳難可必叔章持此上天朝橫斗高風低  
少室

又

王士熙

宛水留荒宅空山老柏株詩名唐正統經法  
漢先儒賢裔今重見高風古亦無郎官爲直

講道說辯精麗

又

汪澤民

宋代文章梅與歐薦賢何不致公侯宛陵詩  
老名千載嘉祐即官閑一丘調寫心聲諧寶  
瑟書存手澤榮銀鈎曾經于越琵琶尾愁絕  
西風鴈過秋

又

荀宗道

拜觀宛陵梅先生手書寄題于越亭送君石  
秘校尉河內之作詩律甚嚴措法莊重蓋天  
稟仁厚樂易於見於心聲心畫自有不能掩  
者歐陽公謂氣充力餘益老以勁斯二章足  
以當之矣

又

宋勃

前輩文章字畫無不楷謹精密者正若平生

大節余嘗見昌黎韓公福先寺下題名歐陽文忠公集古跋毛司馬文正公日曆東坡論語解易說皆起草時冊于雖旁注細書一一端正可讀至園改行間悉可見其先後用意處今觀梅屯田公自書詩兩章校其同時諸人若一軌轍又用筆作方闊法李西臺蔡瑞明然

又

陳儼

宛陵公去世二百餘年今觀遺墨二詩猶旦暮過之也或以為平淡或以為枯槁惟具眼能識之惟公生而卒以詩窮死然世愈遠而愈增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視當時烜赫者渣然泯然不復知為何人相去蓋有間矣亦可謂一世之屈百世之信者歟寥寥遺響子

其嗣之

李侗

樊崇師苦心琢句非韓公不能見知於世梅都官之於歐陽公亦然何異世而同軌也即仍孫奕芳持公千越亭并送君石秘校二詩出示亦可想見其風度矣浴歲之勿墜

元明善

又  
梅宛陵負一代詩名歐陽公吃推重想當日謀一首用心亦苦矣妙墨二紙勢掃得其勁氣愈倍歎公為知人

張興材

又  
聖俞詩名為歐蘇所重後之人不容復議矣獨翰墨見於世者少其八世孫叔章能瑤茂之今觀其筆意蕭散有高人逸士風度此豈

汲汲於聲利者心畫正爾豈時生詩窮耶

又

蔡補

去浮靡之習超然於萬牀極樂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為梅都官詩也當聲名文物之感有欲公為之依歸而歐公收拾人才識拔於科舉之外者於先生與老泉可謂不遺餘力矣惟道相與輝映千古猶計官資而曰不遇是孰為有遺乎尚論其世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入者始足以語比死陵先生之知子孫在焉叔章段日出示真蹟使人歎慕無已按尚書七田員外即當是階官後遷都官耳即元豐官制改後朝奉即也國子監直講乃是職事官宋初已置常選通經有實行者為之宜歐陽以為公

為也書局編修亦公辟云

汪澤民

先陵梅先生為文以記會慶堂其奉先思孝如存之誠至矣歲久石泐嗣孫致遠致和寔等具碑請余重書刻置堂上意繼自今歲時禱祭百世一日則梅氏子孫之職釋子能固護渠栢如澄潭之心則各盡其道矣尚易之謹之

宛陵先生附錄 畢

重刻二先公年譜跋

寰宇內所藉以定國是宣性靈者功與言也古以德列為三不朽如古所謂總之準於德耳不則一歸於澌盡泯滅而已吾先曰許昌公而其兄子曰苑陵公踵起宋代身稽昌言試宗仁殿真宗竒其材守靈州請以身往何壯也脫如厥議咸和景德屹然其安豈至元吳輩能一二窺耶運移宋祚雖文靖無所施矣王文康有二百餘年無此作之嘆夫志感於大雅不復聖俞公為所知矣嘉祐間詔修取士法而眉山蘇南豐曾諸賢皆出於門其有裨於斯道甚大問其秩猶靳崇

臆也何與雖然四百年間論宋事者云靈州之議當以輔臣為是諤諤生氣至今若存歌清廟明堂者有深遠古澹之思而弗之逮則功言要於其當不可易矣後人其猶覲乎憲憲哉子曰維百世可知也二譜為里人陳張兩先生所述兩先生里之達而望者其不阿所好也審矣宜與史傳信也不穀視先世足羞今茲譜鏤殘缺而顧自忍於佚焉非矣向有請於觀所周師氏矜其愚可之校以再梓二公當時有祠附城南里許世世修治文獻其徵癸酉春郡守滕越峰王公令荆守冲姜公懷賢表哲助俸繕

圮寺田仍給僧人掌之以奉祠事蓋  
亦不失已往意耳祠之者正以足風  
後學也而譜之所紀是已沿襲云久  
一時並新謂其先公有以不朽而存  
者非耶大卷次一二以緣分也刻必  
合帙以繫時也有附錄者誌碑稱思  
諸類也昔者趙無恤懷藏簡子所貽

而重於晉矧斯為先公精神履歷之  
實貽厥宏遠光昭之責宜有在矣一  
科踰越若是抑惟有不吝諍者又冀  
以興嗣歲乎爾敢幾無恤哉

萬曆甲戌秋八月吉不肖二十世孫  
一科頓首百拜謹

二梅公年譜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梅詢年譜一卷宋淳熙中陳天麟撰梅堯臣年譜

一卷元至元中張師曾撰二人皆籍宣城與梅氏

為同里也明萬曆中梅一科合而刻之又於詢譜

後載詩畧一卷附錄一卷堯臣譜後載文集拾遺

一卷附錄一卷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  
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大觀堂

刻宋三大臣彙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君臣相遇  
錄十卷》提要

序

吾師林玉鉉先生守揚  
州日以韓忠獻傳見遺  
鄖不敏受而讀之慨然  
歎曰韓公其古之大人

君臣相遇傳序

一

歟蓋範言正人易言大  
人書傳云正人謂有位  
者夫人臣之正猶女子  
之貞未有不正而可言  
臣者也然使貞女日以

其貞而諫於五父之衢  
則父母國人亦將賤之  
矣人臣自倚其正而或  
以流甌者其端不可不  
警也故必有大人而後

君臣相遇傳

序

二

能化正人之偏而盡正  
人之用易曰大人者天  
且弗違而况於人乎且  
如一泓澄潭魚游石綻  
人得指而鑒之若長河

屈注大海迴瀾可濁可  
清可曲可直與天地霧  
氣相吞吐其孰從而蠡  
之杓之也乎夫大人之  
學則韓公盡之矣公曰

君臣相遇傳

序

三

寡欲則事簡崔夫人逝  
盡遣女樂曰何如自適  
其閒靜也此大人之本  
在無欲也公曰能平得  
有已之心則讜矣李師

中曾論斬公而公薦用  
之此大人之器在無我  
也胸中邪正了然而專  
務包含容忍善惡黑白  
不太分別此大人之用

君臣相遇傳序

四

在無黨也所遇事變皆  
極艱危差一髮頃身家  
不保公曰不過族耳吾  
不憚也此大人之衷實  
能破利害生死諸關頭

也嗚呼韓公其盡之矣  
凡此何獨庸人所驚即  
名節道義之流得一譽  
而不敢望涯者而天若  
獨資公使襄有宋三朝

君臣相遇傳序

五

之盛嗚呼易乾之九二  
非公其孰當之哉傳原  
額曰君臣相遇不知何  
人所題予初視之以爲  
漫後諦考之殆亦深知

公之言也蓋三代而下  
交難期於朋友遇猶可  
望於君臣仁英二廟所  
不必言即牴牾新法時  
讒構不測而保全恩眷

君臣相過傳

序

六

至死不移者神宗也若  
朋友之間論西事與范  
文正不合論洞蠻與文  
潞公不合論撤簾與富  
鄭公不合論義勇與司

馬溫公不合此數公亦  
人傑非王陶類也而斷  
斷如此使主知稍間小  
人乘之縉紳之隙豈必  
待豐祐哉蓋君臣天也

君臣相過傳

序

七

朋友人也公之所能者  
天也公常曰生平遇大  
事以死自處幸而偶成  
實天扶持之惟公之心  
表裏一天故君臣之遇



終始一天嗚呼此爲大人而已矣

皆

崇禎戊辰春上元日毘陵後學鄭鄂謹序

君臣相遇傳序

八



原序

昔吳臨川述百代殊絕人物者四而于宋獨推范汝南公當是時韓范俱以大賢命世而臨川所指獨不及韓愚竊嘆臨川氏之未爲知論也范公諱正多大節固無間言然於宰相器則范非韓之匹也韓氣魄大范稍褊韓識力厚范稍枝譬之於水范則巫峽建平崖峭流急爲不可圍而韓則如黃河之水吐納噴薄衆流一赴歸之而愈有畜之而愈壯左右游波又寬緩而不

君臣相遇傳序

一

迫者也魏公楊扞自昔相業所心許者裴晉公一人而已猶以爲有所未盡也噫相天下蓋難言之凡魏公之於晉公其所以相許與相爲甲乙者是皆可知而不可言距晉公數百年而知晉公者唯魏公今距魏公更數百年矣而不復有魏公者出焉噫論臆測又烏足以知魏公哉人臣出身事主仰莫不願忠至於不徇其君不有其身忠止矣雖然不徇其君不有其身者良臣之所共也原其所以不徇其君不有其身者

材有鉅小量有濬隆而相天下所由與分職率屬者異矣古之相臣若冥冥然若浩浩然德有不居怨有不辭功有不居罪有不辭名有不居晦有不辭身捍天下之大患而不以力聞苞舉天下之羣略而不以智見者在治平初天子方遘疑疾宮府之間猜慮日設時惟韓公不震不悚彌縱擔荷迄有餘用任守忠大喘巨猾也檄而流之如驅雀鼠而于時但知有太平無事之安公卒亦謝神功於寂若耳公未嘗以臆許君臣相遇傳

序

二

人每以自許而愚則謂公之臆智不獨臨事敢爲固所謂立於不測而行於無迹者也汴宋之有黨禍者再慶曆有脫距之黨已而熄元符有紹述之黨已而熾其熾其熾人以爲宋運之自隆替而不知人實爲之當慶曆時韓公務在并容君子小人以成其大而分數未嘗不明是故羣公賴以禔福及至元祐諸君子介介乎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既其甚者操戈日尋而天下脊脊多事矣昔管仲將歿謂鮑叔牙不可以

相國以其善惡心大明故也噫使慶曆無韓公同文之獄黨藩之碑當不待紹述而后起使元符以後而復有韓公者當國將金陵與洛蜀暢而爲一意槐榆真橘柚會而爲一家於以和衷持世宋之爲宋其可量哉韓公其可思也已凡公生平宋史其載茲錄特出其家秘錄章徐若谷先生之所珍襲而少宰劉公手自校定今侍御溫陵徐公爲劉門人而若谷友也因梓於治鮮行臺而益以王巖叟強至二編其知韓也夫君臣相遇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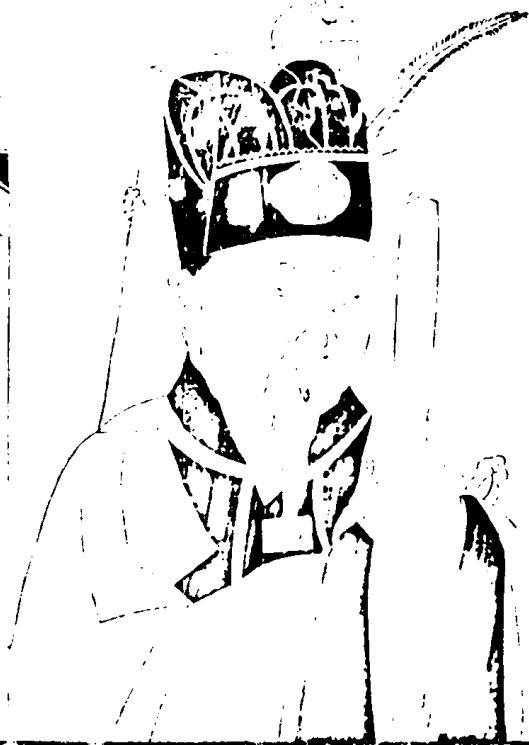
序

三

其思韓也夫

萬曆甲寅秋仲江都後學王納諫頓首謹序

魏王眞像



君臣相遇傳

陝西經畧安撫使四路都總管行軍招討使

封魏國公謚忠獻贈魏王配享

英宗廟廷白號安陽愨叟

魏韓公文武兼資相我

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

公實有之非我

仁祖其孰能知

敷文閣直學士兼

太子詹事王龜齡贊

宋三大臣彙志

韓琦

君臣相遇傳

李綱

靖康傳信錄

建炎進退志

三大臣彙志

建炎時政記

文天祥

紀年錄

指南錄

指南後錄

吟嘯集

集杜詩

督府忠義傳

大正集本 姓氏

二

宋丞相韓忠獻公家傳目錄

卷一之十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一

別錄

卷之十二

遺事

韓忠獻傳

目錄

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肫為近州司尹參軍生沛為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又生止辭又賓仕唐僖宗為成德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至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為該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二月終於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附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焉村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瑛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瑛生公之皇

祖諱高宗 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于治

所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合

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

謹諱字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于

建陽驛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

尹洙師魯誌于墓丞相富弼為神道碑所載事

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

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

覺之女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于泉州公自幼而孫

鞠于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

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

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

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

官皆賀于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

試于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

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俯

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

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其播于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開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榜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眞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臣通判淄州侍奉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大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

君臣相退傳

卷之一

三

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于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

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雷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凡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審析條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

君臣相退傳

卷之一

四

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常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鐘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唯殺嗔緩之聲

隨而應之，非器之使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圖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緝禮具舉，熙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五

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又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鏡，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于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罔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其，又將易制，臣切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夫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矧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宜訪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六

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于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律，俱不合

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宸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製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闕容咸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七

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管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于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違領剛練之命。逮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八



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考宗賞如

此，願亟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

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于賞

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于外朝公議，或有內中

批旨，皆是出于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

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

女謁，或于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

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

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森壞綱紀，為害至深。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九

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

其出干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

有進狀乞克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

乞加進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

家要近之職，必須稽會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

寮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

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

復作銷金服，極其盛。至于臣寮戚里之家，服

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

之，雖貴近之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

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

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

八年，勅犯銷金者斬，今偶敗獲，正宐行法，以警

衆，豈可創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

復用祥符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

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未

累言于上，未見納。公又奏曰：陛下擇輔弼未

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齊儼、衆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十

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

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

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衆，不敢

以獨覽自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

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于朝，未有衆以為非

才，上獨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

可成，而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

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承弼之任，未

得其人，蓋以宰臣四王隨山登庸山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偏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畧，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訪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書視事，引摧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而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詰。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七

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剽，而帳曆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耐獎條勅保明之官，以重寬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爲羣牧判官，以隆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灘。

凡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還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文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英宗兼領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于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何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屢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七

多，雖歷代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震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數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勅天下偏責，則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爲過不在己，泰然自處于臯，變稷卨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于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

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爲選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劾之又况陛下置臣于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其瞻之望於已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古

而爲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非它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誣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于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爲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廷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于狂妄則誅戮貶竄之辜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

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莊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譁公劾奏曰景宗起于寒悴本無勛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驚祭無改今于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sup>生</sup>之州郡之內就過<sup>生</sup>侵凌請下有司明按其辜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糴糧草遠旣得對乃面求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

卷之一

古

舉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肯舉薦俾往陝西離之日已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辜乃降莊通判揚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

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

州高繼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

箭繁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

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其

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西

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為戍

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

投誠元昊忠于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

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其

空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學

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情兵詭詐

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就不畏

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秦

州以閤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

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空有禁暴之

法請南郊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

杖竊盜辜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勅後無

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

得

以

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

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

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

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

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寔為浮

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

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不

帝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

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其

欲減省浮費其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

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

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

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

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

會問入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榷地分

三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

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

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

人

人

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孝宗廟諱許可公為

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論事謂曰每見章疏

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

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

信公以所諫彙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孝宗廟諱密

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上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

章為三卷曰諫垣存彙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

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

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味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也主

疾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

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

已就捕例不抵效公曰此但并有其貴或欲滅

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

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

利路大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

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利以為廂禁兵一人充

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

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

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

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

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為慶列郡間風修

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

綺五十餘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練所費甚厚而

皆出于民公請權以半為額諸州設布買院收

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殘不職

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館粥活飢人一百九

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

君臣相遇傳卷之一也大

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使安撫

陝西遂命公為陝西安撫使東上關門使符惟

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

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

効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

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

北樓櫓為法烽燧素不設但悉人以候虜公悉

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于財用公謂陝西產

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為便延安賊雖引去尚留

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為代，人情憂駭。訴于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麤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者，臣相遺傳。

卷之一

五

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平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就擒，猶詈賊不已，忠勇無愧于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遁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

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益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愛利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虢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已下主戶內選差一名。者，臣相遺傳。

卷之一

五

堯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儒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陲，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安，陝右

驚駭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  
逕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  
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  
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  
周歷疆鄙管見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  
而陳旒宸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  
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  
成兇惡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  
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

書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三

敢驅脇颯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  
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  
委任次焉已并爲之擒矣偏裨之勇鷲者如郭  
遵万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爲俘馘矣藩籬熟戶  
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爲之降且虜矣  
戍卒陷殺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  
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  
爲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于舊若范雍  
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

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執戶既難以  
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  
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  
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澗昨來張守誨應卒  
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番鐘板  
盡以開文戶獨肩門爲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  
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  
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  
葺亦須冬末了畢况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

書臣相遇傳

卷之一

三

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即日備禦  
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  
之有也况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道  
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便于巢  
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空  
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其  
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州久闕  
部英宗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  
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

疎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郵延涇原，本設經畧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舉之後，更不選人。經畧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郵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暉王克基未嘗出離金關，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語

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爲熟戶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囚軍旅，蓄聚資糧，犬羊衆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妬能害功，動致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爲朝廷憂，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爲無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管年之數，止絕陳乞，臣竊料劇賊果復傾竭。

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開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策，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于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郵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畧之任，兼知郵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于郵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一

語

如朝廷必以經畧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郵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英宗廟諱今秦州曹瑛，兼管幹涇原路兵馬公事，准備分擘秦鳳開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塞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畧部。英宗廟諱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州，無使餘羨，然後兵入城，只留人負兵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候，量事更差，弓



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于諸班新換右職臣闕文內選差催發其河州府同州郡闕文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躬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上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秩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才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秩愚短所見願早裁擇上皆施行之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一

五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一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二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鄴評點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開府于承興軍命公為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眾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二

一

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王將爭占精兵專為已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號果膽力出于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

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于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為上使，錫刀槍，梨鐵箭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二

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爲節級，若後來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上兵止選于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畧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四，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賫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

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闕，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三

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黥虜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後少計罪，但並其情之輕重等第削置，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其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王

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晁宗慤等，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困脅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輜折兵馬，陷殺使臣，殺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懼。即又未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四

唯上所擇，上乃聽用公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述清議，力辭不拜。詔郟延湮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郟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吳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來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于安危。若陛下決之，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况郟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

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率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是彼勢常專，我方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六

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其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為大事之當，年宗所詳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調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勉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七

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謀者報元昊闕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閻門祇候桑懌為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

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秦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而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降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既行、又自爲檄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爲賊誘也、福自新塚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君臣相遇、傳卷之二

人

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降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

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上合擊而下、卒墮岸塹、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歿、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降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而涇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律王君臣相遇、傳卷之二

九

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歿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歿不相聞也、方元吳傾圍入寇、分兵爲四流、會于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卽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堡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整所領

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勵所至，免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功，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竦得公所為，檄于福衣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植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正君臣相遇傳卷之二 十

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固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神宗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人居城寨，而競略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使其用，既令入保寨，不唯無所居止，兼薪水所來，亦須市買，以此井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于涇原，次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

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搔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廢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

君臣相題傳

卷之二

七

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張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慶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鄜慶涇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鄜慶涇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

候。于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定。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踐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

君臣相題傳

卷之二

七

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臣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誓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主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旣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其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于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

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類，連其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于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其成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鄙，乃于陝西黥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

君臣相遺傳

卷之二

古

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殊屬外親，或則顧人應名，更相爲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扼，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累陳棟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川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川例物。詔陝西弓手棟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

物不給，公曰：棟刺土兵，人皆知爲常，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耳。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爲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責征

君臣相遺傳

卷之二

五

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凡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于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于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



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羗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于永寧寨以宮舍五十間給喃厮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于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間慢處修葺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貯財必當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契丹元君臣相遺傳卷之二 去

吳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鑲之于館我使至喃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于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駢腰躬腦躬一綽管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寔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

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觀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筭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君臣相遺傳卷之二 七

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

朝廷於四路置帥，王汾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畧安撫，公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亾，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末

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公邊熟戶，多爲吳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公以恩

威既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殺陣者恩澤一揆，以此非便，乞將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末

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亾，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于此，既已殁于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加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

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畧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募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二

二十

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傳卷之第二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第三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二年四月，四路帥皆改視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污，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辭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思私亂也。詔為見充經畧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

頰圮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卽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開涇原將葛懷敏戰沒于定川寨。又遣摠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管駐鳳翔府以策應。懷敏旣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二

得還舊職。因爲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爲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授。不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足貶降。乃御前出劄于付公曰。陝西公邊自分委并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羗醜踰年。不來犯寨。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陞。挫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關戰。旣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公。秋

青填葛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摠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馬。精加訓練。准脩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未期。卿等早副朝僉。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庚齋來赴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三

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畧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倚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

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公邊都總管經畧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都部。英宗廟諱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君臣相遇傳卷之三 四

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秦鳳兩路，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鄜延復地遠，不能為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倘為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累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條錄范仲淹元摺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即君臣相遇傳卷之三 五

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旨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為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畧亦領環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趣行，更不敢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即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徒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喃廝羅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

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凡，是恐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臣等視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君臣相遇傳。卷之三 六

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邀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

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賞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畧，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君臣相遇傳。卷之三 七

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開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問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權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廩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

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整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孝宗所諱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為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偽未可知。願盡死。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八

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為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截為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趣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高。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

臣竊親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屢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接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莽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九

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事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莽丹。欲成曹時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戰。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

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察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

君臣相勉傳

卷之三

十一

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于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賊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

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繼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

君臣相勉傳

卷之三

十一

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余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畫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選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



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  
悉廢近慢書之至驕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  
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  
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  
河外熟戶殆盡隣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  
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  
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  
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  
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七

帝都無城隍之固以脩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  
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  
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  
大畧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  
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  
之人孝宗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訪必隨之願  
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謫斷在不疑則紀  
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爲國家之患哉  
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對於崇政殿上禦戎四

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  
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  
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緡以續盟好之事今元  
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  
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  
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  
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  
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  
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七

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  
戎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  
大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  
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  
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  
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  
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  
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  
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

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  
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  
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戎，  
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  
利，所屈者虛稱。然猶于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  
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  
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遣百  
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  
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十四

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  
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  
四極。此聖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  
禮光宗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  
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  
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  
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  
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定蓄陰計，非屈伏之  
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

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  
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  
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上兵。蓋其衆諸山川而  
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  
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  
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  
家而圍集之。况慶州、岷州、大順城，欲置振武保  
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  
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十五

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  
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  
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沿邊住營，  
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團聚。戰則相救，守則  
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謂土兵携家塞下，則請  
給之費尤多。臣等曰：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  
號精強，使之戍邊，比之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  
路漸為增損，一二年間，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  
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戰

者宜少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徙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更可減三分之一又沿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兵修一堡以保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彼欲大舉則必先開舉集之期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屬主於堅城以待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六

敵之進退沿邊山阪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速戰既勝則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被之重兵川路中芻糧無所繼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俱困既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

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僅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七

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脩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

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親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鄭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卽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葦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六

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旣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爲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蹙起長驅。直抵京師。

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爲中原千古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要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脩。禍未可量。且後唐無備。莽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于今驕慢。且爲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七

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爲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脩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三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而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

不蚤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  
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祚  
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  
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那泥定國兀卒聖祖霄  
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  
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  
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  
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令梁適言知契丹與彼  
是親，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  
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  
各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  
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  
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  
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  
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  
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  
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  
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

諸臣相過傳

卷之三

手

意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荅書云：梁適口陳夏  
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  
節度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  
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  
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陸坐  
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  
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  
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吳賊先遣  
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  
諸臣相過傳 卷之三 三  
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  
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虜達意而來，  
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卽於北虜  
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  
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  
則恐因此爲名，再舉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  
爲國主，畧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  
人，只令來人齋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  
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來意，

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三

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如此深慮力持必不草草完一荷乃是以前事所公家事也又言子奭嘗論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然未聽從。此於朝廷所係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

賈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與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計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三

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目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於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為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錢乃

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富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輿之物，悉取其困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音

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譯者傳契丹人語云：往河西趣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

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則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賸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強，意欲平吞夏國，舍卒與帥，及成敗，犬戎之性，切於復讐，必恐自北交兵未已，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音

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缺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夫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幹

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脩羌人讎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鄆州，水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度分兩番，留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美

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宜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宜殺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况閩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軍。其宜殺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

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卽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川其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三

毛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三



不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第四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鄂評點

八月以公為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為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好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為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十一

壯可備奔走不煩遺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鉄槍者為之渠

率眾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糧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負柶邵興為之長至商於灤口眾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鄙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曹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十二

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曹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興誘致之謀遂不○第○一○美○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婿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翼日公

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遠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卽位未嘗爲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耶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畧有君臣相遇傳卷之四 三

畧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歷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劄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辭排極強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其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君臣相遇傳卷之四 四

不願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黠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閣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

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甲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虜素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五

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審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上下漸鬪。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與

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為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楊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建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嘆。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為不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六

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解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

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為湮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湮原路經畧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木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戡乃坐前帥移文飭疑是滬等督役如初。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七

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摠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戡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戡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官士。

廉贖金而已。士廉詰問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可無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偽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八

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眾，公請獲其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府鎮之士卒，敗圍者，購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

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  
擾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  
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  
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  
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  
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都總管知  
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  
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  
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九

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  
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  
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止命者徒家  
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  
皆逃虜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成道  
路有足矜者奏不得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  
銃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  
輩熟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  
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

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  
部下尚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  
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  
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  
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  
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  
褒美畧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  
食人戶流徙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  
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十

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  
坐之公曰諸門豈能日以斗升較之哉况兩熟  
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特宦官楊懷敏  
管幹河北屯田澹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  
樵採旣而督州縣百詬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  
犯者輒置于法邊人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  
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  
路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  
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

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  
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  
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  
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  
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  
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  
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有令推恩，於是  
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  
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

希臣相遇傳

卷之四

十一

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  
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  
裏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說，由是便糴州  
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為富室賤價收  
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  
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  
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  
見錢之法，眾議皆以為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  
數州之民，詣闕揭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

許，迨公薨，定州競為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  
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  
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  
為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  
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  
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  
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  
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  
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  
若臣相遇傳

卷之四

十二

全，不爾不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勅本省，  
契丹侵我天池廟，公使禪將蘇安靜諭之曰：爾  
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  
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  
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既以黃蒐山麓為界，乃侵  
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為約，揭石墾地而限之，  
後虜人遣蕭滌吳洪來言黃蒐山之界，已守約  
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畧，以公文授館  
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為

樞密使諫昇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為帥時、虜未講和、類出寇抄、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為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鈴轄蘇安靜實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圭

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值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既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欲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刻剝、深爲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榷酤、自慶曆後、西賊犯

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稔享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一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造內一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圭

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筭、錢茶分數、逐年盡爲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筭請糶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雖名和糴、其定白配人

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  
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  
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  
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根草支一分見  
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  
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  
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甚至有婦毋改  
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  
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  
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  
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  
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  
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  
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踈密  
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  
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  
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  
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五

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  
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  
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  
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  
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後  
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希處差簿書未盡  
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  
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  
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  
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  
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  
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  
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  
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  
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  
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于今州不書勝門無樓  
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  
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六



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賊之迹以慰  
衆心章既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  
子不相能也堯遷閔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  
星遷實沉於台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  
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  
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  
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  
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逐格後爲公  
相卒因裕享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師

宰相相遇相

卷之四

七

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狄公曰堯  
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預知罷不  
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  
免軍中諸役將稟有闕克補之從之大通監西  
冶歲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  
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  
年川公請權停典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  
羌夷或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  
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

近郊立表四隅爲圍刻石若令使民得葬於圍  
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  
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  
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寶昭齊挾士明來視之  
公因以疾乞上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  
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  
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鉄  
冶四十年前鉄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  
衙前二人歲納課鉄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六

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  
亦敗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  
人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與麻止令歲納課鉄  
民甚爲苦公奏停之又論河非諸州當榷鹽之  
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  
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  
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  
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  
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

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四

九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四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五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鄂評點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君臣相遇傳卷之五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為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

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于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此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無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聽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君臣相遇傳卷之五

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湯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為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或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為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賜故大

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其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緡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緡勅迨公為相又專

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為詳平又請  
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  
病弱不堪出戰馬發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  
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  
向為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誦修復  
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  
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于宰  
職緝熙王道尤寄於賢才矧久服于機廷且周  
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考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四

師言復涓剛且式揚乎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  
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  
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  
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  
高竅行足厚于風俗言必合于典常立于本朝  
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  
曩者獷俗擾邊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邁升  
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留樞府  
底河外之附輸開從書殿之華就寵師于之拜

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  
戎重召言還國申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  
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為聲宣忠力文武  
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  
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  
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  
衝石無心以平而為體蒙籥有道以虛而為宗  
勉思此言同底于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此亦要務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  
諸房吏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  
斷例除去冗謬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  
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  
高下崇本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  
于館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  
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為別本  
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  
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

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屢決  
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  
監罷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  
增置轉運判官一員給亭前進擬赦書條目極  
多惠澤及民甚廣凡赦必須民實之也及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  
嘗如此命諸路九宗廟諱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詣京  
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  
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  
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人仕之恩率差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六

降焉推擇柴氏大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  
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  
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  
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為患  
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  
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  
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牧  
馬草地馬少而開田多往往為民侵耕遣職方  
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田聽

下戶請佃乃得利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  
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  
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參馬之  
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  
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  
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于永寧而罷古渭  
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  
在定武日見澮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為屯田司  
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以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七

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  
展澮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  
務廣於前典作不已至堰斷澮沱沙澮等九河  
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累又堰徐河以澮保  
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水之際澮水漲溢  
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  
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惜怨入骨髓又  
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  
澮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

閉塞唯務澹泊渺瀰，邠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達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澹水滄浸，每聚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舡網魚，而懼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掌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于河身內築堤截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八

斷水勢，灌注沈苑洎，每至夏秋山水泛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槩滂沫人戶田前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相，曰：禮戴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凝，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平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于弛國之禁而惟刑之，郵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紆，茲太平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特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光宗廟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九

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抗復以為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院為上

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  
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  
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其所斷以聞、詳議  
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既已督責  
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  
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  
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  
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于道、見者閔傷、乃舉  
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  
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  
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  
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  
罷、又賜一盃醪、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  
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  
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敘  
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  
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

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于內學、願聽斷之暇、時  
賜臨幸、以觀其器識、特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  
及爲首相、謝日、卽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  
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  
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遑重誅、繼有論奏  
乞于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  
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  
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  
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惟陛下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七

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  
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  
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  
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  
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  
者升于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  
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間  
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  
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

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于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情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為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為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而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君臣相遇傳。」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十三

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于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請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

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子成帝中材王猶能為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上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官中，少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既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既以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十五

除判宗正事，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為秦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既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



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  
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投告勅豈得更有  
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勅將謝表與  
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  
上曰柰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  
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  
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  
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  
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  
君臣相遇傳卷之五 十

行仁宗頌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  
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太分明不若只爲皇  
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于是再拜  
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  
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  
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  
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  
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  
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官族屬光宗廟諱勸入內

彼必不敢違命帝肯如請于是令判大宗正從  
古防禦使宗諤親論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  
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  
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未當立皇  
子者故英宗卽位之初光獻因護間不喜一日  
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  
疏言不當建立此等志意不同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  
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于錢爐矣公贊曰如  
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謨不安而  
君臣相遇傳卷之五 五

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凡而仁宗上仙四月  
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  
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  
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嚔聲呼醫急診  
脉下藥未幾再進藥尚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  
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門候問  
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  
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  
請遣中使扶侍皇子候到請樞前卽皇帝位尊

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  
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  
之皇子懇辭迫于公等請卽位于東偏羣臣草  
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  
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待卽兼兵部  
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  
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難屬在佐王之略  
瞻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其委裘之辰肆于奉珪  
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敢後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末

元勳之獎首敷那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  
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  
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闕而濟物  
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  
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  
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  
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

之選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  
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降  
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  
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  
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  
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英宗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末

卽位之數日方掛服于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  
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衰服立  
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譁云待殺我  
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  
○至前日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  
○授官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  
○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  
○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  
○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

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  
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  
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  
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漓公  
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既  
驟自外來、又卽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  
附、慈壽宮、讒言間謀、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  
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  
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九

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  
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  
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既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  
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  
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  
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  
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卽焚之、謂使  
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  
語失節、何可恠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

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  
耶、語既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  
于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曾聞耳、他日  
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坐  
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卽曰、却在  
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  
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物于宮中、皇  
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  
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九

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英宗遇貂璫少恩禮、  
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感  
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于衆曰、豈有前殿不  
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  
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  
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  
公有爲孀嬪作主之語、仍勅中使俟報公、但曰、  
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

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聞卒難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廉下所說，否，弱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為然而歸。然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少，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

可出矣。」后曰：「人王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事，朝廷順指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眾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為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為念。」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五

公察其意，回即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次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若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

推思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富國之所先况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奇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落一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

君臣相遇傳 卷之五

臣

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于幾務而感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工之允修速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勳格于天史稱霍光義形于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

卷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六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鄆評點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禮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為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十

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葢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

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而論，公曰：今尚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卽位，覃大慶于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二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

某王而濮王于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其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三

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定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四

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于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

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為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

遂降手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庶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六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勝于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禪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勅擅不赴臺明綴留中之奏于中書錄傳訕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七

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抗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于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牘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誥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于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



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垣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八

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干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

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卽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緊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自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九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論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旣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忤，諸戎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旣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勅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團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勸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十

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臥疾，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卽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

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疾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于色，顧公曰：柰何？公曰：願大王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十

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于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于後，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于前，授以御札曰：適已

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此降制是晚鎖院特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于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  
處分畢情色悽慘欷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  
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  
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  
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卽位神  
宗曰求于小子何以當之顧避數四而後出克  
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

君臣相遺傳

卷之六

十一

后王之興承序宗祔之重永言配命無競惟人  
在商則陟履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奉綴衣  
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肆膺端冊  
方繫賴于丞弼以圖濟于艱難首舉元功猷告  
庭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  
食寔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于  
冲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故百工稟式  
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功而論道  
兼常伯以疇庸光宗廟諱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  
命之體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卽康功俾庶績之緝熙  
至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君臣相遺傳

卷之六

十三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  
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  
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宜召學士草制乞如  
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  
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  
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  
之始當以至公示于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  
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

已而剖肝鬲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疑

字一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于二官之內止

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

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

帝不以朕非薄使主宗廟而卿承傾命定大冊

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于一二

股肱之臣蓋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

悃愾至于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

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恐未為過比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

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

豈不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

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

於此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

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

因語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

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

惟于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于皇子位差

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

朝請立于九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

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欽容拱手曰此恩何敢

忘公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

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

敢爵父而陛下豈可尚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

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

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

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自以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既而除為中丞不

如所望忿然形于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

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

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

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

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

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

着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

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

若臣早來與趙榮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王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疑是爲御史即攻韓絳項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班久廢之禮君臣相遇傳卷之六 六

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畧無差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鹹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既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寔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

之不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于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齋朕手札賜卿便可朝來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既黜邵亢猶欲據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詔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君臣相遇傳卷之六 七

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尚陳不臣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亦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祠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

祿位盈極自近朝以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痛心宰政不舉訪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願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六

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此勅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卽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

虛此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駿命正權綱之達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寔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積社稷是經文武維慮在成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七

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麾符之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于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

事同羣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兼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于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公○若○不○以○此○時○去○更○何○及○矣○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敘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于京師擢忠彥為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

若臣相遇傳

卷之六

手

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拜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宗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歉然有不足于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望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通臣希望

大臣之心

併忒之源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以文館清職祖或是仁字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授時歐陽修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謫讒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為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兼兩

若臣相遇傳

卷之六

圭

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于觀瞻孰不慶美伏惟侍中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于少時德業冠于近代典司密命摠攬中權毀譽幾至于萬端險夷常持于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

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固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于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純崇宋璟之于唐，善致禮而未嘗遭變。載有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敷寧四方。嶮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于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傳于世，公未行，會种諤擢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鬼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木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詵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木木，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番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

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喬麥又爲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旅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任意邀功，擅興不授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五

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邠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于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



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落字一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六

話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六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七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云、可見卽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諤已擅據綏州、啓此弊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誘謀、遂傲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卽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筭、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卽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滿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

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此蒙陛下累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它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二

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間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師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卽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青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三

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使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扶種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豈與犬羊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旦使，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蒐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州內，甚有膏腴空閒地上，若令降人蒐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州內相近居處，各以其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敵。似合機會，遂指揮卽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

不得留禁軍而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火遠費  
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  
之使數萬必歿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  
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而醜於別路作  
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  
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  
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  
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  
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

君臣相違傳

卷之七

四

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  
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  
更厚撫繼世鬼名山使過所望則必洛盡滅力  
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  
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  
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  
矣臣謂薛向賈逵等學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  
國家即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舉  
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

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  
可會夏國主諒祚歿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  
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  
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  
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矛之拒求降人之請是  
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  
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  
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齋手詔訪公有廢利  
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風

君臣相違傳

卷之七

五

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  
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  
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  
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  
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  
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  
臣前議爲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  
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  
國乞遣使詰問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

誘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遠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來，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自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歿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宇勝於諸路，使散入虜中。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六

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築，變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為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雞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

若更修葺築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築粟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况西番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圍制匈奴，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

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擾

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彼來西人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又為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太半為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曆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

君臣相過傳

卷之七

八

為保秦軍於其中修葺行衙間甚宏壯命為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下族暗藥怒質其父厮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喃厮囉之孫瞎魯之子也其木征暗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為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城危秦州西路

城寨日為賊逼則其董龜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為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秦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請知邊事者皆謂城軍粟則可與雜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暗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邨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

君臣相過傳

卷之七

九

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滅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為鄉導同為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

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黜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軍粟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間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寔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爲不然。蓋軍粟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羗永寧來遠等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十

往彼屯泊更有撥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軍果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鄙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黏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側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馮仲甫與置哨珠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戎人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

餘項。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請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十一

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曰。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黧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止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止

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  
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  
虛上宰之位矜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  
卿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  
舍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  
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  
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卽  
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論此乃陛下仁卹老  
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

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  
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  
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  
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乎  
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  
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  
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勅賜卿宜卽祇受公  
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災邊及迺襄  
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

小車乘衣裝篋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  
唐鄧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  
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  
租課並已停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  
糶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况上件人  
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  
間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  
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  
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七

之策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  
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  
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令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  
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  
棟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  
壯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  
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  
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  
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

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嘉。况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創築，於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七

古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七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八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期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一

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



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衒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頗見處多。煩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朔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

君臣相遺傳

卷之六

二

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爲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况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准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

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寔得其人。則不在日加束約。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修舉也。詔旨謂奇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視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服

君臣相遺傳

卷之八

三

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惟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旰食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那

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狄人大勢少衰顧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鹹令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卽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也出人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四

有澹沼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翦接西山川口平澗是從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當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略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見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

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便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五

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

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依。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十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依。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依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每石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二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六

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仰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中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仰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七

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典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

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仰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措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八

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紬此疑是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勅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通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

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虞，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以此價賤之時，若利時收歛，遇向上價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八

九

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為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比也。兼

元勅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困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間一路官吏所論，君臣相遇傳宋之人

宋之人

十

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悞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卽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特有勅諸軍五服內親軍，勿充節級人員，若被轄人係尊長，卽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

無子孫者，卽召本營人爲舍婿，冀一身有託，更有堂從，踈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君臣相遇傳宋之人

十一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八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九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鄖評點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秋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取公言臣被領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君臣相遇傳卷之九

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中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

其大槩用偏辭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年舊法施行以慰眾心一臣前奏以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君臣相遇傳卷之九

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定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定數，恐遇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三

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所以如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納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

漢儒以去聖已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寧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眾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云：賒買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四

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五

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

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歲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臣謂王莽時官貸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六

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禪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麩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



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不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定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定也。緣小麥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七

最爲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不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

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卽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貸借，卽非抑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卽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卽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卽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摺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八

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勅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卽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卽自依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卽自

是抑勒有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卽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卽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卽非迫脅官吏須令押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押配與人卽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爲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九

具事狀聞奏宜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二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拯濟困乏却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

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大近衰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弊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宥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十

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白京畿陝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

地數百里棄爲污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殍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亾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法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關文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七

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爲生。

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七

人戶處彊借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則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卽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糴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

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卽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卽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定。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斗。以來，故民受寔惠，甚濟饑乏。卽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圭

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卽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通行催促，火急和顧脚乘赴恩州請般，赴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卽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

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圭

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元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賒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元。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五

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准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并意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為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君臣相遇傳 卷之九 五

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九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卷之十

明 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鄮評點

熙寧四年公至大明二年矣又上章乞相

郡二月改承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卿稱伯

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

况吾元老爲世宗丁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飾

之寵飭宜典策敷告縉紳具官琦道醇而深器

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

朝亮衆采于台極冀戴英考捧大明于天衢肆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朕續圖厥初謀落發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

成登昭公槐奄涖國柱鎮定大事妥如九鼎之

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

和重念郊圻之雄勿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

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旌留主北門之鑰疑落一字

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

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

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

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克承興節度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收使充大名府路安撫

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辭

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

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辨

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

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

門司裴昱齋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

而輒開邊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雖

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

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

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

卿夙懷忠義歷和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

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審具以聞

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

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預防

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免竭衰殘，少塞聖門。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于老成，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郵。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三

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辱而佞佛，豈無疆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寔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

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速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董種卽契丹塔也。旣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于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剏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持以爲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四

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辦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修築城壁，開濬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架張盤，前後非一。

又諸處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妨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視，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闕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五

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儼蹇，以探贖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寔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際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嘗言散青苗錢

不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務多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六

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一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



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場，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功，雖劣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薄法之苛，過于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七

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國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于吠畝，商者則難于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令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

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剽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太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守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八

帝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懷祖宗累世之好，永光宗廟諱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

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非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于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變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十

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非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度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寔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觀愚瞽一悟

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為切直、七年秋、公累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于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晝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十

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表、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既推定策之功、先帝建

儲復預受遺之託，沆繇輔翼，以底不平，澤被生民，勲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累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藏凶，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為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丹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于有生。

君臣相遺傳

卷之十

十一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于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于治庭，肆儀圖于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于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于國，利無知而不為，任重于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于四海，謀猷實紀于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列考之清祜，俾序功臣于大烝，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為忠義之勸，於戲，為臣至此。

可無愧于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于茂烈，茲惟盛美，以荅元勲，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王者施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為真令，故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鎖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大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于樞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塋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為幽

君臣相遺傳

卷之十

十一

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造幹當，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冊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

十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益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塋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弟四。兄皆蚤亾。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琚。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于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若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七

漸貴顯。而三兄相繼皆亾。收恤諸孤。皆同也。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効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量闊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卽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肅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

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詰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光宗廟諱厚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計逐。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杳手作蹴擲勢。曰。須是雖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寬于館閣。任頡于省府。

若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七

如此之類也。公薦引于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之語，問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累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于人人，或有不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五

喜于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為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為宰相，沔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緯，昔為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于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請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

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敘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曰：韓琦薦卿有木，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泰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為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議與不議，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

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六

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抑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論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于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向召曾使南朝，會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于宴坐令畫工密圖之。

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于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矧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于自奉養則儉約不改于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君臣相遇傳

卷之十

七

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嘗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蒞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于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于祖宗

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謀具載、塋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于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長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戢曰深曰誠曰浩曰證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樞曰洞曰格曾孫曰肖曾曰肯曾曰碩曾曰膚曾曰顯曾曰宏曾曰頴曾曰全曾曰安曾曰寔曾曰膺曾曰頰曾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冗于埽下、乃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行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其狀

卷之十

八

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畫神像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敘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遠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彼害汝婦，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悟。

帝臣相過傳

卷之十

九

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卷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宣王巖叟撰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於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爲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于安陽。公既在安陽，多暇日，而巖叟間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于便坐。公不以爲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問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竟其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清風在堂，俄隔萬古，聖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之間，公以疾居于內，而巖叟以行役于外者，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于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于公，蓋無幾矣。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早，見公之不數，而問公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敘而次之，以爲公別錄云。昔乙卯七月十五日。

帝臣相過傳

別錄序

十

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上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鄂評點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為太尉首以建儲為言既遷丞相每乘間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蓋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陛下所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為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正以試

希臣相遇傳別錄

十

之公已得請于仁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宦官環泣于內大臣小臣橫議于外上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因英廟謙退久之不宥就宗正而上意尤懈迺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如便就明堂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為皇子以待聖嗣立則必自求歸邸上頷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寮諭之既

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不

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殿便降文字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獨公亟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某人某人

希臣相遇傳別錄

二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哭位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承叔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廟初以驚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臥莫肯受藥餌公日率同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牀下者數四太后在簾間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也宗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



英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書，直以授公。公啓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王也。公讀訖而懷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恠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遂解。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爲衆說動。一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三

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官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于簾下，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長文

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于英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事小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四

莫不以固吝權位，改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閱史書，一一可見，不敢妄也。后曰：自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卽連贊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于歸政，公說云：當別爲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

惜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邪。而放下者。迺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出處。公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大木矣。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為。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于此。豈當苟且。既而迺安云。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五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中。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着意于此。勿以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于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聞人多矣。久而不變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惟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已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无勳盛德。如此。而聞人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六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中。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着意于此。勿以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于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聞人多矣。久而不變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惟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已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无勳盛德。如此。而聞人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

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  
于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  
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定之而不  
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  
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  
曰。君子所履。須當謹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  
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  
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  
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  
希臣相遺傳 別錄 七

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  
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  
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  
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  
持之。非某所能也。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下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于崇政殿。  
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  
為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社稷。則獨  
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  
餘歲。亦未有事迹著于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  
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  
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于  
其間。獨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希臣相遺傳 別錄 八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  
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  
為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  
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公  
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  
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某為諫官時。因納劄子  
忽云。近日類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  
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  
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

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例？」師魯終身以為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若臣相遇傳，別錄。」

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叅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夫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

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論議，輒閉目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僊，仁宗欲以楊太妃為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若臣相遇傳，別錄。」

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為大娘，楊為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

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打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某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大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久

君臣相遇傳 別錄

祁公可恕 士

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經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而不以出于己為勝賢于人遠矣。蘇子美輩進奏事既發，仁宗為讒者所惑，夜遣內臣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宦官統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緣陛下自即位以來，不曾做此等事，何故今日陡如此？」上色悔久之，公云：「諸人欲以進奏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

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來祈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下，列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獨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方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情可見，上遂釋然，公嘗稱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

君臣相遇傳 別錄

士

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也。」歐公遂得脫，石守道作慶曆聖德頌，忠邪太明，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撫股謂公曰：「為此推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不成。」公因說康定已來事，嘆曰：「忠義難立，直道難行。」公曰：「希文常見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意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不當更領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耳。」公云：「昔與希文深議

開邊事，惟旋旋少進，為得計，亟欲多展，必不可。保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二府，上前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于可行而不為已也。公曰：某與希文官同職，同而事無間言，當時人以為難。公云：國家事鎮之則靜，但取者少耳。如希文亦不免有易動處，慶曆中希文出宣撫河東，未行先請益兵數十萬，分以屯陝河陽蒲中，公以為不消得如此。希文既對

希文相遇傳 別錄

三

後，公又爭之，恐希文以為不益兵不可，則某乞自行，不要朝廷一人一騎。希文怒，遂却行，欲入崇政門，再請對，以為韓某之說如此，公即笑而拽之，曰：希文迺不容某議邪？彥國亦贊公之說，卒不遣一人。然希文終不以為忤，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達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眠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矣。軍中皆為感服。孫和甫嘉佑治平

間，在中書編排諸房文字，嘗言公嘗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于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諸公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不來。歐陽承叔在政府時，每入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論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公言在相府時，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

希文相遇傳 別錄

高

意者，須當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君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為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公言常自持正，故同列不敢犯，公言同列間常當調和，往時在相府十餘年如此。公言某待罪中書時，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移，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放過也。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也。公晚年與歐陽承叔相親而相知最深，承

叔心服公德量嘗曰。繫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水叔相知無他。某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繫年未嘗與之言及也。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若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公且留以為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

君臣相過傳 別錄

五

靜之樂也。公舊有德于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于道傍者。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歲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孝宗廟諱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唯通判攝少

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論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責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服引公事。必呼開者論之曰。訴事者餒矣。過晚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

君臣相過傳 別錄

六

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容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論。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眾人。皆著為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

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獻技于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任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

希臣相遇傳

別錄

七

檄括車以爲管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隣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旣收拾強力

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羸削，非復故時。嚴叟

希臣相遇傳

別錄

八

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遣近瑞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此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光宗廟諱盟好，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



歷事三朝，適心固不在王室，固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塗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適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為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

君臣相遇傳

別錄

七

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適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一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于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疑，早悟以為宗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十餘言。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

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遣使使虜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虜矣。公起堂於比第池上，以做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鰾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為絕筆。既而上遣使為石藏，以堯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士大夫恨勲德之難君臣相遇傳

別錄

十

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歿也。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別錄下終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遺事

明翰林院庶吉士武進後學鄭鄴評點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  
內學教宗下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  
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  
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  
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  
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  
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一宗子嘗育宮中公乘  
君臣相遇傳遺事

其意動急叩老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  
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為言公即將  
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  
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  
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  
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  
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人  
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  
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

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

眠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  
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  
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  
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抵二王謂公  
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  
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  
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  
開陳以為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君臣相遇傳遺事

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  
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  
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  
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推於闈宦  
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眾服其遠識後  
謁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  
政公每進對罷即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  
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

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寸數他日復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迺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三

二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嘗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承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承昭一日遣一近瑞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惟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劄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見英宗傳偃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問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君臣相遇傳

遺事

四

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廬家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某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獨先召允弼入

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脯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不知所處，公獨投杖，塞簾入，見上廼疾作，非有他變，宮人殿後避去，不敢前，公迺扶上君臣相遇傳遺事

五

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迺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軸，俱缺落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大

戎付中書使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僂，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婦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君臣相遇傳遺事

六

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懼，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欲到，承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問，時諸使見公鈞，公拈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也，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

既到皇堂，棟廼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

君臣相遺傳

遺事

七

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為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達衆人謂皆公出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選他主人，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廡，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粗勝

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闕文之廝役，又曰：此事唯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蹶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思盡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

君臣相遺傳

遺事

八

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必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鷃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

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今籍爲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人之善惡爭

君臣相過傳

遺事

九

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衆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曾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

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既見公謂雅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持

君臣相過傳

遺事

十

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賢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宮鬟胝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潛伺襲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

來言者人謂公性根疑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纊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早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

希臣相遺傳

遺事

七

一聯云危石益深壑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維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叩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慈叟病中題時公講相士使劉

問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體公獨兼之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問晦叔平日公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

希臣相遺傳

遺事

七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皆嘆以為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為不光相下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甚多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處得是常剗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七

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从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

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論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託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高宗嘗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云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

君臣相遇傳

遺事

七

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謂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間之咸服其公怒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家知罪不在主帥少謫卽復自此元規



歎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為慶帥。元規過闕，迺泣見公曰：「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為人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君臣相遇傳遺事。」

遺事

去

別曰：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為是。若稟事嘗許，願非而却之。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牆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迺為之掌判，使成婚，封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且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看。秋風。」

此可推

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攷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有案吏請君臣相遇傳遺事。」

遺事

去

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其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而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

此可推

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君臣相遇傳

遺事

十七

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遺事終

君臣相遇錄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宋韓琦事蹟考晁陳二家書目自今所傳韓魏公家傳韓魏公別錄韓忠獻遺事外尙有韓魏公語錄一卷又韓忠彥所撰辨欺錄一卷語錄卽別錄之文而顛倒其先後惟卷末多一條辨欺錄爲忠彥記其父嘉祐末命事與文富諸人辨今雖未見其本而書中大旨皆可考惟此書晁陳皆不著錄不知何人所作蓋南宋時其家子孫所爲合辨欺錄別錄所載哀爲一書觀書末載曾孫名十二人而無侂冑蓋諱而削之知其成於開禧後矣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陳貽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鄱陽遺事

錄一卷》提要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  
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  
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  
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  
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  
以豫章上廣人駱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  
後徙吳芮即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  
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  
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  
近千人然據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偽唐歸朝有鐵林  
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

鄱陽遺事

十有八人而比閩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飭晉  
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  
州圃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  
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  
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  
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  
魯公雪程小娘被冠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  
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  
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為之  
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  
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  
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決於

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以制作修剏之跡游賞吟詠之禱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微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死丘壓延慶抗越蘇潤青穎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鄱陽遺事

二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

慶朔堂

蜀錦海棠

郡齋

春香虛靜亭

九賢堂

五老亭

碧雲軒

寶福侯禱雨

文筆峰硯池

州學基

秋香亭

三祠堂

長沙王廟記

慶朔堂

慶朔堂公之所剏也在州園之北偏左瞰蜀錦右連流杯前古春香虛靜傍對湖光四望直見清心退思以正設廳儀門之道基平而棟隆勢巍而氣壯公之意非所以示游玩也將以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儀乎古諸侯藏朔焉所以題之曰慶朔而且親植花卉欄為二壇公既移潤是以作詩而紀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後官去未曾開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任年年憶五年正月十三日移潤州着成離恨祗託春風管勾來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于石壁度支員外郎提點鑄錢魏兼史君去後堪思慶朔堂前獨到來桃李無言爭不怨滿園紅白為誰開職方員外郎知饒州畢京花木還依舊徑栽春園不惜為時開幾多民俗熙熙樂似到老聃臺上來祠部郎中提點江東路刑獄公事陳希亮翁柳奇花遞間栽紅芳綠翠對時開主人當日

鄱陽遺事

三

其真竟亭還應發到來供備庫副使同提點江東刑

獄公事曹涇池館名花舊日栽幾番零落又春開誰人  
解識紅芳意猶有多情五馬來噫世之人常以絳之園  
亭為最而鄧之百花洲抑為其冠若錢塘有美烏程碧  
瀾瑯琊醉翁貴池弄水率為士大夫之所矜愛者然以  
公之慶朔名著乎建康廣信雖愚夫稚子莫不知尚頌  
念之非公之仁德惠澤流播于風俗間安及於此哉

蜀錦海棠

公慶朔堂詩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今堂之東南隅有海  
棠二樹疎西夾植于小徑兩傍說者皆曰公之所栽也  
得無詩之謂哉公去饒殆六十載度其高已丈餘而蟠  
結之陰復四五尋春陽之布如錦綉然元祐末太守鄒  
公朝情其無臨當休息之所遂築亭其後題曰蜀錦蓋

海棠亭

海棠本蜀植也而花開猶錦綉推而名焉殆非愛公之  
流風遺澤而充擴自我之句耶

郡齋

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鬪  
吏狡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  
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城髮似絲公自河中府  
通判後陳州  
後為右司諫出知睦州後齋中蕭灑過禪師有卷正堂  
徒為又知睦州是三年也每疎歌酒緣多病公守饒時  
有卷正堂  
及默軒養正點軒之  
名得非過禪師云  
無不不得負雲山頰有詩  
公守饒時  
有卷正堂  
士鍾離靜傳神道士程用之  
五老亭及題月上人碧雲軒并題  
花秋賞健病時提點綉絨司馬  
為之作秋香亭賦黃花一江明月  
夜歸遲人間禍福何

須道塞上衰翁也後之為守者以饒之繁劇難窮  
而民樂於性節每閱公郡齋即事之  
詩必跌仰而談公之優游於政也

春香虛靜亭

春香虛靜分時慶朔之前與二花檻並列傳云乃公之  
所建也慶朔之舊常為宴賓之懋焉樂既作於庭而卉  
木環抱得二亭揜映真娛樂之趣也求公之措置豈獨  
政事而已哉雖應接細務必有法度而為後人之矜式  
良足書也

九賢堂

州之後園有堂焉四壁間圖陸襄虞溥二內史梁文謙  
周飭二太守并柳莊儀同馬植常侍李復刺史與顏魯  
公暨公凡九人因攷郡圖經若陸襄虞溥梁文謙周飭

柳莊亭

柳莊馬植李復俱以賢牧稱魯公止載於樂平縣乾元  
初被中丞唐旻誣劾降知饒而雪程小娘遭寇屠害父  
兄事不廁於賢牧之列何賢者難得如此耶國家自開  
寶迄紹聖六十有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惟公一人已  
矣信夫人才不世出而公之仁德惠澤非尋常伴也惜  
乎基隘而屋庫土墮而像泯余遍於受代不得從容而  
新之也命之曰九賢復錄其始末為記云噫建康古  
名郡府之後園有瞻儀堂繪像者近百人人率為之  
讚然明其新禧年月而已猶饒之廳壁記焉安如九賢  
之必以德乎

五老亭

五老峰廬山之勝也饒去江殆數百里而州北芝山院

危坡屹起晴霽間可以瞰焉公下車憐其可觀乃作題  
芝山寺詩云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  
落入城來寺去州城三里得食鴉朝聚聞經虎夜迴偶臨西  
閣望五老在西五老夕陽開寺僧遂作五老亭于危坡之  
頂饒之人寒食以芝山為踏青所至者必曰范公五老  
亭也

碧雲軒

碧雲軒芝山寺海會堂後之小軒也外瞰危石中鏤幽  
檻軒簷之庭栽列花木蘭蘆諸藥似有高人達士趣嚮  
公守饒時有昇上人占居此軒公每到寺必適其處愛  
其閑寂蕭灑常為之留題曰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  
澄霄半牀月淡曉數峰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只

一 湖陽遺事

六十一

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公移潤而饒人矜公之詩有以  
二南名者蓋見公之辭騷雅且名重當世足以為後人  
稱想有以然也今之人纔遊芝山莫不尋徼其所以閱  
公之詩榜焉噫鄱陽境上如德輿之聚遠餘干之于越  
與薦福之澄心開福之寒林幾二千首獨公之詩為士  
大夫所膾炙而饒人悼尚之非公之名重當世而政著  
於去思何以臻此耶

寶福侯禱雨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于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  
公守饒凡民間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  
之所徙也且州之民邵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  
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齧於人於

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于僧寺暨元豐庚申太  
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霧霽沾足遂獲其感應  
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為寶福侯淵之奏陳  
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  
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  
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文筆峰硯池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  
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  
赤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抑為儒  
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為文筆峰目其湖為硯池且曰  
二十年後當出狀元逮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  
第一人及第公之沉幾遠識良足書也

州學基

公所謂妙果浮圖為文筆峰東湖為硯池而郡學之基  
乃占文筆硯池之中而公指之也然其當州城之巽地  
周環枕湖水長堤數里林木揜映坡麓森爽學既建而  
生徒日盛勝榜有登第者多巍科異等信夫公之興創  
非唯示法於一時能為典刑於後世者也噫饒之學自  
晉虞溥作教諭以招誘士子數歲間聚徒幾二三千爾  
後零散儒風挑撻由公遷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  
惠豈尋常之比哉惜乎公去之速未及建立而規模不  
甚宏濶宇不甚整迄今見者之歎惜而學者之歎念焉  
之上所以置公之祠而朝夕瞻敬者蓋不忘公之指

擇也

秋香亭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禄使于南國兮鏤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煉回山有嵐而屏畫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治弗天采采亭際可以卒歲蓄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實我來緩汎遲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醜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

八

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平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范文正景祐間罷天章閣待制守鄱陽為提點鑄錢魏侯作此賦公賦之就攷其景趣求其意思究在目下公之製作信非苟成也必其成法以矜後世古人云賦體物而瀏亮者乃公之所能賦也今其舊址雖易為征官所居而提點之別廨於大廳之東偏傍猶以秋香名是不忘公之所愛也元祐癸酉太守鄒軻閱公之舊址而看經院之南芟剗蕪穢修平坡壠初以廊宇以發公之所用心不幸鳩工而亡得無公之遺事在人而不

三祠堂

漢晉而降迄于聖朝守饒者無慮千餘人今之立祠祭享者止公一人而已矣信乎公之德澤惠愛遠出今古而為民去思也且饒之所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講堂凡三處春秋祭賽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修敬不絕若學講堂每遇上下釋奠亦具禮祝公之功德豈數百歲而泯邪愚以召棠歌頌北焉者蓋適於此也

長沙王廟記

長沙王迺吳王芮也東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涼章上廣人繁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鄱陽城後徙吳芮即今所治立長沙廟貌得非緣於此哉且饒之為國殆千餘年而廟不立公之守饒始建焉然公之窮古尚德好賢樂善之心豈尋常人也今攷諸碑

九

而刻其傳贊以歲月列公之名銜復命提點鑄錢魏兼家額且使賢令嗣監簿純佑書公之遺跡尤足矜後人也

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終

衰乎

鄱陽遺事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貽範撰貽範天台人初范仲淹嘗守鄱陽有善政饒人爲之立祠紹聖乙亥貽範爲通判因取仲淹在饒日所修創堂亭遺蹟及其游賞吟咏之地採而輯之以志遺愛自慶朔堂至長沙王廟記凡十有三日前有貽範自序



# 范文正公遺跡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正遺

蹟一卷》提要

遺跡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雖召公之德教明於南國亦足見人心天理之所在盛德至善果能使民之不能忘也文正公之勳德被於海宇凡平生所至之地後人皆為立名號建祠宇以示不忘迄今三百餘年敬慕猶昔是堂人力之所致哉於此見窮天地亘萬古斯民好善之心猶一日第患在上者不能以善政感發之耳是故勢力非所以服人貴富不足以傳久惟盛德大業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觀者其亦有省於斯

金遺跡

百花洲在南陽公集有荅王叔源憶百花洲詩洲上有文正祠黃山谷先生嘗游百花洲謂文正公祠有詩東溪書院在澧州初公幼時侍其父朱文翰宰安鄉縣讀書此地後為文正公讀書堂寶慶丙戌知州董與幾建東溪書院

西溪書院在秦州海陵縣西溪鎮初公監西溪監倉築捍海隄二百餘里人懷其惠既為立廟邑士姜國英復請于官中書送禮部議舊有祠堂委係前賢合設書院宜從所請

忠烈廟在慶州宣和中宇文虛中為慶帥建與种世衡同祀公廟號忠烈世衡廟號歲靖

景范樓在鄧州古牙城公嘗知鄧州邦人思之建景范樓

思范亭在廣德司理廳詳見孫莘老詩及汪浮溪樓銘  
祠堂記

清風橋在潤州公知潤州時所建

范公栢在番陽郡學凡十八株俗傳公遺言栢及地則

吾再出今栢枝去地不及二尺

嚴子陵祠堂公知睦州日建以祠子陵今為釣臺書院

內有公祠堂

讀山在池州青陽縣東十五里長山公幼讀書之地人

名之曰讀山後建文正祠堂池人以公隨所養父淄

州長史朱文翰之長白山非讀書於長白山所謂長

山者乃在此而非淄州之長山也紹定二年池州郡

守丁黼記之有辨甚詳亦未暇考

金蓮

平江府文正公祠宋咸淳間太守潛說友建撥官田以

供祠事既成以聞于省依所請其東為范文正公坊

其西則文正公故宅高木森蔚蔚然故家其南則為

范家園有石刻太守李大異書

國朝至元初平江路學官衙中皆帶提督范祠祠設教

諭至今每歲春秋二丁郡官致祭臺省諸司官因事

按吳者皆與祭凡達官顯人過吳必拜謁祠下其題

名具在

吳郡學本文正公南園也公以南園為郡學後余仲子

持節按吳復加增廣至今郡學為浙中之家學有文

正公祠以范氏子孫一人為主祠

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為奉祠

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吳中子孫亦常遣人至  
洛陽致祭其寺僧亦常來吳

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奉議大夫前同知歸德尹事賜紫金魚袋

蔡如撰并書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舍

大城瓶沙王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寶舍伽

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于殿庭

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

入于洛獻釋迦圖像并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

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加崇奉故此

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

入遺跡

于朝改號聚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

福源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眾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

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彦

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

盪修葺弊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廩實矣

齋粥行矣梵香芬馥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

於苦樂不能與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

此緣無穎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脩行

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真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

相任持向太后功德寺太觀宣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

八十有七可能辨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昔之志

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

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為我記者敢請居士為記其事  
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  
日記

住持傳法慧照大師福漢立 裴下刊

尚書禮部牒准元祐三年 月 日辰時到部

門下省送下中書禮部奏准都省批下太中大夫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范純仁狀近奉 旨授尚  
書右僕射合依例置度僧追薦先祖純仁先祖母及父  
墓在河南府河南縣有功德褒賢禪院今欲乞兩遇節  
於本院添剃度行者一名 祖以上並葬蘇州天平山  
白雲寺亦乞兩遇 節添剃度行者一名其兩處 每  
一年度一名申尚書省伏乞依例施行狀前批送禮部

乞請一依

奉

指揮施行者右下褒賢院仰一依前項禮部牒內旨指  
揮施行元祐三年七月初三日

范文正公既葬而墓隧之碑乃立嘉祐元年

僧兄右丞相時為著作郎以國朝故事大臣坐所恩許  
置寺度僧遂請于朝願以彭婆鎮禪法會院改賜名額  
開歲聽度一僧以嚴崇奉朝廷從之元祐元年仲兄進  
貳樞府三年乃登相位兩以例恩皆得增度僧數它日  
院之度僧道因請以始末詔旨刻諸石余既許之又為  
書其所以然者元祐四年 月六日左朝請郎克實文  
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慶  
州軍州事范純粹粹記

至大二年四月七世孫邦瑞遣八世孫國衡  
宗俊宗是賞

江浙行省咨咨河南行省河南省劉付河南  
府路委自同知徐景儒率屬僚詣墓加禮致

祭

先文正公墓下祭文

昔吾范氏始於陶唐根本深固奕葉流芳漢有清詔郡  
國流行唐有春官鳳闕平章世家河南譜係甚詳咸通  
以後一枝渡江爰居度處闔閭蕭邦麗水哦松誥牒猶  
藏子孫保之為今甘棠四世而後文正挺生少長比地  
即家穎昌學問淵海聞望珪璋條奏十事嘉謀孔彰昭  
陵注倚國之棟梁四子顯貴悉稱元良監簿忠宣恭獻

遺跡

五

侍郎封胡羯末華萼相光父子勲業巍巍煌煌具載信  
史代曰無雙化窮數盡玉藏洛陽佳城鬱鬱拱木蒼蒼  
炎運中微紐解皇綱地維云絕南北異疆市無寧居後  
昆傍後離湯沐之故邑不復敬止於梓桑別祖父之先  
坐不克時奉於丞嘗孤免得以出沒荆榛從而蕪荒多  
歷年所幾易星霜丘壠寥闕風悲白楊瞻望弗及念切  
羹墻坤軸旋轉成歸職方車同軌輾轍出康莊展敬松  
楸匍匐踉蹌恭拜墓下我心則降目想英靈如侍其旁  
有肴在俎有酒在觴感格歆子馨香福我後人地久  
天長

歸拜辭墓文

某等自高祖曾祖祖父不獲拜省

始祖祖禰墓域者又四世矣抱恨終天齋志而歿勢使然也時使然也柰之何哉今則天道好還地軸旋轉南北坦塗離而復合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其等匍匐至此恭拜墓下剪其荆棘上以慰

祖宗屬望之霧下以盡子孫追遠之責先憂後樂不墜成訓至若徹福後人悃悃已露不敢再犯瀆告之戒祀事告畢言還言歸回塗寧止不能無望吾祖宗之默相也敢告

范文正遺蹟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輯范仲淹生平遊歷自其出於吳中長於山東以及洛陽陝西睦池饒潤諸地爲仕宦所經後人傳爲遺蹟者採其名目共爲一編間附以前人題咏碑刻至於西夏堡寨亦并載之中有文正書院等六圖爲仲淹裔孫安崧所繪蓋亦其後人所編也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四

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行拾遺

事錄四卷》提要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公丁母憂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寤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對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公在淄州長白山僧舍今讀讀書一夕見白鼠入穴中

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真顯寺僧修造遣人欲

求於公但以空書復之初僧快然失所望及開緘使於

某處取此藏僧如公言果得白銀一甕今人往往談此

事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般麥五伯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

次丹陽見石曼卿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

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

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

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

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

之矣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

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諸兄弟皆公為葬之歲

別為饗祭朱氏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  
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  
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必令  
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公聞之不悅  
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  
持歸吾家當火於庭

公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  
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  
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自政府出歸焚黃搜外庫惟有緡三千疋令掌吏錄  
視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  
四百四十一

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  
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  
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窆  
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家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  
之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  
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  
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為宗家惜之  
毋為人得也

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  
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過南陽道過特

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云曾入  
黃扉陪國論却來終帳受師資之句聞者皆歎伏

有守饒州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  
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  
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  
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  
慶會也讚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棘荆  
虺蜴之窟豈產珠玑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當  
識其因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  
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

四百四十二

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及官歷二府以至于薨凡十  
年不增一人未嘗易也

公言幕府賓客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守越戶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俸錢百緡治  
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句戒其吏曰閨津但以吾  
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閨津  
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  
乃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州將  
出殯近郊賜斂棺槨皆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  
吏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公守杭州蘇麟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獲薦書獨  
鱗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  
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公過淮境遇風賦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損神他時  
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海險固  
得之心未嘗忘也

公守桐廬郡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自為記以示南豈  
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改易一字  
公矍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博而  
德字承之乃似碌碌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  
欲下拜

不遺嘉業

四

公守饒州創慶朔堂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  
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只托春風管  
幹來舊州治有石刻

公與韓魏公為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約公進兵公曰當  
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  
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  
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舉兵入界  
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還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  
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  
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  
載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  
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  
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  
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  
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公知慶州  
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公麾兵血戰賊奔  
西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為大順城  
久之世衡不利於定川公晝夜為領兵與初開輔人心  
搖動及見公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  
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公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  
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若以此意待天下士  
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四

不遺嘉業

五

公言息盜賊誅奸雖浩然無憂乃所以為身謀若未能  
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之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公在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為不可茶  
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之商賈未甚有害  
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於山澤及商賈須  
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  
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  
也其議遂寢

公為參知政事日兖州守梁適乞以廂兵代廂戶又裁  
減人數是時章得象為宰相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公  
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  
必復之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

肖莫不稱之

公為參知政事日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從之公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公與韓魏公富彥國慶曆中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公與富鄭公韓魏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諭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八遺事

公與相國韓公為西帥秋武襄青隸其節下為人器度深遠咸奇之曰此國器也公嘗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孰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青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公與韓公杜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

又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事非公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公怒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

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除薦韓忠獻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與韓琦自陝而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大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為此性鬼董壞之也

八遺事

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

公慶曆中與富弼韓琦杜衍章得象賈昌朝晏殊同時執政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徂徠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茲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濰州

吳遵路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歿家無長物公分俸綱其家

錢尚書通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



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彭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風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効可以為法

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公為撰述負綠及一賁人陰事一夜夢賁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賁人即以語公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次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賁人曰公子我豈能奪

八遺事錄一

今告公為我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公之剛正是可見也

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於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計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

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請論如法公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詹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鄧公忽謂文正公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鄉公歎伏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一

八遺事錄一

九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公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勝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藉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皆改刺龍騎軍石林燕語韓魏公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章公輒閉目不答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惜太體不許也魏公別錄公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當思近己之好惡而自不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沈括筆談

道事錄卷二

公與韓魏公召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某范某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幸公知開封府明敏通爽照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者長編慶曆二年仁宗以涇原傷夷欲令范某與文潞公對易道內侍王懷德喻旨公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以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脩環州鎮戎諸砦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建議選練兵士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朝廷行從其請實錄

公言公邊遠寒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為又環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無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內有美泥窟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皆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遂安奏議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負犯因依分折開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

道事錄卷二

門下別取進止者公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察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元吳寇鎮戎軍葛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鈴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眾所擁幾蹂踐死輿至瓮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至渭州初

懷敏之除廓延也范仲淹言其不知兵而又怯懦不用遂徙涇原卒敗事東都事畧

張元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逕請更築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公宣撫河東因奏使元知代州就令摠前議增築事不閱月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張元本傳

公薦舉處士有徐復履尚高潔衍卦氣之法公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日月匪少差又有郭京者好言兵公數薦之由是二人同召

張俞上言謂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爭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乘榆也呂夷簡甚重其言 張俞傳

公以西賊攻塞門若其塞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若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公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送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

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公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又出師出歸娘谷與夏人戰大敗之西夏本末公以孫明復居泰山之陽著春秋尊王發微得經之本義為多學者皆以弟子事之公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畧

韓魏公與公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杓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破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鄜延渭

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隄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與靈穴中免耳章既上遂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歛兵不敢近塞矣東都事畧

石水川之失利韓魏公降知秦州公亦以檀咎元昊書降知耀州王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公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始引去仁宗思其言乃以魏公與公為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韓某范某幸甚然將不中御共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為然從之九朝通畧

仁宗嘗語張士遜曰人言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耳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空言加罪望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之見也然為朕言之多矣士遜力為辯其不然仁宗意乃解其後士遜歸老啟國于鄧范公適守鄧州士遜還鄉范公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張鄧公傳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佐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門獨范公歐公尹公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也魏

每別

原州屬羌明珠滅威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隣道公聞涇原欲罷討之公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憚尺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

入遺事錄卷二

五

信

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矣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微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蘆諸砦屬長編慶曆五年三月歐陽公上疏言公與杜公富公不當罷其略曰昔年范仲淹初以忠言議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以朋黨尤難辯明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辯也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今范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長編慶曆四年八月辛卯初命叅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公建議請以三

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九朝通畧

慶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眾賊界春煖則馬瘦人飢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緞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兵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蕃漢人戶可以招降則是去西賊之一辭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宋朝通鑑

入遺事錄卷二

六

公在延州言鄜延路入界北諸路最遠若先脩復城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脩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公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宋朝通鑑慶曆間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可元獨倚辦遂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悉發之遠近以大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長編

諫官歐陽脩言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詰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余增亦奏言范仲淹號為最曉邊事

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增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輔材不宜局在兵府願以仲淹代之上從其請遂以范仲淹為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公在陝西戒約諸寨若是賊馬大段入來更不得出兵迎賊聞敵但且堅守一面供報部署司并策應官員候逐處軍馬來方得設謀掩殺如輕易出兵致有輪折

金華錄卷二

七

文

其本處官員並行軍法既而准樞密院劄子若賊寇深入應外城若除留定防守城池外並須領兵先據險要覓便攻擊如敢以防守為名端坐不出具狀申奏乞行軍法奉聖旨依奏公言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若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往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若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若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銳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為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

降指揮不敢行下 奏議

西賊寇鎮戎軍官軍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襲若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脫剝被虜人戶人物公又恐諸將貪功一向急去追襲被西賊設伏兵更落姦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公又到邠州略示兵勢又出榜示與軍諸州以安閑中人心 奏議

陝西新刺保捷兵士多將本家贍軍田土并已分物業

金華錄卷二

八

文

典賣破債公言上件兵士並是鄉民若向去稍似年高披帶不得即須揀放歸農如今來破債了莊產將來無可歸投便見失所遂出遍榜曉示諸州軍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債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并劄與逐處令指揮諸縣依此出榜常切覺察施行 奏議

皇祐元年春上御便殿訪近臣以脩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又曰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

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素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二

金蓮錄卷二

九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訕公與歐陽脩為黨歐陽公以書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歐夷陵令徙軋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公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

張昇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乃聽侍養

富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公見而識之曰此王佐莽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談藁

河東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吏不得收納大鐵錢為

民間漸多私鑄要得止絕欺弊遂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

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諸場務亦仍舊行用鐵錢

麟州元無酒務至慶曆二年十二月官中初置酒務後據百姓劄遷狀申公勘會麟州元管三縣六蕃落蕃漢

戶二千五百餘家朝廷以河東極邊不權酒利今來殘破之後四面並無居民入城交易只有城中主客二百

餘戶別無經營從去年十二月官自開沽在市居民更無營利之地今算出官本并官負兵士請受外只有淨

利二百餘貫燕城中居民逐旋離去久遠不成州郡遂

出榜并割與麟州指揮本務據見在酒貨賣盡官住行  
醜造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

陝西側峻瘠薄逃田地土自來勒地分隣人分認空納  
租錢人戶不願送納陝府申乞除放公劄與陝府據請  
縣遞田官地勒地分隣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錢數並  
與除放今後不得抱認送納

慶曆四年十二月上差入內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  
至公處并傳宣令公探候北界事宜公上言見各訓練  
選奇兵准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  
散間臣不敢便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  
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公言諸軍頭  
等遺文帖宋舊勅文應有軍頭等補署文帖誤被水火

損壞或賊人偷盜者許申本管人負勘會詣實給與公  
據如自失墜即勒充長行者公言軍頭失了文帖降充  
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選補  
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算箴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  
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幹覺察手下兵士違犯  
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宋去稱署  
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  
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  
是典解錢物即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  
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公禁義軍搔擾樞密院劄子與安撫司行移都部署司  
依准朝旨施行仍指揮本路州軍縣鎮出榜及鄉村紛

壁曉示人戶嚴行覺察如替名人及諸色人等起動  
擾即收捉赴官勘斷施行

公言天下郡邑事朝廷從之降勅署琦仲淹等奏請公  
又言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勞之意  
特選臣僚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慶曆四年六月己丑省河南府頴陽壽安偃師緱氏河  
清五縣並為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兩員監  
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拆王屋縣隸河南府始因參  
政范仲淹之請也類苑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至延州與  
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  
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

任福等敗績長編  
慶曆四年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  
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  
御史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參政范仲淹奏請也

公奏言西人請和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又言  
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  
精熟我軍鼓行山界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頗來  
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解授弱自求內附足以  
斷元昊之手足矣臣等早蒙聖獎擢與清班西事以來  
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  
請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臣等是以不敢念身

類苑

類苑

類苑

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慎於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賈錄

公牒逐州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播擾人戶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戶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為存濟新兵內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蓋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蓋造外或買到新尾木者估價給與解鹽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蓋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公累奏薦種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

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種世衡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又奏云臣前乞將一官保舉本人非欲鼓激蓋為環州可憂後朝廷竟從公請果得世衡之用奏議及長編公出巡邊至環州點檢環州管界熟戶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與酒食管設作聖恩等第文與綵緞角茶銀梳紫綾襖黃花襖銀腰帶銀裹頭杖帽子旗槍銀交椅紅綉全錦襖子等物重立約束四件對眾告諭

令恭部望闕謝恩率皆喜躍名臣傳

公言禁青鹽欲以因西賊非因賊之要却有所害會淮安若捉到買青鹽兵士二人勘得本指揮大隊掠錢買鹽入衆喫用公言竊見諸軍常令敬樂蓋欲悅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絕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仍奏朝廷乞更參詳青鹽條貫賈錄

河東諸處坊郭村鄉人戶甚有差配頻併貧困祇當等第不得各拋下產業逃移在外大段失所公出榜曉諭諸州軍應坊郭村鄉人戶今日以前帶却配賣物色或

抱二稅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產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戶物產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稅並與放除仍與都轉運司施行

陝府有稅戶朱士成等八百九戶各為送納秋稅不前全家逃走延州延長等七縣逃移却稅戶二百七十一戶公牒陝府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桑產不得燒毀斫伐其逃走人戶權與倚闕去年秋稅其見在第五等秋稅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戶亦於隣州送納免致逃移毀却產業將來歸業不得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類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真充



奴婢公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幻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於慶州淮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公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事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覩當號哭

延州東路青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嘗歸業公慮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遂牒種世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取歸業即便相度隣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

蕃部其中甚有缺乏粮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種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公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十口以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倉支給西夏本末

公常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實錄

康定二年五月十四日中書省劄子陝西軍州如有因修展城郭倉庫草場營房等但係侵占人戶地土去處並令將係官空閑地許人戶請願指射官司給還若無

入道事錄卷三

六十一

入道事錄卷三

七

地土即取索本主元買契比類隣近地段置價例支還本錢公到邠州據人戶王昭璋等陳狀稱官中修營上却園地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體問得邠州稱遠城側近並無空閑官地給還公遂委安平知縣李仲昌訪地所估到王昭璋等合支價錢牒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去訖又據後邠州申准轉運司牒修營占却人戶地其却令允換係官空閑地土撥還却勾收已支價錢赴軍資庫送納公言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戶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戶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戶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允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戶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今將空閑官地允還既無

官地即合同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遂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勘杖一百斷遣所有人戶地土價錢牒邠州依條支還名臣事實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近年徭役科配頻併例各貧困遂免放今年秋稅稍得休息又恐陝西州軍人戶亦自兵興以來祇應差科不易尋劄與陝西轉運司依河東例減放人戶支移奏議麟府州尙嵐軍極邊之地人戶稀少其色役公人並差主戶客戶祇應輪差出入應副軍期多致陪備破却家產又邊人日見貧困祇應不前公劄與轉運司并府州尙嵐軍據見今尙前使院人吏並仰依鎮戎軍條例支撥與係官荒閑田上仍免送納二稅租課名臣事實

西夏篡宵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視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雲南粵干戈未息有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散春書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謂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能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

入道書錄卷三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我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竊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容齋三筆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公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公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眾二千方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砦

遂至郭北平夜圍不解美悉眾使人持一炬從間道止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彘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東都事紀

嵐石都巡檢司接應到西界蕃部噉移團練使十三戶奉勅於海州住坐噉移願殺其妻子自勿死公差人往石州勾喚到噉移問當深不願海州居住公言噉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却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絕其向化之意則皆為怨敵邊害愈深遂發遣噉移往府州與田土耕種準備緩急使喚及令招喚本族未來蕃部

入道書錄卷三

賊奔衝便見輸折遂謀東路朱吉任守信等候賊奔衝未得出兵但堅守城池敵令深入即計會多著頭項衝突掩殺不得先出軍馬只作一陣排布依然無功如是賊守門出兵不得却多實素梯從城上夜出奇兵掩擊賊砦以資勝捷如違者當行軍法施行西夏本末

公門客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公尹京而滕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公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高祖傳滕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遽巡而入陳

公言關中民苦轉輸請建邠州之邠城縣為軍以河中

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公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共軍曰康定實錄

公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兵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圍其人馬立條約為信凡譬已和斷

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

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若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

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長編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

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公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公

言任福已下勇於戰聞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遷往往

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兵官真須令討擊不管疎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其郵

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

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實錄

慶曆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軍知縣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所請也通鑑和魯公有觀書鷹獵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

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餓納百餘尺爭似製衣裳文正公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也筆錄

宣和五年經略宇文虛中奏故叅知政事范仲淹知慶州築大順城為一路扞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環州至今諸路戰守之備多二人規畫今慶陽府有仲淹廟環州有世衡廟合古者有功於民以死勤事之法乞各賜廟額詔賜廟為忠烈世衡威靖東都事畧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三

金遺事錄卷三

十一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此以下係監簿忠宣諸公遺事忠宣遺事極多其已見於言行錄行狀者茲不復載

宜仁寢疾宰相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言行錄

諫受金帶康少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遷塞帷帳魏公起坐問誰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歸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然之時范兄純佑在延安謂韓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

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

文正長子監簿純佑幼有智略在洛與富彥國家子游富氏引蔡陳設從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監簿在側取一器擘而示眾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為吠已監簿徐謂曰尔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塋爾富子歎服時始十餘歲

忠宣公元祐間當國一時科舉取人多得豪傑之士忠宣公亦病夫公卿家子弟或不知書言於朝乃於有無

出身人術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忠宣公之意非有它也蓋欲公卿子弟知向學故為是以獎勸焉

指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

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死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忠宣敗永州命下公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後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子遂止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及將葬之儀又作行狀論公平平生立朝行已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播楚甚

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宜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縣尉往按視其地日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指宗怒京賈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宜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恂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金蓮遺事卷四

三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關兩負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熙寧元年同馬光登對上曰召還韓維如何光曰韓維陳薦忠厚方正者也呂誨與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皆忠直之臣也願陛下常識其名

熙寧中公知諫院言侍從官實古九卿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園休戚今只主判司存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失並須陳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加賞罰上與執政議之以為當然而辰詔曰侍從官負令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興無有口

細各具章極言無隱長編

忠宣嘗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民心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財賦務在均適有無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節用而已上曰欲務農桑如何措置純仁曰但當脩風教上曰有風教而無政事如何人肯務農桑純仁曰當擇守令上曰以何法擇守令曰當令近臣薦舉上曰朕即位以來屢勅近臣舉士然初不知所舉之當否欲知所舉之當否當以何術曰當責執政

蘇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温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秘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且

金蓮遺事卷四

四

以漢武帝上比先帝引論甚失當轍復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酷均輸之法其意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毅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此先帝非謗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

宣每日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餐耳邵氏聞見錄

公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純仁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與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

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矣其喜聞義如此程氏道書

徽宗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官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復起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之光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公復告老不允詔至公已薨矣上與皇太后震悼出涕邵氏聞見錄

元祐元年呂大防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請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姓名臣之後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長編

元祐元年詔著作郎范祖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故也實錄

元祐八年八月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論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已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事試言九年之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

稍寬聖慮庶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  
身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求退令  
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曰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  
防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時思量老身也長編  
忠宣公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便與對卧數語之外往  
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能改

元祐元年蘇轍言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  
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姦邪備位者也伏望聖慈  
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實錄  
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

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  
也言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厦之將  
傾或問游酢以濟世之人酢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  
亦嘗因瓘病勉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加  
保養以待用也長編

范忠宣公再入相子正平博學能文行義甚高竟死選  
調朱勝非云二府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公在相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  
未嘗示恩意於人本傳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嘗論奸邪則指蔡確章惇韓縝為  
之先論忠賢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為之先去姦邪  
在忠賢唯先者為急蔡確既去乞以司馬光補其闕韓

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  
闕蓋此天下大任唯天下大賢可以當之非張璪已下  
備位之臣所堪任也朱公按

公元豐八年為左諫議大夫司馬光以公親嫌為言惇  
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  
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  
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  
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防賢者進臣寧避  
位九朝通器

紹聖元年夏四月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  
上親臨政言者爭論垂簾時公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  
詔禁約并錄以進不從公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

寺再錄詔以進且言今妾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從之則  
幼聖孝愆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庶得兩便訖不  
從純仁固求罷而命通鑑

東都曹生言范石丞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  
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為樂耶蘇

元豐八年十月韓維言今聞已召知慶州范純仁純仁  
父子世為帥臣熟知虜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仁入  
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十一月癸亥以京東轉運使范  
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也長編

司馬朴承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忠  
宣公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忠宣亦坐  
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

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公遺恩補官後死節於靖康之變

右丞純禮在政府宦者閭守忠恃寵勢傾廊廟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手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為寒心曰范君必不久居此矣右丞蓋自如也未已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辭落職知許尋乞官祠去名臣傳

元符三年秋已亥范純禮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吳居厚尹京專任察視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寬之或以為言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

盡何寬之患耶

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對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及黜劉極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右軍人情方少安長編

純禮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來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叅假令供職純禮批勅謂來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動東都事紀

公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已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本傳

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在二府位節嚴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本傳

戶部侍郎竇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高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粹可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粹猶不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曰延安雖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岩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生靈性命繫一主帥側

隱此一人不若側隱及數十萬人也

大觀中又有虞仙姑者年八十餘狀貌如少艾行大洞法一日微廟誦大洞經舉首見有仙官侍立者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猫指而問京曰識之否此童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徽宗又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答曰當用賢臣上曰賢人謂誰答曰范純粹也上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使之遂逐於是士大夫爭言虞仙姑亦入元祐黨矣涇水燕談

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既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純粹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受此膏血



之餘耶力辭訖不納 石林燕語

章惇敗安置潭州上諭三省言惇之惡曾布方對范純禮曰惇如丁謂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

純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介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救者幸尔謂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本傳

元祐中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強葭蘆浮圖朱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尚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 東都事

金鑑錄命

十一

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侍郎為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本傳高遵裕攻靈州與劉昌祚爭功欲以軍法斬昌祚昌祚憤恚成疾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叶恐有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管問疾以和解之遵裕不從後果敗 長編

言行拾遺事錄卷第四

言行拾遺事錄四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不題撰人名氏記范仲淹言行事蹟為行狀墓誌所未載者故曰拾遺大抵取諸實錄長編東都事畧九朝通畧諸書而說部之可採者亦附列焉其第四卷所錄則仲淹子純佐純仁純禮純粹四人遺事也

道命錄十卷

〔宋〕李心傳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命錄十

卷》提要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正月元日

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  
 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焚禁  
 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  
 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  
 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  
 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  
 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  
 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悖  
 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  
 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即道  
 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  
 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  
 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  
 愛人聖師以為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

嘗岐為二焉自數十年不華儉邪讒諂之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為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係者天實為之而非惇京檜仇之徒所能與也雖

道命錄

卷一

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為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士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

道命錄

卷二

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闕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于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

四

朱申



宋秀巖先生李公道命錄五卷刻梓在江州燬于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其為初稿尚欲刪定而未成者齋居之暇僭自原本畧加釐正彙次為十卷如左或謂卷中所載多吠堯毀孔之說有弗忍讀者孰若曰而諱之為愈哉嗚呼是淺夫之見爾 二先生道德昭乎如天日在上諱之何益不諱何損獨彼小人者甘為鷹犬以禍君子巧發狙中無所不用其極而此則獄案也跡其包藏狡惡組織讒誣豈徒以蔽時君世主且將以欺天下後世今不著之而反諱之是小人者既逃罪于前又泯迹于後何辜之多邪蓋必著之而後小人之罪益暴後世之鑒益嚴若 二先生則豈俟此而為損益哉然榮秀於此竊有感焉孔

道命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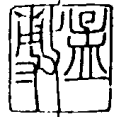
五

朱申

文仲疏後有淳夫范氏之說陳賈疏後  
 有和靜尹氏之說林栗疏後有水心葉  
 氏之說至於劉三聘沈繼祖疏後迄無  
 一人為之說者世愈降士愈卑有識者  
 比而觀之惡得不扼腕追悼于百代之  
 下為世道惜哉行省相君爰命有司重  
 刻于龜山書院而屬榮秀識其後以誌  
 觀者若是書之所以名則秀巖已序之

重命榮秀

六



詳茲不復贅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春二  
 月既望奉直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新安後學程榮秀謹書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注程先生出處又蔡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注伊川先生辭授國子監教授  
本末

孔文仲劄伊川先生疏注伊川先生與論蔡京論蔡京文仲劄伊川先生  
本末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注先生去  
本末

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辭兩監職事  
本末

卷第二

伊川先生活州歸官指揮注程先生與論蔡京論蔡京文仲劄伊川先生  
本末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省書注先生與論蔡京論蔡京文仲劄伊川先生  
本末

方提舉請給還先生所奪伊川先生田土注出處  
本末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  
本末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注蔡京  
本末

元祐黨籍碑注蔡京  
本末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注蔡京  
本末

紹興喪贈伊川先生制詞注程先生出處又蔡  
 錄用伊川先生手劄注程先生出處又蔡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程先生出處又蔡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注程先生出處又蔡  
本末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

胡文定之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秦呂二相相傾趙張

諱公輔石公孫

尹和靜以久師程學辭筵注和靜出處大器及范元

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注秦檜傾呂趙

汪勃之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秦檜欲毀伊川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許政正蒙書聖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筠呈出放書黜曹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注仲熊胡李

張震乞申飭天下學校禁胡門之學注震乞禁胡門之書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損棄注葉伯益程學不當一切損棄

道學錄目錄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公終信道學及紹興以來湖

處至因校吏許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之積斥注陳賈及陳賈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道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注林栗劾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訟封事注葉正則

劉德修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劉德修論道學非程氏私言

引知名之士及劉公論事進退本

卷第七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致詐且錄真去偽注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致詐且錄真去偽

何澹中心裏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官觀誥詞注先生淳熙末兩除紹劄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注留丞相

韓秀碑

胡紘論偽學猖獗固為不熟豈可容立注張茂獻李元德揚

父等六士表叔等三舉官至汪李路得仲大器揚大法師

秀等不肯奉行禁言時事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注沈繼祖劾晦庵先生事迹及

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注先生落職後事及答

言者論廷省魁西慶釋格皆為徒不可輕召注楊寅建請免為

道學錄目錄

卷第八

劉三傑論偽黨為逆黨之不可不至注三傑得

姚愈論為偽之徒欺世盜名之定國是注姚愈論為偽之徒欺世盜名之定國是

論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注黃軒由費飛校

呂泰然論不當為偽學之禁注丁建論謂張奎論劉德修

偽學逆黨籍名夫事注偽學逆黨籍名夫事

言者乞虛偽之徒始與外祠使有真向方注龍興城言真事

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朱某之拜注朱某非大中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偽之說注京師學死後能

卷第八

晦庵先生宋文公賜誥指揮注法祥能曾校誄大器

晦庵先生宋文公誥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履論議

李仲實之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先生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

從祀及劉敞伯翥元稹李商隱公孫從祀

南軒先生張宣公論議注清大畧

南軒先生張宣公履論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履論議注清大畧

東萊先生呂成公履論議

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諡奏注太常寺勅諭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諡奏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注太常寺勅諭

濂溪先生周元公履論議注高宗傳乞依唐舊制

明道先生程純公履論議

道命錄目錄

伊川先生程正公履論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履論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履論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履論議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諡狀注東坡傳胡府即擬諡未定

卷第十

嘉慶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注伊川曾孫觀之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通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注晦庵子待鄉甲入

二程張子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又註行臺請加封本末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道命錄目錄

道命錄目錄

五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 伊川先生... 宣仁皇后... 宣仁皇后... 宣仁皇后...

十六日奉

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

為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伊川先生既在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祐二月元

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合

子之純粹顯加所以待之禮讓所以處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 伊川先生既在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祐二月元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孔文仲劄伊川先生疏...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



敢子細數奏廢 聖憲恐有所疑伏乞特賜寬問臣一開  
陳萬 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 陛下亦必  
願勉為之 願受如 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膳奉學士以下侍講讀  
者六七八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 聖體體弱過甚茲無職分如  
之王休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休以詩書侍講叔文以其持詔二惡交  
踵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  
臣訪聞願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自跨四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  
造臺諫其謂貴臣也必暗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  
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懼懼而又深德之其言臺諫也皆負感額拜人促  
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與日當排擊此人而登臺  
中常有備類竭盡死力如宋光廷柱純實易之亦是也臣居京師近二  
年願未嘗過臣臣比除陳官願即來訪臣先談實易之賢又智與易  
同官遂遂及名陶事曰臣陶曾補命已又陶願復下何也如此

道學錄卷上

三

願

則實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實易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願曰明  
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  
言既不行其辭去矣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願曰此  
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願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譏臣攻陶助  
也臣素與願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  
諭如此 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願乃鼓騰利口間亂朝廷  
之相爭願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願年矣伏惟  
大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實為難在萬里之外無所消逃况於咫尺  
近而肯容願者誠淫班列變亂白黑等案緣快者排舉之禍  
人之明伏望論正願罪儘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

月一日奉  
聖旨程順直權同管西宮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開故事學士程順直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開故事學士程順直

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踈畧也遇六參宰臣奏論退許講讀  
官上殿問 聖體六月又上 大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  
苑召見當自講官俾陳說道義務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二人侍  
上習業且以適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極垂簾  
大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賞奏實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  
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  
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訟非用人之體再  
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緣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持給焉及明  
堂大講又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  
今日乃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賦曰自石史  
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温公得政起用  
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  
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為不便於已

道學錄卷下

四

願

相與排之而温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温公與申公獨相凡事有疑  
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一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  
亦不平初温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  
欲往與温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哉前申公乃往  
平喪生各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  
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温伯各撰題而蘇公所題有  
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惠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  
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大皇太后點用蘇公  
者左司諫宋光庭公按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 仁祖神考  
不足師法之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  
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奏續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誠  
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論欲官司試人亦無以 祖宗故事評議者  
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暮氣之就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開故事學士程順直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開故事學士程順直

崇政廷和殿或他寬處講論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論為不可有  
旨屢修適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  
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  
乞改賀為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及被命  
修三軍條制之去利誘專委任及置賢賢堂待賢更師齋之觀光法  
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

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與大笑結究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  
君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  
司諫彥霖公被皆徙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史部侍郎胡宗愈兩易  
皆為策觀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  
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  
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  
先生退詣宰相問 上不御殿之因曰 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

大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為寒心羽且半執以先生  
奏家謂問疾 大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  
失當細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行讀而文仲十  
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於  
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諫所誘論事自用職意又  
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仇直稱然意不曉事為浮薄其所使以得善長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言有  
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  
先生辭卑君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  
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  
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攬摺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物  
發生不可無故枝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  
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請計先生入

待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  
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即劉公之學  
自不安語入不應如此踈誕未知未卿誤記之手抑劉公於所惡而  
辟焉不暇審也此書又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  
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幼疏有云騰口問  
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全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  
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  
楊國齊郊號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獲復恩怨呂居仁  
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  
謂國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表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奉 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聞有言事  
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貴命禮當再赴就職今已到任乞方敢傾猶恐

誠仰下 天職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 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用  
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  
務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 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  
第一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之歸田  
里奉 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  
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  
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賦畀之人因司馬光  
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  
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  
以官任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 陛下志  
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 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即具表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  
仕章五上乞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之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職職竊謂天子當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導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波瀾舊言則有嫌全臣已三奏之外任將去講職肝高所懷不敢不吐露乎陛下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程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向哉為善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願實為希希之美事而繼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日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苦疎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願大便

道命錄卷一

七

願

大和會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當其言皆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宋光庭實易於推大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願黨願亦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使願自京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實貴公知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節然太平之術故其責望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而許為活放為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幸如華的補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又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詔罔之謗於公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愨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門下侍郎奏云恒恐不肯請宣仁云只與西監逐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薦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議詔改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宋拜以疾尋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拜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無使洛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日中書自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係司馬光所引同惡相濟的係致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 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甲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輩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自言司馬光等造為謗議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亦當

道命錄卷一

八

願

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怨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乎既知天焉用尤城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怨必救先生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也恕怒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彥明白噫尚可以千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志不知汝以祿養為志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第

道命錄卷第一

伊川先生請復官表

臣願言本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 聖恩授臣直郎

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蒙嚴荒分甘終廢昏期洪造復昇舊官仰荷恩

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

士忽遇非常之有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 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

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初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

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官德即任 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壽俊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

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壽暨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 疑之先生曰 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

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據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由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願於元豐間以錢數百

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命十六年開墾灌漑漸 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願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賣戶部以開

朝廷奪之汝州出榜重賣按願初以處士召用久待 哲宗于經筵 今蒙復官既老且病將辭職以歸而貧窶特其幾無以為生猶冀前

世高士如願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其節况願本自有田於 去當得而有司不為理使之與親族口瀆於饑饉殆非國家所以

優賢獎善敦勸風俗之意也願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貴戶絕 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之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願田

取進止 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由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詞農丞章惇蔡確落其官薦 將處以臺閣由耻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 雖未行去論雖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事

臣僚上言臣聞移義善國秘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 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詭怪以

詭異雜說為俗有在元祐中因致黨議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 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 人主之意議法大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

神考成德為事紹聖中宣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川籍 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頤洛之凡庶即操不立之徒

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今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談 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蠹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

鄙析以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 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貽惑

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任身官職本元祐致黨黨引所得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 覈察 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 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

遣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言遂有是 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其以邪說敗行感亂聚聽而尹焞

張繹為之羽翼出下河南府體察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緬致虛 此時不在言路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見致明以四月除

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詠詩奏知泗州姚華之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流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流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備行曉諭應移下聚學之家並印傳使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

臣竊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善國以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容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誅隨之非禁於刑人以誦效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 陛下聖聖而外神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及吾門也尹弼見逐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餘矣

命有司考其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應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韓忠彥

鄭雍

胡宗愈

文彥博

曾布

傅堯俞

李清臣

呂公著

梁燾

趙瞻

劉奉世

呂大防

王巖叟

韓維

范純禮

劉摯

蘇轍

孫固

安燾

范純仁

王存

范百祿

陸佃

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姓名下監司

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賈奉行之先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之禁絕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曾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黃復	張商英	蔣之奇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張舜民	張問	楊長	鄒浩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葉壽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師服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張未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湯敏	司馬康	宋宗國	黃隱
汪衍	余奕	鄭俠	常立
余卞	李格非	陳雅	任伯雨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呂希績	吳儔	歐陽立	尹材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衡鈞	充公適	洪伯藥	周誼
鄧耆甫	王察	趙峒	封覺民
李黃	趙令畸	郭執中	石芳
安信之	張集	黃榮	吳安遜
張勳	姚勳	錢勳	李之純
趙君錫	孫升	呂希純	謝文權
孔平仲	張保源	常安民	唐義問
馬潤	王回	李茂直	李社
蘇炳	李新	范柔中	李傑
高公應	高漸	高漸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諷卿	王貫	朱紘	吳芻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巖
韓治	江公望	會紆	高士育	鄧忠臣	仲師極
呂彥祖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王拯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許堯輔	楊拙	胡良	于肇	黃遷	莫俠
李脩	逢純熙	高遵恪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胡潛	董祥	楊慶賢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利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造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糾	陳祭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章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高茂華	楊彥章	廖正一
武臣二十五人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復
張巽	任濟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趙希夷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惠	吳休復	崔昌符
李冰	高士權	李真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潘滋	李基	李真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內臣二十八人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昶
梁惟簡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竇鉞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楊備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鼎 閩守勳 王敏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估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效靈廟為元祐諸賢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 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 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 至正月乙巳以星變震靈碑夷成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自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籍時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第二人尋以通直郎致仕時易傳成其父學者莫不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願有以進爾其後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具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

道著錄卷二

七

以祭者惟張繹尹焯范城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即神也蓋長鬚鬚故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平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之有常跡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含宜非重有體或說向蜀以弔再誦孝經以進焉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磨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石錢以鐵積是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

人矣使韓富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則變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百同奉

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二年矣

道著錄卷第一

道著錄卷二

八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喪贈伊川先生制詞

初效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遺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問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其矣爾願將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此侍講惟則佛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己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務將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真龍圖閣

道命錄卷三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 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真龍圖閣名其孫將仕郎歲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安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

行在尚書吏部准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勅中書省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承直郎桐廬縣丞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節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故叔端彥之子身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賜於文資內安排文緣元隆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札

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程頤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今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 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三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任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喪錄黨人端彥之子賜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尊尊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頤程顥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有復振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醉仕至監祭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右列終身不遇難以朝奉

道命錄卷三

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已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海國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 陛下皆龍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與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 陛下尊德崇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深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之歸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及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東原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行故給事中朱光庭公使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皆夫校書郎李綱端自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願道監祭御史游酢定夫今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  
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  
尚書右丞許景衡以伊般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  
右諫議大夫李處遯嘉祐中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  
行已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  
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棣彥思今著作  
郎王顯信伯新除宗政殿講書君煇彥明侍講學士范冲元長臨安  
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類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  
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登彥沛著作  
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潘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開抑崇其  
學焉自關河陷沒而楊時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  
言云爾趙忠簡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及指以為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

直學錄卷三

三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  
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  
黨致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  
尚合也嘗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彰天下風俗豈有尚  
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人同已蔡  
京固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惟  
陛下大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其感舉也  
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  
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效尤但為大言謂堯  
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陸九淵陸九淵傳之程頤  
程頤傳之伊川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  
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願尚在  
能了國家事取願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益於懷復有尚同之弊如

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  
行往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 聖慈持加審斷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  
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  
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  
不待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  
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  
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  
陛下留神 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  
深用無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 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  
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以其靖康中為言信有辭故

直學錄卷三

四

也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一相  
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繼等八人伏  
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  
始又二日忠簡罷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揚  
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致臣致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  
見 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  
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深惜非  
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  
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復  
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  
之同已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 陛下灼見其弊乃因

論列特降 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海故何漏膠所屬  
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登獨難之戒諭曹更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  
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為是也蓋登素無士行躡躡侍從今朝廷客  
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登猶敢肆其凶憤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  
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 睿斷將并  
逐賜罷黜以為懷私慢令者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

聖旨董登除集英殿修撰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錄板  
權侍郎董登升分少俟之令升以已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  
謂升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  
君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登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  
甚沮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道學錄卷三 五

尚書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社奏臣伏讀 聖旨士大夫之學  
宜以孔孟為師賤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無然布告  
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文質以謂聖有諷訓學者不迷於所向  
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  
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  
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  
嘗不由此道言持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  
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  
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雖濟要近名動一時意  
欲慕之遂變市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道  
正欲肆其排則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魏為伊川之學者  
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  
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行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

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賊殺為非當棄市遠近傳笑此  
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  
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謂切理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 聖旨指權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  
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  
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 紹興七年上

胡文定公乞封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道學錄卷三 六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難與  
疾疹尚稽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幾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  
見元祐之初宰臣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  
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為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  
擢以不次遂自草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未允庭等又奏頤道純  
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是天下之先覺聖世  
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諭不為辨解釋文義  
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中  
禮養身而去進退必合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  
人高弟莫不獲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  
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  
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  
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道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  
偽河洛之學幾絕矣至子生古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  
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本絕如絳可  
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為耳約口出而以為

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安自標榜如喻樵輩文益甚焉或者  
又言非伊川門人即皆進用樵實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  
稱實者故樵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  
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  
人尚難言之而况樵等曷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僭借識者有憂  
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  
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若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  
熟安於其說不肯虛懷而博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  
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知詆誶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拜  
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一途而其義

項中舉卷三

七

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子為師庶幾言行相輔可濟時用此亦  
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  
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為口耳取世資以于利祿愈  
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子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  
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  
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言其文也哉  
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  
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  
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  
表柳下惠之賢敏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始祐以  
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應行名  
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呂

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  
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或  
有正蒙書二十七篇頗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  
猶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說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矣  
其真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  
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常恭恭未亂秦辭伐罪之時  
猶有崇儒重道尊禮樂之意仍詔館閣聚四人之遺書恭官校正  
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  
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願浩元直與秦檜丞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  
內修政事外懷表秋之名俾呂督軍手外請修政為自領之多引望  
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  
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庶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

項中舉卷三

八

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輩散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  
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  
許綱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秀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  
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羣者一空已而未呂繼免四年秋偽齊人  
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畫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知之  
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諸制下自是二公始有  
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  
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  
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奉蒞英  
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  
公改修 神祖聖朝實錄明者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文不然  
之六年冬偽齊再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為不可力戰卻  
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移伊川學宋內翰汪經廷不

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奏丞相為樞密使秦陽為柔俊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宋內翰之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准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未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有旨胡安國原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父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故鄉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三十年學之既專自焞為自壯至老焉之甚矣使焞臨列經筵其所敷繹碎陋之言亦不遇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 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

道命錄卷三

時之頤榮木頤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醫治使道途瑣奏請擊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聖恩 比年

先是靖康元年秋神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孫傳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皆從戶部侍郎鄭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為未副其意之特加識擢會慶城不果召虞階河南先生妻子皆死于賊先生死而復蘇蘇朝安山谷中劉豫潛以命為帥始相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滑川問道查獨張忠獻為官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問之活依其子婿以居紹興元年春趙公張公益相五月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各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宣撫同劄下涪州知州事李贍車官撫司云云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

其固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之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宜無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致遣赴行在范待講又奏之令唯路漕臣一員往涪州致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為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之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一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為言乞自使張公耻之乃顯薦先生避偽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正免 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文辭于 上前 上曰朕渴飲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侯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錄卷三

道命錄卷第三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待制  
開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  
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上  
條列懇請悃極殫盡未奉俞允臣莫不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  
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  
之義仰干 天聽惟 陛下赦其愚使再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  
甚臣自居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茂有發胡春月之間病告相繼  
坐竊厚祿無補 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  
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劄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  
素守使 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 聖知將復貶  
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謬受 寵知幾聞補報比嘗不量

道命錄卷四

分軒輒及國事識見于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皆堪時用此臣義當去  
者三也臣昨拜 命奉常當未踰月方移病告還權春官因病至今未  
嘗供職以病去更獲起遷有何功賞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  
臣聞國朝典故換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  
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  
當去者五也臣聞 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  
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 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  
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園伏候 勅旨正月  
五日三省同奉

聖君君輝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  
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  
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如

特籍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善始中簡是也若是其紛紛  
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為不可隨書計

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  
侍郎因命章疏上乞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  
塔程韓為桐廬縣令因往依之韓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齊邦純  
為浙東安撫司准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之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興衰廢亂投戈食馬擊  
擊焉以講藝論道為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  
事修學校周備海宇猶以為未也洎日之良君幸賢關秋幸秘省崇儒  
重道同符 祖宗萬幾餘暇不瀟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洋呂  
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學臣愚以為

道命錄卷四

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則所繫  
顧不重歟今鑲院有日欲重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  
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  
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為表裏  
以不應 聖化豈不難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

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為茲則不若不讀之為愈 上曰王安石程  
頤之學各有其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  
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弱於所聞真太山  
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  
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結監  
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 上曰其善學也

說誠書經言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  
上因及尹和辨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  
嚴事君軍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令人繼襲他人繼  
肉曾不思乎處實師之位任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見胡文定修  
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  
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  
者蓋取左氏公毅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亦稱其名故季文子之  
告君有先大夫叔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  
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  
檜死乃已

何若之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 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  
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金法造士繼而臨幸用彰龍首親灑宸  
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主斯時親得 聖上之師何其幸哉  
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  
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餘  
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溥也有司仰體 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  
秀之士多在巽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遠以請聖旨謂為 陛下陳之  
蓋始線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閣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學  
傳十論大案務為好奇之異流而入於非徒然之虛幻空寂之地其  
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閣為國子司業其本在按所好於是助成  
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亦好  
惡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 聖慈申戒外師儒之習或使  
訓飭諸生為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 際來皆然如某則  
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簡既不陷溺其心又不  
流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士十月十

七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在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  
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軾  
季明譽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登彥冲所作也  
檜進呈 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 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  
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白可對臣說過時 宣仁皇后聞之大  
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  
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瑛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瑛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  
私恩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  
特進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奏合士心取進止九月  
十二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年上

進金錄卷四

四

秦僧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  
第是夜警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去勅會數十年來學  
者尚尚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 祖宗以來未有  
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瑄積舉得官為戶錄事參軍守臣欲稱  
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勅令所刪定旨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祭御史胡襄心鄉胡寅  
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  
謂周客朝事一切不卹一時羣小所聚而雷為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  
猶惟實是獨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迫與羣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  
者過必首誦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眾已議定  
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  
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文為

之鳴欲使人盡歸於  
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  
奉 聖旨依 報典二十二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  
其師之名等語石正

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  
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

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  
詭計回測仲鼈亦坐

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  
兼權參知政事再閱

張震之申物天下  
秘書省正字張震奏臣

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  
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

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  
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

止十月一日奉 聖旨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

論書坊刊行詭僻之  
蔡宙又論全蜀數道

望申嚴法禁不得擅  
曹紱又論建陽邵武

以非僻之書刊印委  
不經皆言程學也至

之後二十餘日檜死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敷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緝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厚賜八年早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古進職二等著其命

聖賢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願謝恩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道仰

視玉色既開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 聖訓丁寧文無非惻怛焦勞之

實浪惟此賤遭遇如此誠不敢受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

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費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

之民羞骨一再自劾恭候嚴科 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與至於過

假龍圖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情名與而謹駁臣之柄也况臣昨

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及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察近日

雖蒙 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因服籍

謹以俟命誅賞宜速稽恩榮以表賞刑之典所有前件 恩命臣實不

敢低受欲望 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為檜所忌論者連未間者十有餘

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為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

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為意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

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子右承務郎宏

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汝敬夫故夫

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

而劍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勳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

為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重彥冲秘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

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象山籍溪

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侂原中是為延平先生延平

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庵庵草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語

其學而舉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論死

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

有請抑奔競者意浸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即位政元隆興陳魯

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離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為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

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大學錄魏拔之元復以

論曾觀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

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復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時虞雍

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

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台又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為相厚

熙三年罷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秘書郎 上批諭

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

為相必欲起先生趙鼎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四

辭不許七年春皇詔監司郡守休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

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 陛下不悟之語 上大怒命

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

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弊除有秘閣

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關既對

又論近習蔽選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

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

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

義分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之退閑以免幸相中

傷之禍 上察其說乃昭朱熹之官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實論道學欺世盜名之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

而謂已之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



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  
以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  
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  
以夫入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  
近世縉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踐履為  
高以正心誠意為已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  
己獨能之夷者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是以  
己之所其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嘗泥塗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  
愛者賈餉也其語人則曰吾能兼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  
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章若無人故上焉  
者得以遂其意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  
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  
曲為辭說以為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皆假其勢以為梯謀此之者常

道命錄卷五

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朋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謀彼  
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  
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  
為大姦憲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  
其人慎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回風言行表裏一出  
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  
聖旨依議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末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既而為監察御史至  
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為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  
學者欺世盜名不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為  
學也其曰周公發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  
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所  
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為之語曰周公大聖猶

謗伊洛名賢亦被譏毀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

道命錄卷第五

道命錄卷五

四

悔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

勅旨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  
愛人用志彌篤擁州塵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  
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  
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牌廳計四詳七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鴻慶之祠五年周永  
相為次輔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按江西提刑先生  
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  
理未純故為善不能充其量入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  
上曰又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勉卿清要不復勞鄉州縣  
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道命錄卷六

黃昇刊

天祥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  
乃敢同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旨劄不伏赴部供職四  
司郎官聽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聽線長貳不合管郎官  
印記且計令送還仍加錮論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拜編讀執  
事諫師來朝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  
夫其朱熹優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整竊致其假憲指避  
黃命當符就惟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  
黃命無符無印記徒驚載程願之緒餘以為浮說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構門生十數入習為春秋戰國之能妄希孔孟歷聘之  
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今來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  
朝列以次收用其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妄意要津門生迭為  
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視  
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陛

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  
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太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  
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  
者朝廷之紀綱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台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  
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始令慎自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  
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  
上以栗為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  
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劾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曹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  
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

道命錄卷六

黃昇刊

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熹素有文學行義居官  
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  
熹趨辭辭未敢前准既罷去 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為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  
始疑之以為栗何為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  
以告乎 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  
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  
疎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事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  
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 陛下乎栗言熹自陳私計非使只欲回江  
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劄即時遣回江  
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解衣其時朝上有候熹者皆其見之  
熹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自給假候差安日供職是栗謂  
熹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聽印

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武縣其人不官部官廳印記臣再令  
送還仍加鎖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拜編誦幸執事諫即乘轎入部供  
職良不為難兼官印記難以乘輿在外慮有失去其未喜嚴執不從  
臣為感仰不能率屬數其便塞指違 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  
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拘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喜對之前脚疾已  
作當對之時偶能少止對下之後與幸執事諫相見脚痛浸劇既申尚  
書自移安恩命乞給假供職適會歐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  
記意既未供職其可受乎喜已申自給假矣雖欲聽諭而扶曳供職  
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是向官司收管此正長感之所當知其  
可推以委喜乎是稟謂喜不受印記便塞指違 君命非其責也稟又  
言喜本無學術徒藉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誇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  
推尊所至輒構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  
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館員公教育於上

道學集卷六

三

果

士子關家塾隆師友私淑文於下自白而然矣使喜果無學術欺人何  
用師之果有學術欺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動人為忠為孝  
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禁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  
得為師之禁全乘以諸生不得從喜講學為甚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  
法具甚絕之此尤非其實也稟又言喜邀索高價妄意譁傲睨眾曰  
不肖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稟逆探喜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  
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喜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  
刑稟之劾喜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稟遂以喜為自  
不肖供職是稟急於誣喜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稟又言 陛下愛  
惜名器館學寺監又次當選郎官者以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  
喜乃輕之兵部郎官下條大宗正丞計衡兼以喜之故移計衡於郎官  
而以兵部處喜所以待喜亦不薄矣而喜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  
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筆又矣館學寺監雖又次而未嘗歷知州

監司則不免兼權得請之當選郎官或差除之際那被闕次移衡用  
喜實尚德焉是又稟急於誣喜之罪相繼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  
其言之非實也稟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喜既除兵部在臣自有統  
攝之將喜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  
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擢罷之文至於  
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之行迴避微其文婉其所以重臺綱而尊  
國體也今喜得為稟之屬尚宋供職而稟望風効之且兼用給舍臺諫  
繳劾百官之例何哉稟以職制紀綱勿喜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  
說非其實也凡稟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  
無實最其利害所係不獨宋喜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  
良幸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  
目鄭內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各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相能  
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衡相為鈞距使

道學集卷六

四

果

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垢行以避此名始如噉菜事瘴瘴迹犯敗之類往往曰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為子孫無窮之  
計者其檢不細矣稟為待從就其寡淺無以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幸  
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內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詰言逐  
去一喜固未甚善稟恐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  
臣伏見稟耻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為稟宗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  
人執權遂請罷物局而人知其專而况職匪聞官有常守守苟恣一  
身之狼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隨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  
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  
也臣去冬蒙恩向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詳甚矣 陛下  
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忠盡忠今一節  
何至上封諫說徒瀆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來竟敢欺罔

其賢無惟其官惟其責惟其權惟其權以扶善類若發而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幸員履綬伏地待罪惟願

年上  
林栗之劾梅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為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督臣亦言栗狼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實文崇福之命

劉德慎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後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其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 陛下過聽親權孤遠使待罪責於實刑備虛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威不戒皆因人而舉勿墮事以奏陳

道學錄卷六

五

是

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焉夫是非方微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鑿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足以愧漢唐道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遠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躬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為動名樂正道之味為歸靡遠而在上則以責身為事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固其學術議論幸由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時也道壞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茲謂盛矣不若而壞於熙寧之邪說陳棄止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未流太分事故反積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慶夫崇觀而下尚恐言平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

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來奇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出則變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邪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眾議既已交與賢愚豈得無惑臣本庸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為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為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深淺其行之有誠偽為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不可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非敷行之誠者是

道學錄卷六

六

是

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偽者色愧澁者心服又安敢一舉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幸多善去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損斥安得更有奸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 陛下復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舉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罪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奸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矣夫口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告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說概然而已委寄謂向所以斯論職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許自是太高則實將不責責人太苛則眾怨且怨雖然以此窮於道猶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而或有乃偽為薦士之舉若同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且題既眾則疑然叢與心雖主於至公亦已派於朋黨謗毀先噴於羣口進退貴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

而賈公白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進退之間亦未有死  
得極甚素彼如謙謂以修德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  
指謂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然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  
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嚙成風國家安賴巨欽煥將來之禍故不憚及復  
以陳伏幾 聖心廓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  
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  
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  
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轉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竊  
恐權臣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  
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  
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敢正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紹熙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詹體仁元

為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  
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二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  
後亦多所收權王丞相罷留丞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權何濬為諫  
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  
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技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  
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則自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  
及是還為軍器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  
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避之三月劉公被  
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  
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諸公曰何何  
然見公疏為恍恍者數日至齋定志九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  
諫議大夫陳賈公石正言黃倫儉點侯清議所非出賢與利加  
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

通鑑卷六十七

上謂使吳端者除帝御器械可諫議論之疏三上 御筆令依已  
得指揮又有孫嶺者自言 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  
胡晉臣還封還錄黃詔趣令書讀向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  
上諭留丞相遺都司沈既楊經至臺諭指劉公曰三上章論  
上未樂 坐劉公拆號差誤從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私  
廣川府轉運判官其至五月也十月向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  
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諫者望其擊而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  
擊陳黃龍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  
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云蒙諭欲見諸經鄙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救  
故即寫呈乃聞已逐刻聞之惘然繼以營權况賤跡方以虛聲  
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喜之計政使深自悔匿尚恐未能免  
禍今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衡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  
至為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疆弱事勝負者其

通鑑卷六十八

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  
議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若慶之輩亦  
可駭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况所說經  
因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不可乎去  
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人注釋以為謗讟而欲之  
臺諫此尤近事之明鏡雖無足畏避然亦可若而直觸此姦惡之鋒  
邪欲布患衆便之寢罷且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回承望風旨視  
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奔攻若子幸修齋戒則  
兼詆釋迦曾讀三經于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楚室  
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  
與之爭則必反以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真為道學之害亦不為  
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通鑑卷第六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會閣待制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開經筵延學士眷備示之在外須召節以  
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後一經之極躬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  
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適英之列若程頤之在  
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吾嘗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宜推  
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類試望之于  
馮爾不如實之本朝名賢讀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  
驅馳而往

晦庵先生既為林栗所劾 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  
命有曰果真昨令高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  
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贊文崇  
福之命又辭有旨已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擬舉綱

道命錄卷七上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跡奏之明日詔以  
先生主營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  
學為邪病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  
辭職名跡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與論八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  
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  
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龍名儒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  
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  
相關乃乞補滿宮觀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潭州  
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自昇得賢為重往抵成命無執謙辭先生至  
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由里未報 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  
除煥會閣待制講誥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  
辭者再十月五日 御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率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難詳宜錄真去偽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 陛下不容其辭臣既  
詔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慮之私為容默之  
計而不陳之於 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  
煩 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  
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己任非不善也及其父也有從  
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  
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  
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  
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  
其行矯偽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  
可以得爵祿今日官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

道命錄卷七上

其學者實繁而護其高者其眾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其人乎因  
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其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  
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為偽詆毀者  
或失其為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偽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  
乎有人於此行乎闕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有  
用而不為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為  
異亦不詭隨以為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  
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效詐或  
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貨鬻職士論之不齒而更  
緣飾託亦借重則為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父之籍議則不知自及  
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偽善類也彼此是非紛爭  
不已則為漢自度書李國象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陳  
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 高宗皇帝親臨

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事相相護是者從其為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是之從而無彼此再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止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內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樞密為上所厚而益公適忤 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為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簡謙仲為樞密使素為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東事之下給舍臺諫議大學諸生喬嘉壽移書責之太常亦謂備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宗未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

直齋錄事

三

者其喪五年春 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禾為 皇太子 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歸納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閣門事韓侂胄內侍關禮以定策白 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臬五日 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從叔樞密院事即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兼赴闕趙公見議下山陵留丞相不欲去或因而問之侂胄亦欲得權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為右丞相自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畧已無遺矣儉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向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然

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為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偽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詔詞

勅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須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仁獎被累朝之特招補疾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飄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濠見生幾時方喜言笑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賁生之懷士乃夫華職秩以真祠豈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連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感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天官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敝俾解嚴嚴之直復後論者之駭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非噫獻本明勞侍從既違持屨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徒究專門之業其抵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松閣修撰宮觀差遣腰航航軒計

直齋錄事

四

故事講筵每遇復旦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難復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節前一日晚關報來自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于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以平日所論者有數陳開折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聲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閣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旨切至侂胄大怒是日 却批朕聞卿者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却官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胄遣中使王德兼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以申尚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楯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嗣千里繼對面奏乞留先生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起

居郎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傳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而密  
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除先生資文閣待制  
與都德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  
工部侍郎兼侍讀黃文伯資文閣待制所以逐先生之驟上曰始除  
喜經廷爾今乃事欲與聞伯資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從之亦上疏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及覆以諷上曰  
朱某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効先生容止進趨以  
為戲倪青喜之欲用為閣門祗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擬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  
以議信祖朝祧不合自幼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謝事  
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首安議山陵自効乞歸黜有旨無罪可  
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閉閣修撰  
提舉鴻慶宮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

直學錄卷七上

五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  
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為無不成捨是而能齊否也臣竊見陛下近  
者因臺臣之請而賞趙汝愚之罪薄行流寬予以示懲覽善之奏而  
加趙汝愚之功進加殿職予以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  
臣以為猶有伏者請為陛下言之謹按以保觀文殿大學士體察  
觀德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自至其  
懷效狹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累條舉乞見於前  
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為陛下言之

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  
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偽學之徒方盛以不能敵及尚為助縱  
更致致禍擾朝廷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繼位之初太上即正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專無  
廉耻前歲太上還後不思保祐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  
裾扣額者責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為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  
二也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造妖撰謬意圖不  
軌正既知其心乃復陽為儲地嘗指其腋以語同列曰此際拜他不  
得暨聞趙汝愚建策之謀則翌日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  
正使汝愚敢為無禮適宜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  
貪竊指正有急則遺棄他人為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

太上有脫屣萬幾之意賴卿割付之於正正為首相便當上啓隆慈  
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駁問方始吐露陛下

直學錄卷七上

六

正位九五太上御制金匱之類史館復藏之松家及罷相位  
又攜以去至頑宜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制意欲何為此其  
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及履然若隆享厚祿  
實國典望將正德職寵稍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敢進正  
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汝愚定為丞相時倪青已大用事丞相相跡已有形  
言罷羅春伯發書極密院事辭解之倪青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  
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  
除寺簿德秀大怨倪青乃論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為察官遂監  
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  
旨倪青往來兩宮備言忠力特遷二官為承旨使彥逾始害定引  
已共政倪青亦望除節制及是皆不平徐頤子宜為京尹勸定以  
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倪青倪青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



彥節改除四川制置使彥節愈恨大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為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斥死曹即曰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與訛起訛動搖人心而罷中丞向詹文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詹憲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詹乃留客方為言事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德文叔欲論死曹之罪語洩為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史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怨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指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眾死曹患之乃引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宋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得為偽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詹續及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

直道錄卷七上

七

禮者為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為卑而而說僻險傲者為高致又况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轉其言則周孔者其行則桀跖其言則護權臣歸過朝廷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廷毋論前朝朝廷為隆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法之所必斥也昔我孝宗事意規恢首務敦實居處為之徒言行相違者宋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死曹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偽學之罪歸之偽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偽學偽學不軌豈可容其並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詳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願二

三大臣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枚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夫意急於奉承偽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黨必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曰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寤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曰而誅其臣臣一百餘人唐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自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德母革去舊染滯幕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其事權之地豈可容其並進願陛下寬前聖執凡偽學之黨曾思諫論列者並與權任進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紛四起橫難提出雖有伊尹大公莫能為之策矣惟陛下留意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月九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直道錄卷七上

八

揚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呂祖儼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死曹詔祖儼勿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千里封還錄黃乞賜教酌醫字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衡周叟林仲麟景沖蔣傳象夫徐範壽亦投匭上書論其事自乞鑿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一回邪黨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儼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劾趙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為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死曹退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事道等事劾趙在廷有不如詔重責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燾和叔國子士陳武蕃皆罷罷奇業汪逢季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案路亦罷

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偽學之禍自此起矣迨丞相...  
未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中錢鑿所窘遂增劇而卒天下宛之二  
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未行  
計聞二十七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  
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嗟斥相  
繼靈聖慈烈登唐閣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 御筆令後給舍等  
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  
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  
及舊事始 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勳元章獨持之與同列  
七月從元章起若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左  
史改除兵部侍郎賈疏之也胡絃者紹興五年冬總督都進奏院未  
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干佐以意未快命其子絃可備  
若慶元年六月遷絃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秘書郎十一月除監  
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絃疏也明年三月絃建  
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元  
章罷自是學林愈急二年三月絃遷起居郎用威餘三遷至右  
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林漸弛絃亦廢而  
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見秘閣閣揆擬舉南京鴻臚寺果真資全回  
邪加以忮忿初事豪傑務爲武斷自知 聖世此術難信學所習  
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箠鼓後進張浚編誦私立  
品題收召四方無行之士以益其黨相與餐粗食淡衣聚賭博或  
會徒於舊信鵝湖之寺或身於長沙微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  
士大夫之沽名嗜利期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爲之根株既固肘腋既  
成遂以匹夫縉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案飛書是疏所至郡縣下

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從威遂所欲而喜亦富貴矣自稱謂有大  
罪大而也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喜也不天惟母存  
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喜泉以此供其母而乃曰糴倉米以食之其母  
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隣之招歸謂喜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  
隣之首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喜欲餐粗約名而不恤其母之  
不堪無乃大戾乎喜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喜於 孝宗之朝累被  
召命屢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  
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  
貽書痛責之喜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  
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喜甚不敬於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舉國之  
論禮合從葬於會稽喜乃以私意僞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  
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  
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與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喜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  
政謀爲不軌竊積喜虛名以招致汝愚僞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取  
次對喜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奉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於  
上章詳爲辭免竟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  
此而可忍喜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又慶喜乃率其徒百餘人哭  
之於野喜雖陳邪翼之私恩蓋顯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  
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諸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  
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喜之大罪五也喜既信妖人蔡元定  
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喜欲得之請用迎降其意以縣學  
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致國等爲縣學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喜他  
日可得之地處於豐月伐山鑿窟置屋五搜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  
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  
搬運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置於之內而手足隨指觀者

警曠邑人以夫子為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甚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德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半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南康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少則截賄救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毀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道深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宗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媵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末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真平曰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

道學卷之七

十一

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教也邪昔少正卯言為而辨行偽而欺夫子相曾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去之如是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欲望 聖慈特賜廢斷將朱熹職罷高以為欺君罔世汗行盜名者之戒乃將備用鑄官永不與親民差遣其祭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幾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啓奏聞伏候 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備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賈慶陵自以家東朝知遇之恩尚帶班臣職名義不容草草封事數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患之究繇寫已具諸生更進法諫以為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選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焚之因更號避羽乞致仕及已受

過次對恩數如封贈賜服色爵邑奏為之類朝廷不許一年十二日陳實自知寧國府召為兵部侍郎贖其言也未幾張貴棖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首蘭和真舉葉翕觀恩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為學之魁以匹夫窮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入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羣議洶洶爭以先生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獲造事亦以投台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父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絃草疏將上會選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絃以養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絃試宰虞謂趙忠定自叔科第嘗階上游真規策列忠定欣然曰若朝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絃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若熟則用薑醃浸三四枚共食絃至先

道學卷之七

十一

生遇禮不能殊絃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寔難尊酒山中未為之也會死肯欲論先生絃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竟疏乃成○董誥云為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秀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界何傷於日月乎○郡縣補元定其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坂上道先生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賦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于淵書曰臨川曾景憲報韓文已過彼有以驢為驢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于春陵先生為之哀動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驢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真卿書曰季通之極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物之餘行自

病也蓋元定從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錄卷第七上

道命錄卷第七上

一十三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罪詞謝表

臣某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臚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條論臣罪惡之賜 睿斷務職能荷奉

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祇受訖者罪多權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句荒姑示斥言之賤速復尋於白簡始知罷於丹書竊延閣論議之名驟負桐香火之奉茲為輟典允賴洪私搥戴茲勝感藏為喻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將晚逢與運復叨

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權參惟懼夏無可紀足稱所蒙每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軼然猶賦之佚祿使死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流容別亦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憂劾盡發陰私上膺 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何之目已皆不思

道命錄卷第七下

不孝之科至於疲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集而臣憤耗初罔聞知及此有循用深疑懼且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負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簿罰稽責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負頑獲逃竄竄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自創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某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條論

臣罪惡之與獲職能相奉 聖旨依前臣照會臣即於當官謝  
恩解職職名奉表辭謝去職今復進奏院遞到聖命一道付臣  
遂秘閣修撰依前官者雖文上微已至免於嚴誅詔下須復寵加於  
明訓開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領伏念臣孽孽賤士章尚  
腐儒唯知爲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使  
安復未能於真過致煩重勅重荷宿愆請其廢外之妖言曷市墨之  
汗行有男而背小人之食可驗恩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綱以  
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親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詎肯考覆以非  
誣政使寬投而奚德不真 恩貸乃謀除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  
居於散秩懸 聖書來下忱歲律之還周視夢囚詎止於自特蓋存  
聖訓建敷難校於未成德總省信口誦以還心銘敢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佞付  
公論於得人請罰刑固足以懲效而播告於庶指式敷顯號編警

具僚臣敢不深自昨非細算今是年齡晚雖非後効之無期肝膽輪  
困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觀各主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嚴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  
禁好會相 暴慢恣肆之徒紛紛而起填塞途途士知務修飭守廉  
隅者例取姻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身伏立壑依阿異  
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  
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祝汝玉書云其罪戾所積久知  
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彭重貽有  
識之憂四方朋遊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  
始復仕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正此計亦非關開塞焉能免也李通  
徒拔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  
彼雖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真論廷自解兩優釋褐爲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爲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員莫職無非此  
徒 陛下灼見其惑特詔廷試自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除職事  
官可請公舉矣三十年來爲學願行場奎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  
除通私號所謂狀元自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  
專守此格恐爲學之徒每轉滋其失望明詔大臣察其所學而後除  
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  
日除秘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  
秘閣主管靈壽觀殿數元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竝於奏  
牘前聲說不是爲學如是爲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稟然者  
乞自今權臣之黨爲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復有  
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李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

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爲學黨變而爲遊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爲學之憂邊境之  
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爲學之憂始末論其遠請以三  
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唯枯吹生  
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於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  
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  
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已憚矣然猶未有在上者勢者爲之主  
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  
抵觸息大言而能擊亂黑白也遂誘而實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  
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  
何及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  
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觀幸非望故或駕如笑若

父之說於夷虜或為三女一魚之符以感眾疑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 陛下未登極羣情凶凶之時則詐降降慈有 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易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偽黨至此變而為逆黨矣賴 陛下聖明去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膺形影影日夜同隙雨陽稍振則喜其顏面而國辱辱之報則移於君之君又此如

劉三陟者嘗為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佐贊大書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文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通鑑卷七十一

姚愈論效偽之徒名欺世之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尊尊尊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寬免餘悉不問所以存至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弟若援韓維誦均州日諸子納官贖罪必求歸侍比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相如呂馬光其肯陰謀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長授飛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其肯當損心之際有且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為效如徐誼者其肯百戰事如秦皇輩其肯推尊宗派以為汝愚之為王之裔直承大統如游仲鴻者其肯獻汝愚以為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為書聖李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救圖兼兵柄

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效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朕為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權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嘗欲以兵衛 上皇適疑為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國錄副使南女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

通鑑卷七十一

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趙上疏誣之疏中所謂投書登天乃何處易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情初為趙丞相所引 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為監察御史劉德秀論能今天動威乃其是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為檄書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權光嘉府傳廉本留丞相所引 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被為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壯士也紹熙初為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魯言其嘗之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珍言罷同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闕官孫也中進士第淳熙州縣紹熙二年秋罷監尚書六部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成敗

部權臨察御史張毅中侍御史野乘行麟三年陞右議大夫兼  
乃上此奏死骨大喜遂命其前向置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其病  
甚遂自請祠去

諭旨為邪之徒以備國難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為邪之徒以備國難詔書  
之禍朕獲承慈訓懼及內禪陰相壞散國勢復安嘉慶士大夫厲精更  
始凡曰淫勿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維文合盟親同間  
際發覺升隆誦言聞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精附元祐之規  
賢而不思實類于紹聖之惑黨國家乘機康寧非致我於全焉自作弗  
靖意者斷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及歟將伊于胡底而創有弗及歟  
何其未能先確以無底意也朕既深詔三三大臣與夫執政官議之官  
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旨所以其各改觀回聽毋得質疑以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倍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

道學錄卷七下

六

長

下毋忽茲詔示相宜知悉履抗四時五  
劉三傑既論弟永相引為學之罪矣邵州居任言者又論為學之禍  
筆節大臣暨元和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沈言旨  
今會文為纂纂顧陸及刑法兼吏自代之人竝令省前籍姓名與  
閑優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廢說不係為學如係  
為學且其朝典故沈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申子由奏人主不可  
待天下以寬與不必置精以示不廢起居舍人費士甫戒父新為危  
實所愛亦引蔡京文德廢雜事為危言言之沈議遂格至是姚愈文  
如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之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  
中書舍人直學士倪昌文等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偽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上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道與  
學自上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收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

汝等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 陛下不知悟邪東自強何人也徒  
以偽言重權之師備致禁從 陛下謹學之臣若彭龜年等全安在哉  
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均韓氏之所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  
龍周均均 皇后親屬真至大官不知 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  
師旦者乎叔房之親果有斯役之周均者乎其自尊大而里陵朝廷一  
至於此也願 陛下誅斥周均及蘇師旦周均而能察陳自強之徒故大  
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剛惟 陛下亟圖之  
臣昧死再拜 慶元五年上

先是姚愈之降詔戒飭偽邪之徒溫人有為辭叔以象先葉適正則  
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倪胃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邵象  
先嘗為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准東總領皆坐范丞相累罷在者也  
直賢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  
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為證執京鏗何澹天然之乃留為軍

道學錄卷七下

七

器監會真秘閣劉光祖德脩作活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為偽而  
以學為棄物又云好惡相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  
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金時為右諫議大夫即論德脩佐逆不成請借  
懷效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居州居任祖泰子泰然於子約為  
族弟子約既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首移均州居任四年秋卒于  
邸所明年偽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  
也陳自強者倪胃重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入除國子正至是  
已為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倪胃書佐周均均倪胃家養子也師石  
職徑用為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倪胃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  
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松上書語言任妄遂連州拘管右諫議大  
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監高投之遠張有  
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刑自配欽州半城收管泰然了無懼  
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公該言官置汝於

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  
 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  
 喪心爾爾益公時以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  
 康生賈察相奏所一書及周必大姓名自言為贊成造端自必大  
 制降益公為少保依舊致仕死史丞丞相得政下欽發州求祖  
 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館改通功郎監漳州南獄朝嘉  
 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其疾死年四十八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周必大 留正 王黼

侍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徐頴 彭龜年

陳傅良 薛叔以 意頴 林大中 何異

鄭汝樞 樓穎 黃輔 孫逢吉

劉克莊 項安世 葉適 李真 游仲

楊方 會三聘 李祥 楊炯 孫元

沈有開 趙汝談 田澹 蔡幼學

吳儼 趙汝談 孫元 田澹 蔡幼學

趙汝談 孫元 田澹 蔡幼學

黃度 張體仁

黃頴 周南 吳柔勝  
 王厚 孟浩 趙肇  
 白汝 張致遠

武臣三人  
 楊宏中 周鼎 張道林

蔡元定 呂祖泰 徐觀

先是大比曹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  
 為無州推官獨移文曹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至與不是偽  
 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上論杜之又蔡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  
 就學晦庵再調廣德家與新史君不協書章有吉州知錄程洵

亦是偽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其稱委委為師門之碎晦  
 庵會言今日方見吾君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之虛偽之徒始與外使宿道向方  
 臣節制于奏臣閣主權實平會被若編最廣夫非尊嚴治之極則  
 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睡毗殺人漢法不赦夫郭  
 解也天也臣夾郭事也其無定用命者市井落濟也其取名也車為言  
 也小漢臣之議乃真之不道處之極也後世不以為過者其必匹夫  
 之身而于人生殺生之柄也今為之徒假正以行汚背公而死黨曰  
 道先王之語而身為市井之事方為達按則高指搆拱搆鑿鑿相附  
 願以為名及汚簪紳自裝襟抵獄干寵謀進相列比以為利喜大同已  
 則擊手笑語結為死黨人君已則磨牙搥骨肆肆博噬公取人主之  
 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并沈在其牙頰與奪自負膺所締結欲以為  
 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躡昇時傳宣出於空齋約出於臺諫惟報私



因不顧事體彼此取易有同市道黨性齷齪相攻去來視府  
第如傳舍既抑復等典章為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  
肥瘠然不介意有時失勢則形影相吊嗚呼以圖報復此愛  
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息餘絕其根本也恭惟 陛下如堯則天若  
文廟後自即政之始建中去彼以絕偏黨之害崇雅格實以開眾正之  
路向來為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伏有  
懲針 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為天下計為後  
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必悔過未來者可以遠罪融會  
當備感歸皇極 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彼徒  
失勢耳且伏簪如蛇蝎遇寒而秦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  
來之京亦憂憂之朋彼尚中行以戒彼復于聖之斷刑惟 陛下御  
櫛于茲六察察知偽偽同見邪正而又臨朝論大臣用公正之士黜  
虛偽之徒足以見 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勿待之已輕因可謂深德

可謂學其回心向道先離自新者欲之明詔大臣仰體 皇祖之訓如  
與引諫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具有畏惡弗改者固不服自為聖時之罪  
人者必重賞重罰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循道向方悉為皇極至正  
之歸以成 聖明極辨之治疎遠小臣妄議大計惟 陛下財華取進  
止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依 慶元五年上

為學之難難出泥淖而力主其說者望執宗鏡何處覓德秀胡  
絳也至是德秀終有去泥淖亦稍厭前事凡以為學得罪者往往奉  
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  
者以辨治為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  
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君為極  
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為會合始息  
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主准之皇極是也然自泥淖去建  
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齷齪之士稍稍率欲議者亦以為幸

焉

言者論為徒會送偽師朱某之葬之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偽徒互相煽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飲送  
偽師之葬或傳飲哭偽師之野蓋偽師朱某曾于建安信為中路其身  
已及其徒不忘生前畫像之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  
之間必無羨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  
失人有一喙嗷有一說固非一通與喧一敘固固而已特假法於英時  
之名爾臣聞此徒感戴之時竟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嘿不言則其口  
似道或踴躍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爾等巧其禁約而為不正  
之徒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為異論以毀其正論  
中植大學儒行之書此偽者正道也彼則肆為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  
謔譏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實是

此徒肆為議論肆為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離動學道者使仁義道德  
性命之說中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  
初為偽徒投有納幣陳獻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排  
詆其說謂非其黨遠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偽  
師假儒道以文藝言極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  
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嗚呼如真其徒  
百人又從而往盡領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講陣延之而入聚于  
一室之內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  
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虛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  
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如教人入事慶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  
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廢書之說教倡之以廢  
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  
則曰功名非吾意其徒有在異說者偽師一絨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

而及格其徒有在軍官者為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進有  
可居而求為尊路之權備以厚其囊有為士人而所得數州之餽  
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  
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其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  
處危疑之時更相從吏異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為狼為虎惡之小  
者為蜂為蟻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士信上所談者同  
事所主者同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弱其效究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  
率而為偽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  
其弊至於為我而不知有人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  
而不知有君孟軻氏及及於關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  
示於天下後世 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  
聖意深和楊墨之害仁義而不知今之偽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  
政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為害尤甚於楊墨也臣

道行錄卷七下

十一

願 陛下下臣此章今禮部鑄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瞭然知今日好  
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偽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  
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  
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  
士使偽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於道而取  
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偽徒之口者場屋所禁禁  
市肆不得復讀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之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例施  
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偽徒如東有聚于信上之令守其  
行約未敢擅壞毋使滋蔓真已施行申尚書官如此則偽徒幾其  
尋覓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居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  
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

曰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癘疾諸生推蔡汝業孫九人在  
側辛酉敗大學誠意箴奏多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  
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信率于堅苦工夫生固着足方有進步處  
諸生退先生作書一范念德書托寫禮書書令收禮書底本補  
葺而成之其書發行開具逐項台修條目且封一卷佳為式子在書  
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移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  
一不諱用書箴乎曰疎畧然則當用箴禮乎乃鎮之良久而逝其年  
十一月葬建陽康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為歸葬婺源故有此  
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壽者數書致府請斬先生以絕偽學  
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宋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  
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為右諫議  
大夫陳譴為殿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為監察御史明年譴除太常  
少卿宋致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沒論

道行錄卷七下

十一

益壽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飲相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  
筆文閣行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壽中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  
歿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落落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  
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  
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傷身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取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  
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任以至鬻續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  
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言者謂有為之徒鳴為政偽之說之無止  
臣商鞅言聞者為者教之儻人欺君者甲子之大罪欺與偽蓋人材  
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為習之熾則從之及為習  
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

得媒身進之計而不知在欺君之域為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也美  
其罪莫贖也臣所惟陛下有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不昭國是公道  
四度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得衡焉軒輊自若止水焉妍醜畢  
見初回容心於其間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  
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中外臣子自宜精各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  
德而會會尊嚴之人不知聖書所在於是習為之徒倡為攻偽之說  
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交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  
而復上排擠之書徑稱美官者有素與其徒保相結納求為序文誇詭  
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德與家人私相往  
來而今故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去是學  
而今復及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比徒人具言  
具有樞衣贊見之書而復自於其習矯飾前非偽其說於淺俚不足數  
之人其他從風者特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抑不可偏舉夫前日

道錄卷三下

十七

習為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為攻偽其輿遂至於欺  
君罪又甚焉臣等請錄慶元初之今于效八年陽陰外其類已分  
是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  
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除  
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  
不然徒肆諸空言使世人茫然指攻偽而為進身之具鈞取爵祿  
資悅投醮而上書陛下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  
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濼入室之戈譬射野之弓轉前  
習為之心為今日攻偽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言清朝之所  
哉臣愚欲望 睿慈下臣此言摠章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  
欺謾不惟可以昭 皇朝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清亂之患其於  
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議其  
自慶元以來向者聲望劉德秀胡紘專主偽學之禁為泥曹王等

已者許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請出  
知婺州六年鐘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濬未去也書者復論德秀之  
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濬罷相極  
密院事賊愷盡去德秀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發遣之人  
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為殿中侍御史施康年  
為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賈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  
見在者徐子宜劉德脩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前林正甫曾元  
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好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  
自便或與州宮觀又前舊積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十月有  
旨采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永相  
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解矣

命錄卷第七下

道錄卷三下

十七

其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諭指揮

聖旨特與賜諭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棄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大常寺議定抗年叶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虜虜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曦受虜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二年二月隨軍安轉運內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賊殺之朝廷復與虜議和虜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虜直議彌遠為上謀除佞官同其朝道兵殺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道錄學夢之申加 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奏曰

道命錄卷八

其年十月十八日有 旨宋其特賜諭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論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制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為當三年文特贈賢贊閣直學士○蔡元定亦特贈通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若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死矣朕其感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竟贖向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論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與道之隆污若鏡者之食必以殺粟其者衣必資桑財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向背者忘實用其絳為柱石孟孟生年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為書居後世有傳焉然雖環天

道命錄卷八

下詆毀困厄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已直入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混而非定則誘毀熈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特制特講宋公自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更辭不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立乎朝分符節而類多粗滯不合主上龍飛權柄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家去等以論者詆為偽學在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 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賜諭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疑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證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開邪存誠以為踐履實用力於不睹不聞之際加首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論德之言救濟談功利之偏訓釋經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若鄭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郵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難件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剖切論疏發於至誠之權臣切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觸目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庶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稔諛雅健道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皆賢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論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論議

議曰蓋古也復論非古也論法曰論生於行者也者實其行一字足

矣後復故待講未公安於爵未得諡 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說  
所以諡諱獻諱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朱熹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文  
老死則諱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  
蘭與韓愈氏復出持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  
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間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猶集創其  
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虛其燭至公聖道察然矣公之學以誠持  
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  
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  
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  
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  
公中科第猶以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  
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

道學錄卷八

之曰長岡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  
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  
憂民重多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  
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汚雅  
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董至秦動以禮法而附地  
於繩墨者媿以為誕世骨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諡公按公在朝之日遠正主庇民之學藝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  
暢于後合文與忠諡公以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  
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學非醇也其  
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  
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  
立考異一書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外郎兼考頌  
聖旨依

李仲賈之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  
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  
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  
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 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  
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  
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致千數  
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  
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  
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  
詳語益精凡學者情已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  
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懼臣願以此學為

道學錄卷八

禁士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  
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  
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  
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  
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 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  
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材非今日最要之務乎  
臣願 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  
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  
翻發矚以副 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要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  
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之篇致待講未真者莫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  
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莫是乎在臣願 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  
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決治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

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  
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未之大嚴教育之責有所不  
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  
月之試而已臣以為非建學本意謂自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  
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文相資益幾成成就德業以備 陛下之官  
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之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  
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澤州中學官魏棫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  
勿祀而祀顏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雋而也未及行儒者相與  
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惲臣願 陛下詔有司考安國  
拔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 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  
所宗其所益其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 陛下不以  
臣言為謬誠能下除禁之詔願四者書是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  
興起實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

道學錄卷八

五

天

妄言之罪取進止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請程學之謬因之以  
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為政奏入  
報聞乾道五年春終除魏公之元履為大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  
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  
粹中文奏之去王雋而擢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  
議李文簡時為禮部侍郎上論以范同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  
祀李文公為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  
堂上魏季二參政不以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雋書像而  
已至是仲貫見 上首之下除學禁之詔因以廉溪及四先生列于  
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  
焉明年國子祭酒劉倫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彙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真公論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為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名功業未究中道  
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又未克請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 上即  
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龔故實陳名浮  
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  
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  
論淪謬言道德者窮虛無尚功利者急趨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  
世去古愈遠流弊日熾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  
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文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  
為此懼毅然以斯文為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  
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矣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  
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發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  
復禮顏子所以為百世師也作希顏錄草夜以自警讀以養復正諸葛  
忠武所以為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為之記為之贊先漢人物獨許重

道學錄卷八

六

天

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為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  
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朝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  
幘間以軍事入奏為 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為郎賜對  
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節而無取乎徒修其名經  
筵勸講援古證今願 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  
過曰宅心為萬事之綱修身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  
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遠  
國體啓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教殊知圖惟補報舊不顧身重  
言無隱如指切發遺辭飲之病民力排樞筵除授之非陳英詞勁氣至  
令凜凜實道難行致言自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 天子深思其  
賢俾臨磨礱公道行報主不以外為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營  
廣西也所以復于 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制置京南也首以  
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效則為不敢顧避諱諱為 上言之公惟誠於

為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重昏之訓故存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菜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不妄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黠聽上亦嘉其忠實

道命錄卷八

七

七

七

宣統博士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曾政殿學士知潭州銜溼奏為南軒先生請諡

南軒先生張真公諡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前師友講貫載在芳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味者誠所趨縹緲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昭豈小補哉及明生晚居僻野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為御聽警誨以開茅塞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首後學適承之者續續以為公之應諡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斤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於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室獨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概見

知 上有村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為講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為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核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請先務實以修德以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與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解江則變漕言抑賈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羽效用之令息洞商之謹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較後卒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與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迤溥博不闕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晦庵朱氏已諡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諡時則後矣諡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

道命錄卷八

八

翼孔門之意益法體和居中善開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開周達亦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彙表名節開震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宋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太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會有以宋公身名為請上心憫焉來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欽承德意相繼條奏故張公亦得諡而後傳哉真足以表揭天極敷贊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不視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矧並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疑典以詔來世乎竊嘗謂儒者之道貫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章

典刑浸失其真公河獄間氣之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踐相業汲川諸賢  
遺子榮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懼  
進士高第傳學宏詞科公自視欲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  
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  
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  
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盬時朱公  
張公與有去斯重互相刺切不為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  
朋從簪蓋公翁受樂與如海斯納標備矯曲如繩斯設指迷通昏如斗  
斯揭莫不隨其無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  
及見公降心尋氣斂鋒藏鋒脫去故習若未嘗有狹者焉此豈聲首筌  
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 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博公以儒官召  
嘗因輪對勸 帝求實學用真儒若亡何以憂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  
運萬機一說反覆為 帝言之 帝誦聞高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特

查命錄卷八

九

一

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疴累歲人為與戚公左圖右畫講貫不輟曾不以  
死生憂事累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噴學之難成又  
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詣  
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為成才進德為成德養性為成性  
內之成已外之成物皆是學也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為本收斂  
持養為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箴本末  
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兼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  
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備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群儒之  
其同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為世師表者歟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  
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  
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為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污德補性  
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為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  
與歸謹按諡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貫曰天體立

用其言旨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曰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非通達強立乎諡曰成於議為稱謹議太華博士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椿為東萊先生請諡奉 聖旨曰  
祖謙特與賜諡

東萊先生呂成公續議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  
異端漸不可遏積吾夫子主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自氏遠起  
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絕  
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  
所適從群邪醜正衆為熒惑而濂溪二程之學浸晦微又得晦庵朱  
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  
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  
廷既肯賜諡矣而東萊之宜諡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諡法開物濟務通  
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身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贊隨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惜乎夫奪之年 孝宗方嚮憲綱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  
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為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  
諡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上奉 聖旨依

查命錄卷八

十

道命錄卷第八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廣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魏華父等謹奏...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廣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魏華父等謹奏...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李通錄卷九

訓詁傳者弱於記覽詞章... 訓詁傳者弱於記覽詞章... 訓詁傳者弱於記覽詞章... 訓詁傳者弱於記覽詞章...

朝臣雅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 朝臣雅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 朝臣雅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

廷旨施行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謚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

知其賢特加表顯與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曾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 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文皆蒙 陛下褒崇賜諡加惠斯文厚甚待罪愚竊伏思念 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為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論法有聲聞顯者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一人者也欲望 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頤程顥以美諡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 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魏華公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丁翁狀奏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官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商周若訥而諡文莊蔡下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穆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簡注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程頤程顥張載及一時文叔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少然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以為不亦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東權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程頤陳易名之請文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諡而熹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之錄其後而遺其先以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皇明亟垂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持春官亦專以程頤兄弟為請申命所屬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

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猶諡諡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諡也臣愚欲望 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嚮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存積 聖聽伏候斧鑕之誅 貼黃臣竊者本為周頤曾任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頥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 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氣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屢學為功亦不在程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其門人嘗欲諡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為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偏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益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俯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 勅旨謹奏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官魏丁翁狀故

虞部郎中周頤之特賜美諡後批送部勘當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 御封付下魏丁翁奏之將周頤特與賜諡事尋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之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全再準批下亦為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 聖旨依 聖旨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諡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為乾元之首在春秋為始生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漢散殫殘之餘有能復遺遺遺章偉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沒其端遂微

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員文益工尺濶以迄五季之陋幾  
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亡也宋興雖公名人焉英後先其開  
道亦不為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  
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貫乎萬  
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  
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  
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始是可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而可以識神  
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  
其有切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  
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  
陳搏老予之學也則謂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  
所得之奧不俟師傳也由智慧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則流泉  
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身何味而

道學錄卷九

十五

獨嘖嘖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萬世有不墮  
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縱橫說何所  
肆其誣如雲霧縹緲有曰斯猶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源當曰下枯亡之  
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主而不  
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喜張良公成公祖謙魯敬則  
學或列之篇端或紀于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駁於問對之確先  
之名益闡大光明于時矣謹按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  
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淵源下逮乎河洛以元易為宗  
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者必自濂溪始昔希與嗣何人敢諱其  
墓彼其為說曰善學有理宜不免後人之誦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  
格職當議茲復安論先生抽關發籟得吾道之正傳自為無愧於心  
若夫繪畫摹寫似類於楷異時或與潘同訓則不敢離謹識

兼權兵部郎  
官職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撰周頤程  
頤程願賜恭詳近制臣等請諡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既為常  
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諡事關名教所不可  
輕乞尊憲實履及國朝治平編初故事下太常寺或都官集官擬議  
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尚書省制禮部太常寺擬定  
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為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  
批送吏部覆蓋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諡議

議曰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  
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取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  
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  
後學路國大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天道之不明天實憫  
之今茲篤生賢哲資魯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

道學錄卷九

六

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眩回益計  
遽色厲辭正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  
矩準繩不敢慢也高度齊越世故若將流焉而克動小物雖鄙賤瑣  
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誠先生  
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  
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謂  
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  
非釋氏之不相懸焉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  
必露皆先生之所不若訓不息為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  
敬無間斷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詣渾渾無涯其  
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弊  
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  
之禍哉一時游其門者曰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感迫

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為  
實則公校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  
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論  
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本中據諸先賢  
之論曰溫然純粹張真公嘗為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諡以純庶足以  
稱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  
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王道大未易辨故各用其所  
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平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  
議觀於伊川先生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  
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獨幸師道尊嚴去下學者以其事明  
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以通  
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猶鏡初磨方且自敬而入曰道莫如  
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  
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放肆於其間豈用敬微防在  
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  
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文豈勉強人力  
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曰少先生被命經筵凡  
所建明始不一疏宮庭至廢也欲補知 皇帝動履皆中規切六家  
起居有時也欲講官曰晉見從容納諫直以益其德以輔其政以希陳  
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聖陶人主之  
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過勸諫則宿孽預戒期以感動  
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曉曉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  
當人欲蔽酒之餘更欲張末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可貴其

正是心也治其亂其終安其危備而不抑畏則管我憂慮其憂賊之  
不可制者矣夫一善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腐理不明蓋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弱文章則惡其玩物過惠難則憫其不能舍生  
蓋有所好樂憂事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然不盡復其  
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善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于  
世豈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  
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為最切謹按諡法庶物從之  
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  
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乎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夫理萬物  
之理悉歸于正視聖賢之功不敷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益美乎諡  
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浴人畏懼無敢言非致詞以祭者僅  
四人年邁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宋文公始著年譜誠

可於邑格酒今得諡先生而撰議焉雖未學處幾於感刺抑何幸歟  
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  
心下足以正人心謹議觀於伊川先生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論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  
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 宋濂  
溪先生周公頤一濟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  
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諡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育生凡  
曰元者謂其肇於此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  
之於理學晦而明之室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傳  
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大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辭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夫乃春秋之際三綱九法教邪誕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弱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闢夫子所謂合德者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嘉慶十二年正月附官  
三職社六期二附

明道先生程純公履謙

誠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卓犖實區別於丘言屢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贊之說乎博士蓋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質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

純曰宜謹議嘉慶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監生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

伊川先生程正公履謙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泰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轍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益夫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謚論探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嘉慶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監生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  
朝請郎直秘閣知潼川府魏翁狀照會了翁前往潼川府路提刑兼

權運判及後來止除運判曰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頤特與賜謚俱荷 聖慈詔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貌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為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辭致身名之謚蓋為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勘當於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為字關中關明理學窮極道奧備覽而備造兼體而及用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幾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問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弟子謚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勸金石著於萬世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簡揚雄之流如荀況董道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之檢會臣僚奏於三

道命錄卷九

者之問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照近例速與賜謚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心分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其特賜謚博士陳其擬謚曰達而考功皆官皆不以為然禮部侍郎衛其議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為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誠者以為不可用選秘書監云奉常迄今未定也

道命錄卷第九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首同奉

聖旨伊川先生程頤明道學為宋儒宗雖經變遷而世親弗及未  
稱聖賢先之意今尚書官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嘉慶十七年下  
先是程頤復錄黨人伊川先生孫賜任為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賜  
之子謙之不仕及是 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  
子孫實驗有觀之者有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涼乃先生四世嫡孫  
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 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任郎  
差充池州州學學憲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二十千米二石俾奉  
祭源今赴吏部錄事省吏部錄事省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  
詔補源迪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涼授迪功郎制

伊川先生四世孫涼授迪功郎制

勅故左通直郎宗政殿學士直龍圖閣益正程頤四世孫  
源欣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論語孟氏之書諸諸儒講明益備奈何  
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謚併及張呂  
之傳曲草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廢  
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秩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躬行之實  
無為邪說之歸爾其懋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 嘉慶十七年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往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章句註解發揮聖賢之編羽翬斯文  
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極懷典刑深用數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諡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勅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卒而罕明惟我  
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極極奉經而窮理必提提並指以示人故

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忠孟軻之作常誦人而不能便學者之易知  
注疏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賢謨閣直學  
士諡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精於論述  
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  
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  
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過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傳聞美論備舉當時之茂  
典未充 列聖之盛心是用折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  
式充前猷隱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  
尚其不忘欽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嘉慶十七年  
晦庵先生加封贈月先生于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  
上曰先卿中庸厚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  
奏聞讀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獨曾參封侯侯蓋與閉損封揚雄  
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 國家有程額程頤又有張載得

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夫子朝庭斯幸甚 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勅發明堂而需學具有發奮謂故國以移封太師備道其學聖揚之  
典茲再疏迫緣之恩養教示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也伊  
傳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  
關自聖而不欺卑陵知之而有兼靜之衷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  
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客止之初深有不  
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與旨允為朕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  
盡意之善道遂禮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  
禮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遠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復  
其於前聞有赫其靈高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諡如故  
嘉慶十七年

漢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程張顧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文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未同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曰宜令學宮列諸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 御筆周程顧程頤張載朱熹皆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頤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郟伯 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勅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學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諡元周顧光靈灑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泰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闢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

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 湖行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證純程顯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緘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其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誕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後明六藝嚴毅義榮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賴以

續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自為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偽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絕學於獨得闢太極而妙幹萬化者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朝廷之祀益疏鄉國之封於戲靈肖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亦若真寵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 淳祐六年十一月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辭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院御史脫因不華狀源稟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蹟振發論而重復世尊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啓先聖未發之秘下以造前賢未言之玄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廣之至三才之道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獲集晦庵南軒魯齋諸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竊意諸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尚乃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詞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為隱言如蒙簡奏請以二程先生并稱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符實為清朝之盛典如允所言斯文之

幸天曆二年上

竊惟孔子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逸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溯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行允德

允文功業實於古今體用尤於後世昔禮部尚書于未獲榮如蒙恩特  
功錫以公爵其於興隆重道不為小補

行臺著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季子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  
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與移咨御史臺言奉中書省禮部  
照擬移准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為盛典部議宜准所  
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川正  
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為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  
其封爵止列為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後  
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為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  
欽察台等奏集賢院言河南一程子昔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  
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為豫國公伊川為洛國  
公之今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 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道命錄卷十

五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往哲式克以之故河南伯程  
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會鍾於獨得聖之道賴以復明察百  
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後竟克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緬想德容儼揚休  
而山立筆新禮命數號以風行服此寵靈至極道統可加封豫國公  
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九月日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十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  
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手  
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其數尚積於封冊惟之大國庸不寔崇嗚  
呼規矩准繩茲有存於於式火龍麟駁匪徒侈於儀章想相人文以對  
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明道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繼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  
後若吾間於其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從生再贊  
番攬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奸廢  
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秀簡編之富愛君憂國實其經濟之長正學  
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 仁廟詢諸政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  
太公之境土壤鄰汴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  
齊國公主者施行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日

道命錄卷第十

道命錄卷十

六



道命錄十卷

丙廷藏本

宋李心傳編心傳有丙子學易編已著錄是書載程子朱子進退始末備錄其褒貶謫薦舉彈劾之文宋史心傳本傳作五卷此本十卷與本傳不合考卷首元至順癸酉新安程榮秀序稱宋秀巖先生李公道命錄五卷刻梓在江州燬於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其爲初稿尙欲刪定而未成者齋居之暇僭因原本畧加釐定彙次爲十卷如左云云然則此爲榮秀所編非心傳之舊稿矣永樂大典載有心傳原本然所記惟程子事與此本前六卷相同者過半此本所有而永樂大典不載者凡二十八條永樂大典所有而此本不載者凡八條第七卷以下永樂大典全無之則榮秀大有所增刪併所記朱子諸條亦疑爲榮秀所附益則所謂畧加釐正者特諱不自居於改竄耳非其實也其大旨不出門戶之見其命名蓋以孔子比程朱然於道命之義亦未得其解

御製詩序及識語已闢之至悉茲不具論焉

許魯齋考歲畧一卷

〔元〕耶律有尚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等刻

魯齋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許魯齋考

歲畧一卷》提要

考歲畧

先生十餘歲時有道士謁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遊八表馳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額頰暗清節者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

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史先生從檢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政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

是時國日以廢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占者游故於推步占候之家見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往就相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為治為學之

傳家遺書

卷主

三

二

序探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入亦稍稍從學焉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實默字聲以針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相與聚居刻微窮深志寢與食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

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字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有小學入先生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已酉无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水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

傳家遺書

卷主

重

七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衡聞懷之政猶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便有任道之意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避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庶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月俸力辭不受往返九六七不能強也

庚申上在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正深忌雪齋諸公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實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實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伴尊之內定不欲備顧問也實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卷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傳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實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

魯齋遺書

卷三

五

無率兩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推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王汝成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兩驟至火光滿室墁匠從者昏仆而先生弗動也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名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繅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魯齋遺書

卷三

五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實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何為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而命汝人皆舉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謀在汝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若禾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

命願啓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不知是香

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諭尤令善寫以進朕當詳之一曰立國規摹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時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

醫齋遺書

卷三

五

裁為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難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為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失職之怨少紓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政者得人耳其三曰為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為

君難之目舉其要則修德法賢養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綱紀可而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矣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

醫齋遺書

卷三

五

勿使蠶室盡敵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儲實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東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和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文多前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燕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諸藩隆殺

之防恣圖為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  
以為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遠當  
大任非敢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  
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聖謨神筭  
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  
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上曰此事皆出  
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掖之  
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  
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免

皇朝通志

卷十三

元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  
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疎門無他防備卒  
有橫逆柰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  
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為不可謂國家事權兵  
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  
上曰卿慮阿合馬反側耶先生曰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姦  
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而相相詰先生曰公何  
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  
何為由其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力爵祿

齊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  
得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李羅奏聞聖意憫惻  
召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  
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  
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先生之教人也思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  
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  
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  
舉止望而知其為先生弟子卒皆為世用也

皇朝通志

卷十三

元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十年諸生糜氣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  
赴上都議事而請還鄉里上命衆議其去留雪齋云先生  
出處關時世之污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  
此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于今三年教專  
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為年老殘疾  
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  
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  
山下課僮僕事耕鋤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曆

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每遇必問先生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與奉事。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供給。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脉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脉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開。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改怡如也。遂曳杖于門曰予心杵杵然。瞑日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子朱子晤。

曾齊遺書 卷十三

三

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圓。身心無累。久輕安。况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幻瘦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上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法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素禮。數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歟。賓毛。師歟。吾猶懼手報之無從。

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魚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肯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為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

曾齊遺書 卷十三

三

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免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知道。出群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整襟字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  
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整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計  
吾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謚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  
生者不易整之言矣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亦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  
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  
但從容款語其人己不覺內愧發露或涕出悔其陷溺之  
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  
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蓋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  
小僧輩易若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此化不度一人

先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而飲示學者一以朱子為  
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  
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 國學事蹟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關導學者嘗寄其子書  
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八年授燕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旨  
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  
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今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有客來學中者皆謝

### 許魯齋考歲畧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耶律有尙撰有尙字伯強號迂齋東平人以伴  
讀功授助教歷昭文館大學士諡文正事蹟具元  
史本傳世祖時許衡除中書左丞固辭不受因上  
奏取舊門生十二人為伴讀有尙其一也是編載  
衡言行較史為詳然大端已具於史矣



#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元〕蘇天爵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文靖公

遺事一卷》提要

## 劉文靖公遺事

中華大天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師蘇天爵編次

先生梯固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珠  
 生致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  
 山府錄事僕僕生東善金貞祐中南徒其弟國寶登  
 興史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東善生述是  
 為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聞學尤通性理之說揚  
 好長嘯嘗遊西山嘗秋風木落特作一曲而風慨系  
 之中號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宜撫真定辟武邑令  
 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戴一兒至其  
 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駒字夢驥後改名名  
 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言隨目所  
 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  
 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  
 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此硯公皆異待之謂  
 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辭浩瀚當為名儒初先  
 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  
 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  
 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  
 者友之著作希聖解吊判軻文豪道不羈之氣可想

見也鄉間老儒說罷止傳疏義為文盡習律疏聞先生講實聞先生論著始則誇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使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察迎亦邑公鄉使過者袁園先生名往往未揚先生多避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微先生希邱也里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數徵南遊江湘覽觀儒先墓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來所居曰靜脩間將即山曹漢又現雷漢其德先是京師有曰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生以水唯先基請迂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

公請辭兩淮盜使奉親家君藏書万卷亦以教子為請先生平生苦其著積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即歸何公費以銀幣皆謝不受世祖皇帝向居瀋陽收召諸儒謀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對陽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擬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現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老嘗國者息於功利儒者之古弗獲也用特先生年雖甚官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大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不忽本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于家擇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幼格皇建學官

中命贊善王公物教近侍子弟恂卒繼者繼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二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謨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吳明陳書子朝薦先生為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於容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無不嗟悼曾祖妣遠氏祖妣陳氏妣楊氏妣姚氏妣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文皆適右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獻

書先交翰林待制揚公恕揚公濟而助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善正聽者心領神會切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于一而卒或者釋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既丁亥集先生所遺書自諷諷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于門生故友然不為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性易蒙辭說乃先生病中筆

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復世史官不明義理情  
辭之際輕高墳損他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于世  
嘗曰若將字字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先生之亡未  
久吳明復進言于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  
自責重閭人者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耻等事何  
則欲動于中則奪于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  
教授不取園遠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  
賜進職官庶幾息奔競淳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  
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  
城郡公益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

興化有功耶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述禮官  
會議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達及也嗚呼天<sub>聖</sub>生賢也  
豈無志乎向義理之學不競名節墮頽九枉有官見  
利則動有國家者欲而安寧長久之治必崇禮義廉  
職耻之風敦大礪儒閣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  
觀聽之幾使人人知有禮義廉耻之實不為奔競流  
俾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  
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復不  
獲見先生及游戎均得臨川吳文正公歎為之師吳  
公於海內稱儒最慎許可獨知尊敬先生豈其間學

出履道同而志合歟嘗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  
月先生生于保定吳文公亦以是歲正月生于臨川  
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它日輔贊國家文明  
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言盛傳于時先生  
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凜天下慕之  
扶世立教之功大矣

劉文靖公遺事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畧已著錄是編乃所述容城劉因行實也考天爵名臣事畧第十五卷卽紀因事然此卷所述皆事畧所未言蓋天爵於事畧旣成之後別采舊聞補其所闕故命曰遺事元史劉因本傳多採用此卷亦以後來搜輯較爲詳備歟

# 思賢錄四卷續錄二卷

〔元〕謝應芳輯 續錄卷二〔明〕鄒量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詠梅

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賢錄五

卷續錄一卷》提要

思賢錄序

宋史忠諫傳至道鄉先生鄒公浩未嘗不撫卷歎曰嗟乎士必以風節名義而後克士國必以端人貞士而後能國宋有三舍人五諫官之號皆炎趙氏藉以立國者吁其培養成就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公職諫官在元符中時則章惇柄國椒房之事言人所不敢言惇危殺公幸其即敗而公謫萬里外及建中靖國初召還蔡京復得政公又以直道不容再度嶺表然而風節愈堅名義愈重公遂著名五諫列呀非其人得光楛之正氣而又得聖賢之正學者不能公嘗從二程夫子游矣故其學始於事親而鄉黨稱其孝思賢錄

序

二

於事君而天下後世稱其忠吁大節若爾其著經有解其君有議固知有德者必有言也後世思其人不可見則讀文者可以尚友焉公之同郡士有謝君應芳者起於二百之後完公之墓於既廢集公之文於既零思賢有編凡若干卷不遠千里來錢唐徵予文編首夫以謝君非公之氏族也非公門人故吏之後也而為之始終經理不啻其先氏以視公之子孫乃有叛而去以至鬻墓田樵墓林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吁忠義之天獨觸感於謝君則知謝君為端人貞士他紹先生之餘芳者吾不於謝君望之而誰望

至正十二年三月三日楊維禎序

宋自廟宗以來容受直諫鼓勇士氣故柳忠公以其師友淵

學修身慎行正色立朝以為天子之職莫重於擇相哲

宗不推其賢而使章惇柄國故抗疏極諫又以為君有過舉

莫重於夫婦后妃之間當哲宗朝孟后廢非其罪又上書極

諫於是連遭貶斥炎烟瘴海萬死一生而公處之裕如非公

天資學力不移於禍福利害不憚於刀鋸勇獲其能力追前

修垂範百世乎徽宗立首用蔡京其誤國又有甚於惇者當

即位肆赦故公復得生還當是時君心既迷於奸邪國是

淪於昏謬公資志垂歿猶以國家為念是與司馬文正屬

之際何以異哉公既返葬毘陵其墟墓易世後松楸殘剩

思賢錄

序

三

至燕廢郡士謝子蘭深維毘陵公父母之邦也流風餘韻

以漸被鄉邑者當宋之亡毘陵獨城守不下雖其民殲焉喪

皆以忠義使然也時既平矣典禮修且明矣而忠臣烈士

嘗不續邱壟不完祭田不復何以敦勸臣節於是再三言於

官一如子蘭所請子蘭又哀鄒公存歿始終片言隻字無所

不載凡若干卷謂之思賢錄夫宋以仁義立國其家範端凝

非漢唐可及方孟后禮成見宣仁后宣仁固已知其賢且識

其將為國家當禍難使后不廢且亦從二帝北狩后得脫身

左右高宗享國江表禍福倚伏有難明者若公忠諫大

節則不繫於此

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遂昌鄭元祐書

思賢錄序

道卿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跨節鯁論炳

耀於元符崇甯之間其奏議序於楊文靖其文集序於李忠

定其葬也銘於陳忠肅其復墓亭也記於葉水心其錄思賢

也叙於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於有

司建祠宇清壑域請設書院而採摭以刻是錄其諸尚友之

志乎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軹謁謁林庄也

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駉簿於甯都奉義方

刻是錄取後來修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

思賢錄

序

四

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序記終焉益虛誦連日夕作日應也

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

以遏佚前人光迺拜手而言曰以益觀於言路通塞之際

為往鑿永嘆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

直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洗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

鳴慶歷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軍斥接武若與佞為

市與忠義為仇即有隱憂伏愿熟視以言為諱馴至靖康板

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干霄養於豫也蟻穴潰

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還馴

貳吏兵亦曰簡在矣露劾首相引裾椒房還自南荒論事瀾

不置非曰嶮然以沽直也而一擗於章惇再誣於蔡京曾不  
所學報君父奠社稷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  
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諂佞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迫匪獨  
力支耶抑國是嚙沓匪降自天耶方新州之窶也袒問皆坐  
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幾葬魚腹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  
及偽疎之誣頒布天下使聞之眞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  
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回曾誕聯列  
忠義而惇與京哀然爲姦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  
思矣益嘗尙論而重有感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蘓本  
隲蒼生而都官參軍世守弗諼蘊極而發以鍾於公坐不

思賢錄

序

五

立不倚鏃羽師友沈酣道鄉超然有悟於頃耳莫聞拭目莫  
睹之眞故處卑官而抗時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  
獲而不改容易慮餐脫粟駕雞栖而闔門千指欣若養三牲  
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  
以無愧公議爲主一視險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已  
任躋門問道無虛席而沈夫人相之館舍鐫差區畫不懈病  
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頌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  
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光雪先烈莊外敏中了翁許其大  
受而語錄淵源爲龜山門下首稱則公之論於親刑於家燕  
翼於後舉可爲末世矜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

五百年之期是惟我公以斯道嗚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  
則公之廉貪立懦而繫百世思者甯獨蔽以忠義乎公歿  
又五百年矣迪惟前人光用施於我宗盟鶴峙玉立飲膏  
覆甯無厚望以續來思時維

嘉靖庚戌夏六月壬子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祭酒歸耕  
石屋二洞宗後學安成鄒守益頓首拜書

龜巢從祖於元季時曾輯思賢錄四卷續錄一卷具載鄒忠  
公存歿始終行實弁遺文今因文辭見道鄉集故節去成化  
庚寅忠公裔鄒友桐得道鄉全集板焉思賢五卷未梓也

靖間甯都簿鄒駮以伊祖友桐所輯後來修墓奠詠各類增  
思賢錄

序

六

列一卷統計六卷前五卷爲明洪武間崑山王仲昭所刻續  
錄一卷爲道鄉裔鄒駮所刻迄今代遠年湮不特槩板無  
卽鈔本亦不可得夫以公之忠義旣烝嘗尸祝於桑梓之邦  
復廟食千秋於濂寓之地雖百世下皆當聞風興起宜我龜  
巢公景慕前修佑啟來哲惓惓不忘若此蘭生仰止先賢足  
徵文獻亦安忍是錄之久而遂失其傳哉謹照忠公裔鄒潤  
菴家藏本復節去已刻龜巢集詩若干首命昌霖昌燕分卷  
鈔錄以俟歆劌

道光癸卯孟春龜巢十八世從孫謝蘭生厚菴氏謹述  
天生賢才以資國用宋故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

鄉先生鄒忠公浩始用於宋哲宗時而章惇沮之繼用於宋徽宗時而蔡京又沮之跡其一謫再謫不惟無損於其賢而反有裨於其賢者天實生之宋終用其賢而賢困見於當時宋不終用其賢而賢亦見於後世也予讀宋史得悉忠公之賢知能諫人所不敢諫其存歿始終行實弁遺文究畧而不詳今晤毘陵謝厚菴二尹蘭生出伊從祖龜巢先生元季時所輯思賢錄續錄鈔本覺以賢契賢既結而為思復編而為錄又彙而為續錄其存歿始終行實弁遺文詳矣使不廣流傳是負龜巢先生以賢契賢之心也其何以興起百世耶爰與厚菴約萃同人之賢者以付諸梓

思賢錄

序

七

道光己酉季冬調補浙江歸安縣知縣古滇張銑謹識

思賢錄目錄

卷之一

忠公事實

卷之二

忠公祠墓

卷之三

祠墓廢興

卷之四

古今題詠

卷之五

續

思賢錄

目錄

奠誄題詠

卷之六

續

奠誄題詠



思賢錄卷之一

毘陵後學謝應芳編

浙江

平陽縣知縣武進縣元  
樂清縣知縣江陰縣步  
歸安縣知縣雲南張  
永嘉縣知縣清苑湯成烈  
瑞安縣知縣無錫楊  
溫州府經歷武進謝蘭生

忠公事實

年譜序

公之鼻祖實居於杭之錢塘自公之祖宦游寓於常喜風俗

淳厚因家焉遂為常之晉陵人公之高祖知白任作坊使

祖元慶任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生十

皆力學以文著稱長子賈仲子單相繼擢咸平進士第單以

忠賢錄

卷一

一

尚書刑部郎為廣東轉運使迎待比歸舍人卒就葬荆門其

後舅弟隨所寓止公之祖彙字仲說蓋舍人第十子也天

三年擢進士甲科初調筠州推官舍人嘗以詩躋行末云

取蒼生陰隲歸歷任三紀多以陰德及人官至朝奉郎守尚

書都官郎中知涪鼎二州卒

仕之初者先祖以天禧三年擢進士甲科至和元年年六

十三未嘗一日不奉訓誨故所至以官為家以民為子推恐

朝廷之恩不下流而嘆息愁恨有形於聲者陰德及人子已

多乎蓋人子之不得乎親不以為人子親不以為人子已

於是子孫世奉承此心弗墜厥後稍稱前人以詩木刻石

傳示有違疾是等其先是大不孝也非吾子孫也嗚呼音

不心銘焉而况此其大者顧浩不肖不足以對遺訓尚賴

神考之澤未即頌感敢不遜成先志而刻諸石先祖有光

人其後散居四方者多矣亦將以此示之蓋曾祖之意無公  
所不至不但為先祖發也紹聖三年八月一日浩謹書  
之父戡字保之以蔭補太廟齋郎歷官至廣濟軍錄事參軍  
贈朝奉郎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生五子長曰浩即公也次  
曰洞洞洺况其淵源有自來矣

年譜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十月十八日生公

按鄒氏宗譜云云  
又按公作古銅鑿

銘序云十月十八日是子  
生也見文集三十三卷

六年辛丑

七年壬寅

八年癸卯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

四年丁未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卷一

二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十六歲而學成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十八歲入太學

元豐元年戊午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春登進士第

按公作懷恩錄序云余以元豐  
五年進士賜第見文集廿七卷

蘇州吳縣主簿

未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

中公為守命  
撰樂語不允申公曰使教授他職作備律學士時如何

答曰使為翰林學士

則可為國子司業則不可後

為

答曰使為翰林學士

則可為國子司業則不可後

為

答曰使為翰林學士

則可為國子司業則不可後

為

答曰使為翰林學士

則可為國子司業則不可後

為

答曰使為翰林學士

則可為國子司業則不可後

為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長子柄生

八年乙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二年丁卯

三年戊辰

五卷又按

四年己巳

五年庚午

思賢錄

卷一

七年壬申

七卷更考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

二年乙亥

見文集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

集二

二年己卯九月疏諫立劉后

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

後二疏論瑤華之廢

疏罷上初不甚怒

三年庚辰

國是所繫不宜輕改

酒稅

左司諫起居舍人

思賢錄

卷一

見文集二十九卷

見文集二十九卷

文集十

九卷

十卷

名奏疏狀見

文集十九卷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用事使其黨為偽疏

之詔暴其事責授衡州別駕

崇甯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正月除名勒昭州居住

賢錄 按公作感應泉銘見文集三十卷又按  
公攝題昭平王氏來仙閣見文集三十一卷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移漢陽居住 是年十二月公游永州零陵之清  
巖作六二巖詩其自注見文集十

四卷又按冷齋夜  
話見思賢錄一卷

五年丙戌復承奉郎遂歸常州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作知思堂

大觀元年丁亥用寶赦轉宣義郎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二年戊子 三年巳丑

四年庚寅特復直龍圖閣 謝表見文  
集十九卷

政和元年辛卯春三月初九日公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五

有二是年冬十二月初二日葬公於林莊近祖考之塋陳

思賢錄

卷一

五

忠肅公瑾作墓志 見鄒氏宗譜又  
按思賢錄三卷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六月巳酉公之母安康郡太君張氏卒是年七

二月壬寅葬於林莊合朝奉之兆陳忠肅公瑾銘其墓 按  
鄒氏宗譜墓志銘見思賢錄三卷 公初除諫官時恐貽親

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願何憂及公兩  
諫嶺表母  
不易初意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宣和元年巳亥七月二十五日公之夫人沈氏始以公恩封

崇德縣君再封蓬萊縣君卒

二年庚子二月二十五日葬夫人沈氏於公之墓右合公

之兆龜山楊文靖公時作墓志銘其墓 見思賢  
錄三卷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七年乙巳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 三年巳酉 四年庚戌

紹興元年辛亥 二年壬子

三年癸丑公之子柄集公奏議一卷龜山楊文靖公時為

之序 見思賢錄一卷其  
奏議全葉無存

思賢錄

卷一

六

四年甲寅

五年乙卯公之子 柄集公平生所作文得古律詩賦傳  
柄

序述及紫微制草策問四六禱著祭文墓銘行狀編次合

為四十卷李忠定公綱為之序 見文集  
篇首

六年丙辰三月巳酉 高宗追復龍圖閣待制 詔命見思  
賢錄一卷

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曰忠 詔命見思  
賢錄一卷

家傳

公十六歲而學成天資仁厚器量闊博事親以孝稱端重寡言坐不踞立不倚處屋漏暗室其容肅如也夜寐恐見祖先則必叉手十八歲入太學聲譽赫然試每在高等記覽該綜援筆數千言立就猶自視以為不足人有一善必與之交議論挺拔不逐時好

公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試院即上三疏後二疏論瑤華之廢弁宰臣之姦時當路恐公播傳既與制獄且將下貫搜取諫草道路洶洶家人震懼盡以疏藁焚之至事

疏偶在他篋得以存又云是日奏罷上初不甚怒公反復開恩賢錄 卷一 七

陳備盡委曲且曰臣知此事皆章惇誤陛下上曰卿何以知公曰臣讀答詔曰以長秋之虛位援故實而有言又讀

曰屬中宮之虛位適宰府之有言故知惇之誤陛下也上曰

曰古語有之曰毋以子貴今妃之子則太子也上在所隆亦

何不可公曰分不可踰其猶冠履太妃之有陛下於今日太

妃而已母以子貴非此之謂與上曰此亦祖宗故事豈持朕

耶公曰祖宗之大德在天下可法多矣陛下不法祖宗之大

德而舉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於祖宗大德不能

無累則必自陛下始上拂衣而起公引上之裾泣曰臣淺薄

孤賤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非衆比今日之事臣上割慈母

之恩下棄妻孥之愛冒萬死以幸陛下之一悟陛下聽臣則天下受其福不聽則天下被其禍以臣螻蟻之命何足汗陛下之斧鑕上入公出待罪

宋史忠諫傳田畫王回 曾誕附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畧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中外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

恩賢錄 卷一 八

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率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貧所當富也則曰

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

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

於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來之卻論罷之後累歲

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

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

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戰為難既勝則以

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中

筋將帥毋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

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  
祐章奏公肆試欺重輕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  
帝弁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  
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  
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鑒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  
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  
妃劉氏立浩言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  
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  
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弁斥美

思賢錄

卷一

九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  
嫌所以爲天下後世法也陛下之廢孟后與郭后無以異果  
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一  
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貴族  
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  
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  
觀白麻所言不遇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  
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  
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  
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

嫌適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  
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已  
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  
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迫停冊禮如初  
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  
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  
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  
明日章惇誡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詩  
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  
選左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

思賢錄

卷一

十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祭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祭之見不可焉然後去  
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  
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  
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  
已祭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  
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  
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  
初相去半年遠已如是自今已往將知之何願陛下深思之  
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

宗之事孝德至矣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  
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  
甯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  
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日奸人  
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僞疏  
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  
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  
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  
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瘵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藥  
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

忠賢錄

卷一

十一

宗卽位詔曰浩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議論朝野推仰復其待  
制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  
士也

畫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任為校書郎調磁州  
錄事參軍知河西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  
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為諫官畫監京城門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  
嘗假以辭色獨與浩差若相善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待深  
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  
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

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  
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  
入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提舉常平官亦辭  
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疫卒淮陽人祀  
以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游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  
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  
薦為睦親府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  
回回曰事備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大夫

忠賢錄

卷一

十一

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  
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  
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  
獄上除名停廢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  
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卒象求王觀買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  
忠義詔除子渙老如社齋耶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力勸請復后浩不報  
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畧曰客問  
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子於

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尙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去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尙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識者或以比韓愈爭臣論誕仕亦不顯

續通鑑年編

思賢錄

卷一

七

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當孟后罪廢之初天下莫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乞追停册禮詔除浩名勒停窠新州蔣之奇呂嘉問葉祖洽皆補外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舉朱絳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自時中岑穰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葉承各責罰坐以錢銀遣浩且致簡叙別也

鄒浩之窠新州黃履言浩以陛下所自拔擢平昔優獎之故遂敢犯逆職而陛下遣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爲陛下論得失

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履退遽降責命罷尙書右丞知亳州三年哲宗崩皇弟端王卽位尊皇后爲元符皇后二月復鄒浩等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范純仁等並收叙鄒浩黃隱黃廷堅賈易王回盡與監當差遣三月以龔夫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右正言曾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京不樂爾

李丙丁未錄

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卽位四月戊午御史中丞安惇以賢文閣待制知潭州先是鄒浩以言事貶上卽位首開言路召還浩爲右正言惇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繫不可輕改於是右正言陳瓘不平之疏惇罪惡曰臣竊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同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鯨之罪歷試然後見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惇尙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內指貴妃外詆宰相竄於嶺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唐介先帝一時之怨何異於仁廟仁廟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

思賢錄

卷一

七

史 82-361

丙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  
之人念此傷痛光續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  
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國家一繼一述皆  
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以太平之久自堯舜三  
代乃至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於此若夫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爾戰戰兢兢  
何足為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拘孟  
莊子不改之說曲徇其情則臣下享因循之利不從公議則  
聖主被愆妄之譏上誤朝廷一以私意豈風憲之職當如是  
乎然則鄒浩既來惇可去矣雖聖主寬容姑示含貸而明示  
思賢錄 卷一 五

黃山谷詩

幽州已投斧柯崇山更用憂何且喜襲鄒冠豸又聞張董上  
坡注云言大奸已誅餘黨不足憂時章惇安置潭州書曰流  
坡共工於幽州放驩於崇山又曰何憂乎唯史漢賜侯霸  
書曰崇山幽州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注錢斧也所以  
戮人按錄元符三年三月董夫為殿中侍御史鄒浩為右  
正言四月張舜民為諫議大夫董敦逸為左諫議大夫夫字  
彥和浩字志完舜民字耘叟皆著直聲李宗諤先公談錄云  
唐諫議大夫班在給舍上一遷為給事中再遷為中書舍人有  
自他官為諫議者班給舍上一班中戲語曰饒他上坡却須  
下坡言遷給舍班復在下也

徽宗名為右正言制

宣德郎新添監素州酒稅鄒浩上書元祐論列經術取士之  
美意先帝嘉獎擢實諫垣而徑行直情無所顧避其還供奉  
之職再備闕遺之選無近虛言無厭貴寵百官有邪汝察政  
思賢錄 卷一 六

事有失汝規畢奏是非不匿不許贊定國是時乃之休

楊龜山與忠公書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  
而取悅未有奸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聽聖度虛明  
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  
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  
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  
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時之  
所知蓋公之所厭飲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得一  
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崇甯元年正月竄鄒浩初劉后爲賢妃生子時正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諡獻愍太子后之立也浩三疏諫隨削其稿尋得罪貶上初卽位及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爲僞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之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浩母張氏賢浩之爲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媿於公議吾顧何憂

楊龜山作奏議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

忠賢錄

卷一

七

而英華發外望之粹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卽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奸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流布中外欲使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盡而敢爲公辨者公旣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奸朋凋喪畧盡而

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予爲序余與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卽往省之見其爾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亡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李忠定公作文集序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

忠賢錄

卷一

八

底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甯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飾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佑治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言操風流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

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又建中靖國  
間名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  
挫遇赦得歸作知憲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  
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闔達溫厚深  
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  
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翔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  
賦共七百首雜文四百餘篇合爲二十卷而諫省章疏又別  
爲一集將鏤版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  
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  
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

思賢錄

卷一

元

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跋及也其後朝  
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  
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  
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  
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  
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風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於死  
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  
至崇甯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後國之大故莫重於此  
諫熱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  
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

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  
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  
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序

高宗追復龍圖閣待制誥

朕履茲艱運述彼亂源傷誦佞之成風悼忠良之獲罪肆褒  
遺直用勸在官故承議郎鄒浩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悟  
主引裾常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  
志士傾心方除黨錮之文遽起愬遺之嘆久稽顯命未白沈  
寃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骨之尙寒其還  
延閣之清資少慰重泉之幽憤噫爲善之效其報也長身雖  
抑於生前志卒伸於地下尙其矜饗歆此寵光可持追復龍  
圖閣待制餘如故

思賢錄

卷一

辛

高宗賜諡誥

身名俱泰孰不願爲良臣忠孝難全蓋亦從其大者此古人  
事上之義亦當時各志於仁朝有直聲世爲昌運故承議郎  
追復龍圖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鄒浩昔居諫雷擢自秦陵會  
椒房議立之初欲禪聖主遂草疏論救其失取嫉權臣激怒  
九重投荒萬里生與母訣死絕身謀未數月而召還復遭譴  
而見逐朕念我宋得此諍臣隆加華閣之名再錫命書之寵  
歎九泉之莫作誅一字之惟忠下逮魄榮上承恩渥可持贈

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

李心傳建炎繫年錄

紹興六年二月己酉故追復龍圖閣待制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浩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等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舉世所傳偽疏激訐淺俗謬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於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曾壁豐稷例賜諡庶以副主上優卹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

徐度却掃編

思賢錄

卷一

三

鄒志完以論立后事世所傳疏其辭訛訐益小人偽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付史館予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程氏遺書

張繹問伊川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世服其言

程氏外書

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曰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

造之深也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冷齋夜話

零陵郡澹巖有訓狐凡貴客至則鳴公將至而狐鳴寺僧出迎公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公嘗有詩云步入山來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訓狐底事先知得隔夜飛鳴報老禪

晁氏客話

鄒志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禠而不厭若禠而厭非所以爲常

思賢錄

卷一

三

維揚志

志完嘗爲教授呂申公守維揚命撰樂語鄒不允公曰使教授他時作翰林學士將如何鄒答曰使爲翰林學士則可爲國子司業則不可後首薦之

老學菴筆記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甚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遂竄望之坐薦非其人疏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非素交以其嘗備學校

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佑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  
期蝶賦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叙陳終不以志完爲非亦不  
易矣

揚學題名記

昔道鄉鄒公封四柏於淒涼之宮其後嬰龍麟蹈虎尾歲寒  
之節標不可渝揚之人士聞風興起若書策琴瑟猶在前也  
上君子植立如此雖不啻石以列名氏誰謂其不傳哉然則  
高聳斯題者豈惟以名傳爲貴蓋究其所以傳者實益就傳  
益遠度越前修無難矣願與方來者勉之見總揚志

思賢堂記

思賢錄

卷一

七

其畧曰廣陵學官廳嘗庭植四柏灑灑合抱今莫究其所建  
炎兵燹後嘗草創於省倉南淳熙間鄭公興裔重建學宮因  
徙於右今之廳事是也圃有四柏乃教授彭君方植以存古  
端平後教授李君迪扁堂之東曰景鄒龔君夢龍易其扁愛  
柏皆景行道鄉之意也

黃潛使道鄉臺記

南軒先生張公拭易長沙法華臺爲道鄉臺按長沙志云道  
鄉臺在潭州善化縣嶽麓山惠光寺元符中吏部侍郎鄒公  
浩南遷道潭與主僧法琳同登賦詩元符大臣與寺人郝隨  
劉端友相表裡布其黨中外兇焰震灼大夫君子皆被其毒

雖名德雋老且不免薦紳之禍極矣方羣檢左道取容在廷  
謀莫敢異道鄉公獨異之正色危言無所隱即日罷諫職謫  
新州明年道潭潭守下逐客之令逆旅主人不敢舍嗚呼公  
之不容於朝固也顧不容於行路何哉夜絕湘江天大風扁  
舟掀舞小人之志亦潛矣君子之行其道雖嬰龍麟蹈虎尾  
不之畏何浮湘之足畏乎旣濟浮屠氏列炬江頭相勞苦方  
是時醜正惡直者滋欲圖公而山之僧獨知敬之此詩之所  
從作也詩成於困厄流放之餘而無一詞煩冤抑鬱之思其  
明於憂患與故是區區者不以動其中也昔杜陵客是邦那  
不爲禮於是賦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畱人之章而去自昔視  
思賢錄 卷一 七

思賢錄

卷一

七

今茲有愧焉張敬夫得公之詩於朱元晦將刻石山中且名  
其臺曰道鄉因爲書其所以然

昭州志

公再謫昭州江水不可飲汲於數里山中暑月殊以爲苦所  
居仙宮嶺下忽有泉涌甘冷瑩徹因疎爲小池日得四五斛  
名感應泉將有北歸之命數日前泉乃涸旋有人大醉至門  
呼曰侍郎歸矣尋求不見明日命下龜山挽詩云泉甘不出  
戶客醉豈無神

張南軒跋甘泉銘

鄒公名節在天下固豈晚生所能贊誦讀其文字之雄猶可

以想見其引龍裾之時而激懦夫於今世

周丞相跋陰陽詩諱必大字子充諱文忠公

詩語忠誠心畫莊厚天禧天聖間氣象大率如此可以尚論其世矣忠公作跋時正遭外艱所謂聰聽祖考之教訓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者耶必大敬題其後

趙肯堂跋詩訓

鄉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薤本陰陽蒼生為都曹公訓至忠公道鄉先生之立朝大節殆與日月爭光其源深流長固如此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弗傳後之人勿替引之雖百世可知也

思賢錄

卷一

圭

王質齋跋詩訓

右鄉舍人所作其子都官赴筠州推官詩傳之道鄉先生崇論閎議可以為鄉氏之質可以為毘陵之瑞世徒恨浙西難得好官人世俗難得自立者觀於此豈不可畏也哉元符變后一事其與元祐之事一耳使無不汗即死之念何以報之其軸有道鄉跋語蘇魏公陳了翁李忠定楊龜山周益公終焉可以為世大寶讀之感嘆今歲二月太守命拜坤尊德敬賢永為故事因題其後

陳通判跋奏議

予少之時讀國史而知道鄉先生之風節凜乎不可尚也揭

來丞那得奏稿語錄觀之其言大抵如桑麻穀菽字字皆實

其學力喫緊處本於中庸其立朝事君治已與人皆出於中庸之道當紹聖元符以後國亦多事矣先生擢居言路諫舌切切皆人所駭聞者同時則有陳了翁諸賢共推義殺其友則如田承君出壯語以勉其志投諸瘴嶺之死靡他此豈賈直沽名哉唐子方論文潞公後無聞焉伊川此言蓋不足於其再入也先生還自南荒復踐諫職論事彌不置卒遷謫以去曾南豐之述顏魯公謂其屢斥屢困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斯足以見公之大噫魯公遠矣吾於道鄉先生亦云寶祐年月日陳炎子跋

思賢錄

卷一

圭

朱晦菴大全集

鄉道鄉奏議不見於世德久嘗刊行家集龜山以公所彈擊之人猶在要路故今集中無奏議後來汪聖錫在三山刊龜山集求奏議於其家安止移書令勿刊可惜不知龜山猶以出處一事為疑故不可不行於世安止判院聞之刊於延平德明

或問劉元承捷鄉志完舟人事先生曰道鄉赴貶到某州元承為守舟人覆云若載鄉正言不敢取一錢元承捷之

毘陵志

公子柄字德久莊重篤學幼負俊聲侍忠公如二水黃山谷

見之深加嘆異呼爲小友未弱冠棄科舉學從龜山先生游先生期以大器每稱之曰是真有志於學乃盡傳其業龜山門人以柄爲稱首陳忠肅公亦稱其才高識遠可以大受靖康初以元樞李公薦布衣補承務郎除編修權給事疏請昭雪忠公遷謫之非辜且不出泰陵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贈諡典禮優渥天下偉之素以剛鯁聞莊外敏中與人不苟合前後奏議炳炳真能世其家者著伊川語錄一卷文集二十卷終天台守

柳棻跋奏議

棻少讀年編言行錄諸書仰先生高風勁節舊矣今適以校

思賢錄

卷一

五

官來寓里遂得端拜祠像而讀其餘編因識先生以事親之孝推而爲事君之忠以一心之敬推而爲忠孝之兩全其所謂聖道具於六經莫若中庸之爲要而中庸一書又莫若謹獨之爲要此誠天下之名言有不待質之伊洛諸儒而自相脗合者措諸事業之根本實昉於此

滕岳瞻書語錄後

余既鈔道鄉語於梓載惟公之言行在文集奏議家傳及語錄者可讀而考也然其事實散在野史雜集中者尙多士豈能周覽而悉見之晦菴先生云呂伯恭大事記通鑑所無者耳因用是意搜討而裒集之凡不在前四集中者頗在此矣

命之曰遺事刊諸校宮與語錄並傳云

游定夫與周孚先恭先書

毘陵士人前欲買田以贍志完今聞買宅以延中立此可振頽風激衰俗非好賢樂善未易能爾

徐師川詩并序

十一月九日攜二豎子邀單覃兩秀才步出古觀之西北求鄒公志完侍郎寓舍拾青閣故基

鄒公直道仕三黜仍百謫可憐補天手竟作投荒客自予居

夷中每尋舊踪跡官吏不嘗省父老誰記憶覃生雖少年往

行尙多識云有賢主人館之江上宅拾青閣爲舊來仙名所

思賢錄

卷一

五

易藥石救貧病忠信行蠻貊昭晰戒了甯雨露垂渥澤旣歸遂仙去往往侍玉帝側當如蒼生何封豕來薦食百身豈可贖每念令氣塞久欲往一游病此老無力履霜頗強健眼前不搗墮兩兒休籃輿二客同蠟屐危橋出隘巷馮高聊物色喬然但林莽蕪廢長荆棘井窰鄒復遺江山依舊碧要知千載下懷賢求所歷端能有遺像勿使俗駕勒

忠賢錄卷之二

忠公祠墓

毘陵志

鄒忠公浩墓在晉陵縣德澤鄉林莊崇甯間歸自嶺表政和初卒葬此嘉定中郡守胡公衛命教授趙緝即墳築菴給公田贍祠事嗣是郡與學校歲遣祭

忠公墓志

忠肅公陳瓘瑩中

鄒公諱浩字志完世為杭州錢塘人祖霖故任尚書都官郎中徙居常州晉陵今為常州晉陵人父戡故任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公元豐五年中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未

忠賢錄

卷二

一

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事未赴改除穎昌府府學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明年四月因御史來之邵言為襄州州學教授紹聖三年丁朝奉憂服除改宣德郎元符元年也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明年九月以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今上即位復宣德郎添監素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遷吏兵部侍郎遂乞外補除寶文閣待制武騎尉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知江甯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甯四年冬移漢陽軍居住五年

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觀元年年用寶赦轉宣議郎四年特復直龍圖閣公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瘴癘歲作今年春大病遂不起政和元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二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夫人沈氏蓬萊縣君子男二人曰柄曰榘卜以今年十二月初一日葬於常州晉陵縣德澤鄉林莊原近祖考之塋從公志也叙復宣德郎陳瓘叙次

張夫人墓志銘

夫人張氏常州晉陵人祖鑄光祿卿父天經職方員外郎母吳氏莊德縣君夫人在家為賢女以適鄒氏為贈朝奉郎諱戡之妻姑樂安縣君孫氏治家嚴夫人事之順朝奉公仕三

忠賢錄

卷二

二

十餘年運蹇不得調而所蒞必以誠無滅裂不適之意夫人有助焉子男五人浩宣德郎直龍圖閣假承務郎洞沼沈皆士也未仕元符元年哲宗擢浩為右正言明年以言事竄新州今上即位召還四遷為吏部侍郎崇甯元年復貶永州明年竄昭州五年蒙恩復官比歸初志完聞除諫省不敢受欲終辭夫人問其故浩稽首而對曰有言責者義不可默恐或以是貽夫人之憂夫人止之曰勿辭也兒所以報國者若無愧於公議則我何憂乎及新州命下弟治亦坐志完事連連繫獄一門震駭惟夫人克踐前言懼而弗擾志完再竄益危而夫人不易初意繫送其往笑迎其歸非無苦樂之情也

而一視險夷斯其所以爲鄒公之母歟志完旣自嶺表得歸  
總被直閣之寵夫人嚮闕怵蹈志完適夫人之適鼓舞爲壽  
如是六年而夫人哭志完矣前一年洞先卒夫人年過七十  
再哭其子夫人徐自開釋常依持佛語以蕩滌情累被疾雖  
久而氣守不亂臨終之日須湯沐更衣而卒政和四年六月  
巳酉也享年七十有五十二月壬寅葬於晉陵縣德澤鄉林  
莊之原朝奉公之兆夫人初封仁壽縣君進封安康郡太君  
孫柄初前葬諸孤遣人來丹坵求銘於瑾瑾以窳廢老疾葉  
筆捐書省愆待盡四年於茲矣其何以發揚夫人之美勉爲  
叙行狀之語而繫之以銘

思賢錄

卷二

三

銘曰 七十有五非曰不幸子乃適逝其天也夫世事有

訖不訖者壽勿銘亦昭鄒公之母

沈夫人墓志銘

文靖公楊時中立

夫人沈氏其先嘗仕吳越父充將作監主簿母費氏夫人生  
有淑質及笄明慧絕人時鄒公隨父官歷陽遂以歸之公歷  
官維揚襄穎間士有不遠千里鼓篋而至者躋門問道無虛  
席公闢館居之饒饒之事取具於家夫人區處之不少懈病  
則躬爲之粥藥故士得悉意於肄業而忘其旅瑣者夫人之  
力也公以長育人才爲已任而夫人相之如此非夫婦一德  
能如是乎元符中以言事謫嶺南夫人侍其姑安康歸毘陵

左右順事之無一不通其意者迨建中初公名還登禁從復

以前事竄零陵夫人欲留侍安康謂曰前者兒遠謫汝不行

吾身則安矣而心未嘗甯也今汝行則吾無憂是乃所以安

吾心也至零陵席未及溫而公徙昭平以夫人與兩兒留零

陵而去遠寄異土門庭肅如也夫人兩經患難其留也使其

夫無將母之念其行也安其姑無南顧之憂非躬盡婦道疇

克爾哉公之亡鄉人贈之甚厚其子柄欲歸之謂無以累先

德夫人曰非汝所知也爾諸父皆貧空受而推與之使闔門

無號寒啼饑之聲聞於安康不亦善乎且贈禮也而吾無

與焉庸何傷故其子柄卒從之昔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

思賢錄

卷二

四

而未善也子碩旣葬其母欲以購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吾

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頒諸兄弟之貧者著在禮經以爲

萬世法夫人之是舉也其合矣乎非遠識庸有是哉宣和元

年七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庚子年二月二十

五日附於公之墓右始以公恩封崇德縣君再封蓬萊縣君

男二人曰柄曰榘柄以布衣名對除承務郎樞密院編修榘

未仕皆以學行世其家銘曰

幼施於內維婦之常中外有聞婦道之光作配君子一德

靡悔銘無溢辭其永不墜

宋故廣濟軍錄事參軍監真州軍資庫鄒君墓誌銘



胡敬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飛騎尉賜緋魚袋方棠撰

承議郎諸王府記室參軍雲騎尉

傅緝書

奉議郎權發遣梓州轉運使判官公事雲騎尉借緋

孫諤篆蓋

晉陵郭君保之喪其孤以君位不稱德善不聞世欲得分厚而交深者論議之走役夫以行誼之狀求銘元祐中余仕爲婺州法曹掾君錄參軍事官守聯屬得君爲詳君聽獄審而用心仁每決重辟哀矜見於言色其無求生之路然後爲之設食飲具棺衾囚見之感泣無憾職主郡帑掌庫吏卒相因缺盜至百萬君至則知之慮坐死者之衆也微露其端衆懼

思賢錄

卷二

五

補償僅足始按其餘罪得減死論者四十二人未幾刑部以君昔爲眞州司戶時劾軍將王舜卿自盜罪在大辟未決從坐者死獄中舜卿弄法者也知鞠獄之制詐以亡者爲首遂不伏誅乞改推舜卿竟不得死至是坐君失入免歸或曰死亡爲首者朝廷之好生也獄官何罪宜辨君曰命也可遽辨耶乃欣然引去此皆余見而知之者雖淺陋又何敢辭爲之叙曰君諱戩字保之其先居於杭之錢塘曾大父智作坊使大父元慶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十人宦游四方父霖遂爲晉陵人仕至都官郎中年五十始有子卽君也母樂安縣君孫氏君以父任爲太廟齋郎遷室長十

四歲而孤事母恭順勤色難之養旣冠調池州貴池縣主簿

終更改蘇州吳縣主簿未行丁樂安君憂服除爲眞州司戶

參軍用薦者遷婺州錄事參軍旣罷去尋以秦州如臯縣令

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會前官繼後而逋負逾千戶窘急者

往往忘生君以身任其責使之緩償皆得完故產保妻子而

公家之利益亦不廢改湖州安吉縣丞遇減罷移廣濟軍錄

事參軍秩滿監蘇州鹽務使者才之固久其任元祐初始訴

王舜卿事於朝雖有司沮抑而理不可屈然法當進秩竟不

與也君於是浩然有歸志親故勸勉及郡太守以禮遣焉不

得已乃至京師卽被疾少間擬監眞州軍資庫飭其子河洛

思賢錄

卷二

六

治行曰二月七日吾決歸矣至期疾革執二子手語以無憾澘然不亂而卒實紹聖三年也平居探玩釋典日造妙理乃能前示歸限忘但其心豈非有得而然哉享年五十六君性開達無畦畛與人粹和不多反更構陷君一不校待之如初人始服其長者昔都官第進士閤門爲詩以訓焉欲使惠加民而澤垂後世也都官敬奉不敢失墜至辭使者節懼按史之或差也以閤門推是心故都官克光其世都官積之益厚則遺澤所流宜益宏遠君雖爵齒不隆然有賢子浩博學慎德擢儒科主教道嘗選爲太學博士諸生受業者爲矜式焉且嘗顯於時而大其門矣遺澤之萃其在是乎君娶同郡張

其光祿卿禮部尙書鑄之孫職方員外郎天經之女生六子長卽浩也自太學出爲襄州教授河洛皆舉進士三僧早卒况尙幼一女適應天府虞城尉宋靖孫男四人樞柄概梓孫女三人將以其年九月十日丙申葬於晉陵縣德澤鄉林莊之原都官塋之右銘曰

惟鄒之先受封於周漢稱鄒陽枚馬是儔逮君曾高占杭之籍宦游於常毘陵始宅世載令善澤物庇民允矣中都家法既循保之溫溫粹範日懋爵齒不稱垂裕厥後嗣子承之敏行其文源深派長猗歎慶門歸於故墟禮至情備納銘幽宮以昭千歲

思賢錄

卷二

七

祭忠公文

龜山楊時中立

嗚呼天爵之尊天宜番之奚爲於公獨厚錫之大鈞賦物實勞以生胡反吝茲而弗與齡錫與之柩尸之其誰香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廷朝陽鳳鳴譏諛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滄濁忠言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爲之公之云亡梁木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誦道信公則無憾實哀斯文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白日神其聽之公胡不淑而不愁遺死而可噴人百其身收天高高逸

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游酢定夫

嗚呼天地之心孰保其靜耶陰陽之端孰受其正耶五百之休運孰值其應耶嗚呼公乎有行道之志有經國之識有含萬物之器有任天下之力望之莫見其涯卽之莫知其極雷霆在上恬不改色鼎鑊當前義不爲惻嗚呼公乎天地厚之亦旣自成陰陽粹之亦旣自明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惟我公將以斯道嗚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乎孰謂忠未契於主澤未加於民其書未著其志未伸位不稱其實用不旣其文奄忽厚夜而違其親乎天下田夫野婦聞之莫不悽惻而傷神矧伊善士將誰與隣嗚呼天實爲之何怨何尤東望沾纓孰知我憂

思賢錄

卷二

八

忠簡公許景衡

嗚呼昔我東歸拜公於常崎嶇南征再升公堂道大如天我不敢知公曰爾來行矣勿疑凡學之要在乎克己天地一氣萬物同體我拜稽首至矣公言雖不敢知敢不勉旃轉徙楚郊日月未幾傳聞公喪公豈遠爾惟公所造自明而誠凜然大節貫於神明死生禍福公初不擇脫屣塵垢亦何忻戚言念斯民須公設施天實何哉獨不愁遺稚蓋驚呼有識悲咤慟哭流涕豈惟學者項亦怪公傾困發積充其萌芽俾摧干

尺我感且懼公斯之過終天之訣我獨不悟死敗之身薄祿  
焉繼斂不拊棺葬不臨穴絮酒致辭又不以時俯仰幽明顏  
厚悒悒嗚呼公乎今也已矣更千萬年公則不死

忠肅公陳瓊瑩中

嗚呼公之處世五十二年以身殉國老而彌堅公議所與孰  
如公贊嘆公之歿誰則不然公之孝友鄉黨所師移以事君  
無毫髮欺國是所繫天子所知胡不少延捨茲聖時如公德  
業可遠可久夷險皆行過涉忘咎俯仰不忤摧殞何疚死而  
不亡孰曰非壽公初志道如坎之流弗舍晝夜至海而休生  
也有涯數盡莫留壽夭不貳亦又何求身如虛舟觸礙而止  
思賢錄 卷二 九

止而復行時則可矣載沈載淨虛也足恃驥或維之終不獲  
試方其疾革粥藥並廢十日不食清坐飲水未報君親齋志  
長逝臨絕之言恨此而已神資之丹不與之年窮達修短孰  
能違天我病且老自作苦綠公乃何為棄我而先人亦有言  
既明且哲我危其身駟不及舌吾語在世身何必留屏迹待  
盡將與公游

中書是說之

懷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眾譽方思蓄而躬  
積志不困於小官劔得伸於滿席知所言之如何要日剛乎  
樂業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羣容

而不壽方湛恩於里閭何疾病而易簣嗟無恙於投荒而不  
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螫君神定而長髯若  
星宮與羽客雖不達於人間猶齡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  
世年幾踰乎半百既疾病而危困獨顧母而嘖嘖鄉人當君  
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嘖而誰惜竟不  
驗於須臾徒垂淚於窀穸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  
雲蓄於石中雨為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亦又奚獲  
行路慟而此及我獨侘際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  
蹟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關君每幼服而嘆曰高論之  
如擲我方始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之未幾胡

思賢錄 卷二 十  
竟造於履舄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違其所適不然風虺之餘  
使君疊而神癖嗚呼沈痛之何訴若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  
必大巨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死耶我之生亦何益

南郭陳輔之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聖賢出處龍蛇屈信維天生民維獄降  
神生民斯何補亥持鈞公性至孝曾參事親公性至悌鄉黨  
向向經嚴師尊周士虞賓毅列諫垣蹇蹇王臣得罪南遷隄  
為爲臨瀟湘曉月蒼梧暮雲九年兩謫天涯地垠望闕有淚  
書原無文堯仁如天恩沾海濱驛路千里山花水蘋故園十  
三修前鈞經年帝恩寵命降綸復踐臺閣行朝紫宸若生

僕望風雲再振如何昊天萎我哲人不憇遺一老俾上報吾君嗚呼公乎今也則亡萬事已矣夫復何云生死兩途公居度外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緬懷平生甯能不愾素車斯來兮悲雞黍之難尋靈牀雖具兮痛人琴之何在頓生芻而致饘縮白茅而成酌庶有感於斯文想英神其來屆

北山程俱

嗚呼天之所靳惟德與名聖之既多則蓄其身有如鄒公外粹中淳孟子之氣顏子之仁其剛也無子子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銳而同塵故純誠見於面目孝友行於閨門行義信於鄉黨操識推於縉紳惟德之富莫與之倫若穴

思賢錄

卷二

七

之下荒微之濱與夫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德與名公取實多婁困顛隲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閭舞歌公曰上恩其言靡他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是登徒見公姿度粹整煥如春溫聽其言也則莫非尊君愛物孝友忠厚之經至於脫粟之飯每甘於列鼎雞栖之駕無異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爲者矣而能使闔門干指莫不意滿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公之道非不行於世而世之所願莫得兼其全斥久窮極可以忘言所必者既獨善而居約則庶幾於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又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獨諶不測所以爲天乎遠日云卜

張輻既陳祭酒隻雞百里來奔升公之堂如有話言寂聽無聞淚如河翻我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出六合而無礙東星漢而長存矣何來去之足論然安有折長松於盛夏埋玉人於九原而見之者無失聲而涕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既而情不能宣也英爽實在尚其鑒焉

墓亭記

水心葉適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塚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既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闕民衣食以居而汛除焉墓四隅植之以木

思賢錄

卷二

七

俟長而庇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後之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叙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記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之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勿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袒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卽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官聞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初廷難悉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遠權操舍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請肆常純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

臣之榮選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善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迨宣和諛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為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雙而楹拂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士之報宜厚矣

獨墓田稅糧記

嘉泰二年郡守趙公善助移文免忠公墓田稅元有石刻為後人不肖者毀之其文不存

巡省規格

郡守胡衛衛道

思賢錄

卷二

七

常州照對本州士風近古俊造如林推原所自實繫道鄉先生鄒公之化凡今在學之士孰非鄒公數傳之弟子則鄒公百世之祀固宜在學者以身任之本州近以鄒塋都無林木亦無祠宇蓋因本族人眾不能皆賢以至於此遂自邢融州用錢米及將州學養士寬餘重新起造祠宇菴屋置田贍菴及為相時之便多種林木庶以旌賢宣化益厚士風其在鄒族無一毫干預則自今以往族之賢者歲時拜掃之際固將深遠嫌疑以身率眾必不忍於林木再有科芟亦不許於菴中頻有宿泊然則祠塋之重惟賴學識之賢念師承所自同心巡省而後今日之意可以傳之無窮今措置文簿一而并

藏簿孟子付州學收管逐月請教授於賢職事中輪請一人躬自巡省依後項規格每事書之簿內簿盡更續久而彌新蓋本學要務有在於此非尋常文簿比也嘉定十一年十月日朝請郎權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胡衛立

規格

某月某日請某職巡省支路費錢貳貫訖

某月某日學職姓某躬親巡省實具下項

一林木並全大者其圍若干

一亭菴無可修整有則言有

一主菴人盡職不職則言不職

思賢錄

卷二

四

一菴內除主菴人外別無人宿泊騷擾有則言有

獨枋田苗稅記

教授黃恮

傳曰盛德必有百世祀百世之遠詎能斷乎子孫之皆賢必有以相其後者然賢者之有後於其國乃以身殉義不計者也固之生也縱田宅置長子孫冀他日不為若敖氏之鬼卒然漸滅無炊火焉甚而蹈身非義為世大僂孝子慈孫不得為前人蓋賢不肖相越何如也忠公元符中官正言以極諫連遭險斥姦臣交鑿黨合擠之陷奔又下石焉是時公視死如歸矣暇曰我今其罔後崇甯五年獲命生還越五年得正

檜鬱然渠麓拱抱公之佳城也春秋祀不乏主昆陵得公重  
生窮一束賢邦君往往必躬祭不廢墜是時紹熙間陳公謙  
俾學官致歲時祀嘉泰二年趙公善防始蠲墓田暨湖公衛  
治刻廬舍時嘉定十有一年也先是郡文學趙繼實始作亭  
水心先生並記其事刻石學宮厥後陳公大猷相圮壤更葺  
之表以門道最後蠲絹和買則李公迪相望數十年偉哉數  
公之舉第廬治矣稅未蠲蠲矣蠲未盡或者有所待歟丙寅  
冬十二月泳樂史公能之來守此土因念曩爲武進尉陳公  
昉時領郡任嘗命代適墓祭爾來二紀於茲矣又明年德化  
洽郡事理春二月偕別乘梅公應發謁公坵隴顧瞻徘徊撫  
然昔嗟吾力所不克爲今慨前政所未盡爲奈何使賢者之  
後是以其不腆之田爲先公祀官猶取其餘吾何惜圭勺之  
賦不以復之迺命吏悉菴租苗稅幾何盡蠲其賦入公論大  
快謂盛德宜爾佐以別駕之賢弁瞻塋戶役錢除去勿取是  
舉也亦克用勸恡效官侯泮拜公墓者三堂祠事鄉應龍忠  
公六世孫也志學行義克負荷不肯墮厥家靡廢不舉一日  
告余賢守貳之德非紀之金石無以垂將來余語之曰名節  
之士死且不朽亦惟任理之人時出經紀之與之爲不朽斯  
得於理義所同然非有心爲之也因明夫賢者不計其後之  
心而人自不能忘者書以示其子孫俾世守勿失無愧行道

忠賢錄

卷二

五

之人云

使司照對近奉知郡節制 丞台判鄒忠公坵塋當職嘗得  
一再躬致椒漿之奠墓地官賦前政悉已蠲免菴租苗稅爲  
數不多併合收免少見景慕前修之意帖縣刷具菴租管納  
數目中以憑給據不得以諸位私租夾帶影射州司已帖晉  
陵縣刷具鄒忠公菴租管納數目施行去後續據晉陵縣申  
准使府催具鄒忠公菴戶管苗稅數目事今勒鄉司趙昌紐  
算到德澤鄉鄒侍郎瞻塋戶苗稅申乞照會奉台判都吏監  
攢 錢數呈州司勒鄉司趙昌紐算德澤鄉鄒忠公菴  
戶管苗稅具稟案官書擬鄒忠公菴苗稅爲數本少而和買  
本稍舊已蠲免矣今晉陵縣申到數目勒鄉司紐算在前欲  
給據仍帖縣照奉台判給據併免帖縣照應仍批整版簿呈  
押州司已帖晉陵縣照應併批整版簿外須至給據者右今  
給據鄒忠公祠仰收執照應蠲鄒忠公菴苗稅不管遺失咸  
淳四年四月 日給

通判西懸據劄付鄒正言侍郎以元符極諫著聲賜諡曰忠  
近蒙賢守倅出郊臨醑坵塋已奉使府給據蠲免瞻塋官賦  
所有德澤鄉鄒侍郎瞻塋戶管役除錢每科壹貫玖伯三十  
八文係使縣所合額併與蠲免今月二十六日奉府判太博  
台判鄒忠公修名焄節照映千古孰不景仰矧仕其鄉酌其

忠賢錄

卷二

六

墓可不知所崇尚乎德澤鄉侍郎瞻塋戶役錢自咸淳四年秋為始免租以示敬賢之意仍批簿給據本司除已付德澤鄉鄉侍郎瞻塋戶役錢壹貫玖百三十八文自咸淳四年秋科為始蠲免仍批簿向後蠲免外須至給據者右今給據付顯忠祠收執照應蠲免德澤鄉鄉侍郎瞻塋戶役錢不管理遺失咸淳四年四月印日給

墓表

郡守陳大猷東齋

淳祐五年乙巳秋八月表隧道曰有宋道鄉先生之墓

景鄉亭記

郡守李迪愛梅

畧曰端平丙申迪分教維揚後道鄉先生百有餘載訪其手

忠賢錄

卷二

七

植四柏則非舊存者乃嗣植之學廳之左闢一亭榜曰景鄉於以景行先哲也距今踰十年獲試郡先生之鄉公餘登扁爽凭欄訪古有指示余者曰松柏在望先生之佳城余驚而歎曰先生在茲乎九原不可作感予所遇若有相焉敬以景鄉易舊扁先生芳名勁節輝映千古登斯亭也使人忠君親上之心勃勃乎不可遏匪直曰夸高爽騁游觀云

祭忠公墓文

郡守陳謙

紹熙三年壬子知常州陳謙惟公學本誠明義行忠孝元符之際國有直臣方其當言不見雖獲時論屢變難以詆誣竄前流離不遺餘力飲食經歷皆以成罪人欲殺之何所不至

惟主聖明萬里生還大節凜凜仰貫白日沒祭於社師表一鄉豈惟一鄉四方是則豈惟四方百世興起荒墳三尺松柏弗茂走茲假守敢用展謁廉藺不作猶有生氣願公後昆庶其似之

郡守王遇

嘉定二年己巳知常州王遇惟公大忠偉節為我宋之直臣識論嘉謨備元符之諫疏晚以紫荷之橐歸於綠野之盛傳說騎箕上比星辰之列周公葬畢第畱坵壠之藏陳跡宛然清芬如在某職叨宣化禮尚尊賢念饗祭既肅於學宮而酒埽宜嚴於塋域卜此清明之前日率諸巖校之諸生敬以薦

忠賢錄

卷二

六

饌歎茲窳窳庶過而下馬人皆知漢相之賢惟酌以隻雞我獨愧喬公之敬

郡守胡衛

嘉定十一年戊寅知常州胡衛惟公正大之學得之洙泗剛直之氣塞乎天地而以道事君盡言無忌速居遷謫志操彌厲勁節清風激貪與鄙終始一誠表儀百世松楸在望聞者敬止某分符此邦未免展祭涓日之良謹修薄禮凜凜英規如獲瞻視公其來歆諒此精意

郡守趙崇模

嘉定十四年辛巳知常州趙崇模儒者立朝莫先名節有能

任此義所當為如救饑渴患難之來身亦遑恤公以元祐拾遺補闕元符之初蒲伏檻折一斥窮荒想聞風烈過喜登朝出入禁闈幸初政之清明遂得少安於朝列時變之趨勢莫能過公於是時又成廢黜嶺表來歸晚還芳秘道鄉之名千載一日嗚呼仁者有後理容可必自公至今曾未百年而門戶之訛謫善惡報應莫可究詰崇模承乏藩維將及垂末久欲拜公之墓而吏塵之汨汨行矣合符合酬斯志庶以想望振古之英傑

郡守趙彥斌

寶慶三年丁亥知常州趙彥斌惟公毓秀茲土抱負瑰奇道學行義為世宗師黼黻之文照耀一時金王其操不磷不緇昔在元符諫列是司事之難言莫甚房幃公獨忤意許直是規再謫嶺海氣不少衰迨其垂歿或往省之惟念國事語不及私嗟嗟若人世復有斯祭典尚德於公實宜薄陳一奠聊慰我思

忠賢錄

卷二

尤

郡守陳昉節齋

寶祐三年癸丑夏四月日知常州陳昉改知台州令武進尉史能之祭墓曰惟公伊洛正學實有源委直養其氣塞乎天地引裾忠諫有死無貳雖忤權姦不屈剛毅百世而下凜有生氣昉蚤讀公文慕公節義藐焉假守實公舊里九原莫作

聞風興起倏爾易麾再拜追隨潔以薦羞寓此誠意

郡守李迪愛梅

維淳祐八年戊申三月日知常州李迪嗚呼先生精忠勁節一代偉人迪向也幸分教蕪城踵先生之遐躅竦瞻宮宇拊植柏之長青越十餘載叨守毘陵托先生之梓里遐馳坵壠又嘗慨拱木之繁陰雖先後之相望猶親挹其典型靖惟先生講學友龜山了齋以為躬泰陵擢實諫雷蓋先生自此而升知必盡言言必盡誠數當軸之六罪將以折權姦之敵抗停册之三奏期以選淑德之英顧懷忠而觸罪而豈沽賣直之名既而崇甯初政首獎直聲趨還舊省鼎鼎顯榮居封駁之要地主公論之夏盟膺筆削之重任發潛德之幽馨是母怪乎僞疎之未出而此身已不容一日安於朝廷雖然車轍再南一葉甚輕固先生所以順乎上亦先生有以甯其親報國片語勉之服膺安得不於其去也勇而往其歸也笑而迎嗚呼蠻烟瘴雨飛鷲墜翎會剛大之莫奪而疾疢之重嬰甫閱知命竟隔杳冥世事寢以日異言之猶可痛心若夫節以諡忠陞之西清於以雪九原之沈寃於以昭中興之寵靈百世之下凜凜如生嘗訪公嗣獲窺公文展敬墓下厥有舊聞暮春之月元巳之辰會寓責暨寮案式昭薦於溪蘋此心耿耿公其監予以景鄒之亭

忠賢錄

卷二

辛



郡守王圭靜觀

嗚呼季子之遜道鄉之思此邦之望百世所宗凡吏於此莫不敬恭我登景鄒望城北東有鬱其松公藏其中曠不展謁我心惓惓歲律更新泰道亨通敬持一觴酌公幽宮世道之卑習為瘖聾何能起公振此頽風士不苟取臣不苟容豈惟邦人四海所同我懦不立亦以自攻庶幾他時或不愧公

思賢錄

卷二

圭

思賢錄卷之三

祠墓廢興

祭忠公墓文

葉山

元至元十七年常州路儒學教授葉山忠節天性也豈道鄉獨有異於人哉人惟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脂韋泆忍媚合諛從大節一喪遺臭奚窮惟公之學本乎中庸故公之忠根乎天命之性而成於謹獨之功是宜切切諫舌蹇蹇匪躬數當軸之六罪氣懾奸兇諫立后之一疏言忤中宮可以擠陷而義不苟同可以斥逐而心不少忤可以變烟瘴雨而公則充乎其氣澤乎其容雖生不得遂朱雲之請而死得思賢錄 卷三 一  
以侶比干而友龍逢魏巍高節凜凜英風百數十年誰不知有忠公之忠嗚呼山蒼蒼水茫茫居今天下思古道鄉景行先哲匪羹有墻墜事復舉首此瓣香

唐駿發可竹

至元十九年壬午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唐駿發惟公忠貫日月名滿乾坤英聲勁節千載猶存瞻言佳城惟德所殖起敬起慕是儀是式瓣香東芻恪修常祀高山景行益重仰止  
至元二十年癸未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唐駿發惟公氣塞天地忠貫日月抗論崢嶸著節突兀騎雲而歸涼風未歇駿發芹泮備員紛鄉晚出粵自為儒知仰先哲仲春有祀舊典昭

揭敬率佩衿肅薦芳潔雖燕蒿愴懷嘆九原之不可作然慷慨激烈知先生之不可沒也

至元廿二年歲次乙酉春二月常州路學教授唐駿發惟公忠節照映千古歲時致祭學有舊規駿發鄉之晚生久分講席緬想高風不敢不敬

邵學立祠祝文

董應陳

至元二十五年歲次戊子八月日教授董應陳立祠學宮告之曰先生元符之正臣也以忠直顯於世國有大事犯顏力諫有古爭臣風兩斥炎荒氣不少挫先生之忠根本於中庸之誠嘗與伊川先生論學上蔡龜山講貫尤多親承道統著

思賢錄

卷三

二

書立言有功於後學大矣歸從嶺海歿葬毘陵卒木風生名節凜凜越二百年死猶生也鄉校舊有祠燬於兵弗葺應陳職教此邦大懼曠典迺相學之西廡繪先生容使國人知所矜式仲秋祠成謹率諸生偕英裔瓣香妥靈明有敬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永無敬

祭墓文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三月初三日教授董應陳先生講學持身以誠先生立朝直諫有聲排雲間闔抗疏嬰鱗不辱者節可殞者身投荒嶺海歸老毘陵突兀一丘先生之塋芬芳千載先生之名維時暮春深緬桑盛先生有靈馭風來歎

孔楷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二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孔楷猗賦道鄉秉姿忠良英風直氣凜凜臺綱元符一疎百世流芳鄉校景行遺像在堂盛德必祀春秋不忘月紀仲春爰率舊章瓣香展敬神其洋洋

至元三十年癸巳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孔楷惟公河南高弟元符正臣以忠事君以誠立身其誠維何謹獨之學其忠維何奏疏諤諤涉彼林莊載瞻幽宮勁節如生寒松怒風三斥炎荒之死靡憾拱石墓門過者興感楷攝教蘭陵日拜辟容春祭有典瓣香致恭

思賢錄

卷三

三

教授劉蒙梅泉

大德十年丙寅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劉蒙惟毘陵地望之重忠氣凜凜知有先生蒙入先生之鄉誦先生之諫藁與上友拜先生之祠於學者三年矣獨未能酌墓下為父事維時春暮舉曠典於十有二年之後與公聞孫及諸佩衿汎埽坵巖俯伏松楸皎如茲觴神其格思

教授馬端巽

大德十一年丁未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馬端巽惟公致上孤忠生死一節邦人祠公於學使來者有所興起端巽奉命分教幸於桑梓之邦而敬慕朝夕焉高山景行千載一日展

敬慕下學有發誠謹率僚屬式奉明薦英爽不昧尚昭鑒之

盛文彪虎林

至大三年庚戌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盛文彪曰惟公精忠  
偉節焜耀青史道德之懿根乎中庸季春之月祇率舊章以  
清酒牲幣與公之孫必大羅拜墓下景行前修有永無斁

劉鈺忧心

皇慶元年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劉鈺惟公文章氣節師表百  
世亦既祀於學而邦人士舊以仲春謁墓下所以昭事鄉先  
生也曠而弗舉如禮何爰率諸友再拜以奠願瞻喬木共風  
凜然公其尚克相於斯文

思賢錄

卷三

四

喬必遷羣山

延祐五年月日常州路學教授喬必遷惟先生直道事君力  
持公是不容身於一時而流芳於百世彼欺君諂合得罪名  
教者榮辱當何如茲以霜露既降躬祭墓前此鄉人祀先生  
之道望以斯道福鄉人也

延祐六年己未三月日常州路學喬必遷惟公道直事君夷

險一節立懦廉頑千載有賴茲以春和景明薄陳菲薦斯文

一脉先生相之

丁琦

致和元年戊辰三月日常州路學教授丁琦學正陳以時學

錄汪文龍宣城鄉貢進士張師曾龜山書院山長湯遂良普

陵縣學教諭徐邁訓導平時中陳顯曾曰天啟斯文周程繼

出哉道而南先生羽翼有言要眇丕闢經籍守節匪躬立朝

正色諫疏既陳茲鋒遠戢斷斷孤忠照映白日琦等靖惟昆

陵先生闕里來官來游高風仰止爰及餘春展墓修禮俎豆

既奠靈其鑒此

盛昭克明

維至正九年歲次己丑三月壬辰朔二十有二日癸丑常州  
路學教授盛昭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道鄉先生鄒  
忠公之墓曰公游程門出類拔萃精通神明氣塞天地慎獨

思賢錄

卷三

五

之學本乎中庸德罔不備由孝而忠元符建中公居諫垣羣

邪當路獨立敢言或攫龍鱗或陷虎口遭時迺遭不易所守

再斥炎荒其氣益昌憂國之心至死弗忘一生孤高百世師

表著書立言功尤不少昭在揚學駁奔豆邊斯文之淑亦既

有年忝教於茲公之闕里遺像吾目餘言吾耳仰止高風華

夷所同豈不永懷榮梓之蒸偕我士子展墓修禮尚賴於公

德薰晉鄙尚饗常學翺臺之祭由宋而至元相繼不絕自致

昭克明與教之日應辨再告之能學正吳宗伯和禮學錄

忠顯珍信教諭陳賓翁太希訓導儲惟志希道儒人蔡

地二十餘載悉為劫寶臣發實實臣之父謝氏養子買其地

者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或謂

末之聞也復臺  
之學實始於茲  
盛教授與應芳等祭畢而飲分韻賦詩子得  
屋字此詩已刻  
久應集

上鄭縣尹請復墓田啟

孔文學表鄭公鄉修門閭於高密未仲晦訪劉公墓禁樵採  
於南康蓋為政必先化民而尊賢乃可厚俗有懷先哲敢告  
明公竊以昔伊川夫子之門英才輩出吾道鄉先生之學慎  
獨功深歷仕三朝知名四海以忠諫連遭斥逐彼炎荒猶奉  
蒸嘗庸詎知梓里之間反不及桐鄉之愛致二百年松楸之  
地為十數家禾黍之場所存者馬鬣舊封可表者龜趺斷石  
雲祇非類翁仲何歸狐兔悲辛猿鶴驚怨凡所有青壇舊物  
忠賢錄 卷三 六

光慰幽魄於九原藹仁聲於百里道以德齊以禮看齊人之  
侵地來歸生也榮死也哀仰柳子之高風未泯其諸懇禱罔  
既敷陳至正九年四月日鄰邑布衣謝應芳啟

上趙總管啟

修祭祀於先賢會欽 詔旨禁耕鉏於古塚具載條章詎信  
夫戴天履地之人有作此傷風敗俗之事敢持竿牘上謁瞻  
幃維古延陵即今常郡吳季子之讓其國千載清風鄉忠公  
之產是邦一生高義游程門得慎獨之學在宋朝為忠鯁之  
臣任諫諍於哲廟徽廟之時遭竄謫於新州昭州之地還家  
白首埋骨青山顯忠巷專奉丞嘗會免枋田之賦景鄒亭雖  
忠賢錄 卷三 七

忠賢錄

卷三

六

忠賢錄

卷三

七

願言尊前代之賢是用爲下車之政申明舊制鼓舞新民屹  
砥柱於中流迴狂瀾於既倒全歸侵地復作佳城無令酬愧  
林慚且免山哀浦思號通德門於康成之里繼美前修立思  
賢碑於孺子之墳垂名不朽幽明有感贊述矣殫

呈學後墓狀

常州路學儲人謝應芳等謹呈儒學公堂嘗謂學校乃風化  
之地鄉賢實師表之尊惟景慕於前修必舉行於舊典竊見

先賢道鄉先生鄒忠公元葬墳地一段計二十一畝七分坐

落晉陵縣德澤鄉十四都五保經理係日字五百五十二號

顯忠巷名字報官亡宋嘉定年間郡守胡朝請以鄒氏子孫

思賢錄

卷三

八

陵替墳墓荒蕪遂用官錢及本學錢糧修葺葺亭種木立碑

造冊付本學收管爲主每月令學職一人詣墓巡省見有碑

文及郡志可考歸附之後本學仍前祭掃近年巷亭廢壞祭

禮曠缺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謝應芳等前去祭掃間但見忠

公墓塚周圍禁地俱被人耕種麻麥及有近葬冢穴在內侵

占先賢墳地埋沒學業甚傷風化爲此合行具呈伏乞照詳

施行至正九年十一月日儒人謝應芳呈

復墓後本學祭告文

維至正十年歲次庚寅九月癸丑朔十有三日乙丑常州路  
儒學教授吳強孫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躬詣道鄉先生鄒

忠公之墓祭告之曰公爲儒宗能謹獨兮生榮於時亦屈辱  
兮千古之哀此埋玉兮昔嘉定中壙無木兮守是邦者松楸  
續兮宋歷既終毀簡牘兮鄉校奉嘗或寒暴兮世澤之遠人  
不淑兮壁畫漂零斯坵粥兮離離禾黍愴心目兮走與諸生  
聿追復兮再樹而封思亭築兮汛掃之奉敢不勗兮維莫之  
秋霜落肅兮瞻彼青山思聖聖兮爰有寒泉薦秋鞠兮往事  
得失敢瀆告兮

復墓後本路官祭告文

維至正十年庚寅十月初二日甲午朝散大夫常州路總管  
府達魯化赤兼管內勸農事知渠堰事伯顏帖木兒嘉議大

思賢錄

卷三

九

夫常州路總管府兼勸農事知渠堰事野峻台謹以少牢之

奠致祭於故宋贈贊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靈惟

公受道龍門游揚比肩中庸要旨獨得其傳註釋論孟探索

韋編立朝大節其學可甄有功斯文命世之賢尊賢之道經

國爲先祠墓敬恭鄉宜慎旃昔在宋季錫租墓田 聖朝寬

仁釋老猶然奈何匪人孤恩於天不租而租私鬻自便斧破

楸梧犁此故吁學校省掃典故亦愆世降俗薄可爲涕漣 某

等忝守是邦景慕拳拳理茲侵疆復歸其全飭我多士巡省

是專山沐膏雨新松數千祠亭將構碑銘亦鐫幽潛之光發

乎九泉陰囂斯民尚有賴焉

本路給巡省簿旨揮

皇帝聖旨禮常州路總管府至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據本路儒學申備儒人謝應芳等呈本學先賢道鄉先生鄒忠公有元葬墳地二十一畝七分坐落晉陵縣德澤鄉林莊故宋嘉定年間郡守胡朝請為見鄒氏子孫陵替墳墓荒蕪川官錢起葢巷亭栽種樹木立碑造冊付本學收管每月委令學職巡省近年巷亭廢壞墓地俱被外人耕種及有近葬墳穴在內使先賢無祭掃之地本學責得鄒寶臣狀結鄒忠公元葬墳地二十一畝七分自延祐二年經理已後巷亭廢壞故叔祖鄒富一官在日挾令寶臣將上項墳地賣與徐福四等思賢錄 卷三 十一

浮葬骨殖在內除關晉陵縣改正歸學外申乞施行得此行下晉陵縣勾追元買地人徐福四等到官對問明白依例施行去後續據儒學及晉陵縣問責得鄒寶臣等狀招不應將先賢墳地賣與徐福四等為業照勘同係是違例事理改正錢業各歸其各人浮葬骨殖責限遷葬申乞施行得此再下晉陵縣出榜禁約諸人毋得作踐去後今照得鄒寶臣不應將先賢墓地出賣雖已追問改正歸學給榜禁約誠恐鄒族人等不行遵守復蹈前非總府發下文簿一面仰儒學收管委令元是儒人謝應芳等每季輪流巡省毋致諸人作踐仍將上項祠宇樹木等項於簿上逐一開寫具報學官印署

以憑稽考先具依准收管狀申施行須至旨揮 至正十年六月印日司吏張思古首領官正印官各署押

重立巡省規格

常州路儒學照得先賢鄒忠公墓地事至正十一年六月奉總府旨揮發下文簿一面仰收管委令元是儒人謝應芳等每季巡省毋致諸人作踐仍將在上祠宇樹木等項於簿上逐一具報學官印署以憑稽考具依准收管狀申奉此本學已申覆總府照驗去後其前任教官因循未曾舉行為此今將原發下文簿參照巡省祠墓古碑規式仰儒人謝應芳錢環等收掌自至正十一年秋季為始輪流每季親詣巡省

思賢錄

卷三

十一

祠墓竹木等項不得縱令鄒氏弁彼近鄉民看墳人等侵漁作踐須至每季逐一附簿開寫報學毋致廢弛所有規格開寫於後

規格

某年某月季儒人某前詣鄒墓巡省各項具報於後

一墓地有無諸人侵漁作踐

一竹木曾無被人斫伐

一看墳人是否用心看守曾無修整籬圍

右具如前

某年某月

日具

聖學言忠公祖考二墳狀

嘗謂學校之地風化所先既祠奉於先賢必追宗其先世  
見先賢鄉忠公墳墓近年廢壞已嘗呈蒙本學移文有司迫  
復付本學管業以奉祭掃外有鄉忠公祖都官郎中墳地十  
畝交朝奉公墳地一十三畝俱在德澤鄉十四都五保亦被  
人占據如蒙移文本管官司一體禁約庶使鄉民通知禮法  
不致侵壞如此則非惟追崇先哲增重斯文抑且敦厚薄俗  
有裨治道據此合行具呈伏乞照驗施行至正十一年月日  
儒人謝應芳等呈

講祠堂祝文

恩賢錄 卷三

主

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二月庚辰朔初二日辛巳具官 某 敢  
昭告於故宋道鄉先生鄉忠公之靈曰嗚呼先生命世之賢  
邦人奉管理固宜然向來佳城顯忠有菴城墮礎廢砌槐林  
慚先生名節千古不朽祠墓廢興榮辱何有惟賢宜尊惟德  
宜崇曰祠與墓桑梓之恭墓其復矣祠其築矣歲時烝嘗禮  
亦續矣吾濟茂材忝守此土愛禮存羊豈不懷古去古日遠  
禮教日衰嗚呼先生尙或相之

祠堂上梁文 至正十一年  
二月初六日

伏以道鄉先生為前輩典刑有功名教士大夫念斯文骨肉  
完承 蓋管理坵墟之侯驅復祠堂之舊觀斧彼銘彼輪焉與

焉隨燕賀於紅塔之陰燁輦飛於青山之外恭惟寶學侍郎

鄉忠公名垂宇宙義薄雲天程夫子道學親傳陳了翁心交  
莫逆引龍裾而泣諫身屢謫於南荒承鳳詔以來歸心不忘  
於北闕所學得慎獨之要其事非賣直之私雖曰墮章祭之  
計困於當時乃得註義文之書貽於後世山坵零落風雨漂  
搖非賴手二千石之賢孰起此八十年之廢山川改觀郡邑  
增輝恭惟監郡太守兩賢侯事神治民崇儒重道可畏可愛  
衰盾之日不同曰清曰和夷惠之風有異猛虎渡河而去義  
烏啣土而來追敬前修舉行舊典蘋蘩蕙藻洋乎左右之神  
樑棟梅檟見此兀突之屋敬陳善頌用舉修梁

恩賢錄 卷三

主

梁之東劍井祥光吐白虹一榜三魁人物盛忠君無愧道  
鄉翁

梁之西洮湖春水拍沙堤會得浴沂曾點意不妨童冠與  
相攜

梁之南銅棺翠律藹晴嵐楊花雪白溪風暖麥穗雲黃野  
日酣

梁之北楊子滔滔連海國百年盛世混車書萬里長江護  
藩城

梁之上拱辰星宿森相向欲知天象近如何東壁圖書光  
萬丈

梁之下林莊風物堪圖寫四郊啣土集羣鳥百歲掃松來

五馬

伏願上梁之後人傑地靈化行俗美士希賢賢希聖俱成忠義之名岸為谷谷為陵永絕變遷之患

贊于尚書求記文啟于公名文傳字受道號止齋延祐乙卯科進士

不封萬戶侯願識韓荆州嘗竊負謫仙之志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輒敢扣昌黎之門問胡為今日之來曰端為古人

之事予其進也適我願兮嘗謂傳道不絕者先民之功沒世

不忘者後人之義若道鄉鄒忠公之葬近在城陰有了翁陳先生之銘流傳天下孰謂此一坵之土盡廢於八世之孫鄉

忠賢錄

卷三

五

鄰忍於瓜分翁仲隨以蕪沒故諸生為之太息於當路嗚其

不平賴二侯以公道主盟不半載而佳城復舊祭思亭而薦

蘋藻立華表以樹松楸苟非紀載之詳尚慮耕耨之患立辛

公一片石欲大書名世之言如季子十字碑昭示尊賢之意

雖不咎於既往欲有補於將來求之與之完矣美矣敬惟

官老成前輩文章鉅公三十字禮樂縱橫在早歲而聲名揭

日九萬里扶搖直上至晚年而氣節凌秋典文衡則妙於稱

平秉史筆則嚴於褒貶胸次混太虛而涵萬象筆端吐元氣

而翁三才萬石君子孫之賢獨樂園花木之秀烟霞一壑近

歸老長洲茂苑之間霖雨八荒將拜 命安車蒲輪之名斯

言非佞與望所期應芳曩客新安聞公舊政復紫陽之闕里

大槩儒風物黃絹之好辭有光吾道諒弗忘於素志必重念

於斯文惟大賢無不容則小子肆有造憑豐靈寄寥廓為作

先容挾雲漢分天章敢煩揮手於以紀前言往行於以發潛

德幽光當令梓里之間永若桐鄉之愛鏘如韶鈞蔚如虎豹

雄文照耀於九原明則禮樂幽則鬼神妙理昭彰於千古存

亡有感敷叙莫殫

立碑祭文

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五月十三日常州路學教授趙某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忠公之靈告之曰嗚呼葬千古

忠賢錄

卷三

五

而不發者其惟孔林乎琳璫玉匣何代無之樊崇之禍孤傷

冤悲此雍門之琴田文氏為之沾衣也若我忠公學孔而賢

生榮死哀理則宜然其窆於茲閱二百年失而復得新松舊

阡尚能使藩侯為之省掃時奔走乎豆籩思賢之碑龜趺屹

然或謂先生之名節如日月之麗天碑之有無何輕何軒然

向非胡侯勒石之文則諸生之訟侵地者奚足取證其言哉

嗚呼岷山之碑令人墮淚蓋其人之可惡非其石之有異瞻

茲林莊猶魯闕里賢族之微一至於此然而敬不專於家若

其責非鄉校之士乎如某不才典教於茲景仰先哲朝斯夕

斯烝嘗有時巡省有規勉旃諸生有永弗墮尚微福於斯文



薰遺善於黎田皆讓畔道不拾遺將見此宰上之木猶於  
林之蒸沾雨露於明時

後墓田記

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致仕于文傳 撰

奉議大夫太常博士 陳祖仁 書

嘉議大夫都水庸田使司大使王 恪篆額

士君子立朝盡忠所事初不為身後計也然名節在天下使

人愈久愈敬而不忘者吾於道鄉先生鄒忠公見之公世居

崑陵自少以道鳴於時 哲宗朝擢居諫垣時章惇為相威

福在已公屢疏劾之未報惇乃迎合上意請建中宮於是立

思賢錄

卷三

去

賢妃劉氏為后公極言其不可至引龍裾泣諫弗聽遭貶新

州惇計得矣徽宗立詔公還朝惇去而蔡京得政時事日非

遂力請外補京等復摺撫前事竄之昭州閱四年而歸政和

收元久病垂絕龜山楊公自京師來省視之猶以國事為問

嗚呼忠矣公著論孟解義朱晦翁多引以釋經且有易解文

集奏議諸書行於世蓋嘗受學程門得中庸謹獨之要其所

成就如此公之沒迄今幾三百年墓在晉陵縣德澤鄉其地

二十畝有奇新定間子孫中微地不復治典治者為之栽松

築亭而丞嘗不缺也國朝以來人蔑以典故聞於有司其子

孫愈微漫不加肖天歷歲饑悉割地於人犁鋤相尋鞠為禾

乘至正十年春三月郡士謝應芳錢琛蔡誠言於官懇側之

情有足感動人者適監郡伯顏帖木兒公郡守野峻台公相

繼下車敦出治之本皆慨然曰表前賢墓以勵風俗非先務

乎即下其事於縣俾究覈之既得實適命儒學教授吳強孫

推贖士餘資歸直於民取其地籍之於學其不受直者因令

守墓焉應芳又與二三同志剪榛莽樹華表植宰木殘碑斷

碣淪沒他處者咸購得之昇墳墓所是年冬兩郡侯率僚屬

展墓百年墜典一旦復舉明年春郡人王貴王彬構祠宇若

干楹落成之日二侯拜掃壠上詢諸遺黎喜復舊規猶慮後

之人蹈前覆轍立巡省之規嚴樵牧之禁所司按籍毫髮無

思賢錄

卷三

七

遺蓋二侯以多士之心為心期永久而不廢吁非忠義感人

之深何以得此於天下後世耶頃者詔修三史集諸儒於國

史院分纂之而文傳叨塵末綴至述公傳其徒若田畫王回

曾誕等皆牽聯得書彼惇京則以為姦臣傳首懲惡勸善其

庶幾乎予既得謝里居一日常學命諸生過門出銜軸之文

以為贊請書其事於石予曰此義舉也與斯文厚民俗善善

以勸來者所得多矣是宜書至正十一年三月之吉記

謝二侯絕句十首 此詩已刻入逸集

上監都請設道鄉書院

先哲垂憲後人有裨風化惟後人景行先哲合奉丞嘗必

須當道之舉行乃備 大朝之典故切念伊川程叔子世稱  
前代儒宗道鄉鄒忠公親受中庸聖學居仁由義移孝為忠  
任言貴於哲宗徽宗之朝遭編管於新州昭州之地阨窮數  
載註釋羣經其為孟子元談多在晦翁集註是大有功於名  
教可無祀典於鄉邦若龜山和靖皆同門之人今常郡姑蘇  
有書院之設瞻茲缺典愧我諸生蘋蘩之敬不脩桑梓之恭  
何在惟當路建言而請命則中書聞奏以設官於以尊傳道  
之賢於以廣崇文之治茲蓋伏遇 監郡相公閣下天資俊  
邁風致清高承 九重御選之恩為一郡民牧之長永清玉  
潔持存皆公正之心雷厲風飛發摘有神明之政斯文多幸  
思賢錄 卷三 七

監郡建言設道鄉書院關文

嘗謂崇儒重道必追敬於前賢建學立師庶有裨於風化事  
或溼晦理宜舉揚欽惟聖朝以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  
渠邵堯夫司馬溫公朱晦菴張南軒呂東萊九儒及許文正

公得道統之傳詔入孔子廟廷從祀至如程門弟子楊龜山  
尹和靖各有書院設立山長人員以奉祭祀况信州路白石  
書院饒州路綿江書院溫州路宗魯書院平江路甫里書院  
皆近年創建崇奉先賢以為教養之地自古以來未有如今  
日文治之盛也竊見故宋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  
公程門高弟宋室忠臣作言官於徽哲之朝曾引裾而泣諫  
遭斥逐於炎荒之地乃著書而立言其論孟解義朱子集註  
多用其說以明聖賢之道又有門人所哀語錄奏議文集等  
書行於世當時名賢如呂正獻公范忠宣公及其同門游揚  
上蔡諸君子咸敬重之晦翁謂有古諍臣之風南軒謂其名  
節在天下非晚生所能贊誦道學忠義載之程氏遺書弁宋  
史等書粲然可考今毘陵乃世居之地蒸嘗之奉豈容缺典  
卑職 忝居郡長景仰儒先近為所葬墳地廢毀已行規復官  
為祭掃然猶未能盡尊賢之禮如蒙比照信州等處創立書  
院事例申覆合于上司乞賜建立道鄉書院名額該員奉祀  
教養後學庶不負聖朝崇儒重道之美意今將鄒忠公事蹟  
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至正十二年五月日朝散  
大夫常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使知渠堰事伯  
顏帖木兒

思賢錄 卷三 七

忠賢錄卷之四

古今題詠

宋守倅及海內諸名勝過忠公祠墓者多為賦詩或題  
題顯忠菴壁德祐乙亥蕩為埃燼區區所傳蓋一二耳  
國初校官與鄉老舉行祀典復有倡和至應芳復墓之  
初四方賢士大夫作詩以獎勸既復之後又從而歌詠  
今併錄之仍以楊文靖公胡忠簡公等挽詞畫贊之作  
冠於篇端庶覽者有以起敬起慕焉

挽忠公詩

楊時龜山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戶客醉豈無神報國心

忠賢錄

卷四

常在知恩志未伸追懷垂絕語空有淚盈巾

舊德今誰在凋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空歎與

斷夢俄聞曳杖歌平生濟川意無處問施羅

程俱北山

蠻貊人無間鄉閭行益尊芝蘭有餘化桃李竟無言遠日來

千里他年歎九原死生如可作安用百身存

夷貊難同趣彭殤共一歸投荒萬里再乘化百年非細行皆

無憾常言亦造微祇應存信史千古有沾衣

良辭

南郭陳輔

侍郎諱公葬青山門紅塔之陰公之故人獨予與竹西

居士命清老在以白馬素車來會二老合一百四十三

歲意後死者不得預於吾歌也乃為之辭云

知恩堂下秋水浴龜魚苔巡履痕疎絳紗帳曉寒生早零落

讀殘書青山門外送靈輿淚淚欲成渠滴杯試問新阡草得

到九原無

嶺南歸後相約老林丘各在一山頭昨朝烟火無消息人去

跡空留瑤琴欲鼓恨難收江上莫雲愁何當白鶴還鄉日又

是幾千秋

比堂萱草初種滿塔時相映老萊衣瀟湘燕子重來日不見

主人歸空遺清素有誰知窮歎庚郎鮭東吳忠孝他年事看

取甯馨兒

忠賢錄

卷四

二

千年白日倏忽到佳城誰遣漆燈明人間玉質埋泉下雲翳

少微星仙期有限不消停三鶴想來迎玉樓碑就憑青鳥歸

寄紫雲卿

畫像贊

忠簡公胡銓邦衡

履何為兮加元冠何為兮其履志不馳兮憤盈道不行兮類

此鴉媒兮中唐鳳凰兮鶴籠羌靈修兮浩蕩徒容馨兮何出

理余榜兮濤江息余軫兮虛水淬青萍兮以待彼顛行兮萬

里

陳淵菴山

乎其爲容叩之者莫測其剛也實無所不能而獨不露其  
長也其毅然不撓者遇事而後見之而其迢然自遂者頓沛  
遺次是以爲常也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世睹其  
似者而猶悅之蓋其所不可得而形容者雖百世不忘也

景鄉亭詩

弁序

郡守李迪愛梅

迪嘗拜觀道鄉先生贈湘西琳禪師詩詠八年之中三往回  
道人一意金石開非干桑梓有分好自是針芥無嫌猜燒香  
說了四句偈把手直上千尺臺洞庭青草不我隔東吳可歸  
歸去來讀之勁節凜凜逼人敬用前韻奉題景鄉亭

思賢錄

卷四

三

世間人易倚今古幾多天下士風流千載道鄉臺景鄉正寓  
拳拳意願學先生詒後來

孤忠憤激欲天回公道云何蔽莫開神靈有靈昭正直朋奸  
設僞肆羣猜歎詞盛典榮封墓景行芳名過築臺堂共此山  
俱不滅悠然古往與今來

直節孤高挽不回衡山雲氣獨能開平生忠鯁自昭白當日  
茲諫徒忌猜景行大書新巨扁尊名一字煥容臺從今楸楨  
俱生氣會是賢侯省墓來

謁墓詩

郡守洪鑣石廳

高山仰止道鄉名鬱鬱林莊近斗城身到瘴江還不死骨埋

泉壤亦如生庭前青草一春意墓上紫藤千古英我潔辯香  
來展敬顧瞻感慨發詩鳴

右前宋諸公祭墓作

謁墓詩

教授葉山樵境

再拜忠公原上墳淒烟斷處醉芳尊青山猶古心長赤骨死  
於今氣若存愛國疏章寒後學傳家詩訓淑曾孫瓣香回首  
增悲壯不是吾儕爲肉膳

教授唐駿發可行

青山七里道鄉墳夢破黃茅酒一樽五日傷寒誰不死千年

思賢錄

卷四

四

今幾許斷無雜黍爲渠膳

章巖存齋

年來酒不到伶填弔古誰傾北海樽有宋道卿名不朽元符  
諫省稿猶存衣冠不愧汾陽墓草木應憐德裕孫稅冕想應  
非爲肉史遷未必錯書膳

章捷勝欲

致君欲到古皇墳晨立形輝發獸樽瘴雨鬱烟身縱老秋霜  
烈日氣常存時之不遇幾夫子事所難言過長孫春祀舉行  
兵燹後喜同麟史復歸膳

祭墓作

教授唐駿發可行

百世英風節道鄉干戈坵墟骨猶香晉公自信天然定節節  
能令後必昌五馬曾來餘典在雙雞重過故祠荒青山尚有  
明年約潛德幽光為發揚

次韻

霍超龍椿簪

曹日人多說鄭鄉鄉先哲更馨香志偏完固道為主身縱  
顛瘠氣自昌言貴固知常盡節盡臣那肯畏投荒空山馬鬣  
英靈在况有名人為發揚

章巖存齋

橫表歸來老故鄉元符諫稿墨猶香言關鳳闕同朝悚勇抗  
龍鱗直氣昌義胆忠肝懷北闕蠻煙瘴雨飽南荒雲初羅拜

思賢錄

卷四

五

先生墓竹兒重將祖烈揚

祭墓作

教授劉蒙泉梅

讖論忠言彼一時人心思古尚依依寒泉積雨烟猶濕流水  
落花春自歸霽色忽開天意在澹香不舉世情非十年廢典  
今重舉與爾聞孫酌夕暉

右諸詩作於詞墓未廢之前

復墓詩并序

毘陵郡士謝子蘭慨鄉公墓田之瓦裂欲合之詩以言志予  
嘉其能仗大義有感於中率爾步韻論諸郡中好事者幸垂

祭墓

晉陵令鄭頌德修

退食苦炎熱閉門坐幽獨清風吹詩來凄然秋滿屋感我懷

古心長歌甚於哭鄒公蹇謬士讜論正坤軸不知丞相嘆一

再謫南服扼腕豈無人莫救瓶水覆至今昭州城猶丐殘膏

腹雖還合浦珠永閉佳城玉年深荒山道遺碑卧叢竹敲火

兒癡頑礪角牛般棘徒與志士悲誰聽窮民告死者恐無知

生者嗟不淑侵疆返龜陰將見植楷木此邦好事多祝茲秋

大熟願言推有餘相與補不足會見顯忠菴歸然山林麓

吳郡易偉蕙山

正學危言舊典型後人何忍廢先聖國朝有史書忠傳郡邑  
何人為王盟桑梓分財行古道松根向日蔭佳城謝家玉樹

思賢錄

卷四

六

映華表鄉校形容作頌聲

教授吳強孫子剛

紹聖元符老諫臣青山門外塚嶙峋遺文玉潔光前史舊業  
冰消愧後人翁仲漂淪猶在野松楸剪伐盡為薪我來感慨  
林莊下一醉東風淚滿巾

學錄曹思順彥信

賢哉鄒夫子宋史不一書傳道出河南游揚並馳驅兩朝作  
言官泣諫曾引裾寥寥三百載美譽猶載途青山古城門丘  
墓今荒蕪邦人謝子蘭惻然閔耕鋤上書兩使君俛焉不知  
劬逝將復侵疆松楸蔭元墟德澤及朽骨福善將何如

開封趙楷君模

緯衣易位綱常變，舖座牽裾涕泗流。不合臺中焚諫草，再從天上落昭州。墓碑蕪沒牛羊夕，隴地瓜分禾黍秋。七世孫兒寒到骨，尚攜麥飯灑荒丘。

復墓詩 并序

絳縣王興祖文振

泰定四年冬，走始游常學觀先賢祠，有繪美須容金紫朝服者，問知其為道鄉先生之像也。後廿餘年，維揚盛君克明典教，是邦嘗欲刊先生文集，竟弗果。至正己丑冬，友人謝子蘭告予曰：鄒先生宋之名臣墳壠，皆他人有近嘗訴之郡邑，業欲求諸好事者，助力以復其土。歸諸學官，俾丞嘗無缺諸君。

思賢錄

卷四

七

能為詩以贊其成乎言之有若甚戚戚然者，走聞之感而興曰：昔典常教者，徒能繪先生之像而不能刊先生之文，後典常教者，徒欲刊先生之文而不知復先生之墓，是皆缺典也。今子蘭能一旦奮然用力於此事，誠可謂好義之士矣。夫忠義之心在人，未嘗少泯。今君以大義殉誠告之，彼聞鄒公之名節，感君之誠心，必有悔悟而從之者，是亦好義之人也。子蘭一舉而眾美具，善莫大焉。所謂若堂封馬駁封者，當復見之，宜有大手筆以紀其事，傳之無窮，詩之作也。走安敢辭。

八王興祖拜手

先生昔日忠義氣，聞者至今猶瞻寒。先生沒後二百載，尚蒙

未免衣裳單，舊時墳壠無。復見過客下馬空，長歎君不見。昔日日文全，盛時忍淚一聽雅。門墾又不見，襄陽晉時羊叔子。片石已矣空餘山，人生興廢不足論。海水便作桑田看，今君義欲復此土。此事正直非爭端，吁嗟昔人有至論。逆其天者終必還，彼聞賢人葬在下，上忍耕種庸何安。君其以理善論說，悅從不待聞。諸官是當牽聯書不一，巍然立石誰能攀。

荆溪儲惟志希道

侍郎葬青山，墓在紅塔陰。松楸一百年，斧斤日相尋。我讀宋史傳，識公忠孝心。道學出程門，尤為眾所欽。生晚不及見，九原邈幽深。再拜酌一觴，愴悽焉能任。復地禁樵採，立祠禦牟

思賢錄

卷四

六

侵鄉人敬先哲，誰謂不在今。

郡人許士俊升之

元祐諸公競討論，一襟清氣動乾坤。讜言每與奸臣忤，諫疏惟知哲后尊。歸興常懷道鄉圃，醉人能識侍郎門。獨憐千載婁神地，不得飛蓬比本根。

會稽謝亨子嘉

伊洛分來一派長，滿懷星斗粲文章。引裾直諫中宮事，人道前身褚遂良。

青山門外路橫斜，埋玉曾看繞墓花。為問松楸今在否，西風

禾黍屬誰家。

雲州潘如告子儀

先生古偉人忠義照青史  
繁繁棲神域侵削病農  
傷哉君予澤不振有如此  
魂魄九泉下凄迷舊桑梓  
雲初獨何必義激予  
陶子推情比丘壠倡善說  
遐邇墓田或可歸蒸嘗事  
猶始願言勇有為毋俾中  
道止

京口俞希魯用中

孤忠凜凜剝秋霜伊洛淵  
源接道鄉諫疏未聞猶可  
讀墓田雖在已全荒斯文  
一派乾坤大公論千年月  
光開說侵疆今盡復偉哉  
高誼懾奸強

中山李桓晉仲

忠賢錄

卷四

九

忠公高節世固少謝子好  
賢今亦稀瓦礫百年祠宇  
廢封疆一日墓田歸開風  
敬慕不自已見義勇為真  
庶幾此事有功名教大毘  
陵草木增光輝

弗林達德越士

青山城北路迢迢少人烟  
雲冷孤墳外春來四柏前  
邵侯今起廢野客喜懷賢  
漫有諸孫在誰將諫疏傳

盛陵李梓初

元符內變瘡天常正色匡  
君見道鄉祇仗孤忠明大  
義甯辭九死落炎荒衣冠已  
付坵山葵名字猶爭日月  
光終幸人心同好幾百年  
草木復蒼蒼

先生道脉源伊洛忠義堂  
堂塞兩間曾謂綠衣宜象  
服獨持白簡冠龍顏同時  
奸黨汗青史千載高名重  
太山矯首松楸澤雨露美  
君合浦得珠還

天台陳眉壽子長

毘陵之墟既廓且夷鬱鬱  
佳城鄉公之居憲憲鄉公  
昔邦之良其歿斯久其道  
彌光在宋元符躬居諫垣  
謬謬匪躬以道周旋抗疎  
帝側極論坤德以直忤奸  
載罹擯斥標本之端亦有所  
受涼風載揚以彰厥後往  
在伊維親受其道格言猶  
存素峻深造仁宜有後何  
迺寢微嗚呼元堂百代之  
師伊昔嘉定守臣衛道作  
亭於芴薦之芹藻缺焉汎  
掃以迄於今樵蘇

忠賢錄

卷四

十

莫禁犁鉏相奪麗牲有石  
歲久斯泐榛莽散亡伊誰  
云惻愍懇謝君削剝於官  
表賢封墓其志桓桓侯府  
既俞發教匪徐文學吳君  
廉用積餘歸直於民以取  
其侵剪蕪樹植亦既成陰  
道有新碣原有新亭邦君  
邑令於焉告成牲牲碩肥  
其餘元清執簡就位登降  
有程神靈洋洋庶其來格  
伊千百年永安茲宅嗟爾  
後人毋忘鄉約守在邦人  
先子之澤敬而坵木日封  
植之相而墓田勿侵削之  
思其令嗣式克若之薦豆  
賄誠以格之先生嘉惠流  
於後人惟爾孫子弗敬其  
身匪子汝規幸以自激凡  
百承祀毋愧先德

郡人陳肅伯將

鳳凰朝陽和鳴太平瑞百鳥從喧啾歲數赤霄逝昔者柳  
忠公天質純粹若華玉樹春秀映層城麗貫河南學會  
要慎獨際出身職俎豆淮頴風流思臧否謚法解謬謫補袞  
議君王正年少恩愛競陳衛長門生秋草寂寥金屋閉時聞  
昭陽問車音雜歌吹朝方降鴻冊暮已奏封事宛轉陳正始  
社稷宗廟計權臣肆殘毒抵罪窟荒裔蕭蕭送銅鼓笑語見  
魍魎泰陵嘶石馬明堂更寶位徘徊趨魏闕感激俯宸陛至  
尊重嘆獎再俾司獻替簡嚴起居作宏雅絲綸製戎曹羽書  
靜銓部環林藝崖栽蓬萊閣日月近清秘一麾出江左慷慨  
懷古意長嘯新亭賞爽挹龍虎氣菱香藕花靜畫舫西湖樣  
思賢錄 卷四 十一

遂爲禹穴游復上越臺憩安知鼎焚稿茲乃致奸僞湘流湛  
凝碧衡岳鬱積翠豈無鄧酒美憂國不成醉南過蒼梧野陳  
詞有虞帝回首九疑雲潸然爲悲涕及承內遷命沈疴困炎  
厲首坵竟落落褒贈中興惠惟餘孤墳在歲久盡頽廢黃棘  
何榛榛白揚亦翳翳卓哉彼君子衰俗振高義言諸兩賢守  
率衆共營置周垣龜甲齊修表螭頭偉銀榜倒薤題琰刻逸  
藻記庶幾永終古凱式於後世

虎林李華宗表

挑燈夜誦思賢錄颯颯清風動茅屋蒸惟有宋鄒忠公曾在  
程門明慎獨鶴鶴尚萍尚方劍鳳凰聲叶崑山玉手持斑斕

五色絲要補煌煌袞龍服元符抗疏觸龍鱗至尊不悅丞相  
嘖一爲天上伏蒲客兩作嶺南行路人行路難行澁如棘上  
有白髮之慈親舊云報國弗我慮願與生死同艱辛自焚諫  
草雜僞真國中猛犬何信信先生載道太山重竟以高節全  
其身歸作毘陵隱居叟著書立言垂不朽道鄉圃熟雜蒿莪  
知恩堂下宿牛斗嗚呼埋玉青山門立石爲表今猶存牛羊  
不觸墳上木况忍伐之親子孫墓田久矣隨長夜誰其復之  
人姓謝高揖郡守煩搆祠奠酒徘徊發悲咤當今聖代敦儒  
賢牲帛之儀相後先道鄉書院猶未立安得獻書天子前鉄  
壁文章妙無比謹嚴自可裨青史我歌長在白雲裡要使千  
秋瞻具美

思賢錄 卷四 十一

十一

古汴孟集季誠

天上浮雲遮白日宮中聖女着襟衣賜珠夜半言先入還笏  
階前事已非不惜殘年投嶺海尚存孤塚闕泉扉一坏易世  
誰爲主猶有諸生薦蕨薇

吳郡顧瑛仲英

唐之永徽宋元符冊妃廢后嗟何辜官男草生一花發誰得  
宮中夜賜珠國權盡落奸臣手朝政三緘諫官口遂良還笏  
事已矣勞冷九泉呼不起引裾復諫鄒正言力挽頽綱陳正  
始嗚呼椒房躑躅級撤座喧呼背簾立掖庭置獄鞠內人台



開當時婕妤泣后出瑤華爲教主女史分明安敢語鳳笙龍  
管奏霓裳不到步虛壇上去君恩如水覆不收玉階月色年  
年秋長門去天咫尺地羊車不肯再回頭遷客南行五千里  
滿地牽烟收不起布衣初出南薰門錢者王回一人耳建中  
天子回天盼再擢中書左司諫罪源廣本數行書又作湖南  
此身患三謫還方經數載雷州司戶今安在歸來老母坐高  
堂勉子之言終不改斯文天喪沈疴作南渡何人繼伊維青  
山門外瘞忠魂華表歸來令威鶴家有枋田墳有地致祭歲  
時官不墜平泉樹石陶家園空有子孫傳七世謝家徵士能  
勇爲上書陳政今復之梨花麥飯拜新塚蔓草野田迷舊碑

忠賢錄

卷四

三

我今題詩重太息刊入玉山草堂集永平亦有一瓣香遠路  
殷勤作寒食

汝陽素華子英

有宋開國三百年聖君哲后登才賢內無呂賈武韋禍昭憲  
垂裕遠且綿宣仁垂簾輔哲廟初政彷彿元豐前奈何權奸  
枋國命黨籍忠良俱左遷紫宮正位嚴宸極豈假坐視循私  
偏讒言構獄賦辭具奉詔廢作瑤華仙謀之者誰郝內侍卯  
金刀氏相黃錄元符授冊立爲后奸臣揣摩機已先維時忠  
公若陳省從容奏對言便便屬比祥符永平事春秋大義星  
日心正后既廢不可復劉豈得擅中宮權遂長還芻爲斥武

好禮上書因諫元忠言逆耳竟遠謫徒步獨上新州船貞哉  
賢母成子志身落漳江甘棄捐端王嗣位肆大青又從平地  
登青天俄承天語詢諫草云付烈焰飛炎烟爲書一出那可  
辨再由衡岳移瀟川淡山寺中啼怪鳥仙官嶺下出甘泉積  
誠端能動天地神物護衛非僞傳豺狼載路尙猖獗脫身虎  
口甯非天恩陵贈諡發潛德佳城鬱鬱林莊前甘棠遺愛尙  
勿伐哀圻何忍羣爲田謝君慷慨仗高誼獻書大府心拳拳  
建祠復墓禁樵牧新松稚竹清陰圓嗚呼章蔡俱死同惡  
豈能謀自全青山門外一坏土諸生至今猶豆邊忠邪由來  
難並立不信請視忠賢編

忠賢錄

卷四

四

太原翼義仲

傅說騎箕尾維嶽生甫申英靈在天地昭灼爲星辰宵然復  
墓碑新亭夾松筠子孫一綫微鬱鬱幾沈湮生兮身雖屈死  
也志卒伸孤忠昭前史爲善固不泯中興悼忠良哀贈此諱  
臣奸諛骨既朽龍光命逾新淵源聖賢學其道正而純微言  
窮緊象述作該天人嗚呼公之生適當明聖辰寥哉古風風  
五色瑞世麟登朝立諫省許國不計身張膽照白日直氣橫  
秋旻其在元符間極言論章惇肆欺蔽天子三疏尤諄諄后  
如國之根所重在夔倫周南首關雎王化由此淳葵坵諸侯  
會載書猶列陳豈不累聖德搃辭拜皇宸觸身陷穽中削官

炎海濱萬里亟名歸無愧白髮親龍塤將念紫華閣萬絲綸  
天官映兵曹出守德在民閱歲而五遷嗣皇禮遇頻禍階焚  
諫草丞相素忌嘔投荒萬里再銜冤魍魎隣投文弔湘鼎花  
黯黃陵春終悲后廢時先事宜有論扶天正乾綱庶幾無後  
艱草蔓不易除止沸當去薪君子謂知幾凡百宜書紳皎皎  
臨絕言憂國合酸辛精忠貫日月堅白無緇磷遂良血滂沱  
朱雲檻嶙峋英風儼如生曠世猶今晨吁嗟一坏土青山古  
城闌鞠爲禾黍場石闕蔽荒榛毘陵有賢士倡義何殷勤忠  
誠有所感激烈氣彌振江山益清峻草木爲欣欣我欲拜其  
下昧目驚風塵遺編凜忠義北望空沾巾

忠賢錄

卷四

五

華序殷奎孝章

伏讀新碑淚滿衣權奸先後計全非諫書直欲回今主王化  
由來本后妃國史千年公論在毘陵七世子孫微墓田賴有  
鄉人復悵望青山落日暉

諫草歸來遂不甯新州睡足又昭州乍廿元祐書朋黨忍見  
瑤華作道派路入蠻荒多歲月地封馬嶽故林坵傷人一樹  
思賢淚寒食梨花滿眼愁

河南陸仁良貴

鄒忠公有墓毘陵之郭青山門邇來二百有餘歲獨餘華表  
撐孤雲牛羊下來日已夕畊犁漸及三尺墳君子之澤五世

斬子孫中微奚足云一朝祠墓不易復感激高情多謝君憶  
昔公當言路時上疎定知身必危阿嬰在堂稀八十勸公進  
諫情堪悲后無失德那可廢偏妃胡然正宮闈夫婦人道始  
后妃王化基定易首乾坤刪詩表關雎想公陞諫日剴切犯  
天威公言足以立國紀扶乾綱定坤維豈虞萬里遭放逐但  
知諫官職當爲王回相餞亦貶竄故人臨歧送者誰徽廟湛  
恩自天降被召寵遇嗟來歸諫疏已焚言不誑可憐却墮奸  
臣機奸臣柄國奚足數再逐昭州心獨苦問關萬死亦何爲  
得葬毘陵一坏土離宮日薄秋夜涼寂寞瑤華爲教主嗚呼  
東京災亂國播遷二帝焚焚亦遭虜珠衣零亂玉鳧飛宋室

忠賢錄

卷四

六

周林嘆襟莽南渡百年尤可哀梓宮灰冷埋烟雨虎龍王氣  
竟銷沈白塔崔嵬表江滸烏飛兔走年復年更爲興亡慨今  
古方今犄角關干戈海寓板蕩分山河青山門外忠公墓瀕  
洞風塵將奈何謝君避亂髮已皓對酒自能長短歌故鄉先  
隴總凋落每憶毘陵淚滂沱人生高義不可磨東流浩蕩大  
江波吁嗟乎東流浩蕩大江波

淮海秦約文仲

元符年中聖天子册妃廢后竟何由忠良去國鸞皇遠奸佞  
盈庭鬼域謀但得綠衣承黼座不辭白髮謫新州毘陵此日  
城邊路誰訪粟土一坏

崑山馬慶公振

琦歎鄉公爲世先覺維孝維忠聖賢之學一登程門道得其  
要靈臺鏡明無隱弗照駒虞麟趾於鄉於家冠豸立朝豈徒  
觸邪脊言化基本乎宮闈警譽謬誦亟用補衮誰其似之褰  
裾之毗冀主一悟萬死敢辭投畀遐荒內省罔忒前章後祭  
徒勞下石惟誠動天感應有泉炎烟瘴霧可濯可涓况復沈  
潛洗心於易鄒魯之書永解雲釋歸侍慈闈欣樂康徵車  
沓至忍違侍傍懿厥賢母勉兒報國將作而止忠孝兼得噫  
彼佳城疇敢粥之嘉乃逢掖力能復之新松青青幽花冥冥  
鹿牲有碑思賢有亭爾車爾馬宜式而下是用作詩以告來

思賢錄

卷四

志

江陰張端希尹

猗嗟忠公光嶽全氣鍾粹美凝立天資坐不箕踞立不跛卧  
手必叉恐於夢中見祖禰造道潛深工夫端由慎獨始夫誰  
受之伊洛淵源良有以在元符中哀然出爲名進士擢桂一  
枝三抗封章論奸宄宮闈正言人所難言言忤旨憲塞匪躬  
自以遭遇非衆比帝曰咈哉不有君子能救止竟斥炎荒自  
顧一身惟死耳瘴雨蠻烟再度嶺南行萬里適當其時上下  
日淪於國是公於其間雪竹霜松挺然起感應泉枯天其庇  
公返桑梓櫛下全歸不作新昭異鄉鬼紅塔青山白骨千年

原於此勒石勸忠世世思賢嚴祭祀孰表章之龜巢老人子  
蘭氏

玉山熊進德元修

元符君子儒譽譽在言路牽裾論瑤華正始美王度安知媒  
孽徒制日雷私怒一麾遂南行萬死不復顧再龍復再辱天  
門難網霧否泰固有時智力終罔措大奸章蔡誅羣小亦刀  
鋸歸來着練衣三年壽觴舉疾革故人至憂國語猶吐世澤  
久乃微鄉人理坵墓先生千載人四海皆景慕矧如牛馬走  
恨不撰杖屨卓彼青山門馳情辦香去

維揚王貞

思賢錄

卷四

志

元符之歲相章惇諫省惟君讜議聞鶴鶴豈容宜倒置隼鸞  
安得與同羣忠肝義膽存遺史春雨秋霜有古墳舟向景鄒  
亭下過獨揮清淚灑寒雲

右思賢錄四卷應芳彙次成帙者三十餘年每欲鏤版以  
承其傳未能也洪武壬戌夏四月訪岷山諸故人因舉似  
王克明仲昭蒙欣然命工刻梓蓋以乃翁均盛甫平昔好  
義仲昭能以其親之心爲心所謂有是父有是子也然忠  
公名節在天下炳如日星奚待老謬爲之讚述但公之遺  
文屢經兵燹版皆不存凡應芳所見聞者不可不載况祠  
墓之祭或斷或續而區區嘗爲起廢所司文移概有可者

故綴集前後三百年祭告哀輓之辭及巡省碑志等作具  
載其中使後有徵焉吁苟因是有以感發而興起焉者高  
山景行有引弗替則仲昭之義亦博矣是歲七月二十一  
日常州府學生謝應芳述

心賢錄

卷五

九

續思賢錄卷之五

謝應芳曰俎豆之事隨時廢興益時至則得其人而後行  
也夫忠公祠墓由元末以來鞠為草莽又二十餘年郡庠  
諸生亦淪歿殆盡應芳藐焉自海上來歸固嘗言請當道  
適以公務之夥未暇及焉今年春應芳與江陰張端等以  
纂修郡志之暇披榛覓路一酹荒坵後三日詣郡守張侯  
陳白侯為惻然既而乃為文弔之帥僚屬校官同為祭掃  
明年復如之此思賢錄之所以續也嗚呼我忠公道學繼  
伊洛忠孝通神明聲名滿天下固不繫祠墓廢興為損益  
焉第居此鄉郡者仰承餘澤不能無霜露之思此編繼自  
續思賢錄卷五  
今以往屢書不絕尙有望於來者云洪武十二年正月既  
望諸生謝應芳述

展墓文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五月初四日辛巳諸生謝應芳張端惠  
連等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拜祭於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  
忠孝兩全天其相邪名節特立世不尙耶伊洛之學果何傳  
耶新昭之竄抑何愆耶抗言正始豈賣直耶偽疏矯誣其可  
測耶訓狐知而先鳴誰語之耶嶺泉溢而自涸誰主之耶舍  
何為而失耶用何為而得耶後之人固有能辨而識之者矣  
青山之阿林莊之坡斯其為道鄉先生之墓曠百世而不替

尚饗

應芳拜墓而歸口占呈張知府

已刻入龜巢集

弔忠公文

郡守張度

洪武十年度以天官出守昆陵郡聞道鄉先生鄒忠公為郡之鄉先生也切觀宋史諸書乃益知公之賢嗟乎公弱冠為名進士及游程門而領中庸慎獨之旨真知實踐無適不然故在家為孝子立朝為忠臣以相國奸邪專威福之柄則露効而不拒以後官廢立乖正始之道則力爭而巳雖一再削籍投荒萬里前章後蔡更相下石而公處之泰然卒能不死非天輔其能然乎及歸親則承權之志遂矣首丘之願畢

續思賢錄

卷五

二

矣然此心愛國之死不忘但經濟之才曾不得大展其用嗚呼惜哉若乃元符廢疏之誣苟非善繼者為之暴白則天下後世不能無憾也天定勝人斯亦可見度幸而讀其書居其鄉承其餘風遺烈以自奮激惟以不能親炙為恨敬為文以弔之其詞曰

偉夫子之游龍門兮得洙泗之元珠忍懷寶而迷邦兮駕馭  
膝以馳驅神羊突其一角兮觸當道之楔踰渾渾乎濁流之  
沸騰兮投寸膠而澄諸穉衣易位兮諫書重陳力扶頽綱兮  
乃披龍鱗投笏玉階兮羣吠信信蕪黎重困兮漳海之濱天  
錫甘泉兮甘如飲醇雲開白日兮寒谷生春神人告歸兮相

護其伸視設草而忘憂兮盡歡餘於滄髓抱經綸之偉器兮  
竟蓋棺而已矣鳳雛出夫丹穴兮音鏘鏘其善鳴雪青蠅之  
遺汚兮昭先志於汗青悵騎箕之去吾不知其何適兮徒髣  
髴乎儀刑

祭墓文

維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月初一日丙午中憲大夫知常州  
府事張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宋贈寶文閣學士  
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公游程門游揚比肩慎獨之學首  
得其傳孝於事親如曾如篤移孝為忠厥德兼全補袞之闕  
伏蒲涕漣數惇六罪羣邪凜然奈何城狐威福得專擠諸陷  
阱炎風瘴烟忤物固爾精誠動天遐阻峻嶺應感山泉處困  
而亨斯文究研既釋論孟復釋章編義文姬孔美墻見焉蔽  
日雲開暫脫迤邐再寵再辱愈磨愈堅明月之珠蓮光九淵  
鳳穴有雛赤霄翩翩暴白先志忠誠備甄德薰晉鄙垂三百  
年度系守茲郡追慕前賢詢諸遺黎知公故阡增土樹封起  
碑之顛樵牧有禁谿山清妍何以奠之秋菊寒泉仰止高風  
服膺拳拳尚饗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祭墓祝文

郡守張度

維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三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中憲大

知府廣州人名字景儀同知鳳陽魏必典  
宗遠通判高郵湯德器照磨清州霍顯仲  
明教授萊州賈贊訓導周衡儲蒙那  
人謝應芳秦思義謝林等同拜墓下

夫知常州府事張度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許恭承直郎  
常州府通判程克庸承事郎常州府推官楊仲政曰古者祭  
鄉先生於社蓋社以土穀有生民之大功鄉先生以道義有  
教人之盛德今茲墓祭是亦祔享於社之遺意也先生忠孝  
之志神靈在天尚冀有以淑是邦之民則守土者與有幸焉  
謹告

墓表

洪武十三年冬中憲大夫常州府事番陽張度立石墓前大  
書曰采道鄉先生鄒忠公墓

應芳開立墓表扶仆碑添土舊封深以為喜賦詩頌張

續忠賢錄

卷五

四

侯之美云 此詩與集刻  
不同兩存之

時無孔北海不立通德門通德門不立大儒曷推尊世無文  
潞公不立明道表明道表不立斯文尚幽渺今侯能與古人  
同立石表我鄒忠公坐令風聲樹鄉土過客下車知敬恭忠  
公之忠何謬謬師文淵源出伊洛一朝扣天關獨立批龍鱗  
祇知綠衣黃裳悟人主安知毀冠裂冕危其身兩斥遐荒幾  
寒燠歸來青山竟蕪玉迄今二百九十年陵谷兩番經播遷  
折角麒麟卧榛棘復見藩侯駐熊軾豈封添沒烏啣上頽碑  
扶起龜趺石忠公九京知不知大書深刻蟠蛟螭維桑與梓  
皆生輝公與我侯名共垂

鄉賢祠

洪武十二年月日知府張度教授賈瓚於府學東廡立先賢  
祠題曰故宋道鄉先生鄒忠公神主 餘胡文恭公等  
二十三人同祀

祭墓文

郡守董子琦

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三月初三日壬辰常州府知府董子  
琦同知楊子震通判郭養智推官陳冕惟公兩朝忠諫一代  
名臣著釋羣經有功名教惟茲暮春敬陳菲薦謹告

郡守商準

維洪武十七年歲在甲子十月朔日乙丑中憲大夫知常州

府事商準奏議大夫同知郭天祥迪功郎經歷聶莊將仕郎

續忠賢錄

卷五

五

知事王斌謹以往酒致祭於先賢鄒忠公之塋曰大哉聖人  
之道兮本乎幼學而壯行惟公之學於伊洛兮得其授受之  
真以之事君兮元符有忠諫之勲以之立身兮為盛宋之名  
臣準忝守於是邦兮獲展拜於古塋惟先哲之如在兮鑒區  
區之微誠尚饗

教授孫高

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常州府學教授孫高暨縣學  
教諭朱文會等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先賢道鄉鄒忠公之  
墓曰惟公淵源伊洛之傳正心誠意超貫儒先孝于而家忠  
于而國直言諫論奸佞目側瘴霧蔽日帝廷湮塞再斥再行

不負厥職歸隱鄉閭學益著明德被當時澤垂後生馬戴魏  
巍松楸陰陰景星慶雲千載徽音

立碑祭墓文

毘陵太守桂林莫公以工部郎中奉

勅來守是邦化洽人孚乃表古之有道以勸今之為義太守  
公口我遐搜毘陵有道之先民鄉忠公其卓卓者忠公在宋  
哲宗時位列諫官時議立劉妃公引裾泣諫忤章惇坐貶新  
州徽宗立名公還朝蔡京方擅政柄公知邪正不兩立力請  
外補京撫前事竄公昭州公遭貶竄豈公罪邪實章惇蔡京  
奸謀之所為也公歿今三百餘年而聲名耿耿在於人心豈

續忠賢錄 卷五

六

非公之忠義之所昭垂哉然歷年既久墓蕪碑仆表章前聞  
以勸來今非予宜誰於是率武進縣尹朱恕教授尹哲與圭  
謁其故墟宣德八年閏八月八日也是日陰雲四合密而不  
雨比至墓所雲卷天舒日光燦爛太守公益感忠公之靈既  
遂命立石以表其墓而未果至是方作祠堂三間具牲醴登  
其墓而享之俾圭為辭刻諸石其詞曰

維正統元年歲在丙辰五月丙寅朔越十五日庚辰直隸常  
州府知府莫思率厥僚屬謹以潔牲柔毛黍盛庶品敬祭於  
故宋贈寶文閣直學士鄒忠公之墓曰恭惟忠公性質天成  
忠勇義膽日晶月明上疏變曜結怨悖京新貽竄遂處瘴

亨公何所師程門是迪公何所傳朱子攸則今公既沒聲名  
有赫綱常所賴天地無極我登公塋起公廢迹公靈有神享  
我無敬尚饗

賜進士前文林郎監察御史武進教諭陶圭撰

哀辭

郡人潘賢

恭聞先生稟山川之靈秀兮昔為邦國之光仰惟先生浩然  
之氣兮今猶摩乎彼蒼自程門得慎獨之旨兮接伊洛之流  
長居諫垣奮不顧身兮俾直道以扶顛綱痛白不可以涅兮  
疾規不可以為方扣虎關而櫻龍鱗兮披忠悃而抗封章願  
持五色斑斕之線兮上補綠衣之黃裳故立朝正色引裾泣

續忠賢錄 卷五

七

諫兮宛若鳳鳴於朝陽遭時之不見容兮反以剴切為佯  
抵權奸之六罪兮凜乎烈日之與秋霜封豕長蛇肆其毒兮  
欲薦食而益其吭出麇疏以媒孽兮發禍機而尉畢斯張故  
再瀕乎死所兮謫瘴雨蠻烟之炎荒惟公仗忠義以自固兮  
雖羸身嶺徼庸何傷何訓狐夜鳴先報兮泉源湧而堪嘗曾  
不知處困而亨兮命雖厄而道愈昌切皇恩沛萬里兮驚魂  
復安於故鄉著書立言以羽翼吾道兮後學激其餘芳迨過  
山瞻其易簣兮猶問以國事而不忘偉孤忠大節表表兮直  
與光熒而低昂粲茲往而三百餘祀兮世彌遠而德彌彰幸  
斯文之未墜兮抑時之先後而相望雖不能親炙教化兮恒

見風采於羹墻敬偕同志弔遺跡兮薦薄奠而蘋藻馨香諒公之英靈在天兮如景星慶雲高映乎林莊

祭墓文

郡人趙琬

維正統八年歲次癸亥二月丁卯朔越十三日己亥國子監司業趙琬敢昭告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程門高弟宋室名臣忠義道學望重縉紳元符建中章蔡當國公居諫垣立朝正色椒房之事人所難言公歎抗疏達於帝關以忤奸佞連竄遠地處之泰然夷險一致是非既定終返故鄉憂國之心至死弗忘毘陵城陰惟公井里有幽一宮公藏於此琬生也晚弗克承顏永懷舊德仰止高山謁告南還祇續思賢錄卷五入

拜公墓跪以陳詞聊表衷素尙饗

正統壬戌秋予請告南還明年春郡守莫公暨斯文同謁拜宋道鄉先生鄒忠公墓既退各賦詩以紀其事云

郡人趙琬

道鄉夫子宋儒紳伊洛淵源派系真祇仗孤忠扶哲后甯知直道忤權臣兩遭貶謫丹心在萬里歸來白髮新問里晚生懷舊德臨風一酌重沾巾

教授南昌梅友實

憂國一朝焚諫草辭親萬里謫炎荒直言只爲椒房事忠節今留竹帛芳祠下古碑連野薶塚前流水怨斜陽高山仰止

多惆悵獨對東風酌一觴

訓導臨川聶大年

道鄉先生萬人傑讀書曾立程門雪文章下筆遮千古慷慨立朝多大節元符天子坐紫宸蔡章遺類皆宵人先生極諫宮闈事上殿引裾批逆鱗一朝竄逐南荒去嶺海迨迨瘴烟裏皇天后土鑒孤忠依舊生還葬鄉里野棠花開春正暄古墳寂寞連孤村一坏誰爲奠寒食十世至今餘耳孫我來再拜荒祠下狐兔縱橫松柏路翔風亭榭渺天涯追想先生釣游處斷碑芳草雨溟濛祠前老檜撼天風千年誰與同廟食喚起眉山蘇長公

續思賢錄卷五

九

訓導南昌江萬程

一自牽裾出內廷炎荒瘴海避文星匡時有疏皆焚草信史無編不汗青大義堂堂垂宇宙英風凜凜尙儀型空山斜日林莊路五馬親來拜墓亭

訓導錢唐蔣瑛

春日江郊路懷賢獨去遲青山遺舊塚名節重當時鳥散雲移樹庭空雨濕碑清觴一酌罷殘照下荒陂

修墓詩并序

御史廣信李奎

正統十年七月予按治毘陵公餘謁訪忠公遺塚慨見荆棘茂密塚煙路塞幾不可辨因命郡邑設法修治於



是各捐俸貨好義之士皆樂助之公之十三世孫曰平  
曰茂曰椿者咸欣然復已售之祭田及爲修砌役工之  
費乃培上於墳構亭其前復甃以甃立華表築垣墉植  
松柏不數日煥然改觀過者咸知公靈爽之有在也賦  
詩六首以述其慨云

久仰高風感慨多乘驄曉出郡城阿誰憐前代忠臣骨葬此  
孤村蔓草披荆棘縱橫惟鳥集庭階廢墜少人過徘徊獨立  
思賢處千古其如值道何

進秩言官罷遇深一朝直諫發長吟可憐竟落權奸手無計  
能回主上心孤塚僻臨民舍側斷碑斜傷郡城陰讜言不泯  
續思賢錄 卷五 十  
關名教吾有聲光耀古今

耿耿丹心炳日明引裾泣諫氣崢嶸欲令官闈正名分豈計  
吾身有死生貶謫一從天上別播遷兩向嶺南行林莊墓下  
寒溪水猶自潺潺訴不平

中流屹立障狂瀾風節無慙古諫官蹈禍不辭投虎口抗章  
直欲犯龍顏捐軀甘向炎荒死奉詔欣從錦里還共仰高名  
垂不朽巍巍千古重如山

講道程門學有源堂堂正氣塞乾坤史書備載生前事鄉國  
空遺死後墳野菊香殘秋露冷林鴉聲散暮烟昏束芻聊向  
祠前奠凜凜英風儼若存

新祠奠罷日西沈俯仰令人思不禁起廢正當風憲職旌忠  
設體聖朝心皆舜密發增新制松柏重栽續舊林過客低徊  
瞻望處英靈如在感情深

重修鄒忠公墓亭記

直隸常州府儒學訓導聶大年撰

直隸常州府儒學教授梅友實書

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僉事鄭觀象

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諱浩字志完在崇甯大觀中薦歷諫  
職其立朝大節務積誠意以格君心數讜言以扶教道以數  
直諫不容於時謫斥嶺表雖投荒萬里而不遺其親越在顛

續思賢錄 卷五 十一

十一

沛而不忘其君孤忠勁氣上薄霄漢未嘗有所回撓而卒歸  
於道德仁義者天性然也先生旣沒毘陵郡北之林莊有遺  
塚焉宣德中太守莫侯稍加葺理構亭兩楹爲奠薦之所後  
十餘年荒廢不治正統甲子秋監察御史廣信李公奎奉命  
按臨祇謁墓下惟見荆蒙荒落莫侯所樹之屋亦幾頽壓乃  
嘆曰方今聖明在上百廢具舉獨茲不治庸非缺典方與郡  
守錢塘葉公葵謀修葺之適國子監司業郡人趙公琬以書  
來曰爲我完治道鄉之墓二公乃屬知縣樊恭典史胡能董  
其役凡墓之崩者築之屋之傾者扶之草木蒙蔽者攘剔之  
地售於他姓者倍與其直復之築垣墉除墓道禁樵採前爲

屋四楹大書其楹曰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治句告成  
願大年爲文刻諸石初先生游二程之門致力於謹獨之學  
仕當羣邪嫉正之時雖累官吏部侍郎而立朝之日少平生  
之學僅試一二詎非天未欲宋治之隆邪使賢者擯斥而不  
用嗚呼先生之進退關國家之治忽可謂重矣然一時讒誣  
擠排之力不能掩萬世士大夫之公論况毘陵爲先生父母  
之邦沒而有知將低回顧戀不能去盛德者必有百世祀尸  
而祝之不亦宜乎後之君子有志當世豈無聞其風而興起  
者以之事君則爲忠以之事親則爲孝懦者以立柔者以強  
求仁義道德之歸以風節自砥礪則祠墓之繫於名教豈曰  
績思賢錄 卷五 三

祭鄒公文

御史李奎

維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八月乙酉朔越十三日丙申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李奎常州府知府葉恭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  
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學師聖賢職歷諫輔蹇  
蹇王臣匪躬之故孤忠勁節日月爭光一封朝奏萬里炎荒  
魂其來歸青山林墓三百餘年荆菅塞路奎忝司風紀銜命

按臨高山景行仰止深深爰屬守臣修其墓屋門墻既新圭  
田亦復安靈有祠麗牲有碑一觴致奠千載之思尚饗

復祭田記

郡守葉恭

正統十年七月既望大巡廣信李公奎行部至郡與恭欲倡  
教化修宋故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時官僚士庶之好義者  
咸樂爲之助公十二世孫居武進曰宣暨姪曰平及居無錫  
曰椿曰茂咸詣官自陳願捐貲贖已售之祭田及充伐石市  
材役工之費於是椿出銀三十兩建立華表柱弁爲修砌之  
助宣平共出銀一十兩與民人殷時用收贖原賣黃塔庄田  
一十畝又將已業胡庄村田一十畝共二十畝茂出米一十

績思賢錄 卷五

三

石與陸遇林贖田四畝五分通記二十四畝五分付宗子曰  
顯等管佃歲收其入爲修葺奉祀之費其祭日議與春秋祭  
社之日同蓋有取於古鄉先生沒祭於社之遺意也况墓與  
社稷壇密邇府縣官至期祭社亦便於稽考督視庶不廢墜  
凡遇祭合族之子孫俱要依期至墓所一同行禮其田並不  
許宗子典賣亦不許豪強之人私典私買違者許族人分該  
郡里老赴官首告問以盜典盜買之罪其價不追田給原主  
該納稅糧官爲存留永爲定論嗚呼若宣若平若椿若茂者  
皆能爭先慕義尊祖敬宗惓惓不忘其所自出者若此詎非  
鄒氏之賢子孫哉雖然忠公之節義忠孝感人之深歷數百

世如一日凡為臣子者莫不景仰興起況為其子若孫者乎  
宜其餘風遺澤之及於後嗣如是其綿且久俱以賢孝見稱  
於今日又喜吾郡民俗之厚於鄒氏一門之有徵也是秋八  
月十二日常州府知府錢塘葉慕誠

鄒忠公祠墓上牌文

訓導肅大年

伏以崇德尚賢乃朝廷之攸重觀風問俗實臺憲之當先况  
前朝骨鯁之臣作後世忠義之鑑表章敢緩振作維新恭惟  
宋吏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一代偉人二  
儀問氣游程門得聖賢謹獨之旨仕宋室當邪佞雜處之秋  
正色立言關宋社之大計炎荒瘴海寄嶺嶠之孤蹤惟皇天

續忠賢錄

卷五

十四

暨其忠誠得故里正其丘首三百年之墳域太息荒涼二十  
畝之祭田幾經貨鬻狐兔穴其塚址松柏鞠為薪蒸來者傷  
心誰其繫念茲蓋伏遇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公泊郡守葉  
侯 清朝耳目吾道棟梁剔歷仕途心素存於經濟扶持名  
教惠不問於存亡睽茲道鄉之故墟實為斯文而出色於以  
築垣墉而掃瓦礫於以建祠宇而樹牌坊伐石刻辭而麗牲  
有碑增田置器而奠薦有所求雲仍而主祀潔蘋藻以告成  
經營不日成之至盡蔑以加矣楣牌既舉善頌斯陳

牌之上日出扶桑天蕩蕩作新祠墓表忠貞來者幸瞻新  
氣象

牌之下人傑地靈昭聖化高山仰止後人思自昔先民登  
鄉社

伏願上牌之後英才接武科第增輝為人子為人臣當  
恒存乎忠孝正其證明其道式尚友乎聖賢惟懷永圖  
庶託不朽

修墓完作

僉事郡人鄭觀

一從元氣分光嶽士節人心寢淪薄行行鮮不為身謀幾許  
辨忠言謬誇卓哉道鄉起延陵讀書學道師周程立心行已  
在慎獨匡時論列據忠貞諫言直諫無顧慮力劾奸悖據當  
路妖狐反嗜構邪謀萬里投荒觸炎霧徵還除拜沐殊恩未  
幾貶謫仍遠迤故園歸老樂天命道鄉千載名難湮郡城北  
郊遺塚在野草寒烟歲云改居民景仰挹清芬守令常為禁  
樵採豸冠使節來諮詢尊賢舉廢崇斯文新碑酌莫葺完屋  
舊田收贖遺雲仍嗚呼世間公議不可滅正義忠魂千日月  
道鄉名行激頹風千古塵編著高節

其二

光嶽氣完靈秀鍾天分有意生我公鳳凰麒麟不世出哲人  
已矣垂長風一從講貫伊洛理深契中庸慎獨肯自心自身  
自家國致君澤民推廣此元符天子御宸極補衮擢公居諫  
職上疎極言宮闈事兩以直道遭擯斥萬死投荒志弗渝孤

忠大義揚巖區道同日月播光彩名與泰華爭錙銖聖恩如  
春沃焦世生還賜老歸田里耿耿一片鐵石心得葬青山白  
雲裡有衍餘澤遺耳孫春秋祭掃精誠存皇天眷善昌厥後  
載世奕葉沾清芬迄今已歷三百禩嗟公雖死猶不死勁節  
英標尚赫然起懦激貪同一軌我我古墳崇丈尺高車過者  
必敬式郡侯重以風化原墓祠巡省嚴修葺蘭臺憲臣日邊  
來拜公恭薦椒漿杯磨碑紀美新舊觀吾道有光其偉哉嗚  
呼吾道有光其偉哉

謁忠公墓

郡人胡彥昇

當時佐宋眾推賢比郭青山有墓田忠貫日星言別切道原

續忠賢錄

卷五

六

伊維派派傳業垂後世名難泯身竄遐荒節愈堅薄奠椒漿  
修祀事英魂凜凜隔重泉

郡人胡垣

山川毓秀鍾斯人高風勁節真絕倫道出程門專慎獨淵源  
一派無涯垠伊昔憶忠禪宋室言忤奸回遭遠謫涼風餘韻  
三百年猶有荒墳卧荆棘忠義感人無古今古今忠義同一  
心敬弔英魂倍興慨西風落日青山陰

詠鄒忠公墓

郡人朱昱

堂堂忠義貫心胸直道甯爲世所容補袞有才絲五色犯顏  
無諂疎三封一身去國投荒裔萬古留名尚景鍾我識先生

原不死至今霜雪滿喬松

祭墓文

郡人周源

維景泰七年歲在丙午三月甲午朔越三日丙申直隸常州  
府知府周源同知史瑄通判張朝湯清推官宋徽儒學教授  
王臣武進縣知縣劉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宋故贈  
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前朝元老文  
學正宗經濟有才蟠於心胸忠義耿耿如日月之麗天聲譽  
琅琅照汗竹之遺編節守乎山嶽之高志貫乎金石之堅源  
等不揣庸陋叨守毘陵追賢慕道素知公名率諸僚屬拜公  
之塋奠以卮酒饋以粢盛靈兮不昧格之微誠尚饗

續忠賢錄

卷五

七

郡守王慥

維天順二年歲在戊寅春二月庚寅朔越十五日甲辰直隸  
常州府知府王慥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宋故道鄉  
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道學純明忠義堅勁措諸事業赫  
乎其盛正色立朝蹇蹇王臣以身許國敢犯逆鱗誓殫孤忠  
炎荒再謫節凜永霜氣沮金石士之於學志所不負元符諫  
臣公實居首公之精誠上貫日月三百餘年揚芳邁烈瞻茲  
毘陵爲公之鄉慥來治郡幸揖遺光讀公之文菽粟布帛仰  
公之行泰山喬嶽屬時仲春不無感焉爰謁墓下生氣儼然  
公神在天陟降靡止敬奠一觴鑒此誠爾尚饗

維天順二年戊寅八月十日常州府知府王懋致祭於鄒忠公之墓曰惟公體道得慎獨之旨為臣盡事上之忠經緯之文孝友之行足以垂休千古為範將來懋忝守毘陵曷勝仰止敬陳明薦公其來歆尚饗

是秋子謁墓下慨祠宇傾圮垣墉頽敗論公之十二世孫居武進之由村曰恭無錫之華庄十四世孫曰祝曰楷復修葺之增創拜亭二楹於前為展祭之所至是落成敬設薄儀祭之

維天順二年歲在戊寅十二月己卯朔越二十六日庚辰直隸常州府知府王懋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遣本府儒學教授蔣憲致告於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忠義顯著於當時聲譽流傳於後世豐功偉烈中外欽崇塞予小子攸守是邦親祠宇之傾頽特鳩工而建造適茲落成庸伸致祭謹告

泰和王劬

惟天順四年歲次庚辰三月戊申朔越二十六日癸酉勅授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泰和王劬儒士宜春劉愚魯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程門高弟宋室忠臣節操凜乎冰雪精誠貫乎日月劬等偶游茲土企慕曷任再拜崇祀式陳明薦尚饗

同知郝祥

維天順四年歲在庚辰七月乙亥朔越十有三日丁亥直隸常州府同知郝祥通判劉衢孫福推官孟勳謹以牲醴庶羞之奠告祭於宋故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天資高邁性分貞純學傳伊洛授受之貞扶輿間氣元符正臣三斤嶺海再犯逆鱗華平瑞木威鳳祥麟所守者道所存者神毘陵之阡馬鬣嶽嶢樹祠表石式慰邦人祥等佐茲大郡展禮未陳祇率僚采薄薦繫蘋景仰先哲瞻拜後塵英風具在盼嚮來臻尚饗

弔鄒忠公墓詩

郡人尤實

續思賢錄 卷五

九

宋室求賢寶良王先待賈猶韞匱元豐出柙播清光蚩聲已耀登科錄一從伊雒得心傳聖學中庸明慎獨同門灑澤侶游場道學囚之端可續始鳴教鐸立正言蹇蹇匡時陳痛哭懇言官壺批逆鱗首忤章惇遭斥逐未幾名還司諫垣兩以亞卿綏龍祿草免台衡繼蔡京偽疏一緘謀上瀆子焉再竄昭州行禍落危機事誰暴丹鳳啣恩得放歸道鄉深潛勝盤谷閉戶著書闢微辭侍綠承顏悅親目手把班荆五色絲蒲袞會吟賦黃屋大觀舊物復龍圖海宇皇風蕩清穆生還屈指幾六春漳鶴俄漸肆炎毒奄然餘息嗟僅存龜山過視疾已為憊倦猶切國事詢一死如歸又何速青山門外紅塔

陰佳城不假元龜卜玉樹於茲永闕藏千載芳名垂馥郁昆  
陵賜諡表孤忠諫草未焚堪快讀屹然砥柱聳中流狂瀾挽  
回如轉轂懦夫立志薄夫敦凜凜英風振頽俗先生之澤流  
愈長七世始衰荒卒木耳孫嗟餒鬻墓田甘畝鄰家遍禾菽  
翁仲無言立道旁遺却荒碑卧林麓人心不泯忠義天觸感  
誰能踵芳躅惟有那人謝子蘭激烈移文咨案憤興修百廢  
理侵疆歸直於民田始贖高山景行兩郡侯三奠遺風思翬  
筆龜趺斷石剔蘚看馬嶺舊封加土築墓亭輪奐翬斯飛過  
容停車行踳踳增美舊觀崇仰瞻四圍蔚然秀松竹卓哉子  
蘭鄉大儒扶輿清氣真全厥讀書不仕老布衣道學相傳幸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私淑於時當道推任之月勤巡省規嚴肅後來賢守繼尊崇  
豸冠一臨又光復物遷轉眼驚過駒嗟予生晚空碌碌繆知  
武定掛冠遲獨立思賢淚成掬殷勤無復致生芻青山門外  
芻空綠

宋道鄉先生吾邦先哲也名義具載史冊予每讀之未  
嘗不掩卷三嘆敬謁墓下遂賦此以致景仰之私云

逆鱗激怒九重天一伏青蒲謫兩遷粹質鍾全光獄氣清風  
吹散瘴江烟淵源道學程門弟寒謬名臣宋室賢來弔先生  
祠墓下感懷惆悵淚潸然

祭墓文

同知謝廷桂

維成化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奉議大夫  
直隸常州府同知謝廷桂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  
曰惟公受學程門造詣純熟中庸之旨得其謹獨以之事親  
斯須弗遺以之事君暗室弗欺鄒林之材屈產之乘駕言思  
之孰爲之並朝伏青蒲夕窺炎荒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炯炯  
精誠懸之白日生死一間靡遑他恤昔也葬公青山宰木今  
也懷公斯文菽粟墓祠展敬再拜林臯梓花薦脯柏葉分醪  
敢侑凡辭冀公歆格曰孝曰忠永惟矜式尙饗

懷道鄉先生

郡人尤獻

道鄉直節古今傳泣引龍裾事凜然百世孤忠垂宇宙一生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高義薄雲天格君甯顧身連貶奉母終歸志兩全不是龜巢  
深仰止何人起廢著思賢  
曾聞三疏劾章惇可奈奸諛氣欲吞直道狗身心不控英風  
立懦節猶存行行有貶投炎瘴眷眷無忘報國恩四百年來  
清淚落試成一掬灑荒墳

讀奏議

新詔何事謫今古恨難平氣節凌秋肅忠貞貫日明儒紳多  
仰止舟子亦知名憂國惓惓語誠無愧此生

嗟公職諫垣哲廟正臨軒抗疏陳時要明奸塞蠹源盡忠還  
盡孝危行更危言得放歸田日霜筠滿故園

祠墓

道學昭彰行義堅立身修潔獨能全直言只欲名先正極諫  
甯知謫屢遷尋復龍圖居待制終當廟學配先賢比陵定證  
孤忠表奏議匡時讜論傳譽滿乾坤明日月光回草木貞山  
川儒林起楚人瞻斗文海汪洋思湧泉啟迪後人論孟解發  
揮 宣聖繫辭編士心嚮慕還如昨碑石荒涼不計年祠下  
千章新種樹墓傍甘晦舊歸田禁樵陰接青山外采藻香攜  
綠水邊幾葉雲仍孫遠紹一編文集版重鑄晚生仰止興觀  
感特表微忱拜古阡

祝文 刊道鄉集  
完告之

續思賢錄

卷五

維成化六年庚寅十二月甲辰祭日巳巳十四世孫量敢昭  
告於宋寶文閣直學士忠公府君曰惟公忠義昭著信史人  
皆熟聞之惟公文章聞見一二不得其全而誦之邇者獲公  
道鄉全集於翰林學士郡人王廷貴以鄉先生謝子蘭所集  
思賢錄附台為一帙用梓以傳不朽嗚呼公之遺澤浹於鄉  
人公之遺文傳於後世剛大之氣充乎宇宙歷百世而不能  
泯者也然尊奉輿舉又在我後人盡心焉耳公神在天有告  
斯格謹具牲醴揭誠以薦伏惟歆鑒

修墓告文

維成化九年癸巳十月初一日戊午十二世孫鄒大倫鄒良

政鄒用和暨十四世孫鄒量敢告於宋故寶文閣直學士忠  
公府君曰惟公繼伊洛得淵源之學効當國以正始之道好  
相當路直道難容竄逐炎荒節義愈明感應有泉醉容有語  
實公之精忠貫金石通神明而至乎此也雖百世以下生氣  
儼存茲以菴亭頽圯坵壠茫然大倫等不勝悽愴乃上達有  
司下會宗族欲鼎新祠墓特鳩工修復公神在天不敢不告  
尚饗

神道牌坊

成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常州府知府龍晉同知謝廷桂通  
判魏儀吳祚推官柳演武進縣知縣熊紳無錫縣知縣李恭

續思賢錄

卷五

圭

立神道牌坊於青山門外趙墅巷扁曰鄒忠公神道 正書  
鄒故里 芳書

重修宋鄒忠公墓祠記

常州府教授臨潼張機撰文

鄉貢進士郡人翟永齡書丹

建甯府經歷郡人鄭畏篆額

毘陵城北青山門外德澤鄉林莊里原舊有宋故道鄉先生  
鄒忠公墓公早游二程之門舉進士歷言官正色立朝元祐  
中上疏論時政屢劾章惇元符初劉后立抗疏乞追停册禮  
停誥公狂妄削官羈管新州建中靖國初名還復上疎時蔡

京用事再謫衡州竄昭州公雖一身去國而忠不忘乎君萬  
死投荒而孝不衰乎親忠孝兼全天神感格蠻烟瘴雨之間  
而有甘泉醉客馴狐之異是豈人力之所能哉晚年乞歸故  
里著易解論孟解義皆程氏心學之所授受屬續之頌惟以  
國事為問嗚呼公之存亡利害一於正而已彼悼京者何以  
死哉公墓祠勝國時嘗已墜廢鄉先生謝公子蘭敬於有司  
而興復之入國朝屢加修葺成化壬戌秋顛風甚雨悉致頹  
壁公十四世孫量請於有司郡守吉水龍公晉二守蒲坂謝  
公廷桂然其所請喻公之後人居武進無錫二縣者聽各多  
寡以助公費十一世孫普十二世孫宗廣塾墅恭楹棊樞十  
續忠賢錄 卷五

三世孫珩勲用和章珮賢忠良禱軻十四世孫漢量南嵩  
十五世孫祝榮十六世孫炯合廿有六人咸捐貲有差共得  
白金二十五錠有奇且議舉恭樞用和量備董其役四人惟  
勤惟慎克就厥功構饗堂六楹東西廡各四楹前門四楹中  
立碑亭去墓二里許立神道石門於趙墅巷以臨通衢落成  
之日二公率僚屬為文告祭墓下祭畢太守顧謂機曰故事  
實惟司教之所記宜文諸石俾有所考嗚呼公之忠義炳如  
日星重如山岳其神散於上下與天地同為悠久天下後世  
誦其事讀其書起敬起仰由是觀之罔不待祠之有無也然  
三百五十餘年來隨地隨葺其修葺之時雖兒童女婦亦

稱有司為盛舉是豈有私於公耶人心之天之不泯也宜乎  
後世有賢子孫之如是多彼悼京者何以傳哉機因太守之  
命而謹錄其辭以告於將來之繼葺者大明成化十年歲次  
甲午正月望日立石

謁墓詩

臨潼張機

毘陵城北道鄉墳義節高風世所尊五諫孤忠安宋室兩選  
炎瘴苦驚奔危言讜論誰能及餘韻涼風歿更存祠墓重修  
倍典感麗牲碑立表英魂

祭墓文

維成化十年甲午春三月三日鄉生致事膠州吏目卞經大  
續忠賢錄 卷五

三

甯都司斷事孫樞昌化縣知縣閔憐廣西右參議陸禎福建  
右參政段實永甯縣主簿諸行儒士葛義深州知州尤獻等  
敬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鄉忠公之墓曰惟  
公一代偉人二程高弟忠肝義膽為宋室之名臣泣諫引裾  
作中流之砥柱不幸權奸擠謗何期瘴海謫遷日晦復明未  
幾名還館閣親衰歸侍終全開闢道鄉著書立言啟後學以  
憑式竭忠盡孝入先賢而配祀嗚呼此天理之長存人心之  
不死也經董晚生鄉里瞻仰斗山遐不可作典則攸存敬潔  
瓣香薄醑一觴神在鑒之昭格不忘尙饗

祭墓作

郡人尤獻



祭墓前一日乍雨乍霰僉豫不定至期曉露天朗氣清

惠風和暢後先畢集因知忠公之靈魄也遂成拙句呈

諸鄉丈伏冀和章尙期郢正以合鄒廷度也

道鄉忠義自天成抗諫流傳萬古名魚藻非儀陳上已鶯花

好景近清明拜瞻坵壠依然在想見形容儼若生會說當年

章祭事至今流水恨難平

郡人葛義省菴

格君有道事無成身落炎荒再削名一片忠肝難泯滅百年

公論自分明茫茫宿草埋孤塚凜凜英風振後生此日采蘋

陪薦罷青山凝睇暮雲平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十四世孫鄒暉

鳩聚羣工始落成旌忠千古尙留名拜瞻故塚神如在扶起

殘碑字亦明幾向遐荒甘斥逐終歸舊土樂餘生緝紳冠蓋

類登薦盡說當年事不平

昔年忠節自天成百世難磨不朽名再整墓亭增氣象騰刊

文集最高明淵源道學當前代嗣續蒸嘗屬後生珍重儒林

多感慨賸酬誠愿營生平

丹陽朱祐

忠公祠宇搆新成賢胤高垂百世名草木輝生雲霧滄文章

顯著日星明後游俊彥皆賢哲前代英靈不世生景仰盛名

陳祀事登歌寢廟樂昇平

祭墓文

郡守龍晉

維成化十年甲午三月庚戌朔越祭日甲子中順大夫直隸

常州府知府龍晉承直郎常州府通判吳祚之文林郎武進

縣知縣熊紳前任知縣孔鑰常州府儒學教授張機訓導劉

懷武進縣儒學教諭方榮訓導翁玉徐汝陽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於宋故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

鄒忠公之墓曰惟公稟扶輿之清淑為海嶽之孤雄負天資

之仁厚義剛大於心胸矧記覽之該總實世代之文宗早從

游於伊洛得慎獨於中庸然源深而流遠抑學富而氣充士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一善而必與尤貴始而要終自元豐之登第三領教於儒宮

析聖賢之微言闡厥義而發蒙旋趨遷於諫輔補帝衮之山

龍方瑤華之初廢累抗疏而披衷娶逆鱗而伏蒲誠懇諤之

匪躬誅奸邪之在位嫉首惡之迎逢投炎荒於萬里幸一死

之為容賴后皇之我監揭白日於天中曠恩澤於崇甯復陞

進而登崇奈吹巢之契偷肆醜毒之恟恟忽履衡而躡衣邇

昭州之翔風疏甘泉於感應俄蟹解之冥通還毘陵之柳梓

職滌瀆之是供庶為忠之與孝斯兩盡而適從何彼蒼之難

謀遂奠楹之西東掩林莊之幽壙避水雪於喬松觀精神之

上天矯萬丈之蒼虹雖世運之推移存馬鬣之故封計嬰與

而屢廢益悼往而追踪昨秋政之膠輅曷展脩於敬恭乃周  
視於瑩域始剪蕪於深叢勸羣工而庶事爰克相而敘同嚴  
祠堂之奕奕起華表之穹窿慰安神於棲室聊奠獻於庶豐  
翻靈竊之下逮邇有恤於卑悰尙饗

修墓完作

郡人朱昱約齋

成化甲午春三月望日郡守龍大夫重建先賢鄉忠公

墓祠落成偕通守縣令率兩學儒官行釋奠禮時昱與

鄒氏諸孫預拜目茲盛美因成長句以獻

青山門外舊林莊三尺孤墳葬道鄉過客徒令興感恆諸公

何以慰淒涼斜陽斷碣無多在春雨頽垣一半荒十世餘孫

續思賢錄

卷五

完

承似續一簞常食薦蒸嘗柱頭白鶴還能語亭上蒼松未得

長剪伐雖蒙前守禁巡規仍付學宮藏陽和又喜同新澤吾

道端知被耿光共迓朱幡來五馬漫歌黃鳥賦三良清言斷

不容章蔡直節真能比董張往日悠悠甯暇論高風涼瀌尚

掄揚駁奔邊豆時修敬鳩聚工備持擅場風雨萬間成有託

江山四顧樂無央瓣香曾爲南豐祝通德多因北海彭林莽

盡除前日穢野花猶作去年芳衣冠奠薦傾城出燕雀生成

賀屢忙涼畧豎儒何敢後拜瞻常在使車旁

祭墓文

郡守劉鉅

維成化丁酉二月庚午祭日癸未直隸常州府知府劉鉅等

致祭於宋道鄉先生鄉忠公之墓曰惟公天生豪傑聖賢之  
徒游學程門登用元符抗章匡國嶺表是居文章忠義千載  
不渝鈺等後學忝職於斯再拜墓下用仲常祭尙饗

龜巢十八世從孫謝蘭生得七絕三首附思賢續錄末

遠竄遐荒泣路歧死生有命莫含悲玉山對客如何問爲不

知幾疎太遲山畫等與忠公以氣節相激厲公得罪出嶺畫

人對客問誠忠公諫以言責之公茫然自失又有曾誕者作玉山主

太遲爲不知幾云

傳來消息甚分明聽得馴狐一夜鳴萬里程途遷客恨滄山

巖下老僧迎南遷永州灣山巖有馴狐貴客至則鳴忠

續思賢錄

卷五

完

涸在北歸先請昭州居山官嶺苦水遠嶺下清泉

右前思賢錄四卷龜巢謝先生所編集也值元季捨擻

先生播匿屢年而我祖忠公祠墓之在林莊者亦焚掠

殆盡

大明洪武壬戌先生與崑山王君仲昭善仲昭亦慕義士也

因先生之志遂捐貲命工刻板成帙後餘年先生借其友張

公端惠公連走謁墓所見斷碑在地乃言於郡守張侯扶植

碑表構亭以祭旋復舊規遂紀其事如別卷名曰續思賢錄

復鐫版以附其後是舉也實惟張侯之賢有以興之而先生

克倡之德則盛大而無以報也自後又日就圯廢正統改元

郡守莫侯奉命守茲土稍加葺治壬戌秋郡人趙公宛以司業歸省謁墓而嗟遂致書巡臺李公奎力爲之倡郡守葉公蔡斌守趙公泰邑宰樊公恭與有力焉後人則先考怡靜府君及叔祖宣居無錫南塘族况曰椿曰茂咸詣官自陳各助資以成其事百廢興多所增立皆一時之盛觀也越戊化壬辰秋颯風甚雨祠宇復悉摧壓量奮不自揣仰號於郡守龍公晉武守謝公廷桂諭及同宗協力修葺建創饗堂兩廡碑亭門樓牌坊凡若干楹四隅植以松柏煥然一新復求翰林學士郡人王公廷貴所藏道鄉集稿暨續思賢錄併爲一帙以壽諸梓用廣其傳庶幾有引弗替在我後人期同志者

續思賢錄

卷五

三

鑿而續之  
成化丁酉秋八月廿八日十四世孫量謹識

續思賢錄卷之六

毘陵山村十四世孫量集

唐給事中祭廣西平樂祠堂文 廣西平樂郡即宋時忠公謫居昭州地也鄉人

感公之忠義塑像立祠以祀之

宏治六年春正月上元日適姻親唐黃門勉仁述其奉使廣西見舊任平樂太守迺伯唐公復立生祠於學宮之旁塑吾祖道鄉亦君像於左合祭焉後鄉人又塑太守楊公於右致迺伯居中未爲安也時陳僉憲陪祀禮後聞陳公與周提學將欲移吾祖道鄉府君於別祠未知果否因知唐君之言遂錄其文於卷內

續思賢錄

卷六

一

維宏治五年壬子十月戊戌朔祭日甲子戶科給事中唐貴謹以清酌致祭於鄉先達道鄉先生伯父太守府君知府楊君曰惟茲民庶至愚而靈德則父母虐則路人平樂有邦爰始羸秦流寓守土者至今不知其幾矣或食祿田或長子孫生而不見德去而不見思迨其歿也遂泯泯焉而無聞雖然祠屋依泮林而後世之瞻仰者獨吾道鄉先生暨吾伯父之與楊君固道學德行之重不可多得而職吏治者難乎其循亦邦人崇德報功之意自有公論不容以僞而亂真貴生也晚幸嘗竊誦道鄉之格言伯父之遺文泰山北斗仰止實勤茲馳使節式過祠門瓣香再拜薦以藻芹清酒既將歸

跪陳蓋匪徒區區愛慕之私又將以警夫來者之牧民也尙

謁墓詩

錫山十五世孫福

宏治甲寅春正月廿五日偶過林莊得拜鼻祖道鄉府君墓下愧乏蘋藻之薦徒興悲悼之心聊賦短章以寄慟云

老祖當時事愚孫此日論諫章明日月忠節貫乾坤香火千年在高風百世存瓣香聊致敬感昔欲消魂

祭墓所述

愚謂人之祖如木之根水之源也蓋水非源而無流之

續忠賢錄

卷六

一

長木非根而無幹之榮人非祖而無子孫之綿衍也今我遠祖忠公府君歿葬林莊由宋及今四百年來賢士大夫聞者無不景仰觀其墓祠累廢累興可見矣成化甲午歲鼎新建造鳩工落成量等合族散居不能週奉碑文祭田付託近墓族兄曰安子姪佈種看守迨今二十三年不料安等反行褻瀆遷居墓內卸碑石以償酒債拆屋木以鬻柴薪盜賣祭田斫伐梓木日漸侵漁消廢蕩然及其死亡老幼不分尊卑亂葬在內宏治丙辰春居無錫之秦伯卿叔祖以明等以續修宗譜見喻自量議之道經墓下視其祠垣頽廢林木乏存雞豕蓄於

祠鈕鑿臨其塚是以不勝感愴回與弟南等言及南曰近會約齋朱先生云欲舉修葺忠公墓祠非汝為首而不能行於是諸弟南嵩凌岩翰具牲醴命子輒撰祭文偕往祭拜并謝約齋先生之盛意遂書是以紀歲月云

十四世孫量拜手謹述

維宏治九年歲次丙辰三月己卯朔越十七日乙未十四世孫量等謹具時羞之奠敢昭告於遠祖宋故侍郎贈寶文閣直學士忠公府君曰惟公德學之淵醇行能之卓異遭濁世之寡醒俾載軒而載輕抗直節於孤撐鍊奇材於百試史册昭回光層雲薄高義數百年聞者莫不興起也况為公之子

續忠賢錄

卷六

三

孫繼繼承承保艾於錫類者乎邇慶澤之無涯宜愈昌而愈熾豈蒼茫之靡施固遐孚而永庇青山之陰林莊之原公之所安而憩也君蒿愴悽若或見焉惟公之神無往不在如水之行於地也道鄉有集忠諫有傳思賢有編墓亭有記生而爵死而諡此公之精英爽發衣被光華金昭而玉粹也昔人有言人之死生猶旦暮之必然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公固兼而有之也而又何所不至耶自公而下閱十五世於茲矣山高水流孤墳如塊風杉雨筠壁萬世其奚當也弟量等庸劣弗嗣塵驅俗紛悵望碑之有淚新弔原之無文向蕪祠以長嘆忍哀猿之夜聞爰命工以鳩葺切勞心之孔殷

墓有表而鶴有歸豈曰象之耕而鳥之耘也瀟湘曉月蒼梧暮雲綏之妥之亦一時之重勤也而今安在哉重簪仆而垣頽故道宛其未改宰木減而風聲悲野芳發而蔭苔彼樵木之何知羣牛羊而恣采也荒塚之累累或雜遝而見免嗚呼豈惟夫人是亦量之罪也有巡省之規而弗克以守使夫人得以肆其侮而濟其私有歲社之祭而今又不能以時舉離離禾黍徒觸目而嗟咨上焉不得為有力者之所推挽以扶顛而起廢下焉無以自致其力服其役以償坵首之思欲然自視誠有不得於中者甯無悲耶嗚呼豈惟夫人是亦量等之罪也微地通天何怨何尤嗟惟我公樂哉斯坵大明方所

續忠賢錄

卷六

四

謁墓作

朱昱

宏治丙辰三月十六日先是延度以書來拉予往展其祖忠公之墓次日厥弟本仁以騎促之至則延度與其叔弟子姪及孀親輩咸在焉祭畢享餘因述唐律四誦併紀月日告夫禮賢當道大夫為之興復云

聯騎翩翩曉出城道鄉祠墓許重登先時已賜迎登  
遷經下馬陵道學文章師孔孟衣冠人物繼孫曾高山仰止

須吾輩更親詣公為作興

次韻

十四世孫量

佳作見喻足切贊誦吾祖忠公之盛心也愚不揣鄙俚敬步嚴押八律非敢以為詩聊見寒門出自李唐之末由錢塘而遷晉陵源流如此錄奉約齋先生斤削以助發揮云

祖貫錢塘徙此城傳家世守善如登宗枝星散遷江湖譜系雲祕屬晉陵農業勤渠承禹稷儒風授受慕顏曾生平試問從何始淳化年來已發興

續忠賢錄

卷六

五

才齊杜少陵上疏勒停連呂葉除名鼠斥累王曾當時勁節應如此贏得忠公代代興

道傳伊洛播諸城仕宦功名次第登直欲秉忠扶社稷那堪遭貶過零陵權奸易逞緣章蔡道學難磨纒孟曾清白相承垂不朽百年名節尚中興

顯忠巷宇傍常城每有賢侯歲歲登道載諸書昭史册名西古誌著毘陵何當養子誇宗嗣亂葬餘孫假後會發墳先賢宜究治願祈國法為斯興

投荒遠竄嶺南城瘴雨蠻烟許獨登狐報淡巖過古寺泉收感應延陵晦翁引註明論孟子程子相傳紹孔曾忠孝能全

垂萬古聲名赫赫至今興

寶敕歸田返故城追封贈諡誥重登猶逢中立問朝政肯此  
相如居茂陵不尙錙銖遺子息惟畱陰隲歷元曾滔滔逝水  
青山外白骨深藏冀永興

馬巖重封泣郡城屢承朱紫後先登昔行巡省歸常學舊免  
田租帖晉陵創業有能誰嗣續侵漁無賴犯高曾欲求改正  
敦風俗必仗賢明爲舉興

古塚我我甫近城荒蕪鉏墾不堪登名公會警人亡木後嗣  
番爲賊劫陵景仰前修臺憲李斗瞻後舉郡侯曾龜巢去後  
年逾久多謝先生又起興

續思賢錄

卷六

六

諸孫魏浦吉鑑

巍巍高塚傍龍城幾度相過不忍登斷碣殘碑空舊跡枯茅  
野草只荒陵鷺田廢宇歸他姓伐木芻蕘假後曾予忝外孫  
無可力老天何日得還興

十四世孫南

展墓多勞遠出城主人迎讓客先登忠公世澤存孤塚年少  
春風羨五陵伏闕封章扶趙宋禮賢配祭近沂曾可憐荆棘  
蒙祠宇不日經營望風興

幸我先登近古城此邦君相便於登爲憐自昔多忠節將見  
如今有信陵兩貶再陳安國策一寒獨念守墳曾祠垣既起

還荒落當道垂仁望作興

半入鄉村半近城先賢祠墓幾人登牛眠穩處當平地馬  
封來卽大陵計墮奸雄遭蔡卞志忘溫飽慕王曾後來聞者  
皆驚異好事人人欲重興

先賢墓近六龍城幾度經過不忍登昔口碑文微有字舊時  
坵壠半爲陵忠扶日月匡前宋名振華夷後曾萬物由天  
人本祖雲初相繼淳然興

讀廷度本仁次子展墓之作此其尊祖敬宗黜邪歸正  
意有在焉感而再賦仍用前韻朱昱具

偏師初下五言城不是雞談孰與登舊刻正須憐石鼓愚民  
續思賢錄

卷六

七

何以盜長陵秋霜春雨諸孫思白雪陽春古調曾一讀來章  
無限慨感時惟有愴懷興

卞氏忠貞只治城蘇門長嘯快孫登後來更許鄒夫子亘古  
遺芳宋晉陵三疏累驅奸相末一官遂謫瘴茅曾涼風不忝  
今猶昔直道無過在所興

謁道鄉先生鄒忠公墓次朱約齋韻宏治丙辰六月廿  
日賜進士及第觀大司寇政貴溪李祚時奉使晉陵因  
暇得以展敬也

謁忠公墓此郊城朱約齋來喜共登家事一官由世勸盟書  
數語負王陵奸邪當日難堪畏尸祝何人自此曾千古悠悠

公論在高風應激懦夫興

用前韻奉謝行臺李大人

朱昱

青山門外謁佳城騶從相隨得共登忠節已還蘇蜀國孝慈  
猶說瘦辱陵文章用世君如彼杖屨相過我昔曾多謝使華  
能遠訪廿年廢事一番興

十四世孫量

使君冠蓋出常城五馬馳裾樂與登直道忠名留信史禮賢  
達德謁荒陵誠明慎獨承伊洛省身克已效顏曾清風儀羽  
扶九鼎感謝斯文為作興

十四世孫南

續忠賢錄

卷六

八

冠蓋如雲過北城祖坐辛喜使君登孔明能下蜀先主光武  
嘗高嚴子陵章蔡權傾前代宋周程學繼聖門會荒祠願為  
陳當道湮沒忠誠藉復興

祭墓文

維宏治十年歲在丁巳三月癸卯朔越祭日戊辰直隸鳳陽  
府通判嗣孫闇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遠祖宋故道鄉府君  
之靈曰仰惟德業世顯晉陵讜言宋世忠貫日星百千代下  
照耀簡青遺澤於後繁衍雲祚惟孫一派游宦四明占籍定  
海遠遠家庭終身思慕遙望佳城特將假道叩拜英靈惟靈  
有知俯鑒微誠尚饗

孤孫闇因祖銘德先任兵馬指揮謫調定海穿山場官

子孫占籍定海縣四世不知祭掃之因矣至孫闇幸得

前軍都督府都事之職推封父母更荷旌表節母黃氏

光及存歿愚孫官至鳳陽府通判自陳致仕順道得拜

祖隴會聚宗嫺實我祖靈默佑之恩豈偶然哉拜祭之

後思慕無已敢記一律以存念云

一拜先塋下寒雲慘不開鴉聲和淚落山色共愁來諫疏遺

碑在忠誠白日回百年思竄逐攀柏不勝哀

又和朱約齋拜墓韻

故隴纍纍遠郡城草深斜逕掃雲登當年諫疏扶王室千載

碑珉照晉陵克著經書傳孔氏不求温飽擬王曾孤孫哭奠

續忠賢錄

卷六

九

青松下淚灑西風百感興

是年四月六日郡守會率僚屬遣祭立忠公神主於郡

城延陵館將欲歲時祭祀永為常典祭文曰

維宏治十年歲次丁巳四月壬申朔越六日丁丑直隸常州  
府知府會望宏率僚屬謹以牲醴祭於故宋龍圖閣待制贈  
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神曰嗚呼東坡蘇公文  
章發忠義之氣龜山楊公道學承伊洛之傳旅寓晉陵流風  
不泯後人景仰歲祀有常先是郡守黃灝以鄉先賢伯忱  
先生偕弟伯溫先生篤於信道恬於進取已奉祠於二公

矣某制符茲郡編維先生文章進士歷仕四朝施政而善政  
聲典教而垂教澤或彈劾奸臣或諫止立后雖遭放天之謫  
而忠君之名何損雖有賣直之譏而無過之辯已明是直耶  
中傑然之人物尤足以後後學之山斗共視蘇周諸公固可  
以相埒麓而與楊公均爲有光於吾道者也合祀一祠里無  
異論是用涓良率屬奉主以妥於神神其永孚於休尚饗

修理墳塋祠祭勘合

禮部爲乞恩修理先賢墳墓祠祭等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鄒璋奏稱伊祖鄒

浩德學行義有功名教要乞照坵文定公弁尙書陳洽等遵

續思賢錄

卷六

十

奉詔書恩例將墓祠修理及查收原額墓田聽令本族子孫

看守錄鄒浩忠直載在史册人所共知今既稱墳塋等項坍

塌卽便修理其墓田有無徑自查明照例處置仍通行明白

回報施行

宏治十年八月初十日行

祭墓文

郡守曾望宏

維宏治十一年歲次戊午三月丁酉朔越七日癸卯直隸常

州府知府曾望宏通判傅檜推官汪瑾謹以牲醴之奠政祭

於宋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惟公學該今古才抱經綸

家之寶廊廟之珍政教小試於郡邑英聲遠出於風塵歷官

言路直稱龍鱗幼權臣而六罪以列止册后而三疏連陳將  
州貶謫公不以爲屈龍圖復直公不以爲伸清風勁節  
後人宅兆重整等威如新既醉我酒亦薦我芬慨哲人之不  
作寄遺恨於隴上之貞珉尙饗

王以甯

維宏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二月己酉朔越二十四日壬申直

隸常州府武進縣縣丞王以甯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於宋

故龍圖閣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曰

惟公文章道學伊洛淵源歷官宋室諫諍極言奸雄章蔡僞

疎播傳致公竄逐漳兩蠻烟馴狐有報感應有泉人心不泯

續思賢錄

卷六

十一

天理昭然大觀寶救釋放歸旋事君事親忠孝兩全龍圖追

復諸下九原公雖既歿建菴賜田歲供時祀報稅是鄒子孫

散處陵谷變遷祠亭廢墜草莽纏連先達屢舉典起復顛以

甯忝職斯邑仰慕先賢墓祠起廢日久遷延公文既委寸心

拳拳做陳薄奠叩拜墓前學工估計領給官錢宅兆重整儀

禮貞堅而而後永承萬年謹告

謁忠公墓下奠文

維皇明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秋八月甲寅朔越四日丁巳

後學宗晚生守益謹以剛巖柔毛庶羞之儀拜於宋龍圖閣

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道鄉先生鄒忠公墓下而



直之自天兮紛悉民之秉彜嗟外誘而內訌兮遂遠其天  
機故士之尚友千載者甘與俗而相違至其闕然猶於世  
亦不免於僥方策而作師資譽我公之耿介兮式見高而心  
秦批逆鱗於宮闈兮乞尙方於章蔡甯蘭惠而凋枯兮弗忍  
敷榮於蕭艾戲昭平而翔翔兮仰鸞輝之熾燦肆家學之有  
傳兮克麗澤於道南羌德厚而流芳兮儼瓜瓞於華簪昔先  
公之仰高兮曰黃鍾與大呂嘆宋譜之無稽兮時向風而延  
佇肆小子之述志兮知錢塘而通譜訂宗盟於十載兮斬虔  
進於二篋蒙優恩以南歸兮被薛羅而與瀕冀公靈之陟降  
兮乞飛霞以容與尚饗

續忠賢錄

卷六

三

同少初徐子南江鄉子及諸生謁忠公墓下

東郭鄉守益

夙慕道鄉風始拜林莊徑松楸四百年烟雲護餘勁仰挹德  
容溫瀨薦溪蘋靜翩然英爽下陟降若相命紛紛章與蔡甯  
無忠孝性患失一眈之居然化梟獍誰云毀譽消百年論乃  
定舜雖有真機一念分殃慶夜深開清樽四座發秋詠殷勤  
別同袍早辨詔與鄭

八賢事實序

八賢者何於唐得二人而宋六人焉唐張柬之李紳宋則劉  
莘鄒浩胡寅胡銓雷正張世傑也八人者非聲望也何詞之

泝寓也新陽肇屬邑也昔多瘴厲能死人夫嶺南去中國萬  
里蠻瘴之鄉舊爲貶所而新陽尤嶺南之惡也東之貶新州  
紳謫端州而挈新州安置浩則羈管二胡相繼放新州雷正  
尉陽江而世傑則扶宋少帝死恩州之海陵山葬陽江之潮  
居里夫八人者前後不同而流落新陽之間其迹一也嗚呼  
合抱棟梁之材不經霜露歷歲寒凌厲摧折何以成其棟孔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自古小人之害君子也必  
置之死而後已而君子之成其節也必瀕於死而後見入賢  
者或死或不死有天道以黜相之也而忠貞大節則表表乎  
不可掩矣至今凜然猶有生氣嗟乎爲國而使賢者之害於

續忠賢錄

卷六

三

小人如此豈國之利哉亦可悲矣肇慶城東北舊有寺郡守  
曾叔溫改忠節祠祀八賢祠既成乃錄事實夫祠以崇其象  
錄以考其實考實以示法也崇象以系思也其可以風於後  
之人矣時予與大參羅君有事嶺西郡守白其事羅爲志祠  
而予序茲錄云

嘉靖三年五月賜進士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僉事上虞曹軒  
拜書

肇慶忠節祠記

賜進士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吉水羅僑撰文  
賜進士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司四會盧宅仁書丹

賜進士儒林郎光祿寺丞陽江劉鉉篆額

肇慶忠節祠祀唐中書令張文貞公柬之太尉李文肅公紳

宋少師劉忠肅公摯侍郎學士鄒忠公浩致堂胡公寅忠簡

胡公鈺少師雷忠宣公正少傅張越國公世傑祠在府治比

關外一隅不邇闕闕地先淨明寺故址今太守曾君直以

刑部秋官郎中守正不阿得告家食用言官薦起守是邦比

至謁 文廟暨包孝肅公祠畢唱曰先王之制祭祀也凡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粵稽唐

宋諸老之寓端者不已遺乎粵奉檄毀潘祠即以淨明寺非

額建幽極可祠祇疏名上請大中丞肅公張公閱疏喜曰此

續忠賢錄

卷六

四

逸事也而若承之都哉巡接待御史松滋謝公亦曰俞茲缺

典也而刺史能舉之懋哉無何侍御史豐城徐公繼代聞是

舉歎曰黜邪崇正以顯陟明罰鬪繁匪細惟良二千石乃克

任茲可以觀政矣其行之無惑於時太守唯唯毅然曰潘祠

無福幻效非所以道民也乃撤佛像沈之江命松臺驛丞

張士甯董其役肅職經營易舊增新前爲門三間中爲堂一

鉅間後爲寢三間掖以東西廊十有二間越三月而訖告成

費不支於民而力省功倍爲地深一百三十五尺闊九十三

尺太守涓是歲嘉靖癸未八月之吉奉八賢主知祠率僚屬

諸生行釋奠禮惟謹邦人拜手稽首咸允若惟茲八賢張文

貞公在武后時抗疏忤旨首謀誅二張復中宗尊爲武三思

中傷貶新州長流灑水李文肅公累官翰林學士與李德裕

元禎齊名剛介不回爲李逢吉左謗貶端州司馬劉忠肅

忠公皆以直氣讜言爲章惇邢恕所擠排胡致堂初忠簡皆

以極論和議之非爲秦檜所切齒前後安置羈管新州雷忠

宣公初授陽江尉比用薦入對稱旨修謹不可犯累官至少

師觀文殿大學士進封魏國公張越國公世傑以宋亡不屈

竟墮水死葬陽江湖居里蓋諸公心存忠亮志篤丞弼苟利

於社稷不復計其身之禍福苟益於國家不復計其後之利

害蓋其所當自盡者已也所不敢必者天也而隱隱有不朽

續忠賢錄

卷六

五

者存亦何負哉或謂諸公東西南北之人也合數百年而肇

合祀於一堂之上其果有知而居歆也與噫有其誠則有其

神易之假有廟書之禮望雅頌之於昭來假語庸之洋洋如

在皆是理也况顯忠遂良振起風化者邦侯之責欣慕私淑

景行先哲者邦人之志惟太守賢克茲舉底績闢發幽潛迪

邦人以順於道而將有無窮之興起焉乃君子之教也故曰

可以觀政矣子特記之俾邦人知政之大

嘉靖三年歲在甲申夏四月吉日

忠節祠祝文

嗟嗟草公七忠一節天地正氣剛常典則藥石梁肉頓膺百

折泰山鴻毛死生壁立義泣鬼神誠貫金石照耀千古風教  
萬國卷焉端州新恩瀧水嗟嗟羣公過化之地廟貌儼然修  
我祀事奔走對越惟於敬止精爽在天昭格弗替

道鄉書院記

嘉靖庚寅平樂道鄉書院成其守龍子道亨走使以書告於  
治曰平樂在唐爲昭又曰樂宋亦曰昭徽宗崇甯奸蔡柄國  
政以私竄鄒忠公於昭百代之下聲光耿蔚草木衣被昭有  
遺思焉先是涪涯李公掘地得斷碑識其刻曰道鄉書院意  
前此其有建乎興廢弗可考已會董學泰泉黃公按行郡以  
命諸某曰民之多僻廢教之由民氣或柔或剛其敝也回舒  
續思賢錄 卷六 去  
激烈用罹於咎溺厥教俾若髮以頌吾之不逮維汝庸揭潛  
昭德以程有衆俾正厥嚮往亦惟汝庸某曰唯唯迺訪公之  
故居搜厥蘊崇得舊址爽塏可屋佛宮道舍與祀弗典者毀  
之厥貨可材鄉之耆若士與民義可使遂條其事以上之行  
都玩行院宣司監司具報曰可復集昭之耆若與士而告之  
曰惟教克惠爾性惟君子實闢爾軌爾弗惠弗執予則百愆  
予其困之以惠爾衆既成謀矣若可否亦爲爾之見矣曰諾  
民生倥傯顧蒙恣於性情聞諸教教之所覆民所望也其誰  
弗從迺募義勸分角費程力號工授方五月而後成維吾子  
記之俾昭有光訓焉不亦遠乎治曰可以觀世運矣則公同

下道莫明於春秋戰國然孔孟之學盛於北其世道亦從而  
比時南則有荆楚之強孔孟而下道莫明於宋然周宋之學  
盛於南其世道亦從而南時比則有胡元之亂至於我朝文  
明之化敷於四海詩書禮樂蠻服攸暨可謂當天地之中運  
撫四方之盛氣自生民以來未之能過也平樂在昔爲竄逐  
之地今彬彬齒於中土此固聖人甄育之澤而君子過化之  
功亦不可誣焉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衮衣章甫實獲我所非  
誠於道而能然乎田畫之言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由今而觀則嶺海  
非能亡志完而志完之道適能存嶺海於今日耳天地無擇

續思賢錄

卷六

七

仁故大王者無擇化政遠君子無擇教故久也雖然今之爲  
道也吾憂焉而孔孟周朱之說微故德學廢而詞章之性學  
廢而功利之仁義廢而富貴之詞章害學也功利害道也富  
貴害義也三害出天下無真儒矣臨事變處邪世強志抗節  
如志完或寡也况望其王道之行邪泰泉之教龍子之政其  
殆有憂與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典昭之人宜知所  
以自典矣乎周書有之惠不惠懋不懋書院去府治比凡半  
里廣爲大十有一表倍廣之一前爲門中爲堂乃五楹左右  
爲棧士之舍凡二十楹周以垣顏曰道鄉從公號也其應義  
而相厥費有差以俸入者爲教授葉秀訓導陳大倫凡二人

以原與金入者為序之士莫華羅元相輩凡二十二人以地與金入者為士民范希仁莫希曾凡二人獨以材木順覽典地與金入甲於眾者為鄉之耆致仕同知莫克廉及其子希思凡二人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太子左贊善經筵國史官前翰林院編修茶陵張治撰

續刻思賢錄跋

思賢錄凡五卷鄉先生謝龜巢元季時所集皇明洪武崑山王君仲昭所刻至是百七十餘年矣龜巢序云居此鄉郡者仰承餘澤不能無霜露之思此編繼自今以往屢書不絕尙

續思賢錄

卷六

六

有望於來者其景慕於公若此况我後嗣承休先烈五百年來則夫焄蒿悽愴當有甚焉者矣顧可使是錄之失傳乎成化庚寅先祖友桐得道鄉全集板焉嘉靖甲辰家君復檢閱損缺而鐫補之獨是錄則欲更新就梓而未果也咄茲授簿甯都奉家君命捐俸鳩工乃刪其文辭之載於全集者不錄而續之以先祖所輯後來墓宇修復之蹟及貴士大夫奠詠之辭彙次共為六卷復思公之忠義感人蒸嘗尸祝廟食百世毘陵其桑梓也則有道南書院新陽昭州其所流寓也則有忠節祠有道鄉書院其實事悉已成刻茲撮其序記附之終篇而請於宗伯文夫司成東廓先生題其書工既訖書此

以識歲月若夫公之踐履學術循名姱節所以振風教而繫

嘉靖庚戌夏六月既望道鄉十六世孫鄒駟謹識

家君與鄒忠公裔鄒潤菴先生濂素相交善因得其家藏從

祖龜巢公所輯思賢錄抄本命昌霖暨仲弟昌燕分卷抄竣

以待壽梓緣梓費無出事遂寢已酉冬會張鏡蓉密得軒湯

果卿楊保三繆雲士諸明府各出板資錢十五千文二尹費

衛生衛守府韓東侯亦有所助藉成美舉書此以記高誼云

龜巢十九世從孫謝昌霖謹識

續思賢錄

卷六

六

思賢錄六卷終

氏部梅

思賢錄五卷續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謝應芳撰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至正中薦授三衛清獻書院山長阻兵不能赴明洪武中歸隱橫山以終自號龜巢老人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編爲其鄉宋寶文閣直學士鄒浩而作正錄成於至正十五年分爲五目曰事實曰文辭曰祠墓曰祠墓廢興曰古今題咏有楊維禎鄭元祐二序續錄則皆應芳及知府張度等祭墓之作成於明洪武十二年其中又載有洪武十三年以後祭文碑記諸篇迄於正統十年則後人所附入也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

〔明〕危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年方中等刻臨

川吳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草廬年譜

二卷附錄二卷》提要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  
既捐館其長孫當嘗其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京  
師以蔭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劇致清顯數期  
素判訂其書以傳于世素惟及公之門者在朝在  
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  
奉詔招提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  
皆相繼物故素於是不敢緩也會錄禁林調官嶺  
北暇日取其藁頗加紕繆凡公自製之文見於集  
十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  
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附  
見焉嗚呼方宗周元公倡聖賢之絕學關洛之大  
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盛於閩境已而當  
國者不明重加禁絕嘉定以來國是既章而東南  
之學者靡然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而宗其  
流之弊往往馳騫於空言而汨亂於實學以致國  
頤以亡而莫之悟公生於淳祐長於咸淳而斯何  
時也迺毅然有志接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  
既內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  
之妙彙成書志宣公力薦起之仕或不久而即退

或拜命而不行要之與意於為世之用者書立言  
以示後世然存乎簡編書集之英彥亦可以  
潛心於此而無負公之所屬望豈非吾學者哉素  
幾弱冠以親命經座下侵尋其業無能發明師  
訓夙夜畏惕莫知所云年譜之成君子有以悲其  
志矣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既望門人榮祿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

公諱濂字伯清姓吳氏其先七世始自豐城縣  
徙撫之崇仁縣六世周始居崇仁鄉之站原生  
二子玟璠宋高宗渡江選民為兵璠以繇役長  
鄉兵戍江東因家太平州濬生擘公高祖也謹  
厚慈儉家日饒裕有寇自寧都縣境至屋廬盡  
燬改築於吳山之下曰咸口年至八十餘曾祖  
考大德澹然無時俗嗜好中年即謝家事優游  
杯泉亦享耆壽祖考鐸上進士詩賦精通天文  
星曆之學寬厚不屑細務考極心粹實謙退

不與人爭進於力里首大札崇斷者多畏其  
不敢性視或盡室不起乃養善學命一力持以  
自隨於以飲饗全活者數十家有喪不能舉者  
竭力周恤終身以為常妣游氏生二子長則公  
也

宋淳祐九年己酉 牙理宗朝

正月壬戌日申時生十九日公生歲一夕新異  
地者皆云老云豐云徐覺海等爭之新見崇  
於善書惟川二山之問謂人曰是公不蓋世  
人生馬公稱長與覺述諸新也覺

十年庚戌

十一年辛亥

二歲穎異日發公二歲大以每歲古詩授之  
每里皆思以錄果公後受之  
終有楚色當留之而去

十二年壬子

寶祐元年癸丑 宋理宗朝

三歲就外傳公五歲始就外傳授詩經  
五歲就外傳公五歲始就外傳授詩經  
幼學於公公乃家市人愛其過勤致疾量給膏  
油使可食乃家市人愛其過勤致疾量給膏  
明也

二年甲寅

二年乙卯

此萬文通進士賦

四年丙辰

五年丁巳

九歲 試每中前名

六年戊午

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

開慶元年己未 理宗朝

景定元年庚申 理宗朝

二年辛酉

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應舉之文盡通

不盡正時每涉新刻古文集成家貧從強書

三年壬戌

秋時十四歲卅角就撫州補試

秋時十四歲卅角就撫州補試

四年癸亥

十五歲知厭科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作勤謹

二歲 聖賢之學因讀朱子訓子帖勤謹二字

為學之大端 作敬和二歲 使人心中神氣欲則

秋而清如在靈柩中如立嚴所則使人心

神怡曠其萬境俱融不有弄月吟吟足傍花隨柳想

年甲子

秋侍大父如郡城 會試會即守廷至

院門獨以朱子之學授諸生公謂見歷觀其標

問如所謂大學乃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其

早小茂陋之學乎程先生嘗曰若庸厚以此未

皆與子同年生可相與為友自是公每至郡必

歲淳元年乙丑 宋度宗

八月作襍識五章十月己丑作顏再銘十二月

戊子大父卒喪葬凡役公悉考古禮稟於父左

冬公而行之 喪者凡十餘夕無怠容人父

神氣有餘此大器可望其善教之

二年丙寅

冬葬大父於站原之古宅十一月壬子作理一

歲



三年丁卯

十九歲作道統圖并敘較正孝經又取他書之言考者為外

傳十○公謂朱子於諸經各有成書獨未及於

之志精力方強凡天文地理律曆音田賦名物

業數博考經傳而得夫觀察之微制作之故○

作皇極經世續書公潛心研考之書每勸夫味

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推治亂相禪

四年戊辰 作題四書一章紀夢一章襟識一章矯輕整惰

二銘

五年己巳

六年庚申

八月應鄉貢中選以乾合太和為四學賦

郡守書答程教授書作襟識二章

七年辛未

春省下第三月癸酉纂次舊作題曰私錄程說

其後曰若爾來此二十二年間人多矣未見年

方為冠而有性亦量也僕雖老不致自棄願聞

切磋八月至臨汝書院留止

八年壬申 授徒山中

九年癸酉

甲戌以上皆庚宗

授徒樂安縣以縣丞黃西翁招

百有蜀人義士也

六元至元十二年乙亥元世祖平宋天下

撫州內附

十二年丙子 奉親避寇時寧都

十四年丁丑

十五年戊寅

十六年己卯

十七年庚辰

隱居布水谷公與前貢士樂安鄭松結廬谷中

山外隱居一徑可通無塵焉而山上有田有池

屏絕人事草堂本歲今為古隱觀益以公舊隱

十八年辛巳

留布水谷纂次諸經註釋孝經成

十九年壬午

留布水谷較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成

二十年癸未

冬還自布水谷

三十一年甲申

五月己酉朔父左丞公卒  
行鄉黨姻戚亦多休致不用  
母居里招或誠之則以為辭

二十二年乙酉

居喪冬葬父左丞公於里之魯步東邊

二十三年丙戌

八月釋服  
程文遠公以江蘇行臺侍御史承詔  
親冬程公至徽州命郡縣問勞加至益公出仕  
力以母老辭程公曰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  
川之勝可無一覽乎公  
遂之歸白游夫人治行

十一月如建昌路  
程公行故也

二十四年丁亥

春適蘇  
程公知之力以母老遂命終不忍舍公  
鄉大天多中徐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留蘇者  
皆知公之不可歸而惜其去試詩送別聞文康  
公復之詩曰羣材方用楚士獨辭燕趙文康  
先生斧山所為兵部郎中書朱子與其師對  
妻三歲為贈十二月還家詩二十五章

二十五年戊子

授徒宜黃縣明新堂  
宜黃具東于建義塾有書曰  
禮本善幣聘延公受徒其中屬陸境有善可奉  
湘人入寓門人敬志道備置自留義塾數月奉

秋還家朝命求較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戴記

小戴記  
程文康公詩於朝曰吳政不發仕而  
有文書於世有益於國子監生請官誌  
一傳之大下朝心從之將移行省遺生誌

二十六年己丑

進呈諸經  
文淵閣月書日

二十七年庚寅

二十八年辛卯

夫人余氏卒  
夫人諱惟素父世居里之人  
有  
三月庚寅生得年二十

二十九年壬辰

三十年癸巳

三十一年甲午  
以上皆元世祖朝

正月甲子如福州  
程文憲公為福建閩海十一  
月戊申還家

元貞元年乙未  
元成宗朝

八月如龍興迨西山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  
問身親教十條留居郡學有各問之謙稱名命  
又從學者之令學皆傳名曰京師心相高命  
之次無出其右生人聞公至皆請自疑難論述  
半春秋九多公隨問而見如先生者及論以馬  
未思領悟公令其親程子道世及近思錄  
程子曰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請執事  
禮於中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請執事  
已以敬中先生所學程朱二子所學也請執事

十一月還家

二年丙申

如龍與... 公其客也... 其子公報... 元

大德元年丁酉 宗

二年戊戌

董志... 公其... 宗... 七月母夫... 卒

二年己亥

居喪

四年庚子

六月作正中堂于咸口之原... 長子文... 公為之

五年辛丑

授應奉翰林文字... 侍郎同知制誥... 國史院

編脩官... 公其... 宗... 公

授董中丞書

十年壬寅

八月壬戌... 行元公... 宗... 公

一年癸卯

春治歸五月己酉至揚州... 公其... 宗... 公

至真州... 公其... 宗... 公

手甲辰

授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十月還家

較定邵子... 公其... 宗... 公

較定... 公其... 宗... 公

十年丙午

四月... 公其... 宗... 公

月朔... 公其... 宗... 公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授董中丞書

言忠信行篤敬  
十一月丁未  
正月戊辰以疾謁告二月就醫富州  
本司道學... 復年數十又移省...

老莊子太玄章句  
釋者... 臨江路... 至大元年戊申  
授從任郎國子監丞九月改築宅於咸山

正月丁未太子蒙卒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月庚戌  
授文林郎國子司業於西上官  
集賢學士... 吾舊臣故自臺臣... 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事... 公學校奏疏胡文公二學教法朱文公為取程私... 禮記三考對酌去取春秋三傳附右諸經各專一經... 分曉凡治經者要兼通諸家講義義理度數明白... 實孝於父母弟在家弟於外親任厚於朋友睦於... 鄉里以及衆人三曰文藝古文詩四曰治事... 舉食貨禮儀律義

三月庚戌  
授文林郎國子司業於西上官  
集賢學士... 吾舊臣故自臺臣... 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事... 公學校奏疏胡文公二學教法朱文公為取程私... 禮記三考對酌去取春秋三傳附右諸經各專一經... 分曉凡治經者要兼通諸家講義義理度數明白... 實孝於父母弟在家弟於外親任厚於朋友睦於... 鄉里以及衆人三曰文藝古文詩四曰治事... 舉食貨禮儀律義

習讀通典刑統集經諸書是為定教法以爭非  
發改譯為試行大學指分法公認教之以爭非  
合意有去志

皇慶元年壬子 元仁宗

正月移疾去職公登舟賦詩別僚友皆為之  
涕者監學命屬吏及諸生十人送至通州三月

至真州留講學強七月至建康冬還家

二年癸丑

集賢院知公之教人不倦同至都堂請以國子  
祭酒召公還朝平章李公孟為好言曰吳司業

高年養病而歸今即召  
還苦之也遂不復召

延祐元年甲子 元仁宗

○皇集集年譜卷五

作久大堂命長子文董其役做古八月江西貢

院考鄉試屢以病  
辭不獲

二年乙卯

正月如龍興時經理田糧限期嚴迫使者復油  
苛刻務重增民賦以觀爵賞郡縣

奉行尤香民不堪命群情洶洶邑父老知公與  
部使社願祖在朝廷有交承之誼請往康其言

公既行一日使者已越  
表瑞不及入城而還

三年丙辰

留宜黃縣五峯公啟善易纂言五峰僧舍  
靜門人往從者二十餘人

四年丁巳

七月江西省考鄉試時慮足瘡堅卧不出使者  
率印解留山中不赴不獲

皇集集年譜卷五  
官至於建康人一再論結句世相遠  
西貢士二十二人公曰於此有真  
符三三卷耳先是臣僚數言公  
月上特問公向在木橋由拒  
賢知上意所在請以代李源  
中書奏可命備撰虞集集  
五年戊午

五年戊午

還白永豐縣武城書院授集賢學士奉議大夫

五月戒行八月次儀真疾復作使者亟無復命  
十一月留建康書院言成

六月己未

留建康十月留江州寓建康書院南北學者百  
餘人十一月庚寅周元

七年庚申

留江州七月湖廣省請考鄉試以疾  
辭還家北方

至治元年辛酉 元英宗朝

二年壬戌

如建康成王氏義規制有司十月還家為

言成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推翰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命遺山省會人劉守節與給驛驛名疾

見先王宣母二月庚寅戒行三月甲辰次龍興

官相諫五月至京師相開公至大壽六月已

已上官七月勅撰金書佛經序時書藏於慶

命一為民祈福對口主上竊經之意為國為民

且下諫其意上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

其也下別與沙虱同類其後遂為超生焉後之

說以懲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

合奏奏集年譜二十六

孫若林日國初以來凡寫經逾萬之事不知其

其祖父諱為文辭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証

也先生諱侯駕選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命

八月丁卯上還次南坡崩遇害十一月晉王

入即位十二月癸酉逆賊以次伏誅歸河凍治

何勃讓國子監崇文閣碑

奉定元年甲子八奉定帝

正月推登極恩錄文錄四下二月開經筵用如

左丞趙簡三也命公同中書平壬午會議進講

事宜條奏勅講官賜坐三月壬寅上御明仁殿

聽講悉併侍講惟不和中寅上御明仁殿

池亭聽講資治通鑑其大專章及四月壬戌

中書集義太廟神主議者皆見同堂異室之制

新廟作十二未及遺奉而國有世祖皇帝混

於昭穆之次故命集義馬先生曰世祖皇帝混

為官太祖居廟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各

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類如令中書省

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效金宋之典官府尚

前代不考古之典故可乎七月脩

英宗皇帝實錄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許其官長

二月皇太后出慶慶係犯復日而漢刑部取罪狀中

議公曰云云

二年乙丑

正月朔以疾不辛卯移疾養疾南城天辛凡中

書遣官問疾將朝中知公庚戌中書請議事直省

耕辛卯中書具燕禮部郎中取還職閏月辛未

翰林國史院開局纂脩

英宗皇帝實錄有旨錫宴丞相親至二月進講八

月辛亥移疾實錄丙子中書其燕舉留左丞和

領官屬至院燕畢即命小車出城傳交州中書

大夫知者追薦于都門外諸生送全通州中書

問知至揚州不及而還十一月至龍興田經各

後有認增重增之稅惟江西不舞文之吏治初

名而為之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奉使宣慰在  
江西公又言之乃督憲司即為除害人甘隨之

十二月還家

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而後致乎丞相乃言於上曰高年稱疾而去其可  
望辭朝而為學士加禮以宣事揚朝廷故老以

無窮上天深有所激而命分賜中統鈔五

林金織文劉幣光至家傳旨諭三月己巳拜命

謝蔡國公張珪薦董其畧論前經講明正道實

之舊愚懇之誠備位宰相首當勸諫及解機務

三月己巳拜命

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成行所謂明經實德寡  
况通譯之難明有限積誠未至尚能感於

書之成漢申公赴滿輪之相皆以周為國丹

翼益有乞論治道翰林學士吳激心正而量遠

文實以神和博考於事為之曠而達乎聖學之

為深造自一得寶與未趨極名士世君瑗不

之師當代寡二雖切思溫潤完厚康禮甚優然

代曰制其國史良非小補云未幾復舉以自

之昭憲比於效不可為當職重從軍遊歷若

在為文翰林學士長志慮於勤深思遠責其

深文等亦其餘事目今必與朝貢未蓋經進呈

金善行多合此無事備全  
恐成後悔前代之得失無  
本官後日年近八十其官  
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  
官優賜存問禮厚以自代  
我乃可成賦乃合舉以自代

四年丁卯

三月省憲樂安縣七世祖張氏夫八留清江

天曆元年元年初改改亦

三年己巳

七月江西省請考鄉試不  
至順元年庚午天曆至順皆元文宗朝

伯子文以恭校官意舉文承廢授奉議大夫同

知印事子京以侍養授官許官一子侍養

二年辛未

春危素問八月家婦曾氏卒初十一月孫會

卒其領敏哭之痛

三年壬申此後為年元

留部學子京端公禮記纂言成

流元年癸酉遷母夫人游以望之曾步東遷

初父在丞公墓左六月日

得疾服藥

愈也庚辰復作辛巳

和之共事願日不語里中人是夕見一大星隕

于北門丙戌薨年八十有五

事聞

詔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

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文內外賓服曰正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之一

草廬年譜二卷附錄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危素撰素字太樸金谿人元至正中官至禮部

尚書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

丞後退居房山淮王監國起為承旨如故明洪武

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後因御史王著等論素不

宜列侍從謫居和州以卒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初

吳澄孫當嘗編次其祖生平事蹟為年譜素為澄

之門人因重加訂正刻於至正乙巳至明嘉靖甲

寅澄裔孫朝楨復增入行狀神道碑列傳祭文一

卷及歷代褒典奏議文移一卷鄒守益為之序即

此本也



褒賢集一卷 褒賢祠記二卷

諸賢贊頌論疏一卷 諸賢

詩頌一卷 諸賢論頌一卷

祭文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范文正公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褒賢集五

卷》提要

褒賢之碑

宋仁宗皇帝篆額 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



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內勸農使上柱國臣王

舉正題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于河南其樊里

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

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

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

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

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

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

仁義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

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

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

太傅考諱鏞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

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

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

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

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忤熹徽太后旨通判  
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常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  
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  
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浸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  
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  
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  
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  
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  
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關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  
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嚴事日  
蓋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  
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  
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  
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  
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  
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詭圖閣直學士是  
時新拜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  
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  
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  
復書棄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  
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

全宋文卷

二

在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  
延州築素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業者  
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  
細腰胡廬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  
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  
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  
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  
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  
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  
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  
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  
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  
逃者蕃酋來見召之毋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  
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  
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  
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  
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羗為用使以守邊因  
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  
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慶曆三年春召  
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  
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  
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  
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闔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

全宋文卷

三

儒

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  
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劘例  
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  
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  
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  
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  
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無陝西四路安撫使  
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所施行而復  
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  
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有界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  
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朝一日以其遺表無

四十九

懷賢集

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  
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  
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蓋像其行已臨  
事自措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  
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  
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  
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倂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重跳邊乘吏意  
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墮完見憐默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  
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  
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文翰林學士兼侍講尚書吏  
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弼撰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  
一御番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  
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吊以泣至於岩壑

四十九

懷賢集

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惟憤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  
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  
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唐  
唐拱中履水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  
唐末為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淞家於蘇之吳  
縣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  
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推江右即公  
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  
集春秋洎歷朝史為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墉  
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幙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  
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  
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

懷賢集

五

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濟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云親戚故舊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祿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閩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已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為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為后族強偏之階不可以為法或官中用是為家人禮權而祭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擇昇出為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慈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闕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事為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權為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為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詢諸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武相相臨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公禱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及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獎十事皆政

全宋文卷

六

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道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考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万国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論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再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竊取漢唐廢后事為解時呂夷簡為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入內都知闕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致遠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遷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架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為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万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退次正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為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

全宋文卷

七

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寧相坐是去閣職  
貶知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  
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久  
從潤又徙越實元初羗人壓境叛間歲悉眾寇延州大  
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  
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  
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  
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  
巋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窺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  
免既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  
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三戰日久兵無紀律狎有  
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析為六將

金寶集

九

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為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  
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為法成  
青澗城復散亡屬羗萬餘帳開管田數千頃以收軍實  
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  
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無幾涇原  
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  
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  
占荅熱其僭署為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  
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誦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為是執政  
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  
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為賊衝然地

與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桑遠若  
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眾公亦親  
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還北戒  
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  
城如腰復胡盧等寨招明珠滅威二強族各萬餘人及  
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羗悉為吾用先是辛驕  
難使主將成務姑息公築延慶城堡募民不足乃雜  
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慶原師  
再喪定川關轉復震而虜變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  
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  
耀于閔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  
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

金寶集

九

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劾議黥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黥  
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  
卿軍得復為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  
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  
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無日懼  
不從乃拜之與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  
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  
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  
以歲月而人不知為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  
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

致於是露熏降手詔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勅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特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瘳納益信公忠耿不為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九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使書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上討計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蒐好善得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按謨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澗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病疾又請頴有墮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公為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跋筆勉慕皆欲行之於已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

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逕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覺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足明者也

在陝西尤為當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瀕而莽平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禦畜銳觀變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懇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及安之獎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間鋒起蓋以奇字造端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效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踈屬而歛無新衣友人醜資以奉塋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于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

為祿仕出也作文章猶以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事三卷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年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路曰

公之世系源干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雕座蠡增滂審雲實茲惟閩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為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泌道尊德進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

如無有然遺時得君位亦顯焉確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某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壻之子幼孤母適朱氏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說者是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羣后為戒章獻厭世擢為右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某明敏通庶決

事如神京師諶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范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者以某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及黜

大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寶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良不行某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

閱兵得八千遷大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為精兵馬

萬在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管田招屬羗及請戒諸路養兵

畜銳不宜輕動賊許以書請和某以元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某益信報賊書為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為閫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

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某慶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無返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砦為大順城及築細腰復胡蘆等砦招明珠滅威二強族萬餘人及命環州

神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羗皆為用久之王師再喪於定川某晝夜領兵赴援初閔輔人心動搖及見其懼兵

疏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

曰若得某出援可無慮及聞某出師甚喜時議黜

軍某惟令其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得為農上尋以  
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某與韓琦叶謀必欲收  
靈夏橫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明年春召為樞密副  
以鄭戡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附  
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  
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者  
大惡之明年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旋而韓府奏警某自  
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懇以邊事  
為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  
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  
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  
死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  
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為都官員外郎

十一

十四

褒賢集

褒賢祠記卷之一

淄州長山縣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賞而民勸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  
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  
鄉黨其間有德行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爵於朝廷死  
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勉勵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  
三代而以號為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乎  
古之天下然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  
文正公范希文之于陵也豈特德行節義而已矣夫  
公家世姑蘇幼而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隨其母氏來居  
茲土留而不出遂為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  
之嘗廬於長白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服每患其寡友一  
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  
歲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當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  
下舉賢者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為卿大夫之所賓與  
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不功碩惠加乎生  
民鯁議謹言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  
辭曰范公如登輔相太平可期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  
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布坐鎮獷俗以致  
疆場塵清投烽釋警虜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  
之如金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戎何憂乎北狄特以  
海內既安邦國無事乃擢貳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  
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跋足以俟太平爾公自  
是負上重責以謂其功不可亟成也必待馴致故其所



為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頽弊下輯臣儀上裨袞職  
欲行之以人而冀効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寔用  
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設使而終之則周召伊傅  
曷以加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速寡  
之詩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邑里  
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厲其  
風俗况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澤出宰是邑訪公之  
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達  
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勝事耶何久而不為之祠  
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素有  
是心而患在位者未嘗注意既聞澤言翕然樂從爰飭  
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形一之日二之日經始三之

一 范公祠記

四之日告成財斂餘羨用不漁民既而修虔誠謂偉像  
洋洋乎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屬自非鬼  
瑣之類得無聲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不及  
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  
止為乎公也為民也非止為乎民也為天下也澤竊邑  
茲又慙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之後公之能事大叅歐  
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瀾縷舉其梗槩而已治平二  
年三月四日記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韓澤述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劉鼎三班奉  
職監酒稅徐士安宣奉郎守殿中丞知縣事兼兵馬都  
監郭傑同立石鄉貢進士王特篆額郊社齋郎韓郭仁  
書丹刊者董選

范公泉記

洪範五行一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為本養老愈病醴  
泉為上昔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常帥青社有德於人而  
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其與戴  
公山嚴公瀨邵伯塘鄭公渠埒美儷踪矣以經兵革遂  
致湮絕翰為園蔬踰五十載耆老過之靡不興嘆廼者  
連帥完顏公思欲發前賢之跡慰青人之意乃按圖誌  
詢故老得其故處畚鍤清泉復出方池流溝作亭莖木  
巨壑層城映帶左右屈曲靖深蕭然如屏蒼岩翠阜間  
又且築臺開軒西崖缺處招引西山秀色可攬朝烟夕  
霏四時有之物外勝絕紛綸全集邦人萃止神明還觀  
滋液甘寒宜藥宜茶嗚呼物有否而泰物有塞而通醴  
泉之瑞感而應地不愛寶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  
善政致之于前今公復以善政致之于後前後相望如  
蹈一軌可謂異世同流者矣他日芝封趣公歸朝後人  
思之亦如思范公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  
城王 譔南麓任詢書管丘王樞篆大定辛丑十一  
月朔輔國上將軍山東統軍使

范文正公書堂記

傍鄉邑山也巖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  
委會於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峰壁立特起蒼  
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為文正范公之  
別墅也公復有上書堂在會仙之南巖堂山之盡巖  
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於其上故也因為之嘆曰自

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由公而得  
公而致其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似  
而然哉嘗讀推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  
非為棲身遁迹之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為天  
下之用耳其出也非為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  
而行以伸平日之蘊耳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於  
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海內歸然為一代宗臣及其  
歿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慕義而感動者然歟此公  
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為邑人求游堂下慨然有感於  
中乃為之歌曰鄒邑芝陽兮聳列群山會仙特起兮秀  
色可食有峰兮峨峨有水兮潺潺松風兮蕭颯白雲兮  
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顛公之誦兮林亭公  
之歌兮雲間瞬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攀德魏魏兮  
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間凜兮孤松之操淵兮巨浸之  
瀾誰復繼此遐踪兮躋斯民於壽域之安金國翰林學  
士劉仲元記

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文正范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卓然為宋名臣凡宿  
游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  
之學官蓋以其少長於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及歐陽  
公撰神道碑俱云公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  
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為何地朱氏為何人而公之寓  
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木宰池之青陽政成暇日  
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之

故在遂訪求其家不得公之續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  
之畫像又從好士博雅之士根據其本末源流既畢委  
故人程君煥過黼而言曰將為祠堂願有述焉黼謝不  
敢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  
必贅叙獨以其在長山之事言之謹稽諸記錄公之父  
埔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以卒  
元妃陳氏繼室以謝氏其卒于徐也歸葬於吳中之天  
平山陳氏附焉謝氏無以為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  
端拱二年猶在襁褓而鞠於母朱氏云族有在應天府  
者故公以及冠辭母絕江逾淮學於應天蓋景德之末  
祥符之初也閱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欲  
便親養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以往攝集慶軍節度  
使官辟泰州西谿監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  
母終于楚天聖五年公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長  
宰府學服除乃歸宗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召試為秘  
閣校理始克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葬于河南尹  
樊里萬安山下參考歲月公之從朱姓幾四十年登科  
記用今氏名後人改之耳朱氏之譜則文翰以景德初  
嘗任淄州長史後以公贈典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  
博士之孫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至丹陽時猶稱延  
之為秀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首則稱  
之為官人蓋已受公奏補而帖中頗及延之兄之子求  
異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止往來長山歷時最久其  
愛顧念朱氏情義最篤皆以母故也公之宦游遠者

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丁  
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放禮誼經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宜祀公於數者  
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不可曉  
鏡中國夷狄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之處宜奉祠  
而猶區區於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之大節邦政之  
所成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此不特為公設也  
祠堂擇地之爽塏且與朱氏附近為屋十楹有室以奉  
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東西廂以居守祠者憩待祠者  
回以門扁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達于通衢規模  
遠潔不侈不陋費從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賤王震董其  
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令君又云去長山數里

有滕子京待制墓公與滕為同年進士嘗薦諸朝死  
嘗銘其墓欲以配祀輔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  
唐隱士方干配况滕既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  
款密以配公祠為宜遂并書以贊其決且諗來者勿廢  
云紹定二年九月二十有二日朝請大夫丁黼記

增修范文正公祠記 長白張臨撰

太中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題額

奉訓大夫僉燕南河北道廉訪司事劉從禮書

古今仕其貴同向古人數震天下事業魏魏而後世不  
能也吁能者未必得為得為者未必能者也雖然能者  
不難其人得為者每難其時文正公先生范公事業魏  
魏者屢進屢黜卒之擯斥難其時如此使先生終為之

事業魏魏為何如嗚呼俗因五季之後庶耻道喪士昧  
出處賢不肖滂濂先生以剛大毅決之資拔出衆人之  
中進退超邁委靡之世為變尊王黜霸明義去利凜然  
有洙泗之風其後真儒輩出聖學復明如發洙泗之埋  
藏實指其處其可不謂之有功於聖門乎事業魏魏  
不足為先生道長山視先生情北桑梓宋治平二年  
人韓澤知縣事首率邑中祠祀先生石刻無恙金三  
元居貞唱邑中新之淫祠猖熾祈氓悉往先生祀為之  
寐然今膠州同知歷下莫侯文淵尹縣始舉祀典居貞  
洎今富寧庫同提舉王居敬借邑中十餘鉅姓助牲醴  
費距今三十餘年不輟朱氏賴先生庇猶奉酒掃居其

五百四 金寶題

傍縣為之蠲賦延祐六年寧夏子俊順昌監縣濟陽  
侯僖為尹滕陽左侯淮勾稽俱慕先生者也深以祠  
廢不治縣甚耻一日問祠祠下觀彫剝俱曰蓋葺之  
捐俸金若干邑士皆以楮鐵助忽楊侯遷西臺御史  
子俊亦瓜代次年秋左侯偕繼政燕山蒙古忽台沐澤  
梁侯至始鳩匠腐者易之缺者補之危者崇之象服非  
者更之增內門三楹厨二楹東西廂木悉植柏左侯請  
余曰先生記之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孟子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生志也士大夫居相  
君之位視天下赤子之樂不以入理待吮剝之困苦之  
乃曰吾能為君實倉廩充府庫聞先生之志如何故  
岳陽樓記至此未嘗不三復莊誦久為之感既承左侯

之命余雖老不覺壯心如昔是以不讓樂爲之書云至治元年八月己巳日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履纓亭記

天聖間文正范公爲是邦作濯纓亭於南谿之上賦詩曰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公之意豈特挹滄浪之清以滌我塵垢而已邪君子目擊而道存矣中更兵燹蕩爲莽區後有重建於稅務之南者尋亦圯廢耆老云鄉校前廼故址也余旣整適學之路即故址爲亭而扁之以舊名亭並谿當邑東西之中眼界軒豁荷汀蘋渚鷗鷺翔集風帆露檝朝夕往來景物互變而俱宜草色際天波瀾漫則於春宜水輪浮空商瀨沆碭則於秋宜宜酷暑南薰徐來夏無隔闕涼徹肌骨宜隆寒黃蘆旅

大集賢祠記

八

鴈粧點雪意如展畫箇凡是諸景昔也散漫而不屬今皆萃列於斯亭之上足以廣吾胸中之雲夢而助筆下之波瀾夫名所以詔是實也斯名也其義則夫子取之孟子屈子發明之而文正范公昭揭之青青子衿蒹葭修之暇於是而遊息焉對景而自得因名而心會吾知是邦人物自今未易量矣紹興癸丑良月承直郎知高郵軍興化事苕谿吳莘記并書冬至日修職郎主簿眉山孫之奇立石

高郵軍興化縣滄浪清風記

文正范公先生吾道之元氣也蓋夫子之道不行於春秋戰國而爲萬世師公之道際運文明措之華夏而爲萬世法興化最幸涵濡於相業開津之始嘉定十七年

城既建學以祠明年築城立四門門祠縣望南白馬將軍北金吾將軍東得勝龍母西昭陽君陰陽家之說龍角宜仇即城爲樓樓獨軒偉公端冕學宮從夫子以詔多士矣想其晝日垂簾琴之清堯舜之曲也野渡橫舟纓之潔莘渭之志也清風徐來吟情夷猶滄浪之歌童舞冠詠瞻之仰之斯道如存其敢生一忽心乎敬像公燕游書清風鳴琴馴鷗三詩于壁而以滄浪清風名之垓之城化雜費取於酒蠹後先於湖喃尺三枳而杵千堵萬甃而匠百其能築斯城而祠公與羣望於門也亦公與神陰賜垓不敢忘永矢堅珉後之權酷於斯譏征於斯栖旅於斯携妓於斯不畏神寧不畏公神之不予禍止一時公之不予愧垂千古滄浪不足以洗其愆清

大集賢祠記

九

風不足以掃其鄙可不戒哉鑰于學以嚴啓閉徑于學以杜游藝邑士民與來者崗恪守之於是賦迎享送神之章誓以斯文而刻焉詞曰學以用世何幽明星斗千載炯所臨我文正公世典刑滄浪之水天與清水哉水哉濯吾纓袞衣赤鳥同此心堯舜之曲宓子琴絃歌夏入清風吟冠童風零詠至今民懷吏聳神顧歆後二百年築斯城城高水濶峙孔庭俯公舍莫春秣丁公相我民金湯成四墉之望中耆英寄樓龍角甘棠陰芒寒色正欄更橫羣祠翼從森效靈鷗翔南溪悅逢迎月明滄州冉冉雲乘秋菊寒泉酌德馨儼如侍公敢不欽歌圍旅榻酷與征環而祿之咨尔神二三子兮同鑰肩嚴以公道折未萌公亦福汝邑里寧峨冠曳履龍蟠嶸三山陳

核撰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

詔天下州縣皆立學仁宗朝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然國初文治已盛如周黨遂有賢守令學校必興按秦州固經魯易占建如阜縣學錢魯望記之寶祥符八年時公為西溪監總令興化興化如阜均秦邑也要終而原其始即彼而得於此正使學不待公而朔非公所作成者耶核後公二百載當嘉定十六年九月辛丑朏以祇事吉夫子一殿巋然與重門峙立於水天蒼蒼中諸生謂核今鄭簿章以公濯纓滄浪二亭故址為學學未備者十七八先生尚嗣成之核謝不敏意此學之興必仁宗皇帝初政公試民事之日也文明之運輔宰所臨四百七十一

不復賢相裝

十一

學重於天下而士得師矣核雖愚敢不力請無煩民無擾士以令始至供堂繕五百佐是役新第吳君應西辱主學裏門殿餘繕千縣累酷羨數月繕二萬有奇合三右鳩材庀工十七年春為崇化堂五間軒三挾二右官位左學職東西廊二十二前列後祀若土祠若祭器若書籍若錢穀皆有所後分四齋曰博文曰敏行曰貫忠曰篤信齋有爐亭殿加兩挾周以陛楯栴扉中門列戟十二東祠范公屋三鑿方池亭其對復濯纓名益東位便門祠亦廡二總公厨漏瀾初屋五十合門殿共六十八區堂之崇二十尺袤一百三十尺量棟沈沈他率稱是門納湖光城築之閣道連複清淑扶輿之氣萃焉明年夏五月以成增田架僦月割酒量錢十四補弟子貞

食日三十歲元正長至縣載酒三行闔耆艾與縣官序

拜崇化堂爰為比於是吳君率諸生請記之石核嘗謂講學師友之職也興學守令之職也幸不事何記然核嘗為學官永嘉昔語人者不敢不以告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非外求也教非外立也忠信夫人之天姿人倫夫人之天性諸君以為外乎內乎上以學明之下以學成之而天之所以予我我之所以日用常行者豈能越於忠信忠信又豈能越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哉我國家學以明人倫既同符於三代文正公忠信而好學又一本於夫子核謂諸君得師者此也公刻苦而學成以忠信大節受知仁宗

不復賢相裝

十一

自西溪議海堰請邑興化以成之與京口之麥舟吳郡之義莊信也爭郭后抗呂相主西事而夏人欵塞登政路而身任太平忠也諸君拜公於鄉校得公於詠游不以公自期得乎核濫宰於斯勉焉不近築城浚河振貸杆禦修堤岸立義阡必賴諸君講行之詎無意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范公之學為學斯無負國家教養天下之至恩允蹈孔孟垂世立訓之格言云寶慶元年七月甲子承議郎知高郵軍興化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三山陳核謹記

高郵軍興化縣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盛德必百世祀文正范公天聖間嘗宰興化遺德在民永久弗忘寶慶乙酉邑令三山漫翁陳君核始創祠

附于學之左歲久弊漏崇亨欲歷淮東總管高沙陸君元齡攝今年餘慨然捐錢市木甃撤而新之以舊祠在大成殿東兩廟並峙未富於禮乃徙堂基與齋堂並郡太守姜公聞而嘉之亦遣木材相其成凡為屋三楹前序稱是規模視昔頗高敞立棟於良月旦日之乙未工三旬而畢聖飾俱備邑庠士友舉酒慶成大發時以簿臧領學事諭于衆曰昔文正公為士時已有澤民之志每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仕鹵溪鎮官即請于朝築捍海堰為承楚秦三州民田無窮之利作小官時志慮力量已如此異時勲名滿宇宙皆自此發之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前輩謂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澤物皆可濟吾儕學古入官當志文正公之志彼囊帛匱金笑與秩終身寵而戴高位家肥而食厚祿止自為溫飽計念不及吾民者盡少愧哉維陸君輒為攝承又當邊事孔棘之時象弭魚服靡不日戒而能景慕先賢載立祠宇為前治邑者之所不暇為是可尚矣今特取文正公滄浪三詠濯纓亭兩詩刊諸石兼以漫翁祀公詩列真堂之東西以補闕典用成陸君之美使後之登斯堂者景先哲之高風以勵壯志激滄浪之清波以滌塵襟鼓金玉之遺音以發幽趣廉貪立儒則五詩昭揭庶亦少補於世教云昔景定庚申長至日九華葉大發記

褒賢祠記卷之二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才直之為言大公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官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據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桑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縑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重建文正范公祠記

文正范公勳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第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於鑰語之曰文正公盛德

復賢祠記卷三

二

絕識才無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矣方在貧約則朝莫甘糝粟之味既已富貴而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海堤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序別第一等人而饋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安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能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及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鑰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同黨之

鑰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三年仲夏望日四明樓鑰記并書鏞篆額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衣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墓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

復賢祠記卷三

三

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相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異子曰自區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相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相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

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弗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賙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公諱某字希

昔逮事

忠宣公親聞緒論嘗云先文正置義田非謂以斗米正鎌使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

時年尚少未甚領略歷三紀當宣和末避亂南渡紹興乙卯自領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毀族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亡之餘尚二千指長幼聚拜慈顏恭膝皆若同居近屬以家譜考之自麗水府君下逮良字諸孫蓋十餘矣然後見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紹興己巳十月辛未曾孫直方記

范氏義莊申嚴規式記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講劉集

撰 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

左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曾從

龍等分題蓋 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乘立石

公本天人不相間閭之人有視其祖之子孫如路人相

事公平居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

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

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得至大

官若貴富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架歛祚歎曰公

之行百世之標的公之言薄俗之鐵砭也吾鄉居家遇

有不如意事即因公言以自規責不敢有一毫恚心

官中都獲與公之孫左司諫公之乘游見其處已靜而

明際物莊而和雖姿稟之懿亦家法所自來一日於公

几間得文正公與其兄推官帖問以遺女乏資共甘苦

通有無不啻己子使人歎玩不去手司諫公因言先祖

所創義田今幾二百年聚族數千百指雖甚實者賴以



而公貫通古今經濟之略已具於此時及率言官叩關  
爭事自請鎮靈夏迄破戎人之膽功烈焜耀則歛而惠  
宗族者抑餘事也忠宣公致身台輔忠賢是倍想其捐  
所載麥歸毫時文正公已心知其有子矣嗚呼有文正  
則有監簿忠宣左丞侍郎數賢子厥後不熾昌競爽尚  
得為有天理邪諫垣所以立身承家固已無媿於乃祖  
願益以文正忠宣之弘猷大節自勉公之族人又當相  
與扶植以成諫垣之志則范氏之門益大義廩之儲益  
闢義居之族益貴達富盛相望將不止如今之所見云  
嘉定四年三月一日築謹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  
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  
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

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  
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  
為居宇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  
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寘城中反  
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  
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  
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  
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  
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  
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

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  
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  
季夏中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  
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  
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速者俱刻之石以為永久  
之計介弟之承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  
義既力替其兄謀之屬論為記始末論不佞先祖少師  
收郵宗族有意於此而載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  
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  
于矣先正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  
法乃之觀歎定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義議  
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

五十四

金齊野史卷三

七

七

正公奮身孤貌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  
鮮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  
繼父風後人得維持焉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  
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  
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 文正公初立規  
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 忠宣  
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 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  
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願寧以至政和隨  
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  
義事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  
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如范氏  
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

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為憂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間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三年立秋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弁書

文正公讀書堂記 今名溪東書院

范文正公讀書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貧從其母歸朱氏朱宰澧之安卿公侍毋簡來嘗讀書于老氏之室曰興國觀者寒暑不倦學成而仕為時名郎邑之士咸知敬慕築堂祠之既燬于兵及元初憲使范公處義復創于觀側因陋就簡將頽圮矣侯謂問學精勤立大志於窮約者莫如

金溪雜記卷二

范公名節不屈成大勳於顯用者亦莫如范公學者所宜宗師將徙書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風而景其遺行乃卜澧之陽惟東食彭山突兀其前諸峰環列左右旁挾兩水東西來朝氣象軒豁勝景畢露豈地靈顯晦自有時耶於是度材充工分畫經始中建一堂旁列兩廡設四齋以育士植五間以為門後創一樓扁曰道經蓋取文正公讀書十年大通六經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於堂之東偏外又闢一門繚以周垣克壯形勢棟宇華麗輪奐與鼎新實一郡偉觀也斯堂之役郡博士劉自得掌其吳杰直學張轍定董之以底成績堂成士未有養乃括沒官之田有數百畝拘而籍之貳車馬公壬仲又助金千緡增甯田為不朽計侯命友龍記之

友龍嘗讀國史見文正之勳名事業鏗鏘字備蓋不特

者見於參預大政之時而實根本於窮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志已定於素故能入贊萬機出破西賊而致我仁祖四十二年之盛治者公之力也噫以文正公之立身行已視聖賢為無憾而建功立業又書之青史而不愧蓋其窮之養即達之施勿之學即壯之行猶火然泉達有不容禦澧之士其可不知取則哉雖然為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使然也士氣消長亦在居民上者有以感發之耳今文正公之遺蹟懿範既為澧人所敬慕然非侯振揚而尊顯之其何以聳人心而激士氣俾強於為善以振文正之絕響乎哉侯之心亦勤矣士登斯堂苟為志好學切砥礪實

金溪雜記卷三

九

紹文正之專業以副侯之所期則可以無負不然安坐而食既飽而嬉不能克志厲行追蹤前哲得無媿乎堂建於寶慶丙戌之秋成於是歲之夕費於公祭樽節之餘而無毫髮科歛之擾是皆可書故併記之以諭來者侯名與幾字叔存番禺人明年丁亥上元日承直郎澧州軍事推官任友龍記朝奉郎通判澧州軍州事賜緋魚袋羅源書朝請郎大宗正丞兼金部郎官聶洙隸額吳郡建祠奉安郡守潛公講義咸淳十年平江府太守潛說友以公鄉郡建專祠為邦人式得地于公義莊義宅之傍祠宇數十楹以奉公祀奏請于朝撥田以供春秋二丁祭祀朝廷從其請奉安日潛公講魯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謂之不朽

春秋魯穆叔荅范宣子不朽之說也亦嘗因不朽之義而適古人之所自立者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而為三者以其能立於仁義故也天立之立不根乎陰陽則飛覆若為而不息地之立不因乎剛柔則載載若為而無疆人之立不本乎仁義則盛德至善若為而民不能忘何則德以仁義而立則德為純德功以仁義而立則功為宗功言以仁義而立則言為格言固未有無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義而能卓然有立者是故本諸身證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仁義而已矣富貴利達不與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

金匱要略卷三

十一

教人以好名哉謂其不知所以立而無善之可稱耳君子而能立萬世不可忘之德業則天下自有萬世不能忘之人心夫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皆非有意於立而自爾立者其仁至義盡弗可尚矣後乎夷之清惠之和管仲之一正天下史佚周任之有言亦皆隨其所立傳於來世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自視矜然也往往於榮華之飄風不踰踵而奔為遊塵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夫仁義理也萬形皆有榮惟理獨不朽宣子乃以世祿為不朽不知物之至易朽者莫世祿若也故穆叔之對以立德為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且證之曰臧文仲既沒矣其言立由是觀之則德也功也言也苟立其一亦可不朽而况三

者俱立有如文正范公者乎公生我朝盛時實鍾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三百年後猶使人悚然起敬况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或歎其初或議其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之於飲食瀕史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居官行事愛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宮壺之戒弭朝廷之憂腹中甲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所謂大忠偉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就公在天聖

金匱要略卷三

十一

中遺宰相書無慮萬言經濟規模大抵略見其後為牧守為將帥為執政平生所為無出於此蓋言之必可行也雖文大冊小篇短章靡不燦然一出於正此非蘇子所謂有德有言者乎哉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皆仁義之布濩流行天地付公以不群之資而公能自立其與天地相為不朽之事而富貴利達固不足為公輕重也嗟夫孰不為德而立德難若存若亡德烏乎立孰不為功而立功難條成條墜功烏乎立孰不為言而立言難可無可有言烏乎立惟立始能不朽惟不朽始可言立若公則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於德無他仁義以為之主也德立則功與言俱立矣是又合穆叔之所謂三者而一之此之謂不朽信乎其為

朽也彼皇皇汲汲於富貴利達而不知可大可久之者為何事卒於下同衆人泯滅漸盡者何可勝紀其視公之所立果何如哉凡公宦轍所至皆祠而奉之吳父母國也乃無專祠以慰里人不朽之思說友景行高風久矣濫茲分牧亦且踰赫始克肇新斯堂儼設公像以補此邦之闕典是倏也上而朝廷中而士大夫下而閭巷之老倪莫不謂宜然則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而莫間於今古者只是就仁義上立脚做了天地間第一等人而已做好官易做好人難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敢因穆叔不朽之說試從諸君評之庶相與立乎其大者

幕官廡殿到地陪講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

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蓋謂公兼此夷清惠和聖人之德而可為百世之師也

文正范公祠記

中奉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琰撰 朝列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李處巽書并篆額 至元壬辰予奉 命廉訪浙西蒞吳中是為文正范公之鄉尊賢勵俗政所當先既仰慕其餘烈獎進其後人仲秋次丁有司以故事告料舍采于公祠予肅然起敬日至當偕僚吏拜祠下與觀盛典是日成禮訪義莊登歲寒堂家園之碑歸然獨存祠正在其左門堂寢室嚴整合

度蓋宋郡守潛公說矣所建牲牢器幣則撥田以給之俾公子孫世守而歲祠焉薦奠儀文皆當時所定乃甲戌建祠旋被兵意有所增廣而不遂亦未暇有所記也一日主祠邦瑞踵予門求記且曰祠雖建於前代禮實存於今日有一言而可以月底荒墜者繁我公之靈實永賴之余固辭弗獲辭移治錢塘九再歲徵踐言益勤謹按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如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近世則通祀孔子向微通祀公獨非故有之夔夷乎而石守道慶曆之詩固已指公輩為夔高矣又按鄉先生歿而祭于社社稷民以生先師民所以生師法公獨不祭於鄉乎矧公為政所去見思慶鄧數州之民往往生祠畫像既歿後祠

徐賢記卷三

十一

子長白于海堰于睢陽于廣德于鄱陽公蘇人也郡學以建學祠公天平山先壟僧寺舊有祠然稽協古典必專祠于此而後愜於人心夫亦何為而然耶致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準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術耀於頃臾者可同言而語哉昔宋人定五代軍鎮之亂以儒立國儒而見用者何限以公而不得相其君展其憂天下致太平之略彼一時也非可為之時乎自其入館閣為諫官諫則必黜黜而益諫陳善閉邪寧以身蹈不測而不悔非直以言語侍從為職也故雖當路不容委之邊鎖才兼文武適受主知正已而不求人相與解仇戮力卒臣夏人以安中土為所當為一以自信其屢為守帥又豈尋常多議論少

事功者哉晚參大政請做周官六職分任輔相漸復上制開陳未終權倖甚間不得安于朝廷之上雖其國家盛衰由此而分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常使人躊躇鑒戒而未已也嗚呼尚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或以為王佐或以為傑出要其平生則以為有德者又公光明俊偉之本原歟留心聖賢和毅力行漢唐人材鮮克進於是矣初公買田以贖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而子孫類份份焉遭 聖朝仁恕恤其科徃祭前古忠烈比有事於公源深流長天佑善人於公蓋無爽者昔晁仲約之款賊完城公不肯加誅文忠富公服其絕識蔡確詩獄公之子忠宣公謂責之太重元祐諸賢亦以自悔即其存至公全大體世之研幾成務不當如是耶人有古今

金匱要略卷三

十四

道有顯晦瞻相儀形是豈一家一鄉所得私者遠惟奇成人宅心知訓而予也曾何足以發之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廿日記

義學記

前朝奉大夫牟嶽謨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

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并篆額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發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又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意最近古矣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 沈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

郡人咸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調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與公意合登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者宅於斯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由者義路河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萬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倣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主祭邦瑞提督士貴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且瑩二里所謂日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關室為教諭偃息之處庖福廩廩蔬茹之圃成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

金匱要略卷一

十一

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昉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為多提管又搏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崖百畝備師資束脩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成成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卹無復干吾藩者可肆志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嘗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賦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日多月德其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樂與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以學而為作廢度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名為儒以應

遂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與恩之意其年七月且日記

忠烈廟記

前朝奉大夫牟灝謨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行

江州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 中奉大夫湖東道

直憲使都元帥李果篆額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

守節郡再首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

嘗即白雲菴奉香火泊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

蔡政卷為白雲寺祀後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

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

威脅諸蕃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

用種世衡築青洲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

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又築大順

城以捍環慶細腰胡盧十二寨以制明珠滅威二族

元昊勢漸折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又

計以待其弊已而昊卒納款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

論不同均佚南陽既遂謝事矣公外剛內和恩威迭用

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冑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大范指雍也或以龍圖老子稱之其為人所

畏愛如比亦屬諸祠與屬老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

也屬羌酋款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

吳神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

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迤在

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

率前序借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督

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

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

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像廟凡

十楹黜聖丹漆僞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

聞于 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蠟俾

記厥成謫焉未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

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蠟竊

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

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苟能

內肅朝綱外允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

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

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

决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

悲喜相傳尚記鼓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

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

聲勢震輝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上公像在堂莫

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

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祀先公爰脩廟

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宜第昆粵至斯今

代有賢孫迺厚義廉迺廣義學同志合慮新廟攸作潔

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肅靈公在帝旁玉虬

既駕神遊委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

保千載奉常

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隆然曄然震耀于世者則文正范公其人也夫大聖大賢必曠世而一見天之降材不偶然也唐虞之盛邈矣孔孟之聖而不能得時以行其道三代以來唯伊尹周公之道能施於用下此則子房之於漢祖不屑盡其用孔明之於漢室不克盡其用魏鄭公裴晉公之於唐粗見於用而公於宋慶曆皇祐之間雖用之猶未究也然而公之精忠大節正言直氣固已昭三光而徹兩儀亘千萬年凜然猶生非學際天人量擴宇宙操堅金石者

一

七

其曷能與於此公諱仲淹字希文范氏世為蘇州人蚤歲讀書長白山祠于山之醴泉寺舊矣惟公功業在世名載在人與天壤為不朽固無待乎祠而存而祠之屢壞屢葺閱歷如一日有以驗人之慕公之深而其來游來歌者慨其風烈有以興起則是祠也於名教風厲甚大尚論公之平昔俾來者有所法公服勤茹淡篤行力學堅彊刻礪壁立初載信道不屈守職敢言屢貶屢復嘗嘗益勵絕迹凡近宅心高明窮達無問始終一致其操其學為如何書條政務至萬餘言迨其得位舉見於用立朝奏陳皆可垂憲崇化厚俗敦尚風義救荒惠貧所部晏然出帥西師夷夏登服熟耄來歸卒臣元昊及恭大政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守宰均公田厚農

桑脩武備減徭役調通負重命令更蔭補之法嚴監司之選皆經國遠圖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力於成天下之務者為如何公輕財好施尤厚宗族恩例俸賜常均及之置義田宅聚族以給在邊恩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坐呂相貶至其再起驪然相約戮力平賊其量為如何民饗公利以范為姓公所履歷民多立祠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而樂道其善夏師之擾關輔挫動聞其出鎮人心遂安夏人謂公腹中自有甲兵數萬至有破膽之語仁宗聞其往授定川喜曰吾固知范某可用也及登政府一以太平責之降手詔開天章閣賜坐趣條具天下事天下之人視其去留以驗治否其所以繫

一

七

天下之望者又何如哉蓋嘗論之公生于宋仕于宋而其人品器量風節則偉然三代之臣也宋儒言本朝人材以公為第一蓋確論之不可易者起巖齊西晚生東瞻長白不遠五舍巡拜祠下惕然懷既件其蹟復繫以辭俾歌以祠公其辭曰 繫真材之間出芳苞兩儀之效靈在地則為山嶽兮在天則為列星膺半千之名世兮必興運之是丁開一王之盛治兮示四海之儀刑復隆古之泰道兮措羣生于救寧惟公之生允無愧于足兮固已揭日月而奮雷霆蹟效著于人心兮劇金石之勒銘威於外夷兮忠赤簡于大廷不希世以詭隨兮唯大猷之是經上方軌于三代兮下垂譽于千齡沒面稟乎不亡兮功烈貫乎汗青復元氣於太虛兮佐玄造

於其真尚欲福以錫民兮驅疫癘而殄蝗螟騰故山之  
陳述兮鑿源泉之清冷俯岫幌兮歛巖扇息風馬兮駐  
雲漸薦松醪之醲郁兮擷野藪之芳馨仰精爽之來下  
兮庶肅然之一聆儼鄙頑與貪儒兮將如寤而如醒恍  
神遊之無方兮斯荒祠而涕零耿英靈之如在兮齊長  
白之亭亭

范公慶州祠堂碑陰記

范公之各與其施設天下之人無智愚稚耄皆所以想  
開而懼一不得知者垂四十年既薨則慕銘神道表記  
公終始尤得其詳今龍圖閣直學士汝南周公因慶民  
之恩又為作祠堂命屬僚書其實于廡下然公之惠愛  
及民之多有不士大夫之聞者文亦不克究日月之光

全宋文卷三

十一

猶或晦焉昔西事初慶以賊羗臣屬日久忽於儲備一  
旦重兵宿壑亡所取濟風翔府天興令持監司符檄來  
攝州事以芻糧數百萬計暴加於民促圖已功沸若蒸  
餽至有力不堪焚群窳他邦甚者斷吭絕脰死以期免  
公是時方經略四路請留延安民聞之亟相提挈馳告  
麾下公即日走符檄放天興令者還任凡百苛斂一切  
罷夫未幾公即受命專本路之師窳者還危者安里巷  
相保卒如平時之樂及朝廷欲驅邊人而戰先墨以著  
軍籍獨公所部之衆改涅其手非講習攻鬪各聽處田  
壑故上不糜廩食而得其用下不失為良農此略從三  
代之法較之他路歡感斯可計矣先是賊豔狂熾日虞  
窟增屯士馬殆十數倍民坊佛廟皆得而止之公恤其

非便乃園視內外得州之北隅拓城樹宇分列管按二  
典之日有奮鉞發及枯骸者詢之即昔之廢壠焉公命  
索其所餘以俸金買近阜民田聚而葬之喪具祭品必  
親視而後給是歲久旱已而復雨僉謂公之陰德故天  
報之郡以慶高觀於井飲舊矣公至乃以地勢述之命  
匠氏直城之西北鑿及甘泉凡百餘井人無一金之費  
日用以足前此戍守多闕輔之卒往往三數歲不能得  
其歸公謂人久勞則怨且情將何以固衆心而取完力  
也自余更相戍役止一歲為限推此五事實公始未至  
與至而所為者雖體有小大蓋不獨善士所悅若庸  
夫悍兵皆骨髓其賜迄今無忘公嘗出使江淮守七州  
西帥為開封內史以至恭預大政柄率皆除大害與

全宋文卷三

十一

大利由一方訖四海父荷子戴固縷縷有條目或薦紳  
先生暨太史氏未能盡其傳諒亦然也汝南公方將博  
采遺烈以盡力祠之意會郡進士劉頌件右來獻且曰  
此而不著大懼舌語所傳不足以信後世因爾次其說  
請刻于碑之陰時嘉祐五年五月十一日文林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權儀州軍事判官監環州折博務蹇周輔  
記  
內殿承制慶州兵馬都監燕在城巡檢雷周輔書并題  
額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環慶路  
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燕知慶州軍州事及管内  
勸農使護軍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  
周沆  
義渠荔菲彬刊



文正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郡守吳公秉堯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僂按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于 行省行省上之 中書中書議以茲事有闕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八世孫文英適主祠事搏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宋且遠矣祀時佐領江浙儒學以公事來請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祀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

四第

金齋祠記卷三

三

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于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闕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獎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蓋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以立也雖

四第

金齋祠記卷三

三

然祠則改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為其人之為而已公之為夫人之所能為也以公為不可為而不為者自棄也為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烈凜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李祁撰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郡人于文傳書翰林侍 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奏不華篆額至正十年八月 日立

諸賢贊頌論疏

**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韓公與孫元規龍圖書云近方知希文留徐將治已差下人致書藥詣徐及裁記為慶適中忽領來教且承希文疾遂不起聞之驚慟數日不能飲食忠正大賢天下屬望平生素蘊未得紓盡遂至于此深可哀哀痛痛所幸者到公治所後事得仁者盡力幹辦亦賢者之先識希文瞑目無憾矣今專差人致奠如公未發告令一幹吏同辦之**

富鄭公稱之為聖人

石徂徠比之為夔高

張橫渠謂才氣老成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明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正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歐陽公手自記日脩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尔脩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丞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唯用希文盛稱二公之賢能釋憾而共力於國家者希**

女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每歎曰我亦得罪於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信於後世也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公解仇書見於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邪氏聞見錄曰歐陽作碑辯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効力等語歐陽殊不樂謂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政動碑中文字令人恨之

**韓琦仲淹富弼等遇陸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弼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思報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

**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湏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此等之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而奸邪未去之人湏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行事之初尤湏上下叶力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陛下亦湏力拒待其久而漸定日見成功**

**韓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思信尤為衆所推今若令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濟大事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舉**

於缺政

歐陽公論四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  
下皆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  
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  
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  
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蓋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  
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大臣不可以  
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  
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必有朋黨  
專權之說上惑聖慈臣請詳言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正  
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  
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急脩邊俗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各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  
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  
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  
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  
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  
朋黨誣矣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  
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  
陛下惜也

蘇子美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  
黨人貶鄧中歐陽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

貶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寬其遠邁也

朝野蔚多士  
褒然良可羞  
伊人秉直節  
許國有深謀  
大議搖巖石  
危言犯采旒  
蒼黃出京府  
憔悴謀南州  
引黨俄嗟尹  
移書遽竄歐  
安慙言得罪  
要避曲如鉤  
鄧路幾來馬  
荆川還泝舟  
傷心衆山集  
舉目大江流  
遠動家公念  
師魯父作深貽壽母憂  
歐陽永叔橫身罹禍難當路  
積仇讐衛上宰  
無術亢宗非  
所優吾矣思  
正士莫賦咩  
牢愁

蘇子美上文正公書云舜欽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

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隕命捐軀無問而不  
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禪說皆掇之  
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舜欽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

蘇子美

文正公

有餘至于成就大詳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舜欽自少  
小迨於作官所為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傳會于  
道人雖不知自信甚薦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  
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閣下開置幕府收  
策志慮英華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重器資群材以共  
舉一失其任則折軼報之而閣下誤有采聽將引猥瑣  
置於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舜欽非不知依閣下之  
重可以取先價而自振起設臨機事不能有所建弼耻  
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耻也况於傾撓哉  
及是則不惟虧損閣下之望舜欽終身可廢無所容焉  
是以上犯盛德懼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舜欽雖至冥  
愚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閣下以張

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險喧然以閣下領經略之權自  
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已延州逼逐賊鋒而能舍棄遂以  
就危監雖告人不遠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師於大  
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除未必中  
閣下之度以舜欽觀之既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  
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為經略則自陝西以至  
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于一州於他郡不接  
矣他郡不接或可不能仰制關中事則可慮也蓋關中  
之俗大抵強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方今書取  
鄉民藉之為兵得操弓矢以自肆習往來道路與寇賊  
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  
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

金瓶梅

五十一

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耶况煩細迫而  
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  
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  
判必能變化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  
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為寇賊則心腹自有疾  
矣閣下居延州雖能制吳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  
漠而道亦何救關中之事耶故舜欽謂西卷不足憂於  
關中也近日竊聞隣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  
積聚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軍聲  
稍振士百其勇以舜欽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  
蓋務訓撫吾民使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  
互市閉之沙漠之外俟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

與競尺寸之地非大國之體也舜欽返慮將佐不知此  
事銳而少思狙豪駭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  
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况老虜常以伏奇包衆  
勝中國當此之際閣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  
小利以為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奸謀不憚曠日而使之  
內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况夫體幽靜則謀精而  
威氣張銳則令頰而愾閣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  
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水  
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亢耶懸料古人所  
難况舜欽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臆臆于內  
萬冀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幸甚窮  
邊寒苦乞加練護不任慷慨之至

金瓶梅

六

又答范資政書云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  
封到閏月所賜手教一通訓愛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  
深不言可喻舜欽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  
人情之外而往往信而傳之自念非遠引深潛則不能  
快警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  
無所歸始者意欲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來吳中既  
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蟹之美兗州有田數頃郡中殷回  
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贏餘以  
足所欲日甚聞曠得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  
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  
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萌而不之見宜其悔  
焉况舜欽性疏且拙疏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

則靡事不敏無所施為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苟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於時也衣食之勿止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識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飲食起居皆自適內無管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天之刑也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効歟舜欽既廢于世本當於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踪跡一至於人間因閣之教丁寧委析不得不具道所懷幸閣察焉

去冬捧策問條日甚備深明幽患之故寘之坐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保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墮獲之苦專人至又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

舍領論

七

裕且謂其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於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良象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之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申非罪戾人之所可為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於行踊此機弄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閣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履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靜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於胸中因時而發大芘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明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稍亡不貽知己之所憂念耳閣下其察之

五月日舜欽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

下舜欽伏觀自唐至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歎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閣下者自閣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閣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閣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罵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莫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眾指以為愚唯是險姦凶穢之人嫉閣下聲名出入其於讐寇然駭於群議暗鳴伏毒不敢開口但日日窺伺閣下之失將以快意相決走賊不庭西方用武策書顛倒兵師致沒眾謂非閣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閣下之議用閣下於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勇冠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舜欽守靜思閣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

舍領論

八

陳鏗

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閣下蘊至誠以康濟斯民為己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誦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閣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舜欽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舜欽始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扇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不復避人矣舜欽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耶而又為辯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次又當閣下之薦不復可與眾辯矣與之合倡實不忍

為位惻然愧羞暗不復言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以此也舜欽又竊觀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堪為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為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鑿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饒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舜欽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加於當年念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實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

論

九

編

僥一時之利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嘿顧望而不為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纖之人得以藉口而快意天下之人疑惑有名之人又天子不肯采議而用人是不為來者之地閣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於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為天子將采天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又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舍胡而退則人無後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絕異遠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於朝廷之利甚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矣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

以珍重寸陰而皇皇於立事也若蹉跌失時齟泊前志則抱恨萬世為來者所笑我無復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閣下留意焉

又諫乞不責范孔二公疏

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

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絀口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懼中傷黨譎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舜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老疏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懼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勝未削欺罔既成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矣

論

十

奏范仲淹乞遣范公巡邊

聞已差范仲淹宣撫陝西近又除參知政事未有巡邊之日竊以西賊不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范仲淹久留邊郡威名在敵若早令經制事宜開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故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間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又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

淹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懶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私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內一外也曰皆留在邊也臣竊謂仲淹作招討使若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况在陝西民既倚賴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

段少連諫范仲淹不當責疏云臣因義激心以戕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心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陛下之意持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陸理宋申錫之寃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陛下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

顏間大忠臯遂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嚴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

慶山可表茲堂巍巍

元道山贊曰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孫圓職為之贊云以將則視管樂為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為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與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呂中論文正公為本朝人物第一云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不能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呂中論韓范同心云元昊所以敢於憑陵者人皆以為寶元康定積弱之故而不知其志已萌於德明與中國易馬之時元昊所以終於帖服者人皆知其一韓一范之功而不知其夷簡之功也蓋當夷簡未入相之前張正公在政府王駿在密院夏竦在帥涇州范雍帥延州

為相則無補君務而不免韓琦政府養病之譏本兵  
不習邊防而忘曩日曹瑋元昊必反之言為帥則師無  
功而徒以墮虜人詐和之計當夷簡既入相之後與仲  
淹釋憾於朝廷而協力於西事前日之敵賢固可罪今  
日之補過亦可書此仲淹所以樂為之用也自夏竦未  
罷帥之前師惟不出出則致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劉  
平之敗范雍奪節鉞任福之敗韓琦罷經略而竦為四  
路統帥三歲擁握大師未嘗身履行陳自夏竦既罷帥  
之後付秦鳳於韓琦付涇原於王沿付環慶於仲淹付  
鄜延於龐籍分為四路各任經略敵勢相援此元昊不  
復有深入之謀也韓琦所上之攻守策其意則主於攻  
故不免有好水川之敗至於仲淹所上攻守策則言攻  
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宜築近邊城取其近而兵勢不危  
守宜開屯田用土兵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是則攻不至  
於輕戰守不至於示弱而舒徐待其斃也然至於協謀  
以取靈夏之地則韓范同此心也惜乎志未遂而二公  
歸矣

余續錄

十三

**東坡先生論范正公**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  
所以積而為慶曆元祐之緩勢自文正范公天章閣一  
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  
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  
九月矣始於明黜陟重命令當時之言見用明黜陟之  
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則以十月丙午行任  
子之法則以十一月丁亥行館職之法以癸未行公田

之法以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裁黜之法  
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  
說或著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  
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不變使文正  
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文正之志不盡行於慶  
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有為之志不遇  
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亂得失之機於  
是乎決矣

余續錄

十四

**楊龜山龍川志**范文正公薦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  
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  
公亦不喜也自鏡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  
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為文正神道  
碑言二公晚年歎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  
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

**朱文公言**曰范文正公作成忠義之風本朝范質人謂  
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  
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宋朝忠義之風却是  
目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滿時舉

**朱文公**曰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  
范文正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李儒用載法語會元

**朱文公**曰范文正公與其兄子  
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敬之亦  
足以檢身而又物矣然公所自謂未嘗營私者必若公  
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為能充其



實而其所論親僚友以銷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交私之勳者引而伸之又非獨効一官之守者所宜知也侯官大夫陳君焯得公此帖刻真坐隅以自警省蓋三復焉而歎其指之遠而不可窮也敢竊識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年月日新安朱熹謹書

**論文正公振作士氣**曰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朱子語類

又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

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為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論文正公**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

行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

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藁談所記說得更乖蓋謂呂公才寸隱微雖不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常自謂無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

政不如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川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謂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類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荆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好看看亦不信也

**論文正高處**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忠宣辨歐陽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又曰范文正

傑出之才喜嘗謂天生人才自是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銷拜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喜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又論喜嘗說呂夷簡最是个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工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之知所聳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踈離之士石舅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

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挨與范公文正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

又論文正有奇論云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表將去遂成風俗喜問已前皆表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表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

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和中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胡文定公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大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喜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又論文正公氣節如何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冠兼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謙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傍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澗廣大之意始得可學

又論文正公伯容云當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喜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妙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又論文正公伯容云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助正如此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公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橋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迎之云云偶

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  
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  
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太過也  
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  
歸而不復有所長忌而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危亂不  
知如何而彼眾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後用則其罪必  
歸於我而并及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  
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  
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  
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  
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倦倦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  
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

晉三

金鑑

十九

心之德其無離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  
無餘矣此書今不見集中恐亦以忠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  
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  
之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  
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  
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肯要則其言若  
曰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  
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  
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太過者後來范  
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乎平蓋特州郡  
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  
之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托為解仇之語以見

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  
以取怨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旨意微密必有不  
苟然者蓋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  
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  
濟天下之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  
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  
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  
西夏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  
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  
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  
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  
滕子京之流特才自肆不入規矩皆亦將護容養以盡  
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如呂  
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夾非能優於二公者  
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駢馳之士窮而在下  
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  
解相印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  
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  
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  
攻事皆有頭跡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從諫諍之宜  
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  
之誼哉若曰范公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  
再逐及其起任而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人之  
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閱默受此而無一

晉三

金鑑

二十

史 82-469

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明  
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駢使未知范  
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  
其諸子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  
為自托之計於是寧實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為無  
有愧負幽明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恐為此否  
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  
其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  
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  
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未  
有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  
之事故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

金鑑

十一

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  
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墨莊文正公五世孫况龍  
川楊龜山先生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  
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  
直為歐陽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  
具道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跡而俟歐公之命以為  
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  
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  
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  
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其彼之明白而  
直為此黜閣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  
反覆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

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據實而言亦何  
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  
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  
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  
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見雖狹然亦  
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  
矣

金鑑

十一

公欲擊西夏杜公曰不當擊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  
修邊備富弼料九事且言契丹必不來君實景仁以是  
弟自號者也而鍾律之議終其身不相下韓范素號相  
得者也而城水洛之議互爭沫灑之是非是數公者其  
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  
矣

且朋黨之倡其萌於范呂交際之時  
乎謂申公為小人耶爭宸妃誕育之功而喪於成禮當  
宮庭避災之頃而願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綱  
塞邪徑禁賄賂下佞士直得大臣輔相之體而其大者  
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之譬也  
謂申公為君子耶敢有司不受臺諫夷簡倡之戒百官

起獄言事夷簡主之罷相之後密表之類奏內侍之  
結是失大臣進退之義而其夫者因私憾而預羅華之  
善因此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純於君子也仲淹之比  
肩聯事豈能帖帖阿附而為詭隨之態乎方其始蘇召  
還正愜公議待制之除俾伸素蘊而處鈞衡之地者思  
有以階之以待臣喋其口以劇務撓其心然百官之圖  
四論之獻凜然生言者之氣大臣不堪遂以明黨目之  
仲淹於是而鄙陽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質載酒往餞而  
欲附黨以為幸歐陽脩余靖尹洙抗疏力爭而願同貶  
以為榮仲淹何嫌哉以至韓琦救蔡襄之詩程琳議黨  
人之誘若谷下君子之類此皆管救仲淹也惜夷簡之  
黨勝仲淹之黨不勝至使受知薦主方尔從坐同年進

余須論

廿三

士又相繼出諸賢皆以朋黨逐矣至仲淹陝西召還甫  
歷公議日夜謀畫圖報主知然按察之令嚴磨勘之法  
密未有愜僥倖之意小人不悅再以黨論之仲淹於是  
復為陝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國讒者益甚買昌朝王  
王拱辰而逐益柔仲淹所薦也錢明逸論章得象而去  
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陳執中因孫甫而去杜衍杜衍  
嘗為仲淹言也邸獄之起朋黨作仇一網之打私徒相  
慶雖歐陽公以去國之身懷不自己抗疏力言至謂羣  
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質于外未嘗不忠于國者而大勢  
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為夷簡黨目之所斥諸賢尚有  
在也及仲淹再為夏竦黨論之所貶諸賢皆為倒戈蓋  
宋用心慘於夷簡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復希執

中也然嘗反覆史傳切謂黨禍之作固小人之罪而  
君子之風附君子之名不得盡其辭責故嘗妄為之說  
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  
石介一襲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  
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何者負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  
不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賢自處孰肯以不肖自  
名吾而以夔契自許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  
褒孰肯以邪曲自毀哉如必過為別白私自尊尚則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為君  
子之禍孫復謂禍始於此仲淹謂惟鬼壞事韓琦亦謂  
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見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  
閔對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貶一報一復凡四十二年而

四百九

余須論

廿四

後息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待遇臣下恩亦至矣夫豈  
無藥石以砥砭之湯沐以櫛治之未幾雲開日出所廢  
之人尋即召用所罷之官隨已復職如范文正以忤申  
公而得貶其始也雖為之下朋比之詔及西事之興不  
准宥其過而且大用杜富歐余以邸獄而去始者所  
行之人雖盡廢黜而陳執中既罷之後諸賢復召而或  
昇之鈞衡或列於論思氣類相感竟不至傷吾保泰之  
和諸賢何憾哉

又論元昊所以巨服云蓋自天聖中曹實臣嘗語王殿  
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悍語之時  
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寶元以來逆雜犯順  
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懷敏福平以將自

詭有先歎剛愎之態無充國老成之慮其勇而無謀不能辦事當時志者已預占之矧如夏竦設心措慮但欲進擊一聞持重堅守之師則柄鑿矣自為搃帥端坐長安四路軍政遙聽卽制其誤國債軍之罪自不能掩於張方平之一疏由是好水之役任福不能與其鋒之川之役劉平不能遏其勢遣使至境范雍不能明其詐遣人納降士彬不能察其欺當其時也天子不得怡宰相不暇食百官不敢退安於私第中書置議事之廳羣策集經略之幙韓公不肯袖手於大事當決之時富公不肯結舌於虜使可斬之日小范老子胸中數萬甲兵略展布於代回國事之頃請出兵者有呂夷簡言官兵不如鄉兵者有田况身為軀量使而知四路屯兵之數者

五言

余集疏

廿一

天雨柱蛇豕膽喪犬羊屏息有以也夫於是議和之使至于境上者一至于范仲淹者再至于龐籍者亦再然猶未敢保其無他而輕許之也暨夫遣使納款者一遣矣事者四然後賜誓之使不得已而出疆嗚呼羽檄交馳之間勉於支撐拯救之圖玉帛相尋之後亦不廢屬憂虞之心擇武勇於陝西選武臣於諸路諄諄然綸綍之明揚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儼然指紳之論奏募入粟以助邊出內帑以助邊擗節三司用度之數蓋其持危益深而防閑益密救敗扶傷而經畫多未嘗窮追遠討以強兵而來懲去備無大勝亦無大負未嘗急征暴斂以豐財而量入為出不至有餘亦不至不足每觀夏竦范雍經略西事之日與韓琦范仲淹經略西事之日勝負利鈍大略可攷信守備亦惟其人而已不然以跋扈之元昊初而帝中而男終而臣者又豈無所自耶

五言

余集論疏

廿六

劉漫塘先生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語錄

黃頌論疏

諸賢詩頌

廣德司理詩

孫莘老

維持狴犴下在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  
事爭論之粉屏記其終言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  
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游百花洲盤礴文正祠下以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為韵賦十詩

黃魯直

其一

憶昔昭陵日傾心用老成功歸仁祖廟政得一書生

其二

羊生但著鞭勿哭西州民故有不亡者南山相與存

其三

其一 金詩頌

慶州自不惡籍甚載聲華忠義可無憾公今有世家

其四

公歸未百年鶴巢荒古屋我吟殄瘁詩悲風韻高木

其五

傷心祠下亭在時公燕處臨水不相猜江鷗會人語

其六

公有一杯酒與人同醉醒遺民能記憶欲語涕飄零

其七

委徑問誰俗高丘省仙作昔游非苟然今花幾開落

其八

在昔實方枘成功見圓機九原尚友心白首要同歸

其九

人去洲渚在春回花草班清談值淵淵對發興如江山

其十

落日斷城壁祠東更一游悲來惜酒少安得董檣丘

次韻其一

夏均伊父

神文秉周禮廟樂奏九成當時夔一足不待魯諸生

其二

嘖嘖雀噪屋惜惜蛛網門我來九頓首生氣凜如存

其三

堂堂古道直心嚴類無華人見不媿媚何以娛大家

其四

樸敦復樸敦何以棟我屋風雨莫輕搖南山無老木

其五

其一 金詩頌

有酒當自酌有室莫共處古今一丘貉何能坐飛語

其六

夢回四賢篇長風吹人醒曉哉不我見淚與秋露零

其七

百代無幾人九原何可作不必温御史解令君膽落

其八

寶元乃多故公時搃戎機胸中百萬兵要取橫山歸

其九

公歸今幾時遺懿何班班公議要難沒言波可懷山

其十

我心不可規滔滔誰與游向來秉大雅心復成一丘

懷范樓

中泰大夫致仕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隆天衢一旦遂高博古人直許到襲襲  
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  
何但東坡為流涕遺編我讀亦沈瀾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  
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沒命工勒石以傳  
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  
王國器立石

長山書事

孫弘多許沈齊人玉石由來各自分汲黯有靈吾可問  
此山曾見范希文

至元七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汶水節齋陳祐按  
部過此故題進義副尉長山縣主簿崔仲元立石

詩頌

詞文正公祠堂詩

長白何岩巖下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此度辰冬蕭  
蕭鬢荆榛落落臨泉石拳拳往拜瞻赫赫如相及維宋  
慶曆間多士麟鳳集孰為天下憂一疏丹心白中朝元  
有人西夏諒難圖力言師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  
明韓富有慚德奈何時相陋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  
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隆萬仞壁所以行業隆要  
自清苦積功臣何代無名為富貴役視公乎昔懷齊壤  
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百歲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闕  
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右延祐四年三月廿又七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知制誥同脩國史張養浩偕

龐提領拜謁祠下

文正范公祠

吳潛

仁誼功忠一片心兵間招弄更精神當時老上龍庭種  
豈信江南有此人

長山溪畔蓼莪青想見當年念母情願我遠游營底事  
擗頭重感老先生長山青陽縣東二十里文正范仲淹  
幼鞠于朱氏讀書其地紹定二年縣  
令丁才立祠記  
請大夫丁翰記

池州青陽文正祠

理齋楊少愚纂註

范墉饒州書記歸逕池之青陽謂長山朱文翰留  
謝題之越三月公生端拱己丑歲也說名登第於  
祥符乙卯歸姓於天聖丁卯文翰任淄州長史亦  
嘗往長白山初仕廣德軍云便迎母家書界池州

詩頌

朱延之范太師戶置田青陽活朱氏孤遺獨墓碑  
為忠宣公諱耳

七子母聖善凱風吹棘薪前贖書世子文姜絕不親詩  
三春秋作寧以諱失真人之大倫五克諧信義仁吾身  
所由出同出先吾身循此而孝弟道與堯舜均異姓聿  
居三友妻上君臣事母豈殊父母或從乎人從人良有  
由夫命志莫伸所以謝夫人寄生天麒麟恩復歸宗  
善乎處天倫春秋明時中大經所經綸敢借魯衛書重  
為范氏陳

澧州路安鄉縣太平興國觀文正公讀書

堂東原申屠駒致祭祝詞

維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六月辛丑朔越十有六日丙寅



後學東原申屠嗣巡歷至澧州路安鄉縣請太平

觀  
先師文正范公之讀書堂謹以三牲酒饌雜果盤蔬敬  
祭而昭告曰惟公有出將入相之才則見諸事業有致  
君澤民之志則見乎文章捍海濤而築巨堰恤宗族而  
為義莊嗣也昔嘗拜公之像於興化今復拜公之像于  
安鄉蓋非羨公之自寒微而至通顯乃特慕公之秉方  
止而備賢良也尚饗

與祭官

敦武校尉澧州路安鄉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馬  
合謀承事郎澧州路安鄉縣尹兼勸農事呂袁友  
進義校尉澧州路安鄉縣主簿夏思德縣尉楊宋

全詩頌

五一

篇

照略案牘鄧天祐將仕郎吉安路儒學教授致仕  
羅勉道安鄉縣學教諭張巖儒生李恒周泰劉浚  
劉南昌青陽賓常德等處權茶提舉司司吏魯思  
明

祝辭

維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八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奉議大夫奉元路耀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  
勸農事東平申屠嗣謹以潔牲清酌冥楮淨香致祭于  
文正范公而昭以告曰

公昔嘗寵知於耀嗣今亦忝知于耀嗣也龜勉焉惟前  
賢之是希庶幾乎道後人之所誦謹告

與祭官

雲南省臨安路建水州儒學正校羽塞仲義陝  
西省奉元路耀州同官縣儒學教諭韓城程好

讀祝儒生汴梁李鼎

詩頌

全詩頌

六一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置

一論頌

一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遇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娥眉實察之也公一曰訪于欵語余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求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禍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

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

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如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置

一論頌

二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廷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摠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外曰先人與種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

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以德報怨之  
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  
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  
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  
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  
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  
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  
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  
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之武希純帥

論張舜民

三

林

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  
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  
得而用者忠彥儒甚不能為之主曾布為右相用范致  
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  
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  
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  
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而  
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  
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熙純張舜民以公  
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  
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借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  
者也

又論徽宗不及相忠宣云

王侁

臣侁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論  
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  
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  
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  
彰信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狩而大業  
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臣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  
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  
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  
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四百九

論張

四

林

跋文正公道服贊 文與可  
希道比部借示文正詞筆觀之若侍其  
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  
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畫資材闕茸  
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材構位  
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  
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別敕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  
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下日遂  
章博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權范純仁為執政可

請賞當賢矣燕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為門  
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  
當賢也一進安燕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  
與也

送范德孺知慶州

黃魯直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廢女  
掩耳不及驚雷震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種九京  
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駢騁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  
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  
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於旗擁萬夫  
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答老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

一編頃

五

可發一咲

黃魯直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咲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  
灘禽郭索燒野得伊早晚來同醉僧窓卧虎皮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黃魯直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滿官  
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觀秋字之句

黃魯直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  
不見丹砂似箭頭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史是寒儒浪自愁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練使陳節詣徐州以清  
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祭學士戶部侍郎范公六  
丈之靈嗚呼公平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功乎未  
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為是而不自信之  
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施乎某愚不  
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其悲公幼孤無  
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走銓選益困于行  
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學薦公文章典校圖籍館  
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率百辟北面奉觴公聞  
駭走出疏干震雖示民孝君入臣行願得元宰外行故  
四百七

祭文

常帝首宗之內宴是將衆為公標公膽益張于時非公  
大節幾忘並悟獻姦逆通于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風  
夜寒寒益用不忘帝怒掖掖講從廢歷公率諸僚御史  
協力伏閣而諫氣直寰域坐是謫去中外失色累易郡  
璽召尹上京尹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柱柄臣又窺南征  
忠亮信特天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還召起公來  
撫方城大將失律闕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已物命者  
必辭公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  
歸賊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欲中報手為蒼書  
禍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喜者明贊云可附于史昧  
者詆媒嫉其出已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遭臣勉徇  
所欲徒公內藩物論麻起俄建帥旗揔護諸將帝心思

賢天下是訪提貳樞復參政鈞二府交入萬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踐聞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幽方穰下得請旋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盈歲恙起不測又求穎水及徐不行記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任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蠱孽毀譽如沸必實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也

祭文

以道俯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嗷嗷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仰一齋恨多矣世無指人吾道窮矣我雖苟活與死均矣嗚呼哀哉師友係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蔡印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魂我慟幾絕公聞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冤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好奸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進公有

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為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隕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誑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云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焉懷平生寓此薄莫

舒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理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

祭文

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汪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憚有危其辭諷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致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猖狂敢隨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嚴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日後偷墮勉彊彼願不遂歸傾囊濟卒屏于  
外身也道憲謂宜苟老尚有以為神平孰忍使至於  
蓋公之才猶不盡世肆其經給公執與計自公之責  
庫逾望夷俱色辭傲許以容化于矣編不靡珠玉翼  
公乎孰能惡果因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兼德未深孰能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幾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求凶萬里不往而留滯  
哭馳辭以資膠蓋

韓忠獻公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為吾宋以  
堯舜佐吾君若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若又竭

余文

四

信

忘而仁衆升贊樞宰執云不用殿撫藩服云不重何  
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若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  
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踈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  
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擔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  
友于雖千載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驟僕  
驚十駕未遠敢擬齊驅入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  
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卷來附一節同趨與  
公並命參翊萬權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敢言  
如初指之為黨果如是乎道卒與于時矣謂公迂而僕  
惡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  
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宿問時至愛顧益深交

明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為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  
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  
視矍然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賴肩輿赴治尚煩公答  
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為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慰得  
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若  
雖聖智且安避所借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  
不憚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躅蹈高高文奇謀大忠  
偉節充塞宇宙照曜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  
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且億萬世不可磨滅此為  
天而為壽若信誠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  
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

余文

五

乎公乎知乎不知

余文終

褒賢集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題撰人名氏取宋元人著作有關范仲淹者及

朝廷所降文牒等類合爲一書一卷爲傳碑銘祭

文二卷爲優崇典禮三四卷爲碑記五卷爲諸賢

贊頌論疏中間載至元順帝至正間則明初人所

編也

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一

卷敕賜滁陽王廟碑一卷

敕賜滁陽王廟碑〔明〕張來儀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滁陽王廟

歲祀冊一卷》提要

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

國朝典故十

皇帝制諭滁陽千百戶王傑等自古豪傑之士有大功於天地人神者生雖不獲其福死必血食廟祀焉所謂死而不

亡名傳永世者也惟滁陽王定遠之民當元運將終群

雄並起王亦乘時倡義旌克濠城拒守二載時朕從事

恩禮甚厚歲癸巳王行兵躬躬甲午移駐環滁乙未

南巡和陽嬰疾而薨先是命朕率兵鎮禦和陽及王

薨王子不能馭諸豪英兵且乏食朕率衆渡江秣馬

厲兵東征西討凡十有三年帝業乃成朕追念舊恩特

封滁陽王立廟於州歲時奉祀洪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陽

于百戶等免徵田租者二十員名未供特祀其宥民首

率而祀之故茲制諭

一祭祀日期用四孟日

正月初三日

四月初三日

七月初三日

十月初三日

前件四孟之祭係是古禮其餘俗節不行

一祭祀禮物每祭合用

山羊一羖 三十斤

猪一口 三十斤

香一炷

燭一對 一兩重

菓子隨時不拘多少



酒四瓶

饅頭粉湯照神位

紙一打張

一奉祀人員二十戶照依田數多者多出少者少出買

辦祭物

官十七戶

王傑

田地二頃九十七畝五分正米麥一十七石五斗六升五合

何衆

田地二頃五十二畝四分正米麥一十二石五斗二升七合

黃忠

田地三頃四十四畝六分正米麥一十八石一斗二升三合

陳良

田地二頃六十八畝六厘正米麥一十七石二斗八升五合

郭才

田地三頃四十九畝八分五厘正米麥一十七石七斗二升五抄

費誠

田地二頃六十三畝一分四厘四毫正米麥一十二石七斗一升五合八分

駱聚

田地二頃九十二畝二分正米麥一十九石三斗九升九合

許貴

田地三頃二十九畝五分正米麥一十七石一斗五升

楊和

田地二頃九十二畝九分七厘正米麥一十八石七斗五升四合五抄

朱用

田地二頃八十八畝九分三厘四毫正米麥一十三石九斗七升五抄

紀通

田地二頃九十五畝正米麥一十二石二斗三升七合九分

曹勝

田地二頃七十五畝正米麥九石六斗八升二合五勺

朱英

田地二頃三十三畝八分六厘一毫正米麥一十六石二斗八升六勺八抄

陳興

田地一頃七十四畝正米麥一十石二斗六升

俞勝

田地二頃五十三畝四分八厘正米麥一十五石八斗六升八勺

林臯 田地八十四畝三分三厘二毫正米麥四石九斗四升九合二勺五抄

呂勝祖 田地五頃二十七畝正米麥三十二石六斗九升五合

有廟人三戶

宥郊子 田地一頃三十畝正米麥一十八石七斗六升

范興伍 田地九十三畝五分正米麥一十六石四斗二升七合五勺

劉興旺 田地一頃畝正米麥一十七石六斗五合

護身

洪武十五年七月

勅賜滌陽王廟碑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蒙滌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

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滌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

其據此為文于石臣來儀謹再拜奉

詔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

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

為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醫未許嫁王父過其

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替目未配王父

曰翁能不鄙我乎則真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年夫婦

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

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列籍三

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深中其說信之甚焉思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問

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始王善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悅惜謂王曰

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失王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悍善戰特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四人 稟曰語難而王剖決

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倉卒未幾各軍首帥趙彭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衆挾趙

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

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病未差王聞

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得過渡門示意趙起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來

七泗州因挾王以往特

皇上乃駐濬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濬陽時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

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擊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吳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報王聞驚惧得疾尋卒歸安濬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歿次為降人所陷幼與群小陰謀伏罪

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文二洪武年天下既一劄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帝業所始乃封

濬陽王建廟濬陽命有司歲時率降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命受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

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以與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

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寸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于二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

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寔由於王爰建頌碑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闢萬世之業非

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為銘銘曰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濬陽濬陽先知識聖於微

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成池洗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是啓王業

皇喬無祿王命予之

皇家未媿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妾斐之言終莫我

離束鐵專征付以閭外顛強感驕有衆日大愛生不意平

疾于驚何裕其緒弗享其成

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賜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

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

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蟲豸酒銅羹黍稷羊牛王其來

敬母曰無後王女

皇妃三王徒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焚券者誰孰王之似小

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求無期

洪武十七年三月吉日承直郎太常司丞臣張羽儀

奉

勅撰中書舍人胡廷鉉奉

勅書并篆額

滁陽王廟歲祀册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初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

滁州令有司歲時奉祀此本前列洪武十五年敕

諭一通具載祀典規條及守廟人戶次為太常寺

丞張羽所撰滁陽王廟碑文蓋即從廟中碑刻抄

出別行者也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十卷

〔明〕崔子璉輯 崔晚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三年唐胄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崔清獻全

錄十卷》提要

崔清獻公全錄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  
 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代  
 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  
 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  
 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言行錄又知雖傳亦不能備公也公  
 平生以博大端純之學而勵之以嚴  
 霜烈日之操故清明在躬日底深造  
 而不可量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則  
 字牧以刑憲則風采識者已以經濟  
 望之及選撫淮也力阻和議大備內

修遂截然長城淮左金人不敢深入  
以蜀變而推帥也至則叛者帖然首  
睦將帥凡拊循儲積捍蔽之敷張既  
弘且要全蜀之命脉精神遂倍二虜  
不敢窺西和蜀人比祠於忠定清獻  
爲三賢及歸而鄉郡驚變於推鋒登  
陴一諭羅拜遂遁噫公何脩而得此  
哉文憲山一代偉人獨稱公德之盛  
跨映一代則知士之無本徒欲乘幾  
會智術以取耀於一時者難矣而世  
之多公者每以不屑相位一事爲重  
至稱爲千載一人又推其隱意比之

叔盼然公自撫蜀乞祠終於禮書不  
赴者已在茂陵之世理宗之立蓋儻  
成於后相一時之奸謀與魯宣親見  
喋兄血而就之者不同端平之傾心  
延竚雖在彌遠既死之後然帝之多  
愆如貞魏極一時之賢皆不能久於  
其位宋至是爲何時且一艾不畜而  
七年之病尚可活耶觀公素以末路  
結果語其弟臨終又戒子姪以勿仕  
則其沉幾以自信者不待他推其意  
而已巍然如泰山之重矣若徒區區  
以不屑跬步相位爲公榮者其末也

我是錄哀狀傳言行而蓋以新得者  
 為較全余久得之於蒲圻胡大叅廷  
 獻凡入湏入京復廣不離筭今至顛  
 始出與教官吳誠楊昱輩校之而付  
 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  
 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

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胄書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余鼎序

言行錄上

劉復序  
宋端儀序

卷之二

言行錄中

卷之三

言行錄下

行狀門人李昂英撰

宋史列傳

續通鑑綱目

卷之四

奏劄二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秘書少監乞補外

辭免除秘書監

再辭免除秘書監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

使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四川制置乞祠

辭免召赴行在

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再辭免禮部尚書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辭免徽猷閣學士

乞守本官致仕

辭免召赴行在

奏暫領經畧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奏乞謀帥為代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

調遣就行督捕事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辭免除參知政事

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

一詔奏狀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卷之八

道文

四川制帥手帖

付吳統制

又蒙鈞染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與循州宋守書

又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重建東嶽行宮記

歐陽氏山墳記

寄增色宰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壽李叅政壁

壽邕州趙守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身骨日聳早晚入堂

求詩贈之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送聶侍郎子述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立亭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間東淮正當

全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顧往以君命

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

以少遂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

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開而不得

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

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

以小詩謝山神

送素校書赴湖州別駕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錢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又遠看之句  
分韻賦詩得世字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錢別用杜甫老手  
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充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錢別用杜工部北  
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  
字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錢別用山谷晚風  
池蓮香度晚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  
晚字

晚字

李太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錢別用杜工部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  
詩得天字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揚尚書率同年團拜  
于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  
興鑿冰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  
之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  
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過于道惠詩答  
之

之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  
倅奇夫公檄行遣不遇以詩寄之

送魏秘書赴召

送夔門丁帥赴召

送成嘉父

送范漕赴召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送洪陽岩赴班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成趨京時文溪以  
宗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  
入臺文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  
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宣賜夏藥

宣賜臘藥

轉朝請大夫

宣賜臘藥

宣賜臘藥

宣賜臘藥

宣賜臘藥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除禮部尚書

轉朝議大夫

理宗御劄一

其三

其五

其七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又公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克齋游公侶跋公齋房大書

洪平齋書贊及跋

跋崔丞相二帖文天祥

酌文劉克莊

跋文集後李肖龍

元文

常祭祝版

廟樂辭龔鼎文

祠堂詩序何成子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李習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李獻

奉祠祝文孫繼雅

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梁昇

記翁坡大字馬楠

崔清獻公祠堂記梁建

重脩祠堂記曾榮

贊黃鍊

跋劍閣祠後陳敬章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甘鐸

紀祠堂興廢之由五世孫子璣

紀名公挽祭詩文八世孫曉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戴石屏挽詩三首劉克莊

元詩

唐律吳桂馥

唐律陳黃裳

唐律崔龜

唐律羅天與

唐律潘昇

唐律何芝鳳

唐律黃甲登

古律蘇順孫

樂府陸濟國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隱北廣東新會人洪武戊寅撰

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為百世師范景仁踐步宰相不屑就司馬公以為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為眾所趨雖即置之微斗升之粟垂死猶戀戀而不忍捨矧位至將相祿至萬鍾得為而不為一斷

之以義非冠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

宋丞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

屣輕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倚沂清風于千載

之上矣丁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唯善

行其道者為難其始進功名顯赫者非難其終退

從容以善者為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

可謂善於善終信乎天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大學

進士尹新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民心矣

謹論奇

右帥淮陽侍講春宮經畧嶺南嘉謨績素播乎遠近矣舉賢薦能若遊伴

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  
德功名表表于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  
若李昂英楊江中吳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  
獎接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  
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春禮愈隆虛相位以召  
公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歟  
禮七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  
應文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不違  
人臣之義死生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  
曰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桀民苦  
虐政如坐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  
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扇禍四海分崩令  
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  
以清獻公為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德朝多俊傑  
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  
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  
能挫其一毫之銳况下於數公者乎其端根錯節  
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奈何公鼓  
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

強勉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固寵  
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已未冬即官蔡  
節奏上曰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崔  
某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近  
臣奏對若此則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  
退存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  
矣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公也公也非  
幸也宜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  
勤以七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葦薦于朝咨夔輩  
讚于傳民愛公祠于蜀之仙遊廟于廣之蒲澗是  
豈智力之所能為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  
亦必盡天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  
乎公之子孫聯絡簪組貳百餘年至今猶繩繩揖  
揖如蠡斯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為子  
孫者尤當善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  
脩不已善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志復秉  
鈞軸于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  
孫子璩僅得一二用附于錄因出斯錄示古岡黎  
生貞生却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嘆遂紀其  
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劉復序 州人 永樂五年六月

宋嘉熙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廣東

路經峇安撫使崔與之以疾薨年八十二贈太師

謚清獻累尚南海郡公公自司法至學士累遷三

十餘年而拜尚書與相九七徵皆辭不起竟得請

以學士致仕歸田里理宗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

字賜甚厚無所有惟圖書白窗鷄而已公平生不

事家人生業不尚浮華不愜聲色故歷仕四十七

年而無疵可指其未仕也以經史文章綱常制度

善惡得失明其學既仕也以致君澤民經邦輔國

進賢退不肖為己任既退也又以全題為己樂可

謂明哲之士社稷之臣矣五世孫子璉輯公之政

事文章德行薦擢出處暨夫君命臣對之辭名曰

言行錄將錄梓發公之潛德于後世求予考正訛

舛序篇端余讀再四竊伏自念天生聖賢異於人

其建德業立事功必有超於人何則見大電繞北

斗樞星而生步大人之武而生見菖蒲發花而生

及其生也所謂皆聖賢之事載諸史冊可考公之

毋露坐有星墜懷妊而生公故公所行德業大異

眾人良有以夫復竊方公之政事若張九齡文章

若陸贄其德行若婁師德薦擢若狄仁傑出處若張

子房故公之仕歷三朝而聲譽益彰况乎君臣相  
遇為難而力辭歸老為尤難宜其祀於仙遊廟于  
蒲澗從祀於增邑之學宮而子孫相繼與言行錄  
永傳於百世百世之下仰清獻公之光感發興起  
而復公侯之始者則子璉輯是書功莫重焉孝莫  
大焉

余鼎序 翰林院編修 撰星子人 永樂十四年八月

嶺海間離火明秀之氣發而為奇木美石犀珠玳

瑁翠羽之屬然未是以當之惟其細縷磅礴積之

彌久則英明偉特之材間世而出出則羽翼當朝

梁棟世道使天下後世誦其書景其行想見其人

於嶺海之表明秀之氣於是燁然見焉惟南海崔

伯胃氏偕其弟伯張持其六世祖清獻公言行錄

介予友戶科都給事中李公孟昭徵子序之竊惟

嶺南在唐有張曲江張曲江後三百餘年而宋有

余忠襄公忠襄公後百餘年而清獻繼出是三鉅

公與嶺海同其高深與日星相為炳耀豈非所謂

天下後世之所想見者耶公於開禧嘉定中屢

書史館侍講東宮多所論建其帥在東也繕治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兵備禦虜寇殫忠盡瘁算無遺策其撫川蜀也推誠心以綏士卒明尺律以整武備迄數歲而境內帖然宋室無西顧之憂以公之可恃也尋還南海會群盜猖獗公登城一麾而渠魁奔潰豈非公之德化素孚於人乎時理宗注意宰輔屢屢勅召公寔已衰憊不能遠道乃抗疏力辭懇切之情出于肺腑然當時皆以端揆望公未嘗信其衰也未幾公遂蓋棺而衆議定矣噫公之始終光明俊偉人謂其有大臣風又謂其與張余二公異代齊名斯言得之公之孫子至今以文獻相傳猶能繼述祖德而不忘且蜀人以張忠定趙清獻偕公為三賢祠于仙遊閣南海以公與張曲江祠于學宮然則公之聲光赫然於川嶺之間未嘗泯也豈無慕其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覽是編者當肅容起敬

宋端儀序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莆田人弘治十年六月撰

宋至寧宗末韃韃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假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

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作於心而扶植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蒲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會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接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權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幣已而參除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永錫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躬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胥之心乎自古豈有  
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  
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  
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  
行公豈不為衛武之九十八相文彥博之九十年  
章以副當守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  
功名於晚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有不妥故其出  
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  
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  
微要之皆淺哉乎其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

集與夫所謂嶺表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  
子孫所傳寫不過辭榮章奏若誥勅咨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皆  
畧為之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  
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  
道云爾

言行錄上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大學生  
癸丑登進士乙科為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  
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

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  
甲戌以直寶護閣帥准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  
太府少卿已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  
辰春擢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四月  
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  
以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  
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  
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  
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與其  
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

九

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  
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  
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參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  
士官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宰臣恩  
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累  
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妊  
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夢有  
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

大學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

為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侷儻有大志應接事

物動有機警初任潯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

治久地郡委督辦甚峻无無所取公命吏以羨易

解无覆之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

子蒙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

為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于朝由是諸臺交劾爭

致家德有謝王樞密啓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為信限悉蠲浮

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

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

後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蠹役者民半應恐後會

歲侵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蹙峻迫狀邑境帖

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做行之上其治行隸

見辭在內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

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隸

倅邕未非適賓州軍關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

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楊公方為時名流

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

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

一道稱快遂特薦之家集見

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爾符未久治有休聲

茲予命汝持節于本道豈徒為爾寵哉以爾習知

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所未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為嶺右去天

遠甚官吏任情摧剝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

明示要束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

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印綬

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鞠勘不法之

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

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搔擾七曰催科泛

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

等事後真守高惟肖廣舶趙汝楷見之服為吏師

梓行于世集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于州治將行因書

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為累爾窮達

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為名言

刻于石



公為廣西憲以渡海決囚吏人云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民除害豈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為之折公亦不禱于神回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効四郡貪黷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于天故也廣人崇公政迹為嶺海澄清錄

廣右境土荒蕪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輶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歷述所部劇歲暑星行露宿以葉舟渡朱崖衝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徃反數千里形容凋瘵鬢毛悉斑所至塞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為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而赴愬者駢肩系迹于道

嘉定七年金虜為韃靼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陸離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兵為第一事別疏畧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

之內地如拍虎枕蚊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為兵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為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畫今既米之無以安之使飢餓於我土地及其陵犯又無控禦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陘陘塞裳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為圖請于朝許之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

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為月河總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地所必守左右充淺隘浚之槩如州城壕計七百三十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下市河濶不可舟有警易餉難為力又加深廣造輿梁五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激捕為緝錢五萬一千六百有節縮有道勸懲有章  
公私不以為病揚州重情

公城外羊馬墻內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  
公出餼資將校募諸營選大如臂者培插長茂周  
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為薪大  
可為樵木留根四尺槎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

生集

揚州倉廩少且地壞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  
舊柴場地於市河為近昌初倉廩十二座積粟充

裕集

備禦之計入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  
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  
者為上撓踏施放合格者為中餘為下鎗手以身  
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為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  
善擊刺者為中餘為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  
精熟為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  
習刀法或用包頭毬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  
犬走馬圍射用拒馬圍隔射堞至四十步施放三  
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

閱習委幕僚督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  
親按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為上下等為  
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  
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  
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  
軍聲大振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十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  
回習為文具公至始朔簽牌分寓八卦如探得乾  
字即令旗頭舉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群騎視所  
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

人馬相得

遇險不懼緩急可恃為用集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  
石固山嘉輔砥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  
寨累石為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  
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鎗四百  
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中併力捍  
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路鈐劉謐老成忠義用  
為五寨都總轄鎮壓之集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為優遂請于  
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勸萬馬社募淮民為之縣額

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

浙東大飢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

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飢亂以死無不感慕

且請于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慶嘗有詩曰寨

下人家益益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

富合作先生社稷身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荅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持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

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以和權在我也守

且不固遂易戰而為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

于山城孤絕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

面一差着着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

况虜寇尚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違未足深信徒使

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為所誤犬羊貪狼之性非

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

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

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

頭頓兵關集山砦併力剿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

淮陰之寇楚州已遣季先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

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連水為我所有山

東歸順之徒為我所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

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頓放蕭牆之禍必甚於額

史和未可遽言也此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糜

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別差通敏

者以任和議之責集

虜哀小舟渡淮為官軍驚遁報至公曰虜性多詐

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衰殘恐我遣師故為虛

鳴耳遂移文成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

乘併力剿殺毋容一人一騎脫去後濱頭果告警

俘馘幾盡集

言行錄中

淮陰寶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  
委官相視激賞費交子六萬貫悉自撙節那融不  
請科降字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  
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  
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  
統于楚州以總內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  
蛇集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火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  
白廟堂曰用兵如奕棋置子雖踈取勢欲接旁角  
失勢腹心勝之今局而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  
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  
道而來則孤城隔絕于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  
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裏以養威却於統制官中選  
智勇可當一面者總戍山城蓋滁與盱眙距天長各  
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  
應出入變化不為敵所窺而淮東備禦之勢全矣

集家

時廟堂以張皇為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為先  
以張皇為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飛張  
皇備禦未周徒為鎮靜識者隱憂謀聞燕山已立  
新主韃靼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  
且簽刷軍馬敷料糧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濠  
梁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費不  
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輯關隘以  
為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為聲援楚州合經理  
清河口守把淮口以為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  
常時戒嚴以守為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

事集

制司密遣劉璋等渡淮攻泗州全軍敗覆公慮虜  
兵乘勝衝突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沿淮  
一帶巡哨官給鐵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併  
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莫測出沒或  
多或少或分或散過平野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  
却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邏又慮盱眙山城孤立  
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撤去攻守之具  
甚多亟選精銳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  
禦又慮朝廷愛顧以書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

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為  
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即是送死可報  
東門之後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  
大畧已成倫序矣盱眙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  
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銳二千  
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為用事已至此只  
得隨機應之願寬懷抱

其家

泗州盧鼓推遣殺降旗軍七人送歸南岸告之曰  
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青面軍彼所忌也故設  
計誘之以離其心怠其力耳即貽書劉都統曰官

淮州全錄卷二

三

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未歸  
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

其家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  
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從者益衆公即下諸處牢

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齋旗榜往諭  
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

疑令溫富徙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摘王勝  
溫富誅之餘悉蠲罪分隸諸戍

其家

公除秘監丐祠不許舟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  
薛充叅謀公謂除命在前薛命在後雖未破受然

已報行况今殘虜寇遷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以就宣募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  
奏方回掉赴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  
為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為可慮蓋內  
外之情不通最為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  
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  
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  
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際  
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為外禦之圖  
延接諸賢參稽衆論九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

淮州全錄卷二

四

訂之以求至當之歸

其家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為藩籬安人  
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

司應淮郡尚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  
民復業為國強遠又乞契勘極邊曾經盜賊戎馬

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且與開豁今年夏  
春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

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為官軍聲援

其家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  
規模之不定殘虜雖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

侍之乘譽一動收功萬全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  
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為進取  
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為議和之說者臣亦  
斷以為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虜退三閱月朝  
廷幸目前之暫安寢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  
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  
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  
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  
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干橋樑米麥草料若干  
城池關隘有無疎畧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有  
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  
匱乏合作如何辦集遇風塵之警若為捍禦若為  
應援若為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  
東忠義節制司開具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刺若  
干揀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  
作幾屯防秋在即寨宇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  
今欲立為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  
處透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為  
之畫毋致臨期誤事奏

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脉有  
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  
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  
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  
交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奏

公奏對間一日上問鄉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  
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憲溫若春宜清要之任遂  
除秘書郎後皆稱職

為講官時說漢書二節是前人無此發明一云漢  
文帝君臣不學即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  
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  
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  
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  
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  
亞夫強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  
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  
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為臣則曰其行已  
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  
之有聞曾就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二虜交攻往來

寇蜀益都謀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  
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  
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  
當如一體疾痛痒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  
臣蟻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  
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  
體關係利害非輕內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  
富國而後可以強國竊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  
若有警搏手無策而後有請于朝恐無及矣臣區  
區此行職所當為義有可為誓當糜捐以圖報稱

金華和全卷二一七

不敢為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  
邊聲陛下當為蜀計正嘉納之奏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未歸  
軍民屬望公權宜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  
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先  
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幕客平齋洪公曰帥  
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劔時宣聞  
猶無恙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劔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  
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

天道久應還手駕留也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搖  
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  
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  
由不能勝已私治客氣故帥淮時嘗奏名位相統  
屬而勢不合支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  
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  
大小一體為對

金華和全卷二一八

公任蜀閬適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糧是時  
主計者茫然公即下成都府撥三十萬錢引為倡  
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  
川遂寧漢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急缺乘時糴買  
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錢理作科降  
自昔用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絕  
每一綱運動歷半朞且有沉折之患成都苗頭歲  
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索鮮有為公  
家計者公自庚辰冬到官留意軍儲並收正色二  
三年間所積頗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  
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賞格選官津運至

利沔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積蓄之數通計舊糧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支用

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充

多若游侶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韓劉

克莊李昂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漢魏

文翁高稼丁熿家抑張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降郭

正孫蘇植黃申高泰叔李鏞各以道德文學功名

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

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

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

淳熙典章及著泰定錄等書以白衣召入史館亦

公特薦

公在蜀省費薄斂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

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輒乾凌虜

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為奇玉美錦

所動公至官爭以為績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

路制領舉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

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間夏人書來約

夾攻公聞之亟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

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震鄰之患大有可憂

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

將練兵脩固邊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

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為吾之掎角

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

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任信以逗撓伏誅果

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又關外四州蜀之扞蔽中

與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火散關之地公權

宣撫兼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擊尾應敵不

敢犯及丐開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

於是劔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席

卷以遺權責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

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言之必流涕或

云禁中時時撫髀興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

功惜哉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起繼召以江西帥又不

起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起力請休致乙未

二月循梅戍軍曾忠等由惠城倡亂徑擣廣州

主將熊喬脫歸告變虜使黃歲等以一郡生靈係

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為惻然亟偕往詰其故叛



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為對公遂

召秘著李公昂英節推揚公汪中緹城諭賊曉以

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營嚴為備禦撤

摧鋒統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集

叛卒初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繞一壁隔人心憂

危懼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

令熊喬回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

備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尤無良者誅之於

是帖息民恃亡恐集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

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益張入據府城官

軍進擊賊棄城潛遁去盤礮四會懷集間郡邑洶

洶公不敢辭即家治事集

賊自懷集迤邐入封州境山徑險峻不可追擊公

亟與憲使彭公鉉遣將調兵四面圍襲氣勢翕合

賊屢戰北窮屢未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縣

寇平即力辭閩事所得廣帥月廩錢一萬一千餘

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集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叅知政事五辭七曰臣之

事君死生唯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

偷惰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為尚方命之誅皆

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疫已深任重力綿不容

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恪一心拳拳

體國頃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

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駑力既窮不堪鞭策

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遠亦不能往陞伏

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擢之

政途急於畱任何物衰遲誤蒙簡知如此趣行有

命但切震驚寔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趨進

班行久病喪心施為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

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

於道路乎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

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閭凜凜俟譴而

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

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

其末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

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為平章三奉

詔書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鄒成玉淵銜命趣行往復

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曲示優崇延佇之意復

命廣帥彭公鉉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昂

英嘗從公游輟自班行界之便郡專往諭志公控  
辭至十三疏竟不為動案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  
大畧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為立國之本  
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專而用人聽言  
之本又皆歸之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  
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以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  
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意備邊之大畧衆  
議而公行之母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採訪外  
事及問群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案

公自謝事遠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  
者公荅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  
貪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買宅  
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  
左右畱書無玩好書室所養白官鷄一雙而已其  
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刑改處士劉臯語命其客具中隸書為座右  
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  
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蕭大山客

門下八分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曾對公喜之開

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好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  
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為賜竟斬不予

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  
閭德之官秘監時嘗遺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

不得干預外事昨來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只  
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兩淮分置制

帥復久文字力爭以為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  
易得名節難全及茲末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朝翔

蓬萊道山之上平生夢寐所不到尚復何求若得  
脫去倘得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

尚未得請縱有譴責不違恤也真老近來習字何  
如且妻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

以姑息待之公喜換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  
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

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  
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陞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溪

先生權魁甲馳書謝公荅曰士以得時而為難名  
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

間出之奇况年不可及自守其堅即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贊喜正為是也初筮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為發軔之初公之子字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為資奩公命歸之垂歿戒用緇黃子姪俱戒無出仕識慮高遠非世俗所及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

言行錄下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備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為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為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擇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狗坡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闢于益昌愛公寒花晚節  
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  
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  
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  
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  
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弃秘省而赴閩叅  
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閩  
不待躡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墜淵之辱故能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  
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薨人思之繪像祠  
于城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  
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没百三十有六年  
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佞  
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  
昔賢同宜以配之乃岳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為之  
讚曰今代崔公二老奇拔立朝抗論蹇蹇諤諤天  
產遐遠扶世卑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割公來護之  
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寘仙遊閣城都三井觀仙遊閣記  
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

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  
官率僚屬過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  
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  
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  
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祠堂長奉祠  
二職掌之歲時雜記

崔清獻公行狀

門人李昂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  
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  
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壘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  
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冑監取第者自公  
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  
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  
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  
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  
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  
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憚令諸邑視以為  
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  
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  
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

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遇禁卒無狀相率為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遙聲震恐淮東寇遁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一作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兵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夏夾功金虜不克虜乘勝數盜遠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刻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騰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

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權鋒叛兵自惠陽攘衆北州城郡守魯治鳳宵遁官吏群逃里第請公登城公有與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江中龍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令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允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作薦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叅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即官李昂英樹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

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峇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一作公嘗度劍閣留  
題詞云滿洞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  
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諡清獻初公持節  
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製梓曰崔公嶺  
海便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  
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  
與張忠定詠趙清獻并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郡庠號曰二  
獻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  
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  
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  
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  
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兩壞米撤  
居解瓦覆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  
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  
甫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

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  
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  
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勘分有法貧富安之  
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  
錢吏各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雜令下與之獨以  
時賈糴令民自聚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  
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致者帖然乃密  
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  
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  
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蓋民或取葉以代茗州  
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  
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遺老民尤苦之與之  
皆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  
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  
迺疏為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  
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  
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後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  
議舉行未果以語顏戮守瓊遂行之召為全部

員外即時即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  
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  
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  
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  
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  
深二丈西城濠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  
置釣橋州城與堊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  
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  
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  
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淮兩  
軍月以三十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做行之淮民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  
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  
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眾聞呼皆至首謀  
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  
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倖倖都統  
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  
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輅五年子養士

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  
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  
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  
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勤  
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  
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  
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  
之自劉瑄敗亟脩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  
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  
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  
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軼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  
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秘書少  
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  
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  
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  
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并秘書監燕太子  
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為  
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

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  
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  
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  
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劫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兵政屯鳳州張  
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遂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  
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  
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  
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  
人不至遂有卓窆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  
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來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  
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  
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  
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越等扣洋  
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  
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鏖榜邊關開諭  
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

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  
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  
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  
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  
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  
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  
防金人突至關第關盤車嶺皆極遠號天險因厚  
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  
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  
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  
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  
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  
爲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  
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  
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  
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  
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  
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  
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  
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薛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薛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頗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

有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

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賊敗請降祭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

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

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表垂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宣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又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

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堯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苟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甲申	丁亥	辛巳	甲申	辛巳
續通鑑綱目	陳子經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寧宗嘉定十四年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甚者朝廷類之及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嘉定十七年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拜與之治蜀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理宗寶慶三年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入與之再臨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紹定四年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如淵逃歸以李璣為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為副使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知興化府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有除命皆力辭不起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即家治事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舍者與之上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惟辨其君子小人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嘉納之忠實存者次也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端平三年九月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辭不至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宣撫使安丙卒

嘉熙二年詔與之提舉洞霄宮

始得奉祠任便  
居任○出師便

嘉熙三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遺祠亦虛位待之致仕喻年而卒與之  
脫山番焉此然有大臣風與張九於齊名其代贈  
少師村南海  
郡公送游處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熙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伏昨准恩命除秘書  
少監控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  
作輒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  
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  
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  
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  
自見某誤蒙蒐獵猥避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  
入登即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  
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  
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  
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  
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擬  
鬼神害盈疾疾相陵視昔尤甚而鄉在望引足千  
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關之請泝江而西  
舟行以風為程望日渡邈繼承明命復闕俞音仰  
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俾權江濤越越共行  
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地曠而莫進不免披

嘉熙二年

十七

露枕款額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其非不知瀆專  
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蠱犯雷霆之威茲  
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仙檢照前申特賜  
敷奏界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  
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  
扶病迤邐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  
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  
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准省  
劄俸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勅令官崔與之兼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  
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偽以自便  
要譽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  
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  
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  
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  
碩學選武其間者能幾人推然不文躡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為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  
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真功之  
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廩廩俟謹不謂俞音  
克闕異數速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發員吏  
局俾共二以奚堪蝨負益危鵲梁有規蓋求去而  
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  
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  
恭重慶降供職指揮一面扶憊起發前去庶見衰  
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兼職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  
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  
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間終更召擢自顧衰病  
有玷恩榮諱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  
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  
池口忽覩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  
克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  
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  
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觀清持於心實

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辭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  
賔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  
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  
準省劄勸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  
叅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崔少監遵依元降指揮  
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  
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

朝請即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久戍罔功僥倖善

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  
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  
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  
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  
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  
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  
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  
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  
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嘉定十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  
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  
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  
自信少負乘遂之志徒有壯懷晚為稻梁之謀寧  
無媿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  
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  
小壘以便私屨布由中之款晉大達而增寵返登  
巖止之顛在儒者可謂至矣豈陳人所宜冒處而  
况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

自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僦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  
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 嘉定十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秘書監除  
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  
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克  
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  
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爲盛事後人又爲美談  
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途學異才清將難望

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  
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步列辭避弗獲循首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  
宜得鴻碩之彥為斯文重宣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  
稟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矣亦緣某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  
泄醫療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洵伸危懇欲  
望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  
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嘉定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  
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  
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  
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  
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  
為進德之助伏念某性資愚陋學術荒踈西崑方

她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共  
二以奚堪况東德温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  
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冒居此職儻或垂於  
辭受恐難免於曠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  
渙改界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嘉定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  
奉聖旨宣繪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  
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壘  
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  
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  
思而有益茲為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  
榮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  
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  
深媿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  
從少海之游陞亞藝官仰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備械脩車以為急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為美觀况史才自古為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為七非陋儒可共二而蕪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朝廷敷奏收則成命改界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嘉定十三年

朝請即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崔與之奏伏准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巧閑便私欲全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部謀帥弄印父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實為異數力綿任重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為根本重地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嘗試之乎况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痾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窮過蒙獎援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為死且弗顧但恐蟬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繫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隳之立見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悃收回成渙改界長才俾臣退奉其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嘉定十五年

朝請即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龜勉服役一載而羸力鈍事叢絲髮無補方苗旦夕上新閑之請適宣閣虛次以印來歸不克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命繼准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裝有請茲承誤恩  
界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  
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定剝肉成瘡有根  
本先撥之慮張願待哺有燕蘇後變之憂况二虜  
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  
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其惻收  
回成渙改界名沉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  
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  
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  
六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躡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膺錫誓效糜  
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為難臣亦以  
為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壤證  
為憂臣亦已為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  
遠後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鷁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感事存登而况聖度寬洪有求斯答廟謨堅定  
可守而行覆燾所加繼詞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  
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  
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號痛  
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  
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關重寄  
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動綿力窮而不可強  
幸事多而不可常况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  
慈憐其久成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為臣代賦臣  
祠廩俾待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嘉定十  
六年

辭免召赴行在  
嘉定十  
六年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  
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  
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  
發赴行在奉聖旨鄒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白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建西州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鎬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



聖旨降詔不允

聖旨降詔不允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敢作禁街鍾鼓之夢惟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又離精  
于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飛章丐開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聖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十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逋到御  
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  
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諧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  
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  
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  
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  
鈞天九奏之音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  
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  
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  
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  
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奉聖旨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洪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昇祠祿繼準省

劉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

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丐真祠

宜默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為重而入座非

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異辭雖切俞命未頒

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

荒左遭逢茲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

抗海表東涉淮壩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立去甚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

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為過幸常伯清選臺所不到今若扶備會

榮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廩俾待盡子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禮部尚書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子甚畜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索於清廟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加容覆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為除代俾得

生還春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

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純

而前實緣恭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

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

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

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

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

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

之懇特為敷奏界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其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陲解成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繆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適值劇暑遽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又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為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頽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德莫前自惟平生奔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為清近之選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為敷奏亟畀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當磨捐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謹予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巨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决孤丘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揀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况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竊實意之上乎忽温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陞華丘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憂緣巨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嚴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悃界臣祠祿俾仰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僅溝壑之未填或滄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賈慶元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棻狀昨準省劄指揮棻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棻投老多病屢申懇以丐祠求退得遂後象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危伏念棻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踈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寢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便休養不徒誤溼下賈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俄寵數之選求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荷亟騰免牘尚闕俞音棻自惟卅卅殘齡駸駸謝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發動輒死為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萎立十目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棻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為役而又未能忘祿表鳴鑿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昇以祠廩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賈慶元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棻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奉聖旨不允再具

辭免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不容自然者伏念棻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淮蜀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聞寄非輕猥叨顯擢自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為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也賈莫任

鞭策盡其辭凡尚未矜從惟有稟稟侯謹而已嘗  
開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  
統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  
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  
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  
為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  
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  
以保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  
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  
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寶謨閣學士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

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伏琳宮

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

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

門入蓬瀛廂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

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  
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  
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  
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願葵藿之  
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  
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  
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為榮銘心知幸學士為  
真而非據踟躕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隲之立  
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進謝祇受訖所有  
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

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

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

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揚于中伏念巨

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

藩泰竊過分矢心自勵仰答鴻私而歲月駸頭老

且病矣俯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及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  
鴈猶為稻粱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真庭  
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  
遠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充非衰朽所宜冒  
居陛下垂憐簪纓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  
踰躋難勝凜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  
選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  
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  
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紹定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  
伏準省節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克江西  
安撫使填兇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  
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  
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  
海踈拙亡奇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後一毫  
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達銘  
之肺腑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為災自蜀一  
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  
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優趣歸

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推雖力莫勝於負荷而鴻  
私過費於生成龍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亦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  
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  
矣方面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畀以  
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  
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  
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  
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終其樸實之  
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實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節寄留廣州軍資  
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為敷奏施行奉聖旨不  
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催趣之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懾局春不安若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才雖弗逮而力可往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惕既

久疾疾相仍天閱其勞俾遂閑道清泉白石方托此生畫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頽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闕俞音偃倭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輕自度衰殘若為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為甚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為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而目牽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投老獲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冬因往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今若扶憊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祇自速斃而已六年蒙遠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命之罪徒為末路之羞及覆以恩朝之票票勢不獲已輒露枕函游干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切之情特為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其事庶幾瞑目脯下得為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出終惠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便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揚于中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華老矣無能表而且病大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窮靡甦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簪紱之舊界以南昌鼓角之雄頭並函路以何碑鍾鳴漏盡而馬往押解二十石負符之寵併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劾官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燕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乘顛際立見上件官祠指揮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溼俾仍舊職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五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有南昌分間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界之祠廩強顏祇命終不違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恙乘之踐歷何功會餐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慊乎况又病支離僅存殘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曠日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惘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六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奉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奎鄭性之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實身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請許國之心已作歸田之夢陛下嗣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蒙趣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駑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遂閣嚴疑之職得遂清都泮奭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為赴關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春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為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奉奉獻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即乞除官代



端平二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道徑趨肇慶  
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  
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  
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遁道官軍追  
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  
隨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  
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  
承提刑司逋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  
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為役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  
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  
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  
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  
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謀帥為代端平二年四月十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懼臣十年晦處衰病  
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  
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校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  
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  
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  
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歲兼攝以分勞經略司  
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  
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  
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折肺  
肝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  
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遣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  
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場割泊十九日  
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  
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  
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  
本司遣軍兵謝興齋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  
據謝興回司繳到曾忠等遵而稱不願再謀第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  
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  
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  
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  
發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  
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  
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  
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  
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逃澈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  
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纔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秦盜賊寧息乞賜除代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帖危奏乞除代伏  
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  
震惕于中伏念臣技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  
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鄉郡臣仰禮  
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  
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  
繼以討捕告然陳人何走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弗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  
冗靡悴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盡平亟欲少求  
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  
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  
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  
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  
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為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  
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  
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船之功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鷓鴣張帥聞適虛  
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克勝自非募畫得人誰  
與共濟竊見朝請即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  
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  
蒙朝廷特為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參謀官  
荷其以國事為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  
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  
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  
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往往先有功名之念遂

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為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  
今來管提船參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  
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往來山前議事相與參  
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  
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船  
幕中參謀之助其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  
其實須至申聞者

###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輒犯  
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下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

調遣詔州駐劄

摧鋒軍統

制此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  
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  
水軍激浦定海水軍控托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  
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驛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  
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  
判石孝淳以國事為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  
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為乏缺之防分委  
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  
官區處皆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  
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壤無非山徑險峻  
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  
加以程督嚴明夫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某昨以  
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御郡為南川重地事物浩  
穰訟牒叢糶凡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  
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  
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兼知廣州  
用以分勞荷其忠誠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捉吏姦  
脩明軍政郡綱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鹽司椿積見  
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  
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  
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

報卒

曾忠等

昨自惠陽倡亂徑趨廣城正  
欲掩我不備當采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  
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剗泊  
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  
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  
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為之防是時集

氣頗驕問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  
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  
功也其竊謂熊喬身為主將而盜發所部其罪  
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  
照會其申崇

辭免除參知政事

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會從龍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崔與之除參知政事鄭性之除同  
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會書樞密

院事臣自天開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  
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  
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衮衣之闕恩同  
德以助鼎餗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  
荒遠朽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  
髮罔功退伏田廬優尋一紀頹齡已邁宿恙相乘  
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  
恍奉十行之書躍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凜不皇  
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遲暮景凋落寒根耳  
目昏暗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病

送日生遂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  
副眷懷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  
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中以  
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  
切語真皆蒙矜允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權貳  
政塗尤為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  
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  
之景無多察臣樛櫟之材焉用收田誤渥改昇名  
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  
所有上件省劄寄番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端平二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參知政事即其辭免馳奏訖閱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惘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為矯也逮元祐更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其為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為不朽之榮如臣踈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抱病以莫支遂投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操轡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病可以畢此

全錄卷之七

一

一

一

一

一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

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異辭

殊切淵聽甫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恭知深篤擢

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

言重華袞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倖踰至此報

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

而弗惟又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鴟隲自嘆於衰

蹤蹇鈍矣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

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譴伏望聖慈察臣

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為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為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

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

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御筆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

劄頒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

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

中外四旋真身並近年至老及久竊沐開示圖齒

全錄卷之七

一

一

一

一

一

髮之衰似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  
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  
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翳以將入雖不堪  
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  
勵期報涓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  
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  
測尚闕俞音臣一身榮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  
苦孤根已盡殘息如絲頭風為舊積成奇證發作  
始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添驚  
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今若扶憊貪榮四千里行役衝冒跋  
涉能免顛路於道路乎况弼亮近臣實為一之  
過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  
妄命自取謹詞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  
聖慈垂念舊物特假誤恩免為赴關之行俾遂首  
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  
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  
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參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  
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  
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愛國之心夷  
險一致未嘗輒為身謀蓋委會事君東西惟命至  
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  
於望治予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  
此正明主可為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  
拙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  
久衰無能為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為欺逮茲盡  
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  
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  
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  
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况心氣頭風交相為瘡  
春間為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  
須人扶掖而行十日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  
揣量奔走貪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  
若重一死不能扶憊而前則何以仰答隆眷要若  
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又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  
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  
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  
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  
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  
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情以自便

金瓶梅

五

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  
恪一心恭奉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駕力既窮不堪  
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闡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  
踰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  
推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守尤勤何物衰  
邁誤蒙簡拔如此越行有命但切震驚感氣體

支離不能片起何以越進班行久病衰心極為  
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  
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  
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  
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悅首窮閭凜凜侯謹而  
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干塵犯雷霆之威豈得  
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懃特施從欲之仁念  
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  
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正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依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  
嚴稽留有罪亟當盡棄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  
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  
者參預之除出於非望累章控避冀吐肺腑言之  
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  
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答國論密贊致  
機者也豈衰邁庸用之人所敢冒居外朝侍通舊

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儻不  
 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隳技老  
 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  
 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  
 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  
 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痾一室中猶且惴惴  
 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  
 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  
 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驚力豈勝其負荷眷  
 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  
 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  
 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  
 以告期於感通祇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  
 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  
 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  
 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  
 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  
 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  
 奏牘未上至於五六殊嗚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  
 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  
 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  
 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  
 奇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驚力易窮頃自西  
 陲解成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痾送日  
 逮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內而六  
 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  
 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  
 華虹負山而曷勝孤首丘而為幸巽辭屢矣俞音  
 杳然策足趨趨驚心殼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  
 勢貼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絕而  
 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溢聲乾肌  
 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  
 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  
 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  
 頭顱如許儘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補褒劄趣行而不已孱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章  
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顛天雖切而情莫  
乎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  
之誅不克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覩萬死一生之  
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  
事理特從所請則項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官觀端平三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參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崔與之全編卷上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避  
之章職晉寧嚴更界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頽齡謝事而未得請奮奄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真疑丞之  
列緝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憂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有意之上乎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為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勳勞之

天及其去國庸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管蒙於東掖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躋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難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伴臣仍舊官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十月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  
書省劄于倫錄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  
論相為職大臣以濟時為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  
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  
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博采當時之  
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  
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為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  
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耨耨之  
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  
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  
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操悉出外望敢昧誠心  
免積載馳答簡深篤永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  
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  
席本兵仍涉於邊惟思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  
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  
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聩步  
履攔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  
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  
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  
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  
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  
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  
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  
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揆老而被峻除難為負荷  
久病而為速役必致顛隕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奈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宋政之  
除七疏巽辭蒼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  
本兵之寄思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免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啟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  
平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嚴嚴生意垂絕只得披  
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  
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速驚  
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  
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劾已上并專書廟堂薦懃甚力且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為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盍正其名今來朝廷區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勅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牧畜之則緩急無以為用某冒膺闔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為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為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某伏見脩武即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邊面具管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押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請今承郡香馬多

藉裨贊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以凋郡擇守最戒  
貪殘倘使求調為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為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狐鼠之妖方息鴻鴈  
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陛  
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為心鎮靜得體元氣充  
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  
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有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疲吐傷弓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  
旋即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  
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蓋  
官行已蔚有聲稱一見知為老成篤實之彥也既  
而出示家塾記名公 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  
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既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  
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而教之用心  
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廣即是心而

充之達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為之宰者奪  
於簿領之繁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鼎來  
擲節浮費繞數月而公幣充初於是評諸屬里有  
今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  
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懼然曰  
神與今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  
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  
九椽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

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卅履輝  
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  
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某  
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  
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  
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為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  
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  
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  
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  
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欺後者所求於神哉始

飯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心而委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觀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者趨焉侯宇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嚮善之心可以答神死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世人罕得而見之近當道搜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澤甘鋪跌記之徒敬書于移忠齋八世孫世近得之大喜而購之

歐陽氏山墳記碑高一丈六尺大三尺二寸碑座高二尺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末泰里地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葬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十四娘餘不具

外祖歐陽二助教外祖妣二十五娘餘不具

祖妣外祖墳山營墓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

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葬其旁自後嗣

續無人尋致荒地有力之家從而禳占侵犯此亦勢

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

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

靈祇以安大抵有威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致大學士正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

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崔與之謹立惟見村場地險

亦種松楸以圖清秀靈樞久遠有所驗也天順三

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率字一碑銘以覆于中

村內監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妣碑銘以覆于中

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皆

天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廣

首謹錄

忽來青李之帖其藍田白壁清廟朱絃負建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勸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

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鷄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

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逢猶

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潛大卿維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

中戍風引輪艘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

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繼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纒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  
光日月邊劉待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  
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  
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壁

特

青牛老仙紫雲旄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携柱下五  
千卷來擅一世文章蒙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  
麓寒方慶颺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卷  
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斛象昂筆端  
翰五色瑞蜃宵底線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  
回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甯閑此杭川艘鴈湖  
風物午橋似滿引鑿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  
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  
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  
業有所屬北卷巖薊西臨兆扶持世極壽國脉突  
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僊客起爲壽安期大棗東方  
苑

壽邕州趙守

作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翰曠度漫  
九澤富哉學古曾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  
而內直驂馬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獲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續行行陟文石邕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閭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徑徠叢筆中深棲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警囊聲寂寂邊人解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媿我樸樵才潦霧其遠役  
題坐遇知已孤根費培植崧高生申甫好語誼井

陌碧油塞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  
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黻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牙骨日聳早晚入臺求  
詩贈之

葵葵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  
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豸夸顯骨我有盟  
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插秋山聳兩肩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  
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  
分總由天煩君束束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嘉定癸酉以廣西憲赴召經此

拙直多忤物孤根徒自危  
祈開三扣關天遠不我知  
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  
火雲正燒空短蓬氣如炊  
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  
奄奄尚殘息艤棹江之湄  
未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  
裴徊古亭上好風吹客衣  
聊為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澗  
泉泐泐鳴四山翠屏圍夜深  
松桂寒朝灑生林霏李君亦  
達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  
預作佳城基生則此其樂死  
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  
世所希荷鍾欲自埋不以遺  
體為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  
嗤知

命故不憂季君其庶幾觸目  
此境界陡悟昔者非更作首  
丘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  
菴細玩淵明詩壁有歸去來  
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  
百念盡灰冷故園勞所思我  
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  
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  
人樹投老長相依清泉白石  
盟甘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

淮東

嘉定丙子侍郎為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  
要得處方醫壞證便須投矢負全籌  
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陰更易流  
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籌綢繆  
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土意差疆  
人謀合處天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  
參井光芒撞戟纛關河事業耀旂常  
雪山自是西人重赤舄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  
不隨紅藥矜春色為愛霜筠耐歲華  
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  
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闕東淮正當金

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  
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  
病且衰矣自不可堪世用决意南歸舟次豫  
章三疏丐開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  
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  
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  
移舟夜壑人問世荷錦春郊物外心  
要挾封疆安社稷誰教軒冕換山林  
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秉校書赴湖州別駕

奎璧光芒久聚東  
奏篇入獻大明宮  
胸中抱負經綸業  
筆下鋪張造化功  
四海高名如日揭  
一襟和氣與春融  
誰知正大傳家學  
惟有繁華體國忠  
華駿登群玉表  
清脩屹立急流中  
校讎正對青藜月  
關漢俄分畫戟風  
自喜合簪方袞袞  
不堪分袂大忽忽  
送君悵望雲帆別  
顧我凋殘雪鬢蓬  
戢羽孤棲憐病鶴  
脫身高舉羨冥鴻  
星躔已應魁三象  
天路須知天五通  
著水臙前新蟻綠  
橘洲霜後巨壑紅  
清談岸幘遊戲戲  
納錦班萬口同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問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韻賦詩得世字

玉立蓬山巔  
聲望高一世  
清秋玉壺露  
耿耿無纖翳  
中流屹砥柱  
愈激而愈厲  
平生學古賢  
非為資身計  
中道事萬般  
命脈實關繫  
憂世危明主  
誰流洛陽涕  
直諫逆批鱗  
言皆獻替胡  
為厥承明退飛勇且銳  
有山巒而孤雄  
踞虎頭  
勢民困科擥推剝已無藝  
猱猱叢筍中  
逃梁無虛歲  
弄印無以易娶起百年弊  
西風吹馬耳  
新涼雨初霽  
尺筍開

先聲遠氓已懷惠  
旌旗簇小隊  
盡戰森兵衛  
一方便孟安中原  
誰共濟顧我亦漫仕  
空山老松挂勸悔作歸夢  
乞身尚滯滯着鞭公已先  
脂秣以相繼陳秘書分符星渚  
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副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  
國之寶少游翰墨場  
聲譽日果果蟠曾三萬卷  
致君應有道懷璧掩其光  
幾書州縣考翩翩鳳新雛  
飛上群玉島即星繁光躍同舍未為老自詭乘一障  
决計何太早分以星千符盧阜足幽討榮途競奔逐  
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  
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  
分韻賦詩得北字天地清淑氣  
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  
濟之以學力蒼皮四十圍  
直幹三百尺填曾書萬卷  
絢朱雲五色清和間  
韶濩勁直沮金石間氣之所鍾  
表表才稱德韞藏不自衛  
况復耐官職頽波正流靡不濡而不激  
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  
著庭史筆健寒於照東壁  
畫省方翱翔忽厭青綾直  
揭陽落天

寒於照東壁畫省方  
翱翔忽厭青綾直  
揭陽落天



南自說何太蕭東風吹馬耳粉林甘遠復時事禁  
如絲育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向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繼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脫風池

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脫字

堂堂問世英大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  
本孤高壁萬仞清都蘭九畹胃中富甲兵馳驟著  
華苑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人可連籌檣出可  
臨邊相自許向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萬游方  
恨合并晚盍簪遽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

天涼綵輿穩廬山橫几案道院庶嘉遯金瓯夜騰

光三遣兵未偃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恂當饋屨  
興歎追鋒必于反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衮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弭筆蓬萊最上巔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坐衣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慳我衰顏歸未得兩句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揚尚書率同年關拜于

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興鑿冰  
泛舟如所約也杜侍即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鰲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  
千頃寶鑑芳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  
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但覺歸心長羽毛

答李侍即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  
侍即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之

栢竹老歲寒梅攀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  
蓬論心豈無酒舉觥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嗤吐醉  
頰紅送以靜觀頤谷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荊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  
老携兒童地偏舞袖長難瘠牛鼎豐甘棠子孫枝  
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為官擇  
人頗收還禁中曾蔽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  
塵土惟有汗竹公雨足芩茁苗風暖蒲長葦離索  
抱孤影目斷三峽東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倅  
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又解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  
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匠那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卧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真積力為作太平  
妍大易機緘露中肅氣脉回須知經濟學元不墮  
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  
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掛帆干斗極屬耳鳳  
凰鳴

送愛門丁帥赴召

憶昔捫三峽班荆擁幕寒宦情雙髮底世事兩眉

端壞證扶瀕力危機發更難胃中經濟學為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道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  
平涉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更我來客友之調高械音夏局熟奕  
秋棋南斗換船柁西風吹髮絲莫將金玉質膏沐  
盡長眉

送范漕赴召

汲古千尋綆通今八面窓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

降分鎮中邊蜀歸途內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

門廳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  
肝別來年事晚病起面華寒東望疆人意天風送  
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兩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  
暄梅正熱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間縹緲和氣  
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渥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

天家黃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

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遍西郡歡聲多少  
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年  
期素

送洪賜岩赴班

賜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

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幙數年舉

列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  
識昔在晉魏公曾此趨幕職一逢龔柱敏期以柱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之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益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事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蠶莫測同僚摠稱  
好載路譽聲基五羊書選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來薦剡豈求待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蒼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兔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  
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德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戍趨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蓬疎雨春聽浪瘦馬輕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  
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細懷耆艾爰修珍良  
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閑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土之未平有寶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觀肆敷  
慶澤式普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殫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猷難折衝之畧委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端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寵朕亦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規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南陔宣職炎敵孔熾西陲制備牧御良勞

分效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嘉定十年五月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閭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甕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轉朝請大夫嘉定十年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致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犁運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關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卿以禁縻之耆儒領制閭之重寄雖并絡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爰放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繫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勲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嘉定十年十二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繇錦城而達制閭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威靈諸將稟命殫民疾苦四路莫安外無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方界趣遷乃祈均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手未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狗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嘉定十年五月

勅與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朕前奉 供職 恩 其 恩 詩 帥 之 艱 於 獨 為 甚 矣  
不 重 心 之 詳 仰 五 年 作 收 一 婦 不 渝 平 居 則 濟  
介 以 司 事 事 則 勞 險 而 弗 避 死 紛 錫 之 命 適  
長 缺 之 日 撰 告 取 乃 仍 抗 牘 天 四 路 兵 民 之  
許 何 止 為 聞 一 身 疾 疢 之 微 喜 已 甚 愈 普 禮 樂  
之 任 非 有 勤 力 之 憂 老 成 之 未 虛 行 以 待 所 辭 宜  
不 允 仍 速 前 奉 供 職

除 授 尚 書 七 年  
勅 著 雖 之 萬 里 有 偉 得 人 峻 常 伯 之 六 官 可 稽

出 命 賦 心 簡 在 士 論 翁 然 煥 章 閣 直 學 士 請 大  
天 增 城 縣 開 國 子 食 邑 六 百 戶 賜 紫 金 魚 袋 崔 奧  
之 德 守 融 深 才 猷 結 粟 比 由 推 擇 丞 晉 於 文 官  
迺 克 對 敷 果 驟 寬 於 西 顧 念 四 載 賢 勞 之 久 宜 一  
時 寵 數 之 隆 遂 若 禮 樂 之 司 以 式 兵 戎 之 務 趣 觀  
未 難 於 蜀 道 承 休 已 列 於 天 朝 宜 室 遂 嚴 將 虛 心  
於 聽 納 儀 曹 清 簡 尚 篤 意 於 論 田 吏 報 不 渝 先 思  
疊 至 可 依 前 朝 請 大 夫 特 授 權 禮 部 尚 書 勅 如 故

轉 朝 議 大 夫 嘉 慶 十 一 年 七 月  
勅 著 承 燕 治 繼 世 而 有 天 下 事 新 德 中 發

錫 庶 邦 矧 班 法 從 之 嚴 可 後 溫 綸 之 寵 正 奉 大 夫  
守 吏 部 尚 書 兼 脩 玉 牒 官 葉 時 等 以 禮 樂 詩 書 之  
彥 為 言 語 侍 從 之 臣 方 基 圖 績 紹 之 初 正 君 臣 倍  
合 之 始 爰 陞 峻 秩 用 表 殊 恩 如 在 先 朝 勿 替 嘉 猷  
之 告 庶 令 初 政 克 承 前 烈 之 休 可 依 前 件

理 宗 御 劄 一 端 平 元 年 四 月  
卿 年 高 德 邵 國 之 望 也 朕 親 政 以 來 渴 想 猶 切 虛

天 官 以 俟 游 覽 奏 牘 奚 辭 之 確 耶 朕 惟 寡 昧 莫 揚  
前 烈 當 勉 為 朕 起 以 副 圖 任 之 意 書 不 云 乎 尚 猶  
詢 茲 黃 髮 則 罔 所 愆 此 朕 倦 倦 於 卿 者 眷 然 有 懷

其 趣 就 道 勿 復 引 辭  
其 二 端 平 二 年 七 月

朕 拙 簡 著 英 參 預 大 政 命 下 之 日 朝 野 交 懽 亦 惟  
卿 名 德 素 孚 有 以 服 眾 論 也 屬 時 多 虞 正 賴 協  
濟 毋 事 異 辭 亟 祇 承 渥 令 專 遣 劄 書 賜 卿 雖 未 能  
如 古 者 安 車 聘 召 之 禮 傾 心 注 想 實 則 過 之 其 即  
戒 行 以 副 朕 尊 用 老 成 之 意

其 三 端 平 二 年 十 月 二  
朕 親 政 之 始 訪 求 耆 碩 卿 其 首 也 側 席 逾 兩 暮 而  
溪 駕 之 行 尚 爾 悠 逸 豈 朕 好 賢 之 意 未 篤 耶 先 朝

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為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廷疇再此親劄宜體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為國之著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為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齋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耆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傲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于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為無然此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九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奏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路之長為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想冀卿之幡然也李昉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臆已過月峽矣洪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其舟以行雖臯緩已不及事然門入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易退之風高矣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無不言雖詔書中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為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泉之間不以温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為言哉况尚書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擢擢如某者尤謬庸亡竒亦以尚書舊辟則撫機之例置之機杼前俯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恬靜頗年田里間亦不為不然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純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并有益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孟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贊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成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已以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邊隙未常非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決之中有審焉為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筆至於夜分左右無所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洋聞諸縉紳相與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人思之此可強而致我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為利欲所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孤狸豺狼望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壘洗易直之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佖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公之絕筆也克齋游公佖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為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為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即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為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為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逮相元祐政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

吏之自潔其身而慄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為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轍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贊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頌粟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讎然而中窺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贊公壽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為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泱軍民歸命侍為長城識者以經

卷之九

十一

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凡任制閫莫有終譽獨吾翁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為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 廬陵人

翁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快事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

邊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

永嘆古行狀帖與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失錄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酌文

劉克莊 前田人號后村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袞歸清獻琴鶴君曾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黃璫苦諭莫移允今之人動色單食公

卷之九

十三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與誰其似之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 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為聖代擇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表之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而興入其鄉者竦然敬况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后村劉公酌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與誰其似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  
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祇名震于異域  
見諸施用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  
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  
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  
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  
所可見者悔焉而弗彰吾黨實也高山仰止僕竊  
有志於斯昭往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  
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  
一二哀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繁云俾因公  
之所以試規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  
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  
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藉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奠奠文

瞻箕尾兮概光蕤沉水兮奠桂漿倘清風兮穆穆  
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鑄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祖貽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道進兮盤桓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血鼓奏兮佚愉矣  
芬兮盼豐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捧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柰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春春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右送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進士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莆  
亦越分鳴珂烏衣畫錦綠野埒中州一何盛耶識  
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為難唐之中否  
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  
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  
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  
更化當寧虛轄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  
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  
節尚以曲江之出為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  
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  
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為

公祠廼率同志以詩為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會  
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聞公言行錄則知公紹  
熙中繇曾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  
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  
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  
時年已近八袞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表  
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  
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為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

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

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占  
購也今曾孫振宗為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  
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為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澗  
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  
遺址為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  
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  
焉嗚邑人景仰之思寓于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  
七劄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贊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  
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獻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韻牋翰崔公清規重德  
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  
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  
以考功即論已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  
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  
御筆手詔勞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

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嘆崔  
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出國朝文觀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  
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遂  
陸言行在天下勳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  
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毓靈所降官輟

所之莫不廟突然貌假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  
等貌是諸孤遭家多難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賢爰脩於第塑像妥靈消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郡人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墓也在增城縣雲  
母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  
壁山母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  
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附墓  
者以十數計元代之成磨砌宏麗林木蒼鬱上干

雲霄元氏訖錄盡皆廢廟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  
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璉等脩而葺之  
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  
徵予文誌之予與子璉同被辟搜遺書始識于郡  
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  
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  
太傅諱克字子仁葬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曾太  
父也贈太傅諱雋葬惠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  
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  
公遂名星即及長個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為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計  
偕升大學發進士第自濟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  
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准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  
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擢工部  
侍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  
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  
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  
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  
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  
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集賢堂

治事事平拜中書參政七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十三疏  
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官觀如  
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恩例其繫銜則金紫先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是年十  
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  
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間氣所生其文章事  
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太琮塑公像與張文  
獻公祠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  
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蒲澗之菊湖以公之  
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  
胡通毀之據為移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子孫  
即其居桂華堡塑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子為誌  
子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  
今古而榮墓頹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  
墓也為子孫者寧不汗顏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  
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錄其言行第其編次錄  
梓以傳焉諸永久猶以什三跡未獲求之不置可

集賢堂

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子璉嘗以例應  
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子遂固辭歸老若谷  
惜不見其設施使其翫然改焉致身廊廟必能世  
其家業揣其能聲是可恨也予既重其請且欲寓  
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  
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菊坡大字

馬愉

菊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戶實食六百戶贈太

師謚清獻崔公與之家也公子孫寶藏距今二  
百三十餘年楮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胃偕七世孫  
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  
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葉觀之知其所自益加寶重  
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  
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為人韓嘗言  
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  
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  
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  
昂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諫之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  
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  
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  
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  
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  
以為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  
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  
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虜虜益溢兵民相  
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謀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  
驚懼走遁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為肖像立祠與

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  
心結於人心威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  
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成卒銜怨  
以叛攻掠近鄙道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  
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  
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  
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  
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匡扶  
國勢摧折權姦排斥佞倖積衰之發皎然日星之  
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士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

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拘其憂國為民至老未始  
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況者庶其卒云嶺海  
之限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  
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  
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  
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戮力清風峻節磊落瑰奇  
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為人特  
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  
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 宣德 陳建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增城縣雲母里古  
華山之原其帥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  
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  
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屏而高桂坊與蒲澗之菊湖  
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  
曾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為私第祀事遂寢歲戊  
寅公五世孫子璠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  
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

增城縣志

六

徽國朱文公所定禮密族人行之有年于璠子作  
箕以祠堂久未有記而徵予文公諱與之字正子  
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  
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母羅氏贈  
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中國夫人初申國露坐有  
星墜懷中既難而生公幼名星即岐嶷異常兒及  
長補大學生初參齋或夜夢為龍蜿蜒盆中翌旦  
公適至盥于盆間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適于同  
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為濟州  
司法調淮西檢法改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

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  
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太府少卿已卯冬  
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  
國史院實錄脩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  
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為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  
年召為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  
召不起復以叅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  
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戌卒曾忠等作  
亂徑禱廣州公肖與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  
書李昂英節推楊汪中繼城喻以逆順許以自新

增城縣志

七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  
事指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  
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袞矣控辭  
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  
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  
而卒壽八十有二垂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  
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  
戶實食六百戶素愛韓魏公寒花晚節尚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為潯州司法改淮西幕擬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倅邕守賓治行尤著有循良風後陞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渡海決獄遇風濤之險陰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塞諤之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為制置以關外四州為蜀杆救竭力措置後鄭損來代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料事出入意表者多類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九二十有六後皆知名昂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姊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以私相為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嗜玩好所居室左右惟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娶產業亦不增置子叔似納婦有資奩田六百畝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佐選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玉美錦米獻俗謂之大送悉卻之後帥廣所得月廩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劉文節公光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六臣風蓋無愧也嗚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亦以文武才略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之出眾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之年竟辭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西蜀外海亦祀之矧為公後乎子璉有學行洪武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訓不惟葦葦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因伯箕之請遂撫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而公平生所建勲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矣若夫堂構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德辰成 南屏 狀元 盧陵人

天之生賢固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為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置



非其人哉公繇紹熙進士歷澤州司法參軍通判  
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  
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  
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為叛卒所逐成  
都軍亂朝廷用公為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  
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潛遁公捕斬之蜀  
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  
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有與登城叛兵俯伏  
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三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庶聽為先其言反  
復間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其見  
之行事軒奇磊落光明正大而嘗當宋運衰弱之  
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  
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  
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為私第公之五世  
孫子璩徙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構祠  
繪像子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公六世孫  
伯胃從成北京屢嘗歸拜祠下乃與堂兄伯真

子公器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間以屬大學  
生何善承請予為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  
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  
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況於為其子孫者乎  
宜夫子璩重修於其前而伯胃請記於其後也嗟  
夫為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抑豈無春雨霜露之  
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  
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  
為記焉

贊

黃諫翰林院  
大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東國鈞軸為世偉人嶺南間  
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劔閣祠後

陳獻章新會人  
翰林院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  
時題劔閣即此祠也曩嘗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不知其已翱翔于蓬萊道山  
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於虛古今幽  
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  
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肅

右此記始予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  
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  
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若此類也予  
每讀之竟為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  
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夫  
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今皆化為烏有矣其言  
行錄所載不過詔誥勅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  
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共  
若公之德業若公之心事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  
見焉庸敢續附于錄以致追慕之意云右此贊頌  
也當道名

賢達念前哲表與忠貞之盛事也予為之子孫幸  
不知所慕哉遂通叙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實之  
八世孫

紀祠堂興廢之由洪武伐五世孫子遂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  
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勲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  
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錄之詞章繫  
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燹  
家藏文集為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錄一編尤慮先  
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摭鄉閭田里值卿先生陳

閩卿謂予曰菊坡之文吾得其全為諸生分持而  
嗣錄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誥命并  
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  
用附于錄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  
博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  
人之美苟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  
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  
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  
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九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  
者雖異代尤旌之祀典是以古者祀卿先生于社  
不過崇德報功為人勸爾初公請老而歸杜門謝  
病推鋒致卒曾忠自惠陽擁眾扣州城郡守宵遁  
官吏造門白其事公有與登城諭以禍福賊眾遁  
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  
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  
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叅知  
政事五疏丐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  
疏辭不赴公薨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  
蘊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  
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  
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彥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  
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  
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  
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英彥登吾門少長  
咸列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  
燕穉核維株脩爵無算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  
亂秩秩雖離一何盛耶洪武戊申

王師抵州城祠為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  
廢以迄于今茲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

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  
之寄於可為之時引郡志舉而復之所以關乎名  
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  
復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  
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悅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討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  
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啜飯而陳參其間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劔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  
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掉也借青山卜基備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皆苔上經旬斷履痕誰為門外客公係菊坡  
孫澤與派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潛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間系以詩羊石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起甚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紀名公和全錄

十一

株紅帶兩丹青同日到山家遠齋伯于外館書招  
親友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輩盛具禮儀制文托  
以菊水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劔刀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膺厚深沉  
清通朗徹鏡子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警效若  
接按彼神丹點茲頑鐵庶幾有年不遠途轍秋菊  
之芬寒泉之列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毋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馨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相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  
中丞相九回微不起碧空長挹夢中人弘治庚申  
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  
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  
天而距翊霸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鷓鴣相爭食惟  
公力辭宰輔之命而聞其風者頑不庶懦不立亦  
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  
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厦  
將顛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  
風敬齋辦香拜焚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悽尚饗一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巾私第自逍遙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奈何悽  
印綬甚非得已佩子刀德尊奎壁群兇伏天落金  
牌一劄發緩急驚心護卿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祝詩

劉克莊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榜縮用不柰蔡謨  
辭祝柱從渠誚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懶魏勃掃門  
跡尚意開黃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入指相  
君居

先帝謀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車  
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暮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吳桂發

下馬傍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內三

賢閣著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苑寶公用蜀文箱制

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瓊花屏乃愛崇碑公紳維以其副歸之府學書閣花於屏田吟伊呂蕭曹句魯斐誰敢說詩今無悉

唐律

陳黃裳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  
陳迹褒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抔玉  
筮亦堪憐肯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篆煙

唐律

崔龜

象笏猶存舊典刑魏蕃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  
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間關全蜀險端手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號田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覩舊丰姿綠視昔日三公第古栢今朝丞相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木後人思殊勳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為碑

唐律

潘昇號東

天南奇氣鍾此老眇視人間冕有蟬去曲江張半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新人亦天扶植每難冰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號古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興祠廢數應關丹青正想官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頭見蕭條異代信多難夜窓細讀辭榮表邈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黃甲登號存

昔年身佩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栢尋何處坡後寒花有幾枝盛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興時

元右

古律

蘇順孫號後

菊坡命世賢朱明洞天品入則洲洋器出為國

城散愛叔子僖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華芥兩府

門生風米尚未泯德澤宜莫京近市故府宅經今

猶驛亭荒荒秋容圃冥冥瓊花弄緬懷讀書處恍

惚曳履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發榮昔年燕寢地

今日坐奠楹素梓恭敬意相露蒸蒿情興起百世

下懷哉此風清

樂府調水蘭

陵濟國歷陽

艤羊城晚擢仰千載一人疆甚霜簡能嚴白麻莫

起風節堂開張武侯膽略是丁年曾作去國金

湯黜黜秦雲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

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凜凜忠精義氣牛斗爭光

可常得知身復正塵飛滄海粵天長蒲澗舊盟休

問菊坡秋圃還香

崔清獻全錄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崔子璣編其書成於永樂中皆其五世祖與之  
之遺事遺文也與之字正子廣州增城人紹熙四  
年進士理宗時累官廣東安撫使拜叅知政事右  
丞相致仕卒謚清獻事迹具宋史本傳與之所著  
有菊坡文集佚於兵火又有嶺海便民勝海上澄  
清錄二書皆記其當時政事後亦不傳僅存其言  
行錄三卷奏劄詩文五卷子璣因哀爲一編又以  
理宗御劄及諸家詩文爲附錄二卷其言行錄三  
卷林鉞跋稱宋太社司令李公哀輯而不載其名  
宋端儀序稱略爲更定甘鏞跋又稱旁考史傳補  
其脫略然則已非原本矣又蔣曾瑩家別有寫本  
分爲二集內集二卷前卷爲言行錄後卷爲奏劄  
詩文外集三卷上卷爲所賜詔札中卷爲宋史本  
傳及續通鑑綱目諸書所記與之事下卷爲題贈  
詩文題其十四孫燿所重編成於嘉靖庚申前有  
測引一篇稱重編先錄旣成有謂不當以行先言  
者有謂不當以臣先君者後見舊板篇次記號乃  
知新本爲後人剗改燿所重編實還其舊今觀其

書雖併十卷爲五卷而次序略與子璣本合則所  
謂還其舊者確不誣也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附李江

州遺墨一卷

〔明〕丁元吉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右丞蹈

海錄一卷》提要

陸右丞蹈海錄



後學

事實

宋史列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藍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孝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疏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歡秀夫獨飲為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敬之雖次官不使去也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置制淮東權參議官德祐元年逸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擢宗少卿兼檢起后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庭芝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孟王于福州進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故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入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

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班行中悽然淚下以朝衣拭淚衣蓋絕左右無不悲慟者屬并澳風作上以驚疾阻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在將為置之古人有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欲未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右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願兵匡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匡山破秀夫走衛王舟中而世傑劉義各斷難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元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昂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昂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匡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度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宋陸君實傳

宋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益城人生三歲父母携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免幻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

實不凡制日侍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頌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卿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埃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欽板轄和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子制使有連又殿撰贊塔于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厝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為人沉靜寡言與人交不翁然凡僚吏自公事過閱要以主實情接為貴而君實退然托處非謝舉渴告未嘗過閱有集則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容俱退制使以此推敬重之不欲撓拂其志制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堯任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守李制使投間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容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率於維揚開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惟慳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迨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備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石不作既無臺治三無



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為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王師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相旋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詣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底于濟議又不合以言者誦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非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即日召還遼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築土為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芻盛服如立文右坊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安然至以朝服拭泪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略君實隨宜禱補盡心力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于厓山南軍入舟三百拖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鋒而以中部居宸中暨及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踰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銜按問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也午四十二君實在海山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死後以此冊傳用中秦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韵奉明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辭誤以景炎為成興云

### 明年南遷化之碭洲

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塢六月次古塔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收幾溺復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碭洲鎮碭洲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填海錄

又明年四月戊辰殂于舟中

自井澳颶風驚悸成疾以至大漸過風之日新史以為丙子填海錄以為丙寅

越三日庚午衛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群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

庚午龍見海中書于新史而填海錄以為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擊空而上身首角日俱全輦入宮雲陰不見非于海中也翔龍縣填海以為祥龍又以為龍興

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

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蕃應大使秀夫為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權尚書直瑞明殿學士尋

州明年七月劉義經制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

行朝除同簽樞密院事祥興嗣立世傑以

夫以 祥 之皆未嘗進拜惟劉義以間官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為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

史異

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治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

境五月寓祥宮于香山院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

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

上廟號以四月辛巳祥宮發引以八月乙亥永福陵攢宮

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寓于香山先是宜

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舟次碇洲衆舟

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蕃洋將袍往占城累召不至山陵使

乃觀文殿學士曹洲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厓山厓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

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湖沙之所出入也山故有

鎮戍世傑以為此天險可托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

六月己未御舟發碇洲乙亥至新會縣朝居里之厓山起

行殿庚辰舟廣州為祥興府見填海錄而新史謂升廣州

為翔龍府

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人飛集其  
舟延燒衆舟幾盡

劉義追宜中事無可考

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如雷蓋天狗云

己巳星墜海中書于新史而填海錄以為癸亥夜一鼓後

墮廣州南初墮紅大如其中爆裂為五既墮地殷如鳴鼓

一時頃止非墜於海中也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范以舟師

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恭知政事李恒以少騎出梅嶺

弘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恒為副元帥大興所書可考而

恒廟碑謂恒為都元帥江淮省亦遣弘范至自漳潮

明年己酉己酉朔宋改元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

世傑就厓山港碇結巨艦千餘艘為方陣中艦外舳貫以

大索四圍起樓櫓如城堞以待敵見大典新史及填海錄

己未弘范兵至厓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

舟人茹乾糧餘十日渴甚則下海水飲之海賊不可飲者

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

事見大典及填海錄新史不書

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

陳寶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及其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橫嶺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橫嶺張威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日月亦與新史不同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交攻之

恒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洪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不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云

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存容四塞宋師卻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

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己舟秀夫惧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為人所賣被執尋於是死之

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數百餘人是歲寶至元二十六年也

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 以 州迎師 國秀

為神龍衛都指揮使沿江招撫使時寶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叔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寶云

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扶闕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遂至海陵山遇颶風舟敗死馬餘棄盡沒自是嶺海閉無後宋軍幟旗矣

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新纜乘間而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果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之回廣東乃回舟越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宋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局即登抱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墜水溺死諸將焚其屍以骨葬朝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岸後為其下所殺見填海錄

其事往傳所不書蓋嘗有志論錄附傳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爵

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填海錄新史書秀夫景炎之初為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為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事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位宰相者言其以簽書行相事耳恒廟碑又誤以端明為資政云

慮 日不容無小失修故久未敢稱

述項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傑遊近見之戲謂曰前朝貼黃中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傍一人曰寶章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其名也

劉義次子景曰直寶章閣見填海錄

傑為之嬰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記質之寶章故為不聞者徑  
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祀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之矣他何換  
為姑叙容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十一月東  
陽布衣黃潛謹叙

弔魏詩歌

輯陸君寶魏詩叙

處死丈夫之能事挽歌哀亡之至情因能事而發至情尚幽  
明相須之理至若無間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  
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未  
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

吾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財非命與  
非義相為重輕非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  
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間蓋知者哭其私而不知者  
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自而財時人哀  
之尚無間於親疎久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  
本而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天忠之道也陸公君寶其謂  
是矣任僕自泉而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  
而不敢輕為懼傳聞失之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  
予云得其詳於程摺封圖秀程得之華傳即來傳即公安竊  
池人任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

序又自推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 欲存一己之私  
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文或  
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給一切以天理民彝之幸患  
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  
登載惟公出處大畧已見鄙文或曰匡山收時公位右丞相  
樞密使非雖然 皆一時 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  
既貳其傳孰為定名改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  
八日淮陰龔開序

魏詩

淮陰龔開

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遠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為浴海可得  
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再造古音聞他年自有  
春秋筆不比曰橫祭墓文  
數闢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饑史書  
猶曰白嬰証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淪忠義未須  
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河南方回萬里

亘古無斯事予今有若人龍精同祀手蛟室共沉身蹈海言  
能殘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疼君臣

彭城鄭時叔范

蒼姬噬誌錄漢大可能矣自古誰無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

銜石身殉昂龍驛萬里烟清閣忠魂貫海嶼

吉州龍仁夫 觀後

存孤巨子志已矣并成非無地泰黃鏡終天慘立玉衣魯連  
生獨恥苟息死同歸薄晚蓬萊頂桓：危六飛  
絕矣陳橋祀夷哉碧海波夢中姬旦抱天上或作諸公罪日月  
網常在滄浪血淚多吾州文替相雙廟晚同科

出合止湯炳龍 子文

七日陰靈事可知樓船魚貫誰為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  
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角中水浴更無期公為萬世  
網常計兒女板舷不暇悲公安子塔先公元女板舷末末公  
後叙示之曰汝先主我即末乃晚  
於海開闢海島豈謀身嬰白心存力不能天一龍章空吉夢  
人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死從君父忠義遺編託友朋萬里  
楚魂招不得詩成惟有淚霑膺

虎林盛彪 中又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斯丹心  
猶數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驛直上天板蕩城臣  
竟如此流光青史更無前此與姚燧詩同再考

聖子 聖子 聖子

誰使權姦醜禍深末流無復救危梓君臣霄壤孰同死社稷  
丘墟可再生叔寶井中空大辱仲連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

俱魚腹留得丹心萬古明

古今忠義獨斯人危在須臾見益真身不迷亡憂喪節君非  
同遊俱蒙塵平時誰執朝廷柄末路方知社稷在楚些欲招  
招不得滄溟南望浩無津

永嘉俞德鄰 宗大

把國天將廢蒼梧雲正愁龍胡誰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  
心在千齡王氣收懸知精衛念今古不能休

七朝速存露一日倒狂湖天急克難料皇圖不再安寧甘蹈  
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難  
群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曆數絕難續常綱晦後明人知念  
玉燭天立禍程嬰淚眼休枯甚他年有火評

蜀宇文叔簡 子敬

景炎未久改祥興強欲持危力莫勝梧野御沙方慘：虞洲  
浴日克沉：空衣黃鳥三良殉俄從白雲千歲乘剛悍人亡  
兩俱盡忠魂追悼淚沾襟

京口郭榮星 元德

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驛氣拂府臣子但知全大節國家  
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有足稱獨憶城南  
秋雨夜一窗曾共讀書燈

錢唐仇遠

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  
上下義骨肯浮沉草木長淮淡秋風起暮陰

良齊佐先中正卿

宣公苗裔有餘馨耿：丹心醉六經獨力生難扶社稷全家  
死不負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海底台星共地星歲月不銷  
忠義氣壓山十倍向時青

東陽方鳳韶卿

祥微方擲幼執極尚扶顛整背舟中測龍胡水底天華存周  
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做長依海日懸漢與漢同

雜著

陸右丞像贊

全華宋源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遊方龍室則通玉雪皎如芳  
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元

陸秀夫抱 王入海圖詩

元姚燧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折丹心  
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  
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

誄陸右丞遺墨

勾金曾翁

別師游宦去國事又乘桴有地皆周東無人可趨孤生期斷  
楚足死學抱龍胡遺墨仍留在顏書比得無

新得南海志觀宋李庄山事蹟

改國今安在新營忽北山藩王收末墟義持打邊關典禮存  
周法威儀復漢班開街旗幟動結寨舳舻環節制通江運捨  
牌集洞壘龍濟多繁嶼嶺崎半捺管置陣移官港帷宮泊女  
灣狗流疑危掃龍須莫算真蹟須求繼驅馳獨任殺捨換  
殘成屋殺修壁居闌瑣瑣州仍隔珊瑚島併於乾餐桂窻城  
酋飲輻輳道斷無前接民家有老鯨鯨撥雲赤帶鯨聞電  
朱收大業從舟盡元戎索仗開炎丘朝服奠貝闕御弓彎替  
傑隨冠冕婦嬰泣劍鏃狀駸衝柵象精衛避龍鵬收氣捷延  
喘英颯欲起存一沉知有決再縛恨何顏去天曾青蓋行哉  
被翠鬟城危嗟唄闌井倚病脂斑出督空懸令迴軍却算錢  
蜀瀟家失與衰漢國忘機月照丹心苦風揚白骨頑欲儒輕  
戰勇穢史進降奸世遠神終在天高波或潛紉羅歸北府疆  
埋泥南寰毒浪悲海內烟氛蒼莽間一時磨石處萬里凱歌  
還

詠史詩有序

國朝合肥王忠

秀夫初在抗都與廣王益王及太后妃嬪等航海而南至  
福州廣王即帝位改元景炎後至廣東之南川景炎崩衛  
王即位改元祥興遂遷于崖山以秀夫為丞相張世傑太  
傅天祥少保會張弘範舟師至秀夫見勢既不可為及取

舟中諸器物悉沉之於水仍仗劍驅妻子赴水於是登御舟請上曰皇太后存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當為國死遂抱帝俱投水中秀夫文筆英妙凡事皆共潤色紀綱之若賜文天祥勤王詔謂天祥如鋼百煉而愈利如水萬折而必東是已

由閩航海到厓山國運亡閩抱不還抱主共投深水去絕勝俘虜走度寰

### 劍江陳宗冕

祥興元年六月有大星南流墜海中星子餘隨之元人進薄世傑之舟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插旗仆諸舟之插旗皆仆世傑知事士乃抽精兵入

中軍諸軍大潰元叩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紅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大小天星墜海洋厓山兵敗事堪傷王帥十萬俱淪喪帝已亡宋宋即亡

### 論陸君丞

國子助教蔣景高曰夫謀不可以羽回輪運不可以蓬止天

下之勢人孰不知之彼陸秀夫輩自以死國之難故溺其妻子而不辭文履善艱難萬狀猶欲有為豈當車而奮螳螂之臂哉誠以廉耻禮義有所懸之耳

### 題鄧洲所藏陸樞密手簡

京口俞希魯

希魯讀先子所作宋樞密陸公秀夫挽歌詞壯顏毅色猶凜凜有生氣欲髣髴其音塵邈不可得義山郭先生與公為同舍友平昔所往復尺書片簡收貯無遺余得拜而視之前脩典刑森然在目字畫遒勁自成一家非隨俗媮媚者所可同日語降歎之餘敬識紙尾

### 石丞遺文

###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茲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按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為特鉅屋與歲陳廩：將歷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州領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舍也輶車駟馬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脩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甍瓦石所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勗畧等而其鉅也如於昔落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

是邦也蓋記諸富嘗考之周官里有市，有候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馬結脩是務廢城驛甲天下財幾何時庭除蓋堂庶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矣公典土于茲能以遠之慮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同舉廢之一事於守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獎今之所以脩其可以弗記公名潛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宣持差充京湖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奉二孟先生尺牘

秀夫百拜覆判簿秘書郎中先生師席前秀夫升違函文條見清明尊柳之誠與日俱積初漸一歸萬里遂待以故起居之問未及拜今既不果行則不敏之罪甚矣尚望師慈特垂宥宥即辰春光秀麓恭惟絳帳雍容尊候動止萬福秀夫仰竊教誨之餘餘僥倖得遊辟雍所以感激詎容語盡之一葦攸隔茂孫面仲不克頓首遙奉辭辭以酬秀夫近始克取二親過此比聞令塔正本狀元得意南宮今歲榜稍遲意稔四日以慰奉，秀夫仰 教育之恩借 以芝椿百卷為壽尚望先生諒其誠心特賜尊肯命之曰留頌，蔓馬悵悵或有使令之及聞斯行諸伏乞心照不備初八日秀

夫百拜

附錄

乘海遺錄序

項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共思齋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時曠山谷耕募義使畔毗洞丁造棘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號將大夜冠指虎泉皆請關脫法求効死已而當關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宜諭卒無搗賞懸月餘僅令守如蘇一路張彥挑重兵居此陵且有叛志尹玉克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赴奔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而復令張兵餘抗守獨松朝敵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徐慶逸奪其印不與漢輔適德剛道北軍八城與檣又絕江通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樞也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逃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淪海橫流之際而使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兵死不坐微箕二子止有姚色於宗周矣其書天畧如此乎後又獲見在陰莖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



蓋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輪於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濶封疆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創之規土迨乎宣和東龍北兵南下急若延瓠曾不得乘一陣設一墩而遂至吞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山海之間內政不循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翰刺寒受圍鄂諸有驚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結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復有潛龍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初宗培養作成之澤重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節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大有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嗣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宋家並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俊每備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露鬣豪許蘭勳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仇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談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余改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論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東海道錄且

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大忠祠碑

翰林羅倫撰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民之秉彝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夷狄禍宋竊矣遠橫於初當眾諸公折之全使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撼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歎卡彪說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辨香祝天魁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善軍旅內訓工役正色立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潁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阜寧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柙南劍蒙執五坡日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因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烏乎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義萬古之大防在此也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義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

後合尊之子辛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漢天之  
 助宋時而復起仁義何負於國哉先是倫謂陳公甫曰表英  
 先賢教德勸忠公甫以告金憲陶君魯君慨然曰吾嘗也居  
 山宋亡歲二百餘年變為丘墟表章之與有大此乎乃相地  
 建祠於行宮之旁以祀三公三甫題其額曰夫忠立表歌乎  
 於西泖刻石詞諸詩其下祠兩廡以勸王義士伍隆起等附  
 馬賈田若干頃復伍氏之後一人上之君敏於為政多逸功  
 民賴之又出餘力修廢典是大有功於名教也防禦分事林  
 君錦提學僉事朝君榮成相廢成以公甫門人易元陳庸告  
 紀成事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尊矣

秋快



全孝江州道墨卷

題跋



康熙癸丑二月晦日懶翁老實錄于金昌北溪寓樓昔年  
 六十有六

李江州遺墨卷之六 其六 其書

頽水流寒儘日東 賴監庫白厲會風化行 墨綬滿腹非身在冰  
壺秋月中吏靜竹聲驚鳥雀官清梅影上簾挑 座舟歸載惟琴  
鶴擬有英名徹

兩宮 汝陰李輔拜手

贈左丞忠文公李輔論議

太常博士張耒撰

夫死生利害在人為甚重而不以少動其心者非偉然其見之  
士鮮弗能無惑也一有惑焉則汨于計慮之私而有遺蹟苟全  
者矣惟君子乃能安乎此由其義命素明諸中雖尋常造次之  
必是况于事君而可食焉以避其難哉若江西行省參政依前  
兼江州路總管李輔以進士魁天下以才良躋待從以政事知  
要郡匪躬之節蹇自持一旦暴賊起都境爾武昌省憲諸臣  
窺死弗暇毒熾肆灼正當其衝守無完城故無簡師勸獨能開  
倉庫募士兵以忠義激人心再戰再克厥功甚張方將防禦上  
游能兵旁郡而賊鋒轉逼德我先奔并孤城以供七路壯節而  
弗奪手到罵賊力盡乃殞其英風景烈足以炳耀乎國史而登  
厲乎人臣矣夫殺身報國曰忠德美才秀曰文揆諸二法允稱  
所褒請以忠文謚之

洪武乙亥春解廬於友人李嗣宗家弊紙中見此詩乃元季  
江州守李公子威手書也予幼年嘗聞公守江州被賊寇攻  
圍日久援兵不至力不能支城將陷有持曰孫勃何神孕福  
雖龍馳隨處起氣埃烟迷郡邑人民苦五滿江湖鬼物乘人  
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其時來指生力盡徒為亦可惜都  
成一炬灰正正間天下分尚士人半明善平四榜狀元詩曰

四榜狀元同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投三尺不見元  
戎用六籍宗指不如善善元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碌一偷生  
者黃甲由來得便絕當時輿論可見子尚記憶其詩今觀其墨  
蹟有感于衷不忍毀棄持歸于家紙已朽爛缺第六句第二字  
妄以清字補之便于讀誦遂若地成卷餘歐陽圭堂所撰本傳  
于卷首末

當代名公詩文以光其遺墨竊意公之事業其元史鮮不特  
贊然讀其詩想其人度幾存孤臣孽子心者觀此亦足有所興  
起云 錢唐朱灝敬書

右詩一首故元江州守汝陰李公子威所作而其手書也公与  
余忠宣公同供死忠節名在史策而若於民之耳目以起夫人  
之敬愛者故沒身餘三十年其遺書于蹟為人所艷慕以此所謂  
殺身以成仁者與於中嘗聞諸古老言子威為監察御史時上

書為吳閩一請辭朝臣勅之而子威亦以是勸于士諱及江淮  
兵起乃抗言于朝願以一殘破州郡守以自劫諱是言之子威  
豈非志士仁人也哉張地真原令不非時非其封守也許遠以  
其能投之共而下之卒与俱死昨陽其事于子威求飲江州蓋  
相類夫有民社之守臨難而逃死者固亡異于大羸不足以施  
而日于天地之間至于士力守職亦其分內事所當為者也  
不注非陽子威不求江州府何傷而切為是者嗚呼此世所  
以為此而子威所以為子威也元有天下九十三非無文人  
也而學士大夫工于言語文字不能如子威之見款恭于人者  
何可勝數然則子威雖亡而所以不亡者固在是矣伏唐朱微  
常以世流清余為之書憶以款之也窮隱伯其誠誠如是固冠

大祀垂紳而入橋門者當如之以哉欲勿書焉而勿書并識其儀是歲洪武二十八年春三月乙卯命陪胡粹中書抗郡于

儀部郎中兼翰林侍書朱廷輝今後姓蔣致以將歸錢塘時二卷微予題識于展閱之其一則其祖自明為池陽郡掾時平反銅陵許氏獄活三十二人陰德之事其一則其父子激撥拾元季死忠名江州守李子威于書所作之詩廷輝珍藏之皆裝潢成卷當代名公鉅儒多為題識嗚呼陰德忠義有聞于世大矣行之於身者固難撥拾他人之手澤者非得其心之同然者不能也為人子孫而能顯揚其父祖之功德使久而不泯者固不由事然世志罕見今廷輝乃孫也于斯二可且使忠義之名傳播于人人不獨可謂孝子慈孫又真可謂仁人君子矣用書以為世道勸

禮部尚書昆陵胡淡書

元綱既解但列土墜階旗莫國真可鄙偷生充朽為嗟江州守烈英雄姿勢孤志不挫力盡心無獨身曾不卸視死真如歸名垂竹帛日月同光輝風足興起千載猶一時况茲親遺墨儼然持容儀精忠深毛髮悲風動窳成伊誰得相感片紙不思遺室愛槐家詎貽謀詩良規健志豈不重乎澤刊不茲幸矣際全盛謀猷無所施嘉我事匡臣尚友斯自期倘常若名義忠孝昭民彛永為來者勸視此其無慙

禮部郎中錢唐蔣君廷輝以其先君子所頌守江州李公甫遺墨一紙見示予得而祝之感嘆之作為賦五言古詩一首曰右鳥守親君父子之好尚如此可以見其為人矣因書以

歸焉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會稽章啟書

忠臣孝子懷仁秉義不顧其身以何事君父世既採共事載之史冊傳之無窮夫其片文其字有流傳人間者又爭形而寶藏之蓋重其人目以及其蹟焉古今擅名文章何限而有傳不傳何也嘗亦不傳之故矣或地他其心或禽犢其行故所看雖有長簡鉅冊過之者率未嘗手一披日一顧甚者詭誓之委擲之蓋賤其人以及其蹟也文以人而傳豈不然歟則夫世之用心于文而真傳于遠也能致敬其行可乎錢唐朱子淑得李忠文公翰書自作之詩什襲如拱璧既付其子輝宜護之尤謹間示余屬讀其後教為書此廬陵楊士奇

忠文大節傳千古公孫同孫世幾以家塾朽藏忠孝華族士誰

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蔣廷輝所藏元李忠文詩其于士也

予觀之重有感焉夫人者以詩而名者詩有以人而傳者其

所重果何如哉忠文大節固不在乎詩也廷輝先君子以之贈子孫厥有意哉因賦詩二絕以歸之

宣德六年龍某年冬十二月朔旦

嘉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國史總裁楊溥識

詩者志之所形觀于詩可以知其人元贈隴西郡李嗣子廐

五十六字而其侃然正大之氣溢于言外字畫蒼古飄逸如瑞人雅士使人歛衽起敬世人多尚春辭而語琢琢而先親躬而抗之朱子激甫問于人亦辭指中而公遠望其後拱屏裝潢以示子孫子激移以心哉傳曰善不壹已出是之謂也厥子遊暉仕為郎中侍書持行是嚴更有以哉 介菴黃淮識

右七言律詩一首元江州總管李麟子威之作且其自書也子威守江州罵賊而死及之忠臣烈士中其風者尚猶感激思奮況於其親其手筆也哉詩之前有歐陽圭堂所撰本傳後乃潞國公謚議及不抗郡文學掾中跋共為一卷禮部郎中並翰林侍書將遊暉以承予題蓋子威之詩列廷暉先人子威所藏而就題識也然則世之所以貴人臣之忠義而廷暉之所以重其親之手跡遺物者是皆分由子也固其詩特上以嘉美之云

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九月甲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榮書

書李江州遺墨後

此元江州路總管李之子威所自書其詩錢唐朱啟子激而藏之今子激之子暉以此為卷以承予題蓋公守江州勢窮力盡慷慨就死其詩深然真可而日月身先霄壤相解即宜存於片帛後字之間哉雖然日之所儲而思之故凡觀之之遺墨者孰不慨然想慕公之英風義氣儼乎如生皆有川喬孫而興祀又豈在于言辭之工字畫之美哉暉字廷暉及姓將氏今為禮部郎中並翰林侍書云

宣德六年辛亥九月甲午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並

翰林侍讀學士廬陵曾啓書

李忠文守江州通四郡多墨之日以嚴羸禦悍暴莫不知其難然忠義所激唯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不足道及至元我解體賊勢猖獗城陷之吳罵賊而殞其忠義一氣殆與日月爭光而金石同固有志之士固將景行風于既往則遠星尚存如親顏面者耶若此詩者忠文之手澤錢唐儒者朱徽子激得之流傳間遂敬以遺其後人可謂知所景仰者矣子激之子禮部郎中並翰林侍書暉又得并先人手澤而什襲之矧又不可謂不敬承先志者也夫不忘其先考也極慕先烈忠也唯忠與孝其臣子之所當悅焉者缺忠文之詩子激之詩即中之從襲于斯二者為之已敬羨致美

宣德八年詔集於丑春二月戊戌通議大夫行在工部右侍郎

前翰林侍講並備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李江州之精忠大節首世之士也其遺物一存者人固當寶而玩之况其詩乎此詩失所殆人名氏然觀其詩意則其人必與江山之心術光明正大皆可見矣錢唐朱子激得之愛若拱璧子激真好德之士也予自其子禮部郎中暉得而觀之敬慕其人故題其後如此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並翰林侍讀學士王直題時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也

元至正末余忠宣公開守安慶李忠文公守江州皆以死節著二公遺身黃甲首冠多士卒終身成仁以不負所學其子偉矣余公召集其子世及人讀之而尊慕者最稱李公之文章世不多見思紀其手澤令人望之如景星慶雲空之若網罔至

樹豈直以其詞翰之可貴哉蓋伯之甘棠也將君賢父子誦  
藏既久而又素謀于館閣諸賢蓋將傳之子孫以忠義之訓其  
祝富家之家捐千金購法書名畫以供玩好者志尚如此豈  
無於辨之者

宣德壬子惜月初吉奉議大夫 衛府左長史三衛金定識

予幼時誦先曾大父鰲溪先生哭李江州詩有曰東我李大夫  
勳華積秋霜直眉失顏色南斗垂精光已慨想其為人今復得  
拜觀江州手澤懸楮仲大夫題識之什益三復之興感嗚呼  
呼忠義人心所同也況公之大節爭輝日月窮天地而不泯者  
乎宜身人無古今而皆景仰仰歎不置也其手澤為錢唐詩  
氏家藏今札部印中廷暉出以示予敬再拜書於其末蔣氏  
之子孫尚愛愛之哉

翰林備誤廬陵周叙識

李忠文公之臨難死節其氣赫若秋霜烈日天下後世仰之  
凜然尚有生氣觀公手書所語意字畫豪邁清勁類其為人  
於此可以想見公之風烈矣夫以公之孤忠大節使人景慕不  
忘如此况得親其遺墨而不為一興起者乎後唐朱子傲以藏  
于家四十年其子廷暉為札部印中廷暉書索于京師而觀  
之足以慰乎平昔慕公之移也曰識其後廷暉尚寶藏况子  
傲亦之所好與共乎澤尚存也

宣德七年壬子夏四月朔

奉議大夫左奉坊左庶子並

翰林侍 讀周述識

頃過南康度廬阜至九江徘徊望思昔李忠文公守此其死

也壯哉大丈夫其人不可得惟見其山之高江流之深林木之  
森蔚誠郭祠宇隱隱如者不亦可慨乎今觀廷暉印中所藏公  
手書七言律詩一章詞語清醇筆法勁健而字色猶新生氣漂  
灑在日尤有所慨歎而敬仰焉忠臣義士之遺蹟使人感歎如  
此廷暉之父子以首得此書極珍愛之自諱其後以遠廷暉  
廷暉字誠一甚謹也宜矣 臨川王英題

札部印中並翰林侍書錢瑄廷暉以其尊府所藏元李江州  
手書律詩一首示予且亦予題予嘗讀江州傳觀其死節事忠  
義之氣凜然若生使人悲歎慨慕之不已及今觀其辭翰神  
情風裁宛然在目使人追思仰望之不可及嗚呼當將受恩而  
忘義棄德而全生始者不其少又章翰墨豈無存者能使見者致  
愛之若此孰能使之者宜藏之若此孰能使之者廷暉父子之賢於此亦可矣

翰林侍 讀學士李時勉書

右元江州路總管李公子威遠詩一首錢唐朱君子傲以之友  
人李嗣宗家其子札部印中廷暉持以示予讀之公在正間以  
進士第一擢御史正色立朝嘗有風來出守安郡推亂平  
嬰孤城日與賊抗百戰以死竹其烈哉夫君臣者人道之大端  
忠義者人臣之大節彼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宜其謀之熟矣奈  
何食人之祿一旦有恙苟生自恕之心無舍生取義之志使  
有國家者不約恃以為安焉在其為人臣哉若公之有不顧身  
死于官守精忠大節蓋偉然也果何愧于君臣之義哉去今幾  
百年士大夫相與論公死事人一面有矜色皆想慕其為人詩  
章翰墨宜寶藏之唯謹也昔人云疾風如勁中板蕩後統臣觀  
之于不詎不信夫三復此詩為慨然時

宣德七年歲次壬子夏五月丁丑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兼備

國史廬陵錢習禮書

士君子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提生主于用舍至有不幸為臣而死忠為子而死孝者世不多有苟有其人而足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奪若孝忠文公其一也公顧人奉定中廷試魁多士累歷朝職以南寇與公出守江少即以攻守策上行有請兵屯江北不報公嘆曰吾不知死而矣寇至公力戰敗之寇及至又敗之寇益衆大至諸將守臣皆棄城遁公守孤城城陷而巷戰力盡揮劍叱賊曰殺我無殺百姓子與子乘船俱罵賊死之所謂不幸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者公身臨焉於手列名於誦節義使人于三綱五帶之道奮然而自奮者公于名教有功也此詩以作而手去者朱唐朱子激而後以遠其子廷輝廷暉益愛以有傳于當代名公乎是以見其父子之所景慕也

宣德七年六月望日翰林院

國史檢討廬山陳健謹

甲科名譽重山丘死節精靈貫斗牛元史初存忠義信古今誰似李江少

江州遺墨供新鐵畫初旬自有神不是英風豈世久知衆首在泥塵

錢若士得枚歲五色祥巾祥有尤更喜風毛傳世德百年初翰益厲芳 四明陳致宗

錢唐朱版子善所藏也

于今八十餘年子以有子禮部郎中暉及恭漢成恭就余傳之李公清忠大義先諸史策疏明于天下後世者如青天白日人皆仰之不待神說而表之偉一死猶不死也躬讀其詩讀其謚議竊其人之不幸而遭夫亂世又幸其死得其所以概夫平生謚曰歲守節及知松柏之後凋不其然乎及此六年有忠宣公闕者與韓建力守安慶死尤傑然如安慶江淮表裏二公死則紅巾不復可支矣余嘗過謁二公之初黃鵠碧中節葉若絲不接露輪子皆不藏金玉而歲此節輝不遠先志若赤章一皆可嘉也噫夫豈有所為而為之也卦惟忠義人心之所同然志士仁人豈有不於忘情者矣謹後末末以附驥尾云子修本姓蔣氏暉今及姓焉 余子前也江江福李初附錄于後以填屏壁 孤城斗絕倚江柳雙劍寒香殺氣若憐慈青山屯得帳封狼白

畫入 亥坐當年只恨王孫去此日偏令過為倦寂寞初卷去海

一樽聊酌醉料觴王 弘治歲晚王

宣德七年秋八月 古史官國子祭酒並翰林侍講

太子賓客致百豫章於儀士

李江州之死忠事載元史天下所共慕也錢唐朱子激而避近仍其親之所作贈人之詩而室愛之題識以藏于家其所慕可知矣今子激奮之子禮部郎中並翰林院侍講廷輝又實愛之益至其而慕約不可知邪古之人謂父母之所愛而愛之况江河有可慕一安耶况又有入一于得邪信于家其不有親戚而與起者邪門以親乎、不能不為敬美也

宣德七年九月辛巳翰林侍 講學士奉訓大夫兼備

國史廬陵陳備書

昔司馬溫公既死人身購其家觀之而盡工逆有致富者行武  
蓋慕其為人元李忠文公既死後唐朱子微伯其子書碑人  
詩一首字而藏之入堂在父字翰墨之間於今其子廷輝乃亦  
并其祀之手厚崇他成恭藏之蓋謹是蓋不獨有慕于忠文而  
慨之思祀之念未嘗少忘也然則是卷之存為廷輝之子者孫  
者世之展而祀之則忠孝之道其在是矣  
宣德八年春正月既出翰林侍

讀郡人苗嘉謹

右李江州遺墨一紙錢唐朱子微伯之其子廷輝室之而俾  
予識之惟江州為元名進士以徑學魁天下歷官中外厥身亦  
富元運告休乃所以忠義身御行日既久援兵不至力戰罵賊  
而死不亡雖夫哉今既其詩初音清韻筆畫通勁毅然百君子  
之風不可犯之色則其胸中所蘊為可見矣雖然江州之孤忠  
高節固不在乎翰墨之信否以子微之微藏什禁若明珠大璐所  
以愛慕不置者則夫人之腹心可知矣吁士有瞻百世而相  
感者其殆若乎

翰林院侍講淮南高毅謹

事有異世而足以感人之心者特存乎其人焉觀之朱君子微  
所藏李江州遺墨是已江州既死於去今未遠赫然在人耳目莫  
不知慕故子微偶得其手之詩室而愛之既為私探張路不  
謹識及德其後以藏于家豈非愛其人而兼屋下之烏乎廷輝  
不惟藏而室諸且微當時學士大夫題跋所以修其先人手  
澤而思貽後人者至矣雖然廷輝之心豈惟貽厥後人乎抑使  
覽之者思乎臣子之忠亦與所與祀感慕矣吁可以與可以

親補詩云乎

宣德九年秋朔旦奉訓大夫右奉坊右諭德清江黎帖誠  
余嘗讀元史而李忠文死後其子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為剛勁  
豪傑挺生不可拔之士初未知其於文及祀禮部郎中錢塘為  
先生所藏忠文律詩一首出其手筆初意二微措法勁美然後  
知忠義之士皆由讀其書也昔韓文公作孫志遠傳後序也張  
籍談于其言是為文操紙筆主就未嘗不草草之忠義人果因  
知知其讀者少也獨元至烈則韓文公之知忠文之至也  
是而其文之固誠向非此作未必不一失二也進之文僅出  
于萬言忠文之文則按此可信惜乎非韓不始發姑書此以傳  
云宣德十年春二月朔日監察御史張楷謹

大凡君子有所撰述而可傳于後人仰其文章而矜敬不忘

夫豈偶然哉蓋必道相合心相契其前言性行有所感者與  
起故斯身也若元之臨西郡公李楷先為總管守江州東第  
死義忠誠已顯著于先代班然而顯耀史策矣別有詩一章  
初稿供美今禮部郎中兼翰林侍講氏廷輝厥父子皆特室  
而藏之豈徒以其詩之工而字之善蓋子微平日亦以忠義存  
心一旦見李公詩遂想其人風采嘉其忠節而喜其於文故特  
為之珍重不然又乃愛慕之深耶嗟夫子微往矣廷輝後善德  
亦先志恭慎成快亦

昭代聞之登諸傳仲題跋大易短章俾投春玩讀者莫不奮然  
感慕肅而公毅身成仁之德及厥父樂與人為善之美又豈不  
益垂于悠久歟

宣德九年歲次甲寅秋九月申濟



行在翰林院編脩建女柏書夫談

元忠文公毅之季公子威嘗賦古言近體一首取吉于楮洪武  
乙亥錢唐朱君子序於友人李剛宗所居之曰款第六句第二  
二字君以清字補君念之志而不忍棄置遂成卷楮仲君  
子自召文初以著厥美君之子禮部郎中廷輝尚示予微言曰  
親會稽胡粹中所述謂之在朝時為吳濶請辨板抄不為時  
論所與曰就任兵部自效心竊疑之曰考元史之在泰定初廷  
試第一人入翰林為脩撰嘗代祀西嶽以王人序諸侯上折行  
省臣及為御史首言輪和盜嘗古今大祭今太廟惟二祭非禮  
又謂求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並領諸王分封世  
系成疎與成書考宜做先代竹正玉牒後遷宜文閣博士兼  
任定官每以聖賢心信為上言一祝其兩皆正所言之當也

此其者為閣一請辨即後由秘上太監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  
中外封事及廷議中外官通用遂召江如路德管之命其肯請  
一郡自效即不知神中以何事也若夫以高名大節天下後  
世而共知者自非難陽余斜而聖芳配美故其片代復字法在  
人間以之者不啻如拱壁相此幅字是宜廷輝兄子宜愛珍藏  
也時

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既望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司羊埽  
陳建書

孟子曰未有仁而遠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然仁之至為  
孝義之盡為忠扶持世道防範天倫莫先于此考諸信史古夫  
魚傳忠文子其一人焉言計取暇引寧取心辨不可得則長跪  
自鈔精力戰守國存君因及不於支則見危授命即是也觀也

在當時諸公之間蓋臨仁恥義無感者也文章之傳者在於人  
由前而已今聞此詩風韻清峻華洋道動愛賞矧日想見斯人  
方其在江州上攻守之策不行吾不知死所之歎豈非素志  
先定而後發于言者欽是卷鈔唐朱君子微手序而藏之者其  
子廷輝稱其先謹娶父子知所景慕先哲如此蓋亦其風而  
靡于心者乎國子祭酒金華月泰年于書于卷末

忠文名節立山重史筆傳來信不虛翰墨猶為人後惜九原可  
作後身也  
君家父子慕忠賢片紙珍藏已百年疏尚當報大手筆知公節  
義英雄傳

儀曹中使唐齊先生廷輝持其先君子啟甫所藏元江州  
中李忠文公詩一首來味索題伏晚

當知鉅公屢出以教其義者已至破命以人及敢置詞于其間  
然現先生父子所以慎重此詩者豈直以翰墨於美善之  
名節而不可見為見此詩如見公馬宜其慎言至于此也  
日確二絕并去此川清歲月云

正統元年正月初吉昌陵趙院後園子日景  
右李忠文公遠星了昔錢唐朱氏家藏也予敬閱之固有所感  
為世之士文章如孝言語又矣後朱氏既沒斯弄者何附此也

德不中以配之也公以一介女生受民社之寄嗚危急存亡之  
秋乃敢效死不可謂殺身成仁者至其德不愧故其言可傳  
後來片楮流傳人間而人知愛之豈非英風義氣足以感動乎  
人而秉其好德六人心之所同然者乎士君子名節一虧而後  
時言辭翰墨以長存者現此二可少警矣



二孟先生尺牘二首雜若充斥則而左丞行事略其甚為不朽之業  
 得此可無遺憾夫嘗覽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有宋一代者契丹  
 橫暴於先女真捷捷於中蒙古崛起於遼而中國淪為夷狄夫春秋  
 之義華夏之防有志之士宜所憤發况其更甚於此者乎茲舟後附  
 錄李江州遺墨一卷江州風烈三雜圖史典右丞前後詳映此先聖  
 夷夏之辨變類之念則相距不可以道里計夫視今之滿漢虜廷甘  
 執牧豕者十載而下能不愧死此本為豫川吳氏故物經歲雲間轉  
 以續有用書齋 揆文蓋得之辨以者江州遺墨真蹟一卷則同  
 也顧以過雲樓舊藏者伯元報轉收請沈市 揆文以此冊為伯  
 元從心余因泝收讀一遍就書敘語以志嚮往吳縣潘承弼識於海  
 濱寫廬時乙卯十二月六日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丁元吉編元吉鎮江人是書成於成化中記宋  
 陸秀夫海上死難事蹟採宋史本傳及龔開所作  
 傳黃潛所作年譜益以諸家題咏彙為一編並載  
 秀夫遺文二首末附桑海遺錄序大忠祠碑及祭  
 文一首

張乖崖事文錄四卷

〔明〕顏端 徐瀚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三年邢表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乖崖事

文錄四卷》提要

張乖崖事文錄前序

乖崖事文錄者為張公仕實而集之也公諱  
 誅字復之謚忠定乖崖其自號也濮州鄆城  
 人登宋時進士第令崇陽兩知益州累官  
 至尚書其善政善教者聞今昔固已家傳  
 人誦膾炙人口矣惜乎紛出衆錄恨無完  
 本閱歲之久不無湮沒數百載之下有能  
 乖崖其心乖崖其行彙成其集以裕後來  
 垂於不朽者則寥寥焉同郡劉公摠誠景仰  
 鄉邦先哲予宣山東政時恒慕政教之善心  
 景仰不已咸欲完集刺傳於世以貽永久未  
 遑致詳歲弘治間予與公以左右布政使於蜀  
 藩一日政餘偕公謁乖崖廟觀其石觀其像刺  
 傳之心沛然矣時則蒐獵郡史類訪蜀郡士  
 夫家所藏偏錄以完其集合衆錄披閱之餘  
 遂命成華二學教諭顏端徐瀚三復仇校正其

差訛汰其重複次第篇目聚為此書以便記覽  
集成遂捐俸錢梓以永厥傳公與予有同實  
之雅謂予當序諸首竊惟人有善而揚之君  
子光明之心也揚善而垂於不朽君子忠厚  
之至也乖崖歷任之際見諸言論形諸踐履  
幾於詩詞聲賦與夫謚議傳贊祠記之屬公  
則刊傳以揚之使乖崖善有未實公必不  
舉之由其知之明見之真豈阿私所好而  
空譽之哉噫世遠而乖崖之名愈彰錄成而  
著述之功愈芳聯芳匹美於守山之間燦  
然條成於篇目使守一郡牧一邑潛玩而躑  
躑之必善政教必美風化必振紀綱或司六卿  
位公孤躑躑不違則彌縫參贊弘化調燮商  
不各得其道如此者乖崖之功也乖崖濮郡  
之先哲劉公濮郡之後哲不以時迹拘則乖崖  
世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雖異而心之天理

相孚矣於戲乖崖其心乖崖其行彼此有  
之而刊行此書之功非特為一身計為治  
國家者計為佐理天下者計其有裨於國  
家天下豈曰小補之哉皆  
弘治三年歲在庚戌仲春月既望  
賜丁丑科黎淳榜進士第通奉大夫四川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  
勅進階文林郎文安邢表書



張垂崖事文目錄

卷之一

垂崖傳

垂崖事實

卷之二

聲賦

擬富民侯傳贊

勸學篇

悼蜀詩四十韻

罵青蠅文

聞鵲鳩絕句

勸酒惜別長短句

寄傅霖逸人絕句

答傅逸人絕句

題秋雨絕句

大名府請首薦張暉書

答王觀察書

卷之三

傅逸人贈張忠定公絕句

陳搏贈張垂崖惠鬢蒼絕句

張忠定公謚議

張忠定公祠堂記

垂崖堂記

忠定張公祠記

卷之四

國朝

御製張詠惠民

致垂崖祠堂記

祭垂崖文

名賢詠垂崖詩

張爭崖事文錄

成都縣儒學教諭廬山顏端纂

華陽縣儒學教諭臨安徐瀚校正

爭崖傳

張誅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  
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伍年郡舉進士議以誅  
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誅與寇準致書郡將薦  
覃為首衆許其能議是歲誅登進士乙科大理評  
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  
為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

市征以便養儀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  
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  
峽二州水遠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  
還起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  
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  
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枝犯法管之至死詔案  
其罪誅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  
一部校故權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  
從未幾果有營兵脇訴軍校者誅引前事為言太  
宗改容旁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宦

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誅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

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

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投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

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添入大

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誅不欲

與繼恩失權即命繫投背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

際民多脇從誅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

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

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

器器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

息誅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

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

而不樂仕宦誅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

行為鄉里所稱遂敷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

由是知勸民有謀詐者誅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

皆履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錢板傳布誅嘗曰詢君

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

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

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鉄錢每銅

錢一當鉄錢十詔上言牒經利州以銅鉄換鉄錢

五綿州銅錢一換鈇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鈇錢八  
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  
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戶部使改  
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誅奏  
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  
屬歲歉民多私鬻益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誅  
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  
誅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益自活一旦  
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  
子與娣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終三歲故

見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  
七與婿誅覽之索酒酣地曰鑿父智人也以子幼  
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至命以七給  
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  
馬知節自益徙迤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誅前  
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  
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  
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誄誄曰得  
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閣  
檢院誄中歲塲主腦領坊中樞求知頴州真宗以

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在小  
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諫  
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  
州民以諫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  
以江左早歎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  
聞諫腦塲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見恨  
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  
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等上  
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諫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諫既顯求

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閣吏白傅霖請見  
諫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交汝何  
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  
有傅霖者乎諫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  
來報子爾諫曰諫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  
別去後一月而諫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諫  
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諫誅械其頸  
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諫怒其忤即斬之少  
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  
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諫



過於傳舍知集事即陽假此僕為馭軍騎出近郊  
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  
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  
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  
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病創甚飲食則痛  
楚增劇御下盜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  
有違者詠即連拜不已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  
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率崖以為率則違  
眾崖不利物有集十卷第詵為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

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  
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  
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  
異矣諫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諫在蜀吾無西  
顧之憂其被焚論如此然皆駭驪自信道不諧偶  
故不極於用云

率崖事實

張公嘗訪陳希夷一見公陳即厚遇之顧弟子曰此  
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公卿不達則為帝下  
師張公他日又謁希夷希夷欲隱居陳曰公方自官

職未可議此值今之勢如失火之家待公救火豈  
可不赴也 碑

公少學劔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持其  
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歲久蓋恣橫不  
可制詠寓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軍騎出  
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

張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權之不若  
蚤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官果推  
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以成比歲獲絹百  
萬疋其民至今亦富始令下時惟通城一鄉不變

其後別自為縣其俗至今尚貧 叢談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  
果決三也

公性剛毅曾責決一吏彼支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  
劔與彼云決不得與劔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  
軍情貽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公在崇陽時常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  
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女居田里不自種而  
食何惰耶答而遣之 叢談

公在朝廷時太宗飛翰付中書曰張詠向敏中皆

名臣為計之

公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皆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公斷云拘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並語錄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父擊面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

公嘗以蜀地素狃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末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碑誄守蜀李春羅廩米比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凡凡入戶為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釋民以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獄者收獄之汰

民無所濟復為寇文康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誦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宣和五年正月臣寮上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糶米事者在皇祐甲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斛止約小錢錢三百五十五文人日二升團甲給曆外場糶糶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關食之際悉被朝廷實惠

公惠蜀人鉄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掃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懼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妾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其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謂自言能燬求為白金公即市求百兩燬燬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燬為一大香炉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植遺術者而絕之 東軒筆錄

公凡有作與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  
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邪入牛歇至  
冬抵暮放各給木札一捲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  
毛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蓋毛雨下和泥事雖  
至微公悉周知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政  
張遠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  
就舉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  
風益振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

示之蜀人鏐板謂之戒民集大扭以救風俗篤孝  
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張公知益州得便益從事時王維恩上官正宿翰等  
討賊漸有成功頗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恣橫餘  
寇勢復張六詠至以言激正等仍感其饒之舉爵  
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極寇  
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  
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

張公在蜀督維恩出軍討賊而諸軍請食馬粟芻公  
命以錢給之維恩詔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召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  
城中不即討賊而芻粟何由得之維恩懼即出城  
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  
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三歲  
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張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脇從當示以恩信  
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  
罪使歸田里一日維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  
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維恩恚而問公公曰  
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良不亦可乎

公度維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為招安使順  
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  
悉平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具稱文善取  
常執綃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敵文事  
詠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  
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上  
均之亂遂見擒益州後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  
州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詠前治蜀長於安業威  
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

州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以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允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既令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張公討劉封兵回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來知復為誰殺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体主帥令付營將埋矣公命悉早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

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歎躍

語錄

張公守蜀聞寇乘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吾生無福門人李叟疑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準一言而有餘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寇布衣交也萊公以兄事之張常面折不少怒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張公自蜀還留語既別類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張公聞即報忽再言可惜李叟請問其故曰余政陳左丞怒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欽怨

身斯人難得退為詩哭之

張公誨李叟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此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民退必有後言矣

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公問李叟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

秀才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

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張公復知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益價素高而糶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益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者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詠在蜀季春糶粟米其價皆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

九十一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糴民以此以敢犯法

詠在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公公判其

牒曰勘殺人賊既而紫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道

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披剃為僧寮為問

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額上猶有紫巾痕也

張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不以耳目委任

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

再詢無不審矣李政問其首公曰詢君子得君子

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

十得八九矣

車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

出衆遂蒿呼者三車崖亦下馬東北望拜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譴或以告韓魏公公曰使琦亦

無所措置

張公自奉養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九公退闕靜室

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自為校正旁無聲色之

好李政嘗侍坐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曰吾不為

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往年未第歸嘗以詩寄遠人

巢由莫相咲此心不是愛輕肥

張公在成都常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

請到西門黃蕪濟承事蕪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

君降階接之禮頌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

願詳款已有欽嘆之意公翊且即遣客詣西門請

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

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

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蕪濟云無他長惟每歲

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

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

我者亦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

以坐其上之也今索公策二吏掖之使端度四拜

黃公後裔繁衍至今仕路者比比青紫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掠

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欲燕如故賊人

掠懷安軍掠邛蜀將趁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

止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

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

方并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果遇賊一戰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斬肝首餘黨悉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公謂李叟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九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李叟告瘡既瘳請謁公曰下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公又謂李叟曰子知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九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主刑也刑貴正名不可改

公初知成都時有錄曹叅軍老病廢事誅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叅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多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驚嘆曰吾過矣

同僚能詩亦能政矣而吾不知留遂慰薦之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後十年觀

此候十年公薨于陳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齋會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云幸則遠俗崖則絕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目此知為垂崖

張公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

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諫不敢辭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者貴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体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果有營卒脇刺其大校者上如悟公言面加勞諭

公守杭時偶成詩謂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適有屬吏蕭楚望來謁公退望於案上見此遂易恨字為幸字公出見且詰且怒望曰為公全身公名高位重正好人側目之秋何恨之有故敢易此公曰古謂一字之師若此近之矣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極索慟哭者久之復彈指者久之詈罵者久之乃丁謂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迨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之為也范迨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為守回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迨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迨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墨市無賭博市易不

敢諍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共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口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巡貴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東軒筆錄

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騰議吾名居覃之右雖未知實恐傷無量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有古人風以其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矣遂薦覃為解且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詠知陳州宰遺表言不當造宮觀揚天下之財傷生

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

張尚書知成都召遷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時王旦為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使他人往安有更變矣

蘇軾書公帖云以寬得愛之止於一時以嚴得畏之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必不遺愛皆至矣而從之往而愛之也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崖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息種道禪張公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貨不平公撻而遣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召章并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貨多汝汝又分之不均果平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人莫不服青瑣王曙咸平中知益州盜賊屏息外戶不閉奏復張詠預糴以濟貧民法蜀民大悅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

卷之一終

卷之二

聲賦

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虫之為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一所補不愧空言爾賦

曰  
罔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窳吁然震驚二儀成形萬靈吐英天機動制軋然為聲故形有美惡焉  
大雷隱空萬竅吼風不為之隆品物磨臬羽足動發不為之末未若人声與天通功與物長雄口吻

華星

二五

之格出於耿躬道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聞者羲黃唐虞繼踵而至於宇宙隘其神造化侔其智在  
声之偉也得不迴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發清  
冷；涼寰洗瀛蕩類听之如憐而醒仁信之發溶  
溶奕；呼道振德萬類听之如日破黑曰禮曰義  
相送而起鳴孝響悌駭心清耳萬類听之如愁得  
喜廣成玉老聞而答曰是何帝皇之声也如此  
九道交訛華夷和歌蠢動鼻息歡吟是多其在物  
也昭；融；萬緣和同萬籟響空蒼天之功其在  
人也萬心氣平萬口宣騰雲門六英答君之声故

知五音八聲之枚數金石絲竹声之器數若本

不正而声不清何嘗動天地泣鬼神而有諸三五

迭生異業回声唱古寡應呼今得精儀事以之繁

會時風為之勁清作禮者有周旋之邦制樂者有

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鏘金聖人之治潺如

流水加以商辛夏癸行無輟軌情怨沸空滌娃盈

耳民不知告政声遂毀幽厲縱作心胡可度唱僻

者輕脫和偽者交錯鼓鈺之響日馳礼義之風日

薄王道民政潰然投擊攻乎亡國之音聚為終身

之樂秦惟一吉天搖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

華星

二五

房葦材枿山迴紫塞築壘旬轟震雷鉗聖愚儒  
四海睽孤剗剗亡命痛腦連胫于是民失其業怨  
口喋；野薄其農荆榛颺風刑失其矩民哀無所  
兵革填委死為怨鬼故怨之為氣也散為蠶蠶積  
為屯雲鬱；六合陽灵不照怨之為声也烈風相  
倚怒濤兼起鬼哭於郊神號於市川谷為之闐擊  
山巒以之崩圯陳兵一呼而宗社瓦毀天窮地解  
醜聲不已泊于漢唐惟高與光太宗續堯開元嗣  
皇智冠絕古氣凌旻蒼倚天憑怒即動盪杆八荒  
按钮大呼即交映於中方借力者黎猷助声者賢



良亦不能廣仁義於遠秦使道德之激揚掩商秦之餘韵系唐虞之聲芳者也未若我后凝神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則為難於易惟禮是崇惟仁是著叩乎杳冥清靜以听聞古謬惑皇心不平於以忠良是旌息嗟吁之聲不肖是黜息濫謬之聲均物惻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歛息流亡之聲四人是別息澆競之聲狂是理息寃枉之聲道德是守息兵革之聲人勞是恤息彫斲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之聲正音是奏息恣憒之聲奇哉狀矣光嗟舜驚致章獲之調下覺唐堯之頌輕浩蕩

無得而名異聲之襲也揚溢昭灼上賢下愚既敷且謹鳥獸踰々虫虺躍々信千載之一時與有生而同樂余欲引聲而作未知何若

擬富民侯傳贊

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推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已闢民命在賢不可黜之非賢先王仁孝以辯之民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竹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閹其欲而下散其求四人桓々

去勞就安百述鑿彫偽散扑袞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班白不得息雉蔭而趨驅焦勞功力竭而飢凍繼之浮民姦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火得佑助徒俾日攻之故謂今得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々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極之歟漢燒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鄒切磨三代加以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問民力凋半函下富民之詔尊為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

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徒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篤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民富國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其君有富民之志臣崇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掃所稱焉三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出之餓毗照階休存遂使抱

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  
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勸學篇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門非有閉苦學當自  
開世上百代名莫遺寒如灰晨雞固自勉男子胡  
為哉胷中一片地無使容纖埃海鷗尚可狎人世  
何嫌猜勤慎君子職顏閤如瓊瑰刻薄小人斯  
輩真可哀放蕩功不遂滿盈身亦灾將心能自灰  
禍福本無媒

悼蜀詩四十韻

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為審官院考績引對天子  
曰天厭西蜀歲祥飢饉任失其人枉政殘刻與惡  
作孽授命虎狼於城免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親  
人安民朕意罔怠寬則育奸狂則殘俗得夫濟者  
實難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叩焚幽遊性理其  
俗克畏克愛汝其欽我祇奉命乘輅西征夏四月  
二十有八日供朕職運謀術庸陋罔敢怠忽夤楫  
抑之賦歛乃息存恤窮弱招携流亡杜朕剝削宣  
揚皇風問一歲而民弗克安非郡縣之罪偏將之  
罪也有聽者死不知民心上畏王師之剝掠下畏

草孽之強暴手良家困弊漸復從賊庶餘其死

可念也天子遠九重孤賤者憐權要而不敢言

呼雖采詩之官闕之久矣然詠歌諷刺亦不可

然詠歌悼蜀古詩四十韻書于視政之廳有識君

子幸勿以狂瞽為罪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者

僭極珠貝狂佚務娛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閣朱閣

燭影逐星沉歌聲和月落關難破百萬呼盧縱大

噓遊女白玉璫驕馬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市春

慚作未務暮雲連統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

忽如昨天道本害淫侈極禍必作當時市政者罔

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風復儉約情性非方直

多為声色著從欲竊虛譽隨俗縱貪攫委食生靈

肌作威恣暴雲倭罔天子聽所利惟剝削一方念

恨兵千里攘臂躍火氣烘寒空雲彩揮蓮華無人

能却敵何假施擊析害物黷貨輩皆為白刃燦无

礫積臺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黷苔蕪庭軒喧燕雀

斗粟金帛市東蜀羅綺傳悲夫驕奢民不能飽兼

董朝廷食元戎帥師蕩兇惡虎狼一以至梟巢一

何弱燎毛焰品炭破作鋒燭燭兵交不可戰殺人

如戲譴倪旄皆麗誅玉石何所度未能翦致暴爭

先謀剝掠良民心計空賒死心殞穡四野起豺狼  
五畝孰耕鑿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犁夫熾蜂  
鬪寡術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方尚  
奔競誰復振寰譟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寥廓時稱  
多英雄才豈無樹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略  
罵青蠅文

火帝降炎臣異邈矣六合敵然如蒸萬物長羸如騰  
如陵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薄陽化生此  
青蠅觸類舟之朋飛蠅之切腫而囊芳慈預登當是之  
際無人不憎我疑奸人之竟佞人之鬼埋鬱不散托

蠅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  
點染所以逐其慙慙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  
為物之賊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玄  
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  
撫脾而太息衆君子矯而議曰天運地施融之虫之  
何者不有何生不宜信妍醜以自任亦浩混乎無知  
蠅斯耿末胡足罵為殊不知天地不言儼乎仁者持  
準操柱以上化下使惡不顯善真不類儼而唐堯之  
雍熙稱周王之風雅防邪之明雖小不捨厚汚若成  
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察對容

據臂指西風而馬曰未漸爾祖終惡爾類管乎青  
蠅止于藩

聞鵲鳩絕句

書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木  
捻教聲相應過前村

勸酒惜別長短句

春日遲遲空碧綠楊紅杏插春色人生年少不再  
來莫把青春枉拋擲思之不可令人驚中有萬恨千  
愁并今日就花始暢飲坐中行客酸離情我欲為君  
舞長劍歌苦悲人苦願我欲為君彈瑤琴凜凜風死

去無回心不如轉海為飲花為性羸取青春片時樂明  
朝叱馬嘶春風洛陽花發臘脂紅車馳馬走狂似涕  
家之帳幕臨清空天子聖明君正少勿恨功多苦不  
早富貴有時來偷閑強歡笑莫與離憂實生老

寄傅霖逸人絕句

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為報策由吳相  
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吞傳逸人絕句

蕭蕭蒹葭對門牆見說新秋贈味長何事輕地來帝  
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題秋雨絕句

蕉帳瀟瀟竹院深  
客懷孤寂伴燈吟  
無端一夜空階雨  
滴破思鄉萬里心

大名府請首薦張暉書

昨日公府試罷群曰騰議以某名在張暉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暉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無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乎年往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旋遣將以

某之文近暉之文未知暉之德遠某之行萬之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定四科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備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為不易之典固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不帝恩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都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用明公也

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未預明公試始隨士之列卒得知言之感遇惟慰通胸懷因欲盡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心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通塞絕往還除此歲一寧親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辭不殆於暉也性復遷怪執行望暉遠矣明公決以某為先是不知暉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暉為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翦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若齷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荅王觀察書

狂徒

少年無思算好倍高談極飲殆踰壯歲方遂策名洎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事稀日典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具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實取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某帖據挾擊肘啤爭贏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是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欲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復渴飲水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才不下臂知得為快不知勞動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

盤槩擊劍以電轉。騎角觝以虎爭餘。兵未窮則巨  
 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不云上。與希生者道真。  
 喪魄時。第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決  
 久而。極於南中。良豎不達。積痛成疾。陰濁之氣  
 為。之。祭。又將一紀。與膏育以同道。亦腐腸  
 之異名。堅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養食  
 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火命。垂。之。則  
 暫食。澆痛飲水。二旬。未能入。上。負  
 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足  
 罪。前兄為中執中。者諸侯跋扈宰相。美權  
 授。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  
 執。之。司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濫之。蹤浪  
 然。絕豈異乎。豈有。親太。欲揮持正之風  
 凜然可惧。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肯苦相舍  
 略無避嫌親。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  
 必欲祛弟。羸河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  
 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  
 爰。衛阻。開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  
 臨民有仁。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

頌瞻望之至

卷之二終

三五

卷之三

贈張忠定公絕句

傅道人

忍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

贈張垂崖患瘡絕句

陳搏

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

張忠定公謚議

劉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

八 垂崖 一 三六

時任陝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傲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聖考神宗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威激慷慨能成名者也大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臨蒞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畜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自宋興以來言治者甚衆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

撫下生有赤名死有遺愛者尚書始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于朝謂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張忠定公祠堂記

垂崖祠堂記為崇陽民記也公諱諫字復之太平兵國中嘗宰崇陽蓋流風善政遺之至今雖三尺童子能傳公之臨民何德及此而遺愛至於如此歎公之臨民無文字以慰斯民而民不能忘公之心且有請於余也余惟公生有奇節志操過人而臨政之績最著於蜀蓋始於崇陽而盛於西蜀先是邑地廣人稀境之會茂林重嶺民阻於食遂畝粟植茶抽於治產公宣以政教舍末務本俗素無業技茶而藝之教令未孚而公繩之以法不數年盡一邑之境皆植桑至今羅統衣被公一日坐北峯亭鄉民市蔬而還公召管之以其不能自時而勿於他人也自此家植蔬菓俗習勤儉利用厚生民到于今受其賜其教民之術大略類如此夫當盤錯之地者過於嚴密臨朴野之境者失於鄙慢是不能教者也惟公治崇陽一以慎悌之心待之故人皆知愛而亦不能忘公嗚呼可謂

八 垂崖 一 三七

感德矣哉然而公之治蜀之跡世皆知而其傳之衆也至於崇陽之遺美去思則士大夫不能得而傳欲承之崇陽尹以記公之祠不獨著邑人之不忘而將廣其傳也元豐三年九月一日新淦州軍事推官承務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縣事王欲記

垂崖堂記

垂崖堂為忠定張公復之作也垂則遠衆崖不利物此復之自贊其畫像云爾故在成都仙游寺時或摹寫至鄂之部刺史廳事後壁間迫隘器塵與像弗稱今既更諸爽愷并書所以作堂意揭示未者謹按

八垂崖 二八 三十八

復之名詠鄆城人太平興國五年第進士宰崇陽有異政淳化初繇浚儀權使荆湖北路越三歲召拜樞密直學士出守成都大中祥符八年卒於淮陽建謚忠定則皇祐三年詔也復之燒節景行海內傾屬其居朝廷之日少處方面之日多不登相位君子歸譏于時包平仲王子明皆復之同年之賢者平仲相真宗攘却夷狄天下至今受其賜而復之顧謂澶淵一御我不能為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處此必有道矣王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強諫奉天書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明病革真

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恙丁謂何敢肆其奸欺周懷政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之嘗譏平仲不學無術或謂復之太過而平仲獨心服焉未路低面還東鈞軸訖與禍會視復之學術寧不以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子謂當拯民於水火不宜執自肥道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允所與交多方外俟人視棄軒冕猶棄敝蹠耳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然也畫像服飾悉如隱者之能使從遊乎茲邑江山皆復之舊所經行風姿神會尚能有為余但恨復之於當時私謗竊議果不足信

八垂崖 二八 三十九

要以宋子京趙閱道韓推主司馬君實所錄為實

忠定張公祠記

愛其人以及其所經從所遊屢誦遠而親以而益不忘故觀河洛而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垂崖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見美亭春秋祭祀不絕紹聖中移置淨刹院紹興復祠于美亭隆興二年邑令陶楸以北峯亭亦公遺跡乃從焉而命梵安淨者主祠亭郡志云爾今郡別駕白雲翁介其父老言曰美亭舊有公祠前令新

亭而有祠廢大德庚子邑長改建社壇于亭前因復立石伐實係辭夫一念之不忘則窮天地巨萬世而猶存而不繫辭之有無也居而惟恐其久去而猶忌其復來彼此何以行於人哉有民社者可以監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彼獨無是心乎所謂一念之真也

冬十月望日記

卷之三終

卷之四

國朝

御製 張詠惠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棄皆已成為絹而比者歲百萬匹民以殷富淳化中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邱寇李順陷成都詔王縱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听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遷知益州詠以其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詠奏為求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詠後歷官至太子中允遷秘書丞荆湖北路轉運使樞密直學



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加左諫議大夫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遷工部吏部侍郎年七十卒贈左僕射謚忠定弟詵為虞部員外郎

七之施惠於人而欲使之無飢寒困苦之患必視其受惠之虞為之經紀條畫俾人得以享其利者非賢守令不能也若張詠之為崇陽令民多以植茶為產詠乃命去茶植桑其後他縣權茶失業而崇陽之桑果得其利民遂殷富及知成都知至陷郡城中乏食听民以米易鹽於是

廩庾充積而人賴以活後守益州民衆食艱乃先為之儲蓄雖遇歲歉而民無饑餒者此蓋由其仁愛矜卹之心出於一念之誠故所至民被其惠有非要名徵譽者之所能及也宜夫屢登顯仕享茲壽考生有榮名沒膺謚贈上天之報亦彰矣彼有民社而貪殘殘刻視民之疾患漠然不之恤者視詠賢否何如哉

詩曰

種桑可富種茶非米听更鹽足活饑儲粟更能防歲歉蜀中多見士民歸

為官郡縣號循良善政由來達上香不獨當時蒙顯擢沒膺謚贈有輝光

改垂崖祠堂記

按茶栽桑鑿山灌田垂崖治崇陽之善政也民到于今稱之及其使荆湖守成都威震於不毛信行於交子則自崇陽之政基之耳若老澶淵之擲抗昭應之疏平仲心服子明愧死而丁謂之奸允恭之禍亦必待公沒而後作噫朝廷有正人天下之福也公之成就當世為何如記者以不登栢位歸譏于時余于四百年後亦云洪武瑞蒙單闕雨水後五日括蒼達考

廣書于有齊皆洪武六年新構祠堂於北峯亭基

知縣親行

祭垂崖文

繫昔前哲出宰崇陽鑿山引水按茶栽桑有絲在筐有木在倉衣食豐足民賴以昌惠及百世報祀無央茲建祠宇北峯之崗危酒一奠神其安康

題垂崖先生詩歌

長樂謝士元巡撫都御史

志尚剛方政尚嚴臨民美績許誰薰崇陽茶按桑成拱蜀郡兵行盜竟殲丁謂首為天下斬霍光傳可故

人趁臨行貌出平生像自說幸崖寔自謙

文安邢表左布政使

早際風雲占甲科一生忠愛許誰過臨民不異黃丞  
相拜寇何殊馬伏波官歷兩朝名望重宦遊三省政  
聲多宋朝豪傑如公少青史流芳迥不磨

同郡劉忠右布政使

力當方面任承流兩度分符到益州德表幸崖應自  
甄志追諸葛更誰儔從容卒止民間安鎮靖曾好主  
上憂愧我同鄉復同宦不勝仰止思悠悠

鄞人金澤右參政

竹帛於昭治蜀功道參諸葛位司空每施王政寬嚴  
內盡納民心畏愛中入覲進言能悟主出門下馬避  
呼嵩垂崖遺教垂千古凜凜清風孰與同

成都孫敬致仕參議

生平操履尚方剛自號幸崖表異常拜蓋撫安稱蜀  
郡技藝遺惠在崇陽西來兩治神明仰北望三呼知  
識長青史至今垂不朽令人欣慕挹餘芳

毘陵於寬大理寺評事

發解推車尚德人涖官清鑒動朝紳才非撫御知牛  
鬼見果神明贊政倫泰技崇陽除權患兵行蜀道精

烽塵平生薦辟多廉退奔競何由得近身

應山顏端成都縣學教諭

政教嚴明氣節剛知崇知益更知抗茶株拔去令民  
富益禁寬未救歲荒補衮正需胸內線故人先報  
遺春九原不作嗟何及長使英雄思渺茫

臨安徐瀚華陽縣學教諭

平生無意慕甘肥再鎮西川屈指揮官舍渾如僧舍  
散道心寧比宦心微靈祠草木常春色大筆文章燦  
燦輝崑嶺不知高幾許惟公清節與相依

成都李俊楚府教授

議薦登科道等倫鳴林碩德志經綸朝廷養倚知忠  
節郡縣綏安仰知仁造就美賢期大用滌除妖洽治  
通神斷財息盜寬荒禁萬世湮酬有脚春

壽春徐禔舉人

五星煌煌聚奎日已兆文明隆宋室太平一榜得人  
多忠定張公乃其一學究誠明富治才性賦方剛本  
天質出當方面不似薛大節精忠具名實兩曾對命  
知益州勤勞寧肯忘國恤聞風盡騰推將校畏  
威皆股栗坐令蜀寇一特平官家西顧無憂林更留  
遺表誅奸回未向中朝居補弼德輝燭照人寰政

續章之唐史筆至今廟食列三公秦李漢文賢可  
述來方岳得劉公同鄉好古情尤密蒐輯遺文壽梓  
傳欲使声名更洋溢惟公景仰心迹同人謂垂崖今  
復出當年一出為明時功業文章重鼎彝義激忠心  
應勇往任專方面亦優為偶臨倉卒能無亂欲斬奸  
邪竟不移千載成都遺澤在堂之血食見危祠

柳茂之 成都縣學生

春秋酌奠拜行祠緬想高風實可師令守不違為已  
任子民當誓與公期甚詢訛惑除妖叟登辨奸邪戮  
小兒信是臨行有迹像垂崖別號自謙卑

梁詔 成都縣學生

一自承恩佐帝閣才高責重士林尊崇陽尚感當年  
惠巴蜀猶存舊日恩激將成功忠益著化民向善意  
何悖幸從祠下瞻遺像猶似臨民氣象存

李大章 成都縣學生

淋漓御墨記名臣鯁直忠良有幾人封駁論音回帝  
怒寬舒益禁恤民貧政行郡邑功何異論斬奸邪志  
未伸生克獨當方面寄死傳千載享明禋

李大韶 成都縣學生

刺名推解古今雜御墨題名尚未乾封納綸音撼義

膽激揚征旅露忠肝重官蜀地三農慶一奏明并五  
鬼寒碩德奇才肅不盡芳名千古重於山

徐厚 成都縣學生

郵邑山川獨孕奇登科第太平時兩朝勲業人臣  
軌一代文章學者師惠及十州依舊在變遺全蜀至  
今思

聖朝獻春秋祀千古祠堂象耳池

張華崖事文錄後序

華崖事文錄張忠定公嘉言懿行與夫時人著述之不一也公家世濮州生於大宋文明光徽氣完鍾於靈秀是以操履堅剛問學明正由名進士官至尚書教歷中外其嘉言懿行足以模範今古如布帛菽粟杞梓楛楠有裨於世用不淺也嘗時若冠菜公曾參軍輩皆心悅而敬服之奈何時遠世殊著於殘篇斷簡者漫散無統不便省閱余生長是邦景仰後塵間得一二如獲拱壁此特太倉虛毫芒者常惜其不能成帙及觀風雨京時更加蒐輯未觀全本弘治紀元未官蜀藩竊喜華崖之政蹟在人耳目唯蜀士大夫家多是書之編類有次第豈非天之未喪斯文也歟下車謁廟仰止益虔退而諏諸同寅左方伯邢公會逢其適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蓋邢公旬宣山東政時慕華崖之心益密嘗遣使往祭於寢既來於斯又走卒於崇陽杭州旁求傳采華崖之名題古刻以廣其傳其景仰先哲樂道取善之意殆有甚焉者遇政務之暇連篇累牘相與校讐考訂始得成帙余亦序於簡末蓋尚友古人公共之心非蔽於鄉曲之私然也後之同志者察言觀行想見其儀刑則公之剛方嚴

政事文章足以起懦而砥頑矣其有補

當時有益於後世不亦偉歟以故併附壺時諸縉紳之唱咏於右以啓後人之高山仰止景行止之意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監察

御史濮陽劉忠權誠拜手書

張乖 隹事文錄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顏端徐瀚同編端應山人官成都縣教諭瀚杭

州人官華陽縣教諭前有文安邢表序蓋宏治三

年表為四川左布政使以張詠為蜀名宦故屬二

人輯錄此編一卷為本傳及事實二卷為遺文十

二篇三卷四卷為同時贈答及後人祠記祭文之

類詠全集尚有傳本端等未見故所輯頗挂漏焉

# 唐李衛公通纂四卷

〔明〕王承裕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弘

道書院刻清道光十八年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衛公通

纂四卷》提要

唐衛公像  
文武兼資  
將相並任  
遺像巍然  
百世起敬  
王承裕拜贊



唐衛公道像記

此唐凌煙閣功臣衛國公之遺像也額廣頤滿準隆起目神光  
煥發眉跡整不踰背際口方不露齒耳高聳鬚如虬然色赤白  
服烏紗巾角垂肩紫錦袍絳雜小花玉帶金固紅其鞋靴履不  
可得見當唐之世王珪謂公為文武之才呂溫謂公為仁義之  
佐公去今八百餘年拜瞻遺像風神有春陽之和煦有秋日之  
嚴厲軀幹有挺然而不可屈之狀有確然而不可動之勢建大  
功以定邦國著大名以垂宇宙固理也王呂之言不亦可徵哉  
凡具眼者不問可知為異人而區區之見天之生公大河喬嶽  
萃秀鍾靈豈偶然邪像作不傳厥自藏於尚寶李少卿家因命  
繪史模之公李姓靖名藥師字衛國公翁景武臨三原人也  
弘治八年歲在乙卯秋八月里人王承裕拜記

唐李衛公通纂序

有唐開國雖其君舉義以成大業然一時佐命宣力之臣其功不既多乎王珪對太宗曰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當時以為確論靖封衛國公圖形凌煙閣自古兼文武將相而稱者固不多見衛公豈可但以智謀勇敢視之也哉衛公吾三原人也嘗閱輿地志見公祠之在他處者為多蓋公之遺書

國家建學設官教人講而習之可謂功施於國法施於民者矣祠而祀之宜也三原公之故里願無祠以妥其神不缺典邪先太師端毅公真知平公傾慕而

新纂卷

十六

道書院

飲蓋之成化間嘗伐石題曰唐衛公李某故里樹於道左以表厥蹟復為詩吊之自是鄉之人類知乎公而亦有記其一二事高談於里社間者然猶未為祠以祀也予生也晚每讀唐書至公傳未嘗不撫卷而歎曰衛公真孟子所謂大丈夫哉三原山川草木藉以焜耀矧生公之地長公之鄉慨想乎公之遺烈者其所籍又不但如山川草木而已也祠而祀之非吾人之責而誰與近予以語從遊白縣縣達巡按臺臺以縣作公之祠上下同志工藝合力不日告成嗣是而脩歲祀之禮可以慰公如在之神矣祠之作也凡

物皆公故里義士所集而未嘗以煩諸細人為尚慮鄉之人未盡知平公乃取諸書所載有涉於公者通為纂之史牒纂則公勲業之盛可以知文集纂則公

譽望之隆可以知遺作纂則公學識之大可以知存蹟纂則公惠澤之深可以知夫所謂智謀勇敢之人果能如是也哉纂既成縣之王侯成章請曰願刻諸梓將舉公故里之人人給一編俾誦之讀之仰之慕之以延公之休於無窮予曰此殆予纂之意乎遂畀之而且為序云

正德十六年辛巳春三月甲子三原王承裕書于弘

道書院

序

二

道書院

道書院之攷經堂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一

史册纂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一  
 馬邑郡丞會高祖為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  
 方之志因自銷上變將請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  
 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除  
 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  
 請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祐功歷遷揚  
 州大都督長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貞觀二年  
 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道行  
 軍總管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  
 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楊政道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  
 突利可汗來降頡利可汗僅以身道太宗謂曰昔李  
 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  
 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  
 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  
 利可汗大懼四年退深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  
 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  
 外請降而內懷猶豫詔追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  
 將軍安脩仁慰諭之靖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

虜必自寬乃選精騎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  
 公謹曰詔許其降使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  
 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騎  
 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  
 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  
 單馬輕走虜眾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  
 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於大漠遂滅  
 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眾悉降太宗大悅  
 頡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  
 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  
 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  
 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耻其雪乎群臣皆稱  
 萬歲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通前五  
 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大破其國  
 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其墳塋制度依漢衛  
 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吐谷渾內磧石二山  
 以旌殊勳  
 唐世南會稽餘姚人也貞觀初太宗  
 引為上客因開文學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  
 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  
 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借書之一無遺失貞



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與懦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識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太宗執喪過禮哀容毀頓久替萬機文武百僚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恨其極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太宗舉哀於別次

御製

史錄

卷

卷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世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毀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柱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李勣曹州離狐人也本姓徐氏仕李密為右武

候大將軍密後為王充所破擁眾歸國勣猶據舊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謂其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寔純臣也拜黎州摠管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封其父蓋為濟陰王國公蓋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及

御製

史錄

卷

卷

李密叛誅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葬於黎陽山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為竇建德所攻勣陷于建德又自拔歸京師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突厥甚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辨精選賢良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以備突厥而情識之感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遠遁沙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州改置為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

尚書兼知政事勳時遇暴疾驗方云髮灰可以療之  
太宗乃自剪髮爲其和藥勳頓首見益泣以陳謝太  
宗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  
轉太子詹事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謂勳  
曰朕將屬以孤幼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齊  
今豈負於朕哉勳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戰泣醉御  
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勳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  
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  
延陀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勳二人古  
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貞觀四年李靖擊突  
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術中  
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  
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  
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  
合宜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  
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  
世寇中國萬姓寃讎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宜  
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  
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  
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

丙地居之且今降者幾二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  
居我肘腋甫滿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  
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  
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  
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  
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  
無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  
統勸遂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瀼洛  
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  
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  
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  
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  
於內郡以爲漢藩翰終於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  
其義自幽州至靈州置順和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  
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  
利可汗弟中即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  
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  
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  
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  
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

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又安未之有也  
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貞觀  
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中書令溫彥博  
對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  
遂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鷹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河南河北任情居任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  
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  
德懷易以威服今命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必為患至如鷹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  
道中國以之衣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

史

卷

八

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  
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自突厥  
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  
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  
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  
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  
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  
根本以厚枝附而求又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  
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猶遠不可厭也  
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

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  
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饑饉  
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戕耗尤多突厥  
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  
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  
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  
王輕戰事胡故三十載而絕滅漢文帝養兵靜守天  
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畧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  
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  
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  
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積民非夏人  
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  
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益行虛惠而收實福矣  
近曰突厥領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  
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  
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首帥悉授大官祿  
厚位尊理多廢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  
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承裕曰衛公敗突  
厥後之人有所擇而不至於誤也

史

卷

八

貞觀二年正月庚午刑部

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三月壬戌李靖為關內道行軍大總管以備薛延陀三年八月丁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四年二月甲辰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敗之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八月甲寅李靖為尚書右僕射八年十一月辛未李靖罷己丑吐谷渾寇涼州執行人鵠臚丞趙德楷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任成郡王道宗為鄯善道行軍總管膠東郡公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六亮為且末道行軍總管利州刺史高旣生為盛澤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丁卯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

**宋歐陽修唐書百官志**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宋宋祁唐書李靖傳**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右長史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指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駟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問盧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遣留詔都督許紹新靖紹為請而

免開州蠻再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勅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張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遣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對門悉銳拒我  
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  
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擊秀於城靖  
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  
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  
鄭文秀俘申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  
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  
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非所情不  
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民若

史牒

元通書院

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全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  
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攻封永康縣公  
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益  
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諸官得  
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  
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陬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  
示禮義則無以變風節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  
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祜據丹陽反詔  
孝恭為帥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  
總管皆受節度公祜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人當塗

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  
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  
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  
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祜所自將亦銳卒也既  
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  
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聞今方  
持重特公祜立計爾若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  
拔公祜擒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  
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祜  
懼眾尚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直東南道行

史牒

元通書院

衛少道奏  
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  
行臺廢檢校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乃銳公  
祜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  
為行軍總管以江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  
以完軍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  
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  
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  
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預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  
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曠口進封代

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  
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  
有董足溲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  
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馮  
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  
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  
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  
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董何足惜哉營兵  
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  
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  
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  
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  
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  
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辨頡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  
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日向  
人詰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  
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  
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懷乞骸骨帝  
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

十三一 道書院

疾頓憊猶力于進公卒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  
其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  
千段尚乘馬二椽賜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  
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  
遣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  
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在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醜生五總管  
皆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  
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  
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人多降吐谷渾  
伏乞慈慶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醜生  
軍歸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  
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醜生等以誣罔論  
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  
詔增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  
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  
北伐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巖未服亦有意乎對曰  
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自  
瘼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  
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

九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  
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蕃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  
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其郡靖兄端字樂正以靖  
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  
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  
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  
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  
躬視封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  
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統部酋宗  
運婚貶撫州別駕卒○五代孫孝芳大和中為鳳翔

新編通志

卷五

十五

弘道書院

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書數函上之一  
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  
公疾大老姬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  
為管攷刻金其上別為環以陷其間筆尚可書也靖  
破蕭銑時所賜于閔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刺勝各附  
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觴筆囊等物  
常佩於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摸詔本還賜孝芳  
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  
之際乃爾耶爾爾元王孝恭傳河間元王孝恭

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  
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  
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依其謀遂圖江  
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賈  
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一  
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賈  
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  
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銑多何所用之  
今銑賴江鎮戍見糧餉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  
兵硯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接江矣矣已而救兵

新編通志

卷五

十六

弘道書院

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遂荆州  
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為置屯田立銅  
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歲表太平乃  
遣使者緩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  
暢南海矣未幾輔公柘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  
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  
尚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極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  
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耳願我不負於物無  
重諸君憂公柘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柘中血  
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能衆心為安公任將焉

亮等據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糧道賊餓  
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  
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躡遇祖尚軍薄  
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  
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  
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日  
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爲揚  
州大都督公公謹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  
狀於帝曰頡利至昏於上可取一也衆叛於下可取  
二也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廩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

御覽

史略

十七

聖德書院

疎突厥親諸胡性讎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  
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  
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  
璽詔慰勞封鄒國公秦瓊字叔寶貞觀十三  
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趙國公無忌河間王孝恭  
萊國公如晦鄭國公徵梁國公玄齡鄂國公敬德衛  
國公靖宋國公瑀夔國公志玄夔國公弘基蔣國公  
通鄭國公開山謙國公紹邳國公亮陳國公君集鄉  
國公公謹盧國公知節永興郡公世南渝國公政會

國公公謹盧國公知節永興郡公世南渝國公政會

貞觀初使突厥遣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  
曰術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欵頡利  
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太宗太宗  
卽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  
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  
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  
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勸勒兵從  
之頡利欲走磧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幸部  
落五萬降於勸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  
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

御覽

史略

一八

聖德書院

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勦守并突厥不敢  
南賢長城遠矣侯君集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  
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  
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  
虞必有大利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齋突入追及其衆  
於庫山大戰破之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  
怨望私引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  
下用之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我不欲  
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群臣曰君集  
於國有功勞不忍置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



群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蹉跌至此始帝命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薛萬均傳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突無敢當者勇蓋三軍追奔至磧石山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璽書勉勞還本衛大將軍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副李勣擊薛延陀率數萬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薛溫傳時珪與房玄齡李靖溫考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鑿通略為朕言玄齡等村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敦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效堯舜臣不如微至

激海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李亮傳貞觀八年會討吐谷渾與李靖俱出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長孫無忌傳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賢佐之力克剪多難肅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貫休戚效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不願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疆公土宇耶遂止十有四人靖其一也魏利德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尚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勅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路心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

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於賊鄆州都督沈  
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公設掠  
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鄆彭州諸屯或小勝  
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擊之且發士屯大  
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  
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伴隴渭間平道將軍柴  
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  
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  
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  
侯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  
朝以覘我因誇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  
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  
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  
自誇盛強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  
德彛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  
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  
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群酋見帝  
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太  
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  
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

衛金邊寨

史牒

三二二

弘道書院

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畧吾  
境故吾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  
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  
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  
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  
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柰  
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  
而首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長  
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  
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  
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  
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嚼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  
之端也故曰將以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  
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頡  
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  
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  
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  
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  
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  
不信况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邊險以取之耶

衛金邊寨

史牒

三三一

弘道書院

須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為頡利所攻  
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厥有昆弟約不可不  
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  
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  
太原經畧之頡利亦擁兵窺邊突厥俗素質畧頡利  
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任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  
斥遣宗族不用輿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  
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歛苛重諸部愈貳又  
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  
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眾降拔野古傑骨同

新唐書

卷一百一

三十三

弘道書院

羅諸部酋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  
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  
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  
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  
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  
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  
書日夜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  
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耻於天  
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  
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磧口大酋康

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政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  
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  
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  
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  
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  
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眾頡利得千  
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  
設蘇尼失以眾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  
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  
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  
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  
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  
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  
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  
屬館於太僕廩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眾降可汗弟  
欲谷設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  
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為西伊州各傳隋時其王  
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鐵勒敗之壁西  
平復帝觀王雄破其眾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亡去

新唐書

卷一百一

三十四

弘道書院

山頂王女十餘萬降置郡縣戍以長子順為鎮

因王之統餘衆俄返還伏允客党項隋亂因得復故地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考擊走之執名王二斬級七百連歲遣名王朝俄寇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表吐谷渾牧馬青海輕兵掩之可盡致乃命左驍衛大將軍衛玄左驍衛將軍深洛仁率薛必党項兵擊之未至三十里志玄等不欲戰壁而留虜知之驅牧馬走副將李君羨率精騎尾襲懸水上得牛羊二萬還是時伏允羣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反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考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龜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党項內屬羗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唐兵燒野草故

衛玄 史 卷 五 五 卷 五 五 卷 五 五

靖馬多饑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羶糧乏難遣入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嚮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至也靖曰善分二軍靖李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靖將薩孤與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碩將託於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水馬秣尋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軍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鞅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即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

史 卷 五 六 卷 五 六 卷 五 六 卷 五 六

平郡王號越胡呂其臣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國遣  
李大亮率靖兵鎮援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為下所  
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帝詔侯  
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  
河源郡王號烏地拔勒豆可汗遣淮陽郡王道明  
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  
萬一李列傳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  
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  
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閩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  
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

勤勤於托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

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者聽勳乃  
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  
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室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  
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  
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  
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  
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恠詭機祥皆不足信  
故列靖所設施如此承前曰靖公平生履歷詳見其  
之務集衆長互見旁傳不一其書特各舉大略以備參攷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二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二

文集纂

唐呂溫凌煙閣功臣李衛公靖頌有隋之末群盜熾  
蕤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兵定  
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  
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  
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稱  
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  
不庭則殺如鸚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燼雪應鼓如截  
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  
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效則維何威明惠和

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何瞻

鐵山嶠嶠築填關象  
鐵山積石山功臣頌序我二后受成命撫  
輿運軋坤軸撤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  
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  
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於祖  
考推勞於群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  
以撫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  
二十有四人益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照勳德也昔  
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王高祖以三傑作漢  
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動賢牢籠今古雄

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昔公劉渝公之  
倫探花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  
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及蹇  
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伯繇之勵言也虞永興糾合  
群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  
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  
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無疆之休此則周  
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歷  
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惟  
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

文集

弘道書院

三代觀國光目晚凌煙而頌聲不作某不揣賤劣有  
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為頌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  
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發  
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勳跋扈自陷大逆敢沒  
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  
後故以河間元王為頌首云

**唐李衛公故物記**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  
揖其群官有客曰李丞某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  
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謙端符即承居  
為客謁丞延入就列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

文集

三

弘道書院

詞回顧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  
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  
以觀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僮僕躍步奉賜書一函他  
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控  
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以金丞曰傳云環者  
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煥釋然公擒  
蕭統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此其一也素錦袍一  
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  
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  
射者又雜為後狻虎龜索馳者靴袴一往來為鈞屬

鑽劍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  
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以奇木為管鞞刻  
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鞞者火鏡二大觶一  
小觶一筭囊二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  
亡其五有存者八文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  
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皇太子服物黃綾袍排  
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  
半袖小笏皆緻巧工今之良工不能為也文帝賜書  
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  
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  
術金鑑卷一 文集 四 聖道書院

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衛公故  
物記  
宋張山潞城縣衛國李公祠記在昔隋氏虐用其民  
上帝震怒乃眷有唐神堯龍飛實有聖子武定天下  
混一區宇垂三百載維時上將佐佑帝功大庇生人  
勳烈格天享封衛國諡景武公其姓李氏名字彰灼  
見於舊史方共四征不庭指期奏功韓白衛霍蓋無  
以加南平蕭銑開置百郡東擒公祐吳會懷服北伐  
突厥頡利就擒斥地陰山至於大漠西伐吐渾伏允  
授首更立其王舉國請吏唐之威德震疊洋溢竊嘗  
術金鑑卷一 文集 四 聖道書院

顯以吞神明維此路城微子故墟北行十里爰有焚  
塋重岡複嶺土厚水深風俗淳固是宜神靈安定休  
正作廟於此百有餘歲載在祀典禮以時舉水旱厲  
疫禱無不應牲牢獻享傍走數郡歲月寢久風雨傾  
圯民乃相與更而新之曾不踰時壯麗輪奐又架石  
為梁以便其塗礪石為碑將紀其功民以其誠來告  
于令令君濟陰谷大同以其可紀也屬山記之且正  
其冕服山歎而言曰夷狄之為中國患久矣平城困  
高肩頰嫚呂武帝發奮黜武窮兵僅因乖亂呼韓臣  
官寔於劉石唐祖之興屈身受辱而公總護諸將生  
衛通集 文集 六 弘道書院

朔禮就移河東因涉邑入境以十五日入廟具禮修  
敬焉昇卿晉莊人  
轉運副使  
元宋初上唐衛國李公祠記有設宇於此像神於  
堂列土偶之武弁者於門人曰是神也瀆之能禍而  
家尊信之能福而身而子孫目為種福之所鄉鄰之  
多財者必出巧而益築之多力者必競趨而効役之  
多藝者必出巧而莊嚴之無他凡以能利吾一身之  
私且微福乎再世者也上黨東北六十里而近故有  
唐封衛國李公諱靖之祠疑然驛塗之左唐宋賢人  
勒銘題詠者十許石中外堂廡舊制百餘區兵餘存  
者十無三四自予往來其下見之三十年立者日以  
傾腐者日以漫村之民初未經意至元二十三年曲  
沃人杜公佐自澤州尹來治上黨修政修教起滯補  
弊其歲民稱善逮三歲當去慨然語僚吏曰李僕射  
佐太宗定天下今其祠去吾邑北一舍不知作自何  
代而淪廢將盡更十許寒暑滅無遺矣吾聞先賢鉅  
公功烈暴白者載之祀典郡國在所有之以勸善報  
德故也欲約鄉社協力完治之以為一方望僚吏欣  
然佐力於是與龍祥觀道士申仁顯同心服役志奔  
霜露之苦隘人雅敬事鬼神其好善鉅室之族舉願



輸財左右翕然勸成之執畚鍤者恒十數百人伐木於山攻石於旁近甃土於其前橋下爲堂十有三爲周廡五十楹聲飛政翼畫復故制視前功加盛麗二十六年秋八月余罷河北河南道憲司將赴召都下因過家鄉郡士夫競言杜多技尚賢畢志於官事爲杜介請文復祠之事於石未畢而杜卒後五年主長子縣簿趙公龔謁曰杜上黨脩衛國公祠其力不可令遺沒幸終惠之竊謂邠詩言懿彼南畝田畯至喜每嘆邠人能婦子相率回家盡力以聽吏教爲吏者亦善推君上之德意相勞苦民樂生善是也夫民之

衛公集

文集

卷一

卷一

之心殆爲吏之善事耳可爲傳乎顧非世吏比取其實以記湖元河北河國朝洪善初河川縣唐衛國李公祠海陽西河十餘里岡阜平衍山木巖從粵有古祠相傳以爲有唐衛國公之祠也祠燬於兵迨今三十有餘年矣洪武五年春三月不雨僉曰昔者旱邑令禱於是必應今茲旱得無爾耶予乃齋沐率僚佐躬詣祠下芟荆榛治瓦礫設木主于祠舉酒上香致敬復爲文以告之未幾雨應明年夏六月又不雨民甚憂予復與僚佐致愬許新公祠弗懈益虔越三日雨降四日雨足民甚悅種秋穀始成又明年春正月丙子鳩工立木因舊圖新不旬日而樓神有所矣邑人鑿石請記予曰公之嘉庸懿績精忠休烈等山嶽貫金石宜乎圖形凌煙流馨史冊千萬世不朽豈但一邑一祠而已哉公諱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於是述其靈驗并其梗槩俾來者知所企敬云善初本縣知縣

衛公集

文集

卷一

卷一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廢暴異人人自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叔子杜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

**衡道集** 十一 **引道書院**

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核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

**唐柳宗元馬嶽歌跋次世輔**

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輔公祿稱帝於丹陽詔趙郡王李孝恭及李靖李勣計之爲奔鯨沛奔鯨沛盪海垠吐電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謂李孝恭等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霧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蕤和顛羅乘清氛赫爰溥暢融大鈞右奔鯨沛十八句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蕭統後樂

拒漢水皆附焉武德四年李孝恭李靖討平之枿苞枿謝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緝綬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敵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夷九譯咸來從凱還金奏象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龍若苞枿二十八句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朔歟三年李靖李勣討之頽利惟鐵山靖乘間爲鐵山碎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頽利突利連穹廬背北海專坤

**衡道集** 十一 **引道書院**

隅歲來侵邊或傳於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李靖襲定襄破之頽利所說渠窮竟窟宅斥余吾百蠻破膽邊岷蘇威武輝耀明鬼區利澤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暮若鐵山碎二十二句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吐谷渾威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避帝謂神武帥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東刃踰山微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况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貞觀九年李靖平吐谷渾

擣樂窮休嘉登高望還詩竟野如春華行者靡不  
親戚謹要選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右吐谷渾二  
十六句李靖高昌為高昌麴氏雄西北高昌王麴文  
通武德十三年侯君集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  
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龍旗翻浪駟  
騎馳坤隅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  
見黃雲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  
狄千群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  
覆我國都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右高昌二十二  
句唐司空圖三賢贊序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

衛金通纂 卷十一 十一

同師文中公嘗論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  
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  
宗諷議從容謀厥群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  
社稷宋呂祖謙通鑑標目武德三年十月建都立奉  
恭宗圖梁主銑於江陵銑降以歸終之題曰按新  
史岑文本傳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敘文本  
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  
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  
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觀此則銑不當殺明矣唐初

李靖子弟宗室征伐四方惟李靖建方面之功然必  
以孝恭主兵而靖副之宋宋相相論銑故梁子孫因  
隋之亂保據荆楚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  
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  
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實音訓曰且夏卿直筆  
新例云銑得亡國之禮識天命之歸曰橫不足為比  
隋末英雄競起非獨銑也及其能以百姓為念其仁  
愛誠足憐爾至於守兵者哭而有掠兵十餘萬觀其  
兵勢士志猶足以亂江表史臣安可以世克建德為  
比而謂之力困計殫乎且諸將嘗請以銑之諸將家  
財賞戰士李靖曰降而籍其家後誰復降者諸將既  
以降而免銑不當死明矣吾見高祖降之過未見  
所以為聖也唐太宗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等領  
利可汗以獻夏四月戊戌西北君長詣帝為天可  
汗宋唐仲友論突厥既平若分其故地衆建酋長使  
為外臣中國可以息肩喜功不已復受天可汗之號  
此最處置之失也蓋既為之王則叛服必勞中國終  
唐世所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以窮歸我我收處內  
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蓐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  
邇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類師

衛金通纂 卷十一 十一

史岑文本傳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敘文本  
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  
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  
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觀此則銑不當殺明矣唐初

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日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夏州都督實靜上封曰夷狄同夫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為之民以資無益之虜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畧莫知因其破亡之餘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主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此長轡遠御之道帝主考博諳平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為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

衛金通纂

文集

十四

弘道書院

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豪酋為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議者尤以為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考博又奏曰既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為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其後突厥可汗弟結杜謀反帝始悔云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五月辛酉衛景武公李靖平唐仲友論靖自囚上急變君臣之義也勳不負李密意氣之交也太宗逆取順守不過假仁義是以重意氣之交深託李勳至於知君臣大義如靖者不免於讒毀賴靖忠智有以自明耳太宗

之知人失於此矣宋何去非揚素論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應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議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役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得陳主而江湖海公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閩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

衛金通纂

文集

十五

弘道書院

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空虜庭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自平陳之後不復立尺寸之効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後以其言動世主也素之

戰我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  
常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  
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  
死前無堅敵此所以得目之為勇也嗟乎素非有  
忍於士也以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  
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為書曰  
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士卒  
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今行於三軍靖  
豈以卒不足愛哉以為殺一而百奮者可期於勝也  
縱一而百惰則情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天情

衛公遺書

文集

十六

弘道書院

而為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生之愛者乃所害之也  
善為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  
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為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  
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  
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為士者數萬而又君子六  
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  
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  
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  
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  
其傍或瞰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闕

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  
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  
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  
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  
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為鋒者皆精其選而又  
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陷敵無志乎不克  
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弱者亦  
可得而妄議矣

宋孫之翰唐太宗命李靖討吐谷

論天子善任人而能至威柄則大臣不驕太臣不驕  
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  
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  
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  
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  
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  
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至威柄也

衛公遺書

文集

十七

弘道書院

孫之翰唐太宗命李靖討吐谷  
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  
臣之心可無間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  
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虜中奇寶散於亂兵  
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  
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寶若果

有之散之兵眾正得事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耻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眾盡力何以成此功以寶貨散之軍眾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眾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奇寶為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悔其使命靖為相亦是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房事有出於人主之所好所能者人臣非助之為難全之為難也太宗好兵而能於兵英衛助太宗者也房杜濟太宗者也雖然使房杜有伊周之學能與三代之制度以副太宗之所好彼其自喜宜如何而豈復快心於一高麗哉號令典刑悉因隋舊僅得魏徵仁義之說以輔之固足濟太宗之武使不至於如隋終豈免於偏勝封建井田肉刑明堂之屬不能建明而顧以空言止高麗之伐哉

曰按新舊史列傳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

衛李通纂 文集 十九 弘道書院

如何對曰性愚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誠不棄疾且瘳矣太宗慰其老不許太宗欲取高麗若委之靖固能辦之然太宗方欲以高麗為己功故棄靖不用耳所以無功之可紀也

六韜曰藝文志云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注曰尚父本有道者或者近世有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孝成時任宏論次兵書俱不載所謂六韜者唐李靖獨言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豈六韜三畧其先本太公遺書周史黃石公推演而增加之歟

國朝盛詩李衛公祠詩曾於南廣諸靈祠清澗于今復見之血食自應垂永世勳名何止冠當時間花野草春風在枯木寒鴉夕照遲亦有殘碑寫西嶽摩挲不覺鬢髮絲 西嶽華山神祠草錄 唐宋以迄于今名臣如李衛公如裴晉公如顏平原魯公皆一時為國文武效用之人言辭筆札大書深刻炳焉煥焉於祠屋之間不可誣也亦嘗有過焉而讀讀焉而思者乎晉公題名馬總韓愈諸人皆在蓋平淮出師時蹟也之數人者其氏名功烈人喜談而樂道之如昨日然蓋將與嶽之神相為無窮生則為

衛李通纂 文集 十九 弘道書院

名臣死則為明神其諸公之謂乎亦謂公事蹟者  
征當所平發頌未得其文尚俟續書焉

衛公通纂

文集

卷第三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二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遺作纂

衛公上西嶽書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  
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畫明夜昏乃著  
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  
虛矣伏惟 大王嗟峨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百  
神配位各雄四岳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窺歷  
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尊為  
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進不偶用退  
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

復道纂

遺作

卷第三

心不能自己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  
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氣  
祇以關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  
作也太寶不可以濫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  
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陛下惟神鑒  
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寶德之時終陳  
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靖即斬大王  
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為犍分為七軍中

軍四千人左右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

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三萬人內取萬四千人  
爲二百八十隊出戰六千守輜重凡中軍四千人內  
掠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其  
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千跳盪五百奇兵五百  
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  
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  
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掠戰兵一千八百  
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  
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後右虞候軍引出次右  
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左虞候軍自馬軍八十  
衛公通策 二二 遺作 記遺請院

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  
各二十八隊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隊須先置大隊  
以三十隊或作三隊合爲一隊防賊併兵衝突其隊在陣  
中安置使均其大隊五十隊或作五隊中軍三隊餘六  
軍各二隊通五十七隊合有七十隊或作七十爲戰駐  
等隊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左右下馬立布陣訖  
鼓音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  
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合弓弩令駐  
隊人收其射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  
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即入也其

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賊逐則跳盪  
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兵須却出整頓援前若跳盪  
奇兵又爲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如擊賊  
退馬軍亦不得遠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進襲賊  
也收軍其舉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  
隊充駐隊令堅營壘若營牢固  
不要防守其駐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  
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則宜爲立戰陣法其法弩  
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  
定諸軍聽角聲展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  
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  
衛公通策 二二 遺作 記遺請院

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比回還即跳盪  
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  
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即卷幡簇隊  
如便故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營此出戰布兵之  
大率也其便宜變易則接諸陣之法○凡軍行遇敵  
既縮馬方陣待戰陣具陣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  
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充忌斷絕須速令總管部  
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凡兵出戰每營跳盪馬  
軍隊戰鋒隊隊等分爲五等各有將領出時先用  
某等兵入戰若續者益兵別更令一等進如此至盡



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凡兵每隊有隊頭六須隊頭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僮旗在左右僮旗在右次即隊兵分作五行在僮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鎧布列為隊也○凡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毅領僮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隊頭與賊鬪迫蹙即左右僮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僮旗又被賊迫蹙即行內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為賊所迫則行準前進救之○

衛公通纂

道作

四

弘道書院

凡隊伍被賊攻迫眾寡不敵隣近隊伍並須齊進援之○凡以十人敵一人則圍之五人敵一人則三人攻之二人為奇伏○凡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馬當之仍於隊內抽捉馬人○凡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凡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否則去若未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凡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入伏攻之○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為翼步軍後排營有利則前戰無利則淺進○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

來則設伏退軍誘之○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內○凡前有深草我則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凡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凡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凡暴寒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凡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凡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凡兵趨賊帳或中道遇大城要若須下之或備之而後過○凡與敵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凡前路有險阻賊又回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取背奪之○凡未測彼情雖遇

衛公通纂

道作

五

弘道書院

羸弱不進攻之○凡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進攻之○凡賊數來掠我激怒士眾或偏師挑戰者不須應之恐設伏陷軍○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三則從後促脅之如賊驚亂即奮兵橫斷之然後戰○凡賊出隘口來關候其半出擊之左右夾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凡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行隊不屬我則追擊之○凡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早詢禁掠無激其怒賊既眾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也

○凡兵士當戰不得離隊獻功恐為賊所乘○凡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捉生口○凡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關軍亂難整遣候騎密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仍分散逐之勿令賊聚得聚○凡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鼓脅之令不得宿野

**陣法**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為必固儻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賦將之失也故或作鳥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

**衛金通纂** 地作 不一 兵詩書院

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定制各立陣名部曲分關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諸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軍為中黃陣次有若前衝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摧兇決勝先鋒破敵以上除中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大黑子○大赤午○破敵丑○左突寅○青蛇卯○摧兇辰○前衝巳○先鋒未○右擊申○白雲酉○決勝戌○後衝亥○比每八百人為一小方陣陣周圍十二步每隊三十

人中間二百人並騎射長槍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衝擊其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既疑掩尾趁追每陣加騎長槍一百人凡都計馬步軍共萬八千人成一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槍馬軍除中黃大黑大赤白雲青蛇之外餘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遊奕軍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臧人兵多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為營動即為陣逢賊告急鼓聲一發陣即立成更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獨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

**衛金通纂** 地作 不一 兵詩書院  
中央立一大旗號凡每面如有賊來攻擊即隨陣相應欲救南陣即向南鼓動八百人一時順同向南轉戰東西北同此只轉步兵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衝陣設詐挑戰引之令又即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槍左右夾擊前抄其後掩其尾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茲不備集  
三卷歷代列之學官  
一卷李靖六韜三卷

卷三行狀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三卷載公南征事詳承祐曰史稱衛公素資文武出孤陋所得僅于百之一二

衛公通纂 遺作 弘道書院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三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四

存蹟纂

唐莫休竹風土記臨桂子城在濰江之西周三里十有八步高一丈二尺李靖所築也南門曰瞻仙東門曰東江西門曰靜江

元程瑁雲陽志李衛公屯軍戍在縣東北十里即孟

店鎮也城址尚存俗謂衛公養老宮在屯軍戍

西北即清谷河上流衛公嘗提兵駐此後人因以名

川衛公觀星臺在屯軍戍西衛公嘗於此屯兵因作

臺以觀天象遺基存焉

衛公通纂 存蹟 弘道書院

徐城縣志唐衛國李公祠在縣東北三十里宋紹聖

初創建元至元間重建歷封靈顯王加封靈澤王

國朝洪武三年錫號唐衛國李景武之神有司歲祀

宋司戶參軍張山記

山西通志唐衛公祠在上黨東北六十里元河北河

南道憲司宋勃記

臨汾縣志唐李衛公祠在縣東北二里洪武八年重

建 潞州志唐衛公祠在州東一里元至元三年建

臨關縣志李衛公祠在縣北關外元至元十六年重

建

唐李衛公祠在州西南三十里松嶺山旁

有靈巖寺公率兵北征突厥時經此寺奉視諸僧不

忍去後因立廟

唐李衛公祠在縣東十餘里 國朝洪武

七年重脩知縣洪善初記

唐李衛公廟在城東七星山下宋紹聖二

年建乾道間重脩公嘗有大功於桂士民敬而祀之

過如足初擬其目為故蹟而祠廟以下定後人崇德

定為存蹟焉

衛公通纂

卷四

二

私訂書院

提領生徒

王廷獻

楊子美

繕寫生徒

來時熙

檢書生徒

郝大業

此集舊版存三十二張缺二十八張 道光十

八年閏四月孟熙李公補刻焉 閩山王稷識

唐李衛公通纂卷第四終

李衛公通纂四卷 直隸總督 探進本

明王承裕撰承裕字天宇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

子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諡康僖事

迹附見明史恕傳承裕與唐李靖為同里故既為

建祠又纂其遺事為此書明史藝文志著錄作四

卷此本凡史牒纂一卷遺作纂一卷文集纂一卷

存蹟纂一卷與明志合所載皆習見之文至李衛

公問對一書出自阮逸偽托而一概列入絕無辨

證可知其考訂之疎矣

朱子實紀十二卷

〔明〕戴銑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八年鮑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實紀

十二卷》提要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發源

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樵

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

子出處事會得實紀而

覽惻愴俛仰於是法然而

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

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

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

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

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  
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  
軍事於戲何其過不易至  
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  
宗之美明君哉亦不為不  
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  
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  
豈所謂吾退而寒者至  
耶世常言用舍有命亦罔  
運教故以文帝之躬而使

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  
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  
安諸其朝夫宗之南也斯  
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  
諉耶故知賢而不好是曰  
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  
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  
宗者於公為用耶好耶知  
耶於戲雖之哉當是時大  
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

身之寡矣舉者已歿者繼  
引者厄嫉者力黃氏狀公  
行曰百年論言必有知愚  
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泣然  
而悲也公既沒於是大人  
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  
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  
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  
儀刑罔者淑其緒理薄海  
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

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  
及其子孫蓋論不俟百年  
而遂已之何則水平則鑑  
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  
論每空於身後者以平也  
然於宗則何補矣人曰仲  
尼之不遇春秋不幸萬  
世之幸如是則以之遇不  
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  
寶之為給事中卒有謚曰

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親  
雄先世名元康者嘗復  
朱子祠田也文載實紀中  
三人者誠朱子鄉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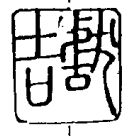
明正陸以年冬十一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

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授學士郡李夢陽撰并

書



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  
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  
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并包而無遺  
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  
始末孔子紀于典孔子始末馬遷紀于世家濂溪  
伊川始末朱子紀于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  
作歟鏡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  
浸補頗涉清舛加以事或逸于時文寔增于後未  
有裨其全者鏡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為鄉後輩  
與有瞻墜之責過不自揆竊因其舊而脩之釐為  
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  
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  
經之昭于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  
書之昭于萬世哉書昭于萬世即道之昭于萬世  
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  
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  
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  
以讀之者有以觀朱子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  
所據以為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為助似當不小爾



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鏡謹書

朱子實紀序

八

朱文公先生年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此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務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熾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

朱子實紀序

九

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迨乎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濶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闢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繁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荷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為之錄不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孰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孰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子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

了翁序

文公先生年譜序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未境以書告曰年譜謀錄諸梓邑賢今佐斯文朋友願就微

朱子實紀序

十

朱子實紀序

十

猷敢以序文為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我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注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為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

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而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溥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焚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露

朱子實紀序

慨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于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庚子後學汪仲魯謹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豪傑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也至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醇洙

泗之源疏濬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千五百年於此矣其書傳之天下後世徧華夷讀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為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自孔孟而下至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婺源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比魯闕里廟祀攸宜括蒼葉公公回來為邑丞既新厥廟復以年譜舊刊本板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褒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邑之儒士孫對拱悉加校讎補其遺闕正其訛繆命

朱子實紀序

工鉅梓徵序於予嗚呼文運之興固繫於天道統之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注意經傳銳情治教以斯道為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今賢佐復能刊正是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見先師於平生言足為則行足為法動足為道以為萬世法程甚感心也故不自揆僭序其畧以表為政者知治化之本云宣德六年冬十二月既望德興後學孫原貞謹序



太師徽國文公像

右像乃朱氏家廟所藏文公六

十一歲時所寫真也茲謹模寫

卷端使學者得以想見

大賢道德之氣象云

朱子實紀凡例

一是書首列道統源流見朱子之學上有所承列世系源流見篤生大賢遠有所自而子孫世次附焉

一果齋李氏著紫陽年譜三卷原本不存久矣宣德間婺源刻本頗有踈脫今取朱子語類大全集行狀本傳道命錄李心傳編年譜節略郝瑋編等書參互考訂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其論著關係之大舊或未載而歲月可考者增入逐年之下間有引證及附鄙見一二皆稱按以別之

一年譜舊本附錄勉齋黃氏所撰行狀今增以宋史本傳

一朱子故鄉及宦寓之處廟宅祠院在在有之今據一統志徽州志建寧志等書所載以類編入一朱子門人甚衆今據語錄姓氏熱靖編考亭淵源錄宋端編等書畧節編載其號稱高第有著述者居先錄有問答及見稱許者次之或姓字爵邑僅存者實于后惟西山真氏私淑而得正傳配享祠堂故亦入高第之列

一年譜舊本附錄朱子授官語詞今增以謚議封

誥優崇公移及銘贊祭告諸文

一讚述紀題諸文其作者必稱名尊朱子也名下著其字號爵邑朝代各隨所稱未有所考者闕之

一舊載并新增古今名公詩文凡為朱子而作者其序次惟以廟宅祠院等類為別不以人之先後主於備事亦不敢有所去取

凡例畢

朱子實紀九例

三

朱子實紀目錄

第一卷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第二卷

年譜

第三卷

年譜

第四卷

年譜

朱子實紀目錄

四

第五卷

行狀

第六卷

宋史本傳

第七卷

廟宅 祠書院墓坊亭附

第八卷

朱子門人

第九卷

褒典



第十卷

讚述祝詞

銘贊 事實

第十一卷

紀題碑記

序 跋 上梁文

第十二卷

紀題詩詞

目錄

朱子實紀卷之一

道統源流

世系源流

道統源流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昌平鄉陳邑人仕魯為大司寇攝相事卒魯哀公

誅之曰尼父西漢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公東

漢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謚文

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

父唐貞觀二年升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乾封

元年贈太師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

追謚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玄聖文宣王

五年改為至聖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

武聖文宣王詔封爵仍舊實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為萬世道德之宗主

孔子傳之顏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唐貞觀二年詔

開元二十七年加贈復聖公曾子名參字子輿南

元至順二年加贈太極元年加贈太師太保開元

二十七年贈太師太保開元二十七年贈太師太保

聖元至順二年加贈宗聖公

曾子傳之子思子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仕衛宋

封沂國公配享先聖元

子思子傳之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嘗為齊卿宋

順二年加贈亞聖公

至宋濂溪先生周子名博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

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謚元淳祐元年追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元至順六年加封道國公

得孟氏不傳之統

周子傳之明道先生程子名穎字伯淳號明道河

進士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順六年加封豫國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元正至順六年加封豫國公

伊川先生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明道先生之

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正淳祐元年加封國公

伊陽伯從祀孔子元至順六年加封洛國公

二程子傳之龜山楊先生名時字中立號龜山九

靖國朝弘治間進封將樂伯從祀孔子謚文

楊先生傳之豫章羅先生名從彦字仲素劍州羅

授博羅縣主簿謚文質

羅先生傳之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愈中劍州劍浦

人學者稱延平先生謚

李先生傳之晦庵先生朱子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興十八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朝奉大夫謚文

累贈通議大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

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元至

正二二年改封齊國公入國朝封謚從祀元

仍宋舊詳實集諸儒之大成

世系源流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瑤 廷雋 昭元 惟南 振

瑤氏其先吳字文和按朱字致堯生子

即人中從欽子作茶院朱惟甫

之黃墩唐天氏世譜序云

祐中瑤為陶茶院生三子

雅偏持一云任南唐補常

諱古僚以兵持承旨之號

三千戌發源濟云今族譜

因家馬官刺亦不見然則

置茶院是為廷雋固子昭

茶院朱氏始弟矣生子昭

祖平美色之元

連同生子廷

絢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字義夫即 子松材隨 字喬年號幸 即朱子事

王橋府君 子松官閣 齊政和八年 實詳見年

生 子森 郎美政和 授迪功郎建 本傳生子狀

居婺源 州石井鎮 溪縣尉 州南劍州 政里茶場









銚				錫	銀										銅	錢
				生子詮	生子二海漬										生子二潤泗	
注				生子詮	詮	淳				相	相	相	相	相	潤	
				生子六輝燿	杭					相	相	相	相	相	懋	機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銳	鎗	鎖	錙												錦	生子二注澧
															溥	澧
浪															櫃	
															蒸	
															奎	

	生子二登沅	錢																漢類 居郡武	生子五涼瀨海
	樽棚	澄	池	涼	潼	生子榴	洪	生子槐	湘	澮		穎	澗	海				生子槍	瀨
	生子二燭旭	福	檣				榴		槐	果	於								槍
燭	生子燭	燭																	
埤		璞																	

鎔	生子淳	鈺	生子浪	鏡	鏃	鏞														
涔	生子積	淳	生子二棟操	浪			渭	生子二梁梁	瀕	清										
櫨	生子二浮杰	檣	標	棟			斐	梁	梁	標	欄	生子炳	檣	生子玠	櫻					
	杰	焯											焯		玠				生子埤	





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亦易做

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朱子十歲春韋齋出知饒州旋請祠朱子

傳學於家庭初韋齋師稼辛仲素先生與延平

益自刻厲痛刮汚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

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警飭朱子之急害道因取

自來

十一年辛酉朱子十歲

十二年壬戌朱子十一歲

十三年癸亥朱子十二歲三月辛亥丁韋齋憂

水南享年四十七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

之門先是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必傳劉

致中少傳之弟于輩彥中且顧謂朱子以此三人

者之友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教者即死於此

事之而惟其言之聽章齊歿而居焉乃遵遺訓

學以三君子之門焉然不數年而居焉乃遵遺訓

公籍溪胡公最久疾一日請屏山劉公相繼而下

病時其告曰童子侍疾一日請屏山劉公相繼而下

生乃欣然告曰童子侍疾一日請屏山劉公相繼而下

木晦於根春容時也汝尚勉之門焉所謂不遠復

德不日新則時容時也汝尚勉之門焉所謂不遠復

書門符頤魯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朱子晚歲猶

論也草堂慕表有云初在太學訪伊洛程氏之傳

得書而抄誦之聞涪陵之木常從程子遊之

歸過南郡見元城劉公過則陵見龜山楊公皆請

業馮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踐履日以莊篤籍

溪行狀有云先生從胡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

之說惟學受學乃明其言曰心為物清故不能

有見功夫也耶由是於其言曰心為物清故不能

諸生歸功故山文定稱其有意下學君子之操朱子所

於三君子者

十四年甲子朱子十歲葬韋齋于西塔山在崇安縣

後改葬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之原○按

朱子皇考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

山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然行狀成於慶元五年

止云初歲地勢卑濕不著白水之遷成於慶元五年

其後始卜遷寂歷并但明年庚申朱子遷

子沒矣不知寂歷之遷果在何歲也

十五年乙丑朱子十六歲○按語錄云某年十五

嘗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

十六年丙寅朱子十七歲○按語錄云某年

十七年丁卯朱子十八歲○按語錄云某年

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

起須誦

十八年戊辰朱子十九歲春登進士第王佐榜第五甲

語錄云某少年時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如此

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復報罷時如何某年十五自

斷此或問過先生省試不復應舉矣又云某年十五自

亦嘗留心于禪好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

見他說得也然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

動試官為某說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已巳歲讀孟子至二十歲○按語錄元符十七八  
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地熱不覺得  
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看自見得  
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  
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  
數得書大意如此又跌曾南豐帖云其年二十  
時便喜讀南豐先生  
之文而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十一歲春始歸婺源省丘墓宗族  
學士集作復田記略云章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  
田百畝以為資同邑張敦順教授于閩請為贖之  
章齋沒敦順以書慰朱子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  
朱子省墓發順以租入充祭祀省掃之用○時董  
獨歌辭經一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朱子  
內第程論詩且曰學海揚坐客練然○有帖與  
要務反求諸已而已語孟二書精之在此學所以

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語錄云  
縣有五通廟最靈惟某初還或勸為之不佳是夜  
為不飲酒遂動臟腑次日又偶有蛇在階旁眾以  
能為禍福請即葬其於祖墓之  
旁甚便其特立之標亦可見矣

二十一年辛未十二歲春銓試中等○夏告授左  
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十四歲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

之門李先生學於其語其力行其志其學其  
公樂道不任人罕知之沙縣鄧同門皆以為不及  
然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章齋深以為知言朱子少  
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故性見之○初朱子學靡

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年及見  
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捨擊其失由  
是專精致道剖微窮深晝夜不寐初至山籬  
為學始於道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非  
又云初見李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非  
地懸空理會得妙在道無限而前事却理會不  
道亦無他玄妙只得在道無限而前事却理會不  
耳得某後來方曉得他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  
學又云赴同安任時年三十四始見李先生告賢  
言讀其遂將所說漸覺破綻言起則見且看聖賢  
來讀去日復一日漸覺破綻言起則見且看聖賢  
頭看釋氏之說漸覺破綻言起則見且看聖賢  
信前日諸人云沈一元問尹和靖見伊川易  
是切要處六人云沈一元問尹和靖見伊川易  
是切要處六人云沈一元問尹和靖見伊川易





三十二年壬午 朱子三十二歲 冬有

與俱歸 延平 復寓西林者數月 汪端明應辰嘗

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夏五月祠滿復請六月

蓋其上達不已 日新如此 祠滿復請六月

孝宗即位 詔求直言 八月應詔上封事 是月得祠

其畧曰 帝王之學 必將格致知以極夫事物之

變使夫事物之過 乎前義理所存 纖微畢照 則

自然華藻非正 而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 虛無寂滅非

記誦華藻非正 而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 虛無寂滅非

政事以貫本末 而巳然其中也 計所以今日之計 要在脩

忠疑之也 又曰 陛下前日所號召者 皆天下所

雖遠不遺 親而否者 雖通必棄 母主不廣之戒 進退

瞻獨任之 譏母篤私恩 必示人不廣之戒 進退

取舍惟公 論是從則朝廷正 而內外遠近莫

不一於正矣 不報 十月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 癸未 朱子十四歲 三月再召 辭七月丁酉

行十月至 行在辛巳 入對 垂拱殿 其畧曰 大學之

則有跡而理之謂也 必曰 物之理則無形而難知 謂之物

則齊國治而天下無髮 髮之謂也 是以前世之求道者 往往

不遇記誦 詞章之習 而陛下又不過於求道 而求道之

氏之書 是以天下之理 多所未察 未嘗即理而求之 應

事以簡理 故天下之理 多所未察 未嘗即理而求之 應

心於淺近 虛無之過 故未嘗即理而求之 應

資嗣拜是歲論語要義成 錄有目錄 論語訓蒙口義成

命遂歸 是歲論語要義成 錄有目錄 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蒙之要 論語要義成 錄有目錄 論語訓蒙口義成

元年二月 尚書書論 龜山語錄 其後又纂論法六

月 峇江尚書書論 龜山語錄 其後又纂論法六

二年甲申 朱子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 吳李先生性會又

先是國師 汪應辰 延請李先生 因學恐聞 編成書以

主至 國師 汪應辰 延請李先生 因學恐聞 編成書以

學恐聞 按此書當是成於此年 及其後及次年春

乾道元年 乙酉 朱子十六歲 四月請祠 既至而執事

禮等復主和論 五月差監南嶽廟 拜命六月議議

云戊午 祠議 發言 益庭 其曰 虜世 誓不可和 若高

書張公 剛左 史胡公 銓而止 耳自餘 亦有謂不可

和者 而其說 不出於利害之間 又其餘 則忘其

昔之言 或告之 則曰 處士之大言 且因 讀魏元

之性者 發於天之所 覆地之所 載此存君臣父子

一己之私 於國家之 與北無以復 其非可與共

此皆天理之自然 非人慾之私 愈也 三論先王制

御夷狄之道 其本不在 威強而在 兵食而在 手紀

在遠境而在 乎朝廷 其具不在 兵食而在 手紀

為急先納諫 諫而後 庶幾形勢 自強而 恢復可

廷遠王之功 望使虜 約和未 還幸臣 湯思退等 皆主

和議 而出 習曾觀 龍大淵 招權 故奏及之 三論所

陳不問 李封事 之意 而加 割切 為今日 三綱不

召命 故中國 之道 衰而 夷狄 盛矣 皆趨利而不

義而主 勢孤 朱子 首用 其說 以對 人皆趨利而不

粹而主 勢孤 朱子 首用 其說 以對 人皆趨利而不

元韻帖 如響 次讀 第一 奏論 致知 格物 之道 三

粹而主 勢孤 朱子 首用 其說 以對 人皆趨利而不

則不復 聖語 矣 張十一 月戊辰 除武學 博士 成

履所序六戊午  
議議為之流涕

二年丙戌朱子三

三年丁亥朱子三  
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  
俱尊故先中宇通老朱子以其齒德

而見之○九月抵長沙留止兩閱月而行○按朱

子與曹晉叔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

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

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人意表近讀

其語說不覺留中灑然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

曰遺經得細釋心中灑然可歎服又南軒贈行詩

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

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

茲酌醉莫察揚若初不煩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不煩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

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書求舊說存云子登

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待行嘗言二先生論中

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

者大觀之則二先生晤聚論而深相契十一月

庚午偕南軒登衡嶽至嶽州別有已丑除樞密

院編脩用執也越二日拜命十二月至自長沙南

軒別後遂借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擬拾

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擬拾

四年戊子朱子三  
四月崇安饑朱子貸粟于府以

起就職辭中省乞嶽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祖水災

省劄再越就職又辭  
時國子學錄魏瑛之以論曾

相汪尚書諸書  
五年已丑朱子四  
正月戊午子在生極通書後序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八月省劄復趨行會

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敬已以上則拜

六年庚寅朱子四  
正月癸酉葬祝孺人于後山天

湖之陽在建陽縣崇泰里名曰家禮成朱子居喪

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

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為一童行痛去至易黃後

其書始出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陸

未暇更定○七月作皇考朱府君遷墓記十二月

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與王庭珪以詩人

七年辛卯朱子四  
三月省劄候服闋依已降指揮

○八月五夫三月初五社倉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

所貸米初立社倉為倉三亭一門  
至極變遂因前

規畫條約見石量收息米二斗  
自後逐年依此

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  
大饑即蠲之至

十有四年支息米未造成倉  
三間收貯已將

六百石納息米已中本府照會  
將來依前錄散

不取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  
係臣與本鄉土

及工人共人同共管過欵散  
時即中府差

一列監河出納以此之故一卿食十二月行以  
五十里之間雖過凶年人不關食十二月行以  
孫宗及養辭指揮疾速起發○按大全集此月首  
辭則前此未嘗辭也以祿不及養辭六月始謝恩具  
八年壬辰朱子四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初學者  
而與起者甚衆○是書初名要義改名最善更因  
名曰二月以祿不及養辭○四月再趣行有旨林  
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  
錄又著舉要曆胡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朱子因  
二公四書別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畧綱目春秋而通  
錄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再加更定六月省劄趣行  
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粲然矣  
辭以遺期十月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而銘  
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而未十二月省劄再趣  
行辭○八朝名臣言行錄成按此書之成歲月無  
序列于綱目序後當  
在是年或次年成耳  
九年癸巳朱子四三月省劄再趣行又辭且乞差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  
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  
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  
不復蓋正使立象盡意之說肯暗而不明而驟讀  
焉矣○序尹和靖言行錄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官  
符率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累  
符兩召不起宜蒙優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庶幾

可嘉特與政令入官主管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十一月初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九月序中和集解  
十一月初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九月序中和集解  
淳熙元年甲午朱子四二月辭○三月省劄檢會不  
許辭免指揮行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  
降指揮六月拜命初朱子以為改官賦祿蓋朝廷  
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  
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避適逾年上意愈堅始  
命拜  
二年乙未朱子四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  
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呂公自東陽來會留止旬  
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近思錄  
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  
其階梯蓋言為學當自此而入也○錢東萊至鶴  
湖陸子壽子靜來會湖東萊驛朱子送之至信之  
湖二陸俱執已見不合而罷○鶴湖相與講學其  
考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敬古聖相傳只此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  
據塞着意精微轉陸沉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  
不磨心消流積和云蓬蓬與宗廟欽切須知至  
工偽先須辨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在藍與度  
難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在藍與度  
言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  
可畧見矣其後朱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  
言不變後東萊與朱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



手翻以宗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并疾則穿鑿  
為說以通之前後端端莫能正朱子獨以經文  
為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實經後以還  
其舊又答東萊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其義理以明之也  
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其義理以明之  
之本意因鄙下益為不復推其義理以明之也  
遠於日用之實類皆不合委曲偏主一弊無復自  
含諷刺之意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  
為此觀深隱晦之辭乎○十一月跋麻衣易說  
五年戊戌朱子四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令疾  
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或言宜以外郡處之差  
權發遣南康軍事仍借辦十月丙祠東萊累書勉之行南  
管內勸農事仍借辦十月丙祠東萊累書勉之行南  
已甚苟一就出處素有益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  
子於是始有出意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十

二月又趣之任

朱子實紀卷之二

朱子實紀卷之三

年譜

六年己亥朱子五正月復丐祠未報終行至信州

縣中庸集解周子通書跋發源二月在道丐祠省

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

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所以寬郵之方俾

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

使備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以成

風俗之善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以成

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有志

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每五日一詣

覆試未通則為教暢其旨盡塵不令學官授以論語

者禮之以為學職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

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

明教化焉屬風俗非徒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

其為訪尋陶馬風俗非徒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

前朝孝子祠馬風俗非徒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

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而濂溪先生劉

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

祠先延之為記○五月序南軒為記五賢六月奏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對補會戶部言庶僚不當用劄

子奏事者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

引以自劾賦愛蓮說跋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

不時高仰之田書院故基其四而山水清幽得樵

合真羣居講學... 令即其故址復建書院... 諸先生質聖先師... 與學徒講道... 諸先生質聖先師... 與學徒講道... 諸先生質聖先師... 與學徒講道...

公計至罷宴哭之... 兄向而為非... 亦謂我而... 愧觀此須而... 見矣又與此... 所中矣得就... 能於有相期... 先於非義明... 自非於義明... 氣論天理矣... 孟庸論諸說... 孟庸論諸說... 孟庸論諸說...

應詔上封事... 備以成論... 又中省以禮部... 儀內州縣臣民... 泗水侯孔鯉... 儀內州縣臣民... 泗水侯孔鯉... 儀內州縣臣民... 泗水侯孔鯉...

大之禍必至... 然後乃欲... 者蓋不無... 平正不無... 師傳塞私... 盡講者下... 於分利之... 則密行命... 謂之相師... 望其風一... 嘗敢其言... 以徒黨其... 以徒黨其... 以徒黨其...





及賞格亦請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  
殘欠如鹿則無一夫不獲荒僻之澤矣其四  
則申言鹿賜行若及閏三月合符解綬歸  
監本九經如傷不致家侵暴細民撓法倍  
治郡視者繩治不致家侵暴細民撓法倍  
一風士俗不致家侵暴細民撓法倍  
義風士俗不致家侵暴劉子澄來調請為諸  
堂遺像劉子澄來調請為諸生說大極國義  
以誌之渡湖口以孫談食十光風霽月亦朱  
是月十九日復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  
恩不拜告下復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  
既為位而哭復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  
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祭文  
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而從之祭文  
將誰使續之語蓋嘆其難繼也與呂公帖云  
扣此日講授次第間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  
疏至於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及  
地此後未安蓋為學之序已而後論及諸  
經理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及諸  
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幾切  
左氏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幾切  
意得也其言則皆益世之至理也非徒切  
而得也其言則皆益世之至理也非徒切  
意得也其言則皆益世之至理也非徒切  
祭見此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使  
仍乞奏命十月堂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  
子職所編九月十一日已亥奏事延和殿  
二十九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  
之說無兩割大者德崇未至於天無所繫  
賦畝無政之意大者德崇未至於天無所  
及於地與政之意大者德崇未至於天無  
小人之未去不而近者其職而時者其初  
直而

朱子實紀卷三

六

朱子實紀卷三

七

諒之言罕聞而論者衆與德義未著而  
已詳而致事不其言下歟即政之有蓋  
召災而致事不其言下歟即政之有蓋  
任以政事姑取之勢始以奉人其是位  
求賢而姑取之勢始以奉人其是位  
右私聽外廷之論其勢始以奉人其是  
之聽外廷之論其勢始以奉人其是  
固已失其術矣夫士大夫之欲無聽  
無問士大夫之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  
難入近習便夫士大夫之欲無聽  
分以論之其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  
公論而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聽  
寵下之計其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  
使陛下之德業日隆網羅異日壞  
行兵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日壞  
相與顧乃獨受其弊其為一動量  
國策首領獨受其弊其為一動量  
之從上戶蓄米不勤分其數量與  
其四乞戶蓄米不勤分其數量與  
問官物並與丁錢催米至浙東  
庫支借招與丁錢催米至浙東  
當稅錢到依商賈米至浙東  
下官吏奉行不度者奏劾老病昏  
獄捕盜官不可行不度者奏劾老病  
得替待官不可行不度者奏劾老病  
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等  
踏具帳與全戶約及三分以上等  
力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  
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聖請革其  
諒之言罕聞而論者衆與德義未著而  
已詳而致事不其言下歟即政之有蓋  
召災而致事不其言下歟即政之有蓋  
任以政事姑取之勢始以奉人其是  
求賢而姑取之勢始以奉人其是  
右私聽外廷之論其勢始以奉人其是  
之聽外廷之論其勢始以奉人其是  
固已失其術矣夫士大夫之欲無聽  
無問士大夫之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  
難入近習便夫士大夫之欲無聽  
分以論之其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  
公論而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聽  
寵下之計其欲無聽士大夫之欲無  
使陛下之德業日隆網羅異日壞  
行兵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日壞  
相與顧乃獨受其弊其為一動量  
國策首領獨受其弊其為一動量  
之從上戶蓄米不勤分其數量與  
其四乞戶蓄米不勤分其數量與  
問官物並與丁錢催米至浙東  
庫支借招與丁錢催米至浙東  
當稅錢到依商賈米至浙東  
下官吏奉行不度者奏劾老病昏  
獄捕盜官不可行不度者奏劾老病  
得替待官不可行不度者奏劾老病  
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等  
踏具帳與全戶約及三分以上等  
力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  
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聖請革其



月之不明而拾遺之威者臣不敢言若其加害於  
臣之不明而拾遺之威者臣不敢言若其加害於  
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聖朝不肖之  
和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朱子五十四歲正月詔與宮觀上覽奏知不可  
乞祠可差主帶二月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  
台立卓然可紀及是知進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  
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眾然夏世之意未嘗忘也  
春賦四月武夷精舍成之四月方士友來者甚衆始有  
精舍雜

十一甲辰朱子五十五歲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  
馳騁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兩章務收欽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  
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  
術之害極力為呂祖謙所批論以尊德性求道為本  
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明尊德性求道為本  
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明尊德性求道為本  
也若如重而反輕定收欽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  
不在於此而在於彼是學問之遺不在於此而在於彼  
以造於高必為明正人簡易固之陳壽之徒然後可  
重入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既學  
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不以  
而如此則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其狹小而不以  
於仲尼以兩家論之甚則於堯舜而達磨達磨之  
唐初事以兩家論之甚則於堯舜而達磨達磨之  
亦正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流是

而鑿其非不當以彼為准則也今一箇議論不見  
甚好平西多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  
標語恐是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  
討論世變著力於深所不免此弊又與劉子澄  
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更不與劉子澄  
約立脚不任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  
降極力排之○是年春讀東萊桑中詩說若論辨之十  
通鑑舉要曆

十二年乙巳朱子五十六歲二月崇道秩滿復丐祠○四  
月拜華州雲臺之命○八月有  
十三年丙午朱子五十七歲三月易學啓蒙成王以前皆

為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  
行於世遭秦煨燼易以卜筮故獨得全志于漢魏  
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  
本則未及於馬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  
而亦未及於馬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  
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格象四篇以為言  
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本象數  
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竟牽合附會故其篇目  
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揲及  
變之失而皆盡破封畫明著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揲及  
澄書云諸書今歲都備  
十四年丁未朱子五十八歲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紀遊  
從曉歲知已且為中興賢輔故千三月編次小學  
里赴中為文發揮大學以開悟學書以訓蒙士  
書成無本而不送以有進也乃輯學書以訓蒙士

使培其根以達其葉內篇四曰立禁曰明倫曰敦  
身亦得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曰進于大學  
者亦得以此燕補之於後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四月  
拜命陸子靜書七月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時  
論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開可與監司周必  
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故有是命周  
子通書後周十月拜命命之文十月拜命四字疑  
董二生學則程  
十五年戊申朱子五正月趨奏事之任以疾辭不  
允極西銘解後太三月遂行在路兩丐祠○五月復  
趨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  
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  
不請對遂詣闕門進榜于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  
及對上迎謂之曰又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作任  
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卿亦老矣自陳作任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表行多疾不任使令上曰卿  
一獎論甚厚再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  
聽言舉陶作三士明辭謝方出奏劉三代之制亦  
後世論刑之訟必出此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論至於計部儒姑知息此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  
自管之於則儒姑知息此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  
不足於厚民之俗往以刑長其悖逆之作亂之心  
不講乎先王之俗往以刑長其悖逆之作亂之心  
倫風化之木者有司議刑卒從流有以法伏願於  
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罪上願於  
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曲直若罪加以下犯上願  
甲不辜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加罪於下犯上  
亦不許用刑殺傷者雖有疑慮可加罪於下犯上  
傷風教不可不盡之川言今天下之使獄者其有  
决者皆自條而達之川言今天下之使獄者其有

者又自州而後致其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  
獄之意臺之所致其文卷粗寺之備情辭則雖願  
非出若生選州縣治獄之官也竊見故獄止是如  
獨所不推至欲或明不得其人則縣丞同行推詞  
無所不至欲或明不得其人則縣丞同行推詞  
處先吹飛主簿仍遇大刑司獄限兩日內具入  
其繁富氏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上曰聞多  
循在蕭無尺寸之効可以虛明仰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無尺寸之効可以虛明仰聖志嘗反覆而思  
量私欲未盡是以除天理未純應物之地不能忘  
體私欲未盡是以除天理未純應物之地不能忘  
之寄權非豪傑非公議而論邪庸得深被廢心之  
之寄權非豪傑非公議而論邪庸得深被廢心之  
說珍行而未免謬聽非不欲報復而自今未免  
免畏怯苟安非不欲報復而自今未免  
愁然則必若此類不一而足天理耶為耶性  
則敬也則必若此類不一而足天理耶為耶性  
動然則必若此類不一而足天理耶為耶性  
洞然則必若此類不一而足天理耶為耶性  
置將之權將惟無一事之私欲無以介其則聖心  
士公論之如由他對曰此雖不私意且如皆託  
百出何所屬更蓋有受相聖風肯私意且如皆託  
謂夫防夫走卒恐疏遠所謂密下未得之知士大夫  
與夫防夫走卒恐疏遠所謂密下未得之知士大夫  
曰固未遠而復還謂其罪然此子第之罪對曰豈有  
子固未遠而復還謂其罪然此子第之罪對曰豈有  
為奸所迫而為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此其才

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存不為惡至當  
言責者懷其私則取之於人而後已  
為六院察官則先取之於人而後已  
一往來其私恩私利之過失人知之  
可往來其私恩私利之過失人知之  
聚之唯恐其不為賢而用之則恐其  
多須刻剝士卒之在軍中者不盡  
曰刻剝士卒之在軍中者不盡  
未久則後官照對西係是盜賊刑獄  
上曰自詳練不在此處是盜賊刑獄  
生以得此意上豈可回互而欺君及  
稱不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  
西提點刑獄中免謝辭○前數日兵部  
與朱子論易及兩錄不合粟怒至是遣吏抱印  
迫以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中  
不聽部郎栗滿朝皆駭笑之於其  
勅本曰林栗似登過當丞相周必大  
呈疾未痊勉於易命仍舊職請七月  
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請七月在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  
官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  
復任外臺君無禮為人臣子有罪  
未降人知之得外臺君無禮為人臣  
以私意劫奪所言之論乃起於御  
而指學之取業最入之所論未某力  
庸人授之取業最入之所論未某力

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  
辭疾不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  
高朱崇福入故為兩難召退之復召辭子初  
去許其開退方是難召退之復召辭子初  
之計則其為世觀災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起入  
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  
事以問大勢如再辭遂併封事於未盡其封  
今急務下如再辭遂併封事於未盡其封  
一急務下如再辭遂併封事於未盡其封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蓋本天之大急務則  
力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維統化風  
此心雖在克勤克儉如神淵淵地猶所以  
精之或之凡有差失而衣知是器用財  
諫詩之職或之凡有差失而衣知是器用財  
官官之政無一不領於家而無纖芥之隙  
一官官之政無一不領於家而無纖芥之隙  
頃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身齊克  
特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身齊克  
其左右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身齊克  
知其然賞賚之溢貨賂之效乎所以身齊克  
藉籍則至下所以備之私恩恐其未及古  
聖王也至下所以備之私恩恐其未及古  
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外至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人至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其除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聖王也至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之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矣而後又明矣至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於其間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歲規之效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無以發者使妖嬈聖相巧供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不言太極則無極論於虛寂而示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  
然而試燕溪不已是夏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爲  
之申其辨以款燕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況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  
已無形而上者謂之道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中也言無極則  
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也朱子吞書有云  
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  
之謂道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  
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  
語太極之流無極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  
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全體  
無手不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  
美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朱子實紀卷三

以道上一列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  
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  
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  
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而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吞書有曰詳老氏  
之言有無以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看未可容  
易譏評也如曰未然而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  
必同也

十六年巳酉朱子六正月除秘閣脩撰仍舊宮祠

○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

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以矣

或問及中庸輯畧存通鑑韻語四月再辭職

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詔詞云云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閏五月單  
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  
辭詔疾速之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知州行  
宮備習與監司即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  
除命乃不取再被

朱子實紀卷之三

朱子實紀卷三

一九

朱子實紀卷之四

年譜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十一月六日

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寢薄朱子以民未古知今禮律以開諭之訓子第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之命父老解詭以訓子第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禁之俗僧為大變時即會女不嫁誘諸私為庵舍以居其義至郡齊請業列學職者接之倡學舊有東溪先生義知縣齊請業列學職者接之倡學舊有東溪先生義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不心服千七百餘人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

云經界充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致不盡規稅不以隱漏官物八萬計公私田土皆本州田稅不隱漏官物八萬計公私田土皆

四子書成

亦或者色之自之伏書所為文以其說後傳之厄至以足類此生植卦三畫若反相如入儀為本不云





或後人... 生業化... 為賦稅... 皆稽合... 辭○七... 州經界... 三年壬... 亭學徒... 陳同甫... 與書箴... 三綱五... 答書極... 朱子生... 西頓悟... 十二月... 四年癸... 再辭○... 州湖南... 痲堂遂... 就近不...

五年甲寅... 疾之任... 援飛虎... 而乃遙... 不便遂... 子哀慟... 海益憂... 長又安... 明於上... 志不於... 所應以... 不果... 上每恨... 蜀人黃... 宗宣論... 乃可光... 由此彭...

五年甲寅... 疾之任... 援飛虎... 而乃遙... 不便遂... 子哀慟... 海益憂... 長又安... 明於上... 志不於... 所應以... 不果... 上每恨... 蜀人黃... 宗宣論... 乃可光... 由此彭...

五年甲寅... 疾之任... 援飛虎... 而乃遙... 不便遂... 子哀慟... 海益憂... 長又安... 明於上... 志不於... 所應以... 不果... 上每恨... 蜀人黃... 宗宣論... 乃可光... 由此彭...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引朱某之說云何蓋願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必引朱某之說云何蓋願皆出上意也○跋東萊辨志錄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先是漳州任內得請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乃復取往年所放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復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備下諸州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昏乃力疾躬為鈎校刪剔根穢定為數條以附川案仍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川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玘兵官趙津之巷戰馬賊不屈而死五人皆軍中節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川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家其參

朱子實錄卷四

七

朱子實錄卷四

八

且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我事御筆指揮皆已此端故朱子憂之十月朔乞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此端故朱子憂之十月朔乞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然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不常理處也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罪引慝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清定省之禮始能動心忍性乎此而大倫所可立矣陛下之誠能始能動心忍性乎此而大倫所可器用之日未嘗有敢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其誠意期必勤問夫觀心瞻之然後行俯伏慕號嚴飭羽衛益勤問夫觀心瞻之然後行俯伏慕號禮未復初則辱臣有所不信也然為親心猶未底於序而致精則要必在於讀書之居敬而持志此

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其理於則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理之於天而無毫髮之善則從之窮理也至於論天而無毫髮之莫先於窮理也至於論天而無毫髮之所以而不在於讀書也夫讀書則其理之於天而無毫髮之理而必在於讀書也夫讀書則其理之於天而無毫髮之



戊午朔晚講

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 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曰成既取旨進入上喜且令... 點○向以來他日請問曰復官常讀之其要在求... 於心耳朱子之問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進德畧本而... 於道經陳觀今日要務如益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 治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 先氏情之休戚而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 庶於門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 有子謂天下之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 矣望庚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孫承重斬衰... 三年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 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 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 為父且然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 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承重正及我青皇聖帝至性自

朱子會元卷四

十一

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超越千古拘牽牽制之弊華去百王衰陋畢... 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後子孫... 守之永無斁而問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 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 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 行之法易躬執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 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 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推上遠禮律無以風示天... 下且將使壽皇已華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 而復隆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 未落第發引禮常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 尚裕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 官稽奏禮律預行拈定詔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 又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 而為祖後者服斬衰三年經未詳何據但小... 記云祖父母而為祖母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祖後者三年而為祖母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 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志乃有謂父有廢疾

戊辰入史院

朱子會元卷四... 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初之服向來入... 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米稽致始見此說方得... 無疑乃知學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 有夫斷不可直謂古經秦疏論廟祧孝官時請廟... 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宣祖而附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宣祖而正太... 祖裕享東向之位乞議併祧宣祖而正太... 議朱子此說給舍樓鑰陳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 為三不挑僖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僖祖則百事皆... 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謝者也又訪... 得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 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 輪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後... 對賜食上問外事入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 取文書一卷恐上必問所奏廟議也細陳其說初... 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所奏廟議也細陳其說初

朱子會元卷四

十二

說詳盡至是出以秦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 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祧孝宗時亦不曾祧... 撰數語俟臣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 降出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既退即以... 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附之既退即以... 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輒已藉以... 求勝事竟不自問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大廟... 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大廟... 毀并及臺諫有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云未... 有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深以熹說為非但云未... 相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深以熹說為非... 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甲子在... 望神靈降敵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告乙丑直日准告封發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所仙前後往社不相應嘗與眾議欲以幸日分之  
等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  
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員首末然後類聚為書  
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  
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六房  
吏若周官史幾人各掌其事時檢討官不從○有  
擬上政除官觀尋除實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辭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閣身中言  
趙汝愚留御劄因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即附  
奏以謝仍申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  
中書舍人鄧綰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  
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燕經慈爾今乃事  
欲與問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權輿  
差之詩反復以詞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十一  
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之立

朱子實紀卷四

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甚故亦欲陛下  
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鹿曹由此藉  
勢益張拳檢附和并疑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  
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述請  
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宿位因學者所請  
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遂刻講義一篇以傳于  
世此乃朱子晚年教人親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  
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  
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朝伊川辭十二月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後更  
洲○朱子既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  
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熹敢昭告于  
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  
允獨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此若時  
雨維頤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  
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  
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  
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  
師晚親有道載鑽仰雖未有開穎天之靈幸無  
失墜逮茲遐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  
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庶其昭格陟降庭止  
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無教令以吉日恭簡釋  
菜之禮以先師充國公顏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  
氏鄉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  
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  
延平李先生從祀○又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  
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  
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十月六歲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  
不允○二月答曾致堯三月再辭不允以議舊祖  
劾并累中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與廟議初  
不相開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先是吏部  
取會廢勘至是五月乞致仕不允初能曹印欲辨  
轉朝奉大是諶以不悅京米川中外震駭大權一歸  
其曹矣能曹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上大夫考利

朱子實紀卷五

無取或素為清議所損者乃教以除之俾以次者然  
後或以更道學之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  
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群小附和以攻偽  
干進者遂起而大府寺丞呂祖謙以論故承相  
紹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  
名義不容嘿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  
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第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  
且賢禍朱子默然退取素素焚其請以著決之遇  
致云休七月復辭職名并乞休致辭謝事非  
得再有九月乞錫職名乞錫職名詔無罪可待待  
依臣降十一月再辭職名帶侍從職名詔不致復  
指臣降十一月再辭職名帶侍從職名詔不致復

朱子實紀卷四

十五

廷欲以此別真偽望體此意勿因辭朱子辭益力  
廟堂不樂伯壽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  
逢迎之是後小人**是歲楚辭集註成**後又有辯証及  
始云直氣朱子矣是歲楚辭集註成後又有辯証及  
形於色忽一日出學於死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  
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皆以所釋楚辭一篇其退  
書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特  
終不言其筆亦不敢竊有請焉  
**二年丙辰**朱子六**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臣恩  
數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庶**十二月禡職罷**  
祠先極圖說之非者闡知貢舉策議劉德秀  
泰論文辭復言為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  
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諸人主之柄鼓

毀是利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六經語孟中  
庸大學之書欲以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果  
曲射利者爭欲以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果  
然朱子之相報曰死生禍福已置之度外不煩去  
果流繼祖以意論伊川得為富貴遂乞職罷祠  
祖統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乞職罷祠  
從之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流職罷祠  
足之緒。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  
也至是洗餘始無所忌憚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  
傷於日月之學之行卓然在後果何是歲始修禮書名  
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後其於他篇及他書附  
而發明之或附於義其類其目有家禮保  
相傳之屬或附於義其類其目有家禮保  
禮學禮邦國禮十七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三禮曰  
體已具者蓋十七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三禮曰

朱子實紀卷四

十六

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  
書其類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  
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前此猶有三禮通記如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記如  
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禮記之  
以乘經任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  
科過探其虛文以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不度數之實而虛文以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  
大議率用耳學應斷而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源  
無師授律尺短長音而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源  
說者而不知其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史雜考所載有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列注疏諸儒有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人抄寫之制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  
而鍾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更  
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更  
欲望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空開官屋教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  
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  
甚會去國  
不及上

三年丁巳朱子六十八歲正月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歲

十一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十六  
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  
書拜命表謝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心

○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未  
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  
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  
敢乘筆公論焉可証也

別蔡元定於寒泉周易

參同契考異成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不為  
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  
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  
之情季通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恸元定從游最久精識  
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  
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  
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向元定元定性復而有發焉  
毫莫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  
經世書先圖性多因與元定性復而有發焉

故其賦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沒也祭之以為精詣  
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辭不復可  
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矣蓋深致其哀焉  
○八月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矣蓋深致其哀焉

稱善類斤逐無遺至為舉考校皆為屬禁朱子方  
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  
徒倫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  
曰其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

相書云其自少誦史不教作詩誇事又與朋友  
已之學而心痛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  
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

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問里後生有

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  
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  
至其不得拒也不謂其之無狀偶自得詭譎之名試  
註誤連染上緊斯道下及眾賢例得詭譎之名試  
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羅其禍者杜門  
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蹤矣願其繼  
而來者又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  
亦聞知外間風色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朱子六十九歲集書傳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  
諸說又蔡九峯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令沈  
侯更集書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  
外祖祝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  
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既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  
能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  
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五年己未朱子七十歲四月詔從所請朱子初疑名在  
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細祿有肯依所始用野服元  
乞守朝奉大夫致仕致仕謝表

客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校  
深矣又謂上取東裝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  
簡其所便者但取東裝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  
美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一見祖宗盛時京師舊俗其  
朱公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正月作聚星亭贊有陳氏故  
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述畫著  
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  
獨樂于共百爾竟臨鏡考母息死國承家永奉明  
戒其意蓋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崇明  
有在矣



大學又修得一卷簡易乎... 政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與... 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而... 要惟事事審求其是去其非... 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巳矣... 寢前夕夢亥精舍諸生入問... 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 成之其書行開具逐項合修... 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 不諱常用書儀朱子搖首然... 觸中目然則以儀禮書儀參... 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 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 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倦... 未聞時政之關先則成然有... 已任其出焉事君則竭忠未... 及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 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 者四十年而已豈非天將以... 未世之迷故齋之於彼而厚... 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 陽山巖卿常在此也後得地... 曰雲谷因創草堂扁曰晦庵... 晦庵既又得武夷五曲之地... 舍晚十築于考亭又曰滄精... 先生每日早起引影堂辛子... 拜而退登閣拜先聖像方坐... 生月朔影堂蕭酒果望日則... 後稍清陰處大峭山峽坐高... 木梢清陰處大峭山峽坐高...

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 其所謂見則先生每愛誦屈... 端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 已此二條歲月無考故附于... 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乞約束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除華文閣... 先是有時論欲稍示更張以... 有此除郡不申爰故以生存...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 賈伏誅天下稱快朱子忠... 誠先見始得暴白于世  
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 贈通議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 見後第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追封徽... 見後第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學官列... 見後第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 卷○按今制兩京國子監天下... 建祠祀俱稱徽國文公而齊... 何時嘗考汪春坊仲魯文公... 丙辰之歲則稱徽國唐山長... 於洪武已未之歲則稱齊國... 故稱謂不同如此然其後卒...

聖明繼興雖有勝國封詔而天下諸司備襲已久  
莫之或從且以微為文公文亦以之封國於  
義實協而改封曰齊殊無意謂故邪其實封齊  
故號未之有華觀仲所稱可  
見矣姑識之以俟知者正焉

朱子實紀卷之四

朱子實紀卷之四

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五

行狀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

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朱子實紀卷之五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  
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  
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  
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闕至先生始  
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  
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  
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  
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  
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  
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

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  
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  
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  
負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已治人之  
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  
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  
州南岳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  
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  
其任會有詔求真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  
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

朱子書卷五

二

而備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  
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重陛下毓德之初親  
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  
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  
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  
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  
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  
時定者講和之說趨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  
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

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  
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顏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  
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備政攘夷  
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  
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  
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  
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  
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  
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朱子書卷五

三

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  
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  
執臺諫之親舊宿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  
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  
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言大  
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  
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  
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  
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  
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

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救斯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遠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

余子實紀卷五

四

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剗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掇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

余子實紀卷五

五

曾覲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霽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闕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

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過糶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兩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

朱子實紀卷五

六

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

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朱子實紀卷五

七

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附寒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詭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智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賞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觀觀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宋子實紀卷五

八

橐窰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備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雝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常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入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

詔以備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入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入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逮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

宋子實紀卷五

九

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  
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  
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  
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  
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  
欲無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  
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  
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  
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  
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

宋李齊賢卷五

十一

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  
其弊其三言採荒利害如州縣早傷早行檢放從實  
蠲減勸諭入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  
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  
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  
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  
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  
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  
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  
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

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  
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  
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  
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閣門投進後  
五劄亦有非一時採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  
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採民罄竭忠悃不敢  
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  
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  
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  
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

宋李齊賢卷五

十一

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  
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  
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  
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釣訪民隱至廢寢  
食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  
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  
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  
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戒盜  
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

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料數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採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柳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

余于寶化卷五

十二

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壹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垂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舐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誅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効卓

余于寶化卷五

十三



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

宋十帝紀卷五

十四

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前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人

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蒙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為陛下之所欲為無不知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

宋十帝紀卷五

十五

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  
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  
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  
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  
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  
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王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  
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  
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  
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

宋李實記卷五

十六

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  
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  
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  
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  
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  
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  
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  
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

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  
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  
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  
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  
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  
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  
効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  
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  
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朶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

宋李實記卷五

十七

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  
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  
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  
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  
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  
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  
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遊  
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  
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  
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

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  
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  
後官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  
又時使邪佞懷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  
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  
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  
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  
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  
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  
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教其隆師親友尊  
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  
戲慢嫖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  
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  
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劉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  
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  
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  
若用劉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  
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

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  
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  
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  
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  
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  
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  
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  
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  
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  
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  
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  
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  
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  
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  
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  
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  
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  
士出乎其間則群譏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  
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在下之賢人君子復如

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備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撥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

宋史卷五

十

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武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寇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

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備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

宋史卷五

十

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

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唯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書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惟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歲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音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株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為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迎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獲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

宋子實卷五

十一

宋子實卷五

十一

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多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之上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為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為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為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

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  
洵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  
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備明於上然  
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  
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  
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  
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  
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  
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官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  
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

李士貴卷五

五

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  
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將求  
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  
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  
繆所繫非輕蓋先生有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  
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  
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  
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  
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  
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  
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  
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  
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  
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  
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  
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  
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  
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隱之誠克吾  
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

李士貴卷五

五

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  
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  
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  
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  
補官負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  
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備築既對面  
辭待制待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  
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惠萬一異時未効消  
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  
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穿辭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徧信臺史固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

朱子書紀卷五

其六

宮日分不以寒暑雙月日諸假故並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榮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

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散官之卜不宜徧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

朱子書紀卷五

其七

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

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添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祔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

余子實紀卷五

文

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為蔽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祔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祔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祔時暫東向之故不

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殯傍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併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

余子實紀卷五

文

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



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竇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

全宋文卷五

廿一

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容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

筮决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

全宋文卷五

廿一

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偽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險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稍胥賤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上壑依阿異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

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  
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  
勢已成佐胃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  
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佐胃伏誅凶徒愾黨根株片  
截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  
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  
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  
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  
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  
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

宋子實紀卷五

廿二

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  
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  
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  
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  
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囑  
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  
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必往事之而惟其言  
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  
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  
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  
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  
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  
義理之端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

宋子實紀卷五

廿三

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  
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  
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  
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  
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  
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  
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  
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  
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

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兩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叅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

朱子實錄卷五

四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及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情性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俯諸

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恩義之篤怡怡如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儀哀感備至飲

朱子實錄卷五

廿五

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凋郵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入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稽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

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

朱子實錄卷五

四六

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疎密先

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

朱子實錄卷五

四七

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

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宋子曾紀卷五

六

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備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間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餘允拳拳以勉學及

備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踈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兩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慙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判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備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囑以從學者

宋子曾紀卷五

七

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墓以耐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塾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進士范元裕仲李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銓鐸銓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郡黃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濟澄女七人先生沒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警效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

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叅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為草藁以諭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為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

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之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

朱子實紀卷五

聖

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

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翰謹書

朱子實紀卷之五

朱子實紀卷五

聖

朱子實紀卷之六

宋史道學本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申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負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

朱子實紀卷六

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貢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

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繫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

朱子實紀卷六

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入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余子實紀卷六

三一

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麻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盡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權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觀觀自守而未嘗

余子實紀卷六

四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禱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常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入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飢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入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備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

朱子實紀卷六

年

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無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

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而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容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喜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

朱子實紀卷六

年

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天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

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播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間蠱漢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蒙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

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雖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朴亦遂獨內侍甘昇尚在熹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而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拂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

闕薛叔似亦奏接熹乃今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而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

宋子實集卷六

九

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備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特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特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

派間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儲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徃者淵覲說并之徒勢焰重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及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僕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

宋子實集卷六

十

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着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

余子實紀卷六

十一

余子實紀卷六

十一

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皆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備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樹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

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贖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贖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備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備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不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朱子書卷六

十一

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備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剽忍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檄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

朱子書卷六

十四

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隱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待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歲當博訪

太子舊紀卷六

十五

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未或有窺伺有自備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意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備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

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

太子舊紀卷六

十六

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隱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懼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入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  
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默臺史之說  
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  
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  
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  
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  
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  
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及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  
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  
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  
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  
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  
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  
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  
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開者遺詔初頒太上  
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  
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  
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  
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

本十書卷六

十七

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  
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  
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祀主宜有所歸自太祖  
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遠請遷  
禧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禧祖有廟與稷契無異  
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禧祖為然侍從  
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祀宣祖而祔孝宗熹  
以為歲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歲於子孫之夾室  
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  
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  
宜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  
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  
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  
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  
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  
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  
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  
良旋封還錄黃備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  
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

本十書卷六

十九



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  
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  
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喜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  
屢為上言及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  
將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  
歸侂冑矣喜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  
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備撰二年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喜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  
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喜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

朱子書卷之十一

十一

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歲其筆手書屬其子在及  
門人范念德黃翰奉以勉學及甫正遺書為言翌  
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喜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篔簹屢空晏如也諸生  
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  
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喜去國侂冑  
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  
真偽劉德秀任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  
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

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  
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喜有奪職之命  
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喜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  
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  
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  
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  
選人余喜至上書乞斬喜方是時七之繩趨尺步稍  
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  
丘壑依阿與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  
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喜日與諸生講學不

朱子書卷之十一

十一

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  
者故相庶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已  
甚侂冑意亦漸悔喜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  
會送偽師之塋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  
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  
年詔喜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  
死詔賜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  
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大師追封信國公改徽  
國始喜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喜曰  
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  
 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  
 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  
 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  
 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旨西銘解楚辭集註  
 辨證韓文方異所編次有論朱子實紀卷六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朱子實紀卷六刊誤小學書通鑑朱子實紀卷六目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道思錄朱子實紀卷六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  
 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  
 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  
 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  
 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  
 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二視學于詔  
 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  
 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  
 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  
 中為吏部侍郎

朱子實紀卷之六

朱子實紀卷六

十一

朱子實紀卷之七

廟宅祠

書院墓

坊

亭附



婺源縣朱子廟宅在縣治南前臨街左有齋井

公廟里後其地漸為居鄰所侵僅存四步而後

知地始復其舊文傳又請于朝用孟故宅立

廟例得立徽國朱文公廟鑄助其費復捐田三

孫勳以祀事文傳又移廟鑄助其費復捐田三

資而後歸鄉以無田可食友歸省願為贖其

田而後歸鄉以無田可食友歸省願為贖其

言同知李和召田主與人籍其田而償其價

三分之二然無從歸氏學士虞集為記至

以私財償之而始歸氏學士虞集為記至

正壬辰廟宅悉毀初成歲以廟基之半築城丁

未嘗待制王律司直郎程魯為記宣德辛亥

九世孫公回重脩進士汪敬為記統庚申燬

建殿門廡共若千楹彭史自記知縣陳申燬

事又燬縣建喬怒聶詔給官幣重建壬戌冬廟

宅一新設門詔給官幣重建壬戌冬廟

子二名守視

崇安縣朱子故宅在內五夫里潭溪之上屏山之

劉子用章齋後少傳為築室里旁朱子奉母夫

人馬後齋後少傳為築室里旁朱子奉母夫

命山識鄉關常日也復堂曰義齋晚年修居考

猶存

建陽縣朱子故宅

在縣西三桂里考亭書院之右

愛其溪山清遠欲卜居之不果紹興壬子朱子

故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武居元李傾此後建守兵某書其扁曰文公

朱子實紀卷七

二

祠

徽州府朱子祠

一在府學講堂之北今明倫堂之

祠之其後郡守趙師端建祠於今所勉齋黃成

為記歷元及國朝累祀永樂壬寅燬成

化已亥教授陳文率諸生白于提學御史妻謙

檄知府王祐重建得請于朝以每歲三月九

日朱子忌辰有司致祭禮部尚書周

洪謨暨山東按察使事潘頌為記

一在婺源縣學講堂宋德安知府邑人胡斐率

士友重建汪應辰為記後遷于學之東倫咸淳

戊辰知縣洪松龍

仍祠于講堂今廢

一在婺源縣治之東二里朱塘昔朱子嘗與諸

生滕璘輩遊其地曰予嗜昔寮至一所今來此

恍如所夢因命作亭其上書于堂二字後璘之

子鉉創祠以祀朱子而以父叔配食邑人許月

記鉉為

一在祁門縣學西廡宋咸淳二年

知縣潘子昌建元至正壬辰燬

一舊在績溪縣學文廟西廡下國初丁未歲

移建於縣東儒學故址中塑朱子像以黃餘漆

元定配後地有碑尚存弘治間教諭顏繁等白

于提學御史陳琳檄府縣重建陝西布政使胡

富為

記

一在休寧縣學里

人朱震雷建今廢

建寧府朱子祠

一在府城內紫霞洲宋寶慶三年

領顏以國朝永樂十三年給事中陶傑御史蔣

彥祿以使事至率都指揮師祐知府劉敬等捐

俸重脩景泰中詔春秋致祭孫一人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祠旁隙地舊為武

府所創九世孫徙等百奉祀祠按御史莊欽復之

知府劉鉉即其址遷建於堂五間中祀朱

子以黃餘刻論蔡元德秀祀亭左右為兩廡

祠

一在建陽縣學宋寶慶三年知

縣劉克誠建學士真德秀為記

一在建陽縣書院道源堂之左右名曰道義

之祠宋劉琪書額國朝成化六年按察副使

何喬新

重建

一在浦城縣東隅舊資福尼寺址天順二年推

官胡經建歲久祠祀弘治五年同知周時中重

脩中祀朱子以蔡沉黃榦真

總秀劉焄配御史滕祐為記

泉州府朱子祠一在晉江縣學禮殿後洪武二十

年知縣劉昇火祀建為日尊道堂

一在泉州府學宮宋校官陳汲建陳宏為記

一在南安縣學明倫堂之左元統

二年知縣劉昇火祀建為日尊道堂

一在永安縣學宋嘉定間知縣毛當時建葉適

為記

一在同安縣學宋嘉定間知縣毛當時建葉適

為記

漳州府朱子祠一在龍溪縣學大成殿之

一在臨漳縣學舊龍江書院講堂之東宋淳祐六

年郡守方來建以祀朱子而陳淳黃榦配扁

曰道源堂通判徐明叔記宋淳祐六年

存國朝成化四年按察使事周謨倡知府王

文喬新為記

何喬新為記

汀州府朱子祠

一在府學宋嘉定間郡守趙崇模

知將何行建今廢

一在連城縣學之右

倦遊縣朱子祠在儒學內宋平

湖陳堯道為記

一在連城縣學之右

倦遊縣朱子祠在儒學內宋平

書院

白鹿洞書院

唐李勣與元中隱居北廬山五老峯下... 生自宋太平興國二年因守立周詔國子監... 為郡守親訪白鹿洞遺址復建書院東萊呂祖... 知府程潛及元僚屬重慶府酒... 濟重脩大學李彭時李賢為... 武夷書院在崇安縣武夷山五曲之大隱屏下... 方撥公田以贍相繼葺而廣之... 為教孫至正二長以教邑七... 建丘錫為記

考亭書院

在陽縣三桂里唐侍御史黃子模構... 卜居其地未幾紹興三年朱子因先志築室居... 以處之扁曰竹林精舍後因舍前有洲環遶更... 名曰滄洲精舍慶元後因舍前有洲環遶更... 院祀朱子扁額十五年詔立為書院增書考亭... 廟元至元扁額十五年詔立為書院增書考亭... 建復相與規畫增田五百餘畝祀之於正元... 通守劉伯顏重脩學士虞集為記至正元... 順六年巡按御史劉鈺命推官胡綱改創... 中為祠堂仍揭理宗御書於左為齋祠堂之... 堂之後俱保彭時為庫廩范福具備如府劉錢... 而相繼買田充... 入以供祀事

紫陽書院

在徽州府城南門外倚山... 風泉雲壑軒橫入左右齋廡中為明德堂... 為書樓後為宗廟額曰紫陽書院教授諸... 大成殿朱子名堂室記云紫陽山在徽州... 記先君子名堂室記云紫陽山在徽州... 樂之既來闕中思源之獨不置於郡學因... 卒不能歸將發始命其孤嘗一日而忘... 其闕間以奉先祀苟活既不能返其鄉... 印章兩刻榜其所居之廳事故後之學... 子臨於紫陽夫愚相繼建實古也寶祐... 撤遷於南門內使與屯道希魯謀諸郡... 十五年按察副使與屯道希魯謀諸郡... 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 延祐乙卯山長張炳以其地與創郡方... 南門外舊基左側接烏聊山脈正對紫陽山... 為一郡山水勝處合新舊屋凡百楹至正... 殿之右舊朝武中以故址踐于城濠移建... 後為學舍以棲講學之上山長唐仲為兩... 庚子知府王勤同知孫英重脩禮部尚書... 記歎者民汪貴奏行有司以每季九月... 生辰致祭弘治十四年知府彭澤重... 知府熊桂移建於縣學之後吏部右... 晦庵書院發源縣學舊有朱子祠元至... 書院於文廟之側且捐田以養士申省... 公書院於文廟之側且捐田以養士申省... 後元至元間復建於縣學之東北氏園宅... 建安書院在建寧府治北嘉熙二年郡... 移建安書院於縣學之內以書院故址為... 移建安書院於縣學之內以書院故址為

晦庵書院

發源縣學舊有朱子祠元至... 書院於文廟之側且捐田以養士申省... 公書院於文廟之側且捐田以養士申省... 後元至元間復建於縣學之東北氏園宅... 建安書院在建寧府治北嘉熙二年郡... 移建安書院於縣學之內以書院故址為... 移建安書院於縣學之內以書院故址為

同文書院 在陽崇化里書坊米乾道間朱子

建以貯書籍後遺兵燹元大德五年泉

州總管府推官張光祖重建歲久傾圮正統

三年提學僉事高超脩葺之與史廖榮又

建前堂東廳今歲諸官書版刻於其中

雲谷書院 在陽崇化里書坊米乾道間朱子

自為記元季傾圮國朝成化十七年按

察照事談俊捐俸令朱子九世孫格重建

湛廬書院 在松溪縣治西南莫詳創建之始亦為

阮德柔拓而新之揭法記國朝洪武初重建

正統十三年燬於兵惟像獨存景泰六年巡按

御史張諫檄知縣張紳重建中為講堂後為

朱子祠南為泮池架以石梁又南為門張諫為

星溪書院 在政和縣治之南正拜山下韋齋作對

及朱子後燬於兵國朝成化十四年訓導吳

憲白於提學僉事周孟中即舊址重建知縣沈

倫建閣於其後扁曰天光雲影邑諸生楊曉華

共捐貲重塑二像而以黃餘蔡元定劉燾真德

秀郎部中林雁為記

大同書院 在同安縣城隍廟之左即舊大成殿址

請額賜今名仍給租以贍七林泉生為記後燬

于寇國朝成化十二年知縣張遜移建今所

為正堂堂後為方庭北周巨

泉山書院 在晉江縣即今縣學址也宋咸淳三年

傍列四齋曰志道

煥德依仁游藝

石井書院 在泉州府城西南石井鎮舊名龍頭精

像而祀之歲久傾圮國朝成化

十二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漢重建

龍江書院 在漳州府治西北臨漳葦初朱子守

創書院以成其志宋李燾于兵元泰定間郡儒

黃元淵別建書院於城外東北隅仍扁曰龍江

書院學士

真集為記

鄉江書院 在漳州府城東北二十里國朝洪武

以陳淳黃幹

泰亨書院 在長泰縣南登科山國朝洪武末教

高登北溪先生陳淳配前為齋舍以

使訓蒙成化十八年知縣劉鐸重建

南溪書院 在尤溪縣治南初韋齋為縣尉時館于

李楠建以祀韋齋及朱子中為祠堂翼以兩齋

曰景行曰傳心縣令施演增創講堂式淳四年

縣令黃巖孫創四齋又於祠堂之右建夫子燕

居室前為櫺星門後為講堂德祐元年教賜南

溪書院額元至正四年閔憲僉事趙承禧分立

二祠改額四齋曰明德復禮持志率性國朝

永樂十二年知縣汪誠雷設相繼精葺正統十

三年寇燬惟存教賜門額景泰二年監察御史

許仕達命通判楊季琦

重創祠堂扁以舊額

宗晦書院 在樂清縣治東宋建以祀朱子舊名藝

堂書院咸淳中改名宗晦取宗晦庵之

也義

石門書院 在莆田縣西七十里石門洞宋淳熙九

年朱子提舉浙東循行至此有汶上之

興元至正中庶訪使王

侯始即謝客堂故址建

獨峯書院 在緝雲縣東二十三里朱子至此愛其

山絕似武夷有碧澗俯筠似故山之

句嘉定中郡

人築祠扁建

美化書院 在紹興縣東六十里朱子嘗講

稽山書院 在紹興府城內對陳寔建

其後吳華請以祠為

鄧山書院 在寧波府城西五里元邑人趙儒建

文公書院 初在奉化州龍津之左名龍津書院元

友龍檄知州李炳移建于川

嶽麓書院 在長沙縣嶽麓山宋郡守朱洞建樞密

守潭州重脩與

東山書院 在餘干縣冠山之左宋趙汝觀

鵝湖書院 在鉛山縣鵝湖山下朱子

墓

韋齋朱獻靖公墓 在崇安縣上梅里中峯院北建

四年墓韋齋於西塔山其後改墓寂歷山中峯

之原及考朱子皇考遷墓記有曰府君將殆欲

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遷於白

水之鄉于峯下又朱子慶元五年撰韋齋行狀

云公卒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以慶元某年

公所藏地勢早濕懼非久計乃以慶元某年

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

北蓋公之詩有鄉關落白蒼茫外樽酒寒花寂

歷中之句故也以此考之當是三遷而後葬此

齋於西塔山條下所疑頗第二卷葬韋

粵國夫人祝氏墓 在陽縣西崇泰里天湖之陽

於此旁構精舍扁曰寒泉元季碩北國朝正

統十年八世孫謝以舊墓早濕移建今所中為

祠堂前門旁廡仍建小

屋以為祭祀齋宿之所

太師徽國文公朱子墓 在建陽縣禾里唐石之大

名龍峰後塘乃朱子與蔡元定所卜風吹羅帶

形初朱子嘗夢神人報云龍峰後塘既得此地

果後塘也慶元六年十一月葬令人劉氏葉

坊

文公湖里坊 一在婺源縣治南今廟宅之前宋咸

方建辰書後燬邑人國朝洪武初駙馬都尉王克

恭重立碑坊間

一在建陽縣三桂里宋咸淳九年立後圯

朝永樂十一年主簿陳政復立。按湖里乃孔

道學淵源坊 在建陽縣西三桂里文公湖里之前

參政彭森重立

泰山喬嶽坊 在建陽縣而三桂里文公湖里之前

更前二坊類為尊德性道問學

源頭活水坊 在建陽縣而三桂里考亭國朝

亭

虹井亭 一名韋齋井在婺源縣治南朱子故居之

如水在地汲之益深有味外味朱子嘗曰聞先

君于太史公生此地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

不絕又相傳朱子生時井中有紫氣見後故居

為縣所侵井亦湮塞元知州于文傳嘗齋之

晦庵亭 在婺源縣治東二里朱塘宋滕溪齋之子

天光雲影亭 在建陽縣考亭書院燕居廟之前

建

光風霽月亭 在政和縣治之南星溪書院內

方塘半畝亭 在尤溪縣治之南南溪書院

朱子實紀卷之七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朱

也又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蓋引以自四  
新書燕樂原詳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  
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畧脉書及雜說  
卷干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州閩縣人朱子之婿以蔭

無憾矣卒贈朝奉郎謚文肅所著有儀禮經傳  
續解文集

蔡沉字仲默元定次子學者稱九峯先生朱子嘗

從祀孔子成化三年  
年追封崇安伯

劉焞字晦伯號雲莊建陽人乾道八年進士歷官

奏議史藁雲莊外藁續藁經筵故事講堂故事  
東官詩解禮記解四書集注遺錄等書

直德秀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

書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謚文忠所著有西山講  
義記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瑞平廟議

張洽字元紹從祀孔子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

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嘉其篤志謂黃幹曰  
後除直寶章閣所著有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  
通鑑綱目唐史補遺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嘉定十年以特奏恩授

嘗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及之者所  
著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  
等書門人錄其語號

李燾字敬子號弘齋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進士

得敬子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  
來有可望者卒贈直文華閣謚文定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慶源府人居崇德學稱傳

而能閉門自守金華同門之士鮮有其比所著  
有五經註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  
新錄師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括蒼人居永嘉嘉定十

折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  
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及所錄朱子問答○  
子門人而事實微有不同蓋本一人誤折為二  
也

李方子字公晦號果齋邵武光澤人嘉定七年進

觀公為人自是寡過所著有  
禹貢解傳心精語紫陽年譜

陳植字器之永嘉人擢第授通直郎學者稱潛室

集  
先生所著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鐘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所著有明齋蛙見錄膚說

聞諸書及錄丙  
中乙卯問答

陳文子字師復號復齋守之弟以蔭補歷官提點廣

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  
通鑑綱目唐史補遺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

安撫使以偽學追三官停勒再起除集英館修撰卒贈寶謨閣直學士加贈龍圖閣學士謚忠肅所著有經解祭議

馮椅字奇之號厚齋南康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江西轉運司幹官所著有易書詩

潘柄字謙之號瓜山植之弟所著有四書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朱

楊復字志仁號信齋福州長溪人所著有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家禮雜說附註

卷二

黃頤字商伯南康都昌人隆興間進士歷官廣東所著有西坡集

廖德明字子晦劍州順昌人乾道中進士歷官史著有春秋會要後漢集

鄭可學字子嘗謂之曰斯道不絕如綫惟冀勉勵以副所望所著有春秋博議三

童伯羽字敬義號龍寧人朱子為編其樓曰醉經堂

徐僑字崇父號教齋婺州義烏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工部侍郎所著有讀易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改名福州侯官人嘉

知故事加觀文殿學士所著有端平奏議宋編年備要

王遇字子正號東淵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有論議講義兩

蔡璠字德粹號溪齋婺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所聞等書及

鄭文適字成叔號庸齋福州閩縣人嘉泰甲子貢或問春秋集解禮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編所著有東隱集

祝穆字編和父歛人居建安朱子內姪所編輯有文類聚方輿勝覽諸書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堅苦又曰伯約及編次喪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潭州善化令學者稱墨溪先生所著有易論語說及錄乙未以前問答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建寧縣令朱不多得所著有國朝綱

陳孔碩字膺仲號北山侯官縣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中大夫秘閣脩撰所著有庸學講義先

傅伯成字景初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益忠簡所著有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饒州德興人朱子為表其墓稱其任道勇而用志專所著有小學字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嘗撰次朱

三十八卷類註

儀禮未成書

陳駿字敏仲號仁齋寧德人登進士所著有語孟筆義詩筆義未脫稿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朱子目為畏友嘗曰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倍訪張南軒于長沙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以特奏名任縣尉所著有唱酬集

陳易字俊之泉州永春人慶元丙辰進士授懷安丞朱子嘗曰後之持守見識不易得所著有論孟

程洵字允夫號克齋婺源人朱子內弟以特科恩所著有尊德性齋集

楊楫字通老號悅堂福寧州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官吏部郎江西運判朱子稱其溫厚質實信道甚篤所著有奏議悅堂集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兼特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朱子稱其志趣不凡

周端朝字子靜號西麓永嘉人嘉定中進士歷官權刑部侍郎太中大夫贈宣奉大夫謚文忠所著有西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所著有易論書說史評詩文若干卷

鄭昭先字景紹開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官知樞密院事燕然知政事謚文靖所著有日湖遺藁

程永奇字次卿號格齋先之子所著有六經四書疑義朱子語粹中和考格齋藁

潘友恭字恭叔友端之弟任從事郎明州司理恭自代狀畧云居家孝友持已

林允中字擴之用中之弟朱子稱其專志苦學所著有草堂集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及錄辛亥問答

高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官兵部郎中所著有發問集

方士繇字伯謨莆田人寓居建安朱子稱其詩溫潤可觀所著有遠庵錄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所著有中庸說及錄庚戌以後問答

曾興宗字光祖號唯庵寧都人肇慶府節度推官朱子稱其純茂篤實用功正當所著有唯庵集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白鹿書院院長所著有屯田議

鄭師孟字齊卿號存齋寧德人朱子稱其志趣堅苦所著有洪範講義

劉砥字履之號存齋長樂人朱子嘗曰砥及其弟謹畏所錄有朱子庚戌問答及編王朝禮語孟註解未脫藁

余偶字占之號克齋古田人朱子稱其警敏有克齋集

林學蒙字正知福州永福人道南書院堂長所著有梅塢集及錄甲寅以後問答

汪莘字叔耕號方壺休寧人所著有柳塘集

龔邦字雲伯號南峯寧德人有詩文雜著數卷

曾達震字誠叟閩縣人所著有月林魏鏡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平陽紹興辰進士歷官直寶謨閣湖江運副進龍圖閣所著有樂隱類藁

黃雷州所著有復齋集及錄戊申問答

趙詠道所著有復齋集及錄戊申問答

李閱祖字約號網齋光澤人嘉定辛未進士歷所論克己工夫甚簡潔史論亦甚正所錄有戊申以後問答

李相祖字時可閩祖之弟嘉定辛未進士歷所錄有書說三十餘卷

吳必大其警敏過人守官治事皆有方所錄有戊申已酉問答

陳文蔚字才卿號克齋信州上饒人端平中詔補功郎朱子稱其功夫精進所錄有戊申以後問答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錄有已酉以後問答于若海亦有錄

楊驥字子昂道夫族兄所錄有已酉以後問答

楊與立道夫從兄所錄有朱子語畧及壬子問答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錄有癸丑問答

龔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登第歷官右正言所錄有甲寅以後問答

劉厲字子科所錄有已未問答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潘子善字時舉天台人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涪陵人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黃義剛字毅然臨川人錄有癸丑以後問答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錄有兩午以後問答

林學履字安州學蒙之弟所錄有已未問答

萬正淳字人傑號止齋興國軍人朱子稱其氣質甚美所錄有庚子以後問答

楊至字論至精細所錄有癸丑甲寅問答

徐容字仁父寓所錄有辛亥問答

余大雅字正叔劍州順昌人朱子深與其進所錄有庚戌問答

鄭南井字資質好所錄有癸丑問答

金去偽字敬直饒州樂平人錄有乙未問答

林恪字叔恭天台人所錄有癸丑問答

李儒用字仲乘岳陽人錄有已未問答

廖謙字益仲衡陽人所錄有甲寅問答

孫自脩字敬父宣州宣城人錄有甲寅問答

王過字幼觀都陽人所錄有甲寅以後問答

陳芝字庭秀所錄有壬子問答

蔡舉錄字行夫平陽人所錄有壬子問答

郭道遙字問答

林賜字問一錄有乙卯以後問答

嚴世父所著有疑義問答

吳英字進士所著有論語問答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所錄有戊申五夫問答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所錄有癸丑問答

周明作	字元興建陽人所錄
吳稚	字和建陽人所錄
湯泳	字叔永丹陽人所錄
鍾震	字春伯潭州人所錄
黃卓	字先之有
吳振	字仲方臨川人所錄
吳琮	字仲方臨川人所錄
劉子蒙	字著詩集及錄已未問答
楊方	字直長汀人隆興初登第歷官廣西漕使
曾祖道	字擇之所錄
周謨	字不辨益勤所錄有已亥以後問答
錢木之	字子升晉陵人寓永
石洪慶	字子餘臨漳人朱子問答
李輝	字晦叔南康建昌人疑
李孝述	字繼善播之從子有所錄問答一卷
林武	字景文臨尚綱永嘉人以恩科
劉剛	字中溪水所撰有師友問答而漢高語

吳壽昌	字大年邵武人所錄
梁瑒	字文叔邵武人所錄
呂燾	字德昭號月坡南康建
沈佃	字成午以後問答
陳研	字自備福州長樂人朱子稱
汪德輔	字長孺鄱陽人所錄
包揚	字顯道南康建昌人所錄
郭友仁	字安所錄有元山陽人寓臨
李祀	字良仲平江人所錄
蕭佐	字所錄有甲寅問答
舒高	字所錄有甲寅問答
黃升卿	字所錄有辛寅問答
丘珏	字玉父邵武人所錄
林子蒙	字所錄有南康建昌人所錄
李文子	字公謹方子之第紹熙四年
劉炎	字潛夫邵武人所錄
董拱壽	字仁叔鄱陽人所錄
歐陽謙	字所錄有庚子問答
范念德	字伯崇建安人歷官朝奉郎江東帥機朱

劉丙字翰仲煥之弟淳熙戊戌進士歷官朝請大夫朱子稱之曰翰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凡

胸伯亦甚好他

林大春字熙之號隨齋朱子有詩送之

林師魯號芸谷古田人朱子稱之曰師魯問學行誼克世其家

余範字彞孫古田人朱子稱其淳靜

陳齊仲曰詩解用意甚深同安人朱子答書有

許升字順之號存齋同安人朱子為作字序齋記稱其學專用心於內及卒為文祭之

許景陽字稱其意趣濶好

楊履正字稱其細密

包定之其用意精密

余大猷字方叔大雅之弟朱子稱其看道理穩實

徐子融字錫山人朱子稱其志

詹體仁字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直龍圖閣知靜江府朱子稱其才雋行馴好學

倦不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淳熙三年進士歷官端明少師謚宣獻朱子嘗

王玩字伯起開江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官

陳定字師德守之弟以蔭補校

潘友端字承事郎朱子銘其墓

傅君定字其刻若

李唐咨字堯卿朱子稱其持循雅飭

方誼字賓王朱子稱其為學親切的當

滕珙字德章號家齋璘之弟淳熙十四年進士合聲州縣間又稱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第進士歷守長沙

葉寅字直翁邵武人朱子稱其謹潔自好學問有方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朱子稱其居曰見齋

彭蠡字師範號梅坡南康都昌人朱子稱其疑辨甚精

呂煥字德遠號論祖有條理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朱子稱其為教

吳居仁字溫父建陽人融州節度推官朱子稱其貞廉

傅備字子期豫章進賢人朱子稱其孝

林憲卿字公度號存齋福州懷安人朱子稱其忠信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稱其天姿慈詳

丁堯其篤厚慈良有志為己之學

包詳道字建昌人朱子稱其篤實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乾道中登第任宣教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淳熙丁未登第任從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朱子稱其議論文學皆有餘

趙蕃字昌父號章泉官至秘閣朱子稱其志操文章非流輩所及

宋之源 字深之雙流人第之潤之江

黃幹 字尚質長溪人官至

陳址 字鹽夫莆田人以恩補調監南安縣

汪清 字與鄉人講學為作敬齋箴

汪瑞 字九曲亭與朱子講道其間

劉炯 字季銘煥之弟慶元

李壯 字處謙閩之弟嘉定

董銖 字叔重饒州德興人登進

呂勝 字季克號渭川居士邵武

陳孔 字仁仲孔碩之兄寓

王介 字元石發州全華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集

曹彥 字簡甫號昌谷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歷

郭嘉 字子奇台州僊居人嘉定七

葉武 字子成之仰武人嘉定甲戌進士

陳守 字師中莆田人以蔭補事遷將作監

陳宇 字允初莆田人以蔭補事遷將作監

楊仕 字尹叔漳浦人擢進士

傅誠 字至叔號雪洲莆田人擢

潘友文 字文叔金華

陳範 字朝弼崇安人嘉定

戴蒙 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中第

李東 字子賢邵武人紹熙

饒幹 字廷老邵武人淳熙二

趙師端 字皆師朱子

趙師恕 字季仁餘

余元 字景思興化軍僊遊人淳

俞聞中 字夢達邵武人淳熙

張揚 字清叟瑞安人登

祝汝 字信安人休

趙善 字佐卿宋宗室居邵武歷官

葉文 字安國邵武

上官 字安國邵武

歐陽光 字慶嗣崇安人乾道八年登第

王瀚 字伯海金華人武當軍節推朝奉郎

王漢 字季海翰之

謝璣 字公玉祁門人以特

許文 字衡甫號環山休寧人紹興庚

汪楚材 字大初休寧人紹熙元年進士歷承直

呂道一 朱子稱其天資明敏

呂祖儉 字子約 號大愚 金華人 仕至太常寺丞 謚忠 朱子稱其篤學力行

趙彥肅 字子敏 朱子稱其禮圖甚精

楊簡 字子敬 朱子稱其禮圖甚精

鄧邦老 字子道 南長

余宋傑 字子道 南長

黃顯子 字敬之 永嘉人

蔡念成 字元思 九江人

鍾唐傑 字元思 九江人

胡安之 字叔器 永嘉人

黃謙 字德柄 尤澤人

趙希漢 字南紀 岳陽人

李如圭 字寶之 廬陵人

鄧綱 字翁老 將樂人

黃東幹 字仁卿 之凡

葉任道 字味道 之弟

郭叔雲 字子從 潮陽人

趙師邦 字恭甫 天台人

劉徽 字廬陵 人

林補 字退思 永嘉人

朱子實記卷一

十五

林蒼 字丕顯 福州連江人

彭鳳 字子儀 宜春人

陳祖永 字慶長 會稽人

王春卿 字安 建安人

陳士直 字彥忠 閩清人

張彥先 字致遠 臨淮人

傅公弼 字夢良 莆田人

林仁實 字永福 人

杜旂 字叔高 金華人

杜旂 字叔高 金華人

杜燁 字叔高 號南 湖黃巖人

杜知仁 字仲號方 山輝之弟

許儉 字幼度 閩清人

程深父 字古田 人

程若中 字寶石 號紫澗 古田人有紫澗集

馮去疾 字知南 康軍

蔣康國 字彥禮 號鼎山 古田人 朱子楚辭集解凡楚集皆贊之

趙子明 字開封 人

魏恪 字元作 朱子之子

劉學古 字子之 號令 臨桂人

朱子實記卷一

十六



祝癸第穆之

劉子禮建州人

翁易字粹翁崇安人授徒竹林精舍

劉叔通建州人

黃仲本邵武人

趙師雍字然道疑師淵之弟

程實之字士華號尊已翁歛人遷德興

程標字文伯號翠林婺源人詢之從子所輯有先賢格言

滕珮字德玉珮之從弟

陳利用字光卿同安縣學司書兼奉祠嘗編大同集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

林克之余正父 閻丘次孟

周伯壽魯可幾 李德之 黎季成 鄭仲履

康淵字叔

連嵩 劉李文 邵浩

林揆字一

符叙字舜

周憫 劉純叟

劉礪字正之建陽人

劉寶之礪之弟

李克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

方大壯字復之號履齋莆田人

陳勝私南康人

黃謙南安人

郭植廬陵人

鏡克明邵武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號稱高第

曹彥純彥約之兄

輔萬廣之弟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吳唐卿南康人

林巖泉州人

曹晉叔建安人

魏應仲建陽人

朱魯叔僊遊人

劉賁字炳文南康人

薛洪字持中永嘉人

蔡元思江東人號齋稱之

王仲傑字之才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葉永卿 周得之 江孚先

俞子壽 李秉文

符初字復仲

俞潔已字季清

詹觀賓字尚

丁仲澄

王翰

周順

劉子晉

劉定夫

朱子實紀卷八

一五

吳南字宜之

張顯父字敬之有孟子問答

曾極字景建

鞏仲至

朱子實紀卷之八

朱子實紀卷之九

褒典

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誥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某爾好古道據正不阿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旌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我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

淳熙十四年七月

日陳思仁行詞

朱子實紀卷九

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誥

朕惟庶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曠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謹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論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於是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云

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

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誥

敕具位十國為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感惠乎洽可以為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

紹熙四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

除煥章閣待制待講誥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

余子實紀卷九

三

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實之本朝召賈傳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端驅可

紹熙五年八月

日黃由行詞

單恩授朝散郎誥

敕具位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為時起肆予初政式端其歸于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可

紹熙五年十月

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轉朝奉大夫誥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眾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至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為諸

余子實紀卷九

三

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字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中書舍人鄧駟行詞

罷待制仍舊官觀誥

敕具位朱熹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頌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翩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

邃見卿幾晚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  
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益彰優老之風且示隆  
儒之意速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  
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  
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  
職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弗噫厭承明勞侍從  
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究專門之業其祇  
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備撰官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中書舍人傳  
伯彙行詞

賜謚指揮

余子實紀卷九

四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  
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  
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

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

嘉定元年十  
月二十九日

謚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  
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  
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  
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

余子實紀卷九

五

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  
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辯問講究  
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鞞環天下試毀困阨  
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  
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  
以口舌勝而枉已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  
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  
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  
塞大抵皆然故待制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  
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  
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  
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為  
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  
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  
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  
不可以終泯蓋異時而同符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  
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  
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為踐履之  
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  
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

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  
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  
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恤民隱如  
恐傷之秦滅橫賦備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  
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  
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  
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  
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  
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  
備衆體雄深雅健迥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

朱子書卷九

六

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  
以揚名或削橐而歸美亦可以為忠矣而未必皆廉  
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  
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  
謹議嘉定二年大學  
博士章孫上

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待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摭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聞奧韓愈氏復  
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  
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待外其  
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朱子書卷九

七

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  
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  
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  
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  
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  
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  
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  
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木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

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泯沒朝市者以為  
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跡地於繩墨者矧以為誕  
世當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  
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  
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  
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  
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  
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  
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  
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豈

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尚書吏部  
員外郎鄭

考功郎官劉彌  
正上奉聖旨依

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  
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編懷典  
刑深用嘆慕可加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寶慶三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  
程玘行詞

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

敕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  
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

群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  
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  
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  
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  
多聞見而守卓約九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  
於精詳紛然眾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  
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  
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橐後始終之際待遇弗渝  
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  
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

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  
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

寶慶三年正月

日王暨  
行詞

郊禮推封制

肇祀南郊已訖泰壇之禮推恩邇列爰申禰廟之褒  
式重典刑用昭愍錫具位其心潛列聖德配前脩家  
有成書發千古不傳之秘戶多滿屨為四方來學之  
宗聽白首於禁塗激孤忠於講席雖用之不盡莫紆  
經濟之懷然仰之愈尊淳厚惟崇之典茲錄令子克  
相精裡適當竣事之初宜舉因心之教維垣極品已

增松櫟之春廣信稱公不改封疆之舊諒惟英識克對殊休

寶慶三年正月 日陳卓  
行詞

改追封徽國公制

敕饗明堂而需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迫祿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關百聖而不慙卓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

宋子實紀卷九

十一

若无能發揮肆子訪落一作客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為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禋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實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

紹定三年九月 日鍾震  
行詞

滌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

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

改追封齊國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屬垂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

宋子實紀卷九

十一

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危素  
行詞

追謚韋齋獻靖公制

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知父迨聞詩禮

之傳久閱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躁進德合中行遯鄒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闡圖書之蘊奧妙契玄機奏對每忤於權姦嗣續篤生於賢哲化民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後才高弗展嗟沉滯於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於永世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公

累朝優崇事畧

宋理宗嘉熙二年建寧守臣王埜創朱子祠御書建

安書院額扁賜之

淳祐四年詔改滄洲精舍為考亭書院御書額扁

賜之

淳祐六年徽州守臣韓補徙朱子祠于江東道院

舊基御書紫陽書院額扁賜之

咸淳元年九月壬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

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咸淳五年詔賜文公闕里于婺源繡使方逢辰書

額

元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傳請于朝得旨立

徽國文公之廟

至正間遣京學危旂奉制加封朱子齊國公并頒

上醞少牢致祭

國朝正統四年奉禮部勘合據順天府推官徐郁奏

准行令該縣每年於均徭戶內僉點二戶看守

朱子祠廟

景泰六年詔以朱子建安九世孫挺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婺源九世孫楸送國子監讀書

景泰七年奉禮部勘合內一件崇祀事該傳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德禮部行所

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如原有的脩理無的蓋

造務要時常脩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致祭此

詔則朱子祠堂在婺源縣者當時該部

景泰七年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

成化十二年婺源申增朱子祠春祭

恩增崇祀典事近奉本府帖文據本縣申准文

公九世孫朱貞宗功存著述後世永賴發源

之源為道學之宗功存著述後世永賴發源

實乃故宅丘墓所在有未即故居為家廟關里

聖朝命有司為置守立牌且擬建陽縣取祖鏡回

九月十五日辰奉本縣慶壽一祭其他雖節

奉上司官使往來祭與春秋殊無帶祀如蒙准

呈乞賜體念轉達顯祖著述之功照依五顯祠



次丁日行事庶不負  
聖朝崇重之意斯文幸甚

本朝文公上承道統下開學統  
非五顯之扶名教集

顯得享春秋之祭文公無之則  
是異端重吾道

縣都圖辦祭除祭先師孔子及山川社稷五顯  
無祀并文公壽誕之外仍刺三里半合無准呈

酒餘刺空開里圖分責令備辦羊一豕一幣帛  
各於二仲月次丁日行事庶分之一矣緣係崇重

報本之道亦可以少盡萬分之一矣緣係崇重  
先賢修明祀典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備申到府

參照前事緣係崇重先賢報本  
修明祀典事理

合准所申為此除備由申稟  
欽差巡撫南直

當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牟  
外合仰本縣着落

縣辦祭都圖除供牲應外仍酌  
宜從申定於每

年春祭青令買辦羊豕幣帛  
宜從申定於每

期以禮行事俱毋違錯不便奉  
此案查先為前

事已經備申去後今奉前因擬  
合就行為此除

外合行帖仰本祠知會施行  
成化十二年

成化十八年奏行歛縣紫陽書院致祭劄付  
直隸

府歛縣儒學為申明祀典事奉  
禮部貴字四百

四十號勅合劄付內一件申明  
祀典等事祠祭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  
出直隸徽州府

歛縣北關二圖著氏汪貴秦臣  
惟聖賢道統

所開儒先者教化所繫此古昔  
帝王之治

天下未始不尊聖道而重儒教  
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乾坤維新海宇  
既設殿廡以奉聖

隆於兩京之宵監通尊於天下  
之學宮

其崇德報功之典可謂至矣盡  
矣仰惟

祖宗之心尤隆尊崇之典乃者復  
詔天下文廟春

秋之祭器加籩豆樂增干戚誠  
禮古所無之

盛典允為萬世不易之規也而  
切緣承儒朱

喜亦真儒也集諸儒之大成闢  
群經之奧旨道

學醇正孔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其祖居歛縣黃

墩遷於婺源其父朱松因任福  
建尤溪縣尉遂

生朱子而歛縣實其祖居故當  
時朱子立書院

講學於本縣學宮之西紫陽山  
下教化及人愈

久愈感其在宋朝郡守韓補遂  
即其地塑像立

祠理宗乃錄其請大書紫陽書  
院四字分刻兩

石置之中門建至於今人心景  
仰猶一日也鄉

儒者老歲逢九月十五日朱子  
生辰合具菲儀

恭伸祭享積有年矣後於成化  
三年間蒙

欽差提調學校監察御史陳選  
按臨本郡以為祭

禮菲薄誠為褻慢遂令有司增  
具牲帛仍率生

儒耆民致祭鄉土人心無不樂  
從但念未經奏

請儒耆民致祭鄉土人心無不  
樂從但念未經

准奏乞 敕降定例恐後歲久或  
至廢墜如蒙

以特祭惟 勅禮部定議或於春  
秋二丁之後賜

文定祭品物行下該司慶恭致  
祭

如此則真儒功德益著於後而  
朝廷崇報之典永垂於千萬世  
之下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送司案呈到

節是亦崇 儒重道之意合行本  
府着落該縣於

每年九月十五日生辰隨宜祭  
祀一次務在潔

敬合內事理一體依文施行所  
有勘合緣由合

以行抄謄刊石

弘治十五年奏行婺源修理朱子祠廟并致祭  
直隸

徽州府為優崇儒先祠廟事禮  
部房本房別卷

付准勘合科付奉禮部貴字六百  
四號勘合劄

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  
出直隸徽州府

戴鏡題為優崇儒先祠廟事臣  
竊惟三代而上

語孝經諸書而後斯道大明于  
世三代而下儒

賢輩出至文公朱熹注釋群經  
及語孟學庸子

世孔子大聖朱子之道明而晦者後大明則  
以不學也故歷代之於孔子尊之以典誠不可  
以帝禮既使其嫡長子孫世前上公又擇族之  
賢者授以縣令學錄之職崇報之享無以加矣  
乃若朱子當宋元之季固嘗加贈公

朝景泰間特以建安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恩教優渥前代所無但朱子乃徵之婺源人其  
父松官遊閩劾是實生嘉南渡兵阻不克歸鄉  
里因寓家焉宗戚賈墓故在婺源無恙也土也  
自著新安歿也追贈徽國宋表其故居為開聖  
元即其故宅以立廟源本所在慎重如此前今  
祠厄于大營葺未完春秋致祭皆有司私辦未  
載今甲子孫繁聚苟無祿仕往貧不聊生惜  
然寒學循名求實

皇上天縱聖明重道崇儒振古罕儔於九任使之  
際寸長片善悉見甄收有功如書豈各辱報光  
大弗克稱仰惟  
一十一  
特教該部會同翰林并多官議處乞將朱氏發  
祠嗣祀照建安壺體優崇祠宇行令修完春秋  
定與二祭官為指買祭田若干以給以祀祀及  
書拜禮候稍成材方許送舉如此則崇報儒先  
之體益以優厚而朱氏子孫皆盡恩澤化感俗  
美流聲聞於無疆矣臣昔居庠序日法曠典每  
用興懷今幸待罪言官遣遇

聖明正修禮文之日輒敢疏陳上清  
天聽未議迂談萬一可采乞賜 允俞斯文幸甚伏候  
聖旨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將子孫登授一

官世襲奉祀事申載就題補朱熹乃徵之婺源  
人宋既表其故居為開聖元又於故居之傍  
廟近厄於火未克泐泐今題之祠發源祠字俯  
完每歲春秋祭祀一節誠景慕先賢而知報本  
者也况發源乃朱子父母之邦宜於崇報本

朱子實紀卷之九

其在於斯先朝以祠而祀之今禮大厄合無  
其法請行修該祠以表先儒偉道之大功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十三日奉

部尚書張昇等於奉天門具題次日奉  
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奉此依奉擬合就  
內事理查體欽遵依期致祭施行毋得違錯不  
便先兵不違依准申來一祭一文見後第十  
醞。一。品。物。一。對。米。麵。食。共。五。品。酒。一。瓶。  
五。品。香。一。注。燭。一。對。米。麵。食。共。五。品。酒。一。瓶。  
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三。日。

聖朝崇儒重道之盛意推行不盡豈非惜哉  
然朱子之德之功固不以是為加損也  
一十一  
俾世奉祀似不為過疏上薦紳先生  
多避其議而當事者互相推諉遂使

朱子實紀卷之九

朱子實紀卷之十

讚述

祝詞

銘贊

事實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子暉字彥冲崇安人宋興化軍通判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

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聯敷

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

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

知顏氏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

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

闡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

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

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珎又華其繼來茲

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

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

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克之

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必動而思躋凜乎

惴惴惟曾顏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晦

寫照銘

朱子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子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

已如此然亦將脩身以罪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

元為子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

要保無窮

書畫像自警

朱子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意

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

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朱晦菴像贊

陳亮

字同甫號龍川永康人宋進士第一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善不知其

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

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朱子贊

有序

陳淳

門人

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

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

開其源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為書伊川雖

稍著書大槩方捉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

未整者猶為多矣故百年之內見知聞知亦不乏人

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

能正訂以為後學之定準而百代爭衡於世者亦紛

乎未決求其詰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

可以嗣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能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乎群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蕪菟並輯著定為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為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久而月潔渾圓而至察踈暢而甚續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衆論

朱子書紀卷十

三

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蘊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人蒙推新學者亦得以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為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蓋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為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

有以至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炳千古於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所適其大經大法停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

朱子書紀卷十

四

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橫顛倒亦無不察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為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生死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賞采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必為之隱忍回互果於徙義如洪濶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一劔斷蛇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為一身即書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內貌莊而體胖神全而志定視聽

坐立不拘拘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決而所以至於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足以勇為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虞義

余子實卷十

五

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弊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設施為教為政亦無非大用流行而成已之餘也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原中流出如取物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已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渙然有省於言下忻懌不能止也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

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卧內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嘗厭數而於繁劇之常優閑而有餘交錯之地常泰定而不亂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循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及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為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為學之法則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備身至於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為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為加多必極根源之洞徹毋徒影象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去冬溥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蓋性至命不越乎入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為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

余子實卷十

六

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所以為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源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俊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群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一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為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為可慕然至誦其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為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先生

朱子書紀卷一

七

盛德充實光輝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謦歎者放心邪氣不復萌于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內遐陬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守臨漳云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毀怒咆哮人所危懼之際而綽然不以為憂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為病方且考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悠不知身世之不足也嗚呼若先生者真王

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全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為有餘而子思子所謂也知利行造於知之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與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為無窮之用今其已矣蓋天下之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

朱子書紀卷一

八

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盡形容至於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況溥從遊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據所見以伸其哀慕之情云耳不自知其為贊且借也又約而為之贊云德稟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又贊

陳宥門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閒斯文大備偉哉夫子教垂萬世

又贊

趙汝騰字茂實宋宗室居古田歷官禮部尚書賜明敏學士諡忠清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又贊

林興祖字宗起羅源人號木軒元鉛山州知州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戌安有今日前庚作後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又贊

吳澄字初清號草廬崇仁人元翰林院學士諡文正

義理精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其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又贊

王栢字仲會金華人號魯齋元賜諡文憲

龍門遺韻冰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群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又贊

丘濬字仲深號深庵瓊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莊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折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朱子事實

李方子門人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

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

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

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待守之力則篤

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向索

其旨未得手前則不敢求手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

而無貪多欲速之弊始以孰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

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

衷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

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

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

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粗心浮

氣意象勿勿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

忍去以待其決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

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

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

躬也不親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

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

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意必

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  
理之正蓋語默云為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徃而非  
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  
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憐然獨與  
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  
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  
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雖門人  
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  
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  
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深衣大帶方履

朱子實紀卷十

十一

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  
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  
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  
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  
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  
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  
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  
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  
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凋卹  
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  
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  
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  
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  
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  
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  
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

朱子實紀卷十

十二

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  
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繁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  
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  
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  
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  
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  
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  
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  
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  
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  
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  
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  
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  
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  
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  
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  
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  
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  
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

余子實紀卷一

三

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  
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  
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  
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  
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  
紀其詳細故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  
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  
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  
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  
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

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  
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  
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殄其隱微使  
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躐於荆棘榛穽之塗  
權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  
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  
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  
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沈於

余子實紀卷一

四

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聖身任道統而廣覽  
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  
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  
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  
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  
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  
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  
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  
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  
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

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疊疊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亦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詎可輟轍經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

朱子實紀卷五

五

遠乎我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即其所誦而管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畧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

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晚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寢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

朱子實紀卷五

五

已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登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易箴私識 祝穆人

穆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箴時事頗

不疑誤恐不容無辨蓋先生以建炎庚申歲元  
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  
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  
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  
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  
之厄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  
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岸二異併見於易實一日  
之間則其事近惟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  
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  
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  
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又其次欲作退  
守范公書姪婿則手弱不能運筆亟命子代書尚力  
疾筆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纔扶就  
既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  
作季子書則其事失倫何以垂範首第五倫視兄子  
及己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  
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  
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數育于家塾方  
易實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  
昨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摹板乃建安書院掌之僭

嘗以此二疑自之富沙知郡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  
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

朱子繫年錄跋 王栢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  
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  
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  
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  
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  
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畧力所未能暇日  
搜掇姑以其可考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  
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箴淵水之戒終之故  
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  
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  
識其歲月于后

朱子實錄卷

六

祭朱晦庵文

陸游

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  
宋秘書監齊章閣待制

捐百身起九原之恩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羸  
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

祭晦庵先生文

黃榦

門人

吁嗟斯文有廢有與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  
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

一疾而殞其生若昔孔孟迄乎周程與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踴詵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洒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洒掃

朱子書卷十

十九

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廢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為造道之閭奧謂大學為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探卜筮之旨黜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鄰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鉅故未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為苟簡

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贖俗之冥宜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餘丙申之春師門始登誨語諄諄情猶父兄春山朝榮秋堂夜清或執經於坐隅或散策於郊垌或談笑

朱子書卷十

十

而春容或切至而丁寧始入室於潭溪復問舍於星亭庶依歸以終老指溪山以為盟胡睽離之未幾忽夢奠乎兩楹奉疾革之貽書對使者而涕零亟奔命以來歸乃獨覩乎丹旌悵此生之疇依竟欲絕而復醒念屬託之至重豈綿力之能勝想音容而奉遺書敢不早夜以服膺惟力策乎駕純庶無愧於英靈奠卮酒以陳辭尚有鑒於微誠

又祭文

陳淳

嗚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自孔孟既云沒至周程始得其宗然提其綱者甚簡而未悉闡其

緒者莫繼其志誦其書者莫追其蹤獨吾先生見  
守矧超群儒而妙契能至至而終終體致廣大而用  
盡乎精微志極高明而行道乎中庸自一本而萬殊  
無一事之不貫由萬殊而一統無一理之不融所以  
能訛者訂而闕者補晦者瑩而畧者詳啓群哲之未  
發集百氏之所長會聖訓以作程極至正而大中辭  
達意以俱到無或欠而或豐折天下言論之衝而定  
于一合今古道術之異而歸之同使真是真非若黑  
白之不亂人心衆理有脉絡之可通聖心賢蘊如丹  
之炳炳帝謨皇範在目之洋洋大金聲之條理粹玉

朱子實紀卷十

廿

振之玲瓏蓋不直可以當周程之嫡嗣是又益精而  
益光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半其事而倍其功天既  
不付之以重任使大施所學以措斯世於堯舜何不  
假之遐齡使大備斯文以覺後學於無窮嗚呼痛哉  
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修矣而未具將誰  
有制作之才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  
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儒失聖經之旨  
又將誰與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嗚呼吾道真不幸  
而先生之亡也先生之臨浩乎滄溟先生之德巍乎  
穹窿望之儼然乎其敬即之温然乎其雍其春風之

和薰然襲人而可挹其雷霆之威厲然斷事而不可  
當其襟懷磊落明快如青天白日之豁其節行屹立  
萬仞如泰山華嶽之崇其取善也樂而無纖微之棄  
其疾惡也嚴而無回互之蔽其強健天行而不息其  
明睿日進以無疆其應學者愈出愈新直探諸懷而  
不匱而言之入人也又渙然洞徹乎心胸真可謂通  
儒全才而體道之大成抑自學知利行之至已純熟  
而從容淳以小生獲侍門墻荷警策之十年幸不至  
於迷蒙昨歲暮之趨隅誨諄諄而益隆謂愚根本之  
已立正可濶步而力攻責之以參乎之貫戒之以點爾

朱子實紀卷十

廿

之狂宜友善於天下毋孤陋乎厥鄉宜上論於千古  
毋隘守于厥躬須萬變之畢習庶十分之可充於臨  
岐之丁寧且再約乎茲冬豈謂斯言之在耳反為永  
訣之悲傷嗚呼而今而後有疑無復質矣但日誦遺  
編以自攷而無嚴訓之忘薄寫情而既奠泣流涕其  
淋琅惟昭明而不昧有以迪乎愚衷

又祭文

范念德門人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  
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  
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窳窳告期山哀浦思

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偽禁嚴會葬者亦幾千人范念德方為鑄錢司主  
管官公撤檢視坑場因便道會葬幸同門之士訣祭  
於墓隅念德歸未至鄰陽有首飾  
官罷任蓋堂察劾其辭次會葬云

發源朱子祠祝文至正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葉伯顏元發源州知州

惟茲之土實公故邦建祠立廟以奉蒸嘗惟公之道  
與日齊光師表萬世炳煥三綱妖氣肆虐遂墮餘殃  
豈因替墜以廢彛章茲當誕節塵消波蒼泉清酒洌  
黍稷惟香官僚濟濟群珮鏘鏘一觴以奠神其未享  
又祝文成化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葉子實祝文

陳金字汝彌應城人國朝發源知縣今任右都御史

惟公道承孔孟學祖周程明吾儒之日月掃異說之  
榛荆功崇德盛仁熟義精培萬世之元氣集群聖之  
大成惟時之春惟仲之丁謹以牲帛粢盛元酒大羹  
竭精專之一念伸報祀之寸誠公其降鑒於我時歆  
尚享

禮部頒降祝文 周洪謨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九月丙申朔越十五日庚戌直隸徽州府知府王哲等敢昭告于  
太師徽國朱文公惟公發明聖經繼承道統功兼諸

儒澤垂永世茲逢佳旦不勝感仰爰備菲禮陳明  
薦以先儒黃直卿蔡元定配尚饗

又祝文成化二十一年二月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休寧人國朝左諭德歷

官贈禮部尚書

伊川道脉先生之所由傳環溪女宗先生之所自出  
未復亨之墓而詳其世德嘗有取於程氏之先答成  
甫之書而勉之進備復有望於程氏之後惟敏政程  
氏小子新安一生活在家庭獲誦於遺書登仕藉乃塵  
于講幄曾無肖似徒切戰兢今茲幸進于門墻始得  
致恭于桑梓辨香在御旨酒一陳伏惟明靈祐此愚  
昧嗚呼泰山喬嶽之容固常目念之如在正心誠意  
之學願終身誦之弗忘謹告

葉子實祝文

青

又祝文成化二十一年二月

司馬里字通伯山陰人國朝監祭御史

嗚呼夫子勇決如顏子精專如曾子慎密如子思剛  
正如孟子至于大全前人之所未備永立後人之所  
標極其功實倍於四子百世之下不可復加矣聖生  
也晚不得從門人後然夫子之精神即天道之流行  
者隱顯游息固嘗在聖心目之間也茲者憑藉餘稷  
提學東南得過闕里展此誠敬夫子其歆饗之

欽降婺源致祭朱子祠祝文

維弘治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直隸

徽州府婺源縣知縣某欽奉

朝命致祭于

宋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曰惟公義理精微道德

純備闡揚聖學宗主斯文功冠諸儒教行百世鄉邦

故在風範攸存茲值仲秋秋敬陳品物式備薦祀以報

明靈尚享

考亭書院祝文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而田入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忠

嗚呼魏魏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建之闕里竹林

朱子實地卷十

中

蕭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著書後千百年過者

必式拜俯灑掃邑令之職昔祀于寢今遷于堂配以

高弟儼如茲觴

又祝文

前人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灑宸翰師垣公爵

赫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交鄒以下封爵皆

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張崇發於獨

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又祝文

陳尚德福寧州寧德人號

惟先生起南服不待文王尚友顏曾潛心周孔志期

善善道不偶時退而盡精四書以俟後聖叙正周易

詩書盡去西漢以來儒者之陋纂脩三禮以開末世

太平之基明正道而窮其本原闢邪說而據其津要

蓋堯舜孔孟之道至周子程子而始明周子程子之

學至先生始光大於天下先生之道之心與百聖同

先生之德與曾孟同先生之才之志與伊尹同辭辨

幾於孟子而下學之工夫過之其功德之及人則皆

不在禹下矣某深山鄙人與鹿豕為伍年十五未見

先生之書二十三十見先生之書而不知讀飢寒多

過暗室多欺今雖知讀先生之書而齒已暮矣然於

朱子實地卷十

中

先生之道則高山仰止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今奉

一杯寒水拜遺像雖死終無貳於先生之道管見一

二恨不得生先生之時一侍函文之席雖遠馨歎然

先生之心磅礴宇宙不與身俱死也

欽降建安致祭朱子祝文

惟景泰某年歲次某甲子春三月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

子曾孫翰林院五經博士某祇奉

朝命昭告于

先祖太師徽國文公曰惟公德盛仁熟理明義精布

諸方冊啓我後人屬茲仲春謹以牲帛醴儀用申嘗

為尚享

紫陽書院舍萊祝文

淳祐丙午六月朔 韓補號思軒玉山人宋徽州知府歷官寶文閣學士

大道之秘闡自羲軒洙泗既遠孰窮其源賴有先覺  
振彼微言四書之述警曠滌昏扶植民彝固極之恩  
瞻彼像設偏于侯藩豈繫粉里敢昧所尊穀棗之飽  
布帛之温行手蠻貊配手乾坤通利而恩盍培其根  
書堂告成劍佩盈門崇肉于豆崇酒于樽肅拜稽首  
先生如存

奉安御書刻石告文

淳祐庚戌至日 前人

聖上留神典學作之君師丕闡文教以範當世嘉與  
海內之士同底于道惟先生斯道所宗垂規具存迺  
親灑神毫放下郡國以詔承學之士憲臺奉承上旨  
特以繁陽故里教所宜先俾刊之琬琰揭于精舍師  
友講明之地天光下臨昭垂無極雖曰師規猶帝訓  
也敢告

又祝文

至正九年四月 王思順元江浙金憲

堯舜之道非孔孟不能明孔孟之道非先生不能識  
其於聖經賢傳剖釋精微指示歸的析衷異論削除  
非僻使後之學者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星日續千載

道學之統流萬世生民之澤韓愈云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而孟子之心孰不讓先生之力也哉其以新學  
之儒生叨清流之要職分憲紀以南巡道大賢之鄉  
邑獨躬拜於祠下觀顏容而感激致一辨之名香謝  
凶書之教益恐陳詞而祭酒願服膺而勿失

又祝文

黃庭桂字德芳元江浙金憲

先後庚戌篤生聖賢扶世樹教皆原於天惟我文公  
絕學鑽妍由有父師克紹厥傳四書理奧六經言玄  
理自我聞言自我宣如珠貫繩如水赴淵沾溉士類  
奕奕綿綿茲遇仲秋時祀潔蠲神歸故國袞袞龍蟠  
以安以備於焉揭虔尚享

重脩紫陽書院告文

彭澤字清物號幸菴開中人國朝知徽州府歷官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徽國朱文公先生曰嗚呼先生之道上接羲農以及  
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統如日在天如水行地學者  
于先生之道所得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謂非被日  
之光濡水之澤不可也時則西山先生蔡公勉齋先  
生黃公咸以貞元之會同生於時親相授受講明斯  
道天下後世為幸何如澤生也晚不幸不得執掃除  
後于先生之門然亦幸生于先生之後自成童時輒



得讀先生所著小學書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  
周易本義詩傳通鑑綱目伊洛淵源錄宋名臣言行  
錄及諸奏議詩文并見之立朝作郡建白惠澤之槩  
雖蠢不及知孱懦不能佩服而此心感仰追慕之者  
誠有如文中子所謂受罔極之恩于孔子魯齋許平  
仲於先生所謂信如神明尊如父母也獨恨少年安  
於怠惰不能盡讀先生之書盡識先生之學盡副先  
生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以望我後人之意耳竊念幸  
得勛力未衰俯仰無累被二十年讀誦探討服行之功  
庶或少窺先生之道於萬一顧懷祿往苜坐廢時月

朱子書地卷下

廿九

年踰四十寂寞無聞幾無面樞衣于先生廊廡下者  
去年秋叨承

上命自刑部郎署承乏徽守僉謂得官先生故鄉道  
化漸被所先格言至論必有傳之的而知之真者觀  
法興起將有所就詎意天限愚蒙無復寸進案牘叢  
脞詩書寇讐徒弊精神無補政理側身思疚寢食靡  
寧瞻茲紫陽書院敞壞殊甚特令所司稍加修葺用  
安尊靈第恐為斤梓塗墮者所驚褻敢因經始謹茲  
告知因以素所嚮慕而畫於自棄之恨述而稟教鳴  
呼雖極土木之功竭駕鈍之力豈可以為先生重輕

第以少效有司宣化之職庸慰邦人之仰耳在天之  
靈尚

垂昭鑒

奉禮部劄付告徽國朱文公文

彭澤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以耿然之軀與天地並列  
而為三才先生嘗訓之曰才者德之用也又曰足  
以有為之謂才天地惟才故能生人生物司禮司  
氣而為萬化之原人惟才故能位天地育萬物而  
極彌綸叅贊之功天地人之氣皆形而下者故有

朱子書地卷下

三

能有不能而天地人之理則形而上者自生生不  
已而無不能者焉惟生生不已而無不能故天地  
生哲人哲人成天地若預定於冥冥之中而有所  
謂歷數之自然者使有天地而不生哲人以成其  
功使生哲人而不能代天地以贊其化則天地塊  
然一物而吾人匪萬物之靈是尚可謂之才也哉  
粵自洪濛肇判不知積幾有萬年而始為堯舜之  
治天地之運聖賢之統自後世贊之為淵源自當  
時觀之為盛極自堯舜歷夏商迄周衰千五百年  
耳世衰道微至臣子弑君父天乃生哲人如孔子

者出使不墜堯舜以來之道統自孔子歷秦漢唐  
宋一千五百年耳俗降風移至夷狄有中國天乃  
生如先生者出使不墜孔子以來之道學夫堯舜  
之後無孔子則堯舜之道不明於後世孔子之後  
世無先生則孔子之道又豈孰能盡發其蘊以昭  
示無窮哉天地之功固非孔子及先生所能盡成  
而使天地間聖帝明王英君誼辟以及真儒碩士  
有所啓迪有所發明有所依歸有所師法以位以  
育以成弥綸參贊之功者則自孔子與先生始也  
故萬世之下報功崇德之典獨孔子與先生為盛

全書卷之三

三

蓋萬世之公論歸諸萬世之大功固其理也

聖明之興去先生餘三百年自先生歿表章崇重  
堯舜以來至先生之道惟我

明為盛

太祖驅胡元而有天下肇修人紀自古臣子弑君  
父夷狄侵中國之大亂大患自孔子而後其功惟  
獨大故於孔子及先生崇報之典惟獨優固天地  
之心孰非先生之功邪頃者先生鄉後之賢者戴  
君銑建言於

朝請官先生之嗣於故鄉若孔子闕里且舉祀典

於專祠若建寧考亭在先生未為重輕在我  
皇上則祇奉天地之純佑遠承堯舜之真傳寅鑽  
聖祖之丕緒大振中國文明之化所繫則甚重也  
澤生也晚然幸於先生之後

聖明之朝自黃小時即得伏讀我

祖宗以來頒降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期以  
由先生之言而私淑孔子以來之教以上窺堯舜  
以來精一執中之傳而因以伏測天地之功化然  
限於匪才未能也茲者叨以科名竊祿于徽九所  
舉措惴惴焉惟恐戾於先生之訓而遺臭方來今

全書卷之三

三

乃復以

聖明崇儒之典而得奔走執事於先生堂廡之下  
為幸何如

綸音載頒幽明咸快敬陳薄奠祇告厥由嗚呼三  
千四百年間天地之心僅兩見耳天地固不能不  
生孔子之與先生先生之與孔子方始不愧天地  
之生哉尚資神化翊我

皇明俾弥綸參贊之功上承堯舜是一先生之功  
也澤等

明之饑飢臣耳倘蒙昭格佑啓愚衷必有樹立以惠

先生之鄉人廟不耳墜橫渠所謂不才伊川所謂天地間一蠹也嗚呼屏山練水精爽如新秋月春風典刑固在乾坤萬物視乃同胞而况故鄉耶先生其鑒之謹告

紫陽書院落成率諸生釋菜告文

續集

維正德七年歲次壬申二月丙子朔直隸徽州府知府熊桂等敢昭告于

先師徽國朱文公曰惟斯道之正統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賴有周程出焉於是斷者續而晦者顯天復篤生我夫子以嗣其傳註述群經不闕餘緒是謂集諸儒之大成開萬世之迷塗厥功盛矣顧茲紫陽

朱子遺書

卷一

寔維故鄉而後學之依歸彌切書院廢興因陋就簡良可慨也桂忝守是邦景企遺範遂議撤佛宮得勝地若天相者改矧于茲中肖像而祠之規制粗備復選拔七校之有志者俾聚講其間庶密通夫子英爽朝夕興起蓋不徒誦其書業其文而已所以明正學振士風臻實效為夫子鄉邦之光端有望焉樞趨之初用修虔告惟夫子尚克相之尚饗

忌日諸生釋奠告文

維正德七年壬申春三月丙午朔越有九日甲寅鄉後學生王舜臣等敢昭告于

太師徽國朱文公先生嗚呼吾人生先生桑梓之邦受先生罔極之恩於先生諱日當倍悲痛况諸樞趨祠下切磋講明先生之道學者邪山嶽儀刑無復心目感時仰昔芹藻揭虔惟先生在天之靈不昧庶其昭格也尚饗

正德十年紫陽書院開講告文

桂承乏先生鄉郡光陰冉冉已五載于茲矣自鼎新書院拔七校士講習于門牆亦已四載矣以先生之緒餘群薦于有司大魁于天下亦已有其人矣然先生之所以垂訓與桂之所以簡授屬望者則不止於此也尚饗

朱子遺書

卷一

朱子實紀卷之十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紀題 碑記 序 止齋文 派 表 跋

始建文公祠記

楊剛中 人元翰林待制 兼國院編脩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世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為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居鄰者存不文尋甚而立龔夷松楸至為庸下之所竊瑩訴正無從公論齊奮及知州事干侯校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良承命擢然不頗不厲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歸強以贖罪戾故雖僭種大慙開隧致歲莫敢肆謾亦聽于敘積年隧翳一日而還凡屬見聞靡不諧憚侯方訊除擴其詳度其宜議賈土以定其遷築祠以守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思侯成權地等居輟昇遷者又謂初基再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為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弘之衡舉武者四十登其二以為從因環四外以闡衢屹崇墉於三面華封對峙流碧橫馳畚祭既崇薨捕加峻前門後室葺隆屋而中居庭廡明脩扉楯虛穆飾塗甃甃絢煥溢平儀像既陳昭穆嚴祀水清井冽注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十一

祭肅如又買祭田為畝三十舉田與墓一領之祠肇

工於元統二年某月某日至明年某月某日告祭行

禮以落其成且使來請願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

惟文公之教既以徹乎無倫被乎無垠俾高狀明加

贊斯贊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恢舊非

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尚賢之不

知聞訴而若不省者視干侯之見義踴發者為何若

又如大賢之流化出其鄉祖宗之立墓託其地而乃

竊埋啓塚以犯之雖其心迷罔知革然使聞景周之

發賞靡計專力而弗資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

寧不為之汗流心悸無所容於天地耶蓋干侯之績

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

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

詩焉干侯名文傳官為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鎬

詩曰大賢之化高溥下弘可於其鄉而有丕承偏之

攘之既邈其往闢之華之翕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擇

爾然爾情爾昏蓋稽其傳嗟爾州人來觀祠宇有揭

孔揚宜爾終古州祠既闕州風其淳彼踰匪人彼獨

何人

朱氏家廟復田記

虞集字伯生，城人，洪武初，為翰林學士，謫文靖。

為治於郡國者，表先民於百世之上，所以正民心之趨嚮，而開其教思於無窮。善其父兄君子之所為，所以諷其子弟細民於易從也。敦禮節，尚名義，厲廉耻，以變其鄙薄，可得而書者，今於徽之婺源，見之婺源文公朱子父母之邦也。其先吏部在宋政和戊戌，以上舍出身，調建州政和尉，丁艱，服除，調劔之充溪，歷靖康建炎至四年庚戌，文公生焉。亂亡未定，涪港莞庫，以自給。同郡張侯敦頤，教授於劔，邀與還徽，而吏部之來，聞質其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食也。張

朱子書

三

侯請為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侯，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既葬，吏部於建之崇安丁卯，公自建寧舉進士，明年登第。受同安簿，紹興庚午，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乾道己丑，丁母憂，淳熙丙申，歸省故鄉。松楸已傷於鄉人矣，與鄉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脩墓而去宋之將亡，徽建阻於兵，族人蔽其契券而竊售之，又見侵於富民，而禁丘某方父老猶識朱氏故物之所在也。內附聖元，將三十年，朱氏之學偏天下，而朱氏子孫志尚未足以復其舊。五世從孫

朱子書

四

光訴於浙省，閩憲者又將三十年，而兩府以屬。守臣前進士千侯文傳始復其宅基於城南，請于朝，得旨立徽國文公廟於其地，則後至元乙亥三月八日也。而田則未歸，無以為祭，光又以為言，同知州事蔡陵李祁之來，亦進士也，覈得田主名，召與之議，三分其田償其價之二，歸其田之一，約雖定價錢，無所從出，其一亦未肯歸也。歛士鮑魯卿聞廟之成也，願割私田以供祭，未果行，而卒其子元康見吏民之紛紛思成父之志，於是賣其私田若干與材木之山，得為中統鈔者一萬五千緡，以贖舊田三分其價得元直之二，其一則歲收其租而還之，滿其數而止。既成，約而田歸朱氏之廟矣。今奉祀者文公五世孫勳，謀諸守貳父兄邦人，請置張鮑之祠於廟側。張侯字養正，卒官知衡州，鮑文學字景曾，而其田之畝數與其租入之數錄其券之副而刻之碑，陰云噫，孔子之居於魯也，蓋有宅焉，歷戰國，秦項之暴，魯人固相與護視之，至於西都，世之平治久矣，諸侯王之世，封魯者始欲壞之，而其堂壁固在也，神靈感之而止者，豈有他哉？其餘之心，有所未安也。其餘之土田，周公魯公上田也，其餘之城郭，周公魯公之城郭也，時代雖

殊為其守者為之主宅之廢興則有任其責者矣不然東阡西陌未易長畝風雨霜露之變匪今斯今何獨於此惓惓乎賢者之所存固有係於沒世不忘者與張侯經營於文公父子之時鮑君以私財而復田於朱子五世二百年之後故鄉之人孰無良心善性哉于李二君可謂知為治之本者矣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吾尚有觀於微之為鄒魯乎為之來請記者其郡人懷慶文學程文余在奎章同館生也至正丁亥二月望前

重建文公家廟記

朱子實紀卷十一

一五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國朝翰林待制贈學士諡忠文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制置公瓌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安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劔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先生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劔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戊辰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于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丘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隴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

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有元延祐戊午先生之四世孫甘肅儒學提舉林江泚儒學提舉彬偕來婺源省丘墓訪故居遺址悉為他姓侵據於是移文本州令從孫光聽決其事久無定論光始訴于省憲至元統甲戌而吳郡于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以其事諉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于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為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為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畝又占於富民光復以為言繼而恭陵李侯祈佐是州為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供祀事而五世嫡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祠焉至正壬辰州燬于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景淵癸卯知州英六白侯謙兩嘗新之皆旋燬於兵變今年元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為守之明年州事既簡乃議為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飲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工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儒士王傳練順

朱子實紀卷十一

六

祖孫原善江存張紹皆州八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禱為文刻諸雁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官以先生為通祀然其於藝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親其親也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况乎先生之道萬世所宗師朱氏子孫脩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即崇尚教道而認認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為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

朱子實紀卷三

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為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禱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來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為記而茲并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重脩文公家廟記

汪仲魯名叔以字行婺源人國朝左春坊左司直郎

洪武八年秋七月徽州府通判方公戾止屬邑婺源下車即詣闕里謁拜徽國文公之廟顧瞻墻宇傾壞寢庭未立慨然歎曰文公之學大顯天下作則來世天朝頒令禮式攸遵廟貌弗崇何以欽明祀而昭訓

典矧厥考吏部公言行卓卓以啓丕休祀原先世廟宅所宜於是度地鳩工爰構寢堂于廟庭之北首捐資俸縣官士庶聞命歡趨發帑咸助選邑士程達道以董其事達道先輸廩餼以給群工屋六楹中為四龕為若子孫奉高曾祖禰之所以行歲事蓋遵家禮之懿範也公去事息時宛陵唐侯來知縣事良是斯舉力就厥緒邑士趙湜夙夜躬勤以督工役廟庭中峙飾舊如新兩廡門墉支葺圯傾易腐枿缺墜塗丹堊巍然炳煥嚴邃穆清士民瞻觀起敬起慕釋奠致告愾然聲容之接愾然道德之在目也又詢求文公

朱子實紀卷三

遺像墨蹟鑄置廡下以訓示將來叶公與唐侯所以正民心而導迪其趨嚮可謂同符者矣載稽伊始宋政和間吏部公官于閩歷靖康建炎未得歸至四年庚戌而文公生焉邑人張衡州敦頤經營吏部所贖田百畝歸之而吏部卒矣文公既葬吏部于建陽歸婺源省墓以張氏所歸田租入充祭祀之費逮景定咸淳間文公之學時所共崇錫命闕里宋之亡也徽建阻兵故朱氏之遺址侵于居隣而田亦竊售於族人矣有元至元乙亥州守于文傳因五世從孫光之許始復其地遂請于朝立徽國文公之廟其費悉出

於邑人汪鏞度地廣狹計屋材九以界遷民而侵地始復且給祭田三十畝於是田與墓地一領於祠而主其祠者文公五世孫勳也待制楊公剛中為記其事于石然其竊售之田則未歸焉至元丁丑光又以為言同知茶陵李祁覈實其田而價值之費則歛鮑魯卿之子元康繼厥父志輸錢壹萬伍千緡田始復歸于朱氏之廟記之者侍講學士虞文靖公集也至正年間詔封公為齊國公而吏部公錫謚獻靖壬辰兵變鞠為荒墟歲戊戌冬

余子實紀卷十

九

因故井經度基緒加弘於昔蠲其租稅以奉祠事歲在甲辰州尹白謙為屋以棲神位朔望行禮又四年丁未後尹程斗南因按察知事張允誠之言始創今廟主其祠者前掌祠之子境記之者待制王公禕也歷歲寢弊增備制則由今通判公而成公之志者實唐侯也嗚呼周轍東遷孔鐸以鳴宋舟南渡朱子以生所以祖述憲章啓迪後賢以立天地之心以植生民之命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道統攸存氣運兩關不可誣也闕里故宅古井存焉吏部生而白氣起文公生而紫氣騰則斯文之興也容非天

余子實紀卷十

十

乎天定則能勝人而廟有待於郡邑之賢侯大夫世遠弗湮而終以興脩於來世鄉民興感力就不圖入心天理之不容終泯也如此昔也千侯拓地建廟則汪鏞以私力成之繼而李侯復其田畝則鮑元康以私帑濟之今公與唐侯新寢庭內外完美以啓人心之向慕昭教化於無窮者固士庶之歡趨而程達道趙湜亦有以佐之焉斯後也不可以無紀述也遂以屬筆於仲魯不取辭公名本字叔文臨海人由起居注來官吾徽拳拳以教化為先務唐侯名廷禮宛陵之宣城人由進士舉任隴州判官轉知婺源者也

洪武丙辰六月朔

重建文公家廟記

汪敬字益謙婺源人國朝戶部主事

徽國朱文公闕里家廟元州守于文傳肇創於元統甲戌至正壬辰廟燬于兵甲午權州事葉景淵癸卯州守白謙兩嘗新之又旋燬焉自後州守程斗南重建於元年丁未郡判方叔文邑令唐廷禮又重脩葺且創寢堂洪武甲寅歲也經歲既久廟寢頽壞洪熙乙巳臨海童公孟誥以進士奉命纂脩永樂實錄至癸酉謁祠下仰瞻之餘感慨久



之遂諭邑及合郡人士資助重新命邑儒士孫思齋  
主其役奉命惟謹是歲正廟成第未完門廡而童公  
值事訖去其崇重先賢之意隆矣宣德六年辛亥括  
蒼葉侯公回來貳邑事凡廟內事有當備及門廡備  
建悉命文公八世孫湛日親督役且刻年譜等書一  
稔之內與然惟新其克成厥終之功多矣十年乙卯  
予以奉使歸寧獲拜新祠湛請予記粵自文公既歿  
故址為邑他姓所有後百三十六年子孫得復而家  
廟始建越數載兩厄灰燼而新之迨于

國初復新僅周甲子今又重新規模宏大緻飾渾堅

余十實紀卷二

二

謀垂遠又在茲舉矣噫祠未甚壞而遂有新圖是蓋  
文公功業文章有深足興感人者抑亦秉彝好德良  
心在人固有然乎故予於此槩述元今廢興之由童  
公經始葉侯成終之績而不復為繁文竊以春秋之  
法不沒人善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以為後千百年相  
繼為政於茲者勸也若文公功德之盛如日星昭天  
人皆見而知之矧自元至今有諸先正記述詳悉予  
奚容喙宣德十年乙卯春三月望

重創發源朱文公祠宇記

彭勛 永豐人 朝觀學御史

發源文公朱夫子之世家也邑故有祠正統庚申歲  
除前一日市不戒于火祠為之燬明年二月既望曷  
巡教至邑其守祠八世孫湛湊狀請備復且謂公柄  
斯文非自計則事弗克就神無所栖蓋市屋多覆茅  
自洪武至於洪熙凡延燒者數四迄今十有五年而  
又罹於此前備雖累得人今非公則將奚告助閱其  
言切而誠遂懷永久之圖乃以行臺所積罰贖金付  
縣令陳斌俾市材木陶磚甃為之重構委醫官程璿  
儒者孫叔拱孫希泰以敦其匠中為堂三間門為屋  
五間兩傍共為廂房六間以妥其神堂後為屋若干

朱十實紀卷二

三

以居其嗣孫首自祠前東北隅循繞其後止於祠前  
西北隅砌磚垣四十五丈有奇高二十五尺以為之  
防庶幾其無後患也是年冬落成於戲朱子集群賢  
之大成從祀天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明如星斗之  
麗乎天固不假於褒贊然欲學夫孔子者孰不資之  
始焉資之始而不脩其墻屋經紀其胤嗣則亦無所  
用其情也此子於徽建之祠嗣每致其力而又自形  
於言者特以告夫後來君子相與繼脩而勿替時正  
統辛酉十月朔

縣庠朱文公祠堂記

汪應辰

婺源朱文公先生之世家邑有學架重屋以叢典籍  
學有祠肖周程三夫子像而事焉二役皆先生為之  
記今觀其遺刻而先生所以迪後人厚里俗者用意  
遠且大矣邑諸生服教之久感德之深據經考禮謂  
所事先生者當如周之周公魯之仲尼不必有合乃  
管度祠宇于講堂之後以茲植祀以嚴鄉國宗事之  
敬而胡君斐實倡其事乃訪于鄰以記筆請且曰先  
生之道之教庶乎吾子有以發之也應辰生也後既  
不及瞻拜先生盛德之容質也鈍雖曰誦其詩讀其

余子實紀卷五

五

書而於先生之道未之有聞也其敢凌節以措一辭  
則退謝不能他日胡君復命其子升來請益力應辰  
竊惟先生明道著書覺悟萬世罔極之賜其誰不懷  
矧此婺源者河之崑崙雲之泰山而詩書六藝之鄉  
魯也風聲之流播淵源之漸潤固有異于他邦者其  
猶有待於佔畢而訊說耶雖然敢不為子言之自道  
喪千載周程勃興洙泗之統續於既絕厥猷盛矣然  
開端者渾璞未盡露作法者彌綸未及詳兩程子歿  
門人高第各自名家雖祖述憲章之本不殊而大義  
微言之寢乖者有之矣先生以命世特起之才遠紹

旁搜精思獨得闡發極於光大剖析入於毫芒星斗  
揭而眾宿辨次江河導而百川滌源於是語道有定  
名言經有定旨為學有定序科條品式粲然戶曉使  
後之學者無適埴之迷而得夷塗無拮据之勞而獲  
廣居先生之功信不在孟子下數十年來家有其書  
矣人熟其言矣宜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而口傳  
耳授之俗成真知實踐之士猶未之多見也蓋由其  
有定名也則曰道在是矣何假乎思而後得也由其  
有定旨也則曰經止於此矣何事乎講而後明也由  
其有定序也亦曰吾知學之門戶矣何待升其室而

余子實紀卷五

五

後觀其與也是則先生所為孜孜以講學為已任者  
毋乃適以貽苟簡自畫者之地豈特世之人疑之吾  
黨亦或疑之雖然天之生先生也豈偶然哉其任道  
其立言將以望斯世之虞有志於學而非為夫口耳  
自畫者設也士誠志於學則道本於率性離形去智  
非所以為道也經切於明理支分派異非所以立經  
也學由於為己隨聲逐迹非所以為學也主以五性  
綱以四書翼以致知居敬二義既前恭衡倚必身體  
心驗其所以然則所謂定名定旨者如飢食而渴飲  
泉達而大然所謂定序者亦將歷階拾級而深造之

矣嗚呼士而無立志乎雖聖賢與居而不足士而果有志乎則先生之言存而有餘矣子盍以是歸而質之賢父兄儻以為然其鏡諸麗牲之石以告來者孟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邑之士豈無感慨興起於斯言者乎若夫周元公祠于序而文公堂也二程子東西鄉而文公則南也諸君之訂正而無違禮焉是以禮事先生升之當考啓也嘉熙三年冬十月甲子

發源朱塘晦庵亭祠堂碑

許月卿字宋士發源人宋江西運幹號山屋

朱子實紀卷十一

五

屋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發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况發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鉦兄弟子姪既以公文公昨夢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八月庚申告成將微曰聘士以掌高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歎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恠之祠布滿宇內而吾黨之於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

自振厲則茲舉也不亦善乎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無不可為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為足也嗚呼祠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文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為己為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為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

朱子實紀卷十一

十一

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為之莞而莫或顧之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朱門記錄答問之語得之如獲拱壁待其人以殊禮溪齋獨不以微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月卿既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為迎饗送神樂章以遺之其詞曰游子悲兮故鄉駕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靜荷華澹其自芳昔吾夢兮斯境莞一笑兮倘祥宜為亭兮水

上以領略兮風光去之兮幾何季子兮肯堂亭既時  
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殺蒸兮蘭藉寒泉碧兮秋  
菊鄉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  
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髣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  
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  
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溥祐七年 月 日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黃幹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  
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

朱子實紀卷十

七

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  
而哀秉彜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  
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  
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  
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  
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禩且狹  
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幹  
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

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  
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  
間豈無闕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  
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  
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  
豈非治教休明文風周浹天運之所關地靈之所萃  
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  
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  
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  
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  
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  
至其德威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  
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  
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  
齋塔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  
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  
矣我雖然思其人而不若遵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  
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俗之所遷  
不為利祿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  
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

朱子實紀卷十

七

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微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其為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年八月董其役者歛令孫涇十月朔

文公先生祠堂記

彭方字季直都昌人

晦庵先生朱文公祠于泮宮舊矣今復立祠縣圃非直為觀美也邑政之所宜得師者在是也夫政學一源體用一致成已成物非有二道士君子講學以明之亦將推充以行之爾矧先生父母之邦實為新安

朱子實地

一

其生也為學者之標準其歿也為萬世所宗師則此邦之人要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可也任長民之職孰不有志乎學道愛人之事而不可所取則乎且斯堂以歲寒得名自元豐元祐間蘇績溪嘗為之詩游穎叔嘗為之賦今先生之祠於此乎立而歲寒之義始著蓋先生抱孔孟之學接周程張子之傳以一心承道統以一身衛名教平生安貧樂道難進易退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雖歷仕四朝而其身卒不於朝廷之上雖存更變故而曾不以夷險易其操

朱子實地

一廿一

之節惟先生可以當之嗚呼先生身俯而道立理明而義精其至德在吾心其垂教在方冊其議論在表著其事業在生民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然要其全體大端亦曰誠而已矣先生之體是誠也猶歲寒之本有是心也以是而立人極以是而開來學其示人以入德之方必主敬以立其本觀理以致其知養之於虛明靜一之中察之於幽獨隱微之際學問思辨緝熙無窮仁義中正卓爾有立所以統性情該事物合隱顯齊彼我貫徹古今充塞宇宙者皆是心實為之則夫縣圃之堂采歲寒之義以奉先生之祠也宜哉若乃群山環合古木千章地勢高潔軼埃壒之混濁陰籟灑灑集灑氣之清激則又斯堂之勝足以安先生之靈而慰邦人之思方生長星江蓋自先生來為邦牧下車而新白鹿洞書院先君實執經講下先生以為經諭相與難疑問答講明論孟大學中庸西銘諸書以授學者故雖以方之不敏亦得以私淑家庭之訓為終身持守之要茲以晚學承乏邑宰入里門而思前楮觀喬木而想高風其依依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是祠之立所以見高山景行之志非惟朝夕之游泳

得以瞻道德於前後而施於有政捨是無所矜式焉  
後之君子其位同其志同其所師又同願相與推廣  
而葺新之俾勿壞嘉定十五年壬午中秋日

績溪縣重建朱文公祠記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國朝戶部尚書

徽之績溪縣儒學東故有文公朱夫子祠傾圮不治  
百餘年莫有任起廢之責者弘治癸亥廣東博羅何  
侯由南臺侍御簡知是郡凡稽古右文有涉風教者  
以次舉行既三載奏最旋車取道于績邑宰廣平王  
君育英以其事請侯曰誠今日之先務也亟成之由

余十貴紀卷一

世

是發帑鳩工而一時郡僚又皆相繼協贊經始于正  
德丙寅秋越明年春告成爲堂若干楹高敞靚深中  
位文公而以蔡西山黃勉齋諸賢侑食背崇岡瞰清  
池枕大徽山襟帶乳溪諸水而鳳山鷄嶺羅列於前  
山川之靈寔毓於此先是侍御濟南李君廷壽謫爲  
邑簿欲相地於明倫堂之西湫隘不稱而教諭龍溪  
顏君槃偕寅友又嘗舉其事白于提督學政侍御蒲  
陽陳公委前令薛君鑿未幾以遷去遂中輟至是績  
之諸生爭相歎服迨邇於數公而亟成于一且其崇  
儒重道之功不可不紀乃馳書而快請記其事富也

人也不敢以謗劣辭爲之言曰維徽國文公先生自  
少勵志聖賢之學充積既久所得益精且深其立朝  
言論州縣設施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晚遭  
擯斥自反無愧日與黃蔡諸賢討論不輟釐正經言  
總裁大典以績洙泗河洛之傳付得喪禍福於禮義

今讀其書崇其道薄海內外皆受先生罔極之恩矧  
績溪隸徽實其桑梓之鄉可無專祠也哉禮以義起  
雖自今伊始無不可者况作之於前而又有足徵耶  
雖然侯所以圖興復新祠宇匪直侈大觀而事彌文  
也蓋讀其書當論其世崇其道當繼其迹嘗考先生

本余十貴紀卷一

世

所得不越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侯期待後學正惟在此而吾黨之士所宜畢  
力而不容以緩焉者樞趨祠下仰瞻遺像則踈然以  
敬而思與之齊洗磨淬礪修于鄉而達之天下庶幾  
先生之後復有其人吾邑山川之靈鍾秀遂將媿美  
河洛以上窺洙泗之淵源斯無負吾侯期待之意而  
允駿奔走於大役之間者亦可忘其爲勞矣若夫姑  
撮緒餘以干榮利而於聖賢事業漫不加省非走所  
敢知也侯名歆字子敬別號象山又號榕溪起家名  
進士云

儒學重脩晦庵祠記

真德秀門人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脩晦庵祠以其高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可為法當得祠于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安俯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之以聖

朱子實紀卷五

世

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開端正始之功有不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毅質義焉良齋魏公則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于四君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倡邪議事寇備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黜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禮後首屬檜方深仇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肯徑官儒官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庶日竟以是弗容于朝是四君者其學同其道同其

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泆哉繼自今學于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人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賤如李謫僊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郵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都循吏風至其飾考亭祠表四君子九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痛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其俗之同者迺道之棄也然則侯之趨舍豈不甚明矣我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朱子實紀卷五

節

重脩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堂記

楊榮

字勉仁建安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敏

徽國文公朱先生祠在建安郡城北之紫霞洲蓋宋寶慶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歷元迄今幾二百年棟宇頽圯上雨旁風其弊壞可謂極矣國朝永樂乙未監察御史蔣彥祿給事中陶偉巡部八閩至于建安躬謁祠下相與言曰先生發明聖賢之道羽翼六經折衷群言以嘉惠學者有功於天下

後世甚大建安為先生過化之地其有祠宜矣而歷世滋久廟貌若斯何以稱士民之瞻仰乎盍相與新之於是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師公祐侯公鏞徐公信郡守劉敬議以克合迺命者儒許弘暨先生之七世孫鐵董其事仍率邑之賢者相與捐貲出力庀材鳩工凡堂寢門廡以及衆屋撤朽易堅葺弊為完什者植之敬者正之黜聖丹漆煥然畢具經始於是年春正月竣事于秋八月於是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具其本末謁予以記其成于邑人也奚可以辭惟聖賢之言載之經傳所以發至道之蘊與者固無不明且備矣然而燬燼於秦火剝蝕於漢儒議論紛紜穿鑿傳會學者張張馬莫之適從而群聖入之道幾乎熄矣迨至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作闡幽發微以明聖賢之道上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可謂盛矣而其後又有若先生者傑然特出著書立言擴先聖之未發正諸儒之乖誤剖析折衷無復遺蘊然後聖人之道昭然如日之行天先生之功其所謂集大成者歟雖然先生之道德天下後世之所共仰而尊之者豈特吾建安為然而祠宇不稱一旦諸君子作而興之儼然舊觀此不惟一時之瞻望而已有志於聖賢

之學者安知不緣此而遂為之興起乎然則是舉也其所以關係又豈小也哉予實有望於建安之士也遂樂為之記焉

###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達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為最多其用心也為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析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為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為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子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

予聞永樂中有巡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詔



復其子孫官為備葺祠墓後復以九世孫挺為五經  
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峰黃勉齋真西  
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敏來守是郡拜謁祠下  
觀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而備之中  
為正堂輔以兩簷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厨復  
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八月甲子落成於  
明年六月甲申敢請記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  
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  
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况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  
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  
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允文公  
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  
是為記

新建朱文公祠記

劉敏字仗德安福人國朝建寧府知府

建安之有朱文公祠其來尚矣先生之先微之發源  
人猶孔子之先宋人也厥考韋齋歷尉建之政和迄  
之尤溪二邑始寓居龍寺尋假館鄭氏而生先生亦  
猶叔梁紇仕魯為鄒大夫禱于尼山而生孔子也先  
生年十四而韋齋歿于建之水南環溪精舍遺命先

生帥事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而以家屬之  
少傳劉公子羽公為築室于崇安五夫里先生遂奉  
母祝夫人遷而居焉晚年遵韋齋治命改卜建陽之  
考亭居之八年而歿後二十七年是為寶慶三年其  
季子在佐其嫡兄塾之子鑑相宅城闈後士大夫請  
作祠以奉先生遺像建安之祠實自茲始嘉熙中建  
守王楚別創建安書院亦為祠其中以祀先生而以  
真西山配之元至正間遣京學提舉危旂航海奉制  
加封頒上醞少宰告祠于家仍致祭于書院于時兩  
祠猶並存也世移物改書院尋毀惟家居之祠僅存

然歷年既深梁棟朽壞

國朝永樂初有繡衣黃門使行部過祠督責守臣為  
加脩葺仍舊貫撤朽更新去壞為完始有足觀者正  
統初

詔復其家景泰間奉

特旨徵嫡長九世孫挺入京

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俾歸以奉祀事尋敕有  
司每歲春秋給官錢為備牲帛祭品仍頒祝詞命挺  
恒主其祭繼又因憲臣有請增益祭品以門人黃幹  
劉倫蔡沉真德秀配享

朝廷崇報之典茂以加矣惜乎舊祠規制淺隘俎豆陳設奠獻升降俱莫能展因循日久大不足以稱崇報之意天順五年冬予自職方員外郎來守是郡越三日拜謁祠下顧脉局促心甚不安銳志改圖而慮難其地退而與樅商之樅曰屋西有堂數楹敗梁朽柱固在先侍郎舊居也舊為武臣所據近因

朝廷有脩祠之命賴司法之力已復之矣其址高闊廣闊足以改創祠宇但乏力耳今遇賢侯下車之初首詢及之誠有待也既得地又慮財無所出乃經營謀度遇有羨餘公錢輒存積以俟又發庫藏得無名

余手實紀卷十一

七

色布五百餘疋仍不足乃分俸錢以為之勸而郡中尚義好名之士咸翕然響應各隨宜出貲以為之助越三時而財用稍備適遇賈人販大木至有不期然而然者於是發賞市材命工興役專委甌寧縣學訓導王遜夫相樅以掌其事復命老人魏應璧吳禎分董其役中構堂四楹前為重門夾以兩廡堂後建閣以奉庋前代制誥并畫像遺書閣之前左為庫右為厨悉以次告完其費金以千計而一毫不科於民用人力以萬計而一夫不役於里經始於壬午八月落成於明年六月又明年臘月之吉始移奉先生故像

于中而列黃劉蔡真四配像於左右題其額曰道學淵源之祠而虛其兩廡俟參考先生門下平日從游之徒并子孫之賢而有功於奉祀者分立牌位從祀於其間焉嗟夫先生發明六經表章四書集群賢之大成繼往聖之絕學其傳道之功不在顏孟下前人道之詳矣是宜配享孔廟位次顏孟方協公論而乃列諸從祀之末與漢儒為伍於義未安今觀先生過化之處莫不有祠皆有義存焉婺源之祠表所自也尤溪之祠著所生也考亭之祠承厥終也其他遊宦講學之地所祠不一然皆莫宜於建安之祠焉蓋建

余手實紀卷十一

七

安古郡名總各邑而通諸道先生往來始終寓於斯後嗣嫡長累世居於斯前朝頒封神命藏於斯我朝錄蔭後人褒崇明祀寔在於斯以是較之祠之立莫宜於建安而建安之祠當為諸祠之魁凡我有官蒞是邦者豈可視為尋常而忽之哉朔望率郡人子弟焚香拜謁此理之常固不可忽春秋循例給祭品必豐必潔此歲事之常尤不可不謹門丁庫役更替有常不可缺也脩飾祠宇帝命昭昭不可違也此皆有官者之責若每晨必祭每祭必誠典守戒嚴固敢噴慢其責在承祀蔭官與

凡朱氏之後人焉祠成之初已請少保李公記之矣然紀其大而遺其細予故敢續書始末詳細以詔來者

### 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宋實文開學士諡忠定

初新安先生朱公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既脩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一於孔氏矣姑

朱子實能卷七

世

談祿利戲靡使從宜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為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翔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汎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天

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淺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背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癩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患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嘉定五年五月

### 朱文公祠記

朱子實能卷七

世

陳宓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而大賢不足與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已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參其奧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疎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遊之日少家

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  
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箒而後已嗚呼若  
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  
所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  
傳而人誦之甫雖蕞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于泉  
及淳熙間凡三至焉楚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沒廿  
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  
既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於是即學官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

朱子實紀卷十

廿

重建朱文公祠記

滕祐建安人  
朝監察御史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為  
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邇寺之始建又不知其幾十  
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傾圮而  
棲神之位置於左廡瓦礫間前之好事者又以西山

文忠公為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並祀之文忠後朱  
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者亦猶孟軻之於孔  
子也以此之並位過矣是祠與位兩宜易之於治壬子  
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  
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我庸圖新之歸而講諸太  
守劉公與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  
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  
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既成  
侯乃奉文公於中堂而以劉雲莊蔡九峰黃勉齋及  
文忠公分位而享仍扁其門曰紫陽書院蓋不惟規  
模宏壯視昔有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  
之公而無歎焉侯心亦既寧止監察御史滕祐聞而  
諗之曰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  
其人則必為之祠廟為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  
有歸也矧浦城密邇考亭聲教薰炙同於闕里故文  
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德  
遂為一代名儒今之地固昔之地也今之民豈非昔  
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眾矣此  
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於成處之而或乖於  
義則不足以聳瞻視而協典禮此祠之所以重建也

朱子實紀卷十

廿

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觀廟貌之尊嚴  
動徃輒之遐思奮而興勉而脩近而思所以效法焉  
得無復有私淑前脩成就德業如昔之文忠者乎則  
此祠之建其有裨於學教也不小吾儒理人先學教  
而後刑政周侯其真知務者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為  
侯之所為學教之興其有既乎於是邑之士民相率  
詣祐請曰幸書以為記祐日記之祠中後皆為堂各  
五楹東西為廡前為門各三楹經始於是年秋八月  
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縣丞郭璟董役者義  
民程鳳翔耆士葉孔瞻云

### 白鹿洞書院記

宋于忠肅公

其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宋著作  
郎兼國史院編脩蓋成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  
安朱倅喜行賦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  
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  
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  
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  
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  
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  
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

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  
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  
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  
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  
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徃徃依山山林即閑曠以  
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  
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  
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  
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  
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來既

宋于忠肅公

其

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  
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  
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  
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  
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  
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浸還舊規闕洛緒言稍出  
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  
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  
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  
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宜苟云哉此邦

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濟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虞集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

宋子實紀卷五

廿七

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廩既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

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

宋子實紀卷五

廿八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號順庵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峯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為名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樂遂有聞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部郎

大宋千寶紀卷五

七

中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羅兵燹棟宇凋落淳熙六年紫陽朱文公先生來為郡守親訪其處惕然興懷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為興作堂廡齋塾頓復舊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為洞規又上奏狀請賜教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為浙東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先聖像繪十哲像其興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大略如此歷

宋以及元季廢經表亂書院遂廢殿堂齋舍鞠為茂草瓦礫荆藜翳于荒丘

國朝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借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申嘗一造焉周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志謂然嘆曰前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為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梁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資費或助力役剷穢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所凡為屋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也美哉輪奐燦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興歎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為人之所不為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樂善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與敬義而循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

大宋千寶紀卷五

中

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

旨也他日有賢者興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為張本云

###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國朝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跡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庵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

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

余于書院卷二

四

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老峰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廢之餘今守何侯成提學僉憲潮陽李公之志經營措置重加脩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春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自以違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適我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

召命且下中貴護往還者促行甚急于意白鹿洞之行又不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少俾以待風止予竊喜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偕行於

天命驛吏具有與太守何侯濬同知譙君讚教諭

若慎等聞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皆文公遺蹟背山臨水棟宇翼然東為禮聖殿又東為先賢祠西為明倫堂又西為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深遠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

本于書院卷二

四

述作於余以必其成顧余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予既以不得久留為恨得託名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意耶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實者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



無所用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  
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  
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  
備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借科目  
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  
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脩朱子洞規之  
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  
皆有益於名教不允增高於廬山大光於江石歟  
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李賢

李賢

竊惟三代之教入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  
規模廣大制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  
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  
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降及後世學校之政不  
備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  
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  
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為尤著者實由  
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  
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為賦為詩求記以形

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誦遺文  
而感發者或能續而脩之庶復興起而一郡之士又  
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絕學而開太平  
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  
之志則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  
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十而重  
脩者僅一見焉如翟侯溥福是也由斯觀之則此書  
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  
風俗常美人才常勝難矣茲有吾鄉之士曰何濬者  
走書至京告子曰濬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篆後

李賢

李賢

往謁白鹿洞書院觀其頽弊欲重脩之時提督學校  
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星子知縣周讓  
董其事閩郡尚義之家咸出財以助其費凡在是役  
者固不歡然効力起工於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  
月其殿祠齋堂廡門橋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  
莫不私其規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  
師集士以振文風敢乞為記用紀其事刻之于石以  
告後來予惟是書院也在文公作興之日則有東萊  
呂先生為之記在翟侯重脩之日則有祭酒胡先生  
為之記顧予何人敢續二先生為記乎雖然何侯之

感意則不可拂也茲有一言告焉何侯所以重脩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而用心焉給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為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才賢濟濟見用于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侯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備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若夫是洞顏宋之詳具載前記茲不復贅

###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宋李實記卷上

一 五

李齡 初陽人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

南康府北行一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白鹿洞書院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蟲而來結為院基群山環繞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于岩谷之間衝濤觸石懸為瀑布湧為雪浪匯為清池淵泓澄碧洞鑿萬景折派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樹脩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熙五年戊戌晦庵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軍始

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敕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人為學次第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據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徵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為浙江提舉復遺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殿塑宣聖繪十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之禮其垂教貽謀之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統丙辰東莞程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基復構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右有先賢祠中白鹿左瀟

宋李實記卷上

一 宗

溪右晦庵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橫渠陳了翁陶靖節劉西礪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會堂祠右有燕息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命督學至南康翼日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脩之適知府中州何君濟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因以命之君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周讓募義民廣廷華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耆民廖筮高鑑教讀唐維禎董其事邑人聞風慕義捐貲財施磚瓦助力役者比比經始於是歲八月朔日以明

年二月訖工既重脩其舊復增建兩廡櫺星門貫道橋剝除荒穢周以垣墻樹以松竹殿堂祠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先賢之遺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吳慎復慮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來乃具其事請記于石齡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官道院徒為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流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為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若

翟何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一廉官怠政徒知竊祿而有玷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尚於斯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何喬新江人刑部尚書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中養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為國學給田以食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賜洞中學者俾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寧末其學始廢南渡以來晦庵先生來守南康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

又定為學規以示學者來學者益盛元季毀於兵燹而書院墮廢殆盡學田多為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及和允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制之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芳躅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十餘畝以食學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年嶺南蘇君葵由內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政嘗過書院憫其廢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陸君珩

僉事沈君清沈君銳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金百兩諸公又鈎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之食材丸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敵腐酌為規制中為文廟傍為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之前為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旬日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宰告于先聖先師而落成焉兵部郎中婁君性罷政家居諸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之田未敷蘇君告于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為已任乃考學田舊為僧寺所據者今多為汙

菜廢壞矣於是收市開先寺開田四百六十餘畝又  
市泗洲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  
畝以供祀事以瞻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公讓  
雅重斯文嘗謂興復先賢遺跡非圖經久之計不可  
至是亦捐已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直僉以為百年  
之廢興於一旦誠為感舉乃具顛末令諸生黎允吳  
漸求予為之記予惟諸公此舉有功於吾道甚大必  
屬諸大手筆豈鄙劣所敢當固辭不敢為二生請之  
益堅乃為之言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  
溪晦庵二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絕學濂溪  
嘗知南康寓家湓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  
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皆衣  
被道德之光矣况靈而為人秀而為士者乎我國家  
文運幸興

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斯道  
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為學舍以教諸生又市腴田  
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睿之才以佐休明  
之治而已凡來學於茲者仰廬阜之巍然而興高山  
景行之思臨湓江之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首尊所  
聞行所知斯不愧二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

在任諸公作興之意矣喬新老矣雖不獲與諸生  
誦於茲然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願與諸生共勉焉既  
詳識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  
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白鹿洞書院宗儒祠記

楊庶豐城人南京光祿寺少卿

白鹿文廟之外別祀周子朱子及祀陶元亮李濟之  
李公擇陳瑩中劉凝之劉道原其祀或合或分前後  
不一稽之往牒槩可見矣憲副錫山邵先生國賢恭  
捧璽書來督江右學政弭節南康亟謁洞學周視規

朱子實祀卷上

一幸

制乃言曰諸祀之舉當矣獨以朱子之門人高第嘗  
學於此者若此邦之士李弘齋燾黃西坡顛輩獨不  
得與李公擇劉道原父子比乎外郡之士張主一洽  
輩獨不與陶元亮比乎閩中之士黃勉齋餘蔡九峯  
沉輩獨不得與李濟之陳瑩中比乎今視之同為傳  
舍之過客去而不復問焉豈所以尊道學哉於是併  
考之得十有四人鼎勅一祠扁曰宗儒以朱子南向  
以十四人者東西向畧如文廟之祀孔子而配顏曾  
思孟之制既畢事乃以書報庶曰朱子門人已從祀  
朱子矣其為記之廉嘗移書先生亦及斯事先生謂

得我心之所同然庶何足以知此程子有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劫世之論朱子者謂其集諸儒之大成而劉靜脩有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而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以正之說近時議朱子者復謂朱子之所集非周程張邵之大成不過如蔡元定之樂律周必大之詞章陳同父之事功暨呂東萊張南軒陸象山之長耳竊謂光風霽月龍德正中在朱子固闡然而日脩者豈集之云乎由前言之誠有過當由後言之則豈盡然也我試以孔子論之其集大成有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集堯

朱子實紀卷十

五

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也朱子亦然象山之尊德性南軒之辯義利東萊之矯氣質固有以兼之而太極圖書西銘之解其義邵易程易之會其全大學中庸二程之所表章者復為之次第章句論語孟子二程之所尊信者復為之哀集發明以至伊洛微言時有辯析已精而益精已密而益密若是者謂之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殆非過也蓋吾朱子自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至十四人者於朱子之學皆有羽翼之功倡明之力合而祀之則數

百年之缺典已備矣庶之繆論朱子者如此不識憲副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於洞學起廢甚銳其招延四方學者必首諭之曰非罷十年科舉進取之念無輒過此其教條大要本朱子之舊而復提掇其喫緊為人之語如誠明敬義者懇懇以示人晚生後進知所向方矣先生所考十四人最為詳備多洞志所未載而朱子門人之歷洞學者其盡在是哉

### 白鹿洞學田記

婁性上饒人南京兵部郎中

朱子實紀卷十

五

白鹿洞書院乃紫陽朱夫子集士講道之所士之饗殮有田十五頃世遭兵燹院毀田淪無籍可稽莫知疆畝所在迨我朝崇儒重道之典興更歷多賢院創殿廡堂齋數十楹而田則不及二頃典學憲念東廣蘇君伯誠督理院事憫棟宇卑隘且就傾圮謀諸侍御王君元善同寅陸君用節沈君廉夫沈君文進乃屬郡守劉君邦泰撤其故而一新之楹以百計材美工良命真之屨數倍於前較之淳熙之盛不多讓焉十三郡士慕風雲集者不遠千里而來凡五百有奇歲入租二百餘石罄於鳩工之費士皆裹糧無他貯以給之三閱月家單不自贍者日辭去蘇君又謀

待御陳君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無田是無院也適郡之開先寺僧為徭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四頃六十餘畝求售焉陳君計直償之繼而泗洲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為壞償之倍其直經營貿易則潘貳守重玉林節推伯之勤焉共幾十頃悉歸之於院以為養士久遠之需直出公帑羨餘官民無預蘇君懼世邁年湮固保厥終乃磨石四通命予記之并列田稅籍所隸與其頃畝之數于碑陰一樹之院堂一樹之郡齋一樹之察院行臺一樹之典學分司為千萬年計也予亦與院事者義不容辭昔崇安令趙侯彥繩取僧田二頃入於學宮使無君父者不得獨安其飽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管於外益備其業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者夫士之藉田以養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興治隆風動千載其後田不井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以廢如講道何哉陳君有功於道也博且久矣使其在紫陽時或紫陽在今日又不知如何其頌也士之食於陳君

者不思謀道惟利祿之是謀則為虛集於此而不如在學宮之為優也是亦素飭而已矣然士之來此者領蘇君之教必知以道自勗焉予亦不可不為之過慮也其職田事者又當謹出內之典無倫合之私庶不負陳君處心之劬矣陳君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州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聲實在朝著書不能悉其治行之懿况此舉乾坤盛事也當垂之載籍故紀其事之顛末以待觀風者採云

武夷書院記

韓元吉 字無咎 潁川人 宋知建州 歷官 吏部 尚書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欽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僊者斃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卧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窟僅為一廬以待遊者

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為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

朱子書卷之三

五

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習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拍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適歲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

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育中蓋有其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鏘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

重脩武夷書院記

王遂

人宋朝請大夫知建寧軍歷官華文閣直學士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以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遊日

朱子書卷之三

五

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能決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別之尊本朝安中國為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仙之窟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為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以發鬼神之贖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為漁夫樵人之觀觀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散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苔宿草蔽蔭而家

葺一言之教入誨於身者獨以為萬世之所宗仰  
子侍郎在冢孫郎中鑑動來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  
精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人能蒙正朴茂而恬靜  
不妄納交因委其居守又詹樞好學而粹於文不苟  
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遊前使者  
潘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君樵子  
捐萬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誨寒暑不替遂命致錢  
酒以饋欲走山下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  
慢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  
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諛聞寡見之能  
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  
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類與里之  
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翱翔  
山中得以觀挹道德竊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  
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脩於淳祐甲辰為之者知縣  
陳君樵子佐之者熊慶詹樞云

重建武夷精舍記

立錫字永錫崇安人  
朝建昌府學教授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  
賦祠官祿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

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哲開來學之心至矣  
精舍則五楹堂曰仁智左廡曰隱求室右廡曰止宿  
寮又作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亭穎川韓元吉  
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封徽國公從祀文廟咸淳  
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建古心堂於外元季兵燹鞠  
為茂草我

朝之有天下有司不以為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  
然以繼承為志適值

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貲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  
戊辰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休考亭書院制仁智堂

朱子集卷十

五

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翰文節蔡公季通文簡  
劉公論文忠真公德秀配享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  
仍扁曰止宿前為廳扁武夷精舍門庭齋館以漸而  
立以予兩預

朝廷纂脩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託以記其事昔勿  
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  
渡而文公生原道統之意真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  
斯而敢當其所託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  
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  
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



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  
夫子於群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為集群  
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  
正之而為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群聖行  
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  
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於後世者  
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  
功於天地也而洵澍兄弟於精舍出財力而重建焉  
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  
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脩之治之則精舍之  
在五曲者豈不與武夷之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  
大槩以示於來者

考亭書院記

熊未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  
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  
有統義軒邈矣陶虞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子歷序  
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  
蕪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  
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十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

無以藉口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  
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  
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  
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  
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  
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  
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  
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  
脩復邑令古澶郭君英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  
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

考亭書院記

十一

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  
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  
之大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  
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  
孫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椿襲其職  
侯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貲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  
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謂  
未猶速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  
甚欽然者既又屬未記其事將何為辭重惟文公之  
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為德行舉而

措之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備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迨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入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幾已失之矣當今海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與文教文公四書方

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達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榘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章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後于考亭後十年庚午彊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迺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誦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

浚之嗣子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迺公舊宅慷慨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為胄學徵歲書攷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瑛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延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任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焉曰雲谷晦庵在焉侯亦為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

朱子書院卷上

卷上

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熙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奐然一新邑士劉熙實始終之義學之創興宋奕黃樞首師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幣度完墜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二年四月朔日

考亭重建書院記

虞集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極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校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宮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遊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

朱子書院卷上

卷上

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義記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

公祠堂先成所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  
記遂併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  
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  
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蓋至晚歲而後  
能築室以承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  
其精神冤冤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  
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  
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  
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兩  
露之沾濡蒸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為近

朱子實錄卷十一

一室

况乎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熱心存  
者從容謔言以相勉勵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  
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  
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耳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重脩考亭書院記

彭時

自孔孟道學之傳既泯逮于有宋儒先輩出得其傳  
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往聖  
於已遠開承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先生者  
也先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洛緒論因

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為學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徹乎人倫物理  
遂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者而推明之而訓  
釋之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示天下後世以大中  
至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  
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  
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為萬世文  
教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  
所不至而况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  
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  
居之後別建滄洲精舍為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  
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脩屢  
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鈺姑蘇顧君儼同  
過而致敬焉慨其弊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  
胡君緝蒞郡政首捐俸為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已  
貲以為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為堂前為廳事後為寢  
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廡庖福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  
焉居之前舊有池池上有天光雲影亭亦已蕪廢至  
是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  
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

朱子實錄卷十一

一室

兵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又明年監察御史餘姚魏君瀚按治過之益加嘆賞且戒工亟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若經營於始則胡君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為記竊惟建之考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陬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居考亭則考亭之關繫亦重矣今諸君協心於考亭書院之興復者宜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為萬世所宗仰而此其摩跡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耶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如在

余子實紀卷十一

卷十一

其上者猶可想見矣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起慕學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墻庶幾備已者有其序治人者有兩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於先生繼往開來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拳拳於興復書院致力如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嚮往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建安書院記

王遂

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令郡守王遂曰墊疇昔受命也上之訓辭曰游胡朱真流風未泯表宅里以善其民則予汝澤墊再拜稽首天子之所以命者敢不敬謹入郡學則游公御史胡公文定之祀於鄉先生有年矣惟是朱文公聚學考亭之下其在周程猶孔子之得孟子元年春駕幸太學命撤王安石之祠而祀周程張朱則文公之宜祀也較然而真公退居遷陽十年篤意文公之學不下及門之士詔叅大政而沒賜謚文忠邦人所共惜也乃臨北津築祠以祀文公而文忠媿之並祠而立齋舍因室而營

余子實紀卷十一

卷十一

書院上許之山川之明豁風日之清美可以迎前脩而來後學其工役之大小興築之多寡則已戒吏而飾之費獨墊不及記其事而落其成微子無以遺後人曰初公之未奉詔也以廖公德明之門人鄭師尹為賢而開館迎之尤以蔡公元定之孫模為賢而移書致之使校朱真二先生遺書會書院成請蔡君典教事其致之者至而愛之者深矣適公入覲鄭以故歸蔡亦憂去士不能不舛望後兩年項公寅孫攝府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婺又以蔡屬遂既至請撥田于朝以為之食別築孔子禮殿於西而跌

坐以為之祀而力未及也抑早歲幸讀文公之書長不登其門於文忠則嘗預聞乙亥救荒乙未得士之盛其大經大法一言一行得諸心存觸諸目擊今居是邦不能是師是學而徒欲發揚其美何居抑聞之教學相長也道義無窮也前之作者非有餘後之繼者非不足也道在天地間亦各盡力以求諸心而已自孟子後千七百載之疑更諸儒講說之異文公不取諸言論之間而驗之躬行之實不索之想像之末而察之義理之精四書之訓為世標準入朝三疏能動孝宗之聽而不能不困於邪說之橫派求放心一語先帝之所深知而不能不惑於偽學之明禁肆我聖上褒崇德厚可謂建諸天地而百世以俟聖人也已文忠初年以言語文字受知當宁布政方牧事業偉然不幸讒說廢放退而講習皆本文公衍義一書君人之集履在焉所謂論諫本仁義而煥如丹青者矣然二先生之門多有論著無非天理人心之正脩已治人之方王公已刊之祠宇而門弟子少有存者惟蔡君為巨擘誠帥諸生用力於四勿盡心於一貫持敬於端莊靜一之中而致之於學問思辨之際雖師亡而道遠學在而文存容詎知後之所作者不有

本系手書卷五

充

盛於今耶此聖上所為風厲之意王公所為屬念之深而尤有覲於四方之來學者也遂以是操簡執筆而不敢以固陋辭

紫陽書院記

諸葛泰

金壇人宋從政  
即徽州州教授

淳祐六年徽州紫陽書院成明年淮西總領上饒韓公補移書金壇為泰言曰余之守徽也紫陽之地未及闢而書院未及築也踰年即江東道院舊基而創焉前為祠堂坐文公像於其上勉齋黃公幹西山蔡公元定侑之乃為堂中揭明明德三字以來學者六齋並設書樓立其前披雲閣峙其後庖廩廡左右夾置所以尊師道而昭地靈也聖上表章六經親灑宸翰作紫陽書院四大字以賜守臣雲漢昭回江山焜耀植碑亭於門之左設宸奎閣於堂之陰其尊君命而侈上賜者厚矣抑學成制定而登載無所或者其何以尊顯前聞開道後學乎泰愧不敢當願生世已晚於文公之門無復從游之舊獨嘗授讀其書招來其徒薄游建安攷論其學而未能深造自得何敢僭以承命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紫陽者非韋齋吏部朱公之所自生而文公所為不忘其本者

本系手書卷五

七

平吏部少居婺源游於郡學登是山而樂之其精神志念之感未嘗一日忘也因從宦而寓尤溪刻紫陽書堂印章以示懷思文公以吏部之志從崇安潭溪之上營晦庵於建陽雲谷奉遺命從籍溪胡公草堂屏山二劉公以學近質於延平李公侗而遠交於南軒張公拭歸築精舍於武夷最後作室建陽考亭四方之學者咸聚而名其堂曰紫陽書院所謂正丘首而營菟裘者意有在矣自歎麓廬山本書院之舊而瀟溪建安延平考亭其建立次第則因文公之學而作焉皆有御筆照臨其上然未有若紫陽管乎東南

朱子實紀卷上

十一

江流上下山川之美卓然於一時者吏部所未及登也吏部當紹興初力排和議大明正論固已開士午庚子論諫之源學莫大於三綱五常而綱常莫急於忠孝其仁義禮智之論與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皆由是而之焉者也經行遺愛一草一石皆文公感念之所故庚午歸婺源省拜墳墓宗黨丙申與蔡元定再至游從數月其鄉人子弟必有躍然興起者其於鄉校記書閣以著易詩書禮春秋之感記學祠以侈瀟溪明道伊川之美則隨其資稟循誘不倦有非筆舌所能盡者矣然則徽之學者當以文公為始

而學文公者蓋自吏部始夫豈屑屑於科舉以鈞鑿利而已自心而得謂之性率性而行謂之道堯舜禹文之所行是也以已而從乎人謂之學以人而資乎已謂之問絲孔顏曾孟以至本朝周程張氏之所言是也其行道立言豈但一事一理之合於是而已哉道之統學之的在乎以朱氏為師法而已則夫游乎書院者沉潛乎四書之妙玩味乎易詩之秘涵泳乎太極通書而銘之解而終之以通鑑綱目讀書者與理一則養心反身而持之以敬油油聖人之歸豈復他求請即是以復明問而使來者學焉是則文公之教與韓公之設書院豈偶然哉泰固不敢愛於言也淳祐七年八月既望

朱子實紀卷上

十一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回字萬里歙人元建德路總管龍溪谷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輔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肆講為明明德堂前為

書樓後為宸奎閣而其上又為披雲之閣閣之後最  
穹為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  
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  
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屋為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  
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絕安靈明年  
建祠於道院西為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  
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為明明  
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君一龍曹君涇為之師  
前貢士許君豫立為學正相與搏縮租入以其年冬  
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

余于書院

一

總府皆捐貲率同僚為助而士亦醜泉相役乎窪元  
卑據亥揖異為先聖廟前門後殿各三楹而崇祀之  
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又  
西偏足舊重屋為三以大其門又別為小重屋三面  
水西山以傲披雲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  
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院西向挾紫陽  
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  
山之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曲是以想夫子之步趨  
瞻歎將必有得其正傳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  
之所宜乎然回聞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棟宇有隆

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  
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益之有  
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  
以席以几而後世高座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烝  
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弟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  
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惟侑  
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  
縣皆立學自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

余于書院

一

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列從祀而又無不專  
為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  
知者亦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兗之郭觀魯  
之泰山與洙泗之水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  
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  
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歛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  
夫子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  
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  
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日也至元  
十八年八月望日



重興紫陽書院記

陳浩

紫陽書院三燬三復紀年一百三十斯亦天道一阨也一燬再燬茲不復紀三燬於西江彭黨一覽不存彼方豕突陸梁於江漢吳越安知紫陽夫子之道在生民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固將與天地日月相為久長是燬猶不燬也文運重開

聖人龍飛淮南所附城郭必先學校次及廟宇無一不新而紫陽書院豈可後耶然倉廩歲入僅足兵食時固有所不逮不有學道者出不倡善於一鄉一里孰能興先哲之廟食使千載如一日焉於是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黃公庭桂卜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僦工九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可觀主者郡守魏珩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璉也又虎院之左方以俟他日有為子惟紫陽夫子道貫兩間流河峙岳雖牛僮馬走皆知為大賢君子此固毋庸多喙但院之三燬三復必由一百三十年者豈無謂哉蓋紀元者必以十二萬為一元以九千六百年之餘為元閏紀歲者必以十二月為一年以氣盈朔虛之餘為歲閏茲院之燬興不

余于書院卷上

七五

一百二十年必一百三十年天道至此豈非一阨閉物已往開物其兆於此乎吁為天道者至此否而泰為人事者至此窮而通為文運者至此晦而復明也歟此紫陽書院所以興紫陽道學所以明桂芳其有功於名教也不既多乎

重脩紫陽書院記

唐仲一名桂芳歙人號白雲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清純園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林即幽曠以宮以田以講聖賢之絕學蓋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遠道義而薄詞章則書院之設廩廩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朝

余于書院卷上

七五

京考功奏為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新安股肱郡意嚮甚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什厲精致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撓風雨欲壓詰諸生興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燬三復一燬再燬茲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莽馬荆棘之區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桂契卜東關鳩材就工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珩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從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于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者

老仇榮輔齋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黃堂  
 辭謝不報時縣丞趙普覺擊擊以重建為已任祁門  
 縣丞吳子固適來攝邑事贊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  
 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涘普覺率丁壯數百縻以長  
 繩載以巨木輓轆軋軋歷險弗循如蹴平陵於是宸  
 翰屹立大門之內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侯益以倫堂  
 之楹鳩昂鱗次黜聖壑墜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  
 揭虔牲肥酒列神其眈蟹濟濟從邁莫不咏侯之賢  
 如魯僖焉諸生請曰子捨知顛末可碑之以文仲竊謂  
 聖賢之道與元氣相與久長時有隆污元氣未嘗不  
 貫其中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  
 也夫子不生萬世網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  
 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為山之重吏部章齋先生  
 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  
 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為講學之  
 地也嗚呼文公之道覆燾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  
 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  
 斯侯字明善構鼓樓警昕夕浚陂開虞早暎衡陽臨  
 川屢建廟學興石鼓書院自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  
 十月

紫陽書院增置學田記

唐元

學校之設舊矣其教焉養焉皆三代遺法也文備成  
 周菁莪樂育洋洋德意為士何修何幸逢斯辰風教  
 陵夷群居弗養趨為游說揣摩樺闔迷本失真嗚呼  
 斯文在宮壤曷可一日廢哉歷炎劉而瀛而奎漸追  
 古典至慶曆則天下郡縣皆有學有田禮義浸濯河  
 嶽發祥而七大儒繼生盡啟群聖關鑰幾復三代之  
 懿我文公先生其一人焉異時與門人高弟陟降星  
 墟卜居未果神遊故都山川草木尚有餘耀今書院  
 曰紫陽從先正志也始創於城南隅則韓侯補魏侯  
 克愚為之也再遷南阜則山長張公炳為之也百年  
 舊制輪奐輦飛廩稍未充迄佇方未後至元三年郡  
 守嘉議公忽先慨然自任命天台揚其直學吳國英  
 節縮浮費為市田圖歲會其贏得錢以貫計若干既  
 而教諭符某攝書院事與直學貢其積贊益加又得  
 錢以貫計若干買田三十畝有奇為養士之助公勤  
 懇篤至弗啻視為私家事前所罕有贊之者知事張  
 侯為有力是不可無述元謂鬼財庀工以据高明凡  
 隸于學者皆可居焉也拓疆增庾以食其徒凡以儒

名者皆可進焉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知其心也先生之書具在讀其書而知其心又以知先生集賢聖之大成也二子其務學哉公西域人果毅有才畧嘗為部使者用法平允方大新孔子廟以雄特稱從事張侯三衢人由科第起家以文行著于時履畝宣勞則程元道姚廷用張珽孔彬孔榮也

重修紫陽書院記

唐仲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

宋子實卷十一

元

歷茲以往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其遺愛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顏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于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于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于東關愈憲黃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于己未二十稷矣知縣陳侯則威嗶嗶儒者也咨始惟勤役力有方以尊以庭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為己責陶

凡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盡除朽蠹斗拱四出清風樓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巽異言言公具玄袞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諂不瀆一日邑教若仲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諱松號章齋尉允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閩婺源本歛黃墩之世家也所以章齋印章曰紫陽書堂崇安甥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寃必歸故曰曲阜夫子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決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來民懷其愛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其可歌也已

宋子實卷十一

元

重修紫陽書院記

周洪謨

字亮佐長寧人號青齋國朝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紫陽書院舊在徽郡南門五里宋淳祐中郡守韓補創造理宗御書院額元至元中郡守魏克愚遷門內之江東道院後以齧於水而遷於南阜元末燬

國朝洪武中重建於欽學之右舊則西向今則為東而與紫陽山為正應書院為徽國朱文公設中為堂肖公像有司歲嚴祀事而以黃勉齋蔡元定配食堂之前左右架兩廡又其前為重門堂之後為學舍若干楹以棲講學之士於乎講學所以明道也道在天地間歷萬古如一日三皇二帝夏商周之君天下莫不以斯道而立人極至周末而否天乃生素王孔子使明群聖之道以師表萬世於是刪詩定書脩禮正樂周易以贊春秋以作未幾而阮於楊墨鄒孟氏力闢之自漢而下斯道又阨於佛老至宋周程張邵者始出能即遺經以發明道奧攘除異端逮夫文公則又蕪諸子而集大成千載之薄蝕者炫然以明百家之駮駁者粹然以正皆公之功也今夫九州萬國及海外諸番若高麗日本琉球交趾之類皆知尊公道學而沐公教澤况其鄉黨縉紳之士得不仰而慕之乎此書院所由設也是不惟潔俎豆以報公之功且有以激後學觀感興起之志其有益於風化殆非淺矣自國初未有司累葺積歲既久而圯滋甚同知張英謀之知府王勤通判婁琮推官楊宣知縣王鯨相與協圖理肇工於成化十六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二月

二日乃遣人求筆其事於石以示來裔若夫嗣苴之使益遠而益新則有待後學崇儒重道者成化十八年六月

湛盧書院記

揭泮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表於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辨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阮公德柔同知建寧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為講堂北為文公祠祠之南為展禮之庭堂之南為泮池而梁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為大門堂之左為燕居門之右為興文神祠門之左為叅政公祠以面湛盧山故名曰湛盧書院明年閩海僉事般若帖木兒行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額明年署羅文諒為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人矣今之書院昔為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而已今也列為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

講誦之友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輿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參政作興之初心何其幸也

大同書院記

林泉生

字清源永福人元翰林直學士知制誥謚文敏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薄民至今稱之今

國家表章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為立學校師弟子負閩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

余手實紀卷上

八三

吾將興舉墜典何如眾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陞列廡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作戟門于殿之外又外為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文公以鄉賢櫺星門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覃懷許公為閩海憲使即為上聞請願于朝以列學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遺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即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

若十年盡得濂洛要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人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為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弊則必葺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誦之彼豈為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泯也不然簿之為官微矣何二年之績有百年之思乎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資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為聖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門塞則強者爭岐柔者畫馬寥寥乎有餘年天生周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陸緒燭幽啟鑄盡破群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

余手實紀卷上

八四

所入嘗與呂成公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  
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  
志學而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  
矣嗚呼即斯言也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  
無窮而生聖賢則曠千載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  
無學聖賢不可待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  
擴前聖未發之蘊開後世入學之塗使聖賢不生志  
道者得由書以悟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  
遽入大學矯揉致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洒掃  
應對之童服習忠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  
則其成材也易又慮學者以大學為大不可升以中  
庸為幽深玄遠不可能以聖賢為天資之高不可到  
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  
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一理也由  
謹獨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  
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  
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為訓使致力於是者  
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  
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  
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

下學資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  
秦漢後百氏靡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  
始因同安尊崇朱學故詳為之言或者因予言而有  
得焉不徒祠而祀之為崇也師道名公後孔子五  
十三世孫也閩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先宣也聖  
賢之後克濟世德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  
至正十年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之正  
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  
服集事附列記後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余子實錄卷十

八六

任士林 字叔實號松野四明人元安定書院山長

高論先王之制堂廟新存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  
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寢盛處士  
之廬遂廢建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  
始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  
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即諸儒講道  
之地以立書院者蓋眾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仕  
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  
不事月書季考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  
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世

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益崇且侈願以力創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焉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朝廷首選寔來江淞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書院於奉化之陽士林載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學官景定初橋洲姚公希得建海閩敬齋謝公昌元方在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瀾舒君必童君勿該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芝皓王磁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熹有志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英圖寶廬山以進其婿前太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繁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咸君洵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菜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

宋子齊記

八七

府狀其實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無該本末一致其不為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間於欲故初置書院凡九所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皆事之著者予不得槩書之云

宋子齊記

八八

太師信國朱文公褒封記

方朔卿州司法參軍

國初五星聚奎肇開文明之祥代生偉人羽翼斯道其振微績絕集眾美而大全者實維我朱文公之功皇上臨御之三年益崇儒術以公所著中庸大學語孟解有補治道親灑宸翰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徽為道德鄉命下之日袷佩閭閻相慶于學於是繪冕服像如鄒魯乃吉蠲拜祠下聃御為文以告焉儀形若存命數有奕卓哉微乎盛舉也禮既行或問昔我孔

聖再造彙倫功被萬世然皇皇環轍不遇于時晚而著書秦火厄之漢興過魯祀以太牢封其孫為奉嗣君自是諸儒推明其業時君表章而褒崇之典猶多闕也父乃謚為宣尼公又謚為文宣公謂宣尼以字為謚無取焉爾大象啓鄒土之封乾封隆太師之秩開元更以王爵至我朝乃冠以至聖夫孔子之道如此其大也功如此其巍也彰隆名植徽稱猶如此其遲且難也今文公之學以正心為入門以居敬為實地以正人心闢異端明道立教為事業此孔孟傳之文公者也歷事四朝翔而後集入講經惟君有嚴師案于書卷末上

出秉麾芥民有慈父道未為不行時未為不遇也雖正道晦蝕於權姦當國之時而復大明於嘉定更化之後公去今未久肯堂之哲子踐寢之名派皆駸駸顯用矣謚而贈贈而封視孔子又易易然何邪願聞其說且紀今之成以為此邦不朽之榮神御歛祿離席而言曰天將啓太平之運其君臣必有崇師重道之心者千數百年自漢以來狃於黃老申韓之習雖明君賢相猶甘心焉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未有真知聖人之道者千數百年間治少亂多由此故耳方今帝學日新緝于光明朕肱惟良將順其美如舜禹皋

如湯伊萊見聖知聖以心合心故能格遺文於簡冊發潛德之幽光胙之有邦尊之維垣豈為過乎由此觀之道運之未興也孔子之爵謚曠代而始定道運之既興也文公之爵謚一旦而遽崇聖賢何所加損而治之隆替不占有乎矣吾君相尊文公所以尊孔子也吾學者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體吾君相之心以深潛孔子文公之心學者皆得師焉儒術行師道立三綱以張五常以明九疇以叙萬物以育太平之治可以立致將天下萬世是賴豈徒為此邦榮雖然榮莫榮於此邦也太史公適魯觀孔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而不能去其將有登斯堂瞻斯像低回留之而不能去也夫皆曰敬書以告來者寶慶丁亥夏五月朔

重建紫陽書院記

羅玘 字景嵩南城人國朝吏部右侍郎前翰林侍讀

徽之紫陽山鄉先生徽國文公講學處也後人作院祀之因以山名宋穆陵特賜額焉然發遷矣入我國初始得遷于歛之學以而是山屬僧寺其後勝旂于冥望氣者言宜院於斯賓面于主士後當有魁天下者正德庚午冬豫章熊侯來知府事拜公院下曰



是弗稱出而望得寺焉曰可院也推官張鵬以御史  
洗君圖而弗果告侯狀上之報可侯喜徙僧撤寺而  
始事之越壬申三月院成則中為祠像公左則勉齋  
黃公配西向配後定宇陳公林隱程公環谷汪公亦  
西向右則西山蔡公配後雲峯胡公道川倪公東  
山趙公亦東向祠之兩廡祀生于徽之賢者曰企德  
之堂西向堂後有講堂曰尊德性焉南向祀仕于徽  
之賢者曰遺愛之堂東向堂後有講堂曰道問學焉  
南向九講堂四周皆棲士之舍祠階之前為道矩為  
三廉拓中為臺臺下為方塘雙泉灌之名曰活水以  
石梁之貫于道以屬于內門之外其前以穆陵賜額  
鐫諸石豎其內徙公之石刻豎院之諸文亦徙焉豎  
之其道貫于外門之外為衡道迤過之少曲為坊以  
院名大書扁之偉哉勝自天開我都人士咸訝倏然  
得是奇觀哉而曰役之不我及何我侯又喜曰可教  
也乃拔七校士合四十人入肄其中釋菜與開講差  
廢詠卜矣百需於俸餘資無贏糧矣殿最於聲實徵  
絕釣采矣自是聲教日彬彬乎其盛矣迺癸酉秋士  
多領賢書試南宮入

廷對第一人者唐阜也緊侯作院崇公推公之教

人公亦默乎化機其神矣乎而言機祥家者侈為奇  
應侯不謂然獨德鵬與繼鵬張應祺曰微一佐吾幾  
息而止矣侯名桂字世芳前大理正有聲在徽以師  
帥自任而其效若此有民人焉者其有激也夫侯走  
院士陳有容越湖山來督記予於留都先受狀迺發  
而次其事為記授之歸俾勒焉以告于世

復紫陽莊基序

唐元

先庚戌而生者孔子也後庚戌而生者朱子也道統寔有關焉歸魯之侵疆者仲尼也歸紫陽之侵疆者唐侯勳庸有足紀焉嗟夫天下萬變之機日過乎吾前而吾心自有一定不可移之見所謂一定不可移之見以理為之準則也即事論事則如施言蠟貌適足以文其姦即理論事則如覆盆之下容光必照今紫陽之莊基是也惟我書堂前代太守思軒韓公創之靖齋魏公繼之靖齋之父鶴山先生與西山真先生號南北兩山皆宗文公之學克承父志故於紫陽特加之意買田刊書慮至濶也佃甲與臺之役也始而事主擊張曲拳終而叛主懸戈入室春秋書三叛人與夫竊寶玉大弓事雖小夫不倫叛主之惡亦無少異宅爾宅田爾田書堂業也今乾沒之似為已有天其可欺哉雖犁其庭掃其穴亦不過也昔嘗仲連嘗謂人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釋難解紛也平原君欲以千金為壽而仲連却之故有高世之知術者所以能成不賞之功後世稱誦不已然則昔人所謂天下之士者其莊公門矣惟公文足以善化廉足以厲俗仁足以及物智

足以摧姦以是施之百里之間一洗往昔臨民之陋習神鑒其衷有乎盈在學田僅一節耳由是以推其餘其允合於人心興墜而起廢者何翅百千也夫砥礪以刺犀兕者其鋒不可犯仰觀群流者惟金石而為能循良志伸貪夫吐舌其舉甚盛也余老矣幸忝宗盟未諧一識輒為引首以寓贊美之意焉

紫陽書院遺文序

劉定之 永新人 國朝翰林侍講學士

宋之盛時濂溪關洛諸儒雖發揮古先聖賢之道然向非紫陽朱文公纂述於後亦無以集其已往之大成垂諸方來而常明也論其功者謂洙泗賢於群聖則紫陽亦賢於諸儒遠矣譬彼江海之水雖其源實遠然至于末流統宗會合而後大不亦信哉此紫陽書院之廢興與其文章之散合而終不泯者以斯道之所存也按圖志紫陽山在徽郡南五里秀特為郡巨鎮處士祝確翁扁其讀書樓為紫陽實妻章齋以女而生文公後章齋去徽為閩人然其印章與文公書樓皆號紫陽不忘本也嘉定甲戌郡守趙師端始創文公祠于郡學勉齋黃直卿記之欽令彭方遷祠于縣圃之歲寒亭淳祐間郡守韓補請于

理宗御書紫陽書院額賜之遂作書院于郡南門外元至元丙子按察使與也公郡守魏克愚遷于門內之江東道院即宋時郡學址也延祐乙卯溪漲屋壞山長張仲文遷南阜與紫陽山對置學田購山地令士之來學者可賴以養未幾燬于兵

皇明初山長唐仲張珽請于僉憲黃德芳稍復舊規于歛學之右儒士張士脩汪子容唐彥武等續脩飭之正統甲子巡按徐御史郁遷諸射圃教諭皮岳訓導蕭翰儒士吳遜鮑寧江龍程孟張遠程慶等咸相其役而遠復蒐集遺文得金仁本抄錄唐長孺家藏

文公所作與他人所述有關於書院者悉彙為帙題曰紫陽遺文夫宋元至

今歷代未甚久然書院之廢興文章之散合可感者亦何限矣使非得其人則廢者惡復可興散者惡復可合哉其所以能興而合之者得非以斯道之本於心哉斯道之本於心無往不然豈但微郡然而微郡文公父母邦也於此無有能然焉則他亦無有能然焉矣而其能者豈不足稱哉當是時微郡之仕于朝者御史許君任達贊其事尤力間言於余故余僭以是為序亦所以至其嚮往之心也正統十四年已

已七月之吉

徽國文公生旦致祭詩序

唐元

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輒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頽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著於心發於口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生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註出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為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而祠補外晏如也其出

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今天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我徽國文公始生之辰書院率循舊典備舍菜禮初獻則廣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衛張公仲亨裸薦有臨昭答靈既退而燕于明明德堂醖尊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于髻冠侍列笑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懼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繼至克用公且命元為引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僕紫陽老諸生也是為序

紫陽書院集序

續編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國朝為龍興寺卿

豫章熊君世芳之守微也既敷政其境內迺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士之秀而躬教之於是七校之士俱政之弗繼也教之或湮也而程生曾集書院之故復弁以白鹿之規遺後來者使知所敦刻成畢生珊來致其合語請一言之益予惟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君之意勤矣興廢之詳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吾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寂卑之

本卷中書院集序

七

而支離流蕩失宗勞而靡所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以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是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與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也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之心慾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扶衛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

事於根焉爾已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叙又次之以脩身之要又次之以處事之要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本卷中書院集序

九

考亭書院上梁文

馮夢得

伏以闕里闡斯文之統緒垂二千年考亭接正學之淵源恰六十載又新輪奐加惠佩衿恭惟太師徽國文公晦庵先生體用大全明誠兩進以道接堯舜禹三聖之道以心傳周程張諸子之心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皆備於我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不易吾言真如泰山北斗以仰之所謂河圖洛書之在是惟滄洲之勝槩迺晚歲之下居源頭之水不窮戶外之屨常滿寂寥木鐸寧無江漢秋陽之思蕭索竹林

一余十實集卷十一

九十九

誰繼風露夜檠之讀茲蓋伏遇植齋運判寶章大監望宗西蜀學派東蒙堂下步趨曾髣髴乎金石絲竹眼前突兀將收拾乎棟榑梁瓏玲瓏之八窓屹堅高之數仞何但儷嵩廬雁岳之勝抑將廣濶洛關河之傳相與講磨如聆警欬溪山清遠緬懷千古之風猷雲漢昭回增耀九重之天札輒成善頌同舉脩梁東 高山仰止我文公會得滄洲無限意百川學海水朝宗 西 故家喬木與雲齊野服恂恂笑談地箇中喚醒幾人迷

南

一抹清烟寫碧嵐借問關山公案神齋曾向此停驂

北

此去聚星亭咫尺明河未落斗復昂認取人心中大極

上

使星大作斯文倡滿堂衿佩玉鐔鏘宛似考亭初飛象

下

諸賢當識其大者但將誠敬為入門是亦聖人之徒也

伏以上梁之後絃歌不絕衣鉢相傳寤寐千載之心涵泳四書之澤君子之道驚飛魚躍各遂性真先生

一余十實集卷十一

一百

之風山高水長莫窮教惠

紫陽書院上梁文

唐仲

歛之紫陽魯之鳧繹兩庚戌而聖賢生下而蟠地上而際天一書而文運合式當恢復之始已遂樂育之深竊以道闡千年學墜諸子正誼明道伸舒僅闢戶庭格物致知昌黎幾迷根本每推關洛次第直窮洙泗工夫北面宜尊南歸浩嘆瑞騰紫氣家婺源而產允溪明照青藜隱武夷而仕廬阜沉潛六經之首反復四書之編如總貫珠似髮受櫛分毫析縷含英

咀華所謂日月之行空光芒不夜何慚雨露之潤物  
沾溉長春豈特榮之一時實可祭之百世初構表城  
之內再營斷隴之巔治亂相仍捕遷靡定朱轡皂蓋  
先後厲魏侯之勳皓首龐眉潦倒笑唐生之卜規模  
莘故事業鼎新恭遇念憲相公先生圭璧粹温冰霜  
皎潔詩題紅葉早充畫省之賓響壓金環甫作皇華  
之使仲究未異飢渴嫉惡不翅仇讎為丞相之腹心  
任朝廷之耳目郡縣以興庠序絃誦咸聞愴愉而舉  
賢良參苓悉備况今俎豆之地在昔文獻之區龍象  
公圭歸故鄉之魂魄象筵神主儼多士之儀刑杞梓  
儲材斧斤委技門樓高敞堂宇翬飛尚遺剝落之碑  
御題大字特拜褒崇之詔渙殊殊恩六偉齋歌雙虹  
高舉 魁郎偉

東 縹緲花屏拭目中 一點文星移次舍  
十年靈雨集新宮

西 崑崙盡棟與雲齊 故鄉見說韋齋井  
紫氣如雲白似霓

南 紫陽在望碧如藍 後永要識先生學  
好把遺經仔細參

北 學子步趨佩鳴玉 黃山昨夜月如輪

祇許白雲簷下宿  
異世懷賢心獨往 有時化作雀歸來  
滿谷松聲雜笙磬  
吾道如山本無價 見時已悟苞羲心  
下 鹿跡沙中觀畫卦  
伏願上梁之後春秋歲祀朝夕瞻依道脉久存適彼  
人間之樂土文風大振盡瓦天下之歡顏采藻增輝  
哦松善助

重建紫陽書院上梁文

汪思宇得之要源人

繼往聖而開來覺功在乾坤崇正學而黜異端事高  
今古繫聿新於輪奐良有幸於絃歌竊惟南宋之庚  
戌與東周相符是以紫陽之夫子與洙泗並著斯文  
未喪集諸儒之大成吾黨有依興一邦之文獻固宜  
祀之百世要當傳之一心自昔則然於今匪懈顧荒  
蕪寂寞之地遷徙屢屢於前脩而爽愷高明之區熒  
煌乃崇於佛氏誠非諸士之快甚為吾道之羞茲者  
恭遇郡伯熊公石崖先生洪都英俊甲第名賢隆簡  
靜之風蕪治教之責以興起斯文為任以表章先哲  
為心眷茲院之新圖實此邦之盛典撤青蓮宇亦奚

漸巡撫河南之梁公申白鹿規真燕作教授湖州之  
安定上有洗侍御以通敏之見主其事下有張節推  
以剴斷之才成其謀負問政挹紫陽山攬後前而大  
好尊德性道問學堂開左右以宏深額存宋主之舊  
題功軼韓侯之始事繫我蘋藻于厥儀刑偉矣衣冠  
在茲親炙麗澤之資罔怠高山之仰不忘蓋將振儒  
先道學之傳却以裨

聖朝文明之化言厖學幻從前慨善地之久淪經明  
行脩自後觀英豪之輩出脩梁載舉美頌斯興

東 紫陽山色古今同 朝來試揭朱簾看

一木十常記卷上

五言

雲淨孤峯倚碧空

南 萬仞花屏抹翠嵐 一旦宮牆重出色

幾年寂滅墮空談

西 舊時宸翰煥新題 東南鄒魯君知否

千載真傳莫着迷

北 吾道原來聽不得 當年偽禁底須嚴

此日尊崇自無極

上 衿佩循循咸禮讓 可憐俗吏簿書忙

誰管斯文有興喪

下 大禹塗人同類者 吾徒合識郡侯心

義利關頭明取舍

伏願上梁之後山川不改俎豆長輝正學闡前古之  
微宜有光於故國真才需

明時之用期不負於平生心胷海濶天高道體鳶飛  
魚躍

一木十常記卷上

五言

重脩武夷書院疏

熊未字去非建陽人宋寧武州司戶參軍號退齋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赤宇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由此山四書行洙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環海數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官其徒不為之守幾載兩凌風震一朝地關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真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管既為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亨一老之典刑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熊未

竊惟建之考亭寔惟東而闕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石九頓峯下神道門在麻沙鎮西可一里許累朝表章雙表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損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竊觀上司

行下先賢祠墳蕪穢跡去處皆務備葺况

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拍壤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統其傍作草廬三間召人居守灑掃中為祠宇以為過者下馬瞻敬之所顧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餘錠非得當路主盟豈易圖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微國千年之墓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蛻曷想冥鴻但目商容之間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為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况

朝廷崇獎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游歷靡不表章顧沙川驛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我我雙表奕奕衆瞻忽焉風震兩凌致此梁傾棟撓此通國上下之所驚慌豈為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懇忱用干當路堯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於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奉以請願相其成



御書紫陽書院四字謝表 韓補

地闢紫陽祠儒先而立教天題華扁寵侯服以承休  
事聳觀瞻情均鼓舞臣補惶懼惶懼頓首頓首切以  
化民成俗者必由學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嘉祐崇曲  
阜之宮親濡廟額中興重首善之地特染殿顏是皆  
賁飾於人文予以翼扶於聖統眷考亭之講道自微  
國以篤生家習遺書若見宮墻之美堂存舊址尚遺  
金玉之音像祠幾徧於藩方疊字獨虛於故里閱時  
浸久曠典未蒐叨承命以撫封勉詢謀以卜築念薄  
書期會宜為大務而道德性命實在斯文適恢麗澤  
之規俾識高山之仰甫茲就緒徹凝旒宸奎煥四  
字之垂鄉井侈一時之耀恩深雨露與草木以咸蒙  
光照乾坤儼羲娥之常耀允謂無前之渥是為不世  
之逢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正筆以心得書之體五帝其臣莫及猶研  
極於睿思百家之指不同欲脩明於正學爰闢龜畫  
馬圖之秘俾參鹿洞騰洲之榮臣拜賜殊常瞻威若  
咫尺石室之祀雖慚蜀守之中和歌雲漢之章但祝  
周王之壽考

御書跋

皇帝即位二十有二年神化堅凝寓縣寧謐深惟人  
極民彝之大實儒者扶持之功法宮靚淵獨觀昭曠  
百爾玩好拒却不疑厥既御寶附題華扁用宏賁于  
首善之地矣下至方國之建書院者悉次第而敷錫  
焉臣去冬待罪古歛乞為先儒朱熹立祀因闕費字  
以育英俊儒紳勸講達于帝聰有旨賜紫陽書院四  
字鳳飛鸞贊道勁偉特凡厥瞻覲如望屬車之塵罔  
不欽竦而誇耀臣既率屬拜賜因念昨以宗正簿入  
對王音諭臣曰朕宮中無他好惟讀書寫字而已始  
臣疎遠未能蠡測今觀八法精妙超入神品如此聖  
學之進豈易涯哉先是門臨通衢惟璇題尊嚴懼或  
褻玩乃規祠堂之左別敞高楹以度昭揭復於直舍  
後增創傑閣為尊奉寶箴之所工役告竣進諸生語  
之曰天不愛道故龍馬龜圖見于河洛王者重道故  
雲章奎畫被于州閭今此數楹之屋非有虹彩翠氣  
沓離宛延如唐室千二百區之壯也偏州斗壘介在  
萬山非有中卷充街纓笏匣存如漢京辟雍之盛也  
聖上不泄不忘寵光無間非以先儒之道在是乎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惟孝惟忠克勤罔怠是所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不然則暗室屋漏一念弗謹天威不遠  
顏咫尺可不懼諸臣既伐石深刻謹拜手稽首書于  
下方淳祐六年十有一月望具位臣韓補謹識

白鹿洞賦草跋

虞集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  
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其嘗泛彭蠡登匡  
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教善偕  
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澗窳窳之濱朝誦  
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

朱子實紀卷五

五九

篇緝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不  
待皆至乎白鹿洞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  
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  
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  
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朱子墨蹟

朱子奠母祝令人之地得之西山蓋其家每欲得葬  
地則必求之西山也

跋朱子遺墨

汪舜民

字從仁號靜軒婺源人  
國朝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夫子九世孫婺源司訓君楨索予所藏夫子遺墨  
刊示學者予以此本應之嗚呼夫子集諸儒大成所  
以教天下後世者固不在此然而一草一木謂非造  
化所及不可也司訓君克懋家學而致意乎此則其  
大者可知矣覽者當自識之

朱子實紀卷之十一

朱子實紀卷五

墨子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紀題 詩詞

挽文公先生 曾極門

皇天開太極廣成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  
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迤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聞考亭先師之訃時黨禁嚴程永奇門

忽聞摧岱岳吾黨更何依欵枕者欣泰登樓送落暉  
祥麟傷史筆山鳥悵儒衣此道終難絕他年有是非

拜婺源文公祠 李奎朝陽人 國朝監察御史

天啓文明贊治平萬年宗主賴先生經窮六籍開來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學道繼諸儒集大成祠枕星源青嶂合亭臨虹井綵

雲橫染曉遠謁逢秋祀瞻拜偏興景仰情

又 程敏政

洛水初傳道已南後生何幸此庭叅一時氣數存虹  
井萬古儀刑仰晦庵塵鎖斷碑餘劫火山圍新廟擁

祥嵐正心誠意言猶在三復無能祇自慙

拜婺源文公祠 鮑楠字永用 號龍山 歙人 國朝戶部員外郎

劫火何年地半虛數椽宮廟作新居遺容不改當時  
範刻石猶傳絕代書白日青天須藉此陰雲寒雨適

德餘平生魯頌成虛讀汝得憶侯一問諸

拜婺源文公闕里 吳文度字憲之 金陵人 國朝監察御史

千里登堂愜素衷撥開雲霧見空峒心傳洙泗功常  
在教著微闕道德崇二氣貞元歸正脉六經山斗仰

高風紫陽亭下空流水百折縈迴統故宮

又 宋端湘陰人 國朝 徽州府同知

千載巍然廟貌存晚生猶得誦遺言六經已變秦灰  
後一脉真傳魯教尊燦燦文星昭聖瑞源源道學在  
乾坤樞衣進謁門墻下薄秣蘋蘩酌一樽

題文公故居 熊未

我我雲谷山森森滄洲水中有宅一區過者視闕里

朱子實紀卷之十二

文獻尚可徵豈不自魯始載誦鄒氏書千載若為俟

又 高道凝號察 御史

當年韋齋翁曾愛此山水卜居繼先志世比道德里  
吳守扁已傾遺構孰經始文運無終窮百聖端可俟

拜文公先生祠 無名氏

夢真楹間已百年遺經遺像尚依然一生忠孝存方  
寸千古文章集大全雲谷春融梅富貴寒泉夜靜月  
婵娟有孫抱道脩清節不負朝廷不愧天元注先生 孫名峻

宋亡歿 葬而

題白鹿洞 方岳字巨山 祁門人 宋 吏部郎 號秋崖

茲山信雄深鍾梵上雲雨微吾紫陽翁幾何不豪取  
有來青牛車肯作白鹿主詩書衣被之一變至鄒魯  
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澗聲撼皇墳山翠濕章甫  
紛其四方人會此共談塵岳也互鄉童屨二不及戶  
却後七十年空堂漂遺矩四書在乾坤六老自今古  
昭回雲漢光不闕天尺五厥惟貂續難謹勿小吾土

遊白鹿洞 胡儼

騎從金茄發肩輿盡戟開路穿芳草徑山倚白雲隈  
秋色淨如洗晴嵐翠作堆昔賢遺教在尋訪洞中來

遊白鹿洞 余宗

昔賢遺教址面面擁青峯峭壁斜生竹懸崖倒掛松  
聽泉心自潔題石興偏濃五老雲霄外相看為改容  
紫陽興學日遺刻徧岩幽經史曾充棟文章昔汗牛  
流傳千載載廢墜百餘秋盛世重興復從教士子遊

遊白鹿洞 金紳

雨霽風清暑氣收遠趨祠廟拜前脩救荒遺策曾敷  
奏治世良規愧講求耿耿聲光昭宇宙煌煌香火越  
春秋禮容升降多觀感匪直公餘事宴遊

白鹿書院拜文公像 夏寅國朝江西南昌人

山人養白鹿鹿死山人傾偶逢紫陽翁再起書院名

車停構一宇雲流走群英枕石石不頑漱泉泉有靈  
彭蠡萬頃波流作泗水聲匡廬九疊峯峙為泰山形  
白鹿比蒼麟因之了諸經我來訪書院僻近南康城  
遺像在古祠鐘鼓置兩楹拜瞻不能去豈為山水行

又 周孟中字時可安福人國朝廣東布政使

五老峯前白鹿場昔賢曾此講虞唐百年道誼丘山  
重千古林巒草樹香輕世方知物外樂採藥偏覺靜  
中忙自從一去希賢室雲壑風雩夢不忘

又 張元禎字廷禎南昌人號東白國朝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

潺潺流水泛輕危千古風流又一時五老雲端應失  
笑此中真趣幾人知

誰似南康太守賢乘閒常此聽潺湲光風霽月無邊  
趣勝地元來自傳

又次韻 黃仲昭字仲昭蒲田人國朝江西提學僉事

獨未蘋蘩薦一卮淵源道化想當時茫茫墜緒期重  
續聖學心傳愧未知

仰止無由見昔賢青山翠嶺水潺湲當年豈是耽山  
水千古誰將此意傳

過武夷書院 陳元英

疎簾透月山猿嘯竹葉飛塵瓦雀行笑指碧池春藻

密溪流猶帶讀書聲

題文公武夷精舍 晁子東

數椽茅屋俯清溪學者盈門得所棲地僻任從雲聚  
散林深不礙石東西魏魏道德千年在漂漂聲猷萬  
古齊遺像載瞻三太息一庭烟草有餘淒

經理武夷書院 劉梅村

中分九曲隱屏峰一隙祠堂著晦翁水作當年弦誦  
響山猶先葦典刑同外無烟火塵埃到上與神僊窟  
宅通昨夜武夷山下望一輪明月照儒宮

又和韻 月山

九曲中間大隱峯百年猶屬紫陽翁一川風月渾無  
恙大地山河已不同剝往復來知靜動坎流民止驗  
窮通我行已與梅花約信到環中第一宮

又和韻 熊禾

大隱東南第幾峰我思論學武夷翁春秋詞義今如  
昨文獻風流已不同陽欲復時宜靜俟道當窮處有  
時通先生若有觀梅約好把詩篇和渚宮

題考亭書院 匡顯

山下深溪溪上亭亭前下馬慨高情四時書屋雲未  
往千載儒風道顯明甕牖春回山色秀滄洲雨過竹

陰清源頭活水誰能識空記溪山第一名

考亭書院拜文公像 高道凝

斯文千載日星懸獨有先生道學傳筆削百王今有  
統發揮六籍古無前高名已與江山共陳迹都隨歲  
月遷一瓣心香問疇昔空餘古木鎖寒烟

題滄洲精舍 熊禾

我觀前輩人作事皆典則堂室雖云卑古制端不易  
當年小神龕奉主虔祀秩誰知正學行頒作天下式

又 李好直

翠屏蒼蒼源水泱泱於穆哲人于焉儲藏闢滄洲于

林藪導活水於方塘沈潛乎仁義之府涵泳乎道德  
之場聖道之淵源由是而滂沛後學之流演由是而  
汪洋撒彼藩籬毀我面墻月白風清雲影天光倚歎  
滄洲山高水長蓋與夫東魯之洙泗前宋之伊洛雖  
千百世而同芳

詠考亭書院桂樹 鄭潜

先生自植庭前樹今日人看手澤存元氣敷榮關造  
化孫枝繁衍蔭丘園四時不改風烟色千載猶承雨  
露恩更喜天香滿書屋遠將孔檜細同論

別考亭書院 吳與弼

考亭拜罷賦歸歟昨夜青山夢舊間沿道若逢相識  
問慙慙細說建陽居

題紫陽書院

王勤字而勉武邑人國朝徽州府知府

治教休明景運還先生鍾秀紫陽山平生夢寐惟堯舜  
終歲沉潛在孔顏道學淵源無有繼經書傳註不容刪  
徽州城外遺書院松竹陰陰義理關

題晦庵亭

錢時字子是號融堂淳安人宋國史撫幹

安宅繫誰得莫居流光袞袞際駒馳晦翁行樂今遺跡  
闕里追攀要及時卜築定非徒想像扁題應不為  
建漪藏俯游息皆功用肯受人間外物移

築室如何不立基基成方會展宏規譬如務學先存志  
志若無愆久自知偶爾塘名符姓氏更昭亭榜壯門楣  
鳶飛魚躍春風裏好為而翁永保持

又二首

許月卿

古壇黃葉滿霜林何幸朱塘兀古粉試上月臺因問  
月知涵雲谷幾多雲夢遊當日成何事嗜學于今喜  
舊聞我憶昨遊春水滿重來秋老看崖垠  
遊子從來悲故鄉歸來襟袖芷蘭芳夢魂飛去雲濤  
遠林策闌行天水光可是月中曾到此安知身後却  
餘香紫陽弟子有賢子卜築新亭真肯堂

又次韻二首

呂午字伯可歙人號竹坡宋右文備撰

華居夙近聖賢居傳習何勞更遠馳應想杖藜行樂處  
恰如琴瑟在前時朱塘境勝深而窈繡水波明清且  
漪景象至今同闕里聞知誰不盡風移

亭名赫赫喜初基好揭當年舊學規道造淵源心自得  
言垂星日衆皆知定無俗客窺門戶應有山靈護棟  
楣誰謂東家丘已遠君家世世共維持

又

饒虎臣宛陵人宋徽州守

魯人尊孔里鄭公亦名鄉聖賢不世出若麒麟鳳凰  
一時所尊師百代遺芬薈嗚呼晦庵翁天以扶人綱  
傳道續洙泗致君可虞唐當年困讒口沒世悲壞梁  
褒崇自神聖尸祝徧四方平生夢遊處築亭仍肯堂  
斯亭豈徒築景行故不忘而我觀畫圖恨不兩翼翔  
寄語來登者毋徒說風光

又

方岳

吾州斷雲邊山水則大好不知幾何年有一晦庵老  
去為考亭人草樹日枯槁見時所釣遊豈不慨懷抱  
歸來乎令儀杖屨費幽討寒綠翁家塘昨夢幾傾倒  
田田君子花藉藉書帶草誰其月三閭聊以寄吾浩  
翁今為飛僊落葉紛不掃滕侯所書紳歲月畧可攷

諸郎表章之三峯借晴昊藐子抱遺書生世恨不早  
至今章句間兀兀首空皓孔林不我遐魚鳥亦樂道  
緬懷草堂雲春風動芹藻

又

王亞夫天台人宋

山川以人重百世亦興起我觀晦庵亭畢見師友義  
惟翁紹元聖動靜參至理萬物備一身會景皆可喜  
朱壙豈其夢寓意聊復爾經營得面勢猶想翁所指  
問誰亭中遊高山同企止鳶魚驗飛躍風月挹光霽  
發水流湯湯源流自洙泗肯堂侈師傳美我賢父子  
紫陽敞新居封國表故里此意公不忘與亭千萬祀

又

馬廷鸞字翔仲號碧梧樂平人

翁書河漢明人文快宣朗翁名嵩岱高在在足標榜  
紫陽闕里居朱塘今泗洙誰其董仲舒復此備吾書

又

程鳴鳳字朝陽號梧岡祁門人

古來何物支乾坤除四書外旁無門晦翁乘風遊混  
淪天宇掃淨浮雲昏周程扶起周孔尊使手闡斷狂  
瀾奔當時正氣橫八垠猶爾不免遭群誼曾幾何日  
班庭驚晚夢有柳粉榆村翁已倦去誰招蒐有亭渠  
渠波沄沄風烟苔徑新屐痕滕侯肯堂之弟昆溪山  
在再更寒暄空餘碧樹吟霜猿人間興廢誰能論

田可變海可翻翁之所恃無有焉斯文不死道常存

又

陳淳祖徽州人宋

翁憶紫陽山君名晦翁亭神行天壤內來去非將迎  
點參事洙泗父子俱見稱師友出一門漸磨功化精  
愛君如玉尺典刑諸後生

又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天台人

晦翁時昔此登臨草木曾聞馨欵音四海共尊傳道  
統一亭聊寓敬賢心故鄉景物應如舊前軍風流尚  
可尋千古文公經史學武夷山水共高深

題道源堂

熊禾

伊洛何年此道南道源堂上意誰參苦文夫子遺經  
六建學文公精舍三落落此生徒苦志悠悠吾道豈  
空談是邦賴有賢師帥扶植斯文首晦庵

登雲谷呈熊戶曹

陳大觀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  
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為予補迷方  
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亡齒齒南澗石廬峰正斜陽  
雲葉弄晴影瑤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衣岩溜傍  
須更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晦庵數弓屋破碎雲中央  
土花照人碧腐瓦如鴛鴦下有神僊宅金碧相焜煌

王狗守洞口白蟻遶丹房上有赫臆臺宜邈超八荒  
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宵次不可量  
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忘  
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乙未寒泉懷古 暨深道

東萊先生雅好古當年尚友朱夫子浙水渺渺闕山  
重躡屩千里來相從屏山水得佳趣携書更入寒  
泉去茫茫學海無涯津泗沂瀾遠知何處淵源濂洛  
猶可尋誰能涉淺航其深十四卷書非草草精意微  
言日星景書成晤語不忍散氣變倏駭風露早主人

留客客不安送君還次武夷山神呼風揭浮騎千  
崖露泣秋空寒前行曲曲有佳致平林一鏡允清闕  
出山俗事紛相尋誅茅有意何時成回舟刻石紀歲  
月恐使風標坐埋沒尋常送客止關頭慙慙更至糲  
湖別我我二山來從西衣冠儼整風骨奇天資向上  
自超卓直指傳註為支離百聖千賢皆學問上達工  
夫湏自近古今正學何可磨徒惜高賢有遺恨東都  
許下晉山陰雖有聚合無講明迷途孰與迪明覓近  
思錄與火極辨湖山人散今幾年六十甲子重周天  
道編寥落集蟲蠹舊迹埋沒生荒烟窮鄉晚進重慨

感豈必書在心無傳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趙汭字子常林寧人國朝徵士號東山

攢簇千峯一嶂開乾坤間氣此胚胎百靈受職環真  
宅五緯回元拱夜臺魯國共悲祠廟毀闕關不見子  
孫來干戈不息諸生老獨抱遺書詠七哀

拜文公墓哀辭

錢寅翁

唐石九峰兮矯如龍游峰下寒泉兮玉脂浮浮中有  
蓋世翁兮一丘翁不見兮焉求四書兮翁在此亦既  
見兮九峯山水竭吾力兮不能忘金風吹松兮聲琅  
琅

溪並峰兮石齧足角巾露衣兮來薦秋菊窮源兮大  
林谷古木千章兮珮鳴鏘鏘僂人來兮紫陽視世驚  
聖哲兮空皇皇昔可為兮雲一壑來日大難兮九原  
又不作婦讀吾書兮猶自可樂

題章齋井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號然南生元禮部員外郎

比屋絃歌古婺源畫圖連水水連天文公宅後章齋  
井夜半祥光生紫烟

又

汪偉字思偉婺源人號好古生國朝徵士號東山

章齋當日浚源深一旦虹光出井陰道學上傳洙泗  
遠餘波千載淑人心



刻朱子實紀後序

朱子實紀凡十二卷前南京戶科給事中戴紳峰先生所編也先生自幼有志朱夫子之學謂年譜出于果齋者於今脫畧即欲編實紀及入翰苑官給舍益廣蒐輯又慨吾婺源夫子闕里國家褒典弗稱建寧言于朝加創祠宇歲春秋特祭著之令甲如實紀所載正德丙寅編成自為序越二年而先生卒又五年乃今正德癸酉歛鮑雄以

道氏始板行焉先生是編該  
大備而年譜中綱目亦多為之  
權衡後之人欲知夫子之道者  
尚從茲始哉傳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道見于行符  
于言聖賢一動一靜皆道之發  
求之言者淺得之行者深故必  
曰是以論其世也宅井氣騰人  
知夫子之生大風拔木人知夫  
子之死姑置褒崇表章散見異  
代者勿論若其自洒掃應對之  
微以至修齋治平之大中間窮

達常變歲月履歷之詳上而道  
統世系之所自下而道派世澤  
之所及不惟天下不之知鄉里  
後人亦懵然今世之弊士多業  
舉子徒記誦夫子三四注釋以  
藻文詞媒聲利魚筌兔蹄得此  
棄彼雖夫子雜著諸書容或不  
甚着目况行之云乎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嗚呼自古而今  
孰無良心要在於知其人也知  
有其人尚可作責沈文不知有  
其人不免如東家丘之于其鄰

也先生之編朱子實紀誠不為  
無意若先生家譜易志悉出一  
時之筆其音校五經批點四書  
注等書則成于丁卯廢黜後惟  
此編積以歲年不遺餘力愈依  
門下間嘗類所貯書以供採擇  
復從役於先生弟鍊成之氏校  
錄用是獨知其為之之不易庶  
幾無負罔極之恩者蓋先生誦  
法夫子無日休息於此焉可以  
槩見立朝審諤允蹈乎有言責  
者盡其忠之旨又豈直紀夫子

之行于紙上而已哉愈與成之  
屢謀鋟梓力有所待今年春以  
道曰吾友鄭作宜述氏來任斯  
事愈素稔以道為有德長者且  
鮑之先魯鄉父子購復婺源文  
公廟祭田若干畝世有義行遂  
託以傳未幾愈家禍盜火是編  
元稿賴以道得免天地鬼神固  
默有以呵護之而以道之功何  
可得而少之也邪山嶽遺刑桑  
梓餘蔭在所當為者不敢謂有  
功而欲知夫子之道而不論其

世則其所矣不小也故詳書之  
於末簡以告夫同志而亦自警  
云下元日後學婺源汪愈拜書



朱子實紀

卷

朱子實紀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戴銑編銑字寶之婺源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  
給事中以疏彈太監高鳳下詔獄廷杖創甚而卒  
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詳述朱子始末首曰道統  
源流世系源流次年譜次行狀本傳次廟宅次門  
人次褒典次讚述次紀題其書本因年譜而作其  
標曰實紀者銑自序稱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  
後者不足談必曰實紀然後并包而無遺蓋年譜  
主於明朱子學問之序出處之道而銑是書則主  
於以推崇褒贈誇耀世俗為榮其立意本各有取  
也

